
繁花
「剧集」
阿甘 歌
总监 王家卫 导演制
原著 金宇澄
视觉总监 鲍德熹
编剧 秦雯
出品公司: 企鹅影视 TENCENT PENGUIN PICTURES
上海电影(集团)有限公司 SHANGHAI FILM GROUP
上海 BLOSSOMS ISLAND 繁花里
泽东 jettone



引子

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，听见有人招呼，沪生一看，是陶陶，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。沪生说，陶陶卖大闸蟹了。陶陶说，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。陶陶说，进来嘛，进来看风景。沪生勉强走进摊位。陶陶的老婆芳妹，低鬟一笑说，沪生坐，我出去一趟。两个人坐进躺椅，看芳妹的背影，婷婷离开。沪生说，身材越来越好了。陶陶不响。沪生说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一点不错。陶陶说，我是烦。沪生说，风凉话少讲。陶陶说，一到夜里，芳妹就烦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说，天天要学习，一天不学问题多，两天不学走下坡，我的身体，一直是走下坡，真吃不消。沪生说，我手里有一桩案子，是老公每夜学习社论，老婆吃不消。陶陶说，女人真不一样，有种女人，冷清到可以看夜报，结绒线，过两分钟就讲，好了吧，快点呀。沪生说，这也太吓人了，少有少见。陶陶说，湖心亭主人的书，看过吧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说，上下本《春蘭秋蕊》，清朝人写的。沪生说，不晓得。陶陶说，雨夜夜，云朝朝，小桃红每夜上上下下，我根本不相信，讨了老婆，相信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比如昨天夜里，好容易太平了，半夜弄醒，又来了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种夫妻关系，我哪能办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我一直想离婚，帮我想办法。沪生说，做老公，就要让老婆。陶陶冷笑说，要我像沪生一样，白萍出国几年了，也不离婚。沪生讪讪看一眼手表，准备告辞。陶陶说，此地风景多好，外面亮，棚里暗，躺椅比较低，以逸待劳，我有依靠，笃定。沪生说，几点钟开秤。陶陶说，靠五点钟，我跟老阿姨，小阿姐，谈谈斤头，讲讲笑笑，等于轧朋友。陶陶翻开一本簿子，让沪生看，上面誊有不少女人名字，地址电话。陶陶掸一掸裤子说，香港朋友送的，做生意，行头要挺，要经常送蟹上门，懂我意思吧，送进房间，吃一杯茶，讲讲人生。沪生不响。

此刻，斜对面有一个女子，低眉而来，三十多岁，施施然，轻摇莲步。陶陶低声说，看，来了，过来了。陶陶招呼说，阿妹。女子拘谨不响。陶陶说，阿妹，这批蟹，每一只是赞货，昨天

我已经讲了，做女人，打扮顶重要，吃到肚皮里，最实惠。女子一笑。陶陶说，阿妹，我总归便宜的。女子不响，靠近了摊前。此刻，沪生像是坐进包厢，面前灯光十足，女人的头发，每一根发亮，一双似醒非醒丹凤目，落定蟹桶上面。陶陶说，阿妹是一个人吃，一雌一雄，足够了。女子说，阿哥，轻点好吧，我一个人，有啥好听的。陶陶说，独吃大闸蟹，情调浓。女子说，不要讲了，难听吧。陶陶说，好好好。陶陶走到外面，移开保温桶玻璃板，两人看蟹，说笑几句。女子徘徊说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也就走了。

陶陶转进来说，已经来几趟了，像跟我谈恋爱，一定会再来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种搭讪，要耐心，其实简单，大不了，我送蟹上门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我真是不懂，女人看蟹的眼神，为啥跟看男人一样。沪生笑笑不响，走出摊位。陶陶跟上来，拿过一只蒲包说，一点小意思。沪生推辞说，做啥。陶陶说，我朋友玲子，最近跟男人吵离婚，麻烦沪生帮忙。沪生点头，拿出名片，陶陶接过说，我其实，认得一个女律师，以前是弄堂一枝花，现在五十出头了。沪生打断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上个月，我帮客户送蟹，走进15楼A，一个女人开门，原来就是一枝花，结果呢，三谈两谈，提到以前不少事体，比较开心，过几日，我又去了一趟，再后来嘛，懂了吧。陶陶拍了沪生一记。沪生觉得心烦，身体让开一点。陶陶说，有意思吧。沪生说，七花八花，当心触霉头。陶陶说，女人是一朵花，男人是蜜蜂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沪生拿过蒲包，朝陶陶手里一送，立刻离开。三天后，陶陶来电话，想与沪生合办小旅馆，地点是恒丰路桥，近火车站，利润超好。沪生一口拒绝，心里明白，陶陶卖蟹，已经卖出了不少花头，再开旅馆，名堂更多。芳妹，真也是厉害角色，老公不太平，每夜就多交公粮。好办法。

以前，沪生经常去新闸路，看女朋友梅瑞。两个人是法律夜校同学，吃过几趟咖啡，就开始谈。八十年代男女见面，习惯坐私人小咖，地方暗，静，但有蟑螂。一天夜里，两人坐进一家小咖啡馆。梅瑞说，真想不到，沪生还有女朋友，脚踏两只船。沪生说，是的，名字叫白萍。梅瑞说，一个月见几次面。沪生说，一次。梅瑞说，好意思吧。沪生说，别人介绍的，相貌一般，优点是有房子。梅瑞说，沪生太老实了，样样会跟我讲。沪生说，应该的。梅瑞一笑说，我姆妈早就讲了，做人，不可以花头花脑，骑两头马，吃两头茶，其实呢，我也有一个男朋友，一直想跟我结婚，北四川路有房子。沪生说，条件不错。梅瑞说，我根本不想结婚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一讲这种事情，我就不开心。沪生不响。梅瑞的身体，也就靠过来。

两个人见面，一般是看电影，逛公园。美琪，平安电影院，设有情侣咖啡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排排卡座，等于半夜三更长江轮船统舱，到处是男女昏沉发梦之音。有一次，梅瑞与沪生坐了几分钟，刚刚一抱，有人拍一记梅瑞肩胛。梅瑞一吓，沪生手一松，也就坐正。卡座上方，立有一个黑宝塔样子女人，因为暗，眼白更高。沪生感觉到梅瑞身体发硬，发抖。梅瑞对黑宝塔说，拍我做啥，有事体，讲呀。黑宝塔说，梅瑞呀，大家是姊妹淘，手帕交呀，不认得我了。梅瑞呆了一呆说，我现在有事体。黑宝塔指指前面卡座说，好，我先过去坐，四个人，准定一道吃夜饭，再去逛南京路。黑宝塔离开，移向前方，矮下去，与朦胧壁灯，香烟头星光，融为一体。梅瑞不响。沪生轻声说，现在有啥事体，梅瑞准备做啥事体呢。梅瑞照准沪生大腿，狠捏一记说，马上就走，快点走，快，到了这种暗地方，还碰到熟人，算我倒霉，触霉头。两人滋味全

无，踮了脚悄悄出来，发觉是大太阳下午三点钟。梅瑞懊恼说，这只黑女人，学农时期房东女儿，有过几次来往，为啥还要见面，怪吧。沪生说，就这样不辞而别，不大礼貌吧。梅瑞说，已经结了婚的女人了，从浦东摆渡到市区来，钻到这种暗地方吃咖啡，肯定是搞腐化。沪生笑笑。梅瑞说，我等于居委会的老阿姨，一开口，就是搞腐化。沪生说，是呀是呀，《金陵春夢》一开口，就是娘希匹，《侍衛官日記》翻开来，就是达令，达令，达令长，达令短。

梅瑞读夜校，三个月就放弃了，经常来校门口，等沪生下课，两人去吃点心，荡马路，有时荡到新闸路底苏州河旁边，沪生再送梅瑞进弄堂，独自回武定路。有一次，梅瑞打来传呼电话说，沪生，我姆妈去苏州了，谈塑料粒子生意，夜里不回来，沪生过来坐。这天夜里，沪生走进这条新式弄堂，曾经住过电影皇后阮玲玉，上三楼，每层三户，每家一块门帘。两个人吃茶，后来，梅瑞靠定了沪生，粘了一个半钟头，沪生告辞。从此，沪生经常到三楼，撩开梅家门帘。新式里弄比较安静，上海称“钢窗蜡地”。梅家如果是上海老式石库门前厢房，弹簧地板，一步三摇，板壁上方，有漏空隔栅，邻居骂小囡，唱绍兴戏，处于这种环境，除非两人关灭电灯，一声不响，用太极静功。沪生有时想，梅瑞无所顾忌，是房子结构的原因。

有一次梅瑞说，讲起来，我做外贸，收入可以，但现在私人公司，赚的米更多，我只想跟私人老板合作。沪生说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做非洲百货，也做其他。梅瑞说，叫啥名字。沪生说，叫阿宝。梅瑞拍一记沪生说，啊呀呀，是宝总呀，大名鼎鼎，经常来我公司，跟我同事汪小姐做业务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我开初以为，这个宝总，花头十足，肯定跟汪小姐有情况了。沪生说，谈恋爱。梅瑞说，汪小姐早有老公了。沪生说，这肯定就是一般关系，阿宝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只做正经生意，不考虑越轨投资，相当至真，我可以介绍。梅瑞双颊一红说，汪小姐，一定不开心的。沪生说，无所谓，下一个礼拜，我请客。到了这天，两人走进梅龙镇酒家，梅瑞一身套装，香港中环新品，三围标准，裁剪得当，头发新做，浓芬袭人，坐了一刻，拿出化妆镜照几次。沪生说，跟我赤膊弟兄碰头，梅瑞就是家常汗衫打扮，脚底一双拖鞋，阿宝照样笑眯眯。梅瑞说，要死了，要我穿拖鞋汗衫来吃饭，瞎七搭八，我当然要正装的。讲到此刻，阿宝走进来，大家寒暄一番。阿宝说，梅小姐是沪生的朋友，就是我朋友，生意上面，以后尽管联系。梅瑞笑一笑说，宝总，认不得我了。阿宝不响。梅瑞说，我是汪小姐同事呀。阿宝一呆，跌足道，啊呀呀呀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梅小姐这天，浅笑轻颦，吐属婉顺，一顿饭，三个人相谈甚欢，十分愉乐。

私人公司，并无进出口权，接了外商订单，必须挂靠国营外贸公司操作。有一日，阿宝与汪小姐打电话。阿宝说，汪小姐，真对不起，有一位大领导，最近发了条头，要我的业务单子，让贵公司梅瑞去做，以后，我只能与梅瑞联络了，其中道理，汪小姐应该懂的，抱歉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我只能听命，另外，梅瑞并不知情，完全是大领导的意思，请理解我。汪小姐黯然说，是吧。阿宝说，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，哪里会，广东人讲了，生意大家做，钞票大家赚。阿宝说，不好意思。汪小姐说，大领导是啥人。阿宝说，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，无所谓，我理解万岁。阿宝敷衍几句，挂了电话，心里明白，汪小姐一定有所谓，以前几次邀饭，提及丈夫宏庆，颇多不满，阿宝始终装聋作哑，与国贸打交道，借壳生蛋，做成每一笔生意，结汇之后，照规矩

支付康密逊（commission佣金），不牵涉感情，因此现在，汪小姐只能理解万岁，如果两人有一丝暧昧，就要一作二跳，麻烦不断。

从此以后，阿宝到公司，先对汪小姐打招呼，再与梅瑞谈业务，相当和顺。梅瑞高兴，难免于沪生面前，数度提到阿宝。春天到了，梅瑞约了沪生，阿宝，到西郊公园看了樱花，吃一顿夜饭。两男一女，灯下谈谈，窗外落雨，案前酒浓，印象深刻。

一个月后，沪生与梅瑞约会。梅瑞踱出美丽园的公司大门，恹恹不欢。两个人刚走到静安寺，梅瑞说，我想回去了。沪生说，感冒了。梅瑞说，我与沪生的关系，还是告一个段落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跟北四川路男朋友，预备结婚了。梅瑞摇手说，我想静一静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以后，我做沪生的妹妹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可以。梅瑞说，妹妹对哥哥，可以讲一点想法吧。沪生说，可以的。梅瑞说，我最近，一直跟姆妈吵，我姆妈觉得，沪生缺房子，父母有“文革”严重问题。沪生说，我懂了。梅瑞说，不好意思。沪生不响。梅瑞颓然说，其实，主要是我崇拜一个男人。沪生说，我明白了。梅瑞说，这个男人，我现在绕不过去了。沪生说，明白了。梅瑞说，啥人呢。沪生说，阿宝。梅瑞叹息说，我只能老实讲了，我第一趟看见宝总，就出了一身汗，以后每趟看到宝总，我就出汗，浑身有蚂蚁爬，一直这副样子，我不想再瞒了。沪生说，应该讲出来。梅瑞说，宝总对我，有议论吧。沪生说，如果有，我会讲的。梅瑞说，宝总根本不注意我，一直不睬我。沪生说，阿宝忙，只做外贸。梅瑞说，宝总以前，谈过几个女朋友呢。沪生说，一言难尽。梅瑞说，为啥分手的。沪生说，我不了解。梅瑞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跟定宝总，毫无办法了，我崇拜实在太深了。沪生说，生意上面，真可以学到不少门槛。梅瑞说，宝总以前女朋友，为啥分手的。沪生不响。瑞瑞说，是宝总提出分手，还是。沪生搔头说，这个嘛。梅瑞说，宝总对我，如果有了想法，沪生要告诉我。沪生说，一定。梅瑞怅然说，我现在，只想晓得宝总的心思。梅瑞讲到此地，落了两滴眼泪。

两个人关系，就此结束。到1990年某天夜里，沪生路遇陶陶。陶陶说，沪生做律师了。沪生笑笑。陶陶说，结婚了一年，老婆就出国了。沪生说，哪里来的消息。陶陶说，据说沪生当时，只想跟白萍结婚，因此借口介绍业务，帮梅瑞介绍了阿宝，然后抽身撤退，好办法。沪生笑笑说，哪里听来的。陶陶说，梅瑞讲的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个宝总嘛，据说也是滑头货色，不冷不热，结果，梅瑞只能跟北四川路男人结婚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，我现在有事体，先走了。陶陶说，女人真看不懂，经常讲反话，比如喜欢一个男人，就到处讲这个男人不好，其实心里，早就有想法了，已经喜欢了，对不对。沪生转身说，以后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，最近有了重大新闻，群众新闻，要听吧。沪生说，我现在忙，再会。陶陶说，相当轰动。沪生说，陶陶讲的轰动，就是某某人搞腐化，女老师欢喜男家长，4号里的十三点，偷邻居胸罩。陶陶说，绝对有意思，我讲了。沪生说，我现在忙，有空再讲。陶陶拉紧沪生说，我简单讲，也就是马路小菜场，一男一女两个摊位。沪生说，放手好吧。陶陶松手说，当中是小马路，男的摆蛋摊，马路对面的女人，年长几岁，摆鱼摊。沪生说，简单点。陶陶说，马路上人多，两个人互相看不见，接近收摊阶段，人少了，两个人就互相看。沪生说，啥意思。陶陶说，鸡蛋卖剩了半箱，鱼摊完全出货，自来水一冲，离下班还有三刻钟，男女两人，日长事久，眉来眼去，隔了马路，四只眼睛碰

火星，结果呢。沪生说，互相送鸡蛋，送小黄鱼。陶陶说，错，鸡蛋黄鱼，有啥意思，到这种阶段，人根本吃不进，因为心里难过，要出事体了。沪生说，吃不进，生了黄疸肝炎。陶陶说，瞎讲有啥意思。沪生看手表。陶陶说，街面房子36号，有一个矮老太，一米四十三，天气热，矮老太发觉，太阳越毒，越热，卖鱼女人的台板下面，越是暗，卖鱼女人，岔开两条脚膀，像白蝴蝶，白翅膀一开一合。矮老太仔细一看，要死了，女人裙子里，一光到底。

沪生转过面孔说，好好好，我现在有事体，先走了。陶陶扳过沪生的肩胛说，天底下，听过这种精彩故事吧，听我讲呀。沪生说，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，大太阳，天热，摊头下面一暗，就有秘密，街面房子36号矮老太，平时老眼昏花，张张钞票，要摸要捏，但是看远，等于望远镜，看得到女人下面张开的白翅膀。沪生看表说，我时间紧张，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，女人两眼定漾漾，看定卖鸡蛋的男人，矮老太当场吐一口痰，鞋底搨了几记讲，是我倒霉，触霉头，我今朝倒霉了，倒灶了，实在下作呀。沪生说，好了，我听过了，可以走了吧。陶陶说，为啥要走。沪生说，这有啥呢，台子下面，属于私人事体，不影响卖菜。陶陶说，试试看好吧，天天这副样子，沪生吃得消，我吃不消，卖蛋男人吃不消，就要出重大新闻了。沪生说，我走了，过几天再讲。陶陶笑说，寿头，好故事，为啥要分开讲，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，不是苏州说书，扬州评话《皮五辣子》，硬吊胃口做啥，碰得到这种人，我吃瘪。

沪生看看手表，阿宝约定八点半，“凯司令”咖啡馆碰头。沪生说，讲得再简单点。陶陶说，讲到后面，越来越紧张。沪生说，结果呢。陶陶说，老太婆36号，晓得吧，等于极司菲尔路76号女特务，马上奔到居委会报告。居委会讲，老阿太，这叫“孵豆芽”，以前外乡游民，早吃太阳，夜吃露水，衣衫不全，常常三人合穿裤子，一条短裤轮流穿，不稀奇，现在上面的要求，只要不是当场搞腐化，居委会不管账的。老太胸闷，决定一清早去等人，等啥人呢。沪生说，我不晓得。陶陶说，鱼摊女人的老公，每天蒙蒙亮，骑脚踏车，送女人到菜场上班，夫妻坐下来，吃了豆浆，粢饭，老公踏车子去上班。沪生说，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，这天，男人的车子一转弯，36号老太上来招呼，攀谈几句，事体就全部兜出来，男人根本不相信。36号老太讲，弟弟呀，自家女人，自家要晓得呀，男人一呆。沪生说，呆啥？要我就不相信，弄堂老太婆的屁话，啥人会听。陶陶说，当然会相信，表面不响，心里相信，只要是男人，板定前前后后，要去想了。沪生说，别人想啥，陶陶也晓得。陶陶说，我长话短讲，其实这一段，单独就可以讲几个钟头。沪生说，看别人闯祸，有啥味道呢。陶陶说，36号老太厉害，男人从此开始留心，心里味道，已经不一样了，表面不翻底牌，暗地里一直看老婆，横看竖看，白天夜到，浑身上下，里里外外，我讲起来，几个钟头也不止。沪生看表说，到底准备讲多少钟头。陶陶加快速度说，老公每天做早，中班，了解情况比较难，委托一个弄堂朋友，如果老婆有动向，马上汇报。几天后，汇报上来了，一般是吃中饭前后，女人先回来，过一刻钟，卖蛋男人就跟进大弄堂，进了门，上了三层楼，这只门牌，一共有三楼，上班阶段，楼上楼下，大人小人，一个不见，再过一个多钟头，卖蛋男人推开门，低头出来，慢慢走出大弄堂。

沪生颓然说，有这种断命的汇报，真要出大事体了。陶陶说，是呀是呀，老公叫了三个小徒弟，加上弄堂朋友，五个人，跟李士群也差不多了，布置任务，这天一早，先到棉纺厂上班，然

后手表对好，调休出厂，十一点半多一点，弄堂朋友，先到弄堂皮匠鞋摊旁坐定，看见卖鱼女人下班回来，开钥匙进门，不必做手势，此刻，其他人，坐进一条马路开外“大明”饮食店，吃浇头面，然后看见卖蛋男人跟进弄堂，推门进去，弄堂朋友立起来，离开修鞋摊，急步走到“大明”，三个小艺徒，吃猪肝面加素鸡，男人不叫面，毫无胃口，面孔变色，弄堂朋友朝男人点一点头，男人也点头，香烟一揿，立起来，小徒弟吃得头冲到碗里，稀里呼噜，筷子一掼，大家出来，从卖蛋男人进门，到这段时间，大概廿分钟，前后快走，跑进弄堂，望到三楼，窗帘布已经拉拢，看表，廿五分，嘴巴一动，男人带一个小徒弟抢上楼去，另外两个徒弟，前后弄堂把守，防止卖蛋男人翻屋顶，弄堂朋友只做密探，现在装聋作哑，一点不管账，靠定墙壁抽香烟，结果嘛。陶陶手捂胸口，像是气急，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此刻，沪生的心相，已不疾不徐，即便阿宝久等，脚底难移半步。看眼前的陶陶，讲得身历其境，沪生预备陶陶拖堂，听慢《西厢》，小红娘下得楼来，走一级楼梯，要讲半半六十日，大放噱，也要听。沪生说，慢慢讲，卖蛋男人，又不是陶陶，紧张啥。陶陶说，太紧张了，我讲一遍，就紧张一遍。沪生说，弄别人老婆，火烛小心。陶陶说，是吧，沪生跟我仔细讲一讲。沪生说，搞啥名堂，现在，我是听陶陶讲呀，脑子有吧。陶陶笑笑。沪生说，一讲这种事体，陶陶就来精神。陶陶说，有精神的人，第一名，是卖鱼女人的老公，弄堂白天人少，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，房门哐啷一记撞穿，棉纺织厂保全工，力气用不光，门板，“斯必令”门锁，全部裂开弹开，下面小徒弟望风，喉咙山响，因为车间里机器声音大，开口就喊，不许逃，房顶上有人，已经看到了，阿三呀，不许这个人逃，不许逃，我看到了，嚯隆隆隆隆。这一记吵闹，还了得，前后弄堂，居民哗啦啦啦啦，通通跑出来看白戏，米不淘，菜不烧，碗筷不摆，坐马桶的，也跳起来就朝外面奔，这种事体，千年难得。沪生说，好意思讲马桶，再编。陶陶说，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实呀，居委会干部，也奔过来看情况，四底下，吵吵闹闹，嚯隆隆隆隆，隔壁一个老先生，以为又要搞运动了，气一时接不上，裤子湿透。沪生一笑说，好，多加浇头，不碍的。陶陶说，句句是真呀，只一歇的工夫，老公跟徒弟，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，老公捉紧了卖鱼女人，徒弟押了卖蛋男人，推推搡搡，下楼梯，女人不肯跨出后门。老公讲，死人，走呀，快走呀，到居委会去呀。卖鱼女人朝后缩，卖蛋男人犟头颈，等男女拖出门口，居民哇啦一叫，倒退三步，为啥，两个人，一丝不挂，房子里暗，女人拖出后门，浑身雪雪白，照得人眼睛张不开，女人一直缩，拖起来，蹲下去。老公讲，快走，搞腐化，不要面孔的东西，去交代清爽，快。老公强力一拖，女人朝前面走两步，上下两手捂紧，蹲了不动。卖蛋男人拖出后门口，跌了一跤，周围老阿姨小舅妈，忽然朝后一退，吃吃吃穷笑。小徒弟讲，娘皮，走不动了是吧，起来。居委会老阿姨，马上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，高声讲，大家不许动，回去冷静解决问题，快回去，听到了吧。此刻，老公回转头来，忽然推开徒弟，朝卖蛋男人扑过去，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脐下这件家生，用足力道，硬拗。卖蛋男人痛极，大叫救命。大家方才明白，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，拖到后门口，这一件家生，真正少见的宝货，不改本色，精神饱满，十足金的分量，有勇无谋，朝天乱抖。老公一把捏紧家生，像拗甘蔗，拗胡萝卜一样穷拗。老公讲，搞，现在搞呀，搞得适意是吧，再搞，搞。卖蛋男人大叫。户籍警跑过来，运足浑身力道，穷喊一声讲，喂，喂喂喂，文明一点好吧，让开，大家快让开。

沪生说，这对鸳鸯，太可怜了。陶陶说，老公发怒了。沪生说，拖了赤膊老婆出门，有面子，有意思吧。陶陶说，上海人对老婆好，啥地方好。沪生说，法国男人，发觉老婆有情况，一般是轻关房门。陶陶笑说，这就是玲珑，梅瑞讲过，法国男人最玲珑，是天底下最佳情人，最坏的老公，不过嘛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压低声音说，法国男人眼里，天下女人，全部可以上钩，只要有耐心。沪生说，关键阶段，就要看素质。陶陶说，是呀是呀，低档小市民，恶形恶状，又骂又打，心情可以理解。沪生说，这个老公，自以为勇敢，其实最龌龊，不让老婆穿衣裳，等于自家剥光，有啥面子，发啥火呢。陶陶说，真坍台。沪生说，晓得上帝吧。陶陶说，耶稣，还是玉皇大帝。沪生说，古代有个农村女人，做了外插花事体，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，耶稣就讲了，如果是好人，现在就去动手。结果呢，大家不响了，不动了，统统回去淘米烧饭，回去睏觉。陶陶说，耶稣辣手。沪生说，耶稣眼里，天底下，有一个好人吧，只要脑子里想过，就等于做过，一样的，这有啥呢，早点回去烧饭烧菜，坐马桶。陶陶说，耶稣有道理，以后再碰到这种龌龊事体，我回去睏觉。沪生看看表说，好了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再讲讲嘛。沪生笑说，已经十足金，甘蔗，萝卜，加油加酱了，还不够。陶陶说，这是事实呀。



| 瓦片温热，黄浦江船鸣 |

这天夜里，沪生走进咖啡馆，见阿宝旁边，稳坐一位汪小姐，即梅瑞的同事，另一位美女叫李李，高挑身材，明眸善睐。汪小姐说，沪先生久仰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我朋友李李，最近盘了一家饭店，新旧双方，想保持营业，无缝交接，请沪先生理顺关系。沪生摸出名片说，尽量帮忙。李李说，沪先生多关照。沪生说，听口音，李小姐是北面人。李李说，是呀，我以前到深圳工作，来上海只有几年。汪小姐说，李李走T台，跑码头，市面见了不少。李李一笑，眼睛看过来。阿宝觉得，李李其秀在骨，有心噤丽质之慨。李李说，认得两位大哥，比较开心，以后这家店，就是大家食堂，希望哥哥姐姐，阿嫂弟妹光临。四个人谈了一小时，汪小姐与李李先辞。空气静了下来。阿宝吃一口咖啡说，沪生想啥。沪生说，忙了一天，头昏眼花。阿宝说，看见了李李，我想到了以前小毛的邻居，大妹妹。沪生笑说，是有几分像。阿宝说，白萍有信来吧。沪生

说，相当少。阿宝放下咖啡杯，感叹说，大妹妹，还有小毛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时光真快呀。沪生不响。

第壹章



壹

阿宝十岁，邻居蓓蒂六岁。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，瓦片温热，眼里是半个卢湾区，前面香山路，东面复兴公园，东面偏北，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，西面后方，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，三十年代俄侨建立，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，尼古拉二世，打雷闪电阶段，阴森可惧，太阳底下，比较养眼。蓓蒂拉紧阿宝，小身体靠紧，头发飞舞。东南风一劲，听见黄浦江船鸣，圆号宽广的嗡嗡声，抚慰少年人胸怀。阿宝对蓓蒂说，乖囡，下去吧，绍兴阿婆讲了，不许爬屋顶。蓓蒂拉紧阿宝说，让我再看看呀，绍兴阿婆最坏。阿宝说，嗯。蓓蒂说，我乖吧。阿宝摸摸蓓蒂的头说，下去吧，去弹琴。蓓蒂说，晓得了。这一段对话，是阿宝永远的记忆。

此地，是阿宝父母解放前就租的房子，蓓蒂住底楼，同样是三间，大间摆钢琴。帮佣的绍兴阿婆，吃长素，荤菜烧得好，油镬前面，不试咸淡。阿婆喜欢蓓蒂。每次蓓蒂不开心。阿婆就说，我来讲故事。蓓蒂说，不要听，不要听。阿婆说，比如老早底，有一个大老爷。蓓蒂说，又是大老爷。阿婆说，大老爷一不当心，坏人就来了，偷了大老爷的心，大老爷根本不晓得，到市面上荡马

路，看见一个老女人卖菜。蓓蒂笑笑，接口说，大老爷停下来就问了，有啥小菜呀。老女人讲，老爷，此地样样式式，全部有。阿婆接口说，大老爷问，这是啥菜呢。老女人讲，无心菜。大老爷讲，菜无心，哪里会活，缠七缠八。老女人讲，老爷是寿头，菜无心，可以活，人无心，马上就死。老爷一听，胸口忽然痛了，七孔流血，当场翘了辫子。蓓蒂捂耳朵说，晓得了，我听过了。阿婆说，乖囡，为啥样样东西，要掼进抽水马桶里。蓓蒂不响。阿婆说，洋娃娃，是妈妈买的，掼进马桶，“米田共”（粪）就翻出来。蓓蒂不响。阿婆说，钢琴弹得好，其他事体也要好，要有良心。蓓蒂不响。吃过夜饭，蓓蒂的琴声传到楼上。有时，琴声停了，听到蓓蒂哭。阿宝娘说，底楼的乡下老太，脾气真不好。阿宝爸爸说，不要再讲乡下，城里，剥削阶级思想。阿宝娘说，小姑娘，自小要有好习惯，尤其上海。阿宝爸爸不响。阿宝娘说，绍兴阿婆哪里懂呢，里外粗细一道做。阿宝爸爸说，旧社会，楼上贴身丫鬟，楼下大脚娘姨。阿宝娘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少讲旧社会事体。

蓓蒂的爸爸，某日从研究所带回一只兔子。蓓蒂高兴，绍兴阿婆不高兴，因为供应紧张，小菜越来越难买，阿婆不让兔子进房间，只许小花园里吃野草。礼拜天，蓓蒂抽了篮里的菜叶，让兔子吃。蓓蒂对兔子说，小兔快点吃，快点吃，阿婆要来了。兔子通神，吃得快。每次阿婆赶过来，已经吃光了。后来，兔子在泥里挖了一个洞，蓓蒂捧了鸡毛菜，摆到洞口说，小兔快点吃，阿婆快来了。一天阿婆冲过来说，蓓蒂呀蓓蒂呀，每天小菜多少，阿婆有数的。阿婆抢过菜叶，拖蓓蒂进厨房，蓓蒂就哭了，只吃饭，菜拨到阿婆碗里。阿婆说，吃了菜，小牙齿就白。蓓蒂说，不要白。阿婆不响，吃了菜梗，菜叶子揪到蓓蒂碗里，蓓蒂仍旧哭。阿婆说，等阿婆挺尸了，再哭丧，快吃。蓓蒂一面哭一面吃。阿宝说，蓓蒂，阿婆也是兔子。蓓蒂说，啥。阿宝说，阿婆跟兔子一样，吃素。蓓蒂说，阿婆坏。阿婆说，我就欢喜蓓蒂。蓓蒂说，昨天，阿婆吃的菜包子，是姆妈买的，后来，阿婆就去挖喉咙，全部挖出来了。阿婆说，是呀是呀，我年纪大了，鼻头不灵，吃下去觉得，馅子有荤油，真是难为情。蓓蒂说，我开心得要命。阿婆说，乖囡呀，我已经不派用场了，马上要死了。蓓蒂说，阿婆为啥吃素呢。阿婆说，当时我养了小囡，算命先生讲，命盘相尅，阿婆属虎，小囡属龙，要斗煞的，阿婆从此茹素了，积德，想不到，小囡还是死了。阿宝摸摸蓓蒂的头。阿婆说，唉，素菜也害人呀，当年，比干大官人，骑一匹高头白马，奔进小菜场，兜了几圈。蓓蒂笑笑。阿婆说，见一个老妈妈卖菜，大官人讲，老妈妈，有啥菜呢。老妈妈讲，天下两样小菜，无心菜，有心菜。大官人笑笑。老妈妈讲，我做小菜生意，卷心菜叫“闭叶”，白菜叫“裹心”，叫“常青”，芹菜嘛，俗称“水浸花”。大官人拉紧缰绳，闷声不响。老妈妈讲，豆苗，草头，紫角叶，算无心菜。大官人讲，从来没听到过。老妈妈讲，有一种菜，叫空心菜，就是蕹菜，晓得吧。大官人不响。老妈妈讲，这匹高头大白马，蹄子比饭碗大，问马马要吃啥菜呢。大官人拍拍白马说，对呀，想吃啥呢。蓓蒂此刻接口说，马马吃胡萝卜，吃鸡毛菜。阿婆笑笑，手里拣菜，厨房煤气灶旁，黑白马赛克地上，有半篮子弥陀芥菜，阿婆预备做红烧烤菜。阿宝说，弥陀芥菜，算不算无心菜。阿婆笑笑说，比干大官人，一听“弥陀芥菜”四个字，捂紧心口，口吐鲜血，血滴到白马背上，人忽然跌了下来，断气哉。蓓蒂说，小兔也要断气了。阿婆说，是呀是呀。蓓蒂说，花园里，野草已经吃光了。阿婆抱紧蓓蒂说，乖囡，顾不到兔子了，人只能顾自家了，要自家吃。蓓蒂哭了起来。阿婆不响。附近，听不到一部汽车来往。阿婆拍拍蓓蒂说，菜秧一样的小人呀，眼看一

点点长大了，乖囡，乖，眼睛闭紧。蓓蒂不响，眼睛闭紧。阿婆说，老早底，有一个大老爷，真名叫公冶长，是懒惰人，一点事体不会做，只懂鸟叫，有一天，一只仙鹤跳到绿松树上，对大老爷讲，公冶长，公冶长。大老爷走到门口问，啥事体。仙鹤讲，南山顶上有只羊，侬吃肉，我吃肠。大老爷高兴了，爬到南山上面，吃了几碗羊肉，一点不让仙鹤吃。有天，一只叫天子跳到芦苇上讲，公冶长，公冶长。大老爷走到门口问，叽叽喳喳，有啥事体。叫天子讲，北山顶上有只羊，侬吃肉，我吃肠。大老爷蛮高兴，跑到北山上面，拎回半爿羊肉，一点不让叫天子吃。有一天，有一天，绍兴阿婆一面讲，一面拍，蓓蒂不动了，小手滑落下来。思南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了。阿婆讲第五个回合，一只凤凰跳到梧桐树上面，蓓蒂已经睏了。阿婆讲故事，习惯轮番讲下去，讲得阿宝不知不觉，身体变轻，时间变慢。



贰

沪生家的地点，是茂名路洋房，父母是空军干部，积极响应社会新生事物——民办小学，为沪生报了名，因此沪生小学六年上课地点，分布于复兴中路的统间，瑞金路石库门客堂，茂名南路洋房客厅，长乐路厢房，长乐邨居委会仓库，南昌路某弄洋房汽车间，中国乒乓摇篮，巨鹿路第一小学对面老式弄堂的后间。这个范围，接近阿宝的活动地盘，但两人并不认得。每个学期，沪生转几个课堂地点，换几个老师上语文算术课，习惯进出大小弄堂，做体操，跑步。五十年代就学高峰，上海妇女粗通文墨，会写粉笔字，喜欢唱唱跳跳，弹风琴，即可担任民办教师，少奶奶，老阿姨，张太太，李太太，大阿嫂，小姆妈，积极支援教育，包括让出私房办教育。有一位张老师，一直是花旗袍打扮，前襟掖一条花色手绢，浑身香，这是瑞金路女房东，让出自家客堂间上课，每到阴天，舍不得开电灯，房间暗极，天井内外，有人生煤炉，蒲扇啪嗒啪嗒，楼板滴水，有三个座位，允许撑伞，像张乐平的三毛读书图。沪生不奇怪，以为小学应该如此。通常上到第三节课，灶间飘来饭菜的油镬气，张老师放了粉笔，扭出课堂，跟隔壁的娘姨聊天，经常拈一块油煎带鱼，或是重油五香素鸡，转进来，边吃边教。表现不好的同学，留下来跟张老师回去，也就是转进后厢房，写

字。一次沪生写到天暗，张老师已忘记，等到发觉，进来一拎沪生耳朵说，喂，先转去吃饭吧，以后上课要乖，听见吧。一次是黄梅天，沪生跟进后厢房去，张老师脱剩小背心，三角裤，抽出一把团扇，浑身上下扇一气。男同学讲，张老师的汗毛，特别密。一个女同学讲，天气太热了，写了几个生字，张老师端进来一盆水，立到我旁边揩身，张老师讲，看啥看啥，快写呀。两年级阶段，沪生转到长乐路老式弄堂里读书，一次跟徐老师回去，罚写字。徐老师进房间，先换衣裳，开大橱，梳头，照镜子，听无线电，吃话梅，之后，剪脚趾甲。沪生写到了黄昏，徐老师从隔壁进来，看沪生写。沪生抬头，看见徐老师旁边有个男人，贴得近，也伸头来看。徐老师已脱了眼镜，香气四溢，春绉桃玉睏衣，搽了唇膏，皮肤粉嫩，换了一副面孔。徐老师摸摸沪生的头说，回去吧，穿马路当心。沪生关了铅笔盒子，拖过书包说，徐老师再会。讲了这句，见男人伸手过来，朝徐老师的屁股捏了一记。徐老师一嗲，一扭说，做啥啦，当我学生子的面，好好教呀。沪生记得，只有家住兰心大戏院（艺术剧场）售票处对弄堂的王老师，永远是朴素人民装，回家仍旧如此，衬衫雪白，端端正正坐到沪生对面，看沪生一笔一画做题目，倒一杯冷开水。王老师说，现在不做功课，将来不可以参加革命工作，好小囡，不要做逃兵。

三年级上学期，沪生到茂名南路上课，独立别墅大厅，洋式鹿角枝型大吊灯。宋老师是上海人，但刚从北方来。一次放学，宋老师拖了沪生，朝南昌路走，经瑞金路，到思南路转弯。宋老师说，班里同学叫沪生“腻先生”，是啥意思。沪生不响。宋老师说，讲呀。沪生说，不晓得。宋老师说，上海人的称呼，老师真搞不懂。沪生说，斗败的蟋蟀，上海人叫“腻先生”。宋老师不响。沪生说，第二次再斗，一般也是输的。宋老师说，这意思就是，沪生同学，不想再奋斗了。沪生说，是的。宋老师说，太难听了。沪生说，是黄老师取的。宋老师说，黄老师的爸爸，每年养这种小虫，专门赌博，据说派出所已经挂号了。沪生不响。宋老师说，随随便便，跟同学取绰号，真不应该。沪生说，不要紧的。宋老师说，沪生同学，也就心甘情愿，做失败胆小的小虫了。沪生说，是的。宋老师说，不觉得难为情。沪生说，是的。宋老师说，我觉得难为情。沪生说，不要紧的。宋老师说，考试开红灯，逃学，心里一点不难过。沪生不响。宋老师说，不要怕失败，要勇敢。沪生不响。宋老师说，答应老师呀。沪生不响。宋老师说，讲呀。沪生说，蟋蟀再勇敢，牙齿再尖，斗到最后，还是输的，要死的，人也是一样。宋老师叹气说，小家伙，小小年纪，厉害的，想气煞老师，对不对。宋老师一拖沪生说，要认真做功课，听到吧。沪生说，嗯。此刻，两人再不开腔，转到思南路，绿荫笼罩，行人稀少，风也凉爽。然后，迎面见到了阿宝与蓓蒂，这是三人首次见面。当时阿宝六年级，蓓蒂读小学一年级。阿宝招呼宋老师说，亲孃孃。宋老师说，下课了。阿宝点头介绍说，这是我邻居蓓蒂。宋老师说，跟我去思南路，去看爷爷。阿宝说，我不去了。宋老师说，坐坐就走嘛。阿宝不响。宋老师说，这是我学生沪生。宋老师拉拉沪生，两人相看一眼，走进思南路一幢三开间大宅，汽车间停一部黑奥斯丁轿车。这幢房子三代同堂，住了阿宝的祖父及叔伯两家，新搬来的孃孃，就是宋老师，随丈夫黄和理调回上海，暂居二楼房间。大家进客厅。楼梯上三四个少年男女，冷冷看下来，目光警惕，一言不发。阿宝与祖父聊了几句。蓓蒂对沪生说，我喜欢蝴蝶，沪生喜欢啥。沪生说，我嘛，我想不出来。随后，宋老师拉了沪生，到花园旁的工人房，里面有八仙桌，凳子。沪生开始写字。过不多久，阿宝与蓓蒂进来。蓓蒂说，沪生喜欢啥。沪生

说，喜欢写字。蓓蒂轻声说，我讨厌写字。阿宝说，宋老师会不会上课呀。沪生不响。蓓蒂说，我叫蓓蒂，我讨厌做算术。沪生笑笑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，沪生路遇阿宝与蓓蒂，三人才算正式交往。阿宝喜欢看电影，蓓蒂喜欢收集电影说明书，沪生不怕排队。有天早上，沪生去买票，国泰电影院预售新片《摩雅傣》，队伍延伸到锦江饭店一侧过街走廊。沪生手拿蜡纸包装的鸡蛋方面包，排到一个同龄学生后面。此人叫小毛，肩膀结实，低头看一本《彭公案》。沪生搭讪说，几点开始卖。小毛说，现在几点钟。沪生不响。有手表的人不多，沪生离开队伍，到前面问了钟头，回来说，七点三刻。小毛说，这种电影，只有女人欢喜。沪生说，每人限买四张。小毛说，我买两张。沪生说，我买六张，缺两张。小毛不响。过街长廊全部是人，沪生无聊。小毛此刻转过身来，指书中一段让沪生看，是繁体字， 樸刀李俊，滾了馬石賓，泥金剛賈信，悶棍手方回，滿天飛江立，就地滾江順，快斧子黑雄，搖頭獅子張丙，一盞燈胡沖。 沪生说，这像《水浒》。小毛说，古代人，遍地豪杰。沪生说，比较啰嗦，正规大将军打仗，旗帜上简单一个字，曹操是“曹”，关公是“关”。两人攀谈几句，互通姓名，就算认得。队伍动起来，小毛卷了书，塞进裤袋说，我买两张够了。沪生说，另外两张代我买。小毛答应。两人吃了面包，买到票，一同朝北，走到长乐路十字路口，也就分手。路对面，是几十年以后的高档铺面，迪生商厦，此刻，只是一间水泥立体停车库，一部“友谊牌”淡蓝色大客车，从车库开出。沪生说，专门接待高级外宾，全上海两部。两人立定欣赏。小毛家住沪西大自鸣钟，沪生已随父母，搬到石门路拉德公寓，双方互留地址，告别。沪生买了六张票，父母，哥哥沪民共三张，另三张，准备与阿宝，蓓蒂去看。沪生招招手，走过兰心大戏院大幅《第十二夜》话剧海报，朝北离开。



叁

小毛两张票，是代二楼的新娘子银凤所买，新倌人海德，远洋轮船公司船员，小夫妻看了这场电影，海德要出海大半年。小毛穿过长乐路凡尔登花园，一路东张西望，看不到沪生所讲，有一个长须飘飘的老公公，有名画家丰子恺。走出陕西路弄口，右手边，就是24路车站，这是沪生指点的路线。小毛满足，也因为第一次吃到面包，等电车到达长寿路，小毛下来，眼看电车继续朝北，像面包一样离开，带走奶油香草气味。附近就是草鞋浜，此地一直往北，西面药水弄，终点站靠苏州河，这是小毛熟悉的地盘。前一日，小毛已来附近小摊，买了香烟牌子，以前老式香烟里，附有一种广告花牌，一牌一图，可以成套收集，可以赌输赢，香烟厂国营之后，牌子取消，小摊专卖仿品，16K一大张，内含三十小张。斗牌方式，甲小囡的香烟牌子，正面贴地，乙小囡高举一张牌，拍于甲牌旁边地面，上海话叫“刮香烟牌子”，借助气流力道，刮下去，如果刮得旁边甲牌翻身，正面朝上，归乙方所有，这个过程，甲牌必须平贴，贴到天衣无缝地步，避免翻身，乙牌要微微弯曲，以便裹挟更多气流，更有力道，因此上海弄堂小囡手里，一叠香烟牌子，抽出抽进，不断拗弯，抚平，反反复复，橡皮筋捆扎，裤袋里又有橄榄核等等硬物，极易损耗。小毛买的一大张，水浒一百单八将系列，某个阶段，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多一张，天暴星两头蛇解珍，地遂星通臂猿侯健，一直缺少，准备凑齐了，再做打算。西康路底，是一座人行便桥，河对面，上粮仓库码头，日常有囤满米麦，六谷粉的驳船停靠，据说有几船装满了精白面粉，专做奶油方面包。近来粮食紧张，每次驳船一到，两岸男女船民，立刻就朝码头铁吊脚下奔，铁吊是一只凤凰，信号明显，船民专事收集粮食屑粒，麦，豆，六谷粉，随身一柄小笤帚，报纸贴地铺开，等于是小鸟，吊机凤凰一动，百鸟朝拜，纠察一喊，大家飞开，又围拢。理发店王师傅讲苏北话说，扫下来的六谷粉，细心抖一抖，沙泥沉下去，加点葱花，就可以摊饼子，化一点功夫，没得关系，功夫不用钞票买，有的是。小毛娘讲，是呀，人的肚肠，等于橡皮筋，可以粗，可以细，可以拉长，缩短，当年东洋人，封锁药水弄，草鞋浜关进苏北难民，饿得两眼发绿，人人去刮面粉厂的地脚麸皮，等于吃烂泥，也有人，去吃苏州河边的牛舌头草，每天毒煞人，饿煞人。王师傅说，嗯哪，可怜哪，不得命喽，封锁半个号头（月），每天十多个人翘辫子，收尸车子，天天拖死人。小毛娘说，现在又困难了，不要紧，我笃定泰山，买了大号钢钟锅子，节省粮票，每天用黄糙米烧粥，大家多吃几碗。王师傅不响。形势如此，大自鸣钟弄堂里，除了资产阶级甫师太，家家户户吃粥，吃山芋粉六谷粉烧的面糊涂。小毛家住三层阁，五斗橱上方，贴有一张冒金光的领袖像。全家就餐之前，小毛娘手一举说，慢，烫粥费小菜，冷一冷再吃。大家不响。小毛娘移步到五斗橱前面，双手相握，轻声祷告道，我拜求领袖，听我声音，有人讲，烧了三年薄粥，我可以买一只牛，这是瞎话，我不是财迷，现在我肚皮饿，不让别人看出我饿，领袖看得见，必会报答，请领袖搭救我，让我眼目光明。大家不响。然后，小毛娘坐定，全家吃粥。

小毛家底楼，是弄堂理发店，店堂狭长，左面为过道，右面一排五只老式理发椅，时常坐满客人。小毛踏进店堂，香肥皂的熟悉气味，爽身粉，金钢钻牌发蜡气味，围拢上来。无线电放《盘夫索夫》，之后是江淮戏， 一更更儿里嗳呀喂，明月啦个照花台，卖油郎坐青楼，观看啦个女裙钗，我看她，本是个，良户人家的女子嗳嗳嗳嗳。 王师傅见小毛进来，讲苏北话说，家来啦。小毛说，嗯。王师傅拉过一块毛巾说，来吵，揩下子鬼脸。小毛过去，让王师傅揩了面孔。王师傅调节电刨，顺了客人后颈，慢慢朝上推。李师傅讲苏北话说，小毛，煤球炉灭掉了，去泡两瓶“温

津”好吧。小毛拎两只竹壳瓶，去隔壁老虎灶。理发店里，开水叫“温津”，凳子，叫“摆身子”，肥皂叫“发滑”，面盆，张师傅叫“月亮”，为女人打辫子，叫“抽条子”，挖耳朵叫“扳井”，挖耳家伙，就叫“小青家伙”，剃刀叫“青锋”，剃刀布叫“起锋”。记得有一天，小毛泡了三瓶热水进来，张师傅讲苏北话说，小毛过来。小毛不响。李师傅绞一把“来子”，就是热手巾，焐紧客人面孔，预备修面。张师傅说，小毛来哟。小毛说，做啥。张师傅说，过来，来。张师傅为一个福相女人剪头。小毛走近说，做啥。福相女人座位一动，慢吞吞说，小毛。张师傅低声说，好事情来喽。福相女人说，小毛来。小毛一看，是弄堂里甫师太。小毛说，师太。甫师太讲一口苏白，小毛，阿会乘24路电车。小毛说，师太做啥。师太压低喉咙，一字一句说，明早六点半，帮我乘24路，到断命的“红房子”跑一趟，阿好。小毛不响。甫师太说，不亏待小毛，一早帮忙排队，领两张断命的就餐券。张师傅说，大礼拜天，又没得事，去跑一趟。师太说，师太明朝，要去断命的“红房子”吃中饭，现在断命的社会，吃顿饭，一大早先要到饭店门口排队，先要领到断命的就餐券，领不到断命的券，断命的我就吃不到饭，真真作孽。小毛说，师太要吃西餐，让我先排队。师太说，是呀，乖囡。小毛说，我先跟姆妈讲。张师傅嚓嚓嚓剪头发说，讲什呢讲，做人，就要活络。师太说，可以勠讲，就勠讲，师太我呢，付乖囡辛苦钞票，一块整，阿好，加上来回车钿，两张七分，就算一只角子，一块一角，乖囡，买点甜的咸的吃吃，阿好。张师傅停下来说，爸爸妈妈，做早班，早早就走了，不晓得滴。小毛说，人多吧。师太说，七点钟去排队，断命的，大概十个人样子，每人领两张，师太十点半，到饭店门口来拿，一定要等我，阿好。小毛说，好的。师太说，老少无欺，小毛现在，先拿五只角子定金。白布单子窸窸窣窣，师太拿出一张五角钞票。小毛接过说，好呀。王师傅说，乖乖隆地咚，韭菜炒大葱，我妈妈呀。小毛说，做啥。王师傅说，不得命了，发财了，小毛，发足势盈了，我家的小子，整整一个礼拜，我只把一分钱的零花。小毛，帮师傅生下子煤球炉子。小毛五角落袋，抓了报纸，蒲扇，拎煤炉走到后门外面，忍不住唱了流行小调：

1=C $\frac{4}{4}$

3· 1 2 3 2 | 1 2 3 6 5 - |
酱 油 蘸 鸡 嚓 萝 卜 笃 蹄 髂 呀
(米 多 来 米 来 多 来 米 啦 少 呀)

1 1 1 6 1· 1 | 2 2 2 - |
芹 菜 炒 肉 丝 嚓 风 鳗 鲞
(多 多 多 啦 多 多 来 来 来)

3· 1 2 3 2 | 1 2 3 6 5 - |
红 烧 排 骨 嚓 红 烧 狮 子 头 呀
(米 多 来 米 来 多 来 米 啦 少 呀)

1 1 1 6 1 | 2 2 2 - ‖
韭 菜 炒 蛋 嚓 两 面 黄(上海煎面)
(多 多 多 啦 多 来 来 来)

二楼爷叔探出窗口说，小毛，我讲过多少遍了，此地不许生煤炉，拎得远一点好吧。小毛不响。听到二楼娘子问，做啥。爷叔说，这帮剃头乌龟，赤佬，最最垃圾，专门利用笨小囡做事体。二楼娘子说，啊呀呀呀，有啥多讲的，多管闲事多吃屁。小毛拎起煤球炉。楼上窗口探出二楼娘子银盆面孔，糯声说，小毛呀，唱得真好，唱得阿姨，馋唾水也出来了，馋痨虫爬出来了，全部是，年夜饭的好小菜嘛，两冷盆，四热炒，一砂锅，一点心。赞。



肆

阿宝有个哥哥去了香港，是自小送了人，基本无来往。但有一天，阿宝意外接到哥哥来信，钢笔繁体字，问候阿宝，称已经读大学。内附一张近照，一份歌剧女王卡拉斯的剪报。看信明白，这是哥哥第九封信。如果此信是父母接到，阿宝仍旧一无所知。哥哥的照片，蓓蒂看得十分仔细。蓓蒂说，香港哥哥，不是我将来喜欢的相貌。阿宝说，为啥。蓓蒂说，将来我可以喜欢男人，现在不可以。阿宝笑笑。蓓蒂说，香港哥哥有心事。阿宝说，我看不出来。蓓蒂说，淑婉姐姐，也有卡拉斯新唱片。阿宝不响。淑婉是弄堂里的资产阶级小姐，时称“社会青年”，高中毕业后，上大学难，极少出门，有时请了男女同学，听音乐，跳舞。每次得悉这类活动，蓓蒂去看热闹。这天下午，两个人到了淑婉家，发现卡拉斯剪报上的剧照，与淑婉的唱片封套一样。淑婉说，香港好，真好呀。阿宝不响。房间里窗帘紧闭，留声机传出《卡門》丝绒一样的歌声， 啦莫，啦莫，啦莫，啦莫，啦啊莫，啦啊莫， 回荡于昏暗房间。蓓蒂走来走去，转了一圈。淑婉说，女中音，女中音，现在上升，一直上升，升到高音，转花腔。阿宝不响。淑婉放了信，仔细看阿宝哥哥的照片。淑婉说，香港哥哥，沉思的眼神。蓓蒂说，卡拉斯，是公主殿下吧。淑婉说，气质是葛里高利·派克的赫本，电影我看了三遍，每次想哭。阿宝不响，心为歌声所动，为陌生的亲情激励。淑婉说，香港多好呀，我现在，就算弄到了卡拉斯唱片，还是上海。阿宝不响。淑婉说，我这批朋友，像是样样全懂，样样有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脚踏车牌子，不是“三枪”，就是“兰苓”，听进口唱片，外方电台，骄傲吧，可以跟外面比吧，跟香港比吧。蓓蒂说，可以吧。淑婉说，差了一只袜筒管，哪能可以比呢，上海，已经过时了，僵了，结束了，已经不可以再谈了。阿宝不响。淑婉说，现在只能偷偷摸摸，拉了厚窗帘，轻手轻脚，跳这种闷舞，可以跳群舞吧，可以高兴大叫，开开心心吧，不可能了，大家全部参加，手拉手，人人顿脚，乐队响亮，大家冲进舞场，齐声高唱《滿場飛》， 香檳酒起滿場飛，祝光鬢影晃來回，爵士樂聲響，跳了rumba才過癮。嘿。 阿宝不响。淑婉说，大家拉手，跳呀，转呀，踏脚响亮，笑得响亮，大家齐声拍手，开心。阿宝不响。淑婉沉默良久说，香港哥哥，有女朋友了。阿宝说，我写信去问。淑婉说，我随便问的，如果哥哥来上海，阿宝要告诉我。阿宝说，一定的。淑婉羞涩不响。阿宝说，等哥哥有信来，姐姐要看吧。淑婉不响。蓓蒂走近说，阿宝讲啥。阿宝摸摸蓓蒂的后颈说，出汗了，可以回去了。阿宝立起来。淑婉说，以后经常来。阿宝答应。到了第二天，阿宝爸爸进房间，看见玻璃板下的照片，眉头皱紧说，香港来信了。阿宝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不许回信，听到吧。阿宝说，嗯。一个月后，哥哥来信，仍旧是钢笔繁体字， 阿寶弟弟你好，我看到回信了，非常高興。我現在還沒有拍拖女朋友，將來會的。講到歌劇，義大利文發音豐富，音素是a，e，i，o，u五個母音，十六個輔音，濁音，共鳴的鼻音，雙輔音，塞擦音。上海有義大利文補習班嗎？父母大人好嗎？以前聽香港继父說，上海淮海路瑞金路口這一帶，叫“小俄羅斯”，有一家彈子房，隔壁是原白俄《柴拉報》社，日占時期照样出報紙，多方交易情報的地方，現在。 信看到此，阿宝爸爸一把夺过来，捏成一团，大发雷霆，让阿宝“立壁角”一个钟头。爸爸脾气一向暴躁，但半个钟头后，也就好了，拉过阿宝，摸摸阿宝的头说，爸爸心烦，不要跟爸爸寻麻烦。阿宝不响。卡拉斯的剪报，从此夹进一本书里。对于音乐，意大利文，弹子房，阿宝的兴趣不大，每天听蓓蒂弹《布列舞曲》，克列门蒂《小奏鸣曲》，心里已经烦乱。每到夜里，阿宝爸爸像是做账，其实写申诉材料，阿宝每夜经过书房，书桌前，是爸爸写

字的背影。爸爸说，阿宝，替爸爸到瑞金路，买瓶“上海”黑啤来。或者讲，到瑞金路香烟店，买一盒“熊猫”烟斗丝。爸爸是曾经的革命青年，看不起金钱地位，与祖父决裂。爸爸认为，只有资产阶级出身的人，是真正的革命者，先于上海活动，后去苏北根据地受训，然后回上海，历经沉浮，等上海解放，高兴几年，立刻审查关押，两年后释放，剥夺一切待遇，安排到杂货公司做会计。

有一次，祖父摸摸阿宝的肩膀说，爸爸最近好吧。阿宝说，好的。祖父说，一脑子革命，每年只看我一次。阿宝不响。祖父说，当年跟我划清界限，跑出去，断了联系，等于做了洋装瘪三，天天去开会，后来，爬进一只长江轮船，不打一声招呼，就走了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祖父说，我以为轧了坏道，做了“长江弟兄”。阿宝说，啥。祖父说，就是往来长江轮船的强盗，后来据说不对，是去了江北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祖父说，偷偷盘盘，再从江北回来，再做上海洋装瘪三，参加革命嘛，先寻饭碗，每日要吃要睏，哪里是电影里讲的，上面有经费，有安排，全部要靠自家去混，有理想的青年嘛，连吃饭本事学不会，开展啥革命工作呢，因此，肚皮再饿，表面笑眯眯，一身洋装，裤袋里三两只铜板，真是可怜。阿宝不响。祖父说，革命最高理想，就是做情报，做地下党，后来，就蹲日本人监牢了，汪精卫监牢，我带了两瓶“维他命”去“望仙子”。阿宝说，啥。祖父说，就是探监，人已经皮包骨头，出监养了半年，又失踪，去革命了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祖父说，后来就跟阿宝姆妈，浙江地主家庭小姐结婚，到香港一年，养出小囡，当场送人，因为啥呢，要革命。阿宝不响。祖父说，我一直看不懂，人呢，还是要住法租界高乃依路，就是现在皋兰路，讲起来，一样是租房子，为啥不蹲“下只角”呢，闸北滚地龙，“番瓜弄”棚户，沪西“三湾一弄”，为啥不做一做码头工人闹罢工呢，革命么，吃啥啤酒，吃啥烟斗丝。阿宝不响。祖父说，吃辛吃苦，革到现在，有啥名分，好处吧，也只是打打普通的白木算盘，记两笔草纸肥皂账，心里不平呀。阿宝不响。旁边大伯说，是呀是呀，革命革到头了，分配到革命成果吧，有具体名分，地位吧，两手空空，一点不搭界。祖父白了大伯一眼说，做大阿哥的，肚皮里有啥货色呢。大伯一呆说，啥。祖父说，当年就算去公司分部，做做“龙头”呢。阿宝说，啥。祖父说，就是账房。大伯不响。祖父说，逐步做上去，慢慢做，做到“总龙头”，做到“头柜”了，等于做主管，也就长见识，出面接待“糯米户头”，“馒饭户头”。阿宝说，啥。大伯说，就是接生意，接待各种客户，好客户，坏客户。祖父说，哼，每天穿得山清水绿，照照镜子，吃吃白相相，房间里摆一套《萬有文庫》，赚过一分铜钿吧。大伯不响。祖父说，做人，当然要名分，孙中山，华盛顿总统，也要名分。阿宝不响。祖父说，做男人，做事业，真心认真去做，通常就左右为难，做人，有多少尴尬呀。阿宝说，嗯。祖父说，不谈了，现在，我也是尴尬戏，尴尬人了，天心不许人意，只要一个疏慢，就有果报。阿宝说，嗯。祖父说，我也就是吃一口老米饭了，我现在，有啥做吧，我无啥可以做了。

以前，多数是下午，车子开到南昌路幼稚园，祖父接了阿宝，出去兜风，到城隍庙吃点心，然后送回来。阿宝娘从来不提。阿宝稍大，有时去思南路，祖孙讲讲闲话。祖父已经老了，原有几家大厂，公私合营，无啥可做，等于做寓公，出头露面，比如工商联开会学习，让大伯出面。每月有定息，一大家子开销，根本用不完。祖父唯一的作用，是掌握银箱，只有这块小地方，可以保存原样，祖父捏紧钥匙，开开关关。近几年食品紧张，表面上响应计划配给政策，按月使用票证，买来

黑面粉，六谷粉，山芋，让大脚娘姨烧一锅菜粥，南瓜面疙瘩汤，摆一种姿势。两个伯母，轮流用煤气烤箱，每一只铁皮小盒子，摆一个面团，涂一层蛋黄，做小面包，匀洒糖霜，照样做纯蛋糕，烤鸡胸肉，咖喱卷，培根煎鸡蛋，自做“清色拉”。这幢大房子，每周消耗鸡鸭鱼肉蛋品等等，是黑市最紧俏物资。海外亲戚，不间断邮寄食品到上海，邮局全部检查，经常扣留超额部分，但十磅装富强粉，通心粉，茄汁肉酱，听装猪油，白脱，咖啡，可可，炼乳，基本可以收到。上海普及电视，约1980年前后，电视开播时间为1958年，起初全市，只有三百多台电视机。1960年，思南路客厅里，已有一台苏联电子管电视机，一次有了故障，上门维修的青年，留短髭，梳飞机头，小裤脚管。祖父付了钞票，青年接过，分两叠，塞进前后裤袋，因此裤子更瘦。阿宝身边，玉立婷婷的几个堂姐姐，矜持好奇。青年讲了调频方式，拿出一张纸条，对堂姐说，以后有啥情况，请打电话来，再会。当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，基本与电影档期同步，“国泰”，“淮海”头轮影院海报出来不久，电视也开始播。有天吃了夜饭，阿宝推说去同学房间温课，溜进思南路，电视机面前，只是祖父一人。阿宝看看四周。祖父说，刚刚我发了脾气，全家不许看电视。客厅空阔，每扇门背后，像有人细听。原来这天，大伯与叔叔两家，各买了一架落地十四灯收音机，可以听国际节目。嬗嬗晓得后，告诉了祖父。伯叔两家，大大小小轮番说情，祖父坚持退货。嬗嬗搬回思南路，矛盾已经不少，伯叔两家，本就为房间多少，家具好坏不和，突然搬进一个多余的妹妹，大伯让了一间让嬗嬗住，表面客气，心里讨厌。祖父说，资产阶级，确实不像样，我如果早死，思南路，也就是吃光，败光了。阿宝不响。此刻电视里，黑白帷幕一动，走出一个三七分头，灰哔叽长衫的青年，笑了一笑，讲一口标准上海话， 上海电视台，上海电视台，现在开始播送节目，现在开始播送节目，今朝夜里厢的节目是。

第一章

繁花

一

早春的一夜，汪小姐与宏庆，吃了夜饭，闷坐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我这种枯燥生活，还有啥味道。宏庆说，又来了。汪小姐说，讲起来，我有小囡，等于是白板。宏庆不耐烦说，已经跟我娘讲了，小囡，可以搬回来住。汪小姐说，算了吧，还会亲吧，我预备再养一个。宏庆说，不可能的。汪小姐说，我要养。宏庆说，如果超生，我开除公职。汪小姐说，结婚到现在，别人就想轧姘头，我只想养小囡。宏庆打断说，乡下表舅，要我去踏青，一道去散散心吧。汪小姐不响。宏庆说，风景好，房子大，可吃可住。汪小姐说，是两个人去。宏庆说，两人世界嘛。汪小姐说，我想三人世界，有吧。宏庆不响。汪小姐说，去这种乡下穷地方，我又不谈恋爱，总要热闹一点，让我笑笑吧。宏庆说，要么，再请康总夫妇，四个人，打牌对天门。汪小姐想了想说，康总是不错的，康太比较粘，开口就是老公长老公短，比较讨厌。宏庆说，要么，叫李李去。汪小姐说，开饭店，等于坐牢监，跑不开的，再讲，李李眼界高，门槛精，这种穷地方，小活动，算了。宏庆说，要么，叫梅瑞夫妻一道去。汪小姐哼一声说，两对夫妻去春游，白板对煞，有啥意思呢，我总要透一口气吧。宏庆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梅瑞的婚姻，我看是不妙了，每次接老公电话，死样怪气，眉心几道皱纹，以前只要一见阿宝，这块皮肤，立刻滴滴滑。宏庆说，看女人的心思，原来是看这块地方。汪小姐说，外面有女人了。宏庆说，瞎讲啥呢，我是听康总讲，女人的眉毛，是逆，还是顺，代表夜里是热，还是冷。汪小姐笑笑说，康总真厉害，好，这就讲定了，请康总，梅瑞去。宏庆说，啥，我一对夫妻，加两个已婚男女，这个。汪小姐说，还讲夫妻，我小囡已经白养了。宏庆不响。汪小姐说，康总跟梅瑞去了，两个人眼睛看来看去，大概有好戏看了，我可以笑笑。宏庆说，老婆思路比较怪，康总为人稳重，梅瑞是有夫之妇，为啥非要搞到一道，弄出麻烦事体来。汪小姐说，以前，梅瑞抢了我生意，我不爽到现在了，如果再请阿宝梅瑞，成双做对出去春游，我除非雷锋。宏庆说，真复杂。汪小姐说，就这样定了。宏庆说，好吧好吧，我一向就是，上班听组织，下班听老婆。汪小姐笑说，屁话少讲，对了，我喜欢别人称呼汪小姐，这次出去，宏庆要这样称呼。宏庆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改了口，我就年轻了。



二

这一日江南晓寒，迷蒙细雨，湿云四集。等大家上了火车，天色逐渐好转。康总说，春游，等于一块起司蛋糕，味道浓，可以慢慢吃，尤其坐慢车，最佳选择。宏庆说，人少，时间慢，窗外风景慢，心情适意。康总说，春天短，蛋糕小，层次多，味道厚，因此慢慢看，慢慢抿。梅瑞笑笑。车厢空寂，四人坐定，聚会搞活动，往往使人漂亮，有精神。宏庆与康总熟悉，汪小姐与梅瑞，本是同事，一样擅长交际，一讲就笑，四目有情。火车过了嘉兴，继续慢行，窗外，似开未开的油菜花，黄中见青，稻田生青，柳枝也是青青，曼语细说之间，风景永恒不动。春带愁来，春归何处，春使人平静，也叫人如何平静。两小时后，火车到达余杭，四人下来，转坐汽车，经崇福，石门，到达双林古镇。按计划，先去菜场。这个阶段，气氛已经活络，人人解囊，汪小姐买土鸡。宏庆买塔菜，河虾，春笋，春韭。康总买了酒，等摊主劈开花鲢头，身边的梅瑞，已经拎了鸡蛋，鳝筒，葱姜，粉皮，双林豆干，水芹两把。一切默契非常。然后，雇一条机器农船，两条长凳并排，闹盈盈坐个稳当，机器一响，船进入太湖支流。小舸载酒，一水皆香，水路宽狭变幻，波粼茫茫，两岸的白草苇叶，靠得远近，滑过梅瑞胸口，轻绡雾殼一般。四人抬头举目，山色如娥，水光如颊，无尽桑田，藕塘，少有人声，只是小风，偶然听到水鸟拍翅，无语之中，朝定一个桃花源一样的去处，进发。

大概三刻钟的样子，船到了林墅。眼前出现一座寂寞乡村，阴冷潮湿。河桥头几个闲人，一只野狗。宏庆的表舅，水边已等候多时。四个人，大包小包下船，跟紧表舅，曲曲弯弯，房前屋后绕来绕去走路，引入一户院落。大家先一吓，三开间，两层老屋，门前对联是， 只求問心無愧，何須門上有神， 字纸已经发白，窗扇破落，庭院里，堆满乱七八糟的桌，椅，茶几半成品，犬牙交错，风吹雨淋多年。表舅说，两年前，我做木器生意，发一笔小财，最后，蚀尽了老本。宏庆说，还有这种事体。表舅说，这批赤膊木器，看上去龌龊，样式还好，各位上海朋友，先帮我看看，如果有去路，表舅我也少一点损失。汪小姐说，啊。大家不响。表舅说，不必客气，要是欢喜，大家拣个几样，带回上海。宏庆摇手说，不要。大家说，不要不要。表舅爬到木器堆里翻动说，看看是讨厌，如果用砂皮一砂，混水油漆，搨个几趟，上光打蜡，也就是锃亮。康总说，是的，买块香肥皂，咯吱咯吱擦一擦。梅瑞看了康总一眼。汪小姐背过身，用力咳嗽一声，表舅停了手。宏庆说，下来呀。表舅惊醒说，啊呀，对了，大家先请进去坐。四个衣着光鲜男女，面对破败景象，难免失望。康总低声对梅瑞说，我刚刚买了小菜老酒，笑容满面，谈得开心，等于吃了喜酒，我一脚踏进火葬场。梅瑞说，我等于桑拿房里出来，跌到铁皮抽屉里速冻，前心贴后背，浑身发冷。表舅说，各位进来坐。大家走进客堂灶间，心情稍好，内景是颜文梁《厨房》样式，表舅妈靠紧灶前落馄饨，一座江南风格双眼灶，中有汤罐，后烧桑柴，上供灶君牌位，两面贴对联，细描吉利图案，近窗是条桌，碗柜，自来水槽，梁上挂竹篮，风鸡风鱼。大家到八仙桌前落座，表舅妈敬上四碗荠菜肉馄饨。四人闷头吃。表舅说，生意蚀了本，我基本就到镇里落脚了，这次各位上海客人要来，我打扫了一天。汪小姐停咬馄饨，朝宏庆白了一眼。表舅说，等到夜里，麻烦宏庆烧小菜，让大家吃吃谈谈，我跟舅妈，也就先回去了。大家不响。表舅说，楼上备了两大间，枕被齐全，每间一只大

床，一门关紧，两对小夫妻，刚巧正好。表舅这句出口，有两个人手里的调羹，哐啷一响落到碗里。

宏庆忽然笑了。汪小姐说，十三点，有啥开心的。宏庆说，笑笑不可以啊。康总说，馄饨里有笑药吧。梅瑞说，馄饨味道确实好。汪小姐说，表娘舅，放心好了，两位尽管回去。表舅拿出一副旧麻将。康总一见大愕说，啊呀呀呀，老牌，真正老货。表舅说，1962年，我出了十斤洋番薯，跟一个三代贫农调来。康总鉴定说，这是一整根老竹做的牌，色面相同，嵌老象牙，铁刻银钩，笔致古朴，大地主的家当。表舅说，眼光真毒，这副牌，是周家的，此地大地主，土改分家产，分到贫农手里，十年之后，贫农饿肚皮，三钿不值两钿，换我一篮洋番薯救命。宏庆说，吃顶要紧，洋山芋可以吃，麻将牌一咬，牙齿崩脱。四个人馄饨吃毕，表舅妈说，小菜已经弄好，夜里一炒便是，土鸡已经闷到镬子里，大家可以先上楼看看。宏庆与梅瑞上楼看房间，一切交代清楚。表舅说，各位回到上海，多多留意，我总要有个去路。汪小姐不响。康总说，这房子要卖。表舅说，就是外面的赤膊家具。宏庆说，晓得。于是表舅，表舅妈告辞回镇。宏庆关了大门，梅瑞从楼上下来说，我搞糊涂了，还以为住宾馆。汪小姐说，宏庆办的事体，我一直买账，莲蓬头不见一只，房间里摆了痰盂，要死吧。康总坐定弄牌。四个人落座。康总说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辰光不早，先打几圈。宏庆说，还是出门去走一走，欣赏江南农村风景。汪小姐说，算了吧，这种穷瘪三的地方，已经一路看过了，七转八转，跑东跑西，还没跑够呀，还要跑。梅瑞说，饭后再讲吧。康总说，开了电灯，先摸牌，碰到这副好牌，我心定了。四人东南西北一摸，骰子一抛，眼前聚光这副牌，古色古香，八只手，有粗有细，集中四方世界。康总说，打这副牌，当年是大小姐，还是姨太太。宏庆说，地主老爷，还乡团，忠义救国军军长，后来呢，贫农委员会主任。梅瑞说，还有呢。宏庆说，妇女干部，大队长。汪小姐说，现在是康总，寿头宏庆。宏庆说，还有寿头的老婆。大家笑笑，几圈下来，康总一直让梅瑞吃碰，打到五点半结账，梅瑞独赢，粉面飞红。大家准备夜饭，康总炒菜，梅瑞做下手。几次宏庆走到灶前来，汪小姐喝一声说，去烧火呀。最后大家坐定，小菜不咸不淡，配本地黄酒，一镬子鱼头粉皮，居然慢慢吃净。然后出门漫步。天完全黑下来，路狭难走。康总与梅瑞在前，宏庆夫妻于后，到了一段开阔世界，满眼桑田，空气清新。康总朝后一看，发现宏庆与汪小姐，忽然消失了。梅瑞说，人呢。周围几个黑沉沉的稻草垛。梅瑞叫了一声，汪小姐。不见人影，无人应答。

月亮露出云头，四野变亮，稻草垛更黑，眼前是密密桑田。康总觉得好笑，也感到月景尤为清艳，即便与梅瑞独处，也是无妨。康总眼里的梅瑞，待人接物，表面是矜重，其实弄烟惹雨，媚体藏风，不免感慨说，夜色真好。梅瑞说，是呀。康总说，此地的蚕农，据说还是照了古法，浴蚕，二眠，三眠，大起，包括分箔，炙箔，上簇，下簇。梅瑞说，桑树原来这样低呀。康总说，古代采桑，一张张采，之后是特意矮化，整条斩下来喂蚕。梅瑞粲然说，想起来了，我做过几单湖丝生意，出口日本，意大利米兰。康总说，人真是怪，蚕宝宝跟大青虫，形状差不多，松鼠跟老鼠，面孔一样，前面两种，人就欢喜，后两种，一见就厌。梅瑞说，我养过蚕宝宝，北京西路的张家宅，有大桑树，男同学年年爬上去，一张一张采。康总不响。两人并肩而立，月光下，四周寂静。康总觉得，梅瑞靠得近，闻到发香。月亮移进一朵云头，然后钻出来，是所谓白月挂天，苹风隐树，康总还未开口，斜对面稻草垛里，忽然跳出两个人来。梅瑞一吓，拉紧了康总，看清是汪小姐和宏

庆，方才松开。宏庆说，一张一张采，采不过来对吧。梅瑞说，真吓人。汪小姐掸了掸身上说，宏庆真是十三点，硬拖我到稻草里去。康总说，天一黑，宏庆就想抢女人。宏庆说，一抢一拖，女人表面是吓，心里欢喜。汪小姐说，好样子不学，想学插队落户这批野人，到荒山野地做生活，打“露天牌九”。梅瑞说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就是野合。宏庆说，这就是浪漫。汪小姐笑说，我也真想躲起来，预备仔细看一看，梅瑞跟康总的西洋景，想不到，宏庆野蛮起来了。

四个人谈谈笑笑，荡了一段路，最后回房，关了大门，重定位子，继续打牌。台面有了变化，梅瑞是一直放牌，专让康总吃，碰。生牌，嵌牌，样样开绿灯，只看紧了宏庆，嗒不着一张。打到半夜，房子四面漏风，楼上有窗吹开，时轻时响。汪小姐说，宏庆上去看看。宏庆不响。康总拉紧衣领说，有点冷了。梅瑞说，吃夜宵吧，我来烧菜泡饭。汪小姐不响。宏庆说，我来。于是大家停手。宏庆弄了泡饭，四个人吃了。梅瑞自言自语说，夜里，我就跟汪小姐一个房间了。宏庆说，是呀。梅瑞笑说，不好意思，拆散夫妻了，其实，我住厨房间，也可以的。汪小姐笑笑。康总说，我可以住厨房。汪小姐说，厨房万一有蛇虫百脚呢。梅瑞婉然说，其实，我可以跟康总住一间，我睏地板。康总说，当然我睏地铺，我无所谓。听到此地，宏庆笑笑，拣出红中，白板各一对说，大家公平自摸，摸到一对，就同房。汪小姐笑说，又发痴了，十三点。宏庆笑笑，四张牌搓了长久说，摸。梅瑞满面犹豫说，康总先摸。宏庆说，先声明，摸到做到，翻牌无悔。康总摸了牌，翻开一敲，红中。梅瑞说，宏庆摸。宏庆做势，台面上兜了几圈说，让汪小姐摸。康总说，应该叫老婆大人。宏庆说，老婆太年轻，太漂亮。汪小姐不响，表情紧张，慢慢移出一张牌来，一推，白板。梅瑞看定宏庆。宏庆说，看我做啥，摸呀。梅瑞说，为啥我摸。汪小姐笑说，其实再摸一张，就晓得结果了，不许胡调了。梅瑞摸了牌，麻将老手一样，只是捻牌，用力捻好久，不翻。宏庆说，是啥牌，讲呀。梅瑞呆了呆，结果慢慢翻开牌来，白板。开初的热闹，一场虚惊，台面变得冷清。四个人讪讪立起来。汪小姐也就讲定，此地无意久留，明早立刻回上海。

大家各自回房。康总靠定床头说，老天爷有眼，否则这一夜，就闯了穷祸。宏庆说，为啥。康总说，真想得出，摸牌，猜房间，脑子有吧。宏庆不响。康总说，我跟梅小姐住一间，无所谓，如果是跟宏庆老婆汪小姐住一间，明早见了面，我可以讲啥呢，我哪能办。宏庆说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也就讲不清爽了，我就是再三声明，一夜打地铺，汪小姐也证明，两个人，一夜太平无事，宏庆会相信吧，从此以后，宏庆一直横想竖想，要不断思考，永远也想不明白，这一夜真实情况，这对男女，究竟是做了生活，还是各管各，水冷冰清，这一夜，对宏庆来讲，永远是空白，是故事了。宏庆不响。康总说，同样，宏庆如果跟梅瑞一个房间，老婆大人会相信宏庆吧，相信宏庆清白吧，再好的夫妻，也要乱想，夫妻之间，不如朋友，永远不会相信对方。宏庆不响。康总说，做朋友，肯定做不成了，这一夜，永远谜语了。宏庆说，放心好了，我如果摸到这种牌，肯定是“黄和”的。康总说，讲得好听。宏庆不响。此刻隔壁房间，有一张旧式大床，汪小姐，已钻进帐帏深处，梅瑞解开纽扣，慢慢缩进土布棉被里。汪小姐说，这顶床，一定也是周家的，古董店行话，这叫“暮登”，意思是夜里攀登，每夜攀高登远，争当先锋。梅瑞笑说，搞七捻三。汪小姐说，三面镶花板，简直雕刻成一只房间了，难怪旧社会，要三妻四妾，床如果不宽舒，夜生活哪能办。梅瑞轻声说，就算大房二房，也应该是分开的。汪小姐说，不一定了，这顶帐子实在是宽，接待一妻两妾，绰绰有余，三个女人唱台戏，这个周老爷，一定跟不少女人睏过，一到夜里，就不太平。梅瑞

说，不要讲了，我觉得恶阴了。汪小姐说，此地，有过多少男女声音，做过了多少坏事体。梅瑞一吓说，停停停，不要讲了，我觉得，枕头也龌龊了。汪小姐说，嘻嘻哈哈，左拥右抱，左右逢源。梅瑞浑身一抖说，不要吓我了，寒毛竖起来了，不要讲了。汪小姐说，我想想真是可惜，这一趟，阿宝不来。梅瑞不响。汪小姐说，阿宝是不错的。梅瑞曼声说，真要我来讲嘛，康总更有风度。汪小姐不响。梅瑞说，我只是不明白，康总跟康太的关系，还算好吧。汪小姐说，啥意思。梅瑞说，只是随便想到。汪小姐说，康太，实在标致，既漂亮，又温柔，夫妻两个人，情投意合，一辈子像情人，据说夜夜吃交杯酒。梅瑞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所以康总，不可能有外遇。梅瑞不响。汪小姐说，对了，阿宝为啥不结婚呢。梅瑞说，我不了解。汪小姐说，心思太深了，对吧。梅瑞不响。汪小姐说，记得以前谈生意，阿宝真细心，我落座，扶定椅背，我起身，帮穿大衣。梅瑞冷漠说，这算啥呢，最多发几粒糖精片，有啥营养吧。汪小姐不响。梅瑞说，宝总，也就是一般生意人，普通上海男人，康总随和多了。汪小姐不响。此刻，门窗一阵风响，两个女人，各怀心思，灯短夜长，老床老帐子，层层叠叠的褶皱，逐渐变浓，变重，逐渐模糊。

四个人改日回到上海，也就散了。当夜，汪小姐对宏庆说，这个梅瑞，已经不对了，一开口，就是康总了。宏庆说，谈到自家老公吧。汪小姐说，闷声不响，一字不提。宏庆说，这个社会，确实有一种女人，从来不谈老公。汪小姐说，这有啥呢，我照样也不谈呀，现在的社会，当然要谈吃谈穿，谈谈其他的男人呀，但是。宏庆说，啥。汪小姐说，有一种女人，开口就谈情调，谈巴黎，谈吃茶，谈人生，这是十三点。开口闭口谈小囡，奶瓶，尿布，打预防针，标准十三点。一开口，就是老公长，老公短，这是妖怪。宏庆说，为啥。汪小姐说，好像中国是女儿国，独缺男人了，一般女人开不出结婚证，或者全部是乡下女人，城乡分居做钟点工，做瘟生，洋盘，哼，全部独守空房，医生确诊三趟是石女，输卵管堵塞。宏庆缩进被头，伸手一拉，一搭说，老婆，难听吧，老公长老公短这一句，以后少讲讲，男同事听见了，要吃豆腐的。汪小姐腰一扭说，拉我做啥。宏庆说，天不早了呀。汪小姐说，动啥手呢，每天夜里写空头支票，有意思吧。



三

某日下午，康总与梅瑞，坐进了“绿云”茶坊。梅瑞说，我最近不顺心。康总说，国贸确实不顺，有的公司，已经靠贩卖“广交会”摊位，维持生计了。梅瑞说，我是谈自家情况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经常想起上一次的春游。康总说，是吧。梅瑞说，真想不到，我姆妈最近，碰到了过去的老情人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我父母，早已分居了，这个老情人，以前是上海小开，六十年代去香港，八十年代初，跟姆妈恢复了通信，想不到，最近见了面，我姆妈就跟我爸爸吵了，吵离婚，准备去香港，准备跟小开结婚，闹得一塌糊涂。康总说，去香港结婚。梅瑞说，我外公是香港居民，一个人生活，一直想帮我姆妈，办到香港去，现在姆妈碰到香港男朋友，昏头了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讲起来，这是一贯作风，我姆妈初中的阶段读书，就开红灯，天天跟时髦男人去跳舞，五十年代中期，上海跳舞场关门之前，小舞厅真是多，当时就认得了小开，天天出去跳舞，一家一家小舞厅转，一夜跑三四家，根本不稀奇，尤其喜欢，钻到最蹩脚的小舞厅里去混，比旧社会一元十跳的舞场还低级，跳得眉花眼笑，我外婆苦煞，一直不敢写信告诉外公，经常半夜三更，一家一家去寻，哭，后来，外婆就过世了，后来嘛。梅瑞讲到此地，忽然不响了。康总说，上海这个地方，确实奇怪，三十年代，北京，天津，青岛等等，虽然有舞厅，全部是上海去的舞女。梅瑞冷笑说，幸亏我姆妈，不是旧社会的女人，否则，早就做舞女了，一生最崇拜的舞女红星，就是“双丹”，大家闺秀出身，红遍上海的舞女周丹萍，夏丹维。康总说，后来呢。梅瑞怅然说，我像是发了神经病，一开口，就讲私人家庭事体。康总说，书里讲过，女人是比较容易跟不熟悉的男人讲心思。梅瑞轻放茶杯说，康总这样讲，我就不开心了。康总说，为啥。梅瑞说，康总是陌生男人吧，我是轻浮女人吧。康总说，我只是引了别人讲法。梅瑞抿一口茶，眼看康总说，我姆妈，以前搞得我外婆过世，现在开始搞我了，准备搞煞我为止。

提到跳舞，康总想到八十年代，老婆就是跳舞跳来。大学时代，康总是跳舞积极分子，大学里得过奖。以后一次出差到北京，夜里赶到母校，看望同窗，即当年的舞会王子。两人到南草坪见面。康总发现，校园深处的熟悉彩灯，仍旧闪烁不止。康总说，周六还有舞会呀。王子说，是呀，小康现在做了老板，脚头更痒，还是彻底不痒了。康总说，长远不跳，几乎忘记。王子笑笑说，基本功，哪里会忘呢，今夜再去跳一跳。康总说，可以，但我只坐不跳，旧社会舞厅讲法，“摆测字摊”，是看一看，回忆过去时光，也就满足了。王子笑笑，两人朝舞场走，接近门口，王子拉了康总说，小康，会看女人吧。康总说，啥。王子说，目前女青年，跟多年前不同了，当时独钟文化男人。康总说，现在呢。王子说，市场经济，懂不懂，女人已经挑三拣四，小康走进场子，眼睛要仔细看，现在大学舞场，除了本院女学生，不少是院外来的女青年，女居民，因此要看打扮，气质，如果对方是女学生打扮，小康上去邀请，可以自称，是大学后门小饭店的小老板。如果对方小家碧玉，穿着亮眼，有骄娇两气，基本是外面进来的社会小女人，小康就自称本校副教授，百试百灵。康总笑说，这为啥。王子朝康总肩膀拍一记说，真不懂，还是装糊涂。康总不响。王子说，这就是互补，懂了吧，现在，已经不时兴跳到结束了，转几只曲子，就可以带出来，如果小康讲得妙，对方就跟得快，两个人先吃一点饭，然后嘛，样样可以直接一点，懂了吧。康总一吓。王子说，多跳有啥意思呢，坚持到结束，一般是癌症俱乐部的人。康总想到此地，发现梅瑞眼圈一红，低头从手

袋里摸出一封照片，放到茶几上。梅瑞说，这是姆妈让我印的，简直不像样，不像腔了。康总一看，一套舞场全身照，年近五十的风韵女人，玉色摹本缎子裙，腰围绝细，双峰丰隆，S身段，娟媚夺目，添一分太荤，减一分太素。有几张双人照，女人紧靠一个微黑男人，五十岁超过，双肩平阔，V领玄色舞衣，国标软底舞鞋，浑身抖动热气，真正的男人，面孔有几条汗光，比较得分，微黑男人，铁骨钢筋，眼神有电。压底一张，是舞间拥吻近照。康总觉得，每一张拍出了神彩，亚洲人的接吻镜头，面部结构与白种人不同，容易变形，肉欲成分多，这张照片，恰到好处，并不低俗。康总说，令堂大人年轻，男朋友也MAN，配的。梅瑞说，瞎讲有啥意思，我姆妈，近六十的老女人了，男朋友小两岁，拍得这副样子，是有意想刺激我爸爸，让我转交到爸爸手里，为了离婚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就像两条大王蛇，吃了春药了。

茶室外面，雨迹滞檐，芭蕉滴动。康总吃一口茶。梅瑞说，难为情，刚刚落座，我就发作了。康总说，我理解。梅瑞说，本想讲点别的，讲一讲乡下散步，两个人看月亮，根本不想提姆妈。康总说，父母事体，小辈只能旁边看。梅瑞叹息说，我姆妈比较特殊，从小麻烦不断，要穿，要打扮，我外公讲起来，每天背后，跟定一串大闸蟹。康总说，以前我认得一位跳舞王子，现在，我看到了跳舞皇后，还有跳舞皇帝，印象深刻。梅瑞失笑说，我最不放心，就是这个皇帝，跟我姆妈，八十年代恢复通信，当时我姆妈，每一次到香港看外公，想跟小开见面，小开不是去了日本，就是新加坡，多少年来，小开一直回避见面，想不到有一天，姆妈经过南京路，面对面恰巧就碰到了小开，怪吧，两个人，当场停到马路上发呆，我姆妈的眼泪，就落下来了。康总说，像电影。梅瑞说，就此，姆妈盯牢小开不放，缘分到了，刀也斩不开，做梦也叫小开名字，但还是吃不准小开的心思。我姆妈讲，小开确实想不到，姆妈的相貌，仍旧漂亮，一定是不相信姆妈的照片，见了面，懂了，两个人热络了一个多礼拜，之后，小开请客，姆妈带了我，到“新雅”吃夜饭，这天我一进饭店，觉得小开的眼神，比较怪。我讲，我是称呼香港爷叔，小娘舅，还是小开。姆妈讲，马上要叫爸爸了。小开笑一笑讲，叫小开，我比较自然。我姆妈讲，叫爷叔，叫小娘舅也可以。小开笑笑讲，叫我小开，就年轻一点。我当时不响。从此，我就叫小开，后来晓得，这天夜里，我姆妈已经吃醋了。过了几天，小开跟我打电话，要我劝劝姆妈，不要急于离婚，这对大家比较好。但我一劝，姆妈一触三跳，爆发了。我姆妈讲，夫妻不和，长期分居，离婚结婚，总有一天要爆发。我讲，啥叫爆发，世界大战叫爆发。姆妈讲，不叫爆发，叫第二春，可以吧，等于一季开两次桃花。康总说，等于一年采两次明前茶。梅瑞说，我讲了，第二春好，霞气好，交关好，但如果小开心里，一直想“四季如春”呢，这哪能办。我姆妈讲，我不管的，我要离，也要结，是正派女人，心里一定发痛。我对姆妈笑笑讲，小开不想结婚，肯定是不甘心，也许一年的精力，真要当四年用呢，就像我的老客户阿宝，一直是独身，专门到外面瞎混，还有一个律师沪生，喜欢半吊子婚姻，老婆早就去了外国，无所谓，专门乱混，即便劳民伤财，仍旧坚持基本原则，一点不动摇，有啥办法呢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老毛最高指示， 天要落雨，娘要嫁人， 我有啥办法，少管为妙，但心里烦。康总不响，眼看窗外，雨打芭蕉。梅瑞说，我讲到现在，康总一声不响。康总迟疑说，我讲啥呢。梅瑞粲然说，随便呀，我样样想听。康总支吾说，我觉得，梅瑞还是耐耐心心，多做工作，当然，也可以眼不见为净，我真的讲不好。梅瑞不响。

第

叁

章



壹

阿婆篦头发。蓓蒂说，阿婆为啥哭。阿婆不响。蓓蒂说，我已经乖了。阿婆说，梦到我的外婆，心里急，一口痰吐不出来了。蓓蒂说，阿婆的外婆，叫啥。阿婆说，我外婆的楠木棺材里，摆了两幢元宝，昨天夜里，棺材钉子穷跳，一定有事体了，我看到我的外婆，孤苦伶仃，只剩四块棺材板，一副老骨头，像一根鱼。蓓蒂说，一条鱼。阿婆说，我真想马上回绍兴，一定要扫墓了。蓓蒂说，老太婆逃难的故事，讲讲看。阿婆说，讲过几遍了。蓓蒂说，长毛倒台了，大家穷逃。阿婆说，我外婆，是南京天王府的宫女，当时每天，已经用老荷叶水揩面，揩得面孔蜡黄，像死人，有一天，悄悄钻进一只脱底棺材，几个差人杠出去，半路上，棺材盖一开，门房朝里一看讲，死挺了，棺材杠出南京城外，底板一抽，我外婆就跌出来，马上朝南面逃，逃啊逃，身上带了不少元宝，外婆逃不快。蓓蒂说，假的。阿婆说，一句不假。蓓蒂说，上一趟讲，是溜出皇宫，正巧碰到正宫娘娘，出来吃馄饨，吓得不轻。阿婆一拉被头说，蓓蒂，还是起来吧，不要赖床，快去读书吧。蓓蒂跳起来说，做啥，这是香港明信片呀，我要的呀。蓓蒂从阿婆手里抢过一张卡片，压到枕头下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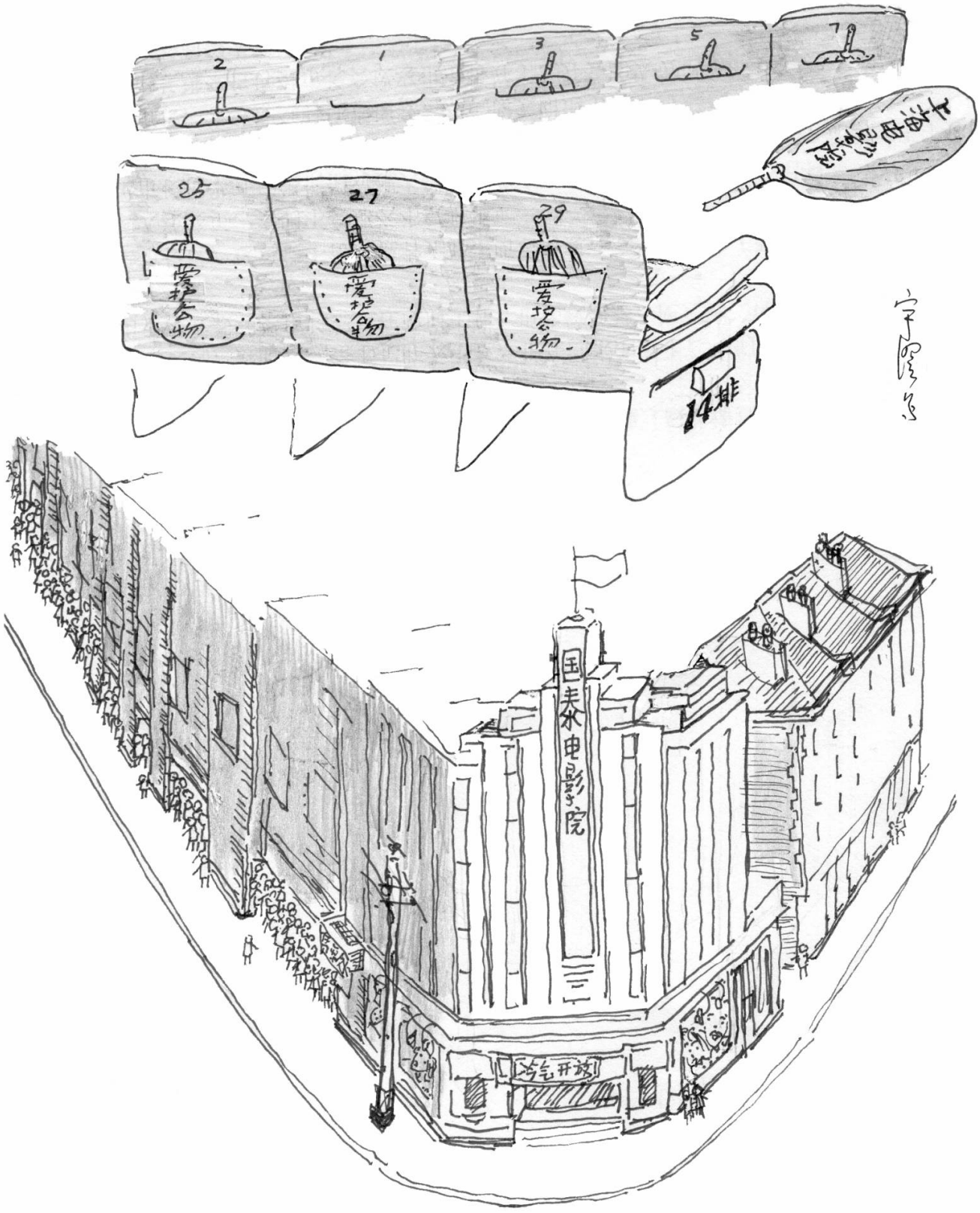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阿宝收到一叠香港风景明信片。哥哥信里讲，可以当圣诞卡寄朋友。阿宝让蓓蒂选了几张，沪生要两张。蓓蒂最后选了一张，天星小轮，维多利亚港风景。阿宝仔细写，祝蓓蒂小姐，圣

诞快乐！小姐两字，是蓓蒂的要求。蓓蒂高兴接过。沪生选的一张，寄茂名路邻居姝华姐姐。另一张，飞机即将降落启德机场，逼近楼宇的明信片，沪生想了想，写了地址， 上海大自鸣钟西康路某弄5号三楼，旁边一栏里写，小毛，最近好吗，好久不联系了，我几次想来大自鸣钟，也想去苏州河。新年快乐。 蓓蒂说，写圣诞快乐。沪生说，我爸爸讲了，资本主义迷信，中国人不承认。蓓蒂转身不响。阿宝写了一张送祖父，一张送亲孃孃宋老师，问候新年安好，放进思南路前门信箱里，也为淑婉姐姐写一张，蓓蒂送过去，带回几张电影说明书。当时每部电影，印有说明书，观众进场可以领到。蓓蒂父母，收集了十多年电影剪报，阿宝见过，满满几大盒，数量相当可观。蓓蒂只收集电影说明书。蓓蒂说，我爸爸妈妈，当时去“大光明”看电影，刚巧两人并排座位，也就攀谈起来，结婚了。阿婆说，爸爸妈妈，是同班同学，读中学就谈了。蓓蒂说，爸爸坐进“大光明”，看见妈妈手里有说明书，就借过来看，两个人就笑了。阿婆说，这两个人，到底是看电影，还是拍电影，做戏，做眉眼。蓓蒂说，是真的呀。阿婆说，瞎三话四。蓓蒂说，两个陌生人，说明书只剩一张了，有借有还。阿婆说，像煞有介事。蓓蒂跳起来，去拉阿婆。阿宝说，蓓蒂。阿婆说，乖囡，不要吵呀。阿宝笑笑。

蓓蒂喜欢电影。思南路堂兄，堂姐姐喜欢看电影。淑婉姐姐，也是电影迷。附近不少“社会青年”，男的模仿劳伦斯·奥立佛，钱拉·菲立浦，也就是芳芳，包括葛里高利·派克，比较难，顶多穿一件灯笼袖白衬衫。女的烫赫本头，修赫本一样眉毛，浅色七分裤，九分裤，船鞋，比较容易。男男女女到淑婉家跳舞，听唱片，到国泰看《王子复仇记》，《百万英镑》，《罗马假日》。夜场十字路口，就是舞台，即便南面的复兴中路儿童图书馆一带，也看得见国泰门口雪亮的灯光。男女结伴等退票，等于摆一种身段，不疾不徐，黄牛看见这批人，只能避开，三分是等人，也像约会，轻轻靠近，问一句，票子有吧。对方一看，斯文，白衬衫，西装裤两条笔挺烫缝，连身裙，清爽洁白，裁剪窈窕，相当时髦，上海人讲，坐有坐相，立有立相，有面子，有档次，醒目。拿出余票，对方轻轻一声，谢谢。收票动作比黄牛慢。这类青年，常常连买几场，连看几场。淑婉姐姐说，我可以钻进电影里，也就好了，死到电影院里也好。阿宝说，为啥。淑婉说，我情愿，一脚跨进电影里去死，去醉，电影有这种效果，这种魔法。阿宝说，反复看电影是因为，淑婉爸爸有钞票。淑婉笑笑。

有一个阶段，市面上放出《红菱艳》，《白痴》，《白夜》，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。买《红与黑》，连夜排队，每人要编号，不承认菜场摆篮头，摆砖头办法。阿宝与蓓蒂爸爸也排过队，每人限买两张。队伍顺锦江饭店沿街走廊，朝北一路排开。阿宝看到一批熟人，堂哥堂姐来得稍晚，淑婉与几个时髦朋友也来了，三五成群，马路聚会。堂哥手托一个微型日本半导体收音机，身体动来动去，跟同伴讲不停。半导体收音机，细小文雅，极其少见，直到七十年代初，逐渐开始流行国产货，包括后期的“三洋”两喇叭，四喇叭，总是粗野。淑婉讲过，与外面世界比较，上海完全落伍了，一塌糊涂，赤脚也追不上了，时代所谓时髦，这群人的表现，等于再前的几年，西方人看球赛，仍旧保守，正装出席，是文雅时代的尾声。队伍一动不动，蓓蒂爸爸不响，阿宝比较无聊，无意之间，提到苏联新电影《第四十一》。蓓蒂爸爸不响。阿宝说，女红军看守白军俘虏，孤岛，孤男孤女。蓓蒂爸爸说，开始是敌对，后来调情，结果变成好情人，最后，海里出现白军兵船，俘虏喊救命，让女红军一枪结果性命。阿宝不响，想起电影结尾，女红军抱紧死人，背景是女声合唱，

蓝眼睛，蓝眼睛，我的蓝眼睛 。队伍一动不动，阿宝讪讪说，我比较感动。蓓蒂爸爸不响。阿宝有点窘。蓓蒂爸爸拉了阿宝，走到墙角，轻声说，一个女人，为了阶级感情，枪杀好情人，这是一本宣传暴力的共产电影。阿宝说，暴力。蓓蒂爸爸说，这是老名词，法国宣传暴力革命，英国是“光荣革命”，共产是。蓓蒂爸爸讲到此地，一个女警察路过。两个人不响。之后，蓓蒂爸爸说，这种电影，只有女权分子喜欢。阿宝说，啥。蓓蒂爸爸说，老名词，女权主义传进中国，四十年了。阿宝不响。蓓蒂爸爸压低声音，一字一句说，苏联人里，肖洛霍夫最血腥，为了主义，可以父子相杀，相残，写了多少害人故事。阿宝不响。蓓蒂爸爸说，阿宝为啥感动呢，讲讲看。阿宝说，嗯，我么。蓓蒂爸爸说，这是动了坏心机的片子。阿宝不响。队伍动了一动。蓓蒂爸爸说，茅盾《三人行》，写女人心理变态，朱光潜《变态心理学》，写弗洛伊德，算啥呢，根本不算啥，《第四十一》，真正的变态，阿宝将来会懂的。



| 国泰电影院买票队伍，顺锦江饭店街廊朝北排开，该廊现辟为店面。在1961年，少数头轮电影院才有冷气，“上海电影院”是三轮影院，以纸扇消暑。|

每次经过国泰电影院，阿宝就想到这段对话。茂名路，以后花园饭店到地铁口的绿叶围墙，其时只是一长排展览橱窗，曾经拍进《今天我休息》结尾。男主角解开水果篮，苹果骨碌碌从远处滚向镜头，紧接夜景，茂名路一排展览橱窗，长排夜灯。男主角背朝镜头，骑脚踏车，朝淮海路远去，音乐起来，字幕出现“完”，影院大亮，四周噼里啪啦翻座垫，一切模糊，成为背景。蓓蒂爸

爸也模糊起来，成了背影。年龄，是难以逾越的障碍，一道墙壁，无法通融，产生强烈吸引。此刻，楼下请来校音师，传出高音区几个重复音。阿宝娘稳坐长沙发，结绒线，身边是翻开的《青春之歌》。楼下琴声不断。阿宝坐到沙发上，拖过书来。麻雀细声鸣叫。弄堂里，嘶哑喉咙喊了一句， 修洋伞 。阿宝翻书，身边是结绒线的声音。阿宝娘凑过来看书，带了雪花膏香气，读了一句说， 爱情的苦闷 ，啥意思。阿宝不响。阿宝娘说，啥叫苦闷。阿宝动一动身体。安静之中，棒针互相的摩擦声。楼下又是钢琴高音区响声。 修洋伞，洋伞修吧。 阿宝翻几页，内心气恼，放了书就走了。阿宝娘读出的句子，大概是另一页，阿宝看不见，但读出声音来，尤其以上海话读，阿宝感觉到讨厌，像是看清阿宝的变化。收音机有一句沪剧台词， 刘小姐，我爱侬 。上海人提到爱，比较拗口。一般用“欢喜”代替，读英文A可以，口头讲，就是欢喜，喜欢。《第四十一》有一句台词，中尉对女红军玛柳特卡说， 我不是生来当俘虏的，我家墙上四面都是书，我是从书里看到的。爱情的苦闷， 同样是书里看到的，是书里印的字。阿宝觉得烦恼，下楼走到皋兰路口，想不到，迎面碰见了小阿姨。阿宝招呼了一声。小阿姨神色凄苦，手拎一只蒲包，讪讪说，小阿姨带来一条鳜鱼。阿宝不响。小阿姨是阿宝娘的妹妹，苦命女人，多年前，与一个落难公子离婚，与虹口户籍警察结婚，生了两个小囡。结果户籍警，就是小姨夫，借工作之便与一个女居民轧姘头，当时叫“搞腐化”，丈夫是海军，女居民突然有孕，“破坏军婚”，小姨夫判三年劳教。小阿姨全家，立刻就迁回浙江老家小镇落户，这是上海市对待无业妇女，罪犯配偶的常规办法。小阿姨讨厌乡镇生活，习惯上海，有多少次，哭哭啼啼寻到皋兰路来，有时拖了两个小囡同来，住个几天，父母劝慰几天，仍旧哭吵不止。有天夜里，一部救命车拼命摇铃，冲到阿宝家门口，两个医工七手八脚，装了小阿姨的担架，呼啸而去。这天是小阿姨想不开，吞了五包白磷洋火头子，决定自杀。



贰

邮递员送来明信片，理发店李师傅看了看，照片朝外，插到镜台前面，自称与香港有来往。当时上海首开日本商品展览会，照片里的香港，让上海人心思更为复杂，男女客人看得发呆。三天

后，明信片回到小毛手里。李师傅说，图章是本市，照片是香港，我真看不懂，我看糊涂了。小毛不响，走进隔壁长寿路邮政局，买了一张两分明信片，按照沪生留的拉德公寓地址，旁边写一句，沪生，我是小毛，谢谢沪生写信来，有空来看我。祝快乐。 这是小毛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。这天小毛回到楼上，小毛娘立于三层阁楼的门外，烧了小菜，封煤炉。小菜简单，芹菜炒豆腐干，红烧萝卜两样。通常是夜里，小毛到大自鸣钟菜场，摆一块砖头，第二天一早，小毛娘，或者小毛，寻到砖头，排队买芹菜，萝卜，豆制品记卡供应。此刻小毛娘说，为啥又赖学，吃中饭就逃回来，老师会咬人吧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我马上跟毛主席讲。小毛说，我肚皮痛。小毛娘说，放屁，男小人，肚皮痛啥呢，哥哥姐姐成绩好，小毛呢，我白白里养了。小毛说，肚皮又痛了。小毛趴到眠床上。小毛娘说，姆妈做死做活，做夜班，只买一分面条子，加一分葱油，一分酱油，就算食堂里开荤了，比赛结纱头，做到骨头痛，做不过一只江北小娘皮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读书好，将来就做技术员，做厂长，玻璃写字间里吃茶。小毛说，又讲了。小毛娘盖了镬子说，去吃杯热开水。小毛说，嗯。此刻，老虎窗外，日光铺满黑瓦，附近一带，烟囱冒烟，厂家密布，棉纺厂，香烟厂，药水厂，制刷厂，手帕几厂，第几毛纺厂，绢纺厂，机器厂钢铁厂，日夜开工。西面牙膏厂，如果西风，“留兰香”味道，西北风，三官堂桥造纸厂烂稻草气味刮来，腐臭里带了碱气，辣喉咙的酸气，家家关窗。

小毛与同学建国，是从叶家宅回来，两人拜了拳头师父，已经学了半年“形意”。拳头师父的房间，北临苏州河，缺少竖桩地方，水泥地画了白粉笔小圆圈，用来立“浑圆桩”，养气。这天拳头师父穿一件元青密纽打衣，对两个徒弟说，整劲，要到桩头里去寻，体会到，感觉到了力道，就有进步。建国闷声不响，因为偷同学三本连环画事发，惊惶失措。拳头师父笑说，猪头三，这也会吓，同学真要打，建国要记得，不可以打面孔，鼻青眼肿，老师会发觉。建国不响。小毛说，如果是三个同学，冲上来一道打，我要挡吧。师父说，要看情况，眼睛要睁圆，看来看去，容易眼花，拳头敲过来，再痛也不许闭，不许抱头，不可以吓。小毛说，四个人扑过来呢。师父说，记得，盯牢一个人用力，懂了吧，人多，不管的，拳无正行，得空便揎，盯牢一个人揎，一直揎到对方吓为止，即使头破血流，也要揎，要掇，拳头出去，冰清水冷，掇到北斗归南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宁敲金钟一记，不打破鼓千声。小毛想到班级的场面，血涌上来。师父说，不要吓，月缺不改光，箭折不折钢，腰板要硬扎，懂了吧，现在先耐心练，五行拳单练。小毛说，听到了。师父说，之后再练劈拳，自家去寻力道，如果寻到了，再练别的。小毛与建国点头，各人拿出两包劳动牌香烟。师父讲，小赤佬，香烟我至少吃马头。小毛说，我以后会买“红牡丹”，“蓝牡丹”让师父吃的。建国说，有了零用钞票，我先把师父用。师父说，记得就可以，我看表现，如果拳头练不好，我要掴的。小毛点头。师父说，打人功夫，师父将来教，现在先用力道想，气力集中到脚底板，小臂膊上面，记牢。小毛说，记牢了。建国说，师父，一刀草纸摆到骨牌凳上，我打了几天，草纸打出一个洞，结果吃了爸爸一顿生活，我不后悔。师父不响。

武宁路桥堍，是小毛爸爸的上钢八厂，电铃一响，开出装满热烘烘钢条的加长卡车。铁丝网围墙里面，每夜是红蛇一样的钢条直窜。小毛端起饭碗说，老师要我写作文，写父母工厂情况。爸爸放了绿豆烧瓶子说，工厂跟工人，最好写了，以前车间里，播一首歌，只有一句， 一千零七十万吨钢，呀呼嘿，一千零七十万吨钢，呀呼嘿。 厉害厉害，当时中国，要超英国，马上就超英国

了，要一千零七十万吨钢，就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了，要啥是啥。小毛说，为啥不超美国。小毛爸爸说，美国赤佬，少爷兵，只会吃罐头午餐肉，超了有啥意思呢，上海懂吧，一向是英国人做市面。小毛说，法国呢。小毛爸爸说，等毛主席开口呀，领袖响一句，啥人是对手呢，中国，马上是世界第一名，花楼第一名了。小毛娘讲，不要讲了，吃饭。小毛爸爸放下酒杯说，金口不可以随便开，金口一开，事体好办。小毛娘说，几时几日，老酒可以戒。小毛爸爸不响。小毛娘说，世界上面，男人只晓得加班，开会，吃老酒，只有领袖懂我心思，晓得我工作好。小毛说，嗯。小毛娘说，姆妈一直是有错的，有责任，想到了领袖，心里就平了，原谅车间里几只骚货，我舌尖头想讲啥，领袖早已经明白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小毛，就写一写姆妈，可以吧。小毛点头。小毛娘说，几年里轮不到劳动模范，眼看别人得奖状，搬到棉纺新村，住新工房，姆妈为啥不气，不吵。小毛爸爸说，老皇历，不要翻了。小毛娘说，要是别人，吵到地上打滚，出娘倒皮，骂山门，哭天哭地，姆妈为啥做不出来。小毛说，为啥。小毛娘说，荣耀不归我，归领袖，想到此地，我有啥委屈。小毛说，为啥女工经常吵。小毛爸爸说，女工只计较小问题，男工阴私，表面大方，最有野心。小毛说，为啥机修工，全部是男人呢。小毛娘说，机器里爬上爬下，过去讲是不体面，难看的，不方便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揩眼睛说，我当然也委屈，只是姆妈，这辈子要理解人，一生一世，要帮人。小毛说，我记下来了。小毛看一眼领袖像，想起前天，银凤忽然走上楼来，看看五斗橱上这张像，银凤一笑说，比居委会还大呀。小毛说，姐姐，有啥事体。银凤说，姆妈呢。银凤的碎花薄棉袄，胸口臃肿，纽扣松开，露出里面垫的厚毛巾，小毛一看，银凤面孔一红，掩紧说，我走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就下去了。这天夜里，父母做夜班，西康路24路电车，当当当，开了过去，听见二楼爷叔一声咳嗽，银凤上下楼梯，接水，然后变静。老虎窗外面，北风寒冷，听见西康桥方向，夜航船马达声，船笛声，苏州河叶家宅一带，河对面一长排粪码头，岸边的空舱粪驳子，吃水浅，甲板摇摇晃晃，高过防汛墙。小毛眼睛有点酸，弄堂隔壁西康路小菜场，即便困难时期，过几个钟头，郊区送菜的黄鱼车，带鱼车，就要集中到达，一直吵到天亮，长寿路两边，东北西北，无数工厂中班夜班交接。大自鸣钟居民十五支光电灯，一盏盏变暗，夜深了，棉被开始发热。



叁

礼拜天下午，沪生走进大自鸣钟弄堂，理发店大门口，有两个小姑娘跳橡皮筋，一个是大妹妹，另一个是隔壁弄堂兰兰。沪生看看门牌说，我寻三层楼小毛。兰兰说，我来带路，小毛功课做不好，罚写字了。两个小姑娘，领沪生进了店堂。收音机播放本滩，丁是娥《燕燕做媒》，悠扬至极。沪生走过一排理发椅子，到二楼，一扇房门敞开，银凤抱了囡囡吃奶，上三楼。小毛听到响声，挡到门口，警惕说，做啥，快下去。大妹妹说，人客来了呀。此刻，小毛看到了兰兰背后的沪生，相当高兴。两人到方台子前面，刚讲了几句，小毛一回头，大妹妹与兰兰手脚更快，拉开碗橱，每人捞了一只红烧百叶结，一块糖醋小排。小毛气极说，快点滚，滚下去。两个小姑娘一串银铃，飞快跑过沪生身边，乒乒乓乓逃下楼去。沪生笑笑，看老虎窗外，满眼是弄堂屋顶，两人讲了几句，也就下楼。二楼银凤拉开囡囡，胸口一掩说，出去呀。小毛说，这是我朋友。沪生朝银凤点点头。

两人到底层，出了后门弄堂，顺西康路，一直朝北走。沪生讲到了大妹妹与兰兰。小毛说，一对馋胚。沪生说，我认得一个小姑娘，年龄比兰兰小，弹琴三心两意，喜欢看男女约会，荡马路。小毛说，这比兰兰懂事多了。沪生说，讲到脾气文静，我原来邻居姝华姐姐，不声不响，只欢喜写字，抄了几本簿子。小毛说，我喜欢抄武打套路，古代名句。沪生说，姝华姐姐抄诗，一行一行的小字。小毛说，我同学建国，专抄语文书里的诗，比如， 天上没有玉皇/地上没有龙王/我就是玉皇/我就是龙王 这种，沪生说，这种革命诗抄，我爸爸晓得，一定会表扬。小毛说，干部家庭的人，讲起来差不多，我同学建国的爸爸，是郊县干部，发现农村方面句子，要让建国抄十遍，像比如，树老根多/人老话多/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。 沪生说，这篇诗，我只记得一句， 三根筋挑着一个头。 小毛一笑。沪生说，我爸爸讲了，这是新派正气诗。小毛说，讲正气，就是宋朝了。沪生笑笑不响。两个人走到西康路底，前面就是苏州河，首次逼近，沪生比较振奋，西晒阳光铺到河面上，正逢退潮，水上漂浮稻草，烂蒲包，菜皮，点染碎金，静静朝东面流。两岸停了不少船家，河中船来船往，拥挤中，一长列驳船，缓缓移过水面，沪生想到了四句，背了出来，

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，

随之于流水倏忽的消失。

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，

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。

小毛说，外国人写的。沪生说，姝华抄的。小毛不响。沪生说，是姝华一个表哥写的。小毛说，我听不大懂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此地东面，是洋钿厂，洋钿厂桥，再过去，潭子湾，工人阶级发源地。沪生说，我晓得，这叫江宁桥，前面沪杭线，铁路与苏州河贴近，洋钿厂，就是造币厂，苏州河到此弯向南面，铁路一直朝东，当中是洋钿厂，一幢西洋大房子，像柏林国会大厦。小毛说，大妹妹的娘，以前每日坐定这间房子里，做铅角子，壹分，贰分，伍分，哐噔，哐噔，机器

一响，角子堆成山，后来生病，不做了。沪生说，难以想象。小毛说，角子，等于一堆一堆白石子，厂里一分不值，等于一堆螺蛳壳，我对大妹妹讲，如果让我抓一把，就好了。大妹妹笑笑，一面一个酒窝。沪生说，兰兰笑起来，也好看。小毛说，假使是夏天，现在就去爬洋钿桥，跳桥头。沪生说，我不敢。小毛说，“插蜡烛”，可以吧，两脚朝下，双手抱紧，眼一闭朝下跳。沪生说，等于跳伞，我父母是空军，这要训练。小毛说，讲到军队，现在比不过宋朝。沪生说，宋朝，有轮船飞机吧，可以马上解放台湾吧。小毛说，可以呀，章回小说可以写呀，台湾城，高收吊桥，一声炮响，一队人马杀来，旗上一个“沪”字，鼓声再响，沪生爸爸拍马赶到，高喊一声，蒋家老贼，快快开门受死，免得本官动手，生灵涂炭。沪生笑笑。小毛说，我认得一个老头子，住“上只角”，淮海路的钱家弄，手里有几百本旧社会连环画，借看，一本三分，有兴趣吧。小毛摸出一本《平冤記》，开头印“朝中措”词牌，繁体字， 幽姿不入少年場，無語只淒涼，一個飄零身世，十分冷淡心腸。江頭月底，新詩舊恨，孤夢清香。 沪生摇摇头，不感兴趣。小毛扫兴。两个人话题散漫，走到船民小码头，沪生买了油墩子，两人慢慢吃。河上传来拖驳的汽笛，两长一短。对面中粮仓库，寂静无声，时间飞快，阳光褪下来，苏州河变浓，变暗。沪生说，有空来拉德公寓。小毛答应。两人离开河岸，逛到24路终点站，小毛目送沪生上了电车。

这天小毛娘早班回来，理发店王师傅讲苏北话说，家来啦。小毛娘讲苏北话说，嗯哪。王师傅说，小毛才刚出去。小毛娘说，到啦块去了。王师傅说，跟一个同学，一块出的门。小毛娘说，啦个同学呢。王师傅说，戴眼镜的小子。小毛娘气极说，小赤佬，讲定不出门，脚头子又痒了，橄榄屁股坐不稳。小毛娘咚咚咚上楼。二楼爷叔房门关紧。银凤开门说，阿姨，进来呀。小毛娘说，啥事体。银凤说，进来讲。小毛娘进去，银凤关房门。摇篮里，囡囡刚醒，眼睛东看西看。小毛娘引弄囡囡。银凤轻声说，想问阿姨一桩事体，难为情开口。小毛娘说，跟阿姨讲。银凤低鬟不响，之后，胸部慢慢一抬说，我实在太胀了。小毛娘看了看说，啊呀呀，日长夜大，越来越大了。银凤轻声说，邻居隔壁看见，实在是难看，重也是真重。小毛娘说，囡囡享福。银凤说，太多了，囡囡吃不光，衣裳一直湿，囡囡一哭，就漏，垫毛巾来不及。银凤解开纽扣，白皑皑如堆玉雪，等于滑出两团热气，滚满房间。小毛娘撂起袖子，凑近一搭说，要命了，厂里一百来人的汰浴间，也少有少见，太扎足了。银凤说，是呀。小毛娘说，不要紧，按照老法，敷一点芒硝，会适意的，会退。银凤掩了衣襟。小毛娘说，海德要是回到身边，倒可以相帮吃一点。银凤面孔涨红说，我姆妈讲了，假使邻居小囡肯吃，也可以的。小毛娘说，做女人真难呀，奶水少，急煞，奶水多，苦煞。银凤沉吟说，阿姨，要么我让小毛来吃，我情愿的。小毛娘不响。银凤说，每天两趟，早上夜里。小毛娘发呆说，小毛一直是瘦，吃下去，是补的，只是，小毛已经大了，不像腔。银凤说，我想过了，我是肯的，不关的，就怕小毛难为情。小毛娘苦笑说，让我想一想，不要急。银凤说，实在胀得没办法。小毛娘慢慢回到楼上。到了黄昏，小毛从西康路慢慢回弄堂，兰兰见了就说，快回去呀，上面喊了十七八趟小毛了，野到啥地方去了。小毛说，急啥。兰兰说，抽屉里，一定少了粮票钞票，是小毛拿的，肯定要吃生活了。小毛说，我姆妈从来不打人的。小毛上楼，刚踏进房间，小毛娘一把拖过来，头上一记麻栗子。小毛娘说，小侬个赤佬，死哪里去了。小毛捂头说，为啥打人呀。小毛娘说，为啥不写字。小毛说，来了一个同学。小毛娘说，白脚花狸猫，养不家了，姆妈我下班走进房间，只见一只空台子。小毛说，好好讲嘛。小毛娘说，我总以为，小毛还小，还是一个可以吃奶

的小囡，姆妈不舍得打，现在看来，脚骨硬了是吧，到处去野。小毛说，打人是不对的。小毛娘说，太气人了。小毛说，再有道理，可以开口讲嘛，动手做啥呢，领袖从来不打人的。

第四章



一

该日梅瑞与康总吃茶，谈到阿宝与沪生到处乱混的阶段，沪宁公路上，阿宝连打几只喷嚏，旁边沪生也打喷嚏。公务车开得飞快。陶陶从后座递来纸巾说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夜里要应酬，两位保重。陶陶身边，是投资客户俞小姐，此刻抽了一张纸巾，鼻前一揿说，雨越来越大了，到了苏州，会不会小一点。陶陶说，放心，马上会停，一切安排好了。俞小姐说，这趟去苏州，到底有啥内容。陶陶说，就是应酬。俞小姐说，我不相信。陶陶说，我重复几遍了，苏州老朋友好客，就想结交几位上海老总。俞小姐摆摆手，接了几只电话，怫然不悦说，刚离开上海，麻烦就来。陶陶说，不开心了。俞小姐不响。陶陶说，开心一点。俞小姐轻声说，我跟陶陶，是讲不明白的。陶陶说，做人要乐观。俞小姐不响。前排沪生说，既然出来了，就算了。俞小姐说，嗯，是呀，我是看沪先生，宝总的面子。前排阿宝说，谢谢。陶陶说，我也有面子，几个做外贸朋友，人人晓得宝总大名。俞小姐说，我最讨厌陶陶了，做生意，目的性强，一有事体，就跟我死来活来，缠七缠八，蟹老板趴手趴脚的脾气，不会改了。沪生笑说，大闸蟹，钳子一夹，无处可逃。俞小姐笑说，是呀，

陶陶的钳子，太厉害了。俞小姐讲了这句，后座窸窸窣窣，然后啪地一记。俞小姐压底声音说，碰我做啥。

车子开到苏州干将路“鸿鹏”大饭店，雨停了。四人下车，进包房。老总迎候，大家落座。老总说，久仰各位大名，路上辛苦，陶陶是我多年兄弟，大家先坐，我敬一杯。于是大家吃吃谈谈。老总酒量好，爽直，副手姓范，十分热情。一顿饭下来，老总只提起一个内部开发计划，如果参与，不论数目多少，回报率高。老总每谈此事，陶陶也就跟进，称某人某人因此发了横财。范总打断话题说，内部朋友合作，外面多讲不合适。这顿饭，老总进来出去，相当忙，外面多桌领导或朋友，也要敬杯，也常有客人进来，向老总致敬。散席后，范总陪了四人上车，到一家宾馆，约定明日再会，也就告辞。四个人走进大堂，沪生对陶陶说，吃饭是好场面，但这个地方，基本像招待所。俞小姐面色阴沉。陶陶说，范总打了招呼，客人太多了，房间一时调不出来，隔天就换地方。沪生与阿宝进房间，倒两杯茶，坐下来只讲了几句。听到隔壁大吵，是俞小姐声音。过了一阵，陶陶推门进来说，不好了，俞小姐要回上海了，两位帮帮忙，劝一劝。

三人跑进隔壁房间，俞小姐大为光火说，这种垃圾房间，我不住的，现在，我立刻就转去。陶陶说，俞小姐，来已经来了，千万克服一夜，明朝再讲。俞小姐冷笑说，哼，做戏让我看，这个苏州老总，根本就是垃圾瘪三，还想骗我。大家一吓。俞小姐说，啥狗屁的投资回报，啥高级领导开发项目，看人，我看得多了，懂的。陶陶说，轻点呀。俞小姐说，这种旧床，这种旧被头，旧枕头，我碰也不会碰，现在马上回上海。陶陶上去拖，俞小姐一犟说，路上我就想了，这次出来，一定不开心的，认得陶陶，我上当还不够多，我十三点。陶陶不响。俞小姐说，沪先生，宝总，大家一道回去，回上海，现在就走。陶陶说，俞小姐，总归要把我一点面子嘛，气性太大了。俞小姐不响。场面尴尬。阿宝拉了陶陶，到走廊商量，最后陶陶说，也好也好。于是，阿宝与沪生回了房间，隔壁还是吵，但后来，听见走廊一阵说笑，脚步声音。沪生说，两个人做啥。阿宝说，我请俞小姐出去住了，四星五星也可以。沪生说，俞小姐吵归吵，笑归笑，比较难得。阿宝说，是陶陶不懂道理，这种会议，根本就不应该来。

两人落座闲聊。阿宝说，白萍有消息吧。沪生说，极少来信了。阿宝说，1989年公派出国，讲明三个月，现在，五年三个月不止了。沪生说，人一走，丈人丈母娘，就开始冷淡，我也就搬回武定路，到1991年有一天，丈母娘叫我上门，拉开抽屉，一张借据，人民币两万两千两百元。丈母娘讲，白萍出国前借的。我一句不响。丈母娘讲，沪生如果有，帮白萍付一付，以后让白萍还。我不响，拿出了三千元，余款一周后送到。我后来想，等于是“人们不禁要问”，如果是廿二万两千元，哪能办。阿宝笑笑说，“文革”腔，改不过来了。沪生说，当时还以为，白萍会来电话，道个歉，但一声不响，偶尔来了电话，也根本不提。阿宝不响。沪生开电视，两个人看了几条新闻，有人敲门。阿宝开门一看，是陶陶与苏州范总。阿宝说，俞小姐呢。陶陶说，宝总猜猜看。阿宝说，回上海了。陶陶说，可能吧，不可能。沪生说，爽气点讲。陶陶说，我正式报告，俞小姐，住进苏州大饭店，天下太平了。阿宝说，这就好。陶陶说，俞小姐坐进丝绒沙发，雪白粉嫩，嗲是嗲，糯是糯，像林黛玉。沪生说，林妹妹一笑，宝玉出来做啥呢。陶陶说，啥。沪生说，万一眉头一皱，再发起火来。陶陶叹息说，这只女人，就等于独裁专制，我要民主自由，我怕的。苏州范总笑笑

说，全部是怪我，招待不周，陶陶跟我打了电话，真是抱歉。阿宝说，不客气。范总说，俞小姐的单子，必须我来结。阿宝说，小事一桩，范总不必认真。四个人吃茶，聊了一个钟头。沪生看表，已经十一点多。陶陶说，时间不早了，两位有兴趣出去吧。阿宝说，我想休息了。陶陶说，出去吃一点夜宵，总可以的。沪生说，算了。陶陶说，还是去吧，附近有家小店，老板娘懂风情，大家去一次，再回来休息。范总说，小店确实可以，老板娘也有意思，一道去散散心。陶陶说，走。陶陶拉了阿宝，沪生，四个人走到楼下大堂，灯光暗极，总台空无一人，走近大门，已经套了两把环形锁，陶陶推了推门。范总说，服务员，服务员。招呼许久，总台边门掀开一条缝，里面是女声，讲一口苏白，吵点啥家，成更半夜。陶陶说，我要出去。服务员说，吵得弗得了。陶陶说，开门呀，我要出去。女人说，此地有规定嘅，除非天火烧，半夜三更，禁止进出。陶陶说，放屁，宾馆可以锁门吧，快开门，屁话少讲。女人说，侬的一张嘴，清爽一点阿好。陶陶说，做啥。女人说，阿晓得，此地是内部招待所。范总讲北方话说，少废话，我们有急事出门，赶紧开门。阿宝说，还是算了。沪生说，不对呀，范总要回去吧，要开门吧。陶陶拍台子，摇门，大吵大闹说，开门呀，开门呀开门呀开门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呀出去呀。门缝再无声息。范总大怒，讲北方话说，什么服务态度，快开门，妈拉个巴子，再不开门，老子踹门啦。阿宝与沪生，仗势起哄。吵了许久，门缝里慢悠悠轧出一段苏州说书，带三分侯莉君《英台哭灵》长腔说，要开门，可以嘅，出去之嘛，弗许再回转来哉，阿好。陶陶说，死腔，啥条件全部可以，快点开呀。静了一静，一串钥匙响，一个蓬头女人，拖了鞋爿出来，开了门。

四人鱼贯而出，走到外面，花深月黑，空气一阵清新。陶陶说，肚皮已经吵空。范总说，这种招待所，简直是牢监。陶陶说，小店有多少路。范总说，三个路口就到。夜深人静，四人闷头走路，走了不止四个路口，范总东张西望，寻到一家门面，但毫无灯光，玻璃门紧闭，上贴告示，本酒吧装修。 范总说，糟糕。陶陶说，老板娘呢。范总懊恼说，半个月不来，变样子了。阿宝看表，将近一点钟。范总说，要么，大家去恣浴，有吃有唱。陶陶说，可以可以。阿宝说，不麻烦了，回去吧。沪生说，我也想回去，陶陶真的要恣浴，就跟范总去。范总说，要么一道去，要么不去。陶陶说，已经出来了，不回去了。阿宝说，不早了，还是回房休息吧。四个人就朝招待所走，阿宝发觉，范总对本地并不熟，漫无边际走了一段，绕错几条马路，陶陶扫兴至极。四人好不容易摸回招待所，大堂灯光全灭。陶陶推门，内部套了三把锁。陶陶敲门说，快开门，有客人到了。里面毫无声音。陶陶摇门说，开门呀，我要进来。里面无声息。陶陶说，死人，开门呀，开门呀，开开门呀。门内再无一丝声息。整幢房子，看不见一点灯光，一幢死屋。范总脱了外衣，爬上大门旁的铁窗，打算由二楼翻进去。不料嘶啦一响，人根本上不去，栏杆铁刺戳破了长裤，撕出一个大口，从裤脚一直裂到腰眼，狼狈不堪。

此刻已接近半夜两点。阿宝说，一辈子进出房间，进来出去，这趟最难。沪生说，四只夜游神，服务员眼里，等于四只吵狗，噩梦一场。陶陶说，让我歇一歇，再喊再敲，非叫这只死女人开门不可。阿宝说，开门是不可能了，还是朝前走走，蹲到门口，石狮子一样。于是四人狼狈朝前漫走，心力交瘁，路灯昏黄，夜凉如水。范总手拎破裤说，这样子瞎走，也不是办法，是不是寻个地方，住下来。阿宝说，范总还是先回去吧。范总说，这我难为情，不可以的。陶陶说，到浴室里混几个钟头，天就亮了。阿宝说，不麻烦范总了，我现在，就算回房间，精神已经吊足，同样是睁眼

到天亮。沪生说，是呀，范总先回去吧。范总摇摇头，拎了裤子碎片。沪生听懂了阿宝的意思，看来范总能力有限，因此弄出这场尴尬戏，再跟了瞎跑，也像是逼范总埋单，毫无必要。沪生说，范总先走，陶陶呢，就去苏州大饭店，找一找俞小姐，我跟宝总，另想办法。陶陶说，这也太绝情了，我情愿睏马路，也不可能找俞小姐的。沪生说，俞小姐会吃人。陶陶颓然说，这次到苏州，全是为了这只女人，俞小姐急于投资，唉，我最近看女人的眼光，魂消心死，越来越差了，这个世界，哪里来的林黛玉，只有标准雌老虎，骨子里，只想赚进铜钿的女人，为参加这次会，打了我多少电话，真的来了，又挑三挑四，翻面孔比翻牌还快，这种女人，我会看不透。沪生说，跟我讲有啥用。陶陶说，作天作地，我已经头脑发胀，彻底买账。沪生说，算了吧，过几个钟头，两个人笑一笑，又粘起来了。陶陶争辩，三人一路乱讲。范总勾头独行，像是中了蛊，七转八弯，神志无知，闷声不响。

凌晨三点，四个人来到一片水塘前面，水中有弯曲石栈道，通向一幢灰黑旧门楼。栈道边，两排宽宽长长，四方抵角石条栏。四人一屁股坐到石栏上，方感舒畅。天色虽暗，眼前一泓白水，隐现微亮。阿宝说，此地好像来过。沪生说，风景蛮好，这是啥地方。几个人走到门楼前面，白地黑字匾， 滄浪亭 三字。陶陶说，我真是饿煞，原来到了苏帮面馆，上海淮海路也有一家。阿宝说，这是上海花样，苏州哪里有。范总说，北宋造的园子，苏州最古园林。阿宝不响，面对两扇黑漆大门，足下水光，一水沦涟，想起了弹词名家，滄浪釣徒馬如飛。范总说，孔子讲过， 小子听之。清斯濯缨。浊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 沪生说，想不到呵想不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阶段，我第一次到此地，以后也来过，一到夜里，通通认不出了。范总放下破裤说，最近陪客户来了一趟，才晓得此地，是咸丰十年，太平军烧光拆光，同治年修复。四个人不响，坐于石栏上，云舒风静，晓空时现月辉，讲讲谈谈，妙绪环生。园中的山树层叠，依然墨黑沉沉，轮廓模糊，看不到细节，但长长一排粉墙，逐渐改变灰度，跟了天光转换，慢慢发白了。微明之刻，四周一阵阵依稀之音，含于鸟喉的细微声响，似有似无，似鸣非鸣。阿宝说，太平军不要读书人，书烧光，沧浪亭烧光，八国联军攻北京，李秀成攻常州，移防苏州，清朝一个守备，投河自杀，结果，水里捉起来，拖到秀成面前。有本旧书讲，秀成有八个持刀护从，身披黄斗篷，黄缎马褂，四方面皮，留一撮胡子，秀成叹息讲，自家头发这样长，老百姓叫我“长毛”，将来要是坏了事体，我逃是不可能了。清朝守备浑身滴水，低头不响。秀成讲，假使我一路顺风，江山有份，有吃有用，功名震世，吃了败仗，我苦了。讲到此地，落了两滴眼泪。范总说，长毛斗不过咸丰。陶陶说，等于炒股多风险，入市要谨慎，当年上海造反队头子，如果革命成功，交关开心，可以多弄女人。沪生看一眼陶陶说，又是女人，吃足女人苦头，还不够。陶陶自嘲道，我心里明白，老古话讲，我是偷到如今，总不称心，老天爷最公平，我既要逍遥，吃到甜头，也就有苦头，无所谓了。四个人说说讲讲，发一阵呆，也就坦然。月轮残淡，天越来越明，鸟鸣啁啁然，逐渐响亮，终于大作。半夜出发，无依无靠，四个荒唐子，三更流浪天，现在南依古园，古树，缄默坐眺，姑苏朦胧房舍，苏州美术馆几根罗马立柱，渐次清晰起来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，一流清水之上，有人来钓鱼，有人来锻炼。三两小贩，运来菜筐，浸于水中，湿淋淋拎起。大家游目四瞩，眼前忽然间，已经云灿霞铺。阿宝说，眼看沧浪亭，一点一点亮起来，此生难得。



二

李李经营“至真园”饭店，换了几个地方，等新店形成了规模，某个周五，邀请阿宝，沪生，汪小姐宏庆夫妇，康总夫妇吃饭。大家进包房落座，李李进来，丰颐妙目，新做长发，名牌铅笔裙，眼睛朝台面上一扫说，两女四男，搭配有问题了。汪小姐说，我还以为，宝总沪生，会带女朋友进来。李李说，不碍的，我请两位漂亮阿妹过来。汪小姐说，李李的样子，越来越嗲了。李李一笑，走出去，一盏茶工夫，陪两位女客进来介绍，吴小姐，公司会计，另一位章小姐，外资白领。大家坐定，李李出去应酬，服务员上菜。宏庆说，两位女嘉宾到位，啥人来承包呢。汪小姐说，包啥呢，包养小囡吧。宏庆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我一看吴小姐，就是好酒量，章小姐，只吃菊花茶，宝总预备照顾哪一位呢。吴小姐忽然慢悠悠说，我不喜欢男人照顾，只喜欢照顾男人。汪小姐不响。吴小姐与阿宝碰一碰杯，抿了一抿。章小姐与沪生吃啤酒。康太浑身滚圆，笑眯眯说，讲得对，女人，为啥要让男人照顾，我就喜欢照顾男人，让男人做老太爷。汪小姐不响。康太说，我每天帮老公捏脚，敲背，我适意。康总笑笑。汪小姐不响，接下来，大约踏了宏庆一脚，宏庆叫了一声。沪生说，刚刚我上楼，看见几个尼姑寻李李。吴小姐说，外面摆了两桌素席，李李相信佛菩萨，吃花素，一直有这方面朋友。

饭店老板，阿宝认得不少，印象最好是李李。开张多年，两个人熟。经常阿宝忙得要命，饭店朋友的电话，一只接一只打进来。宝总，店里进了一百多斤的石斑，要不要定一段，清蒸还是豉汁，带新朋友来，还是老规矩，摆两桌呢，力邀阿宝赴会，准备一台子陌生人陪阿宝，或者，让阿宝陪一台子陌生人。李李基本不响。经常是阿宝落寞之刻，公司里，人已走光，茶已变淡。阿宝想不到李李之际，接到李李电话说，宝总忙吧，有心情，现在来看我。阿宝答应，走进“至真园”，领位带入小包房，一只小圆台，两副筷碟杯盏。阿宝落座，李李也就进来，上了小菜，房门关紧，眼神就安稳，随便讲讲，近来过往，有一点陌生，也像多年不遇的老友，日常琐细，生意纠葛，不需斟词酌句。一次李李生日，阿宝叫人送了小花篮。夜里见面吃酒。阿宝说，花篮呢。李李说，不

好意思，我不喜欢花篮。阿宝说，有啥不对吧。李李说，我不喜欢这种花，店里不用，只用康乃馨。阿宝说，玫瑰成本高，寿命短，康乃馨可养一个多礼拜。李李说，我不讲了。阿宝笑笑。这一夜，李李酒多了，到后来黯然说，我如果讲到以前经历，真可以出一本书。阿宝说，讲讲无妨。李李说，经常半夜醒过来，想跟一个好朋友仔细讲。阿宝说，好朋友就在眼前，另外，也可以对录音机讲。李李说，这我是发痴了。阿宝说，外国人喜欢自言自语，想到啥，对录音机讲，以前纠葛，过去种种人等，开心不开心的片段，随便讲，随便录。李李说，阿宝灌迷魂汤。阿宝说，坐飞机，轮船，随时讲，这叫Oral History，整理出来，就是材料，一本书。李李说，我当然有情节，有故事，但不方便讲，是私人秘密。阿宝不响。李李似醉非醉说，我哪里有好心情，如果讲起来，我会哭的。

此刻，台面上已经酒过三巡。吴小姐穿露肩裙，空调冷，披了阿宝椅上外套，与阿宝吃了一杯，见阿宝情绪不高，放慢速度，代阿宝夹菜。宏庆说，看见吧，大家看见吧。康总说，看见啥。宏庆说，吴小姐照顾男人，多少周到。汪小姐不响。宏庆说，两个人排排坐，真体贴。吴小姐缩进阿宝衣裳里，发嗲说，宏总讲啥呢。这个阶段。李李两次陪人进来敬酒，先是香港男人，某港资沪办主任。后一次来，已吃得面含桃花，左右两个台湾男人，酒明显多了。这两个台男，年龄四十出头，算青年才俊，风度好，跟大家抿了一口，陪同李李出去。李李有点踉跄，高跟皮鞋一个歪斜，有风韵。阿宝明白，李李与两个台男，基本不会有故事。前面的香港男人身上，得出一点微妙。当时李李与此人进来，并不靠拢，但走近台面，从阿宝角度看，两个人其实接近，甚至贴近。大家立起来端杯，祝贺生意兴隆。阿宝所处位置，无须偷窥，是包房玻璃门反映，明显看见香港男的肉手，此刻伸到李李后腰一搭，搭紧，滑到腰下三寸，同样搭紧。

落手一搭，要看时间与程度。大家全部起立，目光集中于面前杯中酒，是多是少，吊灯下面，眼前是面孔，表情，酒杯。椅子要移开，人要立直，眼睛朝前对视，杯口要对称，碰撞其他杯子某部位，甚至嵌进去，控制力量，声音，小心轻重。酒量多少，也是算度之中。因为是上海，可以装样子，多一点，还是少，浅浅一口，或者整杯一口吞进肚皮，上海可以随便。碌乱之中，无人会想到，李李腰身后面，高级面料裁剪弯势与荡势之间，大提琴双f线附近，迷人弧度之上，一只陌生手，无声滑过来，眼镜蛇滑过草地，灵活游动，停留，保持清醒，静静一搭的滋味。两个人，究竟是几年里一直有默契，还是今夜发出询问与暗示，无人会懂。这种小动作，程度比一般绅士派头超量，时间延长，指头细节如何，春江水暖，外人无可知晓。上海方言，初次试探，所谓搭，七搭，八搭，百搭，搭讪，搭腔，还是搭脉。小偷上电车，就是老中医坐堂，先搭脉。乘客后袋凸出一个方块，是皮夹，笔记本，还是面巾纸，行业规矩不便用正手，依靠手背，无意碰上去，靠上去，靠紧几秒。平时房间里多练习，练手背皮肤敏感，可以感受对方是钞票，名片，还是整叠草纸。一旦对方发觉，因为手心朝外，不引怀疑。这种试探，上海“三只手”业内，称为“搭脉”。李李举杯，香港男超过警戒线，滑上滑下，一搭。李李面部看不出任何反应，心里倍感激动，还是意外，烦恼，甚至讨厌，人多不便发作，闪让，其他，李李不透露痕迹，一概不语，但等大家吃了酒，李李捏紧红酒杯，准备回身出去，脚下全高跟，因为椅脚，桌围，裙摆的限制，小心转身，顺势于港男肩上一扶，极自然的动作，表明心迹尚佳。阿宝低头看看手表，时间不早了。附近，章小姐与康总夫妇以及沪生，讲得投缘。开初章小姐吃了几杯啤酒，之后只吃菊花茶，竟无人发觉。

“至真园”这顿夜饭，原以为要吃到九点钟。阿宝去洗手间，看到外面几桌素席，即李李一些居士信众朋友的台子，已经散去。另外几桌，客人也立起来。阿宝回房一讲，大家也就散了。李李送到店门口，酒虽然多了一点，思路清爽，再三致谢说，开店多年，一直走不出上海，常熟有一位老朋友，收藏月份牌近百张，老宅一幢，三十年代家具也有不少，等到大闸蟹上市，准备相约各位，集体走一趟。大家赞同。于是汪小姐，宏庆，康总夫妇先走。剩了阿宝，沪生，吴小姐章小姐四人。章小姐建议吃咖啡。吴小姐酡然说，想跟阿宝单独荡一段马路。于是四人分两路。沪生与章小姐，叫一部车子离开。吴小姐与阿宝，顺北京路朝西走，但是只走了半站，吴小姐招手叫了车子，两个人后排坐好。吴小姐说，延安中路延安饭店。司机说，JJ舞厅。吴小姐说，对。阿宝反应不过来。车开得快，吴小姐紧靠阿宝，NO.5香水气味，眼睛闭紧，低头不响，身体微抖。阿宝说，如果不适意，还是回去吧。吴小姐曼声说，宝总，不要误会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我老实讲，宝总像我的爸爸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轻声说，我现在，可以叫宝总爸爸，叫老爸可以吧。阿宝一呆说，如果是古代，我可以做外公。吴小姐怅然说，我从小缺少爸爸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最近，我心情一塌糊涂，跟老公吵翻了，不想回去。阿宝说，有的女人，叫老公就叫爸爸，为啥到外面再寻爸爸。吴小姐说，老公比我小三岁，喊不出口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不要紧张，我也就是叫一叫，今朝比较开心。阿宝说，女人最开心的阶段。吴小姐伶俐接口说，往往就是最不开心的阶段。阿宝说，搞不懂。吴小姐说，为啥要搞懂。阿宝说，还是回去吧。吴小姐说，宝总是啥星座。阿宝说，2月16日。吴小姐笑说，是“瓶子”，对朋友，比对家人好，我是双鱼。阿宝说，据说是欢喜了某人，一辈子难忘。吴小姐说，我听讲，宝总只喜欢少年时代一个小妹妹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这个小妹妹，叫啥名字，啥星座。阿宝笑笑说，大概就是双鱼，因为这个妹妹，加上老保姆，后来真变成了两条鱼。吴小姐说，不可能的。阿宝说，真的。吴小姐说，宝总看我乱讲，也就开无轨电车了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宝总到现在，还是单身，心里一定有人了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李李呢，金牛星座，人漂亮，财运好。阿宝笑笑，此刻感到头痛起来。吴小姐说，李李的故事，晓得吧。阿宝说，晓得。吴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讲讲看。吴小姐笑了笑，忽然警惕说，我不想讲，反正，是一言难尽。

两人讲来讲去，JJ已到，门里门外，绿女红男，一踏进里面，重金属节奏，轰到地皮发抖，不辨东南西北，暗沉沉，亮闪闪，地方大，人头攒动，酣歌恒舞，热火朝天。阿宝买了两杯饮料，轧出人群，回到原地，吴小姐已进入舞群里，扑进黑暗浪潮。舞场人多，热。阿宝以为，吴小姐进入这个黑洞，立刻是淹没，吞没。但吴小姐的露肩裙是反光质地，四面越是暗，人越是涌，灯越是昏，吴小姐越是显，身体轮廓，闪烁银白荧光，像黑海航标，沉浮无定，耀眼异常。黑浪朝光标冲过来，压过来，扑过来，光标上下浮动，跳动，舞动。阿宝坐到高凳上发呆，心脏跟随节奏搏动，经常有“吊马”走过来，音响震耳欲聋，听见一声声清亮温柔问候，阿哥，一道白相吧。阿哥，是一个人呀。有个女人，伸手就拿饮料，阿宝一挡。Disco音乐无休无止，耳朵发痛发胀。随后吴小姐回来，香汗淋漓，笑了一笑，忽然贴紧阿宝，紧抱不舍。长长一段时间，吴小姐抱紧阿宝，倒于阿宝怀中。吴小姐抬起面孔，眉弯目秀，落下两行眼泪说，我现在开心了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老爸，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心里不爽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真没其他的意思，我现在，就是想抱一抱，谢谢老爸，爸爸。

第伍章

繁花

壹

当年，阿宝经常到淮海路“伟民”看邮票。礼拜天热闹，人人手拿集邮簿，走来走去，互相可以直接问，有啥邮票吧。对方上下端详，递过簿子来，随便翻看。考究一点，自备放大镜，邮票镊子，夹了一张邮票，看背面有否老垢，撕迹，胶水版，还是清爽底版，票齿全，还是缺，发现有兴趣品种，翻开自家邮册，指其中一张或几张邮票说，对调好吧。对方同意，恭敬呈上，让人横翻竖看，选一或几，最后成交。不同意交换，可以开价，讨价还价。类此私下交易，基本以年龄划分，拖鼻涕小学生，小朋友，手中簿子与票品，一般四面起毛，票面积垢污斑，像野小囡的头颈，不清不爽，龌龊。小朋友翻开邮票簿，一般是五爪金龙，指头直接戳到票面上，拖前拉后，移来移去，插进插出，无所谓品相细节。等到读初中，开始懂事，出手也就清爽。年纪再大一点，邮集翻开，簿中乾坤，可称山青水绿，弹眼落睛。因此，双方年龄，身份不对，相貌，卫生有差异，属于不一样的人，提出要看邮票，通常以翻白眼为回答，不予理睬。这种场子，周围还有黄牛游荡，手拿几只信封，整套邮票，用玻璃纸叠好，一包一价，有贵有贱，依靠口头搭讪，轻易不露货色，只凭不烂之舌，整袋打闷包，卖“野人头”。集邮人群的阶级分别，如此清晰。

这个阶段，阿宝只有普通票，香港哥哥寄来几本盖销票，其中一本英国出品小型集邮册，仿鳄鱼皮，黑漆面子，手里一夹，样子好。阿宝每次带出来，里面是圣马力诺，列支敦士登等小国零散

普票，包括蓝，灰色调早期民国普票，看得小朋友垂涎欲滴。另有单独一枚，邮戳盖成墨糊涂的民初加价票，大人认为不值几钿。新中国初期千元面值零散票，每次也全部带来，目的是一个，努力用这些邮票，交换阿宝喜欢的植物，花卉两类常规主题。当然，类此品种，如恒河沙数，数不胜数。阿宝即使尽力收集，永远银根抽紧，出手寒酸，只能望洋兴叹，即使看一眼店里高级收藏，作为中学生，缺少机缘。这个年龄段的收集者，通常不可能进入“伟民”，以及思南邮局斜对面另一家私人集邮店“华外”。这两爿店，是大人世界，窗明几净，老板只接待一到两位体面老客人。主客双方等于观棋，对面坐定，老板取出超大邮票簿，殷勤提供客人浏览，如五十枚一套瑞士，匈牙利植物花卉邮票。寒士只能立于外肆，隔橱窗玻璃望一望，聊饱眼福。这个以两家私人集邮店，一家思南邮局柜台为中心的场子，阿宝时常带了蓓蒂游荡。

这天蓓蒂穿碎花小裙子，头戴蓝蝴蝶结，蝴蝶一样飞来飞去。阿宝曾经送蓓蒂一套六枚苏联儿童邮票，加加林宇宙飞船主题，儿童涂鸦题材的套票，现在蓓蒂的邮集里，已经消失了。蓓蒂说，我六调二，换了一张哥伦比亚美女票，一枚法国皇后丝网印刷票，相当合算。哥伦比亚女人，1960年度全国美女，细高跟皮鞋，网眼丝袜，玉腿毕露。另一枚是路易十六皇后，气质过人，玄色长裙，斜靠黄金宝座，据说皇后因为克夫，最终推上断头台，机器一响，头滚到箩筐里，阿宝深感不祥。蓓蒂说，优雅吧，就算去死，皇后也美丽。蓓蒂喜欢美女，公主，另是瑞士版蝴蝶票。亲戚寄来三枚一套蝴蝶新票，南美亚马逊雨林蝴蝶，宝蓝色闪光羽鳞，一大两小，三屏风式样，令人难忘。这天蓓蒂带了这套邮票，自说自话，走进“伟民”。老板是圆圆的胖子，吸烟斗。阿宝贴到玻璃上看。蓓蒂举起蓝皮小邮集，递到老板手里，翻到亚马逊雨林蝴蝶一页。老板看看蓓蒂，看了看邮票，想了想，合上蓝皮邮集，转身从背后架子里，抽出一本五十厘米见方的大邮册，摊到玻璃柜台上，柜台比一般商店矮，前面两只软凳。蓓蒂静静翻看。老板走到柜台外，恭恭敬敬，动一动凳子，让蓓蒂坐稳。每当一页闪亮翻过，老板低头与蓓蒂解释。阿宝立于玻璃橱窗外，闻到潮湿的兰花香气，面前一阵热雨，整群整群花色蝴蝶，从玻璃柜台前亮灿灿飞起，飞过蓓蒂头顶的蓝颜色蝴蝶结。这本邮册本身，像蝴蝶斑斓的翅膀，繁星满目，光芒四射。

“伟民”橱窗里摆出的植物邮票，有一套三十八枚，十字花科匈牙利邮票，百姝娇媚，鲜艳逼真。植物种类邮票，发行品种满坑满谷，苏联邮票常有小白桦。德国，椴树小全张。美国有橡树，洋松，花旗松专题。花卉专题，更是夺目缤纷。南洋，菲律宾，泰国常推兰花，颜色印刷一般。朝鲜有几种金达莱，单张，两张一套，样子少，纸质粗，有色差。日本长年“每月一花”，集不胜集。中国1960年版菊花全套十八枚，画功赞。有一天，蓓蒂对阿宝说，私人可以印邮票，阿宝想印啥呢。阿宝想想说，古代人讲过， 玉簪寒，丁香瘦，稚绿娇红， 只要是花，就可以印邮票。蓓蒂说，啥。阿宝说，旧书里讲花，就是女人，比方“姚女”，是水仙花，“女史”，也是水仙花。“帝女”，菊花。“命妇”，重瓣海棠。“女郎”，木兰花。“季女”，玉簪花。“疗愁”，是萱草。“倒影”，凤仙花，“望江南”，是决明花。“雪团圞”，绣球花。蓓蒂说，阿婆讲“怕痒”，是紫薇花，“离娘草”，是玫瑰，其他听不懂。阿宝说，“无双艳”是啥，猜猜看。蓓蒂说，猜不出来。阿宝说，牡丹。蓓蒂说，我不欢喜，牡丹，等于纸头花，染了粉红颜色，紫颜色。阿宝说，上海好看的花，是啥呢。蓓蒂说，我欢喜栀子花。阿宝说，树呢。蓓蒂说，法国梧桐对吧。阿宝说，马路卖的茉莉花手圈，一小把栀子花，一对羊毫笔尖样子白兰花，可以做三张一套的

邮票。蓓蒂说，赞，还有呢。阿宝说，法国梧桐，做四方联，春夏秋冬四张。蓓蒂说，不好看。阿宝说，春天，新叶子一张，6月份，梧桐树褪皮一张，树皮其实有深淡三种颜色，好看。秋天，黄叶子配梧桐悬铃子一张，冬天是雪，树叶看不到了，雪积到枝丫上，有一只胖胖的麻雀，也好看。蓓蒂说，不欢喜，我其实欢喜月季，五月里，墙篱笆上面“七姊妹”，单瓣白颜色，也好看。阿宝说， 一枝浓杏，五色蔷薇 ，以前复兴公园，白玫瑰，“十姊妹”最出名。蓓蒂说，七跟十，是叫名不一样，粉红，黄的，大红，紫红，重瓣十姊妹，也好看，可以做一套吧。阿宝说，英国邮票里最多，全部叫玫瑰，品种最全，因为英国花园最有名。蓓蒂说，龙华桃花，印四方联可以吧。桃花，其实一直比梅花好看。阿宝说，桃花也叫“销恨”，重叶桃花名称是“助娇”，总有点笨，梅花清爽。蓓蒂说，杨柳条，桃花，海棠，新芭蕉叶子，做一套呢。阿宝说，这真是想不到，春天景象，可以的。蓓蒂说，枇杷，杨梅，李子，黄桃，黄金瓜，青皮绿玉瓜，夜开花，蓬蒿菜，可以当作一套吧。阿宝说，这不对了，就算开水果店，也不像的。蓓蒂说，外国票，是可以的，大单张，摆一只大盘子。阿宝笑笑。蓓蒂说，真有一大堆呀，样样式式摆起来。阿宝笑笑。蓓蒂说，苹果，生梨，花旗蜜橘，葡萄，卷心菜，洋葱头，黄瓜，洋山芋，番茄，芹菜，生菜，大蒜头，大葱，香菇，蘑菇，胡萝卜，香瓜，西瓜，外加火腿，蹄髈，熏肉，鳟鱼，野鸡野鸭，统统堆起来，下面台布，旁边有猎枪，子弹带，烟斗，烟斗丝，猎刀，捏皱的西餐巾，银餐具，几只切开大面包，小面包，橄榄油，胡椒瓶，几种起司，蛋糕，果酱，白脱奶油，辣酱油，牛奶罐，杯子，啤酒，茶壶，葡萄酒，旁边，是厚窗帘。阿宝说，乖小囡，记性真好，静物小全张，大面值法郎，一般的集邮簿，绝对摆不进的。蓓蒂说，“华外”老板讲，这种超级航空母舰，假使1961年看到，中国上海人，人人就会咽馋唾，得馋痨病，发胃病，急性胃炎，三日三夜睏不着。阿宝看蓓蒂冰雪聪明的样子，心里欢喜。

此刻，屋顶上夏风凉爽，复兴公园香樟墨绿，梧桐青黄，眼前铺满棕红色高低屋脊，听见弄堂里阿婆喊，蓓蒂，蓓蒂，蓓蒂呀。阿宝说，阿婆喊不动了，下去吧。蓓蒂说，昨天，阿婆跟爸爸讲，想去绍兴乡下走一趟，来上海好多年了，现在想去死。阿宝说，瞎讲啥呢，下去吧。蓓蒂说，莴萝晓得吧，一开花，小红星样子。阿宝说，阿婆每年种的，邻居墙头上也有。蓓蒂说，我一讲邮票，阿婆就笑了，因为菜地名堂最多，油菜花好吧，可以出邮票，草头，就是金花菜，做一张，荠菜开花做一张，芝麻开花一张，豆苗开花一张，绿豆赤豆开花，两张，萝卜。阿宝说，不要讲了。蓓蒂说，阿婆讲了“水八仙”，水芹，茭白，莲藕，茨菰，荸荠，红菱，莼菜，南芡，做一套吧。阿宝说，好，再讲下去，天暗了也讲不光。蓓蒂说，莴萝跟金银花，凌霄，紫藤，算不算四方联呢。阿宝说，已经讲了不少，不要再讲了。蓓蒂说，再讲讲呀，讲呀。阿宝说，好是好，只是，前两种开得早了，莴萝是草本，跟喇叭花比较相配。蓓蒂说，不对，我不喜欢喇叭花，太阳出来就结束了，我不要。阿宝说，日本人叫“朝颜”，时间短，只是，花开得再兴，总归是谢的。蓓蒂不响。阿宝说，古代人讲的， 香色今何在，空枝对晚风。 蓓蒂说，我不懂，我不开心。阿宝静了下来。蓓蒂说，阿婆唱的歌是， 萝卜花开结牡丹/牡丹姊姊要嫁人/石榴姊姊做媒人/金轿来/弗起身/银轿来/弗起身/到得花花轿来就起身。 阿宝说，我晓得了。蓓蒂说，还有一个， 七岁姑娘坐矮凳/外公骑马做媒人/爹爹杭州打头冕/姆妈房里绣罗裙，绣得几朵花，绣了三朵鸳鸯花。 阿宝说，好了，

好了。蓓蒂笑笑说，阿宝种花，我就做蝴蝶。阿宝说，嗯。蓓蒂说，其实我就是蝴蝶。阿宝说，我喜欢树。蓓蒂说，嗯，蝴蝶最喜欢花，喜欢树，喜欢飞。



贰

当时，制造局路花神庙一带，有花草摊贩。上海新老两个城隍庙，南京西路，徐家汇有花店。陕西南路，现今的“百盛”马路两面，各有双开间玻璃花房，租界外侨多，单卖切花，营业到1966年止。蓓蒂提到花树的年份，思南路奥斯丁汽车已经消失。有一天，祖父与阿宝坐三轮车，到连云路新城隍庙，见一个绍兴人摆花摊，野生桂花共总三棵，几蒲包草兰，虎刺，细竹，鲁迅笔下何首乌等等杂项。绍兴人说，“越桃”要不要，就是栀子花。阿宝不响。绍兴人说，“惊睡客”要吧，阿宝说，啥。绍兴人说，就是瑞香，要不要。阿宝摇头。绍兴人说，“蛱蝶”要不要，乡下叫“射干旗”，开出花来六瓣，有细红点子，抽出一根芯，有黄须头，一朵一只蝴蝶。阿宝不响。绍兴人说，“金盏”呢，要不要，花籽八月下种，腊月开花，山里时鲜货，“闹阳花”要吧。祖父说，慢慢讲，急啥。绍兴人压低喉咙说，大先生，我急用钞票，半夜进山，掘来这批野货。祖父不响。绍兴人说，碰着巡逻民兵，就要吊起来，吃扁担了。阿宝不响，看中一株桂花。绍兴人对祖父说，多少新鲜，泥团有老青苔，两株一道去。祖父不响，绍兴人说，成双成对，金桂就是“肉红”，银桂，“无瑕玉”，大先生，一株金，一株银，金银满堂，讨讨吉利。祖父不响。绍兴人说，过去的大人家，大墙门，天井里面，定规是种一对，金桂银桂，子孙享福。祖父说，现在是现在，少讲。绍兴人说，蒋总统蒋公馆，奉化大墙门，天井里一金一银两株桂花，香煞人。祖父说，好好好，不买了。绍兴人立刻拎起两株树苗，摆上三轮车踏板。车夫讲苏北话说，喂，你再讲一句蒋光头蒋匪帮，你把我听听，我不拖你到连云路派出所去，我就不是人。绍兴人不响。车夫说，真要查一下子了，你什呢成分，我看你呀，不是个富农，就是个地主。祖父打圆场。

桂花送到思南路，堂哥堂姐觉得新鲜，走出来看。此刻又来一辆三轮车，大伯踉跄下车，哔叽中山装解开，头发凌乱。祖父说，天天跑书场，吃大餐，吃老酒，吃成这副样子了。大伯说，我是薄醉而止，哈，阿宝掘金子呀。堂哥堂姐，扶了大伯进去，祖父跟进去。阿宝到园子里挖泥，种了一株，看见篱笆外面，蓓蒂吃一根“求是”牌奶油棒头糖，与一个中学生慢慢走过来，看见阿宝，立刻就奔过来看。中学生原地不动。蓓蒂说，种橘子树呀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我进来帮忙。阿宝说，不要烦我。蓓蒂说，看到马头，不开心了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马头，过来呀。马头走过来，靠近篱笆。蓓蒂说，这是阿宝。马头说，阿宝。阿宝点点头。蓓蒂说，不开心了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是马头请我吃的。马头说，是的。阿宝说，走开好吧，走开。蓓蒂看看阿宝，就跟马头走了，两人拉开距离，慢慢走远。第二天，蓓蒂告诉阿宝，昨天，是淑婉姐姐请同学跳舞，有不少人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后来，就碰到了马头。阿宝说，嗯。蓓蒂说，马头住杨树浦高郎桥，是淑婉姐姐的表弟。阿宝说，开家庭舞会，犯法的。蓓蒂说，淑婉姐姐讲了，不要紧的，全部是文雅人，跟外区阿飞不一样。阿宝说，啥叫外区阿飞。蓓蒂说，淑婉姐姐讲了，淮海路上的阿飞，大部分是外区过来的男工女工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我是不管的，我听唱片。阿宝说，阿婆讲啥，忘记了。蓓蒂说，我觉得马头是好人，就是，头发高了一点，裤脚管细一点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马头想带我去高郎桥去看看，马头住的地方，全部是工厂，就是杨树浦的茭白园，昆明路附近，经常唱“马路戏”，就是露天唱戏，唱江淮剧，不买票，就可以看了，我不懂啥是江淮剧，想去看，结果让淑婉姐姐骂了一顿，马头一声不响。阿宝笑笑。蓓蒂说，后来，马头就带我跳了一圈，送我一枝迎春花。阿宝说，是3号里种的。蓓蒂说，男朋友送我花，是第一次。阿宝笑笑说，小小年纪，就讲男朋友。蓓蒂说，后来，淑婉姐姐叫我，如果再想跳舞，就让马头带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音乐实在太轻了，房间太闷了，唱片放一张又一张，姐姐跳了一次又一次。阿宝说，跳得越多，舞瘾越重，有的里弄，居委会已经上门捉了。蓓蒂说，后来，我就对马头讲了私人秘密。阿宝不响。蓓蒂放低声音说，我告诉马头了，我想做公主。马头笑了笑讲，女人长大了，现在样样可以做了，可以当搬运工，拉老虎榻车，进屠宰场杀鸡，杀鸭子，杀猪猡，开公共汽车，或者开飞机，开火车，开兵舰，但是，不可能当公主的。我讲，为啥呢。马头讲，除非蓓蒂上一代，有皇族血统，否则不可能的。阿宝笑笑。蓓蒂说，马头有意思对吧。阿宝说，嗯。蓓蒂说，马头觉得，每个人再努力，也是跟血统的，基本改不过来的。



叁

小毛乘24路，到“野味香”门口下车，过淮海路，到斜对面“淮海坊”弄口，与沪生会合，穿过后弄堂，走进南昌公寓。小学时代，沪生每次经过这座老公寓，喜欢作弄电梯，反复揿电铃，电梯下来，大家逃散。开电梯女人冲到公寓门口，大骂瘪三，死小囡。大家躲到南昌路不响，待电梯上去，再揿铃，非让电梯上下多次，方才满意离开。此刻，电梯女工看看小毛。沪生说，我寻姝华。女工对小毛说，喂。小毛说，姝华。女工拉拢铁栅，扳一记铁把手，电梯是铁笼子，嗡嗡嗡上升，外面铁丝网，楼梯环绕四周，到三楼，开铁栅门，姝华立于房门口，表情冷淡。两个人跟进房间，打蜡地板，几样简单家具，办公桌，几只竹椅，一张农家春凳，条凳，看不到一本书。姝华的房间也简单，长凳搁起来的铺板床，仿斑竹小书架。台面上只有一本书。沪生说，这是我朋友小毛，姝华不响。小毛拿出一本练习簿，放到姝华面前的台子上。窗子有风，吹开一页，姝华只扫一眼。沪生说，小毛特地来看姐姐。姝华不响。房间小，南昌路声音传上来。簿子比较破，封面贴《劍俠飛雄》的刻本插图。姝华根本不看，风吹插图，一翻一翻。小毛有点局促，看看沪生。马路上，车轮轧过阴沟盖，咯登咯登响。沪生拿起簿子说，这是小毛抄的。姝华说，嗯。小毛说，姐姐写的诗，让我看看。姝华说，沪生，为啥到外面瞎讲，我不写诗的。小毛不响。沪生有点意外。小毛自语说，这就随便，个人的自由，看不看，我无所谓。姝华不响。小毛拿起膝盖上的纸包，端到台面上说，姐姐要是喜欢，就留下来。小毛立起来，预备走了。姝华毫无表情，拆开旧报纸，见上面一本旧版破书，是闻一多编《現代詩抄》，姝华面孔一红。此时沪生也立起来，准备告辞。姝华说，再坐一歇。小毛不响。姝华翻到穆旦的诗，繁体字：

靜靜地，我們擁抱在

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裏，

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，

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沉迷。

那窒息著我們的

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，

它底幽靈籠罩，使我們游離，

游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。

小毛说，这等于外国诗。姝华轻声说，卢湾区图书馆也看不到，一向是不印的。沪生说，哪里弄来的。小毛说，澳门路废品打包站，旧书旧报纸，垃圾一大堆。姝华不响，眼神柔和起来。小毛说，我随手拿的。姝华笑说，还随手，肯定明白人。沪生说，是吧。姝华翻了翻，另一本，同样是民国版，编号431，拉瑪爾丁《和聲集》，手一碰，封面滑落，看见插图，译文为， 教堂立柱光線

下，死後少女安詳，百合開放在棺柩旁。 姝华立刻捧书于胸，意识到夸张，冷静放回去。南昌路有爆米花声音，轰一响。姝华翻开小毛的手抄簿，前面抄了兵器名目，流星锤，峨眉刺，八宝袖箭等等，包括拳法套路，后面是词牌，繁体字， 樓槃“霜天曉角”，剪雪裁冰。有人嫌太清。又有人嫌太瘦。都不是。我知音。誰是我知音。孤山人姓林。一自西湖别後。辜負我。到如今。 姝华不响。另外是吳大有 “點絳唇”，江上旗亭。送君還是逢君處。酒闌呼渡。雪壓沙鷗暮。漠漠蕭蕭。香凍梨花雨。添愁緒。斷腸柔櫓。相逐寒潮去。

姝华抬起面孔，细看小毛说，抄这首为啥。小毛说，好看吧。姝华说，啥。小毛说，船橹写得好。姝华说，啥。小毛说，苏州河旁边，经常看人摇橹，天气阴冷，吃中饭阶段，河里毕静。姝华说，从来没去过。沪生说，有风景。小毛说，下游到三官堂的稻草船，上游去天后宫批发站码头青皮甘蔗船，孤零零，一船一船摇过来，一支橹，一个人摇。船大，两支橹，一对夫妻，心齐手齐，一路摇过来，只听得一支橹的声音。姝华说，词意浅易，词短韵密，无非一点闺怨，写满相思，只这两首，我欢喜的。小毛说，古代英雄题墙词，姐姐看过吧。姝华说，狠的。小毛说，宋朝比现在好多了。姝华压低声音，蔼然说，小毛是中学生了，外面不许乱讲，要出问题的，真的。

两个人坐约一个钟头，出了公寓，经国泰电影院一直朝北。小毛说，姝华比较怪。沪生笑说，这个人，对父母，一样是冷冰冰的。小毛说，不是亲生的。沪生说，父母是区工会干部，比较忙。小毛不响。沪生说，我要是专看旧书，抄旧诗，我爸爸一定生气的，非要我看新书，新电影。小毛说，革命家庭嘛。沪生说，姝华大概会写信来，感谢小毛。小毛说，无所谓的，真是我随便偷的。沪生说，如果来信，小毛就回信，劝劝姝华，少看老书，外国书。我爸爸讲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形势好，生活也好。小毛说，这难了，看姝华的样子，是不会听的。沪生说，我是好心。小毛笑说，如果姝华再寄明信片，一定也是理发师傅先收。沪生说，上次是风景卡片，一般情况，只有老先生写明信片。小毛不响。两人走到威海路。沪生说，要么，陪我到“翼风”航模店走一趟。小毛同意。两人穿过“大中里”，不远就是南京西路，穿过马路，便是“翼风”，两开间店堂，顾客不少，柜台里，从简易橡筋飞机，鱼雷艇到驱逐舰图纸，各种材料，包括高级航模汽油发动机，洋洋大观。六十年代舟船模型，全靠手工，店里另卖各式微型木工金工器材，包括案头微型台钳，应有尽有。小毛开眼界，指一艘九千吨远洋轮模型说，我邻居银凤的老公海德，是这种船的海员。沪生说，此地有巡洋舰图纸，英尺英寸，考究。小毛看橱窗。沪生说，我爸讲，当初世界条约，限制甲板炮火数量，比如彭萨科拉级巡洋舰，十门203mm主炮，设计到顶了。小毛不懂。沪生说，美国人装备飞机弹射器，水上侦察机，预备与日本古鹰级重型巡洋舰对杀，装甲防卫，深到吃水线下五英尺，可惜弹药舱缺防卫，此地有图纸卖，可以做。小毛说，我一点不懂。沪生说，进了中学，我参加航模组，一个月就开除了。小毛说，为啥。沪生说，少一只微型刨，老师认定是我偷的，我只能离开。小毛说，是我偷的。

沪生买了一瓶胶水，三张0号砂纸，两人出来。店外聚拢人群，一个中年人说，德国巡洋舰，萨恩霍斯特懂吧。一个中学生说，不懂。中年人说，装甲水密好，首发命中最远，英国光荣号，哪里是对手。中学生说，一般了吧，俾斯麦巡洋舰，名气大，萨恩霍斯特相当狼狈，舰岛全部轰光，只能沉下去。中年人讲，四打一算啥好汉呢，打了三个钟头，啥概念，约克公爵号，吃饱萨恩霍斯

特炮弹。中学生说，最后呢，最后呢，533毫米鱼雷发射器，等于是赤膊，有防护甲板吧，打爆了吧。讲到此地，纠察说，让开好吧，当心皮夹子，少讲讲。沪生拉了小毛朝前走。沪生说，这一大一小两个人，一个是隔壁江阴路弄堂的老卵分子，另一个，得过市中学生航模赛名次，明显是小卵一只。小毛说，讲得热闹。沪生说，照我哥哥讲，萨恩霍斯特巡洋舰，武器精良，让英国人打沉，实在是艄设计太重，一开船，艄就进水，“安东”炮塔进水，之后换了最出名的“大西洋”艄，确实应该，但是逃不快了，让英国人包围，哈，有啥办法。小毛说，照我师父讲的办法，紧盯一只船拼命打呢。沪生说，巡洋舰不是肉拳头，中国武功，基本是骗人的。小毛不响。

两人走到新华电影院，沪生买两根棒冰，两个人坐到台阶上。沪生说，不开心了，算我讲错了。小毛说，无所谓的。两人转弯，经过凤阳路，到石门路拉德公寓门口。沪生说，到我房间里坐一坐。小毛说，要吃夜饭了，我回去了。沪生说，上去看看。两人乘电梯到四楼，英商高级职员宿舍，比南昌公寓宽，一梯三户，钢窗蜡地，独立煤卫。沪生开门让小毛进去，朝东是马赛克贴面的大厨房，居中的台子上，摆了一只掼奶油圆蛋糕，小毛一呆。此刻，西面房间里出来几个人，对沪生，小毛笑。沪生说，今朝是小毛生日，小毛，这是我朋友阿宝，蓓蒂，还有我父母。两个穿空军制服的中年男女，笑眯眯过来，讲上海口音的北方话说，小毛，生日快乐，学习进步。小毛一时手足无措，再一看，西厅里一个熟悉的姐姐，笑眯眯立起来，竟然是姝华。

六十年代上海，重视生日的家庭不多。沪生父母军校毕业，到空军部门工作，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初次约会，适逢生日，因此对生日重视。沪生与哥哥沪民，一家四口，每年过三个生日，雷打不动。上一次，沪生到苏州河边，吃油墩子聊天，记了小毛生日，搬到石门路已经几年，打算请姝华来坐，让小毛有惊喜，父母非常支持。于是沪生约了阿宝，蓓蒂，只有姝华犹豫，沪生就带了小毛，先去看姝华。沪生说，姝华来与不来，自家决定。想不到，姝华还是来了。见到原来小邻居，沪生父母高兴，沪生的爸爸，讲上海口音的北方话说，到了十月一日，祖国母亲生日，更要庆祝，你们一定来，到阳台看礼花。大家点头。只有小毛恍惚，想不到过了生日。大家等小毛切蛋糕，蓓蒂说，小毛哥哥许一个愿。小毛想不出愿望，与大家一道说，生日快乐。蓓蒂双瞳闪闪，看定了蛋糕说，假使是明信片里的五彩蜡烛，金银蜡烛，多好。阿宝说，烟纸店只卖白蜡烛，南京路虹庙，卖红蜡烛。小毛说，香烛店有最小的蜡烛，叫“三拜”。沪生说，啥意思。小毛说，只要拜三拜，蜡烛火就结束了。蓓蒂说，啊。小毛说，稍大一点的，“大四支”，再大一点，“夜半光”，十二两重，可以点到半夜，“斤通烛”，一斤重的分量，“通宵”，是两斤重，大蜡烛叫“斗光”。蓓蒂摇手说，不要讲了，中国蜡烛，最讨厌。



| 物质匮乏年代的梦幻邮票 |

大家吃了蛋糕，沪生父母参加一个聚会，先走了。烧饭阿姨摆上几只简单小菜，大家坐下来吃饭。小毛说，进门我就一吓，现在想想，真可以结拜金兰了。沪生说，啥。小毛说，蓓蒂喜欢香港彩色蜡烛，我喜欢古代样子，点三炷香，大家换了庚帖，就是异姓弟兄姊妹。烧饭阿姨说，如果桃园三结义，小毛算啥人呢，刘备，还是关公关老爷。小毛说，我只晓得以前，工人加入帮会最多，结拜兄弟姊妹最多，同乡同帮，最忠诚。阿宝说，诸葛亮跟张温，也算结拜弟兄。沪生说，隔辈结谊，董卓跟吕布，杨贵妃呢，是跟安禄山。姝华说，小毛诚心诚意，大家开这种玩笑，好意思吧。小毛说，不写金兰簿，现在也是义兄义弟，义姊义妹。沪生扑哧一声笑。姝华说，哈克贝里·费恩，汤姆·索亚，真正的结拜弟兄。小毛说，不望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讲起来，当然也不可能。大家笑笑。小毛说，古代人，是打仗之前，人人磨了刀，就开始换帖，预备一

道死。蓓蒂说，我喜欢皇宫故事，皇宫舞会。小毛说，结了义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阿宝说，我爸爸讲起来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人生知己无二三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就是最好的朋友，最后也是各归各，因为情况太复杂了。沪生说，阶级感情，是血浓于水，我爸爸部队里，战友最团结。阿宝说，革命军人家庭，有啥好讲呢。沪生不响。姝华岔开话题说，沪民哥哥呢。烧饭阿姨说，从部队请假回来，就住院了。沪生不响。大家吃了饭，跟阿宝到阳台上，朝外眺望，东面是“国际”饭店，东南方向，看见“大世界”暗淡的米色宝塔。小毛帮忙收台子。烧饭阿姨小声说，沪民不是生病，是做了逃兵，爸爸发火了，批评了好几次。小毛不响。大家聚到厅里，靠墙一排书橱里，多数为政治书，灰布面《列寧全集》，咖啡面子《史達林全集》，另一只小书橱比较杂，航空技术资料，关于船坞，军舰，军港码头，吃水线，洋流气象种种名目，俄文版多。另有少量文艺书。橱顶摆了一艘P-4鱼雷艇模型。沪生说，这是沪民以前做的。小毛靠近去看。沪生说，P-4是中国海军主力，苏制快艇，可惜不配雷达，靠陆上雷达传递指挥，容易失去目标。阿宝说，军事秘密。沪生说，从苏联进口36艘，1958年打沉台湾四千吨“台生”运输船，据说是这种艇。另外还有一种木质鱼雷快艇。小毛说，啊，苏州河里运棉花的驳船，也是铁皮做的。沪生说，全部划归广州，芜湖船厂制造，苏联专利02型。阿宝兴趣不大，走开了。沪生带小毛到另一间，内阳台的角落里，堆了大叠《人民日报》，《红旗》，小台子上，是一架战舰模型龙骨。沪生说，这是沪民做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，当兵前，弄到一半。小毛说，沪生是内行。沪生说，我不算懂，我航模班的老师，上两代全部是江南造船厂师傅。小毛摸一摸龙骨。沪生说，君王级系列，航速比较差，这艘船，最后是让德国U-47潜艇三发鱼雷击中，八百人丧生。小毛说，已经是手下败将，为啥要做。沪生说，有一类人，就喜欢做沉船系列，包括沪民。小毛不响。沪生轻声说，沪民倒霉了，最近跟一个女兵谈恋爱不成功，装病回上海，气得我爸爸伸手辣辣两记耳光。小毛不响。沪生指了中部舰桥说，如果小毛有兴趣，经常过来做。小毛不响。

两人回客厅。蓓蒂听儿童节目。姝华靠了书橱翻书。小毛走过去，看见几本苏联小说，《士敏土》，《三個穿灰大衣的人》，《拖拉機站站長與总農藝師》。姝华翻到一本，阿爾志跋綏夫著《沙寧》。小毛凑近去，姝华立刻退后一步说，走开呀。小毛说，頹廢，是啥意思。姝华双颊一红说，走开好吧。小朋友懂啥。小毛说，我样样懂的。姝华说，这本书比较特别，但小毛太小，我不讲了。小毛说，主要讲啥呢。姝华想了想，赧然说，就是。小毛说，吞吞吐吐，让我来看。姝华掩卷说，就是1905年，这个人，写了“性欲第一”的意思，懂吧。小毛说，啥叫性欲。姝华严肃说，就是有人对政治，宪政不满，这个人讲，是因为肉体不满的缘故。小毛说，肉体，啥意思呢。姝华讲不下去，不耐烦转身说，以后讲吧，我到以后再讲。小毛无趣，蹲了下来，无意从书橱底层，抽出一册中译《愛的科學》，翻开第一面，就是一整幅女人器官，铜版画的分析图，桃子样式的正面，每根毛发细致入微，注释密密麻麻。啪啦一响，脚边跌下来一大本商務印書館《漢俄字典》，小毛一吓。姝华轻声说，小毛，不许看，快点摆好，听见吧。

六章



一

陶陶早年做菜场，后来贩卖“醒宝”香烟，摆蟹摊，开小旅馆。九十年代某个阶段，鲈鱼刺身行俏，有一位过房阿姐，介绍某某鱼塘的老板，让陶陶赚了一票，但好景不长，生鲈鱼有肝吸虫肺吸虫，相关部门发文，禁止生食。吃客点菜，饭店只提供火腿片清蒸，糖醋，茄汁松鼠的烧法，鲈鱼身价回落。与此同时，海鲜昌盛，福建广东的海鲜佬纷纷登陆本埠，承包饭店水产，全包鱼缸系统，善养海货，陶陶缚手缚脚。巧的是，大闸蟹飞机可运，行情南北见旺。港台人，北方人开始通吃，生意滚热。陶陶重回蟹生意本行，开公司，打电话捉户头，捉到公司礼单，就赚到银子。做各种大生意，当时样样凭上面批文，大量送礼。谈生意，就是跑北面，跑批文。生意人开出应景礼单，两样最时髦，一是清水大闸蟹，二是松下LD，也就是大碟机。礼单比如，蟹三十篓，大碟机二十，三十台，另配碟片多少套。这种单子，陶陶逐渐是行家。这票生意里，大闸蟹技术含量高，要懂蟹经，会看货色，善谈价钿。大碟机的卖家，包括私人碟片黄牛，型号内容，基本死的，蟹是活货，运到北京，蟹死十篓，就全部泡汤，不仅是铜钿银子，关系到面子，衬里，甚至性命交关。连续几个秋冬季节，芳妹到了床上，也太平不少，男人高度紧张，身体为重。蟹簖方面，有人寻陶陶，公司老板寻陶陶，电器行老板有委托，大碟黄牛手里，也有蟹生意做，陶陶实在忙。

某年秋天的夜里，芳妹陪了陶陶，七转八弯，走到成都路，去大碟黄牛孟先生的房间里看货色。孟先生是音响行的店员，白天搭到客户，夜里带进自家房间挑片子，骑两头马。两人走进孟先生房间，已有一位女客稳坐吃茶。底楼前客堂加天井，封成一大间，朝东墙壁，全部是碟片抽屉，备了活动木扶梯，大碟片满坑满谷。陶陶看看房内，不见女人用品，断定孟先生是单身。芳妹嗲声

说，孟先生，这是我老公陶陶。孟先生不响，拉开数只大抽屉，点点头说，一般的货色，就是这点，两位挑挑看。陶陶走近，抽屉里眼花落花，密密层层，排满四十厘米见方的原装大碟，封套开面大，分量重，拿出三四张，已经托不稳。芳妹说，孟先生架子太大了，过来帮我看呀。孟先生说，两位先翻一翻，货色来路正宗，这趟准备买多少。芳妹说，廿张上下，送高级领导，我老公，也想买几张看看。孟先生说，上海人买了自看，少见的。陶陶不响。孟先生说，我不是小看人，政府禁止私人开录像馆，每张碟，至少要三四百朝上，要自摸，有这种身价买吧。陶陶说，喂，我买不买管侬屁事，死老卵。孟先生一噎。此刻，吃茶女人过来，敬上一张名片，讲北方话说，两位好，我也是来看碟的，咱们一块儿瞧瞧，我知道一些。陶陶接过名片，上面是，上海海静天安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静。

孟先生上来，摸出一枝七星香烟对陶陶说，对不住，今朝有两笔货色，一下船就扣留，我心情不好。芳妹娇笑说，陶陶哪里会动气，孟先生做生意，至真的。陶陶说，我无啥，是真的不懂。芳妹说，孟先生有魄力，片子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。孟先生说，哪里呀，主要是现在的大小老板，大小领导，人人喜欢看，货色进得越来越多。芳妹说，我只能旁边等了，请孟先生，潘总，帮我解决。潘静讲北方话说，成，姐姐，咱们这回买的片子，送什么人哪。芳妹一呆。潘静说，是什么文化背景，是男是女，是大领导，还是个体老板，咱得掌握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说，这儿的碟，我拿了不下四五百张，基本分三档，就是文艺片，动作片，情色片，最后这一类，也有讲究，是丁度·巴拉斯，还是日本SM，玩制服的，还是玩恶心的，真刀真枪直接齐活的，再比如，我前边说的三大类，您得细分港台，美国，欧洲电影，等等等等。四人逐渐有说有笑，等片子选定，回去路上，芳妹忽然立到路灯下，看了陶陶说，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，刚刚盯紧了潘小姐，上瞄下瞄，看我回到床上，夜里仔细收作。陶陶说，本来我就想讲了，七转八弯穿这种小弄堂，熟到这种地步了，姓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芳妹不响。陶陶说，一见姓孟的，嗲到这种地步，骚货。

认得潘静，陶陶寂静无语。潘静谈LD的样子，像是乱中见静，印象深刻。以前电影开场，银幕里跳出一个“静”字，工楷或者手写，配一轮月亮，几根柳条。观众等于集体识字，静下来，看“静”字的结构，充满期待。幻灯机不稳，有磨损，“静”字就抖，月亮有悉悉洒洒芝麻点，大家笃定泰山，“静”字来了，要开始了，要看了。条件反射，潘静这次是让陶陶重返儿童场，此种心思，陶陶无法告诉芳妹。想起潘静，四面就静。上海女人三字真经，作，嗲，精，陶陶全懂。上海女人细密务实精神，骨气，心向，盘算，陶陶熟门熟路，但关于潘静，以往所有的应对，胡调方式，完全失效。

到了第二年秋，有一次潘静来了电话，询问大闸蟹行情。半个月后，电话再来，询问蟹经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讲起来啰嗦，八十年代前，北方人一般不吃河螃蟹，青岛大连人，吃海螃蟹，北方河里有小蟹，农村放牛的小孩子，捉几只，丢进火堆里烧，剥不出多少肉。潘静笑笑。陶陶说，螃蟹和大碟，道理一样，必须了解对方背景，有不少大领导，江南籍贯，年轻时到北面做官，蟹品上，不能打马虎眼，苏州上海籍的北边干部，港台老板，挑选上就得细致了，必须是清水，白肚金毛，送礼是干嘛，是让对方印象深刻，大闸蟹，尤其蟹黄，江南独尊，老美的蟹工船，海上活动蟹罐头工厂，海螃蟹抓起来，立刻撬开蟹盖，挖出大把蟹黄，扔垃圾桶，蟹肉劈成八大块装罐头，动

作飞快，假如送礼对象是老外，您还真不如送几磅进口雪花或西冷牛扒，至于真正的北面人，包括东北，四川，贵州，甘肃，一般的品相就成了，配几本螃蟹书，苏州吃蟹工具，镇江香醋，鲜姜，细节热闹一点，别怕麻烦，中国人，只讲情义，对陌生人铁板一块，对朋友，绵软可亲，什么法律，规章制度，都胜不过人情，一切OK的。潘静讲北方话说，太详细了。陶陶说，具体的细节，我来操办。潘静说，陶陶太贴心了，好感动。陶陶说，不客气，我不赚您一分一厘。潘静说，干嘛。陶陶说，我愿意。潘静语噎。陶陶也就挂电话。从此，潘静常来电话。有一次说，陶陶，咱以后不说螃蟹了，成吗，见个面吧。陶陶说，我最近太忙，再讲吧。其实，陶陶是犹豫，见面的镜头，眼前出现数次，每到临门一脚，陶陶按兵不动。一个月后，潘静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电话，潘静讲北方话说，陶陶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明天一定得见我，只有看到你，我才会心安。

潘静的公司，近中山公园。这天两个人到愚园路“幽谷”餐馆吃夜饭。电话里，潘静稍有失常，与陶陶见面，微笑自如。灯光下面，潘静保持LD黄牛房间吃茶的样子，自称河北人，来上海多年，公司法人是潘静女同学，所谓闺蜜，相当有背景。潘静负责部分运作，老公小孩住石家庄，最近预备买两套房子，但是否让老公进上海，举棋未定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讲到婚姻感情等等，陶陶保持谨慎。相比潘静，陶陶觉得以前来往的女人，轻松家常得多。饭后两人走了一段，经过附近长宁电影院，二楼有咖啡吧，小型舞厅，三楼为招待所。潘静停下来说，再喝杯咖啡。陶陶答应。两人到二楼，霓虹灯闪烁，走廊边有小舞厅，灯光转暗，慢节奏时刻，四五对男女，立于黑沉沉舞池里跳两步，几乎不动。萨克斯风单挑，细声细气，呜咽缠绵。另扇门开进去，车厢座位，还算亮。两人并排吃咖啡，吃零食。音乐隐约传来，陶陶放松许多，身边有潘静，此时此刻，却不需要多讲，可以借音乐，安静沉默。

两人消磨到九点半，忽听外面大声尖叫，一阵门响，冲进一个披头散发的服务员说，快快快，快呀，着火了呀，快点逃呀。陶陶一身冷汗，拉起潘静，奔到门口，大量烟雾涌进来，几个乐手夺命而过，后面紧跟一个单脚高跟鞋舞客，一跷一跳。舞厅已一片火海。陶陶的心蹿到喉咙口，拉紧潘静说，快。潘静一把抓紧不放。走廊里，烟雾弥漫三分之一，看不到楼梯。两人弯腰走了一段，前面跳舞女人甩脱高跟鞋，拉开一扇门，陶陶拖了潘静跟进，想不到只有上行楼梯，开一次门，烟雾顺了弹簧门，涌进一大团。两人搏命跑上三楼，是招待所走廊，烟火已从主楼梯烧上来，三楼一片混乱，房客，舞客，人人热锅上蚂蚁，方向不明，弯腰顺了走廊，乱叫乱爬。此刻陶陶明白，今夜多数烧成一堆焦尸为止。身旁的潘静，披头散发，面目全非，臂弯套了手袋，一手拉紧陶陶，目光凄苦。正在此刻，烟雾中走出一个值班老伯伯，拎了挂满钥匙的木板。老伯伯淡定说，大家不要慌，有太平楼梯。老伯伯腰板笔挺，朝前就走，众男女弯腰塌背，鱼贯跟随。到走廊终点，确实一扇铁门，横一根铁栅，吊有挂锁，老伯伯的木板上，钥匙二三十把，开始一把一把耐心开锁，时间难熬。一个外地客人，举起一只老式铸铁打蜡拖把，大声讲北方话说，大爷让开，我来砸，我砸。但砸了两记，外地客软脚蟹，一跤瘫倒，只有喘气的名分。

人到了性命交关阶段，陶陶晓得，电影镜头基本是假的，血液已经四散，毫无气力，死蟹一只。老伯伯的钥匙继续试，继续开。烟火从后面烧过来，旁边的高跟鞋女人，忽然一把抱紧陶陶臂膊，哭出声音，娇声救命。陶陶麻木了，闭紧双目，准备静然受死。身体两面，有两个女人抱紧贴

紧，也算死得风流。烟火弥漫，忽然之中，听到啪嗒一响，铁栅一拉，太平门大开。大家拼命朝下逃窜，底楼是小弄堂，直通愚园路。此刻，救火车警笛大作，警车也到了。潘静，高跟鞋女人，拉紧陶陶两条臂膊，陶陶面赤舌颤，左拥右抱，失魂落魄，狼狈穿过马路，喘得发抖。此刻，所有路人的视线，只顾看大火，救火，救火车，包括医院开来救命车，无暇注意刚刚死里逃生三人组。两个女人，捉紧了陶陶，看一阵消防队救火，才意识到要松手。高跟鞋女人带了哭腔，讲北方话说，我行李还在三楼呢，咋办哪，我那死鬼，我的男同事，没心没肺的死男人，跳舞时花言巧语，上下乱摸，一说着火了，自个儿先他妈开溜了，我算知道男人了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一面说，一面蹲下痛哭。北方女人一般穿得比较露，楼上楼下奔命，基本已经走光。潘静看不过去，帮女人遮掩衣裙，潘静说，您先起来，都这样儿了，先别急，先起来嘿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妹妹，能活着出来，比啥都强。

难忘的事情，基本是夜里。陶陶遭遇多少女人，是夜里。这次到大碟黄牛房间，结识潘静，夜里。与潘静吃饭，碰到“天火烧”，夜里。跑上三楼，高跟鞋女人拉紧不放，夜里。此刻仍然是夜里。高跟鞋女人说，这位大哥，我说错话了，您是唯一好男人。潘静笑。女人说，我和男同事来上海，没有大哥大嫂，小妹我一百多斤，就交代了，现成儿直接给点了，甭麻烦火葬场，齐活了。陶陶不响。女人说，大哥大嫂，留个联系地址，谁让咱有缘呢。讲到大嫂，潘静有点窘。两个人准备与女人告别，尽快离开是非地，听这一番感激，再次攀谈。潘静留了名片，三人穿过马路，找到消防队干部了解情况。对方说，火已熄灭，要调查起火原因，当事人有情况提供吧。女人说，我闭眼睛跳舞，听到尖叫，闻到烟味，火已经到舞池了。陶陶与潘静，回答同样如此。消防干部说，目前不允许进火场，招待所私人行李，是烧光，水枪冲光，清理现场后再讲。女人答应。恰是此刻，一个男人抢进来，抱紧了女人，想必就是男同事。

陶陶与潘静离开，顺愚园路朝东，走了一段。潘静说，陶陶是好男人。陶陶说，开钥匙的老伯伯，真正好男人。潘静说，老人家好是好，可没拉我救我呀。陶陶说，我胆战心惊。潘静靠紧陶陶肩膀说，最艰难的时刻，谁一直拉着我不放，从来不松开。陶陶说，这是起码的。潘静柔声说，是好男人，就送我回家吧。陶陶看表，半夜一点，叫了车，潘静贴紧了就座。陶陶则是大脑恍惚，下午告诉芳妹，参加老友聚会，然后与潘静吃饭，吃咖啡，狼奔犬突，左怀右抱，现在亲密如此，压缩于短短几小时，陶陶心乱如麻，眼看旁边的潘静，满面欣慰，世事往往如此，一方简单，另一方饱经沧桑。车子开到香花桥一个公寓门口，陶陶对潘静说，我就跟车回去，不送了。潘静清醒过来，从手袋里摸出信封，倒出一把钥匙，面孔贴紧陶陶说，我住此地39号，11A，随时可以来。钥匙坚定塞进陶陶手心，用力一揿，泫然泪下，关车门，不回头奔进公寓。

陶陶叹一口气，回到家中，芳妹翻身说，酒吃到现在呀。叽咕了几声，翻身入梦。陶陶心神不定，恣浴，吃茶，看报纸，看电视，从三点多钟，一直熬到晨旭遍照上海，方才昏昏入梦，起身已经十点，到公司办事处呆坐片刻，打了几个电话，中午到太平洋吃日本套餐。下午到某单位取发票。每进一个地方，无论大型公共场所，小办公室走廊，陶陶全部觉得危险，进门留意安全通道，大门位置，楼梯间也看一看。一天回来，神志不稳。吃了夜饭，小囡做功课，芳妹做家务。陶陶翻翻报纸，忽然看到一条新闻，昨中山公园一酒吧发生火灾，幸无人员伤亡。陶陶整整一天的压抑，

有了出口，手朝报纸题目一戳说，登报了，已经登报纸了。芳妹说，啥。陶陶说，昨日夜里，我就蹲了此地，火烧得我穷逃，我要是烧煞，一家老小哪能办。芳妹揩了手，拿过报纸去看，然后拉过陶陶，进卧室，关了门说，陶陶，吃酒吃到中山公园了，不对嘛，讲是去八仙桥西藏路，坐下来坐下来，我要仔细问了，到底跟啥人吃的酒，是男是女，半夜三更回来，我就想问了，现在，穿帮了对吧。讲，老实跟我讲。陶陶心里叫苦，想到了潘静的语调，邓丽君温和的唱功。陶陶此刻，只想得到拥抱与安慰，经历了火场，陶陶感觉浑身千疮百孔，死蟹一只。



二

礼拜天下午，梅瑞预备与康总约会，头发指甲已经做好，穿新丝袜，换戒指，项链，大镜子前面，横挑竖拣，再替换淡灰细网丝袜，Ann Summers蕾丝吊袜带，玄色低胸背心，烟灰套装，稍用一点粉饼，配珍珠耳钉。走进“唐韵”二楼，康总已经坐等。梅瑞解开上装纽扣，坐有坐相。康总端详说，最近有了精神，瘦了一点。梅瑞嫣然说，我真是吵瘦的，跟老公吵，跟老娘吵，哪里有空打扮，急忙拖了一件衣裳，糊里糊涂就跑出来了。康总说，老公小囡呢。梅瑞说，还是住虹口北四川路，房间大，但我搬回娘家了。康总说，夫妻相吵，平常的。梅瑞说，全部是因为，结婚太匆忙了，我有特殊经历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讲起来，全部是圈里的熟人，传出去，大家不好听。康总说，不要紧，我是保险箱，听过就关门。梅瑞说，我以前，跟两个老熟人谈过恋爱，一是沪生，一是宝总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当时这两个人，同时追我，太有心机了，到后来我明白了，沪生呢，是蜡烛两头烧，除了我，舌底翻莲花，还谈一个白萍，有这种人吧。康总说，最后，沪生跟白萍结婚。梅瑞说，结了大半年，哼，老婆逃到外国，不回来了，看样子，沪生有生理毛病。康总说，宝总呢。梅瑞说，讲出来太难听，我怀疑这个男人，心理有毛病，当时一直跟我热络联系，跟我攀谈，我根本是不理睬，到后来，我认真一点了，到关键阶段了，宝总就开始装糊涂，怪吧，有这种男人吧，我最后，彻底怕了，急流勇退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因为心情太差了，当时有朋友，介绍了北四川路的男人，我见面一看，衬衫领头不干净，还欢喜抖脚，但有房子，心里叹了一口气，就

匆忙结婚了，以后晓得，我每走一步路，总归是错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现在社会，我看得上眼的男人，要么是单身坏人，要么是已婚好人，尤其我这种已婚女人，跟男人来往，对方也许觉得，我大概准备换男人了，准备搞政变，其实，就算我跟北四川路老公分手，根本也不想再结了。康总说，以后的事体，难讲的。梅瑞说，新婚阶段，我基本是纯洁女青年，毫无经验，根本不懂，后来觉得不对了，每到夜里，也就是。梅瑞吃一口茶，不响。康总说，一到夜里，老公出去打牌，还是跳舞。梅瑞不响。

康总吃了一口茶说，我想到一个笑话，我姑妈新婚阶段，姑丈每夜要出门，讲是出去听书，其实是去跳舞，姑妈想了一个好办法。梅瑞笑了笑。康总说，我姑妈。梅瑞说，我老公不跳舞。康总说，备一双白皮鞋，擦得雪雪白，让姑丈穿，如果去跳舞，鞋面上就有女人踏的脚印，是逃不脱的。梅瑞笑说，这算啥呢，舞搭子可以带一双男式皮鞋呀，还有了，女人舞功好呢，细心呢，备一管白皮鞋油，一把刷子呢，一点印子看不见。康总笑说，过去的人，是老实。梅瑞吃一口茶说，每趟，我一讲到要紧关子，康总就插进来胡搞，姑妈，皮鞋，跳舞，这是成心的。康总说，是我忽然想到。梅瑞说，我真不好意思讲了。梅瑞不响。康总提示说，梅瑞结了婚，到了夜里。梅瑞含羞说，夜里嘛，是男女这方面，出了大问题了，上海人讲，等于银洋镲枪头，软脚蟹，等于放炮仗，一响就隐了，我这样形容，康总就要想，既然这方面有问题，小囡啥地方来，我只能老实讲了，是几个月后，我为男人请了一个开方医生，开了一帖药。康总说，从来没听到过。梅瑞说，上海嘛，样样有神奇，这种求方子，开药，老规矩，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女人，这个医生，也等于送子观音。康总说，男医生叫观音。梅瑞说，观音菩萨，中性人嘛，可男可女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一帖药，一千九百块，我男人吃了，夜里的胃口，完全吊足了，时常还加班，开小灶，两个礼拜，弄得我浑身蚂蚁爬，天天全鸡全鸭，七荤八素，小囡也就有了，结婚几年里，我也只有这两个礼拜，真正做了一趟女人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后来，男人就住院了，手脚发冷，每天咳嗽。康总说，完结，风月宝鉴了。梅瑞压低声音说，男人怀疑我，请的是游方江湖郎中，讲我是害人精，我觉得冤枉，女人有这种要求，再正常不过了，为啥只怪郎中，不怨自家，唉，只怪我，婚前缺少知识，太纯洁，婚后吃苦头。康总说，老公现在呢。梅瑞说，请了长病假，顺便照顾小囡。康总说，这个开方医生，后来判了几年。梅瑞说，啥。康总说，起码十年官司上身。梅瑞说，哪里会呢，预约挂号，根本也挂不上，到处有邀请，经常去外地巡回门诊，收了多少锦旗呀，等于女界知音。康总说，这帖药，男人眼里，是泉下骷髅，梦中蝴蝶，吓人的。梅瑞说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吊出男人一生一世的力道，火线上岗，突击加班，以身殉职，基本完结了。梅瑞腰身一扭说，康总真自私。康总说，女人比较天真，比较笨，高级骗子，全部是男人。梅瑞说，因此，我预备离婚嘛，我姆妈，也预备离婚。康总吃一口茶说，姆妈还好吧。梅瑞说，我爸爸一同意离婚，姆妈就开始跟我吵，昨天还埋怨我，为啥急急忙忙整理箱子，打包。我讲，姆妈要去香港了，不准备再回上海，我来帮忙，有啥不对呢。我姆妈就哭了。其实我也难过，哭过几趟了。我姆妈讲，梅瑞想要房子，可以的，姆妈就要去香港，跟小开结婚，上海老房子，根本不需要了。梅瑞吃了一口茶，拿出化妆镜看了看说，我讲到现在，心里一吓，讲不出口的事体，为啥样样会讲出来。康总不响。梅瑞挺直腰身说，其实呢，我跟离了婚的女人，基本是一样了，一个人单过，就是孤独，如果有男人对我好，不管对方是已婚，未婚，我全部理解，我不会添对方任何麻烦，两个人一有空，就可以见面。康总不响。

几月后一个上午，康总从无锡回上海，司机开收音机，家常谈话节目，一个女人讲感情经历，声音与梅瑞近似，康总忆起一片桑田，不近不远一对男女，顾影翩翩，清气四缭，最后是灯烬月沉，化为快速后退的风景。此刻，康总忽然想与梅瑞聊天，虽然康太，同样讲东讲西，态度温和，大学里就是有名的糯米团子，糯，软，甜，结婚多年，要方要圆，随意家常，但天天面对糯米团子，难免味蕾迟钝，碰到梅瑞，等于见识“虾籽鲞鱼”，即便梅瑞一再谦称，是白纸一张，自有千层味道，等于这种姑苏美食，虽然骨多肉少，不掩其瑜，层层叠叠，浑身滚遍虾籽，密密麻麻小刺，滋味复杂，像梅瑞的脾气，心机，会哭会笑，深深淡淡，表面玲珑，内里凌厉，真也是鲜咸浓香。康太与梅瑞，等于苏州“黄天源”糯米双酿团，PK“采芝斋”秘制虾籽鲞鱼，乐山乐水，无法取舍。

康总与梅瑞通了电话。梅瑞说，啊呀，我刚想拨号码，电话就来了。康总说，最近还好吧，周围太吵了。梅瑞说，是我太忙，现在跟了中介办手续，事体实在多。康总说，买房子了。梅瑞说，嗯，两室一厅。康总说，准备做房东，还是。梅瑞说，决定自家住。康总看看前面司机，压低声音说，上次讲的事体，已经解决了，所以搬场了。梅瑞说，就算吧，其实，我仍旧老样子，我讲过了，做女人，要对自家好，买这间小房子，如果装修适意，我就搬进去住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接下来，就是请工程队，买按摩浴缸。康总说，辛苦。梅瑞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现在不便讲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最私密的事体，我告诉了一个男人，有一点后悔。康总不响。梅瑞曼声说，这个男人，样子文雅，有经验，以后，还会想我，关心我吧。康总笑笑。梅瑞挂了电话。

此后某日，梅瑞打来电话，告诉康总，梅瑞娘终于离婚了，准备立刻去香港，与小开团聚。隔了三天，梅瑞再来电话说，康总，我姆妈真的走了，不可能回上海了，即使回来，基本住酒店，我哭了好几场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这天我进房间，我姆妈讲，一个独身老女人，一条老弄堂，姆妈走进走出，已经走够了，我离开之后，梅瑞想换环境，做娘的完全同意，新闸路这个老房间，立刻脱手，买进延安中路底层，煤卫独用，隔壁邻里少，也清静，姆妈贴一点积蓄，让梅瑞平稳过生活，心甘情愿。我当时听了就讲，姆妈以后回上海，也可以住。我姆妈笑笑，闷头翻箱倒柜，大忙特忙，这天清理一大堆的废品，房间里，满地大包小包，中式棉袄，织锦缎棉袄，罩衫，璜贡缎棉袄，灯芯绒裤子，卡其裤子，两用衫，春秋呢大衣，法兰绒短大衣，弄堂老裁缝做的双排纽派克大衣，哔叽长裤，舍维尼长裤，中长纤维两用衫。康总笑说，哈，家家一样。梅瑞说，我翻了一翻，还没开口。我姆妈就讲，全部是垃圾，全部掼进垃圾箱。我不响，解开一包旧衣裳，朝阳格衬衫，泡泡纱裙子，我立刻就想到从前了。姆妈讲，看啥，快点掼出去。几大包叠整齐的被单，被面子。姆妈讲，现在用被套，根本不要了。我翻一堆旧衣裳，绒线衫，腈纶开司米三翻领。姆妈讲，要死了，全部掼进垃圾桶。我开了一只箱子，里面不少衬衫，两用衫，百裥裙，朱红绉的“江青裙”，湖绉荷叶滚边裙。姆妈说，全部掼出去。康总说，火气太大了吧。梅瑞说，我只能不响，这批裙子，是我姆妈的宝贝，当年恢复跳舞，我姆妈积极响应，自做跳舞裙，乔奇纱，黑丝绒，手缝亮片，嵌金银丝，现在，姆妈无情无义讲，实在太土了，看见就是一包气，怪吧。有个箱子里，摆了一套五十年代列宁装，弄堂加工组时期的背带裤，蓝布工作帽，袖套，叠得整齐。我姆妈讲，不许解开，真倒霉，真要死了，看到这堆垃圾货，我只有恨，姆妈的好青春，统统浪费光了。我听了不响，这天，只要我一翻动，姆妈就讲，统统掼出去，掼光，送居委会，捐乡下穷地方也好。康总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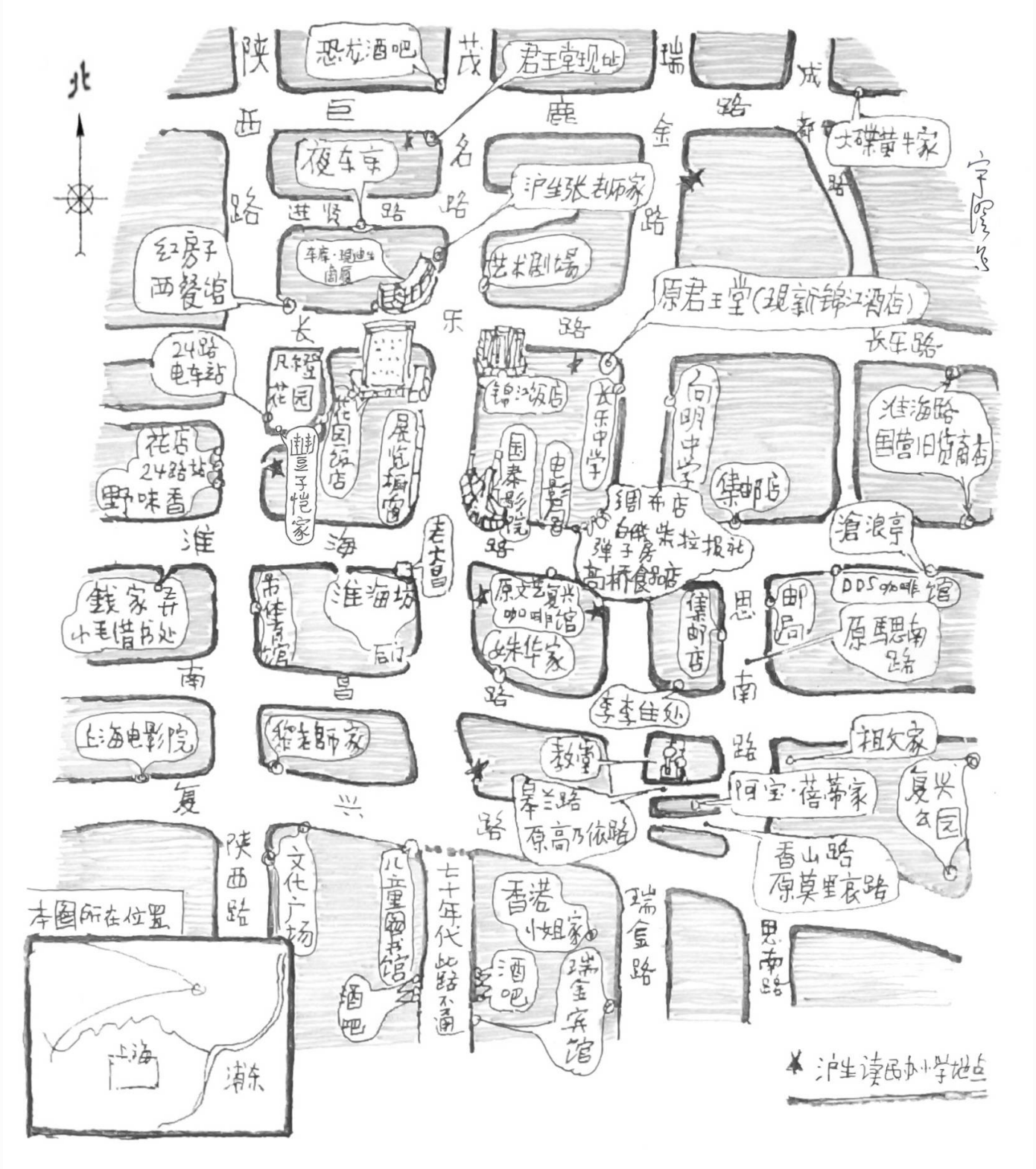
响。梅瑞说，墙角落有一个大脚盆，装满以前的时髦鞋子，荷兰式高帮，浅口丁字，烧卖头，船鞋，横搭攀，包括几双跳舞皮鞋，就是“蓝棠”羊皮中跟，请皮匠师傅缝了搭攀，跳舞转起来，不会滑脱。康总说，前几年舞场里，老阿姨还是这种打扮。梅瑞说，我一看，马上想到以前了，想到我慢慢长大，姆妈变老。我姆妈踢了一记脚盆说，有啥用呢，断命的社会，吓人的社会，想当年，我简直跟瘪三完全一样。我不响，一只樟木箱里，全部是旗袍，姆妈结婚前后，单，夹，呢绒旗袍，闪面花缎，四开纺绸，平头罗纺，竖点绸，颜色素静，也有“雨后天”，桃玉，悲墨，淡竹叶颜色，每一件，腰身绝细，样式不一样，滚边包纽，暗纽，挖镶，盘香纽，看似简单，实在也是妖。我讲，旗袍我要的。我姆妈平静一点。我讲，件件喜欢。我姆妈讲，根本不能穿，要了做啥。我讲，做纪念。姆妈讲，箱底下，倒是有几件“沙克司坚”（Sharkskin）旗袍，也就是人造丝，绿，黄，粉，淡蓝，其中，雪白颜色最好，当时男人做白西装，女人做白旗袍，最流行。我不响，翻开另外一叠，老介福，富丽绸布店衣料，真丝，雪纺，轧别丁，舍味呢，直贡缎，斜纹呢。康总不响，心里开始烦。梅瑞说，过去的布店，想想真热闹呀，店里全部是人，上面拉几道铁丝，开了票，钞票夹上去，哗的一记，滑过铁丝，滑到账台上，敲了图章，哗一记，再送回来，高凳子上面坐一个老伯伯，从早叫到夜，顾客同志们，当心贼骨头，皮夹子拿拿好，当心三只手。康总笑笑。梅瑞说，我姆妈一听就讲，好了好了，少讲讲，这点料作，梅瑞如果再婚，倒可以定做旗袍，可以用。我讲，我哪里会结婚。康总说，这难讲了。梅瑞说，肯定的，我姆妈看了看讲，西式料子做旗袍，旧社会最时髦，现在的旗袍，怪吧，全部是中式大花头，乡巴子，一副穷相，乡下女人，饭店拉门女人打扮，身上不是牡丹花，就是红梅花，以为穿旗袍，就是金龙金凤，就是浑身包紧，裹紧，胖子也穿亮缎，也要包，要裹，等于做了“酱油扎肉”，“湖州肉粽”，自以为斗妍竞媚，老上海人看见，要笑煞。我不响。我姆妈讲，但老实讲，这个市面呢，跟解放前，也差不多了，也许西式料子又行俏了，反正，这个房间里，姆妈是一样不想再看见了，完全可以结束了。我不响，我问姆妈，到了香港，总要回上海看看吧。我姆妈讲，一般是不回来了，房子，票子，身外之物，姆妈只要感情，梅瑞如果离了婚，就告诉我，好吧。我听了，就哭出声音来了。我姆妈讲，乖囡，女人只看重感情，稳靠一个好男人，就定心了。我当时一声不响，揩眼泪。我姆妈讲，到了香港，假使觅到香港好女婿，梅瑞就来香港结婚，好吧，开开心心过生活。我讲，姆妈，我不考虑再婚了，我已经彻底结伤了，我看穿了。康总不响。

第柒章



壹

阿婆摇蒲扇说， 扇扇有风凉，哥哥做文章，文章做不出，请我老先生。 蓓蒂说，阿婆，夜里为啥哭。阿婆不响。蓓蒂说，我长远不哭了，阿婆为啥穷哭。阿婆说，夜里，又梦到棺材了，看见几块棺材板，我晓得不好了，最近要出大事体了。蓓蒂不响。阿婆说，以前做梦，棺材里有金子，一直有亮光，昨天夜里，棺材已经空了，乌铁墨黑，我外婆，等于孤身一个死人，光溜溜一根阿鱼了。蓓蒂说，一条阿鱼。阿婆说，是呀是呀，我预备冬至前，无论如何，要回绍兴扫墓了，一定要回去了。蓓蒂摸摸阿婆“韭菜边”金戒说，棺材板里，到底有多少黄金呀。阿婆说，当然不少的。阿宝说，多少呢。阿婆说，我外婆，当时逃出南京天王府，带了不少金子。蓓蒂说，假的。阿婆说，身上有金货，人就逃不快。阿宝说，是元宝，还是金砖。阿婆说，我外婆做天王府宫女，三年半，是从金天金地，金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，一路逃，一路哭。蓓蒂说，金子塞到啥地方。阿婆说，身上，一套土布衫裤，金子裹到小腿，小肚皮，屁股上，女人屁股大一点不要紧，土布缚裙一罩。如果有奶罩，肯定塞得圆圆两大团。阿宝不响。阿婆说，从前的女人，就算西施，胸口照样绑得搨搨平，瞒不住人的。蓓蒂说，外婆带了钻石，蓝宝石吧。阿婆说，亮蓝宝石，四品顶戴，有啥稀奇呢，就算做到二品大员，只能坐四人扛的绿呢轿子，黄金多少吃价呢，金刚钻，外国人欢喜，中国人划玻璃。蓓蒂说，我为啥看不到棺材呢。阿婆说，人一伤心，梦里就见祖宗。蓓蒂说，啥。阿婆说，我外婆过世这天，灵堂如雪，大体殓进了棺材，忽然，眼里有两条金线，噼里啪啦落下来。蓓蒂说，这我听过六七遍了，我不相信的。阿婆说，眼睛里落出黄金，我外公感觉不吉，撩开灵帏，靠近棺材讲，家主婆呀，等一歇，就要钉棺材板了，听见别人喊，东躲钉呀，西躲钉，一定要躲一躲。我外婆眼里，忽然落出一滴一滴金子来，乡邻看到，伸手去接，去轧。外公一跤跌倒，一吓，就死了。



| 凭回忆者口述所画，1960-2000年上海卢湾区局部【含租界部分路名及其他】。2011年，卢湾区已被黄浦江区合并，此名已成历史。 |

阿宝说，太平天国的宫女，会有多少黄金。阿婆说，天王府里，样样金子做，晓得吧。蓓蒂说，阿婆讲过几遍了，痰盂罐，金的，调羹是金的。阿宝说，还有呢。阿婆说，金天金地，晓得了吧，王府里，台子，矮凳，眠床，门窗，马桶，苍蝇拍子，金子做，女人衬里裤子，金线织，想想看。蓓蒂说，不可能的。阿婆说，马车，轿子，统统黄金做。阿宝笑笑。阿婆说，马脚底镶掌，一般熟铁做，王府，是金子做，金钉子钉，马车瑯啷啷跑出去，太阳出来了，金马车，八匹马，一路四八三十二道金光，声音轻，因为金子软。蓓蒂说，乱讲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阿婆摇扇子说，现

在，啥人会懂呢，大天王爷爷的排场。蓓蒂说，世界上，有两部黄金宝贝马车，只有伊丽莎白，路德维希二世可以坐。阿婆说，这算啥呢，太平天国，黄金世界，八十六人扛的金轿子，晓得吧，轿子里面，可以摆圆台面吃酒，里厢有金灯，金蜡签，金面盆，金碗，金筷子，金拖鞋。隔间用金屏风，摆一只金榻，金子净桶，一个金子小倌人，手托金盘，摆一叠黄缎子，让大天王爷爷揩屁眼。阿宝说，洪秀全从来不出宫门，只坐女宫人拖的金车子，常备龙凤黄舆，七十二根杠子，宫里的马桶，面盆，浴盆，确实是真金做的。蓓蒂说，不会吧。阿宝说，是我爸爸讲的，东王杨秀清，到浙江去开会，前呼后拥，四十六扛的大轿子，热天备水轿，荫凉适意，下衬玻璃水缸，养了金鱼，荷花。阿婆说，没有听到过。阿宝说，是书里写的呀。阿婆说，只有大天王爷爷有黄金大轿，天王府里排场，啧啧啧啧，典天锣，典天乐，多少人呀，典天官，三千人，典天马，三百人，典金官，专门管金子，典玉官，专门管玉石，天国国庆节一到，百官观礼，天王爷爷勾了金面，黄蟒玉带，出宫门开庆祝会，朝广大劳动模范挥手，底下就哭了，三呼万岁万万岁，接下来，就是开游园会了，金锣开道三十对，金盔金甲，飞金字肃静牌，回避牌，清路旌旗，飞虎旗，飞龙旗，前后撑大金扇，大红缎子金伞，也叫“红日照”，单算一算，这排场，啧啧啧啧，自备金龙杠，要多少名啊。阿宝说，金子事体，越讲越多了，不要多讲了。蓓蒂说，阿婆到底为啥哭呢。阿婆说，啊呀呀，我已经讲了好几遍了，是我外婆夜里托梦过来，棺材板拆光了，我的外婆，已经是一根赤膊阿鱼了。



贰

阿婆打算年底回乡扫墓的计划，还是耽误了。十一月份，蓓蒂爸爸妈妈参加社教运动，有人举报，蓓蒂爸爸装配矿石机，收听敌台，听“美国之音”，一串克里姆林宫的钟声，就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沪语节目，苏联播音员一口沪语， 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莫斯科广播电台，现在，夜里厢十点廿分，我是播音员瓦西里也夫，我现在跟上海各位老听众朋友，播送夜里厢新闻，莫斯科广播电台， 现在播送节目。这还了得。蓓蒂娘特地赶过去开会，领导还以为，是来揭发蓓蒂爸爸问题，但蓓蒂娘只会帮老公叫冤，这对夫妻，也就回不来了，房间里，只有阿婆陪蓓蒂。有几次，蓓蒂对

阿宝说，如果阿婆回乡了，哪能办。阿宝说，不会的。蓓蒂说，真的。阿宝摸摸蓓蒂的头说，慌啥，阿婆不会走的。蓓蒂不响。转眼就过了1966年元旦。有一日蓓蒂说，阿婆，我昨天做了梦，看到一个老太婆，变成了一条鱼。阿婆说，真的。蓓蒂说，鱼嘴巴一张一张，只有水响。阿婆连忙捂紧蓓蒂嘴巴说，不许讲了。蓓蒂一吓。阿婆说，我昨天做梦，也看到了蓓蒂，变成一根鱼了，这太吓人了，太巧了。阿宝笑笑说，做鱼，最偷懒，可以一声不响，每天用不着弹琴了，只会吃水。蓓蒂说，真的呀，看到阿婆是一条鱼，我也游来游去，浑身亮晶晶，是一条金鱼。阿婆说，小囡瞎话，讲乱话，小姑娘家，不可以变一根鱼。蓓蒂说，一条鱼。阿婆说，不许再讲了，不过，我已经晓得，今年的年头，凶了，要出大事体了，今年是哪里一年呀。阿宝说，1966年。蓓蒂抱紧阿婆说，爸爸妈妈，一定不回来了。阿婆说，呸。蓓蒂说，会回来吧，阿婆讲讲看。阿婆说，我现在，只想回乡一趟，上了坟，我外婆马上就会保佑我，阴间里，保佑我蓓蒂，我再回上海，也可以多活几年。蓓蒂说，两个人，变两条鱼，滑进水里去，我看到阿婆鱼嘴巴张开，亮晶晶，我游过去。阿婆说，越讲越像了，我真要是一根鱼，世界就太平了。三个人讲到此刻，天色已暗，蓓蒂说，钢琴上面，也看见一条小阿鱼。阿宝开灯去看。蓓蒂说，弹到克列门蒂《小奏鸣曲Op.36》，一章十一小节，八度跨小字三组，我眼睛朝上看，小鱼就游过来了，再弹一次，羽管键琴音色，跳音要轻巧，手腕有弹性，我抬头一看，谱子旁边，真有一条金鱼呀，亮晶晶，尾巴一抖一抖，游来游去，我揩揩眼睛，阿鱼就停下来了，前天，我用发夹划一划，做了记号，看见了吧，就是此地呀，此地。阿宝仔细看钢琴，琴身比较旧，琴键上方的挡板，有几道痕迹。阿婆也近拢去，看了看说，弄啥花样经呢。阿宝摸一摸说，旧琴，就有不少旧印子，油漆疤瘢，划痕是本来有的。蓓蒂说，阿鱼停到这个位置，我弹不下去了，每次弹十个小节，阿鱼就出来。阿宝说，一点不专心。蓓蒂说，钢琴响了，阿鱼就游过来。阿婆拖过蓓蒂，摸摸两根小辫子说，新年新势，蓓蒂已经变怪了，就要出大事体了。阿宝说，蓓蒂是小姑娘，胆子小，阿婆如果回乡几天，就糟糕了。于是蓓蒂哭了，倚到阿婆身上。阿婆说，乖囡。阿宝说，要么，等我放了寒假，我陪阿婆蓓蒂，一道去绍兴。蓓蒂破涕一笑说，我要呀。阿婆想想说，好的，也真好，有上海的少爷小姐，陪老太婆回去，我有面子。阿宝说，上海到绍兴，坐火车，十六铺坐小火轮也可以。蓓蒂说，我想坐轮船。两个人看阿婆。天已经昏暗，房子外面，满眼铁灰，飘起了雪珠，窗玻璃稀稀疏疏声音。蓓蒂抱紧阿婆，大概是冷。阿婆眼睛紧闭，像是做决定，也像做梦。时间停顿了下来。阿婆最后动了一动说，想到回乡，我多少慌呀，只是，阿宝是男人家了，我跟蓓蒂回乡，身边有了男人相陪，是放心的。



叁

一大清早，阿宝与蓓蒂，搀了阿婆，老小三人，大包小包，寻到上海北火车站，爬上车，坐好，火车就开了。前一日，阿宝娘拿出十斤全国粮票，十元钞票，对阿宝说，阿婆一定要付三人车钿，路上吃用，阿宝就要懂道理，买一点大家吃。阿宝说，晓得了。蓓蒂坐上火车，每样觉得新鲜，又想坐船。阿婆说，船有得坐。果然，火车开到绍兴柯桥，三人下来，阿婆叫了一只脚划船，请船夫划到老家平舍。阿宝踏进船舱，船就荡开去，船夫一眼看出，阿婆是老同乡，阿宝蓓蒂，是“山里人”。阿婆笑笑说，不会乘船，此地全叫“山里人”。阿宝不响。阿婆说，脚划船，实在是狭小，一脚进去，先要勾定，慢慢踏落船舱，上岸，记得一脚跨到岸，踏稳，另一脚勾牢船帮，再慢慢上来。大家无话。三个人坐定小舫，桨一响，船就朝前走了。阿婆说，这样一只单船，像过去女瞎子坐了，到喜庆人家去“话市”，两女一男，弹琵琶，女瞎子唱“花调”。阿宝说，唱啥呢。阿婆说，样样可以唱，我唱了。蓓蒂用力拉了阿婆说，阿婆。三个人不响，行舟如叶，只听船桨之音，当时水明山媚，还可动目，少息就阴冷起来，船狭而长，划得飞快，眼前一望澄碧，水网密布，寒风阵阵，阿婆心神不宁说，多年不回来，根本已经不认得了，绍兴话，也不会讲了。阿宝说，不要紧的。一歇工夫，河上飘起雪珠，船夫盖拢乌篷，阿宝感到屁股下面，是冰冷的水流。枫叶落，荻花干，远方隐隐约约，山峦起伏。阿婆对船夫说，弟弟，这是会稽山吧。船夫说，是的，路是不近的。阿婆说，我老家，平舍朝前，有一个山坳。船夫说，这是梅坞。阿婆说，是呀。船夫说，这地方，已经无人住了。阿婆不响。

最后，船到了平舍。三人上岸，见一群农民收工过来，其中的妇人回答说，山坳边的梅坞，真不住人了。阿婆说，啊。妇人说，穷埭坞，人家早搬走，逃光，只剩野草了，难得有人去放牛。阿婆慌了起来，提到自家四叔名字。妇人说，早死了，湍煞哉。阿宝说，啥。阿婆说，就是投河死了。阿婆哭起来。蓓蒂一吓。阿宝问农妇说，阿姨，此地有招待所吧，就是旅馆。农妇摇头说，乡下哪里来旅馆。农妇带老少三人，走进一间大房子，相当破败。阿宝拿出五块钞票说，阿姨，此地有夜饭吧。看到钞票，农妇两眼一亮。阿婆一面哭，一面夺过钞票说，房钿加饭钿，哪里用得到五块，一块洋钿，尽够了。阿宝付一块钞票，农妇高兴接过，塞到旁边男人的手里，准备夜饭。一歇工夫，饭就上来，霉干菜，霉千张，一碗盐水青菜，每人一钵薄粥。蓓蒂看了看，吃书包里的梳打饼干。阿宝吃了两口菜，不想再动。阿婆说，乖囡，这是乡下，只有阿婆吃得惯，从小一直吃。台子下面，几只鸡狗走来走去。周围是热闹农民，男女老少，每人端一只碗，进来出去，边吃边讲。几个小姑娘盯了蓓蒂不动，蓓蒂送每人一块饼干。阿婆说，蓓蒂自家吃。农妇说，现在好多了，早几年，种田一日，吃不到一斤谷。男人说，五年前，清早跑到十里路外，万古春酒厂大门口，抢酒糟当饭吃，半夜就去排队，天天打得头破血流。阿婆说，酒糟是猪食，人吃啥味道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吃吃看看。等到饭毕，台子收好，农妇陪老少三人到旁边厢房休息，众人带了碗筷，一路跟去看。里厢一只老式大床，帐子全部是补丁。农妇说，先住下来再讲。阿婆坐在床沿上，叹一口气说，这地方，如何住法，明早我上了坟，也就回上海了。农妇说，好呀，只是周围的坟墓，完全推平了。阿婆说，啥，我黄家几只老坟呢。农妇说，没有呆。此刻，大家准备回去，听到坟墓议论，一个老农说，老坟，真真一只不见了，挖光了。阿婆说，啥，还有皇法吧，黄家老坟，里面全部是

黄金，啥人挖的。周围一片讥笑声。一个男人说，平整土地运动，搞掉了，厝到地头的石椁，只只要敲敲开，石板用来铺路。1958年做丰收田，缺肥料，掘开一只一只老坟，挖出死人骨头，烧灰做肥料，黄家老坟，挖了两日天，挖平了。阿婆说，黄金宝贝呢。乡下男人说，哪里有黄金宝贝，就是几只烂棺材。阿婆忽然滑到地上，哭了起来。乡下男人说，哭啥，真的只剩几副骨头。阿婆说，我外婆外公的坟地，一块牛眠佳壤呀，一对金丝楠木棺材呀。周围一片讥笑声。有人说，还水晶棺材。阿婆一翻身，滚来滚去大哭道，罗盘扣准的吉穴呀，石蜡烛，石头灵台，定烧的大青砖，砌了我祖宗坟墓，是我不孝呀，收成要丰稔，子孙庐墓三年，我到上海去了呀，难怪我外婆赤膊呀，变一根鱼不开心呀。蓓蒂和阿宝去拉说，阿婆，起来呀，起来呀。阿婆说，黄金宝贝呀，杀千刀抢金子呀。正在此刻，进来一个焦瘦的老太，对阿婆说，二妹，看一看啥人来了。阿婆开眼一看，还是哭。老太说，二妹到上海做嬉客，做了多少年，我大姐呀。阿婆忽然不哭了，坐了起来。

阿宝搀起阿婆，床沿上坐好。蓓蒂说，阿婆，阿婆。焦瘦老太走过来，帮阿婆拍背。阿婆盯牢老太看，喘了一段，叫一声说，大姐姐呀。周围人声鼎沸道，还好还好，好了好了。大姐说，上海人来到这种穷埭坞，吃这种苦。阿婆说，我以为大姐姐，一定也湍煞哉。大姐说，我命硬，跳落水里，我死来活来，也要爬上岸的。阿婆说，难道黄家门里，死剩大姐一个了。大姐说，还剩了上海二妹嘛，还剩这两个上海孙子孙女。阿婆说，我哪里来福气，这是我上海东家子孙。大姐说，我从梅坞逃出来，六年了，逃到望秦，来做生活，正巧路过。阿婆不响。大姐说，望秦不算远，现在上船去看一看吧。阿婆摇手道，不去了，啥地方不想去了。阿婆讲到此地，蹲到行李前面，翻出一捆富强卷子面。大姐接过。阿婆解开一只包裹说，还有不少名堂。大家围过去看，里面有“宁生”，即大炮仗，百子，又叫百响，满地红，长锭锡箔，几叠冥币，黄表纸，几副大小香烛，几包自来火。阿婆说，我爷娘，还有我外婆外公坟墓，就是黄家的坟墩头，到底还有吧。大姐说，是一片田了。阿婆说，一样寻不见，手里这些名堂，派啥用场呢。大姐说，烧，可以烧一烧，明早寻一块空地。有人发笑。大姐说，烧一烧，念经拜忏，祖宗可以收得到。阿婆冷笑说，骨头一根不见，烧成灰了，死人到哪里收长锭锡箔。大姐不响，阿婆说，棺材里的黄金呢，统统掘光了，外婆的黄金宝贝呢。有人笑。大姐说，我也相信有黄金。有人大笑。大姐说，我外婆当年落葬，多少风光，夜里点烛，点灯，俗称“耀光”，“不夜”，张挂孝幔，人人着“白披”，就是孝衣，“香亭出角”，竖“幽流星”，就是魂幡，等到我外公，拉开了材幔，也就是棺材罩，棺材里，我外婆的面孔，忽然大放金光，头发金光铮亮，金丝线一样，只是，身上看不到一两黄金。阿婆说，黄金一向垫底摆好，外人哪里看得见，我外婆，从南京天王。蓓蒂用力推了推阿婆。大姐说，样样讲法全有。阿婆说，我晓得，出了大事情，原来，是我黄家老坟掘平了。旁边农妇说，黄家老坟，收了四年稻了。农妇男人说，挖出一副好棺材板，大队就开会，分配，做台子，做小船。农妇说，掘出一只棺材，里面有两条被头，有人立刻拖走了，摊到太阳下面晒几天，铺到床上过冬。大家议论纷纷。

阿婆不响，揩了眼泪，对农妇说，今朝夜里，是不是开乡下游园会，准备开到几点钟。听到这句，周围人逐渐散去。大姐叹一口气，陪老少三人，打地铺住下来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婆带了阿宝蓓蒂，坐上了脚划船。此地特产酿酒的糯稻，大姐跟农妇借了十斤，让阿宝带回上海。大姐对阿婆说，到上海做嬉客，手里的生活，要宽宽做。阿婆不响。船夫双脚踏起一根长桨，欸乃一声，船就开了。大姐号啕起来，阿婆看看岸边的大姐，一滴眼泪也不落。老少三个人，乘船到柯

桥，立刻逃上火车，回上海。路上，阿婆盯了窗外看，感慨说，真正是戏文里唱的，愁肠难洗，是我贪心不足，上坟船里造祠堂，稻雾去麦雾来，菖蒲花难得开，现在是，山阴不管，会稽不收。阿宝不响。阿婆说，风景一点也不变，会稽山呀，稻田呀，桑田呀，绿水可以明目，青山可以健脾，跟老早一模一样，只是跑近房子前面，就闻到一股臭气，每一只面孔，焦黄焦瘦，就像我外婆当年逃出南京。蓓蒂说，又要讲了。阿婆说，我外婆逃难，日日用荷叶水揩面，揩得面孔蜡蜡黄，身上搨大便。蓓蒂说，做啥。阿婆说，女人难看一点，臭一点，就太平嘛，只怕有人动坏念头，吃豆腐，吊膀子是小事，拉脱女人的裤子，拖到野地里，再摸到身上有黄金元宝。蓓蒂说，啥叫吃豆腐，啥叫膀子。阿婆说，当年我外婆从南京。蓓蒂摇晃阿婆说，阿婆呀，我头发里痒了。阿婆拉过蓓蒂看了看说，肯定有虱子了，唉，我晓得，这年头不好了，今年，马上就要出事体了。阿宝说，不要讲了。阿婆不响。老少三人白跑一趟，辛辛苦苦回到上海。

过了一个月，蓓蒂父母放回来了。阿婆相当高兴。再一日，阿婆从小菜场回来，坐到门口的小花园里。当时阿宝要出门，阿婆拉过阿宝，轻声说，阿宝，以后要乖一点。阿宝不响，见蓓蒂弹了琴，走出门口。阿婆靠近阿宝轻声说，阿婆要走了，真走了，阿宝要照顾蓓蒂。阿宝说，阿婆到哪里去，啊。阿宝觉得，阿婆不大正常。阿宝起身走两步，回头看，阿婆稳坐花园的鱼池旁边，看上去还好，脚边有一只菜篮。蓓蒂已经走到小花园里，也就是此刻，阿婆忽然不动了，人歪了过来。阿宝立刻去扶阿婆，蓓蒂跑过来喊，阿婆阿婆。此时，阿宝看到一道亮光，一声水响。蓓蒂说，阿婆。阿宝摇了摇阿婆，但是阿婆低了头，浑身不动。菜篮比池子低一点，一亮，一响。当天阿婆的菜篮里，有三条河鲫鱼，阿婆低头不动，一条鲫鱼哗啦一声，翻到鱼池子里。蓓蒂大叫，阿婆，阿婆。但是阿婆不动了，双眼紧闭。等大家送阿婆上救命车，到了医院。医生对蓓蒂爸爸说，可以准备后事了。蓓蒂娘带了蓓蒂回到房间里，翻出阿婆带去绍兴的一只包裹，里面是一套寿衣，一双寿鞋，红布鞋底，绣一张荷叶，一朵莲花，一枝莲蓬，一枚蝴蝶，一只蜻蜓。蓓蒂爸爸立刻去“斜桥”殡仪馆联系。馆方说，从下月开始，上海停止土葬了，此地还剩最后一副棺材，如果要，就定下来，便宜价，五十元，将来只能火葬，机会难得。蓓蒂爸爸落了定洋，讲定大殓以后，棺材先寄放殡仪馆几日。当日下午，蓓蒂爸爸再赶到“联义山庄”，看了坟地。夜里，阿婆接了一只抽痰机，昏迷不醒。第二天一早，蓓蒂与阿宝起来，看到金鱼池里有一条鲫鱼。蓓蒂说，阿婆。鲫鱼动了动。蓓蒂伸手到水里，鱼一动不动，手伸到鱼肚皮下面，鱼一动不动，后来就游走了。蓓蒂说，阿婆，开心吧。鱼游了一圈。阿宝不响。到第三天一早，鱼池旁全部是鱼鳞，黑的是鲫鱼鳞，金黄是金鱼鳞片，太阳一照，到处发亮，水里的金鱼，鲫鱼失踪了。扫地阿姨说，铁丝罩子忘记了，一定是野猫闯祸了。蓓蒂说，野猫是王子，是好的呀。阿姨笑笑。蓓蒂说，阿婆是游走了，半夜十二点钟一响，月亮下面，野猫衔了金鱼，河鲫鱼，跑到黄浦江旁边的日晖港，放进江里去了。阿宝有点发冷，感觉蓓蒂的回答比较怪。阿宝说，猫见了鱼，嘴里叼到鱼，先是抖几抖，猫咪会不吃鱼，笑话，朝南跑几站路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蓓蒂说，笨吧，野猫是王子变的呀，金鱼，鲫鱼，一个是公主，一个是阿婆，这点也不懂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讲这个故事，面孔发亮，眼睛像宝石。到了黄昏，两个人再去医院，阿婆忽然醒过来了，脱了寿衣寿裤，一样样仔细叠好。阿婆看看蓓蒂爸爸，开口就讲， 乡下女客，进城拜菩萨，一约两约，约到十七八，开开窗门，东方调白，裹穿青衫，外罩月白，胭脂涂到血红，水粉搨得雪白，满头珠翠，全部是铜鑞，松香扇瑙，冒充蜜蠟。 蓓蒂爸爸

一吓。阿婆说，我好了，我想吃一根热油条。阿宝明白，一定是回光返照，连忙奔出去买，上海夜里，哪里买得到油条，等回到病房，阿婆好起来了，笑了一笑，身体居然逐渐恢复。过一个礼拜，就出院了。为此，蓓蒂爸爸只能退了棺材，再退坟地。

第八章



一

秋天某日，汪小姐与李李通电话，询问常熟活动日程。李李沉吟说，确实想请大家去散心，但最近，我实在太忙了。汪小姐说，我等不及了。李李说，让我再想想，汪小姐最近，还好吧。汪小姐说，七年之痒。李李笑说，一天一地，我只想结婚，是寻不到男人的苦。汪小姐说，这次去常熟，我不准备带老公了。李李说，看人家康总康太，多少恩爱，一直同进同出。汪小姐说，现在我要自由，想轻松一点，昨天去做面孔，小妹讲我的皱纹，又多了两根。李李说，这种生意经，也会相信，好，我再考虑，如果去常熟，我及时通知。汪小姐挂了电话。李李坐了一刻，与阿宝通电话说，最近真麻烦，常熟的徐总，一直盯了我不放，一天三只电话以上。阿宝说，帮“至真园”拉客人，不容易。李李说，是死盯我不放，意思懂吧。阿宝笑说，徐总的样子，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岁数大了一点。李李说，开初还算斯文，比较照顾我的生意，领不少人来吃饭，一直请我到常熟走一走，带多少朋友也可以，但最近，半夜里也来电话胡调。阿宝笑笑。李李说，每一趟，人到了上海，饭局照摆，好几桌，每酒必醉，一醉，就发条头，常熟的一家一当，包括前妻两个小囡，全部

算我李李的财产，怪吧，十三吧。阿宝说，见怪不怪，老男人欢喜一个女人，双膝不落跪，不献八百八十八朵玫瑰花，已经万幸。李李说，我认认真真讲心事，阿宝就开玩笑，还讲这两个字的花，明晓得我不欢喜。阿宝说，做男人，我比较理解徐总。李李叹气说，我欢喜的男人，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现在还装糊涂，真恨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所以，我不想去常熟了，但是刚才，汪小姐来电话，一心就想去，还准备不带老公，自家出去放松。阿宝说，到常熟去放松，等于羊入虎口，等于自动送上门，让徐总铆牢，好极。李李声音放慢说，结过婚的女人，徐总也会盯，会欢喜吧。阿宝说，这难讲了，汪小姐也算标致，性感。李李冷笑说，难得听阿宝讲女人好话。阿宝说，从老男人角度讲，汪小姐，还是可以的。李李说，好了好了，我根本不吃这种醋。阿宝说，徐总的女秘书苏安，有点岁数了，据说曾经。李李打断说，徐总的私事，还是少议论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这一趟，如果我多带几个女朋友去，大家一道去，人多，目标多了，即便徐总胡天野地，我可以不管了，阿宝呢，就算陪我。阿宝说，啥，人家是请美女吃蟹，男人轧进去为啥。李李说，阿宝答应，我就去，算帮我忙。阿宝说，转移目标，准备搞浑水。李李笑说，我是不管了。阿宝笑说，我可以答应，但我先讲明白，如果徐总真跟别人缠七缠八，李李不许吃醋。李李笑说，瞎讲啥呢，可能吧。



二

十一月，第一个礼拜六，常熟开来一部依维柯，早上八点半，人民广场集中上车。该日好天，阿宝走到广场旁边，太阳是暖光，风比较冷，秋树黄叶，满目萧瑟，远见车前的李李，汪小姐，章小姐，吴小姐，北方秦小姐，桃红柳绿，莺莺燕燕，阿宝记起一句，山河绵邈，粉黛若新，记得小毛歪斜的词抄， 山外更山青。天南海北知何极。年年是。匹马孤征。看尽好花结子。暗惊新笋成林。 心里笑笑。大家坐定，车子就朝常熟进发。汪小姐见了阿宝，立刻尊称为洪常青。阿宝笑笑。汪小姐说，现在，党代表已经到了，这就要议一议，目前车子里，啥人担任吴琼花，啥人是女连长。阿宝说，真好笑，这样讲起来，常熟徐总，就是南霸天了。李李笑说，太复杂了，司机师

傅，就是牵一匹白马的小庞。阿宝说，常熟徐总豪宅，等于南霸天的椰林寨，不大礼貌。司机大笑。汪小姐说，做人，就等于搞革命嘛，这点也不懂，以前出门搞活动，就是打土豪，发传单，现在呢，女人已经不背大刀，手枪了，只会搽粉，点胭脂，扭扭捏捏，一讲就笑，完全堕落了。阿宝说，这样讲，歪曲了吧，照革命理论书讲，娘胎里生出来，就算革命了，样样是革命经历，身体是革命本钱，看书写字，请客吃饭，做生活，样样是革命，出去活动一次，执行一次革命任务。汪小姐说，废话少讲，现在，先请常青同志做指示，主要是选女干部，女战士，常青同志提到啥人，如何分配角色任务，大家不许争，不许吵，不许挑肥拣瘦。阿宝不响。车子里七嘴八舌，要阿宝快讲。阿宝迟疑说，我想想，这部电影，也真是一出苦戏，全部是苦命人，常青同志，最后让火烧成灰了，太苦了。李李说，一切听组织指挥，组织可以点名了。阿宝说，非要我讲。汪小姐说，讲呀。阿宝想想说，要么，李李就算吴琼花，汪小姐，做女连长，接下来三位美女嘛，娘子军战士甲，乙，丙，可以了吧。车里静了片刻，立刻闹了纷纭。李李说，我的命，也太苦了吧，先做丫头，每天服侍老爷揩面，溻浴，还要吃鞭子，绑起来打，真是死快了，要死了，我还要造反。汪小姐冷笑说，做了头牌花旦，苦是苦一点，但是出名了，总归有面子，我做连长，有啥意思呢，真是想不落，我已经这副老腔了，我有这样子凶吧。阿宝听了，开口想补救。章小姐说，上层建筑，真不懂得底下人的苦难，做一个低级女人，难，是天定许，易，是人自取，我这种跑龙套的，算啥名分呢，正经名字也得不到，小三也不如，跑来跑去，等于几张废牌，随便打来打去，中药店揩台布。阿宝说，看到吧看到吧，我就晓得，讲了就有错。李李笑。北方秦小姐一面孔斯文，讲上海话说，女人一旦做了戏子，必定是吃足苦头，否则，啥人看呢。吴小姐说，巩俐最苦了，为了赚人眼泪，就做苦命女人，睏到半夜里，身边老头子要搞，要掐，要咬，要打，大哭小叫，楼上滚下来，满身乌青块。章小姐不屑说，巩俐这副面孔，只配做乡下女人，真正苦相，苦得登样，哭湿十块手绢的，也只有上官云珠了，眼睛里，就苦戏十足，头发也是根根苦，但就是有味道，苦里有嗲，叫人舍不得，老男人最欢喜。吴小姐说，不对了吧，是越剧皇后袁雪芬好吧。阿宝说，女人的要求，也太高了，太不满足了，既要年轻，漂亮，又不想吃苦头，大概只有做老牌电影《出水芙蓉》，吃吃白相相，唱唱歌，跳跳舞。李李说，算了吧，一个女人，越是笑容满面，欢天喜地，一翻底牌，越是苦，一肚皮苦水。司机插进来说，徐总房间里，有两部老式电影机，老片子不少，苦戏不少。

大家吵了一路，车子开到常熟远郊徐府，已十一点敲过。眼前一幢三进江南老宅，青瓦粉墙，前有水塘，后靠青山。徐总年纪六十朝上，身材适中，一口上海话。旁边是浙江朋友丁老板，四十左右女秘书苏安。车子停稳，李李让阿宝先下车，徐总上来握手，李李下车，徐总热情握手，耳旁轻讲了一句，李李避让，介绍身边人。大家陆续进门。丁老板介绍，此宅原属大地主的家产，祖上二品官，原来还有一进，大门有旗杆，石狮，公社阶段拆除，徐总置换以后，数度重修，成为最标准的“四水归堂”宅第，收觅旧构件，移花接木，大门影壁从安徽弄来，第一进天井，五上五下，中堂对子，一样不缺，长几上，照例摆设南京钟，插屏，居中，玉如意一件，旁边官窑大瓶一对，八仙桌，红木几凳，左右厢房，每开间阔四米，进深九檩，包括西式沙发小客厅，长台会议室，正宗按摩房，自备锅炉，日式深浴缸，桑拿马杀鸡，楼上客房五套，三十年代上海中产风格，摆设面汤台，梳妆台，美人榻，摇椅，鸦片榻，包括老电扇，月份牌，后天井筑了鱼池，房间有斯诺克，乒乓台，以及棋牌室，视听间，小舞池，衣帽间。最后一进，天井东墙，修有六角飞檐小戏台，西

墙为廊棚，藤椅茶几数套。厅里中堂对子，样样顺眼，德国八音钟，山水石古董插屏，官窑粉彩瓶，居中是吃饭圆台，一圈官帽椅。厢房设置和室，西餐室，上层为主人房，厅后直通大厨房。三进房子，过道青砖铺就，角角落落，杂莳花草，盆景点缀。所到之处，案几不少，厅堂，槅扇，花窗，走廊转角，清供大小青铜器。阿宝动一件绿锈满身器物。徐总说，这是觚。现在超五星级宾馆，一只蹩脚花瓶，底座胶紧茶几，此地随便动。阿宝说，此地安全。徐总说，长期有老妈子，花匠，两班四个保安，上海朋友来，我请此地名厨，此地朋友来，上海请西餐师傅，全靠苏安照应。苏安笑笑。李李说，苏安等于女主人。苏安恭敬说，我是做下手的命。阿宝说，到处贵重收藏。徐总说，我是借了老丁的藏品。丁老板笑笑说，古董是有不少，西北两省的仓库里，满坑满谷。汪小姐感慨说，我真想做一只古董，蹲到此地算了。苏安不响。徐总说，我巴不得五位美女，全部变古董，大家准备好，我现在吹一口气，变。

徐总朝厅堂一指，并不见烟火一亮之类奇迹出现，对面粉墙一张长案，供奉五件青铜器。李李说，五只铜花瓶，啥意思。丁老板说，这不叫花瓶，叫尊。大家端详。铜尊静静排列，高矮肥瘦，绿锈斑斓。徐总说，这组宝贝，好看吧。汪小姐说，嗯。徐总说，老丁不许笑，我一直认为，这五件，是五位古代美女变的。丁老板说，徐总讲戏话，商周铜尊，与美女无关。李李说，亏得丁老板解释，否则我住一夜，要吓了，明早醒过来，全身已经不会动了，蹲到台面上，一生一世让人家看，摸。徐总笑说，这样呀，我就少算一只，摆四只，可以吧。章小姐吴小姐连连摇手说，不要不要，吃不消的。汪小姐沉下面孔说，开玩笑也听不懂，我就算做花瓶，有啥不好呢，钟楚红，是花瓶吧，关之琳，李嘉欣算花瓶吧，不管铜花瓶，瓷花瓶，做女人做到这种地步，有啥不好呢。大家笑笑。徐总惊赏说，真有性格，看得懂的汪小姐的男人，看样子不多了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羞怯说，徐总懂我，就可以了。苏安不响。

此刻，下人来报，开饭了。众人走入饭厅。徐总坐上首，请李李坐身边，李李让汪小姐坐，两人闷头推来拉去。丁老板说，坐左右手嘛。汪小姐立刻坐好。李李只得落座，随手拉了阿宝坐下，再旁边，是章小姐。李李对丁老板说，阴阳不调，三男六女，丁总就坐汪小姐旁边，然后是苏小姐，吴小姐，秦小姐。苏安坚持末座。一台子人安排停当。阿姨端上八冷八热，叫化鸡，锅油鸡，出骨鱼球，芙蓉蟹斗，白汁西露笋尖，清汤秃肺等等。徐总端起一杯茶说，美女如云。李李说，笑得像吃花酒一样。徐总说，李李电话里，再三关照，不许吃酒，尤其不许吃硬货。汪小姐说，啥叫硬货。丁老板说，就是白酒。徐总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李李就不来，只能买账，真不讲理，上海“至真园”，酒天酒地，此地每人一杯茶。李李说，饭店不吃老酒，生意可以做吧。徐总说，我样样听李李，同意不吃酒，只要。李李打断说，吃得酒肆糊涂，有啥腔调。章小姐说，此地高雅地方，像博物馆。吴小姐说，本地小菜，吃茶有益。苏安说，我来介绍，这盘西露笋尖，本地的民国菜，笋皮切了卷刀片，包鱼肉，虾仁，加一点网膘，上笼蒸透，再加笋丁，菜梗丁，金腿丁勾芡。汪小姐说，好吃。徐总听见，转过这只菜，停到汪小姐面前说，这个社会，人人怕猪油猪膘，师傅减了分量，老实讲，女人皮肤要白，猪膘油最有用。汪小姐说，从来没听到过，我吓的。徐总说，我有个老中医朋友，祖传美肤秘方，就是几种好药，加了黑毛猪膘油做药丸，吃三帖试试看，比“兰蔻”要灵。汪小姐笑说，我本来就是浑身白，到“新锦江”游泳，更衣室里，人人讲我是白种人。李李不响。徐总说，汪小姐这样一讲，这只菜，啥人还敢吃，别人一吃，等于承认皮肤不好。

大家笑。汪小姐媚然说，徐总，为啥一直盯了我讲呢，台面上，人人是美女，会不开心的。李李的脚尖，点了一记阿宝，表面微笑说，客气啥呢，汪小姐的相貌，就是登样，漂亮。此时，大闸蟹上桌。汪小姐朝后一靠说，我吃不进了，难得一个人出门，还以为能吃点老酒，疯一疯，啥晓得只能吃茶，还讲啥兰蔻呀，猪油圆子呀，我已经油牢了。徐总说，不好意思，蟹不错的，单吃一只蟹坨，可以吧。徐总扳开蟹坨，放到汪小姐面前。苏安不响。李李说，徐总自家吃。大家闷头拆蟹脚，拗蟹钳，嘴巴不停。苏安一笑说，各位猜猜看，螃蟹身上，啥地方最有营养，最滋补。阿宝说，当然是蟹黄。李李说，阿宝专吃雌蟹，又肥又满，对吧。徐总说，李李呢，只剥雄蟹，因为啥。秦小姐说，啥。吴小姐说，宝总喜欢雌蟹，一肚皮蟹黄，雄蟹肚皮里，只有蟹膏。李李说，十三。徐总说，这叫异性相吸，缺啥补啥。章小姐笑。丁老板说，要讲营养，应该是蟹钳，夹劲厉害，力道最大。苏安说，错。章小姐说，总不会是蟹眼睛，蟹嘴巴，蟹肚肠吧。苏安说，错错错，告诉大家，就是蟹脚的脚尖尖，人人不吃的细脚尖，一只蟹，只有八根细脚尖，这根尖刺里面，有黑纱线样的一丝肉，是蟹的灵魂，是人参，名字就叫“蟹人参”。大家一呆。汪小姐不响。苏安说，正宗大闸蟹，可以爬玻璃板，全靠这八根细丝里的力气。汪小姐不响。大家照苏安的示范，先扳断蟹脚末梢这一小根细尖，轻轻一咬，手一折，果然拉出黑纱线样的一丝肉来。阿宝说，不得了，我吃到人参了。章小姐吴小姐，李李，也开始咬剥，只有汪小姐一声不响。苏安说，汪小姐，大概是胃里不适意，吃一口热茶。汪小姐发呆说，我不吃茶。苏安不响。汪小姐突然说，我想吃老酒。徐总刚剥出一丝蟹尖肉，看看汪小姐。丁老板说，还是吃蟹，吃茶罢。汪小姐忽然身体一摇，发嗲说，我只想吃黄酒，想吃硬货。

讲到酒，徐总看了看李李。于是李李勉强说，好，吃就吃一点，不许吃醉。徐总说，此地有好黄酒，瓮头陈酿，味道厚糯。汪小姐眼看徐总，慢悠悠说，我想吃硬货。徐总惊奇说，这句厉害，上海女人，最多就是红酒加雪碧。汪小姐说，这也太土了，一年我两趟广交会，外国人讲，中国人最近吃这种混酒，完全是瞎搞嘛，是糟蹋。徐总说，不得了，这趟认得汪小姐，我交关欢喜，以后，我要请汪小姐领路了，全靠汪小姐带我混了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说，徐总，欢喜，这两个字，不可以随便跟女人讲的。徐总喜上眉梢说，厉害呀，阿姨，开白酒。阿姨开酒。李李说，搞大了。汪小姐说，李李也吃，一道吃。李李摇手。阿姨端上酒杯，一番推让，阿宝要接，台子下一脚踏痛。阿宝看看旁边，吴小姐面孔一红，摇手。最后，是徐总，丁老板，汪小姐三人吃酒，其余人剥蟹。徐总说，既然汪小姐要了酒，此地规矩，先领酒三杯。李李说，好，汪小姐难得放松，三杯至少。汪小姐说，我是女人，不可以这样对待我。李李说，至少敬一敬左右邻里，一人一杯，总是要的。汪小姐同意。于是两男一女，左来右往，相当尽兴。后来，丁老板提了酒令，两只小蜜蜂。汪小姐总算开怀，三人齐唱， 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飞呀，飞呀。 李李对阿宝轻声说，想得到吧。阿宝不响。李李夺了徐总酒杯说，我来倒，不许醉。章小姐说，常青同志，一点不起作用。吴小姐说，人已经绑到树上，准备点火就义了，只能喊几句口号，现在，就看连长跟南霸天搞革命了。阿宝说，南霸天有个土匪朋友，肩胛上蹲一只猢狲。李李说，因此连长任务加重，要自告奋勇。徐总回头说，啥连长，猢狲，啥意思。秦小姐餐巾掩面。只有汪小姐，充耳不闻，眼神定漾漾，面如芙蓉，艳中有光，魂神飞越。小蜜蜂几圈下来，汪小姐坐不稳，倚到丁老板肩膀，丁老板一缩，汪小姐朝徐总慢慢斜过去。

阿宝说，我建议汪小姐，代表大家，感谢徐总，吃个交杯酒。丁老板说，好。大家拍手。苏安不响。李李踏了阿宝一脚。此刻汪小姐，凝神闭目，慢慢有了反应，腰一摇，风流波俏，软绵绵立起身。徐总笑眯眯，也立起来。汪小姐两颊红到了头颈，目光迷蒙，脚上是全高跟，腰忽然一软，徐总扶紧，两个人，臂膊勾拢，缠接了半刻，酒水滴滴答答，总算头碰头，候到杯口，一口咽下。大家拍手。此刻阿宝发现，苏安不响，面色不好。章小姐说，丁老板明显不开心了，也应该交一次。李李说，这个交字，赞。丁老板端了杯子，对汪小姐说，交，还是不交。汪小姐笑说，我先问丁老板，我这种花瓶，跟宝贝铜花瓶相比，有啥不一样呢，讲讲看。丁老板说，当然是，汪小姐更漂亮唠。汪小姐发音模糊说，错，老古话讲了，女人年过三十，月褪光华，我漂亮啥呢，就是白了一点，腰身软一点，此地，李李最年轻，最漂亮。丁老板说，一样的，一样漂亮。汪小姐拍丁老板肩胛说，不许“淘浆糊”，认真讲。丁老板说，真讲不出来。汪小姐说，其实相当简单，铜花瓶，浑身是硬的，我呢，浑身是软的。徐总大笑。汪小姐伸过臂膊，对徐总说，揿一记试试看，这只花瓶把手，是不是软的。丁老板笑笑。汪小姐说，不要慌嘛，揿一记，揿一记呀。丁老板笑笑，揿了一记。徐总说，好了好了，刚刚保险丝烧断，现在总算通电了，上海人讲，搭电麻电，有感觉了。李李朝阿宝看了一眼。汪小姐说，铜花瓶，浑身冷冰冰，我从头到脚，有温度，有热度，丁老板扣分，先罚一杯。徐总抢过话头说，可以了，要罚，我来罚，我彻底买账了，再交一杯，可以吧。苏安不响。汪小姐此刻置若罔闻，喃喃说， 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飞呀。 李李说，起来，交呀。汪小姐说，啥。李李说，先交杯呀。此刻，汪小姐瞳孔睁大，看定了一圈人，浑身发硬，忽然猛拍台面说，放屁。杯盏一跳，李李一呆。汪小姐说，命令我做啥呢，有啥了不起的。李李沉静说，好。汪小姐说，也就是开了一爿饭店，狠啥呢。李李说，做啥做啥。汪小姐说，别人讲几句，我吃几杯，也就算了，盯牢我黄包车了，啥意思，没有我汪小姐，有李李今朝吧。李李面色大变，立起来要发作。阿宝连忙揿牢。徐总微醺，低头戆笑。丁老板还算眼目清明，起身说，算了算了，汪小姐，我先自罚一杯，各位各位，现在我宣布，是我错了，我罚。汪小姐面孔铁板，面色僵红，也有点迟钝。冷场中，对面一直不响的苏安，笑一笑，分花拂柳，踱到汪小姐旁边，细声细气，贴耳安慰了一番，汪小姐眼神有点麻木。苏安移过丁老板酒杯，两杯倒满说，来，我姊妹淘两个，性情中人，弄个一杯下去，缘分深，留个纪念，小事一桩。汪小姐缓颊，动作明显迟钝，手势硬，但与苏安碰了杯，叮一声，一口倒下去。苏安落座。汪小姐坐到位子上，呆了廿三十秒，忽然头朝台面上一冲，人事不省。大家惊叫一声。苏安慢慢过来，吩咐阿姨照应。徐总抢过来一挡，扶稳汪小姐，责备苏安说，先搀到上面房间里再讲，本来蛮好，就是这一杯，缘分缘分，吃伤了吧。苏安镇静，声音朗朗说，这一杯不弄下去，还想再看几场白戏，觉得好看对吧。苏安转身就走。大家讪讪立起来。徐总与阿姨，搀扶汪小姐上楼，其余人跟进天井。苏安闷走一路，领大家穿过夹弄，到前面一进的天井，上了二楼客房，一人一间，安排定当，让大家先休息，到下午三点钟，再下楼吃茶。

阿宝坐进房间不久，丁老板来访。阿宝说，苏安厉害。丁老板说，场面见多了，晓得一杯下去，就可以收场。两个人笑笑，闲聊吃茶，抽烟，窗外鸟叫。阿宝说，丁老板的收藏，有多少年。丁老板说，开初是生意原因，到陕甘一带发展，附近掘墓多，常有人送货上门，开价也低，因此件件收，一直收，收出兴趣，收到手软。阿宝说，机会难得。丁老板说，今朝见到宝总，突然有了想

法，是否帮兄弟一个忙。阿宝说，毫无问题，任何事体，可以谈。丁老板说，五十年代，上海有一位青铜器收藏大户，真有点像我。阿宝说，啥人。丁老板说，极少与外面来往，大门关紧，尤其对公家人，绝对谨慎，当时一位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专家，数次登门造访，讲讲谈谈，根本见不到一件宝贝藏品。阿宝说，这位专家，应该是马承源，现在是上博馆长，青铜器权威。丁老板说，大概吧，我浙江人，“文革”时期，各种上海消息满天飞，博物馆里古董变人，人成古董，洋腔怪调不少。阿宝说，博物馆里名堂最多，如果老毛再搞下去，再破四旧，肯定敲光抢光。丁老板说，这不谈了，老祖宗已经坐了龙庭，还要反封建，不谈了。阿宝顿了顿说，丁老板问起马承源，有啥原因。丁老板说，当时博物馆开批斗会，马承源胸口挂了牌子，弯腰摆飞机式，忽然有人奔进来讲，老马老马，青铜器大户来电话了，人已经撑不住了，马上有几个组织要来抄家，请博物馆同志，马上派卡车去装青铜器，就是这天，这位大户一家一当，全部交公。阿宝说，另有版本，也是开批斗会，老马弯成飞机式，头朝地，屁股朝天，忽听到了青铜器消息，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像发了神经病，吓煞革命群众。丁老板说，心情可以理解，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宝贝，如今自家长了脚，自动跑进了博物馆，这太高兴了，搞收藏的人，嗒着这种滋味，比蜜还甜。阿宝说，收藏家，严格来讲，心理不健康，眼见别人有好货，立刻生相思病，吃不落，坐不稳，想尽办法，要弄到手为止，但开心了半天，又出去觅觅寻寻，做人做到这一步，苦了。丁老板说，收藏家，难道是变态。阿宝说，占有欲太强了，喜新厌旧，就是收藏家。丁老板说，宝总，是不是讲错了，新人笑，旧人哭，这是搞女人了，搞到手，开心半天，又到外面东看西看，看到了漂亮女人，日思夜想，千辛万苦弄到手，开心半天，又出去看，去觅，觅到了，抱了两抱，再出去看美女，再出去搭讪，开心了半天，再出去觅，再寻。阿宝说，准备一直讲到天亮。丁老板笑笑说，收藏家，难道就是流氓，不对不对，收藏家最讲感情了，相当讲感情。阿宝说，大概吧，我以前脱手一张法国邮票，现在想想还肉痛。丁老板说，对呀，再讲了，收集古董，世界太平，收集女人，世界大乱，古董多多益善，是死的，完全闷声不响，女人是活的，收进一个女人，说不定收进一百多桩事体。阿宝笑笑。丁老板压低声音说，我这个人，就像当年青铜器大户，太低调，与博物馆素无来往，虽然有过报道，但上博方面，一直闷声不响，不表态。阿宝说，是上海大报纸报道，还是外省小报纸。丁老板说，以前情况，不谈了，我最近，预备出一本青铜器画册，肯定引起专业圈重视，想请马老看一看藏品照片，做序，题书名，宝总如果有办法，开任何条件，全部答应，可以帮忙吧。阿宝说，应该可以。

两个人讲到此地，也就随便聊开。到三点钟，听见天井里苏安招呼，请大家下楼吃茶。于是两人下楼，走到后天井，坐进回廊藤椅，女宾由苏安引来，李李换一身波点裙套装，章小姐，吴小姐打扮如仪，秦小姐家常，头戴塑料发卷，脚穿房间拖鞋，陆续入座。李李看看周围说，徐总呢。苏安不响。丁老板说，汪小姐应该恢复了吧。苏安停了一停说，徐总陪汪小姐上楼，休息到现在，不见动静。李李看手表。大家不响。天井东墙，飞檐小戏台里，端坐男女两位评弹响档，先生一身海青长衫，女角是圆襟朱地梅香夹旗袍，腰身绝细。两人出尘清幽，目光静远，醒一醒喉咙，琵琶弦子，拨响两三声。先生一口苏白，开腔道， 欢迎各位上海客人，春风春鸟，秋风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今朝天气蛮好，各位刚刚看见，前面天井金鱼池里，残荷败叶，也是好看，有古诗一首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北。苏州绣花娘子，个个晓得，鱼戏莲叶，意盼情郎。 于是，弦子再响，天井小庭院，无需扩音设备，先唱四句回文，香莲碧水动风

凉，水动风凉夜日长，夜长日凉风动水，凉风动水碧莲香。开篇《貂蝉拜月》。女角娇咽一声，吴音婉转，呖呖如莺簧， 蟾光如水浸花墙/香雾凝云笼幽篁/庭静夜阑明似昼/万喧沉寂景凄凉/一婵娟/拟王嫱/黛娥颦蹙泪盈眶/梧桐秋雨苍苔滑/淙淙池水咽清商。 天井毕静，西阳暖目，传过粉墙外面，秋风秋叶之声，雀噪声，远方依稀的鸡啼，狗吠，全部是因为，此地，实在是静。

第玖章



壹

长乐中学大门口，两个同学，发觉了沪生的新军裤，上来搭腔攀谈。此刻，淮海路方面，忽然喧哗作乱，三个人奔过去看，是外区学生来淮海路“破四旧”。一群人从“泰山”文具店方向拥来，经瑞金路，“大方”绸布店，朝西面移动。三个人紧跟不舍，只听前面有人喊，停下来停下来，不许逃。人群经过“高桥”食品店，市电影局广告牌附近，停了下来，围拢。沪生钻进去看，一个女人抱头坐地，上面有人剪头发，下面有人剪裤管，普通铁剪刀，嚓，长波浪鬈发，随便剪下来。女人不响，捂紧头发，头发还是露出来，嚓。下面剪开裤管，准备扯。下面一剪，两手捂下面，头上就嚓嚓嚓剪头发，连忙抱头，下面一刀剪开，嘶啦一响扯开。女人哭道，姆妈，救命呀。一个学生说，叫啥，大包头，包屁股裤子，尖头皮鞋，统统剪，裤脚管，男人规定六寸半，女人六寸，超过就剪。只听外围有人说，小瘪三，真是瞎卵搞，下作。高中生立起来说，啥人放臭屁，啊，骨头发痒了。几个学生立起来，警惕寻视。大家不响。一个中年男人谦恭拍手说，太好了，真

是太好了，坚决支持，女人的屁股，已经包出两团肉来，包到这种程度了，再不剪，像啥样子呢。学生看了看，蹲下去。中年男人说，扯呀，扯开来，扯大一点。人头攒动，只听嘶啦啦，裤脚管一直扯到大腿以上。周围人，包括沪生与两个同学，齐声叫好。女人嘤嘤嘤哭，地上几只手，用力扯开另一只裤脚，嘶啦啦啦，女人哭叫，姆妈呀，阿爸呀。此刻，高中生立起来，拍拍中年男人说，喂，啥单位的。中年人迟疑。高中生说，叫啥名字，啥成分，讲响一点。中年人低下头笑笑。另一学生，也起身说，不肯讲对吧，要吃皮带吧。中年人说，讲成分嘛，我算小业主，我。高中生说，瘪三，瞎卵搞，下作，是啥意思。中年人慌忙摇手说，哪里是我讲的，我一直是拍手呀，一直讲支持，我一直支持剪四旧，采取行动呀。高中生高声说，小业主，属于剥削阶级，现在靠墙立正，听见吧。中年人一僵。啪，大腿上吃一记皮带。学生说，快，立直，靠墙立挺。中年人立直。高中生看了看马路说，有三轮车吧。沪生走到路边，喊了一声。三轮车来了，车板上面，剩了一只女式皮鞋，鞋头与高跟，已经敲烂，敲断。车夫讲苏北话说，我的妈妈，乖乖龙的咚，今嘎我，已经送四趟了。大家让开。地上的女人爬起来，一手捂头发，一手捂大腿，爬上车子说，到衡山路。此刻，沪生一个同学，忽然指定马路对面一个妇女，大叫一声说，喂，停下来。这个妇人回头一看，吓得一转身，立刻就朝“老大昌”方向狂逃。两个同学大叫，包屁股，停下来，快停下来。沪生也喊。高中生看了看对面狂奔的妇女，一挥手，大家就狂追过去。现场只剩中年男人，贴紧上海市电影局墙壁，立直不动。

沪生与两个同学，一直跟到陕西南路口，看够热闹，方才往回走。沪生说，实在太刺激了。身边同学说，我得到一个秘密情报，有一个香港小姐，一直穿黑包裤，平常只穿小旗袍，屁股包紧，尤其是穿香油纱小旗袍，浑身发亮，胸部一对大光灯。另一同学说，这可以采取行动呀。沪生说，啥。同学说，沪生，去一趟吧。沪生不响。同学说，就凭沪生这条新军裤，现在大家就开过去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，再讲吧。同学说，怕啥呢。沪生说，参加行动，我至少要戴袖章。同学说，淮海路这批人，有袖章吧，走。沪生迟疑说，算了，再讲好吧。两个同学，拖了沪生就走，顺瑞金路朝南快走。同学说，这个香港小姐，以前是“大世界”的“玻璃杯”。沪生说，啥。同学说，就是“大世界”楼上的流氓茶馆，表面是吃茶，其实是搞腐化，陪吃半杯绿茶红茶，带到隔壁去“开房间”，浑身脱光。沪生不响。同学说，后来，就混到香港，打了两针空气针，居委会同志也讲，这把年纪，胸部不可能这样挺，这样高。沪生说，是吧。同学说，弄堂里经常有人喊，玻璃杯，打空气针，玻璃杯，打空气针。香港小姐立刻开窗，朝下面泼龌龊水，追下来打人，骂人。三个人走进瑞金路一条新式里弄，有几户正在抄家。同学对沪生说，腰板要挺一点，讲定规矩，三个人必须上。三人走到19号，同学推开后门进去，露天石楼梯，一个女青年走下来说，“方块豆腐干”，做啥。同学说，叫香港小姐下来，到弄堂里来。女青年惊骇说，叫我姆妈做啥。同学说，接到“红永斗”总部命令，现在对香港小姐采取行动，先叫出来，快死出来。女青年一呆。只听楼上玻璃门一响，香港小姐头发蓬乱，一面孔残花败柳，轻声轻气说，啥人呵。

三个人走进二楼，拉开落地玻璃门。香港小姐檀口樱唇，穿一条人造棉睏裙，绣花拖鞋，拿一把檀香扇，骨牌凳稳坐，房里有香气，壁炉架上，一张年轻时代紧身旗袍照，两厝有媚态。同学说，香港小姐，我今朝过来，是受“红永斗”。香港小姐打断说，“方块豆腐干”，我已经听到了，有啥事体。同学说，大橱，五斗橱里，所有女阿飞衣裳，自家主动交出来。香港小姐说，为

啥。同学说，剪刀有吧，当了革命小将的面，自家统统剪光。香港小姐说，全部剪光，叫我赤膊，我不答应。同学说，这就不客气了，现在就抄家。香港小姐面孔变色说，哼，我年轻时代，“红头阿三”，红眉毛绿眼睛，见得多了，敲竹杠的小瘪三，“小热昏”，唱“小堂名”，白粉鬼，连裆模子，我样样可以对煞，我怕啥人，我犯啥法。同学一推沪生说，放屁，下作女人，生出来就是犯法，今朝必须交代，做过多少下作事体，自己兜出来。香港小姐说，我为啥要讲，我怕啥难为情，我不是反革命。同学说，好，不肯是吧。香港小姐说，衣裳，是我摸钞票做的，不是偷来，抢来，为啥要剪。同学说，放狗臭屁，弄堂口的流氓裁缝手里，皮尺量上量下，摸上摸下，扭扭捏捏，嘻嘻哈哈，做了多少件，讲。香港小姐不响。同学说，流氓裁缝，已经押进去了，缝纫机电熨斗，全部充公，晓得吧。香港小姐不响。同学说，不肯是吧，沪生，去开大橱。香港小姐一呆，忽然眼睛睁圆，上来一把掐紧同学的头颈，摇了两摇说，小赤佬，穷瘪三，弄堂里的穷鬼，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，我怕啥人呀，我吓啥人呀，黄金荣我碰到过，白相人，洋装瘪三，吃豆腐吊膀子，我看得多了，今朝我掐煞这只小赤佬，小瘪三。同学两手乱抖，面色发白，沪生与另一同学，急忙来拖。女青年狂奔进来，发急说，姆妈呀，快点放开呀，放开呀，放开来呀，要出大事体了呀。香港小姐一松，同学退后几步，大透气，摸摸头颈。静场。同学笑了笑，拎起旁边一只红木鸭蛋凳，忽然发力，掼到玻璃门上，哐啷啷啷一连声巨响，玻璃格子断了三根。同学脚踏碎玻璃，冲到门外，对弄堂里大叫，快来人呀，19号有人破坏“文化大革命”了，大家快来采取革命行动呀，活捉“大世界”女流氓呀。

附近几户抄家队伍，前门后门，摆了长凳矮凳，坐了一排男女工人师傅，中饭吃得早，正是闲散无聊，听到喊叫，男工全部跑上19号二楼，同学介绍了情况，拖了沪生下去。房间里立刻吵翻天，后来完全静了，随后，有人伸头出来，喊几个女工上楼，男工全部下来。过了一歇，两个背带裤女工，拖了香港小姐下来，推到弄堂当中立好，脚一歪，工作皮鞋就踢上去，香港小姐披头散发，上身一件高领湖绉镶滚边小旗袍，因为太紧，侧面到腰眼，大腿两面开衩，已经裂开，胸口盘纽，几只扣不拢。旗袍里，一条六十四支薄咔叽黑包裤，当时女裤是旁纽，旗袍衩裂到腰眼，裤纽只纽了一扣，露出一团肉。脚上笔笔尖一双跳舞皮鞋，头颈里，挂十几双玻璃丝袜。弄堂里，人越围越多，楼上有几只紧身褡，奶罩飞下来，有人撩起来，挂到香港小姐头上，又滑下来。正是中午，马路附近吃猪油菜饭，吃面条的客人，也端了碗来看。工人师傅拎过一块牌子，空气里一股墨臭，上面写， 黄金荣姘头，下作女流氓董丹桂。 挂到香港小姐头颈里。工人师傅说，“大世界”搞过三趟大扫除，最后一趟，扫出一万三千只蟑螂，这次是第四趟，捉出这只女流氓。大家拍手。太阳毒晒，一群人让开，女青年低头出来，手拿一把剪刀，交到沪生手里，退下去。沪生蹲下来，照淮海路方式，朝香港小姐裤脚口剪了一刀，一扯，裤子裂开一点，同学抢过来，用力朝上一扯，全部扯上去，撕开，再剪，再扯，大腿上荡几条破布，旁边两只奶罩，同学也剪了几刀。大家热烈拍手。一个师傅拉过沪生说，先让大家认真批斗吧，三位革命小将，请到4号里，吃一点便饭。沪生跟同学，走到正抄家的4号后门，黄鱼车里，摆了单位食堂的搪瓷饭菜碗，红烧大排，炒长豇豆，咸肉冬瓜汤。三个人端了搪瓷碗就吃。沪生对同学说，我总算是见识到了，啥叫真正的对开，当面对杀，一般人挡不牢。同学不响。沪生说，“方块豆腐干”，厉害的。同学不响。沪生说，我要是打头冲进去，肯定是要逃的。同学不响。周围冷清，人人到前弄堂看热闹，一阵阵起哄声音传

过来。同学放下筷子说，其实，我已经闷了好几年了，最受不了有人骂我穷瘪三，“我不禁要问”了，人人是平等的，这只死女人，过去骂我，也就算了，到现在还敢骂，我不掼这只凳子，算男人吧。



贰

七月流火，复兴中路“上海”电影院，放映《攻克柏林》，学生票五分。每个椅背后，插一柄竹骨纸扇，看一场电影，阿宝扇了一场。电影即将结束，柏林一片废墟，苏联红旗飘扬，场子大灯未亮，周围已经翻坐垫，到处飞扇子，前排观众，扇子直接朝楼下飞。爆炸之中的柏林城，漫天飞舞碎片。场内广播喇叭响了， 最高指示，增产节约，爱护国家财产，啥人掼扇子，不许掼扇子，听见吧，不许掼。 扇子继续飞。红旗飘扬，三大方面军从柏林东南北三个方向会师。阿宝立起来，走出电影院。梧桐荫凉，四面恢复安静，蝉声一片，随便去看，沿马路弄堂，已经有不少学生，工人出入，形势发展极快，淮海路“万兴”食品店橱窗，开始展览“抄家食品”，整箱意大利矿泉水，洋酒，香槟，上面挂有蜘蛛网，落满历史灰尘，大堆的罐头，黑鱼子酱，火腿，沙丁鱼，火鸡，甚至青豆，俄式酸黄瓜，意大利橄榄，部分已是“胖听”，商标脱落，渗出锈迹，背景是白纸大红字， 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！ 附近废品回收站，尤其淮海路24路车站旁的一家，堆满中西文杂志，画报，甚至拆散零秤的铜床，杂乱无章，阳光下，确实刺眼。阿宝慢慢走到思南路，锣鼓声此伏彼起，敲敲停停。这一带，抄家队伍更多，不少房门口，聚拢一群一群陌生人。祖父房子三楼窗口，有一只笨重红木五斗橱，逐渐吊下来，厂里派来起重师傅，带了滚动葫芦，缆绳，帆布，卡车跳板。两部黄鱼车，负责送饭，车上插红旗，摆有冷饮桶，馒头蒸笼，搪瓷碗。工人日夜把守，已经三天了。

阿宝走到大门口，女工说，又来做啥。阿宝说，我看孃孃。男工说，过来。阿宝走近，让男工浑身上下摸一遍，然后进花园，眼前看到了电影里的柏林，冬青，瓜子黄杨，包括桂花，全部掘

倒，青砖甬道挖开，每块砖敲碎，以防夹藏。小间门口，一堆七歪八倒的陈年绍兴酒瓮，封口黄泥敲碎，酒流遍地，香气扑鼻。大厅里空空荡荡，地毯已卷起竖好，壁炉及部分地板，周围踢脚线，俱已撬开，所有的窗台，窗帘盒撬开。三只单人沙发，四脚朝天，托底布拆穿，弹簧像肚肠一样拖出。一个工人师傅，手拿榔头铁钎，正从地下室钻出来，尘灰满面，肩胛上全部是石灰，根本不看阿宝，直接跑上二楼。厅里其他陈设，苏联电视机，两对柚木茶几，黄铜落地灯，带唱片落地收音机，一对硬木玻璃橱，古董橱，四脚梅花小台等等，已经消失，据说当天就运到淮海路国营旧货店，立刻处理了。饭厅门口，堆有几箱落满灰尘的罐头，包括油咖喱罐头，葡萄牙鲠鱼酱Anchovy saucey,番茄沙司，精制马尼拉雪茄，数十瓶洋酒。阿宝走近餐厅门，内里拥挤不堪，大餐橱，餐椅，茶几已搬走，五六个工人，集中清理高叠的一堆箱笼。有个中年人，身穿及膝的蓝布工作衣，一个工人说，老法师，这叫啥。中年人看看讲，这是“落珠”，就是银盘子。工人说，懂经。中年人讲，古董店，估衣店，银行银楼的名堂，全厂只有本人，算是学过几年生意，吃过几年萝卜干饭。工人说，见多识广。中年人低声说，“隆鑫”三厂，资方大老板，不得了，徐汇区的洋房里，翻出一瓶法国三色酒，五十年以上的名酿，我也是第一趟见识，酒瓶内部，一分三的玻璃隔断，直到瓶口，同样三等分，分别装了红，白，蓝三种酒，可以分别倒，也可以混吃。工人讲，味道呢。中年人讲，香煞人。此刻，工人开始低头写，中年人唱名说，德国“Legends”老式落地保险箱，基本已经清点，剩下来是， 英国金镑， 就是小金洋， 每块重计，贰钱贰分伍厘，算赤标金，壹仟零肆拾捌块。东洋， 啥，就是日本小金洋， 重计贰钱陆分伍，叁佰柒拾贰块。 法国金洋钿，就写金法郎，每只分量多少， 壹钱柒分伍厘，共总是壹千块整。 德国金洋，也就是 金马克，重计壹钱陆分伍，肆佰壹拾块，写好了吧，箱子数目，共总肆拾壹件， 三楼箱子间， 樟木箱，肆对，计捌件， 此地， 中式牛皮箱， 肆大肆小，计捌件， 其他 西式皮箱 ，大小多少，一二三四，一共先写 廿叁件 ，写了吧，好， 藤箱肆对，包角铁皮箱子，壹对， 其中要写明白， 计有柒箱，目前已经出空。 阿宝看看靠墙的大菜台，堆了一批晦暗银器，起码两套银台面，每一套，十副大小银汤盏，碗筷调羹。老法师与工人转过来，继续登记唱名，“金不离”，“银不离”，就是 金银别针，大小廿叁只。 银子“条脱”，就是镯头，就写 银手镯，大小捌只。 “横云”，俗名银簪子，两包，计壹拾肆只。 “落珠”，就是银盘， 拾寸，拾肆寸，各半打，壹拾贰只。 银鸳鸯“错落”，就是 银酒壶，肆把。银茶壶， 俗名“吞口”，也叫“偏提”， 叁把。银咖啡壶两把。银冰筒，壹件，银瓶大小两对，银七宝莲花塔，两座。 接下来登记杂器， 银弥勒佛壹座，银观音菩萨，壹座，银凤凰摆件壹对， 银镶宝枝花摆件，壹对，银香炉， 香炉也叫“宝鸭”，是写 壹对，西式银烛台壹对，银中式蜡签，高低各两对，银灯， 俗口是“聚虬高”， 壹座，银子鸦片灯，壹件，银子小痰盂，壹对，银框手拿镜，叁面，银柄手梳，大小肆把。银嵌宝首饰盒子，陆件。银盾， 就是铭牌寿礼，先写叁件。阿宝转过面孔，看到大部分金器珠宝，垫了一大块印度丝巾，摊于靠窗的方台上，无人照看，花园里一只苍蝇，飞到一对金钏上，飞到一叠四十几根“大黄鱼”上，苍蝇发金光，停落一只翠扳指，苍蝇发绿光，左面角落，乱七八糟一堆书画轴子，旁边是各种瓶，梅瓶，绶带瓶，粉彩瓷盖坛，水晶瓶，车料酒具。

阿宝正是发呆，耳朵让人拎紧，一痛。一个工人说，做啥。阿宝说，啊。工人说，看啥。阿宝不响。饭厅里，另一个老工人走过来，讲苏北话说，这个，是皋兰路的孙子。老工人摸一遍阿宝两

腋，裤裆，阿宝一让。工人说，不许犟，鞋子脱下来。阿宝脱了鞋子。老工人抽出鞋垫，一一捏过，仔细捏一遍阿宝的裤腰，衬衫后领。阿宝一声不响。工人问，进来做啥。阿宝说，看孃孃。工人说，以前做了民办小学老师，后来调到区里，做办事员，有问题吧。阿宝不响。工人说，这次全部要抄。阿宝不响。老工人说，皋兰路啦块，抄过了吧。阿宝点点头。工人说，态度要明白，懂吧，坚决跟资产阶级划清界限，揭发问题，听见吧。阿宝点点头。工人说，到楼上小房间，看五分钟了就下来。阿宝答应，走上楼梯，踏脚板全部撬松，二楼朝南一大间，打了地铺，叔伯两家九个人，坐到席子上，低头不响。只是祖父，头颈挂了一块牌子，跪到墙角里，阿宝立刻冲进房间，拖祖父起来。门口工人说，做啥。祖父不动说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工人拎了阿宝的衣裳，拉出来，拖到小房间里，孃孃披头散发，也是独跪地板，面前摊开一只小皮箱，里面是一套国民党军装，一张白纸，写毛笔大字，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国民代表大会选民证？柳德文？ 阿宝说，孃孃。孃孃一动不动。阿宝说，柳德文是啥人。孃孃哭说，讲过十几遍了，是姑父朋友的箱子，1950年去香港前，寄放的小提箱，啥晓得，里面有一套军装，一张选民证。女工说，还想赖。孃孃说，私人箱子，我不可以看的。女工说，娘的臭皮，垃圾货，死女人，柳德文到底是啥人，讲，今朝想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就不许起来，臭皮。

阿宝回到大门口，听凭男工一顿乱摸，慢慢走回去。思南路房子全部变样，祖父孃孃低头落跪，阿宝莫名想到一部电影，南霸天接待南洋富商，红烛高照，白面小生洪常青，头戴铜盆帽，一身本白亚麻布洋装，不卑不亢，奉送银洋大礼，老爷少爷，讲讲谈谈，情景绝配，但接下来，洪常青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南霸天反剪双手，翻箱逃命，落汤鸡一只，情节表演，称得上“哀盛顽艳”，但阿宝感到一种不堪。思南路抄家结束，这批人，可能再来皋兰路，爸爸单位，已经来人抄过，母亲单位，也预备来抄，楼下蓓蒂的父母，已关起来，房间抄了两次。阿婆与蓓蒂一声不响，房里乱七八糟，钢琴随时可能拖走。记得昨天，绍兴阿婆轻声讲，阿宝，快点逃吧，天不会坍的。阿宝说，逃到哪里去。蓓蒂坐于琴凳不动，满地杂物垃圾。蓓蒂说，淑婉姐姐，准备逃到杨浦区高郎桥，躲到马头房间里，我也想逃。阿宝说，淑婉家，抄了两趟了，全家已经搬进了楼下汽车间，不可能逃了。蓓蒂说，可能的。阿宝笑说，马头敢收留资产阶级，根本不可能，家庭舞会的案子，也已经交代了，逃啥呢。阿婆说，要么，乖囡跟了淑婉，先到绍兴去。阿宝说，钢琴呢，钢琴有四只脚，走不动。蓓蒂说，马头讲了，以后钢琴，不管是高背琴低背琴，还是三角钢琴，肯定取消了，中国有笛子，胡琴，锣鼓家生，小镗锣，平时弹一弹山东柳琴，敲一敲竹板，一只盆子一根筷子，叮叮叮唱一唱《翻身道情》，也就足够了，满足了。阿宝不响。阿婆说，淮海路旧货店，钢琴已经堆成山了。蓓蒂说，如果有人来拖钢琴，马头讲了，完全可以摆平的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马头一点也不怕。阿宝说，工人阶级，当然了。蓓蒂说，马头跟了同学，到徐汇区，抄了好几间洋房了。阿宝不响。蓓蒂说，马头讲，看人不顺眼，现在可以直接就打了。阿宝说，马头不一样。蓓蒂说，马头讲了，算一算，两派三派，七派八派，全部无产阶级，其实，内部一直也是打来打去，头破血流，互相不买账，无产阶级，互相也要斗，不讲别的阶级了。阿宝说，不许乱讲。蓓蒂不响。此刻，阿宝慢慢走到皋兰路口，远远看见蓓蒂与马头，迎面走来。蓓蒂一扫愁容，白衬衫，蓝布裙子，清爽好看。马头神态轻松。蓓蒂看看马头，犹豫不决说，我想，去看一看淑婉姐姐，好吧。马

头说，蓓蒂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先到淮海路“万兴”，去吃冷饮。蓓蒂无语，低头弄裙子，最后，跟了马头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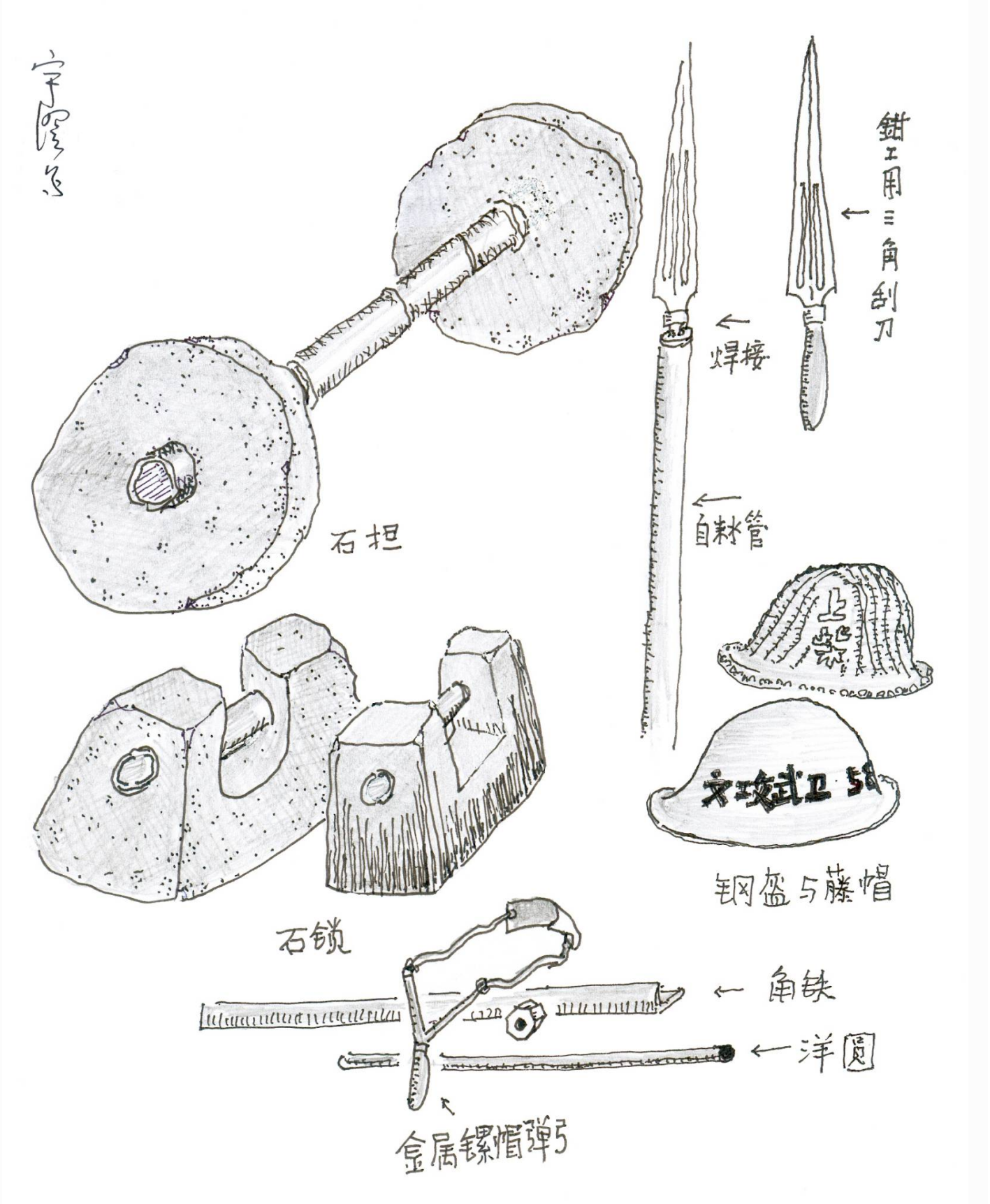
叁

夜风穿过老虎窗，传来依稀锣鼓声。小毛娘说，这次海德的轮船，停靠大达码头，银凤抱囡囡去接船了。小毛爸爸放下酒盅说，领袖一声号令，轮船公司的领导，马上就睏醒了，夹紧狗尾巴，连忙回来了。小毛娘说，吃酒当中，不要议论领袖，吃了再讲。小毛爸爸不响。夜里十点多，后门一响，银凤回来了，也听见海德上楼，银凤说，轻一点。钥匙开门声音，地板缝亮出十几条光线，放行李的声音，小囡嗯嗯几声，像立刻压到银凤胸口。小毛担心囡囡忽然大哭，但囡囡不响。窸窸窣窣，海德的喉音嗡嗡嗡传上来。倒水，揩面，搬东搬西。后来是拖鞋落到地板上，银凤说，轻点呀，急点啥啦，手脚重是重。后来银凤说，关灯呀。地板一黑。平时，银凤换衣裳，洗浴，必定关灯。白天拉了窗帘，房间变暗，即使楼上有人偷看，人影模糊。此刻，月光发亮，声音模糊起来，隐约有呼吸，也像是老房子开裂声，浑浊难辨。底楼理发店，二楼爷叔房间，早已寂静。24路末班电车经过，小辫子擦过电线，哟啦啦啦，后来银凤哼了一哼，像清一清喉咙。一部黄鱼车经过弄堂，车里的毛竹排，啪啪啪啪一路响过去，一切全部停止，万籁俱寂。小毛迷糊入梦。

隔日一早，小毛娘照例双手相握，立于五斗橱前面做功课。小毛爸爸准备上班。小毛娘抬头看一眼领袖像，也预备上班。小毛爸爸说，厂里新贴不少语录对联。小毛娘说，我厂里也有，搞宣传的几只赤佬，爬上爬下，忙煞。小毛爸爸说，对联右面是， 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。 左面， 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 小毛娘说，再讲一遍。小毛爸爸讲一遍。小毛娘说，对联左面，明显少了一个字。小毛爸爸说，啥字。小毛娘说，应该是 去争取胜利 。领袖真言，五个字，不可以漏一个，是啥人贴的，小毛爸爸说，是我。小毛娘说，啊呀呀呀，别人发觉，这就麻烦了。小毛爸爸不响。小毛娘说，这是闯穷祸的大事体，唉，文人的事体，工人轧进去做啥。小毛爸爸不响，闷了头，连忙

穿衣。小毛娘拿起钢钟饭盒，回过头对小毛说，快起来，学堂里停课，也要起来，唉，我样样事体要穷操心。小毛说，我起来了。父母急急下楼。小毛起身，拿了毛巾牙刷，走到底楼。银凤买了菜，由前门进来。此时二楼爷叔也下楼，看了看银凤。海德也下楼，朝小毛笑。小毛说，阿哥回来了。海德拿出一管牙膏，贴近小毛的牙刷，挤出一条说，日本牙膏，试试看。两个人刷牙齿，揩面。海德说，有空来坐坐。小毛说，好呀。

这天一早，小毛去了叶家宅。拳头师父做了夜班回来，仍旧有精神。苏州河边，建国清出一块地方，摆两副石锁，一副石担。师父说，拳头硬点了吧。小毛说，还可以。师父介绍说，牛瘦角不瘦，这是荣根，这是小毛。荣根点点头，指石锁说，赞。小毛说，啥地方弄来的。师父说，厂里做了模子，此地浇水泥，分量平均就可以了，石担，两百斤多一点，石锁，一副三十斤，一副四十二斤。荣根说，练得顺了，拳头上可以立人，肩胛上可以跑马。小毛一拎石锁。师傅说，不会弄，容易伤手筋。荣根说，师父掼一次，让我徒弟看看。拳头师父吐了烟屁股，脚底一踏，拿起一对小石锁，马步开裆，锁由胯下朝上，用力一抡，超过头顶，手腕一转，十指一松，一放，一对小石锁，各自腾空旋转，坠落阶段，双手随势接住，再抡，再是一送，手腕不转，松了手，一对小石锁，平面上升，齐齐腾空，乘了落势，两手一搭，拎紧，落地放平。拳头师父说，年纪大了，长远不弄，手生了。建国说，赞。荣根说，我来一记。荣根是单手掼锁式，单只小石锁腾空，自由下落之时，抬起臂膊来接，贴了锁，随势落下来，锁像是落于臂膊之上，有半秒停顿，手腕一翻，敏捷握紧锁柄，再抛，再转，再停，再接，再掼，煞是好看。师父说，好，我记得当时，只教了一次，车间还扣我奖金，想不到，荣根记得牢。荣根说，师父带进门，练功靠自身，我弄了一年半了。师父说，建国听到吧，样样要自觉，要上心。建国说，嗯，我看了看，小毛比较硬扎，可以先练。师父对荣根说，我这两个小朋友，年纪小，力道不小，想不到学堂里，天天让别人欺负。荣根说，欺负我的师弟，现在的形势，简直是翻天了。小毛不响。荣根说，以后，让我来摆平，班级里有啥事体，全部告诉我。小毛说，谢谢师兄。师徒四人边谈边练。旁边是河堤，苏州河到此，折转几个河湾，往来驳船鸣笛，此起彼伏，南风里，隐约是长寿路一带的喇叭广播，普通话教唱歌， 大家现在一起唱。预备，起，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哦阶级，推翻一个哦哦阶级，暴力的行音音音音动。唱，革命是暴。



| 可增加的物品【除常规武器外】计有：各类徽章，纸质高帽，麻绳，语录，袖章，铜头皮带，解放鞋，军靴，军用书包，水壶，大瓶墨汁，毛笔，排笔，浆糊桶，竹梯，锣鼓响器，旗帜，广播喇叭，手提电喇叭，蜡纸，刻蜡纸铁笔、钢板，手提油墨印刷机等。画家可考虑这类宏大静物题材。 |

忽然有人拍手说，好看好看，力道真大，可以打老虎了。四个人回头，一个女工，坐于脚踏车上，脚抵街沿石，三十出头年纪，大眼睛，嘴唇丰满，河风吹乱短发，人造棉短袖蓝衬衫，工装裤。来人是女工金妹，拳头师父原来的徒弟，后调周家桥纺机厂，结婚三个月，男人工伤过世。金

妹停稳车子，揩汗说，长远不过来了。师父说，上啥班头。金妹说，今朝休息，师父，一定是夜班做出。师父说，算得准的。小毛招呼说，阿姐。金妹拍拍小毛肩胛。师父说，这是我徒弟荣根，还有建国。金妹点点头说，麻烦几位阿弟，车子后面，有一只拎包，帮阿姐搬下来。小毛与建国，荣根上前，松开了车架后一只帆布包，重得吓人，解开一看，两副铁哑铃。师父说，不错。金妹说，难为情，拖了一年了，厂里做私生活，总是暗地里，偷偷摸摸去做。师父照准金妹滚圆的屁股，捏了一把说，偷偷摸摸，难听吧。金妹一推说，做啥啦，师娘上班了对吧。师父不响。建国与荣根欣赏哑铃。金妹说，标准哑铃，应该是翻砂，我做刨床，刨一对方便。师父说，生铁松软，钨钢刀头吃上去，豆腐一样。金妹说，只是方料难弄，要等机会，要碰巧，还要等金工间里，我单独加班。小毛看看哑铃，球型六角，边棱分明。金妹说，容易锈，荣根记得，弄一点红漆黑漆，漆几趟可以了。师父说，金妹真帮我，其实，我是随便讲的。金妹说，师父关照的事体，我样样记牢。大家回到师父房间。师父说，先吃杯冷开水，今朝，多坐一歇。金妹点点头，碰一碰师父的臂膊说，穷练肌肉做啥。师父说，运动开始了，形势自由了，练身体的人，就多了。讲到此地，师父朝小毛等人一眨眼睛。建国荣根，拉起小毛说，阿姐先坐，我走了。金妹面对师父一扭身体说，为啥拉我呀，当阿弟的面，难看吧，我也走了。但金妹不动。师父朝大家点点头，三个人出来。荣根去浜北的东新村棚户，建国去曹家渡，互道再会。

小毛回进弄堂，见王师傅捆扎一个烫发罩。小毛说，电热丝又坏了。王师傅说，破四旧懂吧，不许烫头发了。小毛说，赞，最好理发店打烊。王师傅说，真关了门，没得命了，我跑你家里噎饭。小毛笑笑。走上二楼，银凤房门敞开，台面是三菜一汤。银凤说，小毛，一道吃。小毛摇手。海德立起来说，来呀，客气啥。小毛进去，骨牌凳上勉强坐好，海德倒了半杯“上海牌”啤酒，银凤拎过瓶子说，小毛不可以吃。海德说，半杯嘛。小毛接过。海德说，我一出海，就是大半年，多亏邻里照应。小毛说，是我娘，不是我。银凤说，以前帮姐姐买电影票，忘记了。海德说，我天天海上漂，脑子是空的。小毛说，姐姐每一趟吃饭，就多摆一副碗筷，等阿哥回来。银凤红了面孔说，哪里有这种事体。小毛不响。海德一捏银凤的手背说，老婆一直是想我的，对吧。银凤说，一定是小毛偷看。小毛说，经过门口，就看见了。海德说，做老婆，要大大方方，东想西想，怕啥呢。银凤低鬟不响。海德说，家主婆想老公，是应该的。银凤不响。海德说，我真不准备吃这口海员饭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最好搞得再大一点，搞到轮船全部停班，码头停工，就好了。银凤说，又乱讲了，可能吧。海德说，轮船抛锚，我改坐写字间，可以每夜抱老婆。银凤指指隔壁爷叔方位说，嘘。海德说，又怕了，样样要怕，胆子真小。银凤面孔泛红说，瞎讲。海德看看银凤说，总归心事重重一副样子，担心啥呢，工人阶级，已经领导一切了，开心一点。银凤说，瞎讲了，我哪里不开心，哪里有心事。海德说，总归皱眉头，闷声不响，想心思。银凤拍一记海德。小毛说，阿哥一出海，姐姐就担心。海德不响。银凤吃了几口啤酒，胸口见红。小毛说，海里，总有开心事体吧。海德说，甲板上蹲了几只猢狲，有啥甜头可以嗒呢，只有苦头，吃风吃浪，单讲日本内海，流速八节，濑底岛海峡，明石，关门海峡，如果是旧船，进港就算是全速，也开不动。小毛说，我有个朋友，一直做船模。海德说，远洋货轮，我是权威。小毛说，将来，我可以做海员吧。银凤说，瞎讲八讲。海德说，做男人，这等于坐牢监，半年，一年一判，有啥意思呢，回到上海，天天弄得老婆出汗，腰酸背痛。银凤说，十三。海德说，我是唉声叹气，真无啥可以讲了，人坐到甲板上，

眼前就是水，就这几个男人，吃老酒，吵吵闹闹，要么想女人，想老婆。银凤说，哼。海德说，比吃官司好一点，我的床头边，允许贴老婆照片。银凤说，不许再讲了，我不答应的。海德说，男人想女人，我正常吧。银凤说，不要讲了。海德说，人人贴女人照片，单身汉，贴明星照，以前喜欢贴谢芳，最近是《女跳水队员》剧照。银凤说，这部电影没看过。海德说，里面全部是穿游泳衣的女人，可以看看胸部，大腿。小毛不响。海德说，外国画报，大腿照片最多了，但政委要检查。小毛说，解放前旧画报，最近废品回收站不少。海德说，外面有的是，日本，泰国，西德，荷兰，垃圾堆里，赤膊赤屁股的女人画报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政委经常搜查，翻出一本，就写检讨。银凤说，是应该查，男人的思想，太下作了。海德笑笑说，其实呢，政委没收了画报，关紧房门，自家去闷看，难道政委的裤裆里，是一根胡萝卜，还是红肠。银凤说，停，不许讲了。海德说，我是已婚，我可以贴老婆照片，政委无啥好讲。银凤说，不要讲了。海德说，小毛评评看，我预备让银凤，拍一到两张照片，带到船上，让我看看，养养眼睛，这应该吧，银凤不肯。银凤说，到照相馆里拍，我为啥不肯。海德说，好了好了，不讲了。银凤看看隔壁，轻声说，小毛来评评看，海德想请一个下作同事来，专门拍我横到眠床上的样子，冲印放大。小毛不响。海德说，我不懂照相机，请同事来帮忙，又不登报纸，不可以呀。小毛说，姐姐为啥不拍，大自鸣钟照相馆橱窗里，一张也不及姐姐。银凤看看板壁，压低声音说，小毛真老实，海德是要我赤膊，戴了奶罩，赤两条大腿，只穿三角裤，枕头旁边，摆出骚样子来，下作吧，太下作了，我可以拍吧。小毛不响。海德摇手说，既然不答应，就不要多讲了。

第十章



一

潘静的门钥匙，套进陶陶的钥匙圈，哒的一响，与其他钥匙并列，大大小小，并无特别。但陶陶看来，旧钥匙毕竟顺眼，新钥匙，即便调整次序，总归醒目。手里多一把钥匙，开门便利，但会不会开出十桩廿桩，一百桩事体，陶陶心中无底。以前几把女人的钥匙，一般预先放于门垫，花盆下面，牛奶箱顶上，有一把，是包了报纸，塞到门旁脚踏车坐垫里，想出这个办法的女人，事后证明，确实心思缜密。可以讲，钥匙，是一种关系，单把钥匙，捏到手里开门，感觉异常，是暂时动作，手感无依无靠，轻薄，轻松，开进房里，像是见不到人，非常稳定，钥匙放回门里小台子上，凳子上，玄关的草编小篮里，前后听不到一点声响，随拿随放，自然，也是生分。钥匙过手，往往只半分钟，冬天，更是冷的，缺乏体温，捏紧了一转，开了门，也就移交。这一次，钥匙固定于钥匙圈里，经历不同，分量就变重。钥匙与人的关系，陶陶完全明白，钥匙就是人。单把钥匙，并入其他钥匙圈里，状况就不一样，钥匙越多，摩擦就多，声音响得多，事情就复杂，烦。另外，钥匙圈起了决定作用，钢制圆圈，过于牢固，也许只有飞机失事，圆圈高空落地，才会破裂，钥匙四散。想到此地，陶陶扳开钥匙圈，拿出钥匙，重新放回裤袋里。

这天潘静来了电话，陶陶手头有事，匆忙中，陶陶讲北方话说，我们再说吧。潘静挂了电话，下午又打来，潘静笑笑，压低声音讲北方话说，今晚来看我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说，想你了。三个字像蚊嘤，办公室一定有人，不方便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咱们再说吧。潘静挂了电话。这天陶陶确实是忙，到了黄昏，顺便还赶到吴江路，去看钟大师，此人曾经介绍一笔生意，芳妹多次提醒，让陶陶登门酬谢。此刻，陶陶摸出信封，放到台面上说，这是小意思，请大师不要嫌避多少。钟大师不响。台子下面，是钟大师养的白狗，几次想抱紧陶陶小腿，陶陶两脚并拢说，大师如果，是身体不适意了，对面就是公交医院，现在就去挂急诊。师娘过来冲茶。钟大师说，老婆先回避，我有事体讲。师娘回到楼上。钟大师说，有问题的人，不是我。陶陶说，我有啥问题。钟大师说，最近我听芳妹议论，陶陶比较内向了，文雅。陶陶说，啥意思。钟大师说，芳妹觉得，陶陶发闷，经常想心思，我的判断呢，最近，一定是碰到陌生人了。当时芳妹讲，做生意，天天有陌生人。我讲，是不是碰到陌生女人了。芳妹讲，大师感觉，陶陶有了外插花。我讲，这我不晓得，不过陶陶今年，是桃花流年，并非佳运，凡事反复难定，吃饭防噎，走路防跌，如果酒入欢肠，就是蜜浸砒霜，割卵见茎，不妙了。陶陶打断说，喂，大师，少跟我老婆讲这一套屁话好吧，我跟我老婆，其实全部不相信。钟大师说，满口饭可以吃，满口话不可以讲。陶陶说，如果真有情况，也不应该跟我老婆讲嘛。大师说，我讲啥呢，要紧关子，我一句不讲的。陶陶不响。钟大师说，是芳妹常到此地来，想跟我谈，因此嘛。陶陶说，想让我每天，也来此地嚼舌头，我有空。钟大师戴了眼镜，看一看陶陶说，面色样子，是不大妙了。陶陶说，我黄种人，标准黄面孔。钟大师说，运势命相，八字里已经摆好，桃花多，也没办法。陶陶说，大师讲过多少趟了，我的桃花，有四到五趟，好桃花烂桃花，这种屁话，多讲有意思吧。钟大师说，老毛是人民领袖，有威望，有腔调，开口一句，可以顶万句，我开口一句，顶一句，还有啥水分呢。陶陶说，我听了大师的屁话，房间里，已经到处摆花盆了，厕所门口一盆，窗台上摆一盆，大门附近摆镜子，样样照办，我平时只坐西面小沙发，让客人坐南面大沙发，我每样办到了，因此生意顺利。钟大师压低声音说，只是最近，陶陶碰到了一个水

火关口，跟了一朵桃花，火里碰到桃花，花让火一烧，更加红了，血血红。陶陶一吓。白狗忽然跨到陶陶脚面上，抱紧小腿，屁股就动。陶陶一踢，两脚并拢。钟大师说，还是要避一避，先去剃头，头发太多了，乌云压顶。陶陶说，我走了，再会。钟大师说，如果有了外插花，记得要退一步。陶陶起身说，晓得了。

陶陶离开吴江路，心情变坏。回到房间，芳妹说，潘静来电话了。陶陶说，啊。芳妹说，介绍一笔生意。陶陶不响。芳妹看定陶陶说，这个女人讲了，几次想约陶陶出来，好好谈一谈，陶陶一直不回电话。陶陶说，是吧。芳妹说，潘静还问我，陶陶忙啥呢，现在还不回来呀。我讲，一言难尽，我的老公，不需要老婆体贴，一肚皮怨气。潘静听了笑笑，就挂了电话。陶陶不响。芳妹说，听到有了生意，有了女客户电话，陶陶为啥一笑不笑，心里想啥呢。陶陶说，我刚刚去看了钟老头子，听了一肚皮屁话，心里闷。芳妹说，点中了穴道，因此闷了。陶陶说，哼，全部是狗皮倒灶的屁话，心里烦。芳妹摸摸陶陶的面孔说，有啥不适意，到医院看医生。陶陶说，我到了吴江路，发觉钟老头子的下巴，已经讲得脱臼了，应该先挂急诊。芳妹说，好了好了，身体要紧，先吃夜饭。陶陶拿起筷子。芳妹说，夜里早点休息，让我到床上，好好弄一弄。陶陶说，啥。芳妹压低声音说，最近电视里开课了，男人身上，有几只秘密穴道，交关敏感，贤惠老婆，已经记下来了，要仔细按摩。陶陶一拍筷子说，江湖骗子，已经到电视台混饭了，专门搞乱社会的瘪三，应该马上关牢监，判无期徒刑。

第二天下午，陶陶约了潘静，到“香芯”茶馆见面。潘静新做头发，看见陶陶，眼神柔和。双人位藤椅，陶陶靠外坐，潘静示意陶陶移进去，陶陶不动，潘静只能坐对面，手袋放到一边，讲北方话说，我以为昨晚，陶陶会来，但没等到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我是小生意，哪有上下班时间，靠两条腿到处跑。潘静说，我一晚没睡好，说起来怪了，半夜迷迷糊糊的，听到有动静，以为是你来了，我就装睡，以为你悄悄进来，背后一把抱了我，但后来，什么声儿也没了，好失望，看表，才三点十五分。陶陶说，确实不是我。潘静娇羞说，我知道不可能，半夜三点，嫂子在身边，怎么能过来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说，还是明天吧，跟嫂子请一次假，就说去江苏看货，然后，到我这儿过夜。陶陶不响。潘静媚软说，我要你陪我。陶陶不响，捏紧裤袋的房门钥匙，钥匙有四只牙齿，三高一低，指头于齿间活动，磨到了发痛。陶陶说，照理来讲，我该放松了，但那场火，一直追着我不放。潘静说，不会吧。陶陶说，我如果是石家庄的，就自个儿在上海，也许会随便一点。潘静说，我可不是随便女人，在上海多年，从没有花花草草的事儿，没动过心。陶陶不响。潘静碰了一下陶陶的手说，一场火，弄得我火撩火燎的。陶陶一声不响，想到了钟大师。潘静说，身边有你，我才能安心。陶陶说，我呀，成天琢磨安全通道，消防梯，已经神经了。潘静说，我也怕呀，才有了这种需要嘛，昨晚有点儿冲动，往你家打了电话，我道歉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说，嫂子表面挺客气，其实呢，是盘问再三，你们俩最近，情况还好吗。陶陶说，可以。潘静说，我可不看好，不瞒你说，我在石家庄有过一男友，有次他来电话，我丈夫接的，其实说了我在，或不在，也就成了，可他问东问西，不挂电话，搞得我男友很窘，这种盘问，暴露了夫妻关系。陶陶不响。潘静说，嫂子肯定给你压力，我丈夫，也一直给我压力，看我穿什么出门，下班回来，说是抱抱，其实是闻我脖子里的味儿，我固定一个香水牌子。陶陶说，你丈夫干嘛的，老呆在家里。潘静说，教书的，我每次回家，香水味儿差不多是消失的，但能依稀闻到，这是惯例，有天下午，石家庄一个浴场开

幕，闺蜜拉着我，当了回临时嘉宾，因此洗了澡，等回来，他贴上来一亲我，就吵起来了，怀疑我下午开房了。陶陶说，鼻子够灵的。潘静说，全因为，是正经八百的事儿，我才洗了澡，平时我跟男友，再怎么开房亲热，脖子那一块，是免洗的，为的是应付检查。陶陶说，下班喷一次香水，不就结了。潘静说，那更是问题了，瞧，两人关系到这地步，有意思吗，当场大吵两回，我就南下了，刚到上海没一个月，他设法找上门，当时，我跟闺蜜长租酒店，他看看是双人房，盥洗室里，一把剃刀没有，又怀疑我俩是同志，我闺蜜说，真他妈的欠，早知道这种下三烂儿，该早收拾，让他彻底消失。他这才走了。陶陶说，讲那么多，想说明什么。潘静低头说，昨儿晚上，嫂子几回盘问我，这说明你俩，已毫无信任可言，当年在孟先生家里邂逅，我就发现，你们俩并不般配，虽然我看出，芳妹那方面很强。陶陶说，啊。潘静说，你并不快乐，一直是忍受。陶陶说，不说了。潘静说，人不能为对方活着，灵肉难以一体，快乐何在。陶陶说，这分析，我不爱听，我是简单人，只想过简单生活。潘静不响。陶陶讲到此刻，钥匙已经摸出手汗。陶陶说，潘静，你确实是好女人，最近，我想了很多，可惜我们不是一样的人，只能做朋友。潘静说，我不是上海女人，很直接，怎么了。陶陶说，我们很难进一步发展了，接你钥匙那天，我就这样想，我只能和一般女人来往。潘静失笑说，我是特别女人吗，如果陶陶玩自恋，我无话可讲。陶陶说，石家庄男友呢。潘静笑说，哈，你吃醋了，很好， 秋月凉如水，秋扇慢慢摇，秋菊花开，冤家，我秋病又发了， 那也是意外邂逅，遇到意外，我才会爱上人。陶陶说，浴场也着火了。潘静说，是我换了新鞋，路上绊倒了，摔晕了，鞋跟儿断了，我躺在马路上，有人看，没人管。陶陶说，男朋友出现了。潘静说，你怎么知道的。陶陶说，他就帮你。潘静说，直接就抱住了我，就像你救我，抱我一样，成了我男友。陶陶轻松了一些，鼓起勇气，拿出汗津津的钥匙，摆到茶几上。潘静一呆。陶陶说，潘静，谢谢您对我好，希望石家庄男友，尽快来看您，最好能来上海工作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，言语。



梅瑞陪康总走进房间，装修已经完工，茶几，沙发已经送来。朝南有小天井，钉有露天地板，摆两把铁椅，有花草。两个人走进卧室，大床，梳妆台一应俱全。梅瑞说，装了窗帘，我就过来单住。康总说，以前我有个客户，对未婚妻开条件，婚后，就做周末夫妻，平时各自单独生活，女方一口答应，结婚之后，我一次问起，周末夫妻，还好吧。客户一呆讲，会有这种事体吧，为啥我要单过，我不是神经病。我笑笑。客户最后承认，是新娘子一发嗲，做几个小动作，男方房子就转手了，新娘子讲，单独过，肯定要出问题的，哪里有周末夫妻可能。梅瑞说，感情好，这是应该的，我受不了北四川路的气，是避难，想想我真搬到此地，到了夜里，只能看天花板。康总笑笑，两人走出卧室。梅瑞说，原来准备，离婚了就搬过来，但情况有变化。康总说，上次电话里讲，已经离婚了呀。梅瑞摇头说，因为最近，小开一直来电话，不希望我离婚，我姆妈的离婚，结婚阶段，小开也是反对，觉得离了婚，就是over了，结了婚，也是over，心态会变怪。康总说，反对结，反对离。梅瑞说，再反对，我也要离。康总坐进长沙发，梅瑞拿出信与照片，坐近康总身边，康总看信， 亲爱的梅瑞，这月18日，妈妈跟小开叔叔注册结婚了。我真想好好办一办，但外公比较节省，也就简单一点。你看看照片，觉得好吗。延安路房子，装修好了吗。一切顺利。妈妈。 照片拍了筵席情况，梅瑞娘穿胭脂红雪纺套裙，腰身一流，以前的跳舞照里，梅瑞娘还是浓妆，到了香港，五官也就素淡，显年轻，身边的小开，笑容满面，外公满面是笑，一张是婚房内部，一张是阳台栏杆，看得见半方香港的蓝天，层层叠叠高楼。梅瑞说，结婚费用，全部外公资助。我就问姆妈，应该是小开操办呀。我姆妈讲，小开的积蓄，全部投进生意里了，手头紧，不靠外公，买不起房子，所以，真正的婚纱照，准备回上海再拍，上海便宜。我讲，啥，要回上海了。我姆妈讲，小开做了一桩西北生意，最近有了起色，下个月，两个人准备回上海，顺便是拍照，摆酒水。当时我讲，啊。我姆妈讲，大惊小怪做啥，情况总有变化，小开，一直候机会，一直想来大陆发展，这叫见机行事。

两个人看过照片，梅瑞放进信封，康总逐渐靠近，拉过梅瑞的手，梅瑞身体微抖，慢慢抽开了。房间里静，天井里是阳光。康总有了热情，梅瑞逐渐平淡。梅瑞说，我后来明白，姆妈是见到小开后，跟我的关系，开始冷淡，昨天电话里还问我，小开最近，来过电话吧。我讲，来过几次。我姆妈讲，以后，不许接电话。我问为啥。姆妈讲，不接就是了。我讲，是姆妈不开心了。我姆妈讲，好了，现在我挂了。就挂了电话。康总不响，靠近梅瑞，信封落下来，梅瑞目光恍惚，身体微抖。房间里静，天井里是阳光，偶然来小风，几盆花叶动一动。康总揽了梅瑞腰身，梅瑞也软绵绵顺过来，身体像要化开，但慢慢又避让，慢慢立起来。康总放弃。梅瑞笑笑说，康总，不要这样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最近，我心烦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这个阶段，小开一直从香港来电话，要我情绪稳定，不要离婚。康总背靠沙发，不响。梅瑞说，我觉得奇怪了，离婚，是我私人事体，小开认为，还是不离的好，下月回上海，已经到铜锣湾，替我里里外外，买不少衣裳。康总说，里外。梅瑞说，包括内衣，包括其他小衣裳。康总说，尺寸呢。梅瑞说，特地来电话问的，姆妈发觉后，就跟小开穷吵。我就埋怨小开了，为啥不替姆妈买呢。小开讲，同样也买了，数量牌子，几乎一样。我不响。小开讲，梅瑞，回来后，还是称呼我小开。我不响。小开讲，小娘舅，小爷叔等等名字，显得小开老了，大陆西北方面的项目，肯定会铺开的，前景看好，梅瑞还是辞职，跟小开去做，帮小开的忙。当时我应了一声，称呼上面，我可以叫小开，无所谓，但是帮我买小衣裳，有一

种轻飘飘的感觉，让我心里无着落。康总不响，走到玻璃门前。小天井里铺满阳光。梅瑞走近来，外面有风，花动了一动。两个人并肩，康总拉过梅瑞，梅瑞腰身变软，慢慢靠过来，靠紧。梅瑞抬头看看康总，面孔贴了康总的肩胛，一动不动。小天井送来清风，阳光耀眼。康总抱紧梅瑞，过了一分钟，梅瑞贴近康总面颊，深呼吸一次，嘴唇压紧康总皮肤，然后让开，梅瑞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可以，不便当。梅瑞慢慢避开一点，肌肤贴近，然后慢慢分开。康总松了手，梅瑞让了半步，两个人冷场，稍有尴尬。梅瑞说，不要不开心。康总说，我不会。梅瑞说，是最近情绪不好，住厌了北四川路婆家，一直想单过，等房子弄好，心里又无底，怕失眠。康总说，横不好，竖不好。梅瑞不响。外面有风，天井里是阳光，花动了一动。康总说，我有个朋友，手里有六套房子，老婆一直失眠，住进一套新房子，老婆就失眠，觉得隐隐约约有机器响，睁眼等天亮，无论住浦西，还是浦东，无论新房子多少静，老婆眼里，是毒药，五年里，我朋友的老婆，每夜只能单独回到开封路的老房子，住到煤卫合用的弄堂亭子间里去，每趟吃过夜饭，老婆吩咐保姆，一早买菜内容，做早点心内容，到了夜里八点钟，司机就送老婆，回到闸北开封路，亭子间里，单人地铺，堆满乱七八糟的旧家当，隔壁住了民工，有蟑螂，潮湿虫，或者鼻涕虫，但这个老婆，心满意足，一夜睏到天亮，一早六点半，司机准时开到弄堂口，接回到新房子里，进了房间，叫老公起来，大餐台上面，一同吃早点心，这种生活，过到现在了，最近，开封路要拆，我朋友急了，老婆哪能办。梅瑞冷笑说，哪能办，一定是表面文章，懂不懂。康总说，啊。梅瑞说，明里讲，这老婆是穷命，穷相，也许这个老婆，是有意的，或者，是性生活不配套。康总笑笑。梅瑞说，或者是憋气，这个朋友，有其他野女人，或者，是跟保姆乱搞，或者，是借荫头，老房子隔壁，老婆有老相好。康总说，名堂不少。梅瑞说，也许，这朋友，全部是乱讲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人讲的故事，往往是表面文章，懂了吧。康总不响。此刻，外面小天井里，阳光耀眼，花动了一动。

康总与梅瑞的联系，决定从此结束。但一个月后，梅瑞打来电话，仍旧亲热非常，详细汇报，梅瑞娘与小开，目前已来上海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我只能吃瘪，两个人到上海的前几天，我出门办事，回进办公室，汪小姐对我讲，梅瑞，刚刚接到香港电话，有一对香港新婚夫妇，后天就到上海了，准备拍照，隔日就办酒水。我听了一吓说，我姆妈，简直是喇叭。汪小姐讲，大概还会来电话。当时我不响，我明明已经晓得日程，还要打电话到公司，跟陌生人汪小姐，讲七讲八，我老娘，真是年纪大了。当时汪小姐讲，不要怪阿姨了，是我打听的，年纪再大，总归也是新婚，浪漫的。当时我不响。汪小姐讲，新娘子，新倌人，订了南京路“金门”饭店的房间。我讲，真是喇叭，房间号码讲过吧。汪小姐笑笑说，老辈子人，心里总是得意，总要讲一讲吧，过去旧社会，高档上海人，结婚不到“国际”，就到意大利式样的“金门”。我当时不响，过半个钟头，我姆妈果然又来电话，真是越老越十三了，还想请汪小姐参加婚礼，我所有朋友，也可以请过来，人越多越好，还问我，是带了老公小囡一道来呢，还是。我一听心里就气了，嗯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旁边汪小姐问，有啥变化了。我不响，拎了包就出门。到了这天黄昏，我下班，走近“金门”饭店，远远就看到，小开从一部黑牌照加长“林肯”里下来，后门拉开，出来三个干部模样客人，小开洋装笔挺，笑容满面，陪同客人走进楼上大堂，我一路跟，到了饭厅，三只大台子，人已不少，姆妈朝我招手，小开回头看到我，笑一笑，只顾招呼客人。母女并排坐，我一声不响，我发现，这夜的聚会，来宾基本是小开的关系，外资老板，外省干部，银行经理，企业老板，台湾人，日籍华人，香

港人，男男女女，好不热闹，我姆妈，是黑丝绒旗袍，珍珠项链，头发梳得虚笼笼，把盏推杯，面面俱到。一顿饭下来，剩菜多，名片多，金门饭店“佛跳墙”，食不知味，一动未动，我像是懂了，小开一直是穿针引线，为外省一条大型流水线做运筹，等到这夜人散，小开再陪部分客人转场子，再应酬，我跟了姆妈，回房间，南京路闪闪发亮，我关了窗，房间里静，我姆妈讲，梅瑞，姆妈走进这家饭店，赛过时光倒流，当年能够进来的人，非富即贵，名流如云，姆妈年轻时代，几次跟小开到此地，只是看外公，当时叫“华侨”饭店，楼下可以买到特供商品，一般市民不敢进来，小开也讲过，1986年来此地会客，看见有一个男人，估计是刚从外国回来，带了一群上海穷亲戚，到底楼的特别柜台前面，摸出一厚叠美金，掼到柜台上讲，八条万宝路，多少钞票，自家随便拿。服务员一吓，有这种人吧。小开因为香港上海两面跑，一眼看穿，这个上海人，最多出国两三年，以前刺激受得深，就要摆派头，越是差的人，越是要派头，小开的姐姐，以前到外国做保姆，头一次回上海，也落脚此地，根本不出门，像慈禧太后，静等亲眷朋友，进来拜会，外面租了长包轿车，一动不动停了南京路三天，派头大吧，怪吧。当时我笑了笑，对姆妈讲，小开的黑牌照车子，是包车吧。我姆妈讲，这是买的，已经注册了上海公司，借了写字间。我不响。姆妈讲，总算是跟小开结婚了，姆妈出了一口气，流水线项目如果成功，姆妈出一口气。我讲，哪里来的气。我姆妈讲，外公对姆妈的婚姻，一直不看好，我偏要让外公看一看，小开可以结婚，可以认真做事业，我不可能像外公一样，太太平平做香港人，等于我不可能，太太平平做上海女人一样。当时我问姆妈，外公觉得好吧。我姆妈讲，根本就不放心，认为我还是老脾气，橄榄屁股坐不稳，最好陪到外公身边，静静为外公养老，所以，姆妈心里晓得，只有回上海，心情会好转，现在，我婚纱备好了，请了摄影师，姆妈要风光一番，梅瑞要记得，如果外公来电话，千万不要响。我听姆妈讲到此地，问了一句，等吃了结婚囍酒，去哪里度蜜月呢。我姆妈讲，公司事体多，手头比较紧，算了，另外，姆妈提一个要求，梅瑞以后，少跟小开接触来往，可以吧。我讲为啥。我姆妈讲，记得就可以了，另外，再提一个要求，可以吧。我不响。姆妈讲，公司租房子，买了车子，目前要节省一点，一直住长包房间，不大现实，梅瑞新装修的房间，暂时让姆妈住半年，也就半年，最多一年，好吧。当时我听了，也就呆了，康总评评看，天下有这种怪事吧。康总听到此地，电话已经换手多次，一时无语。

第拾壹章

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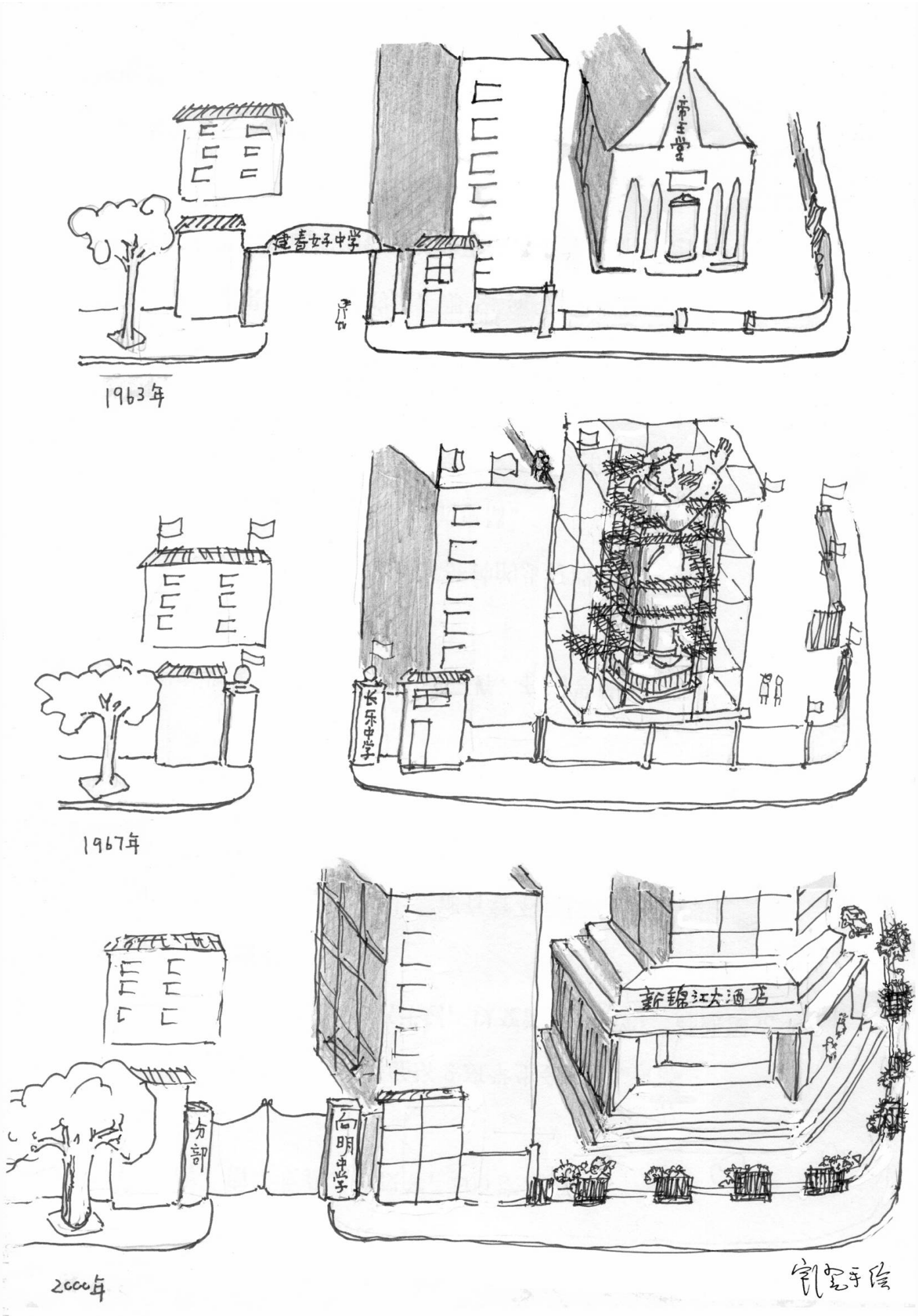
阿宝全家搬离的前夜，想不到小阿姨拎了半篮水红菱，忽然上门，见房内大乱，姐姐姐夫，闷声整理行李，深受刺激，当场与抄家人员大吵大闹，杀千刀跳黄浦，样样全来。阿宝娘哀求不止。值班监督人员，初以为小阿姨是保姆，最后认定神经病，明天就搬场，也就无心恋战。小阿姨揩了眼泪，摸摸阿宝肩胛说，阿宝，小阿姨来了，不要怕。第二日一早，小阿姨跟了阿宝全家，爬上了卡车，迁往沪西曹杨工人新村。阿宝朝蓓蒂，阿婆挥手。蝉鸣不止，附近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，洋葱头高高低低，阿宝记得蓓蒂讲过，上海每隔几条马路，就有教堂，上海呢，就是淮海路，复兴路。但卡车一路朝北开，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房，经过了苏州河，烟囱高矗入云，路人黑瘦，到中山北路，香料厂气味冲鼻，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，大片农田，农舍，杨柳，黄瓜棚，番茄田，种芦粟的毛豆田，凌乱掘开的坟墓，这全部算上海。最后，看见一片整齐的房子，曹杨新村到了。

此种房型，上海人称“两万户”，大名鼎鼎，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，沪东沪西建造约两万间，两层砖木结构，洋瓦，木窗木门，楼上杉木地板，楼下水门汀地坪，内墙泥草打底，罩薄薄一层纸筋灰。每个门牌十户人家，五上五下，五户合用一个灶间，两个马桶座位。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“滚地龙”，“潭子湾”油毛毡棚户的赤贫阶级，“两万户”遮风挡雨，人间天堂。阿宝家新地址为底楼4室，十五平方一小间，与1，2，3，5室共用走廊，窗外野草蔓生，室内灰尘蜘蛛网。一家人搬进箱笼，阿宝爸爸先捡一块砖头，到大门旁边敲钉子，挂一块硬板纸“认罪书”，上面贴了脱帽近照，全文工楷，起头是领袖语录， 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。 下文是，认罪人何年何月脱离上海，混迹解放区，何年何月脱离解放区，混迹上海，心甘情愿做反动报纸编辑记者，破坏革命，解放后死不认账，罪该万死。居委会干部全体到场，其中一个女干部拿出认罪书副本，宣布说，工人阶级生活区，一户反革命搬了进来，对全体居民同志，是重大考验，大家要振作起来，行动起来，行使革命权利，监督认罪人，早夜扫地一次，16号门口扫到18号，认罪人要保持认罪书整洁，每早七点挂，十八点收。阿宝爸爸遵命。干部看了看工作手册说，新社会到现在，还

有大小老婆。阿宝爸爸指小阿姨说，是我内人妹妹，帮忙搬场。女干部拿出钢笔，记到工作手册里，一声不响。4室门窗前，立满男女看客，窗台上坐三个小囡，一切尽收眼底。阿宝一家四人，睽睽之下布置房间，大床小床，五斗橱摆定。2室阿姨讲苏北上海话说，妹妹，你家里，最要紧的东西，忘记掉了。阿宝娘不响。2室阿姨说，煤球炉子。阿宝娘惊讶说，此地用煤炉。2室阿姨说，嗯哪，洋风炉子，也可以滴，我才刚，一件一件看你家的家当，没得煤球炉子，也没得火油瓶子。阿宝娘愁容满面。3室嫂嫂讲苏北话说，用我家煤炉子，下点面条子，快的。2室阿姨说，还是用我家的，煤球炉，最要紧了，要便宜，买个炉胆子，用洋油火油箱子，自家做一个炉子，也可以。阿宝娘说，谢谢谢谢。3室嫂嫂说，不要忘记了，去办个煤球卡。阿宝娘说，谢谢。只有5室阿姨旁边看，一声不响，细腰身，笑眯眯有礼貌。小阿姨对阿宝娘说，阿姐放心，我会生煤炉，也会烧洋风炉，以前住虹口，就靠洋风炉子过日脚，不急的。阿宝娘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“两万户”到处是人，走廊，灶披间，厕所，房前窗后，每天大人小人，从早到夜，楼上楼下，人声不断。木拖板声音，吵相骂，打小囡，骂老公，无线电声音，拉胡琴，吹笛子，唱江淮戏，京戏，本滩，咳嗽吐老痰，量米烧饭炒小菜，整副新鲜猪肺，套进自来水龙头，嘭嘭嘭拍打。钢钟镬盖，铁镬子声音，斩馄饨馅子，痰盂罐拉来拉去，倒脚盆，拎铅桶，拖地板，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，砰一记又一记。自来水按人头算，用电，照灯头算账，4灯收音机，等于15支光电灯，5灯收音机，算20支光灯泡的度数。阿宝爸爸每天准时扫地，赶到单位报到，认罪书天天挂进挂出，回来迟，阿宝代收。阿宝娘恣浴，方台靠边，小阿姨拖出床底的大木盆来，到灶间拎了热水冷水。房门关紧，家家一样。男人赤膊短裤，立到灶间外面，一块肥皂一只龙头，露天解决，再进马桶间里换衣裳。黄昏，各家小板凳摆到大门外，房前房后，密密麻麻是人，凳面当饭桌，女人最后收作碗筷，为一家老小，汰了衣裳，拉出躺椅来，搭铺板，外面乘凉过夜。小阿姨说，此地宽敞，市区郊区，上海人乡下人，其实差不多。阿宝不响。小阿姨说，南京路天津路，倒马桶的房子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阿宝说，嗯。小阿姨说，阿宝，要多交朋友，看见了吧，楼上10室的小珍，一直朝此地看。阿宝说，小阿姨，还不够烦呀。小阿姨笑笑。吃了夜饭，万家灯火，阿宝走出一排排房子，毫无眷恋，眼看前方，附近是田埂，几棵杨柳，白天，树下有螳螂，小草，蝴蝶飞过，现在漆黑。阿宝闭眼睛，风送凉爽，树叶与蒿草香气，大蒜炒豆干，焖大肠的气味，工厂的化学气味。等到夜深返回，整幢房子静了，家家开门过夜，点蚊香，熏艾蒿，走廊闷热黑暗。2室是两张双层铁床，月光泻到草席，照出四只脚，四条小腿。自家房门挂了半块门帘，阿宝爸爸已经打地铺，阿宝娘与小阿姨已经入梦。家人距离如此之近，如此拥挤，如此不真实，但阿宝对小阿姨，依然心存感激。搬来当日，小阿姨领了阿宝，阿宝娘，到日用品商店买了煤球炉，火钳，脚盆，铅桶，蒲扇，四只矮凳。阿宝娘说，买两只吧。小阿姨说，坐外面吃夜饭，两只凳不够。阿宝娘说，阿妹，我不习惯，不答应的。小阿姨说，外面吃饭，风凉。阿宝娘不响。小阿姨说，要跟邻居一样。阿宝娘说，要我坐到大门外，岔开两条大腿，端一碗粥，我做不出来。小阿姨说，苦头吃得不够，学习不够。阿宝娘说，十三点。小阿姨说，讲起来，以前我也算镇里有铜钿的二小姐，但吃苦比较早，人情世故早。阿宝娘说，结果呢，看错了男人。小阿姨说，是呀是呀，阿姐是享福人，房子好，男人好，现在呢，照样交“墓库”运。阿宝娘不响。小阿姨说，放心，我会帮姐姐出头的。阿宝娘说，房子小，还是早点回乡吧。小阿姨面孔一板说，啥，我跟派出所这个死人，已经离婚了呀，要我回乡，

煤球炉，啥人来弄呢，每一户，照例轮流负责七天卫生，马桶间臭得要死，1室山东人，一家门天天吃韭菜大蒜洋葱头，熏得眼睛睁不开，啥人去弄。阿宝娘说，不要讲了。小阿姨说，楼上楼下，一共四只马桶间，下面通一条水泥槽，盖了四块马桶板，楼下负责打扫两块，每块要拖出来冲，揩，要到太阳里去晒，罗宋瘪三，苏联人搞的名堂，又臭又重，啥人做呢。阿宝娘说，不要讲了。小阿姨说，楼上几只赤佬，专门到楼下马桶间里大便，真自私，讲起来工人阶级。阿宝娘说，嘘。小阿姨说，烂污撒到马桶圈上，底下的水泥槽子里，月经草纸，“米田共”，堆成山，竹丝扫帚也推不动，真腻心呀。阿宝娘叹气说，实在不想走，再讲好吧。



| 历史城市初稿，画笔替代伟大的相机镜头，记录这个街角四十年戏剧性变迁。 |

礼拜天，大伯来到曹杨新村。思南路大房子扫地出门，一分为三。大伯一家，迁到提篮桥石库门前厢房。嬢嬢因为皮箱事件，单位加大力度，忍痛与老公离了婚，跟了祖父单过，住闸北鸿兴路街面房。小叔一家三口，搬到闸北青云路亭子间。祖父定息取消了，大伯每月只发二十九块三角，等于工厂学徒的满师标准，人口多，艰难。嬢嬢与小叔两家，单位工资一分不减，人少，还过得去。此刻，大伯靠了窗口，吃冷开水。从解放直到“文革”，阿宝父母只逢阴历年，到思南路与大伯见一面，来往不多。阿宝父母不响。大伯说，看来看去，此地最好，窗外有野趣，里厢有卫生。阿宝娘说，也有难处。大伯说，人比人，是气煞人，弟弟的工钿再减，也有六十八块，弟妹是事业单位，工资八十四块，跟我不能比。阿宝爸爸说，今朝来，有啥事体吧。大伯说，弟弟开口，还是硬邦邦，还不明白，两兄弟，其实是读书不用功，有啥好结果呢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大伯压低声音说，如果以前就有觉悟，到十六铺码头当小工，现在我跟弟弟，就是工人无产阶级，为啥缺觉悟呢。阿宝爸爸冷笑。大伯说，我一直做小开，全部老爸做主，我做“马浪荡”，东荡西荡，吃点老酒，看《万有文库》，美国电影，听评弹迷魂调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大伯说，弟弟当初，读书太不专心，听了宣传，参加了组织，吃苦不记苦吧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大伯说，如果认真读英文，中国公司先做起来，账做得好，春秋两季“点元宝”。阿宝说，啥。大伯说，也就是盘账，盘点盈亏，两兄弟再出洋，英国美国，先做跑街先生，再做“康白度”，也就是洋行买办，就不会有今朝。阿宝爸爸压低声音说，马上滚出去，出去。大伯说，脾气真古怪，已经全部落难了，发啥火呢。阿宝娘说，阿哥难得来一趟，不要讲了。小阿姨说，吃了中饭回去，少讲两句。阿宝娘说，阿哥，衬衫先脱下来，房间里热。大伯说，弟妹，这件衣裳，阿哥脱不下来了，难为情的。阿宝爸爸说，皮带抽过几趟，有伤了。大伯解开纽子说，运动到现在，只吃过一记耳光，还算好，每天写交代，问我黄金放啥地方，自家人面前，我食不兼味，衣不华绮，无所谓了。大伯脱了衬衫，里面一件和尚领旧汗衫，千疮百孔，渔网一样。大家不响。大伯说，开销实在难，我只能做瘪三，每日吃咸菜，吃发芽豆，还要帮邻居倒马桶。大家不响。

小阿姨出门，买来两包熟食，台子拉到床跟前，端菜盛饭。五人落座。小菜是叉烧，红肠，葱烤鲫鱼，糖醋小排，炒刀豆，开洋紫菜蛋汤。看到一台子小菜，大伯忽然滑瘫到凳下。阿宝拉起大伯。阿宝爸爸说，以前我坐监牢，也少见这副急腔。大伯喘息说，是我馋痨病发作，胃痛了。小阿姨说，作孽，讲起来富家子弟，穷相到这种地步，快点吃。阿宝爸爸说，小阿姨，钞票太多对吧，为啥弄了七只八只，不是大客人，瞎起劲。小阿姨说，姐夫难得请兄长吃一顿饭，要面子吧，我不买账的，我是大脚娘姨，劳动人民，我买啥，就吃啥。阿宝娘说，轻点轻点。阿宝爸爸说，小菜弄得多，要吃伤的。大家不响，想不到此刻，大伯据案大嚼，已闷头吃进大半碗饭，叉烧红肠也吃了大半碗，仍旧不断拖到饭碗里，像聋，天吃星，嘴巴拼命动，恣吞恣嚼，不断下咽。小阿姨说，先吃口汤，慢慢咽，笃定吃，我早晓得，就买一只蹄髈，焖肉也可以，罪过罪过。大家不响，五个人这顿饭，吃得心惊肉跳。饭毕，大伯心定说，想想以前，本埠的上等馆子，我全部吃到家了，中饭夜饭，夜宵，公司菜，“新雅”茶点，焗蛤蜊，焗蜗牛，“老正兴”虾籽大乌参，划水，鲃肺，金银蹄，“大鸿运”醉鸡醉虾，样样味道好，但是吃下去，就统统不作数了，人的肚皮，十分讨厌，吃过就等于白吃，比不过这顿饭。小阿姨说，风水轮流转，叫花子吃死蟹，只只鲜。

阿宝娘正要开腔，只听外面敲门，进来几个居委会女干部。阿宝爸爸立起来。大伯也立起来。居委会女干部看看台面说，好的，小菜蛮多，今朝庆祝啥呢，国民党生日。阿宝娘说，是我老公的阿哥来了。居委会女干部看工作手册，看看大伯说，叫啥名字。大伯不响。居委会女干部说，资产阶级搬到了提篮桥，还要见面。大伯点点头。居委会干部说，老远过来，带啥东西来。大伯说，我空手。另一女干部说，拎包也不带。大伯说，是的。居委会女干部说，空手来，偷带几根金条银条，也便当，别到裤腰里，绑到脚膀上，一样坐电车。大伯苦笑说，各位干部，不要讲旧秤十六两一根大黄鱼，就是小黄鱼，黄鱼鲞，黄鱼籽，黄鱼身上金屑粒，金粉金灰尘，全部充公上交了。居委会女干部说，哭穷。大伯说，一句不假。小阿姨说，有啥多问的，饭也吃不太平。居委会女干部说，喂，不许插嘴。小阿姨说，我现在是正常吃饭，犯啥法。居委会女干部说，外地乡下户口，乡下女人，赖到上海不肯走，为啥。小阿姨跳起来说，来帮我的阿姐姐夫，我不犯皇法，叫派出所来捉呀，我的死腔男人，就是派出所的，张同志李同志，我认得多了，我打电话就来，试试看。居委会女干部一呆。小阿姨说，太气人了，逼煞人不偿命。另一个女干部说，喂，嘴巴清爽点。小阿姨忽然朝干部面前一横说，我怕啥，我怕抄家吧，抄呀，抄呀，抄抄看呀。阿宝与阿宝娘去拖。此刻，旁边的大伯忽然解开腰带，长裤一落到底。大伯说，请政府随便检查，我啥地方有黄金。几个女干部，看见眼前两根瘦腿，一条发黄的破短裤，立即别转面孔，低头喊说，老流氓，快拉起来。下作。



贰

小毛进了门，端详一番说，到底是革命军人家庭，太平无事。沪生说，我爸讲，必须提高革命警惕。小毛说，这幢大楼，最近跳下去多少人。沪生笑说，最近我爸讲，建国开头几年，也有一个跳楼高潮，当时的上海市长，一早起来吃茶，就问身边的秘书，上海的“空降兵”，昨天跳下来多少。小毛笑笑。沪生说，当时天天有人跳，现在的河滨大楼，天天也有人跳，心甘情愿，自绝于人民。小毛摇头。沪生说，这幢大楼，目前还算太平，最轰动的，是我中学隔壁，长乐路瑞金路口的

天主堂，忽然铲平了。小毛说，我弄堂里，天天斗四类分子，斗甫师太，斗逃亡地主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这种形势下面，阿宝跟蓓蒂，是不是有了麻烦，是不是要表态。小毛说，朋友落难，我想去看一看。沪生不响。两个人走到阳台。小毛说，还记得大妹妹吧。沪生说，记得呀，喜欢跳橡皮筋，大眼睛。小毛压低声音说，前天见到我，大妹妹就哭了，因为，大妹妹的娘，旧社会做过一年半的“拿摩温”，之后，就到其他纱厂做工，最后跟小裁缝结了婚，做家庭妇女，又做普通工人，因此瞒到了现在，运动来了，只要听见附近的锣鼓家生，呛呛呛呛一响，连忙钻到床底下，有一次躲到半夜，等爬出来，大小便一裤子，浑身臭得要死。沪生说，这是活该。小毛说，我对大妹妹讲，不要哭，嘴巴一定要闭紧，就当这个老娘，天生神经病，已经风瘫了，痴呆了，准备天天汰臭裤子，汰臭屁股，也不可以开口。沪生说，大家不禁要问，这样的社会渣滓，为啥不去自首。小毛说，“不禁要问”，大字报口气嘛。沪生笑笑。小毛说，可以自首吧，不可以，隔壁弄堂，烟纸店的小业主，主动去自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结果呢，打得半死，下个月，就押送“白茅岭”劳改了。沪生说，为啥。小毛说，讲起来简单，小业主的邻居，就是邻居嫂嫂，经常独霸水龙头，脾气一直刁，因此小业主跑到曹家渡，请一个道士做法，道士这一行，道行最深，香火叫“熏天”，吹笛子叫“摸洞”，鱼叫“五面现鳞”。沪生说，根本听不懂。小毛说，小业主一上门，道士心里想，“账官”来了，就是付账的人来了。小业主讲了嫂嫂情况，道士讲，搞这种“流宫”，最便当。小业主讲，啥意思。道士讲，这是行话，流宫，意思就是“女人”。道士当场画了九张符箓，细心关照小业主，等邻居嫂嫂晾出三角裤，想办法，贴一张到裤裆里，三天贴一张，三三得九，贴九次，嫂嫂的脾气，就和顺了，浑身会嗲，等于宁波糯米块，重糖年糕，软到黏牙齿，样样可以随便，就是做眉眼，勾勾搭搭，搞腐化，样样答应。沪生摇摇头。小毛说，九张符箓贴了，嫂嫂一声不响。有一日，嫂嫂到烟纸店买拷扁橄榄。小业主讲，过来。嫂嫂讲，做啥。小业主讲，来呀。嫂嫂讲，啥意思。小业主霎一霎眼睛讲，到后间床上去，进去呀。嫂嫂讲，为啥。小业主讲，不为啥。嫂嫂讲，十三。小业主讲，身上有变化了。嫂嫂说，啥。小业主说，身体发软了。嫂嫂讲，啥。小业主讲，下面痒了吧。嫂嫂一吓。小业主讲，去后间，听见了吧。嫂嫂讲，下作坯。小业主讲，骚皮。嫂嫂讲，再讲一句。小业主不响。嫂嫂就走了。运动来了，曹家渡道士捉起来了，小业主吓了两夜，第三天到居委会自首，龌龊事体兜出来，嫂嫂的老公，三代拉黄包车。沪生说，黄包车有三代吧。小毛说，加上三轮车，反正，男人太强横，上来对准嫂嫂，辣辣两记耳光，冲到烟纸店，柜台上面一排糖瓶，全部敲光，捆得小业主手臂骨裂，写认罪书，开批斗会，弄堂里看白戏的人，潮潮翻翻。沪生说，小业主绝对是“现行流氓犯”，人们不禁要问，大妹妹的娘，为啥不揪出来，旧社会专门欺压工人阶级的女工头。小毛说，这不对了，照我娘讲起来，“拿摩温”，就是纱厂女工的远房亲眷，热心人，介绍同乡小姊妹，来上海上班，也时常教唆工人发动罢工，等于现在车间小组长，三八红旗手，劳动模范。沪生说，太反动了，不对了。小毛说，能说会道，手脚勤快，技术最过硬。沪生说，《星星之火》电影看过吧，“拿摩温”，东洋赤佬的帮凶，工人阶级太苦了。小毛说，电影是电影，解放前，工人其实还可以，我娘做棉细纱车间，工钿不少，每个月，定规到“老宝凤”，买一只金戒指。沪生说，啊。小毛说，解放前，猜我娘买了多少金戒指，一手绢包，至少四五十只，大自鸣钟“老宝凤”银楼，专做沪西纱厂女工的生意，自产自销，韭菜戒，方戒，金鸡心，店里三个金师傅忙不过来，过年过节，光是戒指里贴梅红纸头，根本来不及，夜夜加班。沪生说，停停停，太反动了，小毛要当心，不许再瞎讲了。小毛说，我爸爸，英商电车

公司卖票员，工钿也不少，上车卖票，每天要揩油，到“大世界”去混，去寻女人，每个月弄光，赌光，到结婚这天，我娘讲，耶稣眼里，人人欠一笔债，生来就欠，做人要还债，要赎罪，每天要祷告，我爸爸从此冷静下来，慢慢学好了。沪生说，乱讲了，宗教是毒药。小毛说，是呀是呀，所以我娘转过来，拜了领袖，比方我学拳，我娘讲，如果受人欺负，小毛不许还手，心里不许恨，领袖讲的，有人逼小毛走一里路，小毛就陪两里半。沪生说，还是像耶稣教。小毛说，我爸爸变好，完全因为信了宗教。沪生说，当心，这种瞎话，帮旧社会歌功颂德，走到外面去，牙关要咬紧，不许乱喷了。小毛说，这我懂的，人到外面，就要讲假话，做人的规矩，就是这副样子，就当我《参考消息》。沪生说，下次来，还是先写信，或者打传呼电话，万一我出去呢。小毛说，如果白跑一趟，我可以去看姝华姐姐。

一小时后，两个人离开拉德公寓，走进南昌公寓，见姝华靠近电梯口拆信。姝华看看两人说，阿宝来信了。三个人凑过去看，信文是， 姝华你好，看到这封信，我已搬到普陀区曹杨新村，房屋分配单送到了，卡车明早就开。你如果方便，经常去看看楼下蓓蒂，情况不大好。你以前常讲陈白露的话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我觉得，天亮起来了，我也想睡了。祝顺利。阿宝。 大家不响。小毛说，最后几句，这是要自杀了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这种形势下面，阿宝的态度呢，彻底划清界限，还是同流合污。姝华说，沪生，大字报句子，少讲讲。三人出公寓，走到思南路上。阿宝祖父的大房子，红旗懒洋洋，门窗大开，里面碌乱，拆地板的拆地板，掘壁洞的掘壁洞。姝华说，工人阶级抄家，最看重红木家具，金银细软，踏进房间来抄，就算碧落黄泉，也要搜挖到底。沪生说，学生抄家呢。姝华说，高中生，大学生走进门，带了放大镜，注意文字，年代，人名，图章，图画，落款，一页页仔细翻书，看摘引内容，划线，天地部分留字，书里夹的纸条，所有钢笔，铅笔记号，尤其会研究旧信，有啥疑点，暗语，这是重点，中文外文旧报，旧杂志，一共多少数量，缺第几期，剪过啥文章，全部有名堂，最有兴趣，是研究日记簿，照相簿，每张照片抽出来，看背后写了啥，只要是文字，记号，照片，看得相当仔细。小毛说，学生抄家，一般就是偷书，弄回去看，互相传，工人抄家，是揩油，弄一点是一点，缺一只皮箱，少一只皮包，小意思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厂里办抄家展览会，看不见一本书，账簿多，资本家变天账。姝华说，摆满金银财宝，雕花宁式床，东阳花板床，四屏风，鸦片榻，面汤台，绫罗绸缎，旗袍马褂，灰鼠皮袍子。小毛说，工人喜欢珍珠宝贝，大小黄鱼，银碗银筷，看得眼花落花，骂声不断，表面喊口号，心里发闷。沪生说，乱讲了，这是阶级教育场面。姝华说，工人，等于农民，到城里来上班，想不到错过了农村“土改”，分不到地主富农的一分一厘，享受中式眠床，红木八仙台，更不可能了，听老乡渲染当年场面，憋了一口气，现在，好不容易又碰到抄家，排队看了展览会，不少人心里就怨，问题不断，已经彻底清算了资产阶级，为啥不立即分配革命成果呢，乡下城里，过去现在，政策为啥不一样，不公平。沪生说，只会强调阴暗面。姝华说，农业习惯，就是挖，祖祖辈辈挖芦根，挖荸荠，挖芋艿，山药，胡萝卜白萝卜，样样要挖，因此到房间里继续挖，资产阶级先滚蛋，扫地出了门，房子就像一块田，仔细再挖，非要挖出好收成，挖到底为止，我爸爸是区工会干部，这一套全懂。沪生说，不相信。姝华说，不关阶级成分，人的贪心，是一样的。小毛说，宋朝明朝，也是一样。姝华说，上海刚解放，工会里的积极分子，就向上面汇报，打小报告，工人创造了财富，自家差不多也分光了，农民伯伯走进工人俱乐部，一看，脚底下地毯，比农家的被头还软，

太适意了，中沪制铁厂，工人拒绝开会学习，食堂里，肉饼子随地倒，每月每人发水果费，一天吃四五瓶啤酒，穿衣裳，起码华达呢，卡其布，每个工人有西装，不少人吃喝嫖赌，九个工人有小老婆，十几个工人有花柳病。小毛说，啥。姝华说，厂里每月，要用多少医药费。沪生说，极个别现象，强调领导阶级阴暗面，有啥用意呢。小毛说，我爸爸讲，抄家相等于过春节，厂里人人想参加，矛盾不少，我师父厂里，也办展览会，雕花床，真丝被头，绣花枕头，羊毛毯，比南京路“床上用品公司”，弹眼多了，结果，出了大问题。姝华说，不稀奇的，大概有人偷皮箱，偷枕头。小毛说，是偷女人。姝华面孔一红。小毛说，半夜里，值班男工听到床里有声音，绣花帐子，又深又暗，男工钻进去看，窗口爬进一个夜班女工，睏进丝绵被头讲梦话，磨牙齿，结果三问两问，男工就压迫女工了。姝华摇手说，小毛，不要讲了。沪生说，后来呢。小毛说，后来。姝华说，小毛。沪生说，工人的败类。小毛说，第二天一早，工人领袖带了群众队伍，进来参观，排队走到床前头，讲解员拿了一根讲解棒，朝绣花被头一指，刚要讲解，女工睏醒了，翻过身来，睁开眼睛讲，做啥。工人领袖一吓讲，啊。女工说，做啥。工人领袖说，死女人，快爬起来。女工不响。工人领袖仔细一看说，啊，四车间落纱工“小皮球”嘛，不要命了，“捐纱”生活，啥人顶班。女工说，我腰肌劳损，不做了。工人领袖说，快起来，不要面孔的东西。女工不响。工人领袖说，听见吧。女工说，我不起来，我享受。工人领袖说，简直昏头了，这是啥地方。女工说，高级眠床呀。工人领袖说，展览会懂不懂。女工说，展览为啥呢，现在我的体会，太深了，我住“滚地龙”，睏木板床，背后一直硬梆梆，这一夜不睏，有体会吧。工人领袖说，起来起来，大腿也看到了。女工脚一动，一拉，等于让大家参观抄家物资，穿了一条白湖绸宽边绣花睏裤。女工说，资本家小老婆可以穿，可以睏，我为啥不可以，阶级立场有吧。姝华不耐烦说，好了好了，结束，不要讲了，完全嚼舌头了。小毛笑笑，沪生不响。三个人转到皋兰路，蓓蒂的房门关紧。姝华招呼几声，蓓蒂，蓓蒂。无人答应。走上二楼，看见阿宝房里一片狼藉，果然已经搬走了。几个工人撬地板。姝华说，家具留了不少，曹杨新村，一定是小房间。工人说，进来做啥。三个人不响。沪生说，乱挖点啥。工人说，关侬屁事。沪生说，我是红永斗司令部的。工人打量说，为啥不戴袖章。小毛说，调换袖章，经常性的动作，司令部新印阔幅袖章，夜里就发。工人说，走开好吧。沪生说，我有任务。工人说，此地已经接管了。小毛说，老卵。工人说，小赤佬，嘴巴清爽点。小毛上去理论，沪生拉了小毛下楼。姝华叹息说，真不欢喜跟男小囡出门，吵啥呢。三人坐到小花园鱼池边，水里不见一条金鱼，有一只破凳子，一只痰盂。姝华说，善良愿望，经常直通地狱。沪生不响。姝华说， 庸僧谈禅，窗下狗斗 。沪生说，啥。姝华说，我现在，只想钻进阁楼里，关紧门窗去做梦。小毛说，阁楼关了窗，太阳一晒，要闷昏的。姝华说，听不懂就算了。沪生看看周围说，少讲为妙，走吧。小毛立起来说，现在，参加“大串联”的人不少，我想去散心。



叁

停课闹革命，沪生的父母，热衷于空军院校师生造反，一去北京，几个礼拜不回来。姝华父母，“靠边站”，早出夜归。沪生不参加任何组织，是“逍遥派”，有时跟了姝华，出门乱走。瑞金路长乐路转角，原有一所天主堂，名君王堂，拆平的当天，姝华与沪生在场观看。某一日，两人再次经过，这个十字路口空地，忽然搭起一座四层楼高的大棚，据说，是油画雕塑室的工棚。两人走进满地狼藉的长乐中学，爬上四楼房顶，朝隔壁这座大棚张望，工棚里相当整洁，竖了一座八九米高的领袖造像，通体雪白，工作人员爬上毛竹架子，忙忙碌碌，像火箭发射场的情景。沪生说，五月份，清华大学造了领袖像，上海各大学全部响应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说，《东方红报》看了吧。姝华说，啥。沪生说，复旦独创“三数”标准，“五·一六通知”，石像基础就高5米16，“七·一”党生日，石像就高7米1，两数加起来，正好领袖生日，12月26，太赞了。姝华说，也有人讲过，伟大，不等于巨大，巨大，未必伟大。沪生说，反动透顶。姝华说，我看报了，同济造像，晚霞色花岗岩，复旦造像，也全部自家做，蔡祖泉领头，根本不懂雕塑，老师，学生，赶到青浦淀山湖，掘上等粘土。沪生看工棚说，这个专业油雕室，究竟是帮大学，还是小学做呢。姝华说，也许，是帮外地做吧，数量肯定不少。沪生不响。姝华说，我记得君王堂，有两排圣徒彩塑，身披厚缎绣袍，可惜。沪生说，拆平天主堂，等于是“红灯照”，义和团造反，我拍手拥护。姝华冷淡说，敲光了两排，再做一尊。沪生一吓说，啥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轻声说，姝华，这是两桩事体，对不对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说，即使有想法，也不可以出口的。姝华说，我讲啥了。沪生不响。两个人闷声下楼，踱出校门。姝华说，此地，我不会再来了。沪生说，不开心了。姝华不响。长乐中学大门，路对面是向明中学校门，中间为瑞金路。沪生想开口，一部41路公共汽车开过来，路边一个中年男人，忽然扑向车头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，车子急停，血溅五步，周围立刻看客鲤集，人声鼎沸。沪生听大家纷纷议论，寻死的男人，究竟是向明老师，还是长乐老师，基本也听不清。姝华目不斜视，拉了沪生朝南走。两人刚走几步，沪生忽然说，这是啥。姝华停下来。沪生发现，路边阴

沟盖上，漏空铁栅之间，有一颗滚圆红湿小球，仔细再看，一只孤零零的人眼睛，黑白相间，一颗眼球，连了紫血筋络，白浆，滴滴血水。姝华跌冲几步，蹲到梧桐树下干呕。沪生也是一惊，过去搀起姝华。姝华微微发抖，勉强起身，慢慢走到淮海路口，靠了墙，安定几分钟。

两人垂头丧气，朝东漫走，最后转到思南路。这一带树大，相对人少，梧桐叶落，沿路无数洋房，包括阿宝祖父的房子，已看不到红旗飘飘，听不到锣鼓响声，沸腾阶段已经过去，路旁某一幢洋房，估计搬进了五六户陌生人，每个窗口撑出晾衣竹竿。两人坐到路边，一声不响。姝华说，人与人的区别，大于人与猿的区别，对吧。沪生不响。姝华说，罗兰夫人临死前讲，自由，有多少罪恶，假尔之名实现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了，姝华一直喜欢背书，背这种内容，有意思吧。姝华说，秋天到了，人就像树叶一样，飘走了。沪生说，春夏秋冬，要讲林荫路，此地是好，上海有一棵法国梧桐，远东最大悬铃木，晓得吧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说，中山公园西面，又粗又高，讲起来法国梧桐，又是意大利品种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说，租界时期，这条路叫马思南路，为啥呢。姝华说，听说是纪念儒勒·马思南，法国作曲家。沪生说，我只晓得儒勒·凡尔纳，《海底两万里》。姝华说，马思南的曲子，悲伤当娱乐，全部是绝望。沪生说，姝华不可以绝望。姝华说，此地真是特别，前面的皋兰路，租界名字，高乃依路，高这个人，一生懂平衡，写喜剧悲剧，数量一样，就像现在，一半人开心，一半人吃苦，再前面，香山路，旧名莫里哀路，与高乃依路紧邻，当年莫里哀与高乃依，真也是朋友，但莫里哀只写喜剧，轻佻欢畅，想想也对，一百年后，法国皇帝上断头台，人人开心欢畅，就像此地不远，文化广场，人山人海，开会宣判，五花大绑，标准喜剧。沪生说，又讲了，又讲了。姝华不响。沪生说，路名就要大方，北京路，南京路，山东路，山西路。姝华说，前阶段吵得要死，每条马路要改名，“红卫路”，“反帝路”，“文革路”，“要武路”，好听。沪生笑笑。姝华说，法国阵亡军人，此地路名廿多条，格罗西，纹林，霞飞，蒲石，西爱咸思，福履理，白仲赛等等，也只有此地三条，有点意思。沪生说，不如小毛抄词牌。姝华说，啥。沪生说，清平樂，蝶戀花。姝华不响。沪生低声说，小毛认得姝华之后，暗地抄了不少相思词牌，浮词浪语，比如，倦尋芳，戀繡衾，琴調相思引，雙雙燕。姝华面孔一红，起身说，我回去了。沪生说，好好好，我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姝华跟了沪生，闷头朝前走。

两个人转进了皋兰路，也就一吓。阿宝家门口，停了一部卡车。沪生说，会不会，阿宝又搬回来了。姝华说，是蓓蒂要搬场了。两人走近去看明白，是外人准备迁来，一卡车的男女老少，加上行李铺盖。司机正与一个干部交涉，阿婆与蓓蒂，立于壁角，一声不响。干部说，居民搬场，要凭房屋调配单，我只认公章。司机一把拉紧干部衣领说，啥房管局，啥公章，现在是啥市面，懂了吧。干部说，不懂。司机说，最高指示，就是抢房子。干部说，胆子不小，毛主席讲过吧。男人说，现在就打电话去问呀，外区，全部开始抢了，新旧房子，全部抢光。此刻，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，压低声音对干部讲，真的抢了，沪西公交三场附近，一排新造六层楼公房，五六个门牌，全部敲开房门，抢光，底楼八九家空铺面，也坐满人了。干部强作镇静说，此地是市中心，不是外区，不可以。卡车上的女人说，阿三，拳头上去呀，有啥屁多啰嗦的。房管干部跳起来说，无法无天了，啥人敢动，我不吃素的，试试看，我马上调两卡车人马过来，我也是造反队，我可以造反。干部讲完，即与同事密语，随后说，立刻派人来，快一点。同事转身就跑。干部拖来一只靠背椅，坐到卡车前面。司机与家属见状，忽然不响了。大门旁的阿婆，面有菜色，蓓蒂头发蓬乱，一声不

响，几次想奔到姝华身边来，阿婆拖紧不放。时间分分秒秒过去，司机转来转去，与车厢下来的几个男人聚拢，低声商议。沪生觉得，随时随地，卡车的厢板，忽然一落，这批男女直接朝房子里冲。但是，卡车发动了。干部起身，拖开椅子。司机跳上车踏板说，娘的起来，下趟再算账，房子有的是。司机拉开车门，钻进去，车子一动，车厢里的痰盂面盆，铁镬子铅桶一阵乱响。一个女人朝下骂道，瘟生，臭瘪三，多管闲事多吃屁。卡车出了马路，绝尘而去。

沪生松一口气，上去招呼阿婆，蓓蒂。姝华说，还好还好。干部说，好啥，做好思想准备，现在抢房子最多了。沪生看看蓓蒂，阿婆说，苦头吃足。姝华说，蓓蒂好吧。阿婆说，蓓蒂自家讲。蓓蒂不响。四个人走进房间，满地垃圾。阿婆说，我带了蓓蒂，参加“大串联”，刚刚回来。沪生笑说，小学生，跟一个小脚老太去串联。蓓蒂说，来回坐火车，不买票。阿婆说，我等于逃难。蓓蒂说，我到哪里，阿婆跟到哪里，讨厌吧。阿婆说，我要为东家负责，有个叫马头的赤佬，一直想搭讪蓓蒂，我心里气，这天呢，马头跟几个中学生，想拐带蓓蒂去北京，蓓蒂是小朋友，我根本不答应，蓓蒂就吵，奔进北火车站，我一路跟，北火车站人山人海，人人像逃难，蓓蒂哪里寻得到马头。蓓蒂说，人太多了，阿婆还想拉我，人就像潮水一样推上来了，火车开了门，后面一推，我跟阿婆跌进车厢，刚坐稳，人就满了。阿婆说，人轧人，蓓蒂想小便，寻不到地方。蓓蒂白了阿婆一眼。阿婆说，等到半夜里，火车开了，第二天开到南京浦口，我想到外婆，眼泪就落下来，大家等火车开进长江摆渡轮船，一次几节车厢，慢慢排队，看样子，过长江要等半天，我肚皮太饿了，拖了蓓蒂下来，搭车进了南京城，蓓蒂跟我一路穷吵，想去“红卫兵接待站”，以为碰得到马头，据马头讲，进了接待站，就可以免费吃饭，两个人走到半路，我看到一扇大门，上面写， 本区支持大串联办公室， 不少人进进出出，我拖了蓓蒂进去，十多个小青年，戴了红卫兵袖章，围拢一个写条子的干部，一个小青年讲，接待站吃不到饭，我饿了一天了。另一个讲，我饿了两天了。干部讲，不要吵，一个一个讲，住南京啥地方，哪里一个街道接待的。小青年讲了街道地方，干部两眼朝天，想了一想，落手写几个字讲，好，凭这张白条子，到接待站西面，数第三家店，49号，小巷子隔壁，有一家“奋斗”饮食店，凭我条子，领六只黄桥烧饼，两碗面，以后问题，接待站逐步会解决。小青年欢天喜地，拿了条子轧出来。我一看急了，拖了蓓蒂，就朝里钻，朝里轧，同志，同志呀，干部同志呀，此地还有饿肚皮的红卫兵，一老一小，上海来的，要领烧饼，领两碗面，我可以节省一点，菜汤面，素浇面就可以了，帮我写，帮我写条子呀，批一张条子呀。想不到，周围小青年，是一批坏学生，立刻骂我，死老太婆，老神经病，年纪这样大，好意思骗吃骗喝，马上轰我出来，蓓蒂当场就哭了，两个人出来，路上乱走，幸亏蓓蒂捏有四斤全国粮票，买了一对黄桥烧饼，我让蓓蒂吃糖藕粥，两人分一碗鱼汤小刀面，唉，看见南京城，我落了眼泪，准备去天王府里拜一拜，蓓蒂胆子不小，还想去北京，去寻马头。我讲，敢。眼睛不识宝，灵芝当蓬蒿，南京天王府，哪里比北京差呢，以前此地，名叫太阳城，天安门有多少黄金，我不明白，南京天王府里，现成的金龙城，一样是金天金地金世界。沪生说，广西打到南京，禁止人民姓王，书上有王，就加反犬旁，一路抢杀，金子堆成山。阿婆说，结果又听讲，天王府，早已经烧光了，造了一间总统府，啊呀呀呀，作孽呀，我头昏了，真是乱世了，以前南京太阳城，就有天朝门呀，高十几丈，城墙高三丈，金龙城里，黄金做的圣天门，黄金宝殿，看见了洪大天王爷爷金龙宝座，我一定要磕头的。蓓蒂说，好，不要讲了。姝华说，这是真的。阿婆说，大天王爷爷宝殿旁边，蹲有黄金大龙，黄金

大老虎，黄金狮，黄金狗。蓓蒂说，金迷。阿婆说，喜欢黄金，天经地义，虽有神仙，不如少年，虽有珠玉，不如黄金。蓓蒂捂紧耳朵说，好了，不要讲了。阿婆说，接待站，不发一钱一厘金子银子，一只铜板，一只羌饼也拿不到，还要赶我出门，真是恨呀，如果我身上有黄金，就算是逃难，也不慌了。沪生说，拿出金银去买饭，肯定吃官司。姝华说，阿婆，不要再讲了，遇到陌生人，千千万万，不可以再讲磕头，不可以再讲南京北京黄金，圣天门，天安门，要出事体的。阿婆说，我还有几年活头呢，是担心蓓蒂呀。大家不响。阿婆说，马头讲过，可以保牢蓓蒂的钢琴，这是瞎话。蓓蒂说，我答应马头，钢琴可以寄放到杨树浦，工人阶级高郎桥。阿婆死也不肯，怪吧。姝华说，这是做梦，现在太乱了，随便几个人，就可以来搬来夺。阿婆不响。姝华叹息说，这副样子，确实是悲伤当娱乐，一半喜剧，一半悲剧。沪生不响。

第十二章

繁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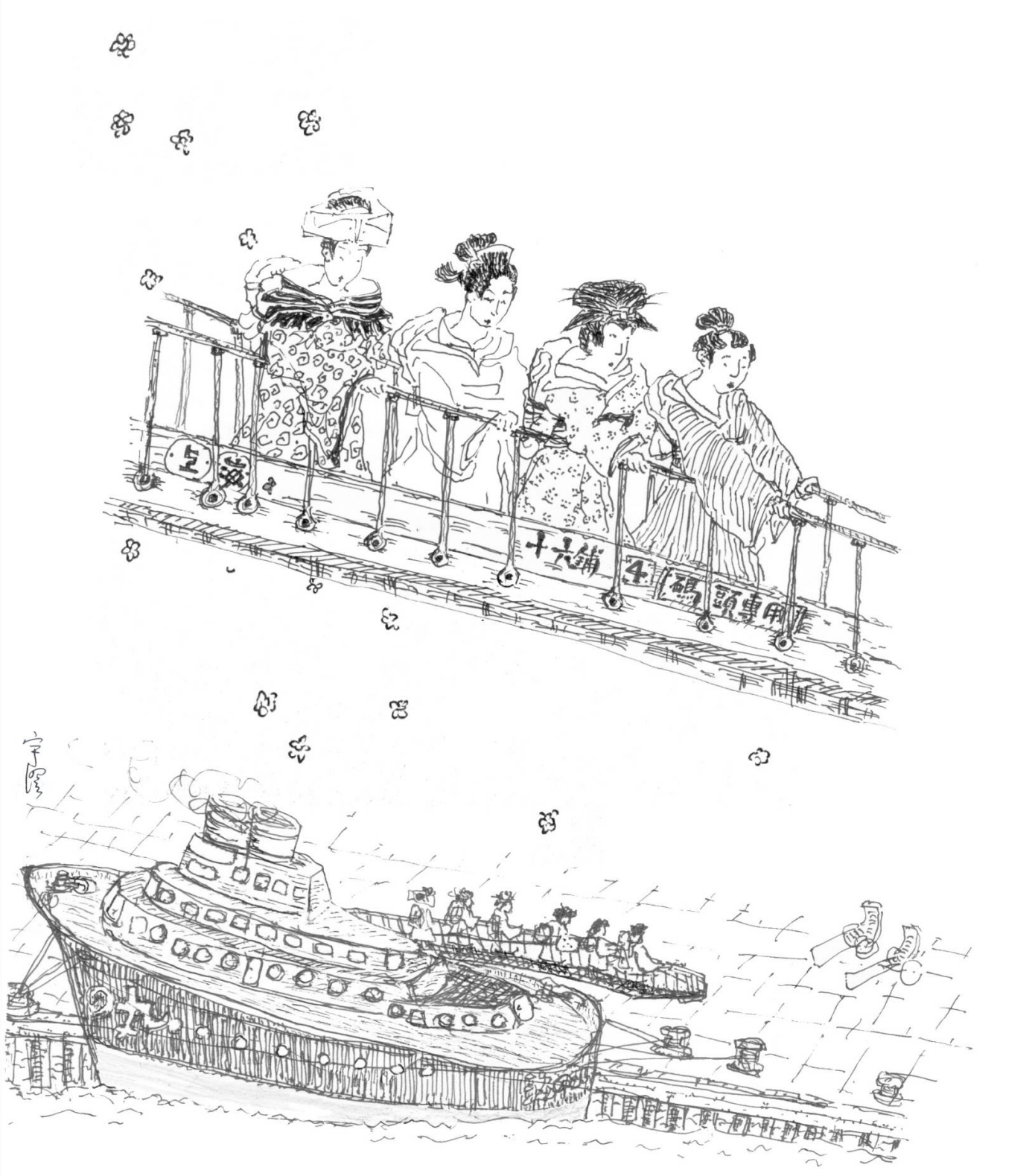
一

陶陶回来，见芳妹独自落眼泪。陶陶说，又不开心了。芳妹说，潘静来过了。陶陶一吓，外表冷静说，为啥。芳妹说，要我让位，要我离婚。陶陶说，乱话三千。芳妹说，潘静明讲了，跟陶陶，目前已经无法分开了，男女感情最重要，性关系，以后弥补。陶陶说，怪吧，有这种女人吧。

芳妹说，我当时笑笑讲，骚女人，吃错药了，我老公陶陶，最讲究性关系，讲得难听点，潘静横到床上，是静还是骚，是哭还是叫，有啥奇才异能，有啥真功夫，陶陶根本不了解，就可以谈离婚结婚了，笑煞人了。潘静讲，这是私人事体，不跟外人讨论。我对潘静笑笑讲，骚皮，一厢情愿。潘静讲，两厢情愿。我讲，人心隔肚皮，讲到感情，我根本不管账，我有本事管紧老公，不到外面去偷去搞，现在社会，还有啥狗屁的感情可以谈，感情可以当饭吃吧，啥男女感情，阶级感情，全部不作数，只看实际行动。潘静笑笑不响。我讲，有本事，现在就跟陶陶搞呀，搞一趟两趟，讲起来是头脑发烫，一时糊涂，立场不坚定，潘静跟陶陶，能够搞到十趟朝上，搞过十几趟，搞出十几趟汗，搞脱一百根毛，有资格跟我谈其他。陶陶说，为啥一讲，就要讲搞，讲这种下作闲话。芳妹说，女人跟女人，有啥客气的，男女不搞事体，做相公对吧。陶陶不响。芳妹说，姓潘的，是比我有文化，比我多一块肉，多一只胸部。陶陶说，不要烦了，人家，是碰到了天火烧，吃了一点惊吓，喜欢谈谈感情，一看就是老实女人。芳妹说，哼，老实女人是重磅炸弹，炸起来房顶穿洞。陶陶说，老婆，要耐心讲嘛，吵起来难听的。芳妹说，我一直是笑眯眯，潘静也笑眯眯，我是等潘静离开，一个人想想，心里难过，大师讲得不错，桃花旺，桃花朵朵红，我哪能办。陶陶说，钟骗子的屁话，就是摇小蒲扇，专门挑拨离间，一句不要听。芳妹说，讲得准，我为啥不听。陶陶说，好了，一切是我不对，可以吧。芳妹说，我现在开始，要做规矩了，事关潘静骚女人，样样式式，陶陶必须汇报。陶陶说，晓得。芳妹说，我想想心里就恨，男人多少讨厌，真想买一把锁，据说日本有卖，专锁男人，早上锁，夜里开。陶陶说，有卖这种锁，就有万能钥匙卖，再讲了，男人锁出了器官毛病，吃亏的总归是老婆。听了这句，芳妹破涕为笑，拍陶陶一记说，死腔。到了第二天，潘静来电话，再次向陶陶道歉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不必重复了，我理解。潘静讲北方话说，你总该说句安慰的话儿吧。陶陶说，我也要安慰呀。潘静柔声说，我可以安慰呀。陶陶说，我现在不愿听，真的，我很抱歉。潘静不响。陶陶缓和语气，讲讲天气冷热。潘静觉得无趣，应声几句，挂了电话。听到话筒里嗡嗡嗡的声音，陶陶晓得，总算过了一关，心里辛苦，叫了几声耶稣。



礼拜五，陶陶报告，夜里有饭局。芳妹说，酒记得少吃，早点回来。陶陶答应。饭局是沪生通知，陶陶以前的朋友玲子请客。当年陶陶介绍沪生做律师，帮玲子离了婚，因此相熟。玲子到日本多年，最近回上海，于市中心的进贤路，盘了一家小饭店，名叫“夜东京”。此刻的上海，一开间门面，里厢挖低，内部有阁楼的小饭店，已经不多。店堂照例吊一只电视，摆六七只小台子，每台做三四人生意。客人多，台板翻开坐六人，客人再多，推出圆台面，螺蛳壳里做道场。这天夜里，“夜东京”摆大圆台，来人有阿宝，苏州范总，俞小姐，经历“沧浪亭”的人物，沪生记忆深刻。加上范总的司机，玲子，陶陶，此外是新朋友葛老师，菱红，亭子间小阿嫂，丽丽，华亭路摆服装摊的小琴，小广东。大家坐定。葛老师说，七男六女，应该夹花坐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花了一辈子了，还不够呀。此刻，沪生看看小琴。陶陶说，这位美女是。小琴说，沪先生好。白萍还好吧。沪生说，还好。小琴对陶陶说，我叫小琴，以前沪先生常来华亭路，代白萍买衣裳，寄德国。玲子说，大家静一静，我来介绍，这位，是亭子间小阿嫂，我老邻居，以前也算弄堂一枝花，时髦，男朋友多，衣裳每件自家做。葛老师说，是的，1974年，社会上开始时髦喇叭裤，小阿嫂就用劳动布做，到皮鞋摊敲了铜泡钉，一模一样。玲子说，之后港式衣裳行俏，小阿嫂照样为老公做上海长裤，帮葛老师做上海两用衫，规规矩矩，服服帖帖。小阿嫂说，规矩服帖，是讲我做衣裳呢，还是讲做人。玲子说，当然是讲衣裳。小阿嫂不响。玲子说，全弄堂的女人，只吃小阿嫂的醋，因为做不过小阿嫂。葛老师说，讲得简单点。玲子说，这位是葛老师，三代做生意，六十年代吃定息，八十年代吃外汇，现在独守洋房，每天看报纸，吃咖啡，世界大事，样样晓得。这位是菱红，上海美女，我到日本认的小姊妹，以前老公，是日本和尚。菱红说，少讲我以前事体。玲子说，这是丽丽，我小学同学，爷娘有背景，北京做官，另外是小琴，小广东，两位不是夫妻，不是情人，华亭路服装摊的朋友。小琴笑眯眯。玲子说，不要看小琴像菩萨，手条子辣，日本一出新版样，我从东京发到上海，小琴再下发，六天后，摊位上就有卖。沪生说，我买过。小琴笑笑。阿宝说，亭子间小阿嫂，名字特别。小阿嫂笑说，一定想到《亭子間嫂嫂》了，以前算黄色书，我看过三遍，先生贵姓。阿宝说，我叫阿宝。小阿嫂说，这本书，据说已经重版了。阿宝说，以前是黄书老祖宗，现在不稀奇了。玲子说，菱红目前，有啥打算，廿七岁的人了，不小了。菱红说，我廿四岁呀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介绍男朋友，我来想办法。菱红说，我不急的，我的表阿姨讲了，可以先等等，先包几年再讲。俞小姐夹了一块目鱼大烤，筷头一抖说，啥。菱红说，要我先活络几年，见见市面。苏州范总说，见啥市面。菱红说，先见识香港男人，台湾男人，日本男人，这就是市面。阿宝说，这位表阿姨，是对外服务公司的，还是。菱红悠然说，是一般的外资女职员，让一个日本男人包了两年多了。大家不响。玲子说，包是正常的，菱红条件好，日语好，会念日本经，跟日本和尚。菱红说，又翻老账了。玲子说，中国日本，和尚是一样的吧。菱红说，日本一般是私营庙，可以传代，和尚养了长男，就算寺庙继承人，将来就做大和尚。小琴呵了一声。菱红说，我怕生小囡，每天要念东洋经，我也是吓的，想想真作孽，我前世一定是木鱼敲穿，碰到了这桩婚姻。



| 我一个小朋友说，四个女人发型穿戴，怎会是婚服等等古早式样？我知道这不合战后特征，此画只为一句传言，表达了以“贬日”为满足的某种情绪。 |

阿宝看看范总。俞小姐说，范总自称闷骚，比较闷，闷声大发财。范总说，我一般是带耳朵吃酒，闷听闷吃，黄酒一斤半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最闷骚的人，是葛老师。丽丽说，啥意思。小阿嫂说，每次见了这两位日本上海美女，骨头只有四两重，老房子着火，烧得快。葛老师说，无聊吧。菱红凌厉说，葛老师，是至真的老男人，只有中年老女人，是真正闷骚货，骚就是烧，一不小心，烧光缝纫机，烧光两条老弄堂，烧煞人。亭子间小阿嫂不响。葛老师说，越讲越黄了，古代日本国，倒真有个闷骚男，看见帘子里两位日本妹，这个男人，就唱一首诗道， 此地叫染河/渡河必染

身/现在我经过/染成色情人。 帘子里的日本妹马上回了一首， 虽然叫染河/染衣不染心/侬心已经染/勿怪染河深。 玲子摆摆手说，我一句听不懂。葛老师说，过去四马路“书寓”姑娘，出来进去，密叶藏莺，必定是穿文雅苏绣鞋子，现在呢，穿拖鞋也有了，真是丧德了，马桶间里，互相换裤带子的，有了，“磨镜子”有了，“三层楼”有了，“肉弄堂”有了，“姊妹双飞”，也有了，社会每天扫黄，还是黄尽黄尽。小阿嫂不响。范总说，上个月，我跑到广州，确实是黄尽黄尽，客户帮我预定“红月”酒店，广州朋友来电话，一听“红月”就笑，十个广州朋友听见，十个笑，我跟同事下了飞机，到酒店，也笑了，酒店大堂，等于夜总会，夜里九点多，电梯旁边，两排几十个小姐，楼梯旁，立满小姐，庸脂俗粉，等于是肉屏风，总台附近，算是娱乐区，当中一个吧台，就是小T台，三面高脚凳，坐一圈客人，台上有钢管，走内衣秀，女人直接走到酒杯旁边，奇怪，看客只是老太太，老外婆，男小囡，中学生。小姐不断上吧台，大腿像树林，我晓得吃药了，进电梯，到了楼层走廊，五六个小姐立等，走进房间，门铃，电话，一夜响到早，小姐不断来电话，敲门，这种场面，《亭子间嫂嫂》这本书里，写过吧，差得远了，一般宾馆，也就打来几只电话，叫几声先生，也就不响了，这家酒店，早上两点三点四点钟，五点六点七点钟，照样有小姐来敲门，开一条缝，泥鳅一样，就想钻进来，轧进来，讲是借打电话，或者直接问，老板，先生，要不要换枕头。小琴说，啥意思。玲子说，这是客人的黑话，打电话到总台，换枕头，就是要小姐。范总说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跟同事吃了早饭。玲子说，慢，夜里到天亮，太潦草了吧，要慢慢讲，这一夜，不可能太平的。俞小姐说，老鼠跌进白米囤。范总说，我哪里有心情，广州朋友的电话，一夜不断打进来，一讲就阴笑，问我情况好吧，要保重身体。我实在烦，我等于进了四马路，进了堂子，会乐里，让我短寿。我朋友讲，范总活到这把年纪，已经可以了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六十就算上寿，四十为中寿，可以满足了。我只能大笑，我的心情，啥人会懂。俞小姐说，算了吧。陶陶说，后来呢。范总说，我吃了早饭，决定退房，同事出门去办事，我回房间，走廊里几个小姐挡路，其中一个讲，老总，现在一个人了，可以做了。我一吓。小姐讲，同事出去了，做一做好吧，十五分钟，我有化妆品，快的。我讲，化妆品。小姐讲，装糊涂，我还叫安全套，这也太土了，太不文明了。我看看小姐，皮肤好，身材玲珑，讲句酸的，此地小姐，基本是大身架，北地胭脂，眼前的小姐，倒是南朝金粉。我讲，听口音，小姐是江南一带的人。小姐讲，我上海人呀。我问，上海啥地方。小姐讲，上海昆山。我讲，昆山是江苏呀。小姐笑笑讲，老总呀，这是一条走廊，为啥就要开地理课，快一点，拖我到床上开课嘛，去呀。我不响。小姐讲，上海嘉定昆山太仓苏州，东南西北位置，可以写到我肚皮上，我就记得牢，跟学生妹上一课，要认真一点，去呀。当时我讲，阿妹，就要过年了，早点回昆山吧。小姐讲，生意人，真不懂感恩，小老婆特地来照顾，因为老公太辛苦了，做男人，适意一趟是一趟。范总讲到此地，吃一口酒。陶陶说，后来呢。范总说，后来就不讲了。葛老师说，说书先生卖关子。丽丽说，我要听。范总说，当时我就问小姐，适意一趟是一趟，啥意思。小姐笑笑不响，人就靠上来。我旁边一让，我讲，是我马上要枪毙了，我晚期癌症了。小姐发嗲说，唉呀呀老公，小老婆是吹枕头风，灌一点迷魂汤，为啥当真呢。俞小姐说，这种做皮肉生意的坏女人，应该立刻关进妇女教养所。阿宝说，过年之前，照例会扫黄。陶陶说，现在的老婆，缺一个项目，基本不懂嗲功，小姐最领市面，也就更加嗲，更加软，黏上来就软绵绵体贴，生意就好做。范总说，还好，我几个广州朋友到了，后面，也是跟了一串戴胸罩的大闸蟹，花花绿绿，好不容易关了门。我朋友讲，这段时间，此地价格公道。我讲，喂喂，是不是以为，我已经做

过了。朋友笑笑不响。我讲，为啥不相信我。朋友说，哈哈哈哈。我讲，总要相信我吧。朋友讲，大家懂的，管得松，价钿公道，服务就到位，管得紧，也就偷鸡摸狗，仙人跳，放白鸽，敲诈绑票，样样全来，因此，做也就做了，无所谓的。当时我听了胸闷，差不多要发心脏病了。朋友讲，假客气，想做就做，此地，一般是不寻情人了，太麻烦，过节，要写贺卡，要吃饭，买礼物，过生日，看星星，点蜡烛，过了情人节，三八节，劳动节、七七节之后，中秋节，国庆节，感恩节一过，圣诞，过了元旦，再是情人节，烦。

范总讲到此地，大家不响。葛老师叹息说，这位昆山小妹妹，根本不懂立世根本，唉，万恶淫为首。沪生说，老先生，最喜欢背这句。葛老师说，现在事实证明，美色当前，范总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居心清正，不贪欲事，必有好报。范总说，是呀是呀。葛老师说，看《金瓶梅》，不学其淫，当然，男人一见冶容，名利心就变淡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古代某种文人，不是专评淫书，就是写淫传淫，鼓励女人思春，结果呢，不是腰斩而亡，就是嚼舌自杀，犯得着吧，做人，要堂堂正正，不可以昵情床枕，探花折柳，窃玉偷香，女人也一样，不可以贪色，思想上面，首先要戒淫，否则，自取其殃，得不到好报，自短寿命。俞小姐冷笑说，范总的朋友，原来全部是不三不四的男人，太下作了。范总说，俞小姐哪里懂男人。俞小姐说，乌七八糟的宾馆，野鸡，政府要加大力度，全部消灭光。沪生说，不错，苏联新政府，妓女消灭最多，成群结队勾搭革命红军，列宁写过一封信，建议全部枪决，结果中文版里，“妓女”翻译成“卖身投靠者”。葛老师说，中国人，最懂春秋笔法，文字功夫一流，罗宋人呢，做事体最辣手辣脚，最无所谓，苏联红军多数有梅毒，为啥，妓女做了随军护士，1920年，苏联妇女集中营，大部分也关这批苏联妓女，牢监里，每天播送交响乐，为啥呢，因为妓女欢喜靡靡之音，最讨厌进行曲，交响乐，铜喇叭一吹，铜鼓一敲，可怜这批苏联妹妹，头发落了不少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葛老师最近信耶稣教了，开口就是姐姐妹妹，肉麻吧，妓女，就叫妓女。葛老师说，古代人提倡优秀，就是“倡优”两字，数蕊弄香，雅极，后来俗极，英文里叫火腿店，上海人讲咸水妹，咸肉庄，男人走进去，叫“斩咸肉”，接待外国人，叫啃洋肠，罗宋咸肉，高丽咸肉，矮子咸肉，提篮桥，有东洋堂子，晓得吧，只有我，跟新中国的政府叫法一样，这是教育嘛，太平天国女兵，互相也称姐妹，所以一直称呼姐姐妹妹，后来国家拍一部教育妓女的电影，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，当时采取行动，捉了多少姐姐妹妹，包括外国姐姐妹妹，潮潮翻，关到通州路，龙华教养所，有的女人，抱了白皮小囡，黑皮小囡，大哭小叫，要上吊，要寻死，教育结束后，思想就通了，心甘情愿，做三轮车夫的老婆，有一批，报名去了边疆，因为军人缺老婆，太平三十年，社会松动，风调雨顺了，新妹妹小妹妹，乐而思淫，又冒出来了，压得越紧，萌蘖有力道，讲起来，天下确实有一种女人家，欢喜这口饭。玲子说，是的，天生喜欢，无啥办法。葛老师压低声音说，只有当时的日本小妹妹，最了不起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啊。葛老师说，因为责任太重，二战结束，市面上来了一批日本小妹妹，浓妆艳裹，到上海做皮肉生意，怀孕了，乘轮船回日本，再来一批，有喜了，乘轮船回去，来一批，有了，就回去，再来一批。陶陶说，一共来了几批。葛老师压低声音说，大概十几批不止，为啥呢，是来借种，日本男人打仗，基本死光了，已经到了关键阶段，根本寻不着男人传种的关头。丽丽疑惑说，真有这种事体，讲起来严重了，难道现在日本人，全部是中国种了，上海人了。葛老师尴尬说，这是听讲嘛，民间故事，民间传说可以吧，日文里有“雑婚”ざっこん，“混血”こんけつ的讲法，明治年是“人種改良”じん

しゅかいりょう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停停停，好了好了，每一次吃饭，讲来讲去，不是讲听不懂的事情，就是讲恶阴事体。菱红说，恶阴恶状，样样龌龊事体，垃圾事体，不弄到日本人头上，就不适意。

大家吃酒吃菜。丽丽说，每次见到大家，见到玲子姐姐，菱红姐姐，我开眼界。玲子说，丽丽见过大市面，太客气了。丽丽说，刚刚讲到包养，我就一直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一个小弄堂里小姑娘，有啥优质的男女教育呢，但是跟了一个高级领导干部，优质日本男人，香港好绅士，体验男女生活，过几年，眼光，谈吐，品位，气质，习惯，等于几年里，免费硕博连读，免费培训直升班，人完全就两样了。菱红说，嫁人不对，不如不嫁。丽丽说，弄不好，是倒了大霉，我同学嫁了一个男人，婚前无啥，婚后呢，老公对上海的反感，全部转移到老婆头上了，可怜呀，看见老婆吃一碗菜泡饭，吃一口白米饭，老公就翻面孔，老公是种麦出身，天天要吃手擀面，认定天下白馍馍，最是养人，要死了吧，上海新娘子，天天去发面粉，等于开了大饼店，噼哩啪啦，每日要做大饼，老公买来大小两根擀面杖，一块木板，一见老婆淘米烧饭，就要哭，要吵，要辩论，讲起来，受过最高等教育。小琴说，这也不一定，我是农村人，我就根本不喜欢农村，我只想上海，回去过年，是看我爷娘的面子，现在一台子人，热闹，我回乡过年，弟兄姐妹，也是一台子，吃吃讲讲，但是房子外面，山连山，上海房子外面，仍旧是房子。玲子说，小琴讲这几句，有意思吧。小琴说，去年回去，我同乡的同乡，托我带六双皮鞋，满满一旅行袋。玲子姐姐讲，我是发痴了，地摊货的皮鞋，十五块一双，六双鞋子总共九十块，一股化学味道，又臭又重。姐姐讲，就算背到邮局里寄，也不止这点钞票，但我心里晓得，只能带回去，这是乡下规矩，要我回绝，我开不出口。玲子说，小琴的脑子，已经进水了，一百块不到，一大包，轧长途汽车，而且这个同乡小保姆，小琴完全不认得，是隔壁村庄老乡介绍的。小琴说，姐姐，乡下就这样呀，一桩事体做不好，传一辈子。陶陶说，结果呢。小琴说，要人传句好，我一世苦到老，我当然带回去了。陶陶说，小琴真好。小琴说，乡下，就是这副样子呀，鸡看不见人长大，人看不见山高大，我父母，一年一年见老，门口两棵树，一年年粗，今年，两棵树加了新木料，做了父母两副寿材。玲子说，小琴做啥。小琴说，不好意思，弄得大家扫兴了，不讲了。陶陶拿了纸巾，小琴接过说，我本想讲讲开心事体，让大家笑笑，啥晓得一开口，就不对了。陶陶讲，讲得有感情，请继续。小琴说，去年大年夜，乡下一台子人刚刚吃饭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我爸出去一张，不见人影，回来坐定，外面有人笑一声，北风大，有人咳嗽，我跟爸爸出去看，雪地白茫茫一片，见不到人，家家户户关门过年，狗也不叫，我吓了，跟爸爸回来，一台子兄弟姐妹吃菜吃酒，我吃不进，听外面还有啥声响。爸爸吃了一杯，跟我娘小声讲，肯定，是小叔来捣乱了，小琴，先帮小叔摆一副碗筷，我娘讲，算了，几年不摆了，小叔一定去县城了，不会再来了，我爸讲，就靠冬至烧一点纸，有啥用呢，过年大家一回来，坐满一台子，有人就冷清了，难免会眼红。爸爸讲到一半，大门哗啦啦一阵乱响。菱红说，吓人。小琴说，我一开门，一只绶带鸟飞进来，乡下叫练鹊。我爸对这只鸟讲，大年三十，有啥可以闹呢，有啥不开心呢。这只鸟不响，大家也不响。我心里晓得，这只练鹊，就是我小叔。丽丽说，哪里有这种吓煞人的鸟。小琴说，乡下就这副样子，反正只要大年三十，常有这种事体，有动物冒出来，听到怪声，咳嗽，结果撞进来一只鹌鹑，一只毛兔子，一只鸮，这次是练鹊，春天飞到坟墩上，死叫活叫的怪鸟。此刻大家不响。

小饭店外面是进贤路，灯光昏暗。小琴说，1961年大饥荒，我小叔到阴间报到，做了讨饭饿煞鬼，当时葬得太薄，因此容易逃出来，每到过年，大家到齐吃饭，吃得好，讲得好一点，汤汤水水多一点，热闹一点，小叔就不平衡了，闹一点事体。大家不响。小琴说，这个大年夜，大家怕小叔惊吓，炮仗就不放了，大年初一，我开了门，小叔就飞走了，到了正月十五，天下的宴席，全部散了，房子里，只剩我父母，全部走了。玲子说，如果全家迁来上海，小叔飞得到上海吧。小琴说，这不可能了，说不定，变成一部土方车，撞到街面房子里，倒是可能的。满座笑翻。小琴说，我这是瞎讲了，我小叔，如果是一般的鹞子，一只麂，上海密密麻麻的马路，房子，也是飞不到安亭，走不过黄渡，肯定迷路了。陶陶说，最后关进铁笼子，送到西郊公园。大家不响。小琴说，我以前一直认为，人等于是一棵树，以后晓得，其实，人只是一张树叶子，到了秋天，就落下来了，一般就寻不到了，每一次我心里不开心，想一想乡下过年，想想上海朋友的聚会，就开心一点，因为眼睛一霎，大家总要散的，树叶，总要落下来。玲子说，这有啥呢，散了再聚，聚了再散嘛。葛老师说，小琴看上去笑眯眯，心里是悲的，听老师一句，做人要麻木，懂吧，像我一样，看看报纸，吃吃咖啡。玲子说，好了好了，葛老师已经老得阴笃笃了，要大家也一样，最好集体蹲养老院。大家不响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开这家饭店，葛老师一点不老，帮了不少忙的。玲子白了小阿嫂一眼，端起杯子说，是呀是呀，借此机会，我就请请各位，以后常来。

这顿夜饭，陶陶与小琴虽只攀谈几句，但有摆摊的共同话题，比较投缘。等饭局收场，大家朝外面走。沪生与小琴，边走边聊。陶陶想跟过去，玲子一把拉过陶陶，回到店堂里来。玲子笑笑说，陶陶，想到啥了。陶陶说，啥。玲子说，看见身边小琴，想到啥呢。陶陶说，我想不出来。玲子说，想到芳妹了对吧。陶陶说，为啥。玲子惊讶说，有良心吧，已经忘记了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陶陶认得芳妹，是我请的客，忘记了。陶陶说，这我晓得。玲子说，当时的芳妹，坐陶陶右手边，芳妹摆摊卖毛巾，这一夜跟陶陶讲得热络，一男一女，因为摆摊，热络投机，陶陶三花四花，花来花去，谈来谈去，两只摊位，摆到一道，最后，绣花枕头并排，做了夫妻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现在，陶陶右手边，坐一个小琴，我是明眼人，开通人，但要当心了，不可以七花八花，弄我的小姊妹，弄得不好，要出大事体的，晓得吧。陶陶说，我晓得，放心好了。陶陶告辞，走出了店堂。“夜东京”外面，苏州范总开了车门，送俞小姐回去。小阿嫂陪葛老师慢慢走。大家四散。小琴立于梧桐树旁边，低鬟凝目，一动不动，见陶陶出来，走前了几步。陶陶对小琴笑笑。两个人不响。小琴说，陶陶有空，到华亭路来看我。陶陶说，好呀。小琴说，我走了。陶陶挥挥手。两个人告别。

第拾叁章



壹

钢琴有心跳，不算家具，但有四只脚。房间里，镜子虚虚实实，钢琴是灵魂。尤其立式高背琴，低调，偏安一隅，更见涵养，无论靠窗还是近门，黑，栗色，还是白颜色，同样吸引视线。于男人面前，钢琴是女人，女人面前，又变男人。老人弹琴，无论曲目多少欢快跳跃，已是回忆，钢琴变为悬崖，一块碑，分量重，冷漠，有时是一具棺材。对于蓓蒂，钢琴是一匹四脚动物。蓓蒂的钢琴，苍黑颜色，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，稳重，沧桑，旧缎子一样的暗光，心里不愿意，还是让蓓蒂摸索。蓓蒂小时，马身特别高，发出陌生的气味，大几岁，马就矮一点，这是常规。待到难得的少女时代，黑马背脊，适合蓓蒂骑骋，也就一两年的状态，刚柔并济，黑琴白裙，如果拍一张照，相当优雅。但这是想象，因为现在，钢琴的位置上，只剩一块空白墙壁，地板留下四条拖痕。阿婆与蓓蒂离开的一刻，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，像一匹马一样消失了。地板上四条伤口，深深蹄印，已无法愈合。

阿宝发愁说，我马上去淮海路，到国营旧货店看一看。蓓蒂说，我去过两三趟了，马头也陪我去过了。阿宝说，马头讲啥。蓓蒂说，马头觉得冤枉，根本不明白，啥人拖走了钢琴。姝华说，真的，还是装的，现在样样式式，可以搬出去卖，我爸爸讲了，现在捞外快，最方便，预先看了地方，带几个弟兄，卡车偷偷从厂里开出来，冲进这种倒霉人家，一般无人敢响，以为又是来抄家，进门就随便，可以随便搬，红木家具，铜床，钢琴，丝绒沙发，地毯，随便搬，其实，是拖到“淮国旧”去卖，三钿不值两钿，然后，大家吃几顿便宜老酒，家常小菜，毛豆百叶结，素鸡，烤麸，猪脚爪，啥人管呢。阿宝不响。阿婆说，我已经头昏了，是高郎桥的马头做的，还是陌生人做的，根本搞不清爽，我去过“淮国旧”，后门是长乐路，弄堂路边，毛竹棚里，也摆了旧钢琴，哪里寻得到呢，看得我眼花落花。姝华说，这地方沙发多，家具多，钢琴也多，各种颜色，牌子，摆得密密层层，弯弯曲曲，路也不好走，要侧转身来，店外，仍旧有琴运进来，店员用粉笔写号码。店员讲，上海滩哪里冒出来这样多的琴，作孽，怨煞人。我一进店里，就跟阿婆蓓蒂走散了，钢琴，沙

发，各种人家的气味，有的香，有的臭，琴背后一样，全部是灰，看到一架古钢琴，羽管键琴，西洋插图里有过，洛可可描金花样，像小写字台，四脚伶仃，上海真看不懂，样样会有。阿婆说，白跑了几趟，每趟出来，蓓蒂就蹲到地上，不开心。姝华说，这天阿婆进店，先坐到一张琴凳上，后来坐一只法国弯脚沙发，面色难看。阿婆说，是接不上气了，我晓得差不多了。蓓蒂说，不要讲了。阿婆说，想想再回绍兴，无啥意思。蓓蒂拉紧阿婆说，坟墓已经挖光了。阿婆说，索性变一根鱼，游到水里去。蓓蒂说，真这样，我就变金鱼。阿宝说，有了钢琴，也不便弹了。蓓蒂不响。阿婆说，蓓蒂一个人也去寻过，琴上有小鱼记号，容易寻到，吃中饭阶段，四面无人，听到有人弹琴，有一个七八岁小姑娘，弹几记，关好琴盖，东看西看，再开一只琴盖，弹几记。蓓蒂不动，听小姑娘弹。姝华说，店员的小囡。蓓蒂说，跟我一样，是寻琴的。阿婆说，只能这样子想，如果来人采取行动，明当明拖走，我跟蓓蒂，也只能看看，两眼提白。阿婆摸了摸蓓蒂说，南京城去过了，乖囡想去哪里散心，跟阿婆讲。蓓蒂说，我想去黄浦江。阿婆说，敢。姝华说，蓓蒂的琴，也许一拖到店里，就让人买走了，现在便宜货多，老红木鸭蛋凳，两三块一只，钢琴一般三十块到八十块吧。阿宝说，青工一两个月工资，只是，啥人买呢。曹杨新村，工人阶级最多，可以买，但是地板软，房子小，弹弹《东方红》，有啥用场。大家不响。

其实这天黄昏，是阿宝最后见到蓓蒂与阿婆的时刻，阿宝离开时分，天完全灰暗，阿宝回头，见阿婆为蓓蒂梳头，阿婆说 ，拜拜拜，拜到明年有世界，世界少，杀只鸡，世界多，杀只老雄鹅。 蓓蒂说，我不要听了，讨厌了。姝华立于门口，阿宝再回头，见姝华身边，掠过两道光，闪进水池里，阿宝一揩眼睛，视觉模糊，眼前，只是昏暗房子，树，一辆脚踏车经过，一切如常。几天以后，阿宝收到了姝华的信，信文是， 阿宝，这天你先回曹杨新村，会相信我吗？以后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，就是这夜之后，阿婆和蓓蒂失踪了，大概是去了南京？还是哪里？有空详谈。姝华。

十天后，阿宝与沪生，小毛以及建国等人，赶到杨浦区高郎桥的马头家，再三打听蓓蒂，阿婆，以及钢琴的下落。结果讲了几句，气氛就紧张，也许是建国想动手，小毛的姿势引起了误会，五分钟里，马头家周围，聚拢不少青年，搞得不可收拾。事后，马头耐心告诉阿宝，现在市区的造反组织，太多了，根本搞不明白，啥人拖走了钢琴。阿宝不响。马头说，小毛真是十三点，要动手，也不想一想，普陀大自鸣钟地区的人，哪里可以跟大杨浦对开，上海人讲了，根本是不配模子的。阿宝拍拍马头肩膀，一声不响。马头说，蓓蒂跟阿婆失踪了，我也难过，我一个人去皋兰路，看了三次，世界乱了，我确实是看不见，寻不到。阿宝说，会去哪里呢。马头说，希望是去了南京，或者去绍兴，我听蓓蒂讲过，上海，越来越没意思了。阿宝不响。马头说，此地高郎庵，沪东天主堂，本就破破烂烂，取消了，敲光了，也就算了，市中心好房子，又是撬又是敲，完全变了样，我想不到，昨天我去了一趟，看见阿宝的老房间，搬进三户人家，底楼蓓蒂房间，迁进来两户，门口的小鱼池，清理过了，水里有几条金鱼。阿宝心里一痛。眼前出现蓓蒂的样子，池边的鱼鳞。马头说，我有了空，再去看看，一老一小，到底去了啥地方，唉，上海，真是无啥意思了。

这天下午，阿宝再次走进淮海路国营旧货店。满眼是人，店堂宽阔，深不见底，钢琴摆满后门内外，以及附近弄堂，过街楼。店里的营业员，精通种种旧家具，方台子叫“四平”，圆台叫“月

亮”，椅子叫“息脚”，床叫“横睏”，屏风叫“六曲”，梳妆台叫“托照”，凳子统称是“件头”，方凳圆凳，叫“方件”，“圆件”，时常有东张西望的顾客，也许跟阿宝一样，寻觅自家或亲朋的家当，看到了，当然不可能赎回，但可以紧盯不放，或是长长一瞥，眼神发呆，摸一摸，问一句卖价，离开。犹豫性格之人，几步几回头，预备过几天重来，有空再来看看，也许一直等到旧物消失，会鼓起勇气，打听去路，与营业员攀谈。营业员说，卖脱了。啥。大概是前几天吧。买客，是哪一类人呢，大概做啥工作。营业员心情好，敷衍几句。有警惕心，立刻就反问，喂，做啥，公安局的，介绍信拿出来。提问人立刻做了缩头乌龟，走路了事，这块地方，再不会来了。另一种人，一眼寻到钢琴，或者沙发。营业员说，古董提琴，越古越艳，古董钢琴，难了，钢琴要买这种老牌德国货，但太旧不好，钢丝容易松，容易走音，经常要校，沙发嘛，这一件是法国真正老货，骨子硬，扶手雕工精细，泡钉，丝绒面料，绷带，鬃丝，完全进口料作，底盘高级弹簧，包括“库升”，即弹簧软垫，样样货真价实，赞。来人不响，改变了计划，里外环境，看个两三遍，看明详细位置，时间，何时人多，人少，中午转到附近，吃一碗菜肉馄饨。一般是下午一到两点，客流少，或者四点钟，前面挡了一部黄鱼车，多数人，走不进某一条家具形成的夹弄，此刻光线也最暗，时辰一到，东看西看，直接来到既定位置，四面一瞄，摸出裤袋里的旋凿，或拎包里的剪刀，一戳，一剪，一撬，一挖，拿到一只纸包，或者铁皮小盒子，连工具摆进人造革拎包，拉链一拉，佯装客人，全身放松，东看看西摸摸，马上滑脚走路。这就是保卫个人私产，或侦查他人财产，巧取夹藏的情节，寻宝，是世界永恒的主题，是这家远东最大旧货店，辉煌时代的惊鸿一瞥。当时小道消息多，传闻有人躲进旧橱，关店后，半夜出来作案，店里因此养了两头狼狗，一夜巡逻三遍。最轰动事件，是附近几个小囡，某日到旧沙发上蹦跳吵闹，结果踏穿了一只法式洋缎单人软椅，露出内衬一包赤金链，两大卷美金。因此，堆满旧家具的店堂与马路，像苏联电影《十二把椅子》。此刻，阿宝于琴间流连徘徊，钢琴自由摆放，罗列散漫，形成各种行走路线，跻身于此，打开任何一块琴盖，内里简单而复杂，眼下的键盘，一丝不动，周围听不到一个音阶，有时，键盘上有几根头发，一屑碎纸，半枝断头铅笔，琴盖内散发出陌生气味，阿宝难以亲近，感觉到痛，怅然闭阖。蓓蒂留下的小鱼刻痕，阿宝走了几圈，望穿秋水，也寻觅不见。

阿宝独自来到南昌公寓。姝华靠于床头，姝华娘端来一杯开水。姝华有气无力说，姆妈，我跟阿宝有事体讲。姝华娘知趣避开。姝华忽然两眼发光说，阿宝，我像是做梦了。阿宝不响。姝华说，我真不相信这天的样子。阿宝点头说，蓓蒂与阿婆，确实是失踪了，毫无消息。姝华说，这天，我见阿宝先走，我也想走了，我讲了一句，阿婆，可以烧夜饭了，天夜了。阿婆笑笑，蓓蒂看看我，一声不响。我隐约闻到一股鱼腥气，刚想走，外面花园里，出现一道光，我一看，阿婆刚刚还在身边，现在看不见了，蓓蒂拉了我，对池子里叫，阿婆，阿婆。我看一看，黄昏天暗，水里有一条鲫鱼。蓓蒂讲，这是阿婆。阿宝说，真的假的。姝华说，奇怪，池子一直是枯的，这夜有水了，有鱼，我伸进水里，鲫鱼一动不动。蓓蒂讲，阿婆，让我变金鱼呀。我讲，蓓蒂，童话看多了，普希金讲的金鱼，是上帝。蓓蒂讲，姐姐如果想变，也是一条金鱼，试试看。我笑笑讲，我不想做金鱼，我做人。蓓蒂讲，金鱼比鲫鱼好看。我讲，是的，以前有个叫契诃夫的男人，一写情书，就是 我的金鱼，我亲爱的小金鱼。 蓓蒂忽然蹲下来，哭了。我回到厨房寻阿婆，走到门口，我回头再看，水池四面，已经不见人了。我讲，蓓蒂，蓓蒂。我听不到声音。我跑进去看，水更多

了，有一棵水草，一条鲫鱼，一条金鱼。我觉得情况严重了，伸手去摸，鱼游到水草下面，我吓了，我讲，蓓蒂，周围一声不响，金鱼摇摇尾巴，鲫鱼一动不动，贴近了金鱼，像一块石头。我寻到厨房间，想不到阿婆跟蓓蒂，忽然立到我眼前。阿婆讲，天不早了，姝华回转吧。我心里嘣嘣跳，觉得放心了。我讲，好的，我走了。阿婆讲，天冷了，姝华面色不好，多穿一点呀，阿婆明早，是想带蓓蒂出去了。我讲，到啥地方去。阿婆讲，现在话不定，真要话一句，就是想走了。姝华讲到此地，低头说，我不想讲了。阿宝说，我觉得还好，不觉得紧张。姝华说，这等于是童话选集。阿宝说，两个人，真就消失了。姝华不响。阿宝说，记得蓓蒂几次讲故事，完全乱梦堆叠，看见裙子变轻，分开了，是金鱼尾巴，水池旁边，月光下面有一只猫，衔了蓓蒂，到外面走了一圈，再回来。姝华说，当时，天完全暗下来了，蓓蒂身上发亮。蓓蒂讲，姐姐，我跟阿婆走了。我警惕起来问，到啥地方去。蓓蒂讲，现在等猫咪来呀，夜里有三只猫会来，其中一只，是来带我的，有一只花猫，带阿婆先走。我讲，笑话。蓓蒂讲，三只野猫，一直跑到日晖港，黄浦江旁边，猫嘴巴一松，喵呜一叫，我跟阿婆就游了，游一圈就回来，如果我不回来，就游到别地方去。我笑笑讲，除非我做梦。蓓蒂讲，不相信就看呀，我跟阿婆，头颈后面，有牙齿印。我看一看，只闻到头发里的鱼腥气。我讲，快让阿婆汰头发，不许吓姐姐，我走了。蓓蒂讲，我不要钢琴了。阿宝不响。姝华说，当时，只觉得背后发冷。阿婆不声不响过来，面色枯槁晦暗，摸摸蓓蒂的头讲，蓓蒂。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敷衍笑了笑，我真就走了，两脚无力，梦游一样走的，我只记得，阿婆的相貌，完全变暗了，我现在想想，还是不相信这夜的情况。阿宝不响，心里想到了童话选集，想到两条鱼，小猫叼了蓓蒂，阿婆，乘了上海黑夜，上海夜风，一直朝南走，这要穿过多条马路呢，到了黄浦江边，江风扑面，两条鱼跳进水里，岸边是船艄，锚链，缆绳。三只猫一动不动。阿宝说，这肯定是故事，是神话。



贰

第二年初夏某天，气温滚热，叶家宅小菜场附近，有一爿酱油店，卖散装啤酒。营业员接过小毛的钢钟水壶，扳开黄铜龙头。营业员说，师兄师姐，来了不少。小毛说，当心，眼睛看龙头。营业员对女营业员说，练功夫，练拳头的人，就是不一样，做了夜班，日里还不睏，还有精神吃老酒。小毛说，有意见对吧。营业员说，毫无意见，是眼热，我当时是一念之差，做了柜台猢狲，看看现在，工人阶级多少开心。小毛不响。啤酒满了。营业员手一扳，转过柜台，竹壳热水瓶摆到绍兴酒坛旁边，漏斗插进瓶口，竹制酒吊，阴笃笃，湿淋淋提上来，一股香气，朝漏斗口一横，算半斤。热水瓶装满黄酒，小毛付了钞票，一手拎水壶，一手拎两只热水瓶。女营业员说，劲道大，厉害。小毛的腰板挺直，大步离开酱油店，来到师父房间。八仙桌已靠床摆好。建国，荣根，国棉六厂艺徒小勇，绢纺厂小隆兴等人，买了熟菜，拆开油纸包，摆到台子当中。灶披间里，金妹炒了两碗素菜。小毛倒了酒。师父讲，小菜蛮好，今朝，人人要吃老酒。金妹穿无袖汗衫，端菜进来，颈口流汗，一双藕臂，两腋湿透。小毛说，我叫名，只有十五岁。师父说，十五岁，我已经准备养小人，准备做爹爹了，吃酒不碍的。小隆兴笑笑。金妹吃了一大口啤酒说，灶间太小了，太热了，我现在只想汰浴。师父说，我就一间房间，真要汰，现在到床脚旁边去汰。金妹说，十三，当了小朋友面前，我好意思汰吧。师父说，有啥不可以呢，我师父当年，召集了师兄弟，看过一次女人汰浴。金妹说，好意思讲的。大家入座。建国说，师父吃。师父说，我这次，是指挥部派我到杨浦区三个月，帮几个工人组织训练基本动作。小毛说，我有空来看。师父说，也就是一般格斗擒拿，路太远，情况也乱，大家不便来。小毛说，万一有要紧事体呢。师父说，教拳三年多，借此机会，我跟大家告一个段落。大家不响。师父说，蜻蜓吃尾巴，现在只能自顾自，管好自家，市面乱，心就要定，做人单凭一个“义”，要帮弟兄，我师父的师父，是苏北难民，到上海做工，当时成千上万工人参加青帮，帮规真多，进香堂，先要看漱口，水吐得太重，是血水喷人，净身揩面，毛巾不可以过顶，揩过头顶，灭祖欺师，横揩，横行霸道，乱揩，江湖作乱。小毛笑笑。师父压低声音说，规矩严明，不许邪盗奸淫，一徒不许拜两师，不许拜墓为师，不许兄徒师弟，师父不收，不许徒弟代收，扶危济困，惜老怜贫，换香不换烛，先上小爷烛，再上檀香，然后呢，信香三支，群香三炉。金妹说，算了吧，讲起来苏北帮最厉害，一般就是卖命，立到前头，吃到拳头，拿到零头，肉体还要让老头子弄。小毛说，啥。师父说，沪西帮派女流氓，“小粢饭”，“雌老虎”，当年肯定风光，“十姊妹”，纱厂杨花娣为首，看起来风光，十个女工，全部要跟军师过夜。金妹说，真啰嗦。师父说，搞罢工，纱厂里又有帮，安徽帮，湖北帮，苏北帮，山东帮，绍兴帮，南洋香烟厂，不是宁波帮，就是广州帮，苏州河码头，太古码头，水太深了，到我师父一代，还算聪明，只做同乡人的弟兄，少惹是非，供关公，关老爷，张天师，我现在只能供领袖，一般情况里，记得领袖语录， 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 也就可以了。小毛说，有人欺负朋友，我哪能办。小勇说，讲讲看。师父说，社会纠葛，一般朋友关系，目前尽量少管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运动一来，车间里真也冒出几只瘪三，领袖语录，朗朗上口，革命形势，样样懂，身披军大衣，样子像领导，真是奇怪。金妹说，我厂里，也有这种瘪三，奇怪。师父说，老古话讲，这叫小人多才。金妹笑说，打扮最重要呀，据说以前搞罢工，美亚厂来了一个代表谈判联合行动，穿了一身旧衣裳，大家根本不理睬，结果换了一套新衣裳，就谈得爽快了。师父说，我是看透了，讲起来，是斗阶级，其实跟过去的帮会，党派搞罢工差不多，是斗人，人跟人之间，主要靠互相闻味道，互相看脾气，合得拢，还是合不拢，就算是一个阶级了，一个组织，亲生亲养的同胞手足，同宗弟兄，往往也是互相打小算盘，

一个朝东，一个要朝西，结果呢，就互相斗，互相打，互相戳娘倒皮的骂，哼，讲起来好听，路线斗争。



| 任何大革命，也即财产大转移。时称“远东最大旧货店”，上海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，开门迎来千年难得寄售旺季，据说常有盗贼匿于柜橱，乘夜窃物，店方养一狼狗，务必每夜巡逻。 |

大家不响。吃酒吃菜。师父说，比如我这次到杨浦，我已经想定了，只教拳，搞七捻三事体，我不参加。小隆兴说，这段时间，大家做啥呢。师父说，无啥好做，少跟造反队搭界，跟车间里小姑娘，小阿姨，小姆妈搭讪，讲讲笑笑，倒是可以的，因为年纪到了，懂一点女人的味道，以后少走弯路。金妹说，师父要教坏小朋友了。师父说，年纪确实不小了，我来问，小隆兴年龄多少。小隆兴说，十九。师父说，建国，荣根两弟兄，一个是十九，一个十八，小勇十七。小毛最小。大家不响。房子外面，传来驳船汽笛声，天气热，每个人吃得面孔发红。师父看看大家说，我来讲个故事，老古话讲， 看佛警僧，看父警子， 古代有个高僧，自小出家，清修到老，名声好，临死阶段，徒弟问，师父有啥要讲吧。高僧说，一世看不见女人的下身，我苦恼，因此死了两夜，还是死不脱，辛酸。金妹说，好意思的，不许讲了。师父说，徒弟就跑到堂子里，叫一个女人过来，裤裙一落，高僧一看说，啊呀呀呀，原来跟尼姑是一样的，两脚一伸，圆寂了。金妹说，下作。师父

说，上面要作，下面也要作，这叫下作。吃了老酒，我头脑拎清，现在我来问徒弟，女人赤膊，看见过吧。金妹说，不许讲了。师父说，我重点来讲一讲，男人不下作，小囡哪里来，早晓得，就早懂事，人就聪明，我师父讲了，男人早一点晓得女人，也就不稀奇了，以后少犯错。小毛说，我看到过了。师父说，讲讲看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不要紧，讲。金妹筷子一放说，蛮好吃一点师徒老酒，就讲下作事体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金妹是过来人，下作事体，样样做过了。金妹说，太难听了，不要讲了。师父说，社会乱，这批小囡，样样不懂，我就有责任。金妹说，讲得出口吧。师父说，又不是让金妹讲，是听小朋友讲，小毛快点讲。小毛说，是去“大串联”，车厢里人山人海，我坐的地方，车厢连接板，屁股下面漏空，人多得实在不能动，厕所间里全部塞满人，半夜里，对面两个北方大姐姐，穿的是棉裤，实在太急了，结果就一脱到底，对准铁板。师父说，小毛当时想啥。金妹说，不许讲了。小毛不响。小勇说，我有次去中山桥棚户区，看到同学的小阿姨，隔壁小姆妈，大热天赤膊，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样样无所谓。建国说，我小娘舅，小舅妈，到上海来大串联，夜里睏双层床下铺，哥哥跟我睏上铺，因为是木条子铺板，半夜里我就跟哥哥看下去。金妹面孔飞红说，真不晓得，男人为啥喜欢讲这种事体。大家不响。金妹说，难怪有一次，我到厂里汰浴，听到顶棚上面有声音，一个班次的女工汰浴场面，两排莲蓬头，三四十个赤膊女人，结果上个礼拜，轰隆隆隆一响，顶棚让水蒸气熏酥了，爬进一个人，想不到忽然全部塌下来，灰尘垃圾里，趴了一个电工阿胡子，十几个小姊妹，捂紧上身下身，连忙就逃，真是吓煞人，其他几个老阿姨，老女人，老师傅，根本不怕，衣裳顾不得穿，赤膊骑到阿胡子身上，打得阿胡子七荤八素。师父说，一顿粉拳，厉害。金妹笑说，下作男人，真是下作。师父笑笑。金妹说，这桩事体之后，三车间的小姊妹讲，金妹，我想过了，以后发觉有男人偷看，我只要双手捂紧面孔，就可以了。师父说，为啥。金妹说，一手遮下身，一手挡上身，根本不起作用，我后身屁股呢，大腿呢，别人样样看得到。师父说，不明白。金妹说，如果我捂紧面孔，下作男人，就看不明白了，这个赤膊女人，究竟是金妹呢，还是银妹，宝妹，看不明白，等于白看，女人身体，是一样的，随便看。师父笑说，这倒也是，小骚货，真是聪明，做人，其实就是凭一张面孔，屁股算啥呢。金妹说，现在我算是晓得，天下最骚是男人，自小就偷看女人。大家不响。师父说，怪吧，女人让男人看一看，身上会缺几钱几两肉吧，一钱一厘也不会损失，偷看三十几个女人汰浴，问题严重，但是最严重是破坏了公共财产，公家的顶棚，这种低级男人，就因为看得太迟，缺少教育，我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根本不费这种心思，脑子里，我全部晓得，有啥看头呢。大家不响，吃闷酒。师父说，旧社会，我九岁学生意，十岁拜师父学拳头，十四岁有一日，师父叫来洋金车间所有小弟兄，像今朝一样，先练拳，然后吃老酒。我师父问了，啥人见过女人赤膊。大家不响，这真叫老实。我师父讲，从今朝起，大家就要做男人了，这个世道社会，做男人难，最容易上当受骗，因此早一点明白，以后就不做十三点，面孔上的赤豆，就是骚粒子，也生发得少一点。我师父当时，已经请来一个堂子里的女人，坐进隔壁房间腰子形大脚盆，一本正经汰浴。我师父叫到徒弟的名字，徒弟就进去看，每个人看一刻钟，其他人，外面吃酒。当时大家不响。我师父讲，做人要实在，我最看不起摆膘劲，装斯文，假正经的闷骚货，现在听好了，一个一个进去看，等于开女人展览会，啥叫女人，啥叫汰浴，免得以后，东看西看偷看，心惊肉跳，面孔变色，上了女人的当，坏事做尽。当时大家紧张了。我师父对我讲，鸿寿，现在先进去看。我不肯，我师父一掌劈过来，我就逃进去，看见一个女人，摊手摊脚，坐进腰子形大脚盆，浑身粉嫩，雪雪白。金妹说，不要讲了，可以了。师父说，女人看看

我，笑了笑讲，弟弟。我讲，啊。女人讲，过来，过来呀，来看姐姐汰脚。金妹讲，要死了，旧社会真下作。师父说，这有啥。金妹说，师父的师父，一定是黄金荣的流氓徒弟了。师父说，瞎讲有啥意思呢，我师父，以前讲起来是青帮，照样参加工人起义，真正三代无产阶级，可惜呀，不到解放，就死了。金妹说，真是不懂了，为啥要教坏这帮小囡。师父说，我这是上生理卫生课，懂了吧，女人啥样子，老师会管吧，有教授教吧，我做师父的，就应该教，我有责任。

此刻，酒菜吃了大半。小隆兴说，刚刚讲到，有人欺负小毛的朋友。小毛说，是的，我一个朋友，房间里的钢琴，让别人搬走了。师父说，有钢琴的人家，多数资产阶级，这可以随便搬。小毛说，开始我以为，是杨浦区一个叫马头的搬的，结果马头死不认账，我就跟建国等等几个朋友，到大杨浦高郎桥，寻到马头，想不到讲了几句，就准备打了，马头人多，蛮防我的。马头对我笑笑讲，普陀区的武功，算啥呢，一副娘娘腔，要讲力道，要拉场子，摆场子，摆功架，大杨浦，全上海一级水平，一只鼎，此地根本不会吓。师父说，听这种小赤佬瞎讲。小毛说，后来，我真不敢动了，马头叫来不少人，手里有角铁，洋圆，自来水管子。建国说，角铁不稀奇，现在最时髦，自来水管子，焊三角刮刀，新式标枪。师父说，建国，打拳头，就是打拳头，弓有各种弓，人有各种人，这种野蛮家生，碰也不许碰，要出人性命的。建国不响。师父想了想说，以后有啥事体，小毛打传呼电话过来。小毛说，好的。师父说，老实讲，这种“上只角”的事体，以后不要管，也根本管不过来，去年抄家，五原路有一个老板，一幢大洋房里，抄出六个小老婆，解放十多年了，啥人晓得呢。旁边的五原小菜场，批斗一个男人，据说平常喜欢瞄女人，就算流氓犯了，赤膊批斗，胸口挂一块咸肉，苍蝇乱叮，公平吧，管得过来吧。大家不响。荣根羞涩说，师父刚刚讲了恣浴，只讲了一半。金妹说，荣根，夜壶水多了吧。师父笑说，也就是这点事体，我一个师兄叫龙弟，当时赤了膊，从里厢房间出来，胸口刺一只青龙头，上面吸出两块血印子。大家看龙弟穿衣裳，不响。我师父笑笑讲，看起来，男人身上有了刺青，就比较登样，隔壁这只小娘皮，单单欢喜龙弟嘛，讲得龙弟的面孔，像洋红番茄。小毛扳手指头说，第廿三把交椅，天微星九纹龙史进，大概是龙弟的祖宗。师父说，刺青，其实叫刺花，上海人讲起来，肉皮上刺青，不是宋朝来的，是外国水手的规矩，逢到翻船死人，做了落水鬼，烂肉不烂皮，认尸便当，之后，就传到了上海的帮会，人人喜欢，以前“白相人嫂嫂”，胸口两只咪咪，也会刺花。金妹说，不许再讲了。师父说，当时我也喜欢了，胸口想刺关云长，后背刺赤兔马，但工价太大，老实讲，也是怕痛，怕夜里老婆吓，解放以后，龙弟身上盘的这条大青龙，麻烦了，请人全部刮清爽，一身疤瘢，大热天不敢赤膊。小毛说，为啥要刮。师父说，租界也一样呀，也会捉刺花弟兄，发现臂膊上刺花，就“到香港”了。小毛说，啥。师傅说，过去讲的切口，就是捉进西牢，巡捕房。小毛说，原来这样。师傅说，以前行话，租界巡捕，叫“外国卵子”，“洋猢狲”。比如流氓，北京叫“土混混”，日本叫“浪人”，上海叫“乱人”，手铐叫“金钏”，银洋叫“阿朗”，角子叫“小马立师”，吃饭叫“赏枪”，吃酒叫“红红面孔”，嘴巴能说会道，叫“樱桃尖”，一句不会讲，叫“樱桃钝”，两人相吵，叫“斗樱桃”，老女人，叫“老蟹”，漂亮女人，叫“枫蟹”。金妹说，我这样子的女人呢。师父说，叫“好枫蟹”。金妹说，要死了，我变蟹了，真难听，我想起来了，三车间老师傅，一直讲“玉蟹，玉蟹”，啥意思呀。师父说，好听是吧，反正，“蟹”就是女人，懂了吧。金妹说，这我晓得，“玉蟹”究竟啥意思，讲呀。师父说，听起来，有个“玉”字，以为是好的，其实，是讲一

种又老，又难看的女人，但财产多，有钞票。小毛说，师父，刚刚讲了一半，这个龙弟爷叔，浑身一条青龙，为啥要刮呢。师父说，因为是新社会，不管龙弟，还是海员，身上有刺花，就算流氓，坏分子。小毛不响。金妹多吃了几杯啤酒，此刻眼神定漾漾说，讲来讲去，就是这种肮三的事体，我想不通。师父说，金妹讲啥。金妹说，一个女人恣浴，让大家去看，这女人心里想啥呢。师父说，人家，是凭本事吃饭。金妹说，男人看女人，看得腻吧，我觉得看不腻，看了一趟，就想两趟，想三趟。师父说，这是男人家的想法了，女人懂啥呢，良家女人懂啥，见识过啥呢，堂子里的女人，脾气最和顺，最懂男人，花样经，也是最多，专门做小男人的女先生，现在叫女老师，让男人更有腔调，过去是定亲结婚，十三点新娘子比较多，新郎倌手忙脚乱一夜，瞎子摸象，有啥味道呢，因此先要学习。金妹说，想不到想不到，我师父，是脚盆女人教出来的，怪不得刚刚要我去汰浴，哼，正正经经的女人，哪里做得出来，我寒毛也竖起来了。师父一捏金妹手心说，其实呢，已经样样想过了，看，手指头发抖了。金妹腰身一扭，媚声说，死腔，天气真是热呀，老酒一吃，再讲下去，我就要晒了，汗出几身了。师父说，好，这就讲到此地，酒吃得也差不多了。建国荣根立起来，小毛趴在台子角上不动。小隆兴拖小毛说，小毛，醒醒了。小毛勉强起来。荣根说，大家走吧。师父不响。金妹收台子。

此刻，只听外面有通通通的声音。师父说，啥人掼石锁。小毛也一惊，头不昏了。大家出门去看，太阳蛮热，正是涨潮，一只巡逻艇停靠苏州河边，一群年轻男女，全部运动衫打扮，回力球鞋，或荷兰式皮鞋，有人背了咖啡色皮套的方镜照相机，立到房前空地上。水泥堤岸边，两个年轻人掼石锁，其中一人身体壮硕，肌肉发达，明显是生手，每次石锁抡空，根本接不住。师父轻声说，只看，不许响。石锁翻了几记，落下来，差点压到脚背，随手将另一副小石锁举起来，直朝河里掼，一只沉下去，一只撞到河堤上，落地打滚。另一个人，身高起码一米九，拎起石担，毛竹杠远比杠铃杆粗，功能完全不同，不得要领，最后双手高举，朝前一推，石担差一点翻到河里，哐一记，敲到防波墙上面。此刻，师父踱出来说，喂，朋友，石担石锁，全部有主人，客气一点。这批人回头打量师父。一米九青年说，是我掼了，这又哪能呢，土八路，乡下人。师父说，嘴巴清爽一点。一米九青年上来，忽然就是一拳。师父接过拳头，一转，对方就蹲下来。另一人窜上来拉，建国一绊，合扑倒地。小毛酒意全消，单膝压紧对方面孔。其他人全部不动，感觉意外。师父松开一米九青年，拉开小毛说，大家不许动。人群里走出一个小胡子青年说，老师傅有功夫，我是啥单位，晓得吧。师父说，上海体育造反司令部，上体司。小胡子说，一点不错，不要动气，我今朝，是想看看老师傅的石担真功夫。师父说，随便到我地盘，掼我家生，啥意思。小胡子说，对不起，我可以赔。小胡子低声讲了一句，有人跳到汽艇里。小胡子说，老师傅，请。师父说，我吃了老酒，弄不动了，建国，过来弄弄看。建国朝手心吐一口馋唾，轻举了石担，放于肩胛，头一低，一转，石担围绕头颈周围，逐渐转动起来，肩胛前倾后仰，石担转得可快可慢，有人叫好。建国身体一矮，躬身低腰，石担由肩胛，慢慢滑到腰眼，然后自动回到头颈骨，肩膀一转，双手一接，石担轻轻落地。接下来，单手抓牢一只大石锁，三抛三接，第四抛，大石锁腾空，建国头一偏，人一坐，大石锁稳当停到肩胛上，一动不动。几个人拍手，叫一声好，建国微微欠身，大石锁落下来，随手一接，握紧锁柄，顺势摆到地上。小胡子说，老师傅，不打不相识，交个朋友。师父不响。有人从汽艇里，拿来两副拉簧。小胡子递到师父手里说，不好意思，请到司令部三分部来坐坐，讲一

讲拳经，我此地有汽艇，上去开一圈。师父抱拳笑说，我是粗人，不会游水，落到苏州河里，定归淹煞，不客气，再讲再讲。

第十四章



一

康总结束午宴，陪了三位老总，赶到昆山谈生意。康太带领女眷，太太团一行四人，一部商务车，到“华亭伊势丹”消费，各人大包小包，康太埋单，随后去“希尔顿”下午茶，四人入座。古太讲北方话说，上海的汪小姐，就是宏总，宏太太，中午怎没见。康太讲北方话说，这女人，最近不太对劲，我这是背后议论了，汪小姐不愿陪老公应酬，说要换一个活法儿。陆太讲北方话说，上海女人，作。古太说，我们康太贤惠，可真不像上海女人。康太赔笑说，我是家务事多。古太说，对了康太，您还是先回吧，受累陪我们大半天了，晚饭，我们自个儿能解决，没事儿。康太见状，也就客气一番，拿出一只信封，放到茶几上说，一点小意思，各位尽管开销。三个太太客气几句，起身致谢，目送康太离开。

此刻，古太立即拨通汪小姐电话，聊了几句。半个小时后，汪小姐袅袅进来，落座寒暄。古太讲北方话说，好久没见，人更精神了。汪小姐讲北方话说，我这是才明白，北方人讲的精神，就是

漂亮。古太说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一位，是台湾林太。汪小姐笑笑。古太说，最近上海方面，反对夫唱妇随的运动，形势如何，咱们得学习。汪小姐笑说，一定是康太嚼舌头了。古太说，男人带不带太太，真无所谓，可是太太甩了老公，自个儿出门，除非是同学会。陆太讲北方话说，有些声色场面，真也是不方便，姐妹会呢，心里就惦着家里。林太讲国语说，夫妻出面应酬，那是理所当然耶。汪小姐说，各位怎么了，讲点别的成吗。古太说，咱不得学上海改革的经验，互相交流不是嘛。林太笑说，大陆人碰面，一说到交流，问我的问题，就是独，还是统，蓝还是绿。汪小姐摆弄头发说，政治有啥意思，女人要的是情，缘，心情，环境。古太说，这我爱听。汪小姐说，一个多月前，我跟几个上海骚女人，去了一趟常熟，结果呢，被一个上海老派男人，缠上了，那叫刺激，最后，虽然闹得不欢而散，遭人嫉恨，我还算是长了记性，长见识。陆太说，听起来，像争风吃醋。汪小姐说，做女人难，跟老公出门，怎么打扮，一毛钱问题没有，自个儿出去，同样打扮，有问题了，上海话讲，就是狐狸精了，骚货了。古太说，狐狸精这句，全国通用，那结果呢，被老男缠上了，又怎么着了，反正你这样儿的，照我们那儿说起来，那就叫“欠”。汪小姐笑说，随便说。林太说，听这故事，很不一般耶。汪小姐说，一般。古太说，老派男人，是不是那方面很冷淡。陆太说，有没有家庭。汪小姐说，瞧，我一口茶没喝，做询问笔录哪。古太敬茶说，来，先润一润嗓子，慢慢讲。汪小姐说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那种情调，确实浓，环境气氛，少见。三个太太眼看汪小姐，十分好奇。

此刻，汪小姐想了想说，我先打个电话。汪小姐走到大堂，通了电话，进来入座。古太说，真吊胃口。汪小姐说，刚才我说的那位老男人，最近正巧在上海，不如我们，晚上约了他，到“至真园”吃个饭，怎样。古太说，这可以呀。汪小姐说，我刚才约了。古太点头说，好。陆太说，刚才说起的情调，继续吧。汪小姐笑道，说来惭愧，当时我刚到常熟，等于就醉倒了，下午醒过来，模模糊糊，躺在一张雕花帐子床里，懒洋洋起身，老派男已经端了茶盏过来，放唱片，备洗澡水，妥帖周到，最后，两人到窗前，肩并肩坐了，边上，是自鸣钟，雅致茶几，古薰里飘来上好檀香，老派男换几张旧唱片，留声机慢慢转，有一首唱的是， 我等着你回来/我想着你回来/等你回来让我开怀/你为什么不回来/我要等你回来/还不回来春光不再。 林太说，唔，白光的老歌。汪小姐说，坐在窗前朝下看，青瓦屋脊，中间私家天井，东面一小戏台，弹弹唱唱，露出一对娇小绣花金莲，一双黑面圆口布鞋，白袜，西面的回廊里，坐了不少同来的女人，鞋子五花八门，老派男一推花窗，苏州曲子传上来，翻译成北方话，就是， 归房扶着春香婢，倒卧牙床恨无穷，从此她，一日回肠经百转，菱花镜里损姿容。

三位太太静默。汪小姐说，难不成，北边有重要领导过世了，肃穆成这样了。林太说，情调很赞，我原以为，喝个巴黎咖啡，看个甲板日落，数个草原星星，是情调，酒中风格天地别，一个女人家，古旧大床懒洋洋醒来，面如桃花，娇柔无力，老绅士殷勤伺候，焚香沐浴，窗下歌弦，秋风鸣悲，一百五十年前，两江总督三姨太，也不过如此耶。古太笑说，编。汪小姐说，生活平淡无奇，因此要编。陆太说，也就汪小姐，能整这一出，我们那儿，谁敢呢。古太说，醉就另说了，上海老男人，尽了地主之谊，怜香惜玉，造化造化，我那地区，一般是猛张飞多，阮氏兄弟，鲁智深也不少，膂力过人，男女之间，也就是一推二六五，速战速决。林太说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不近女色。陆太说，吃狗肉的，能不近女色，《水浒》那才叫编。古太说，上回跟我老公来上海，客户

请到夜总会，包房里男男女女，议论极品男，极品女，我就走了，其实我不明白，什么叫极品。陆太说，必须年轻，女不过二十，男不过二十八。古太说，俗了吧，还采阴补阳，印度神油呢，我说的是境界，派头。林太说，这故事的男女，属于上海极品，我有个台湾朋友，写的是反面文章，认为上海男女，已经变形了。古太说，这文章，我记得读过，上海男人一早起来，不是倒痰盂，就是洗老婆内裤，买回一条带鱼。林太笑说，确实是这样写的，引得上海文人集体围攻，认为是歪曲抹黑了上海男人，热闹了好一阵，朋友收集这些文字，配她的原文，众星捧月，再出一本书，当时我送了一本，给上海的宝总，他是超懂的，也只有他，看懂这书的意思，苦笑两声。汪小姐讲，宝总，不会是阿宝吧，我朋友呀。林太说，对耶，宝总好眼力，他知道，这文章看似奚落男人，其实是考量，女人有了充分自由之后，是否会节制，是保持传统女人，极品女人的特点呢，还是继续上行，最后无法无天，因为女人一变，身边男人，随之也变，几十年男女平权，同工同酬，“半爿天”教育，菜场女贩子，胆敢活剥鹌鹑皮，杀兔子，杀猪，杀牛，一个女人杀一只驴子，因为上一代女人，也炼钢打铁，开山修路做石匠，驾巨型公车，遗传历史基因的自立观，再加经济上位，赚钱多少先不论，膨胀自信，所谓精神独立，是肯定的，就算表面不长胡须，三围超赞，天天用名牌口红，内里是慢慢雄化，身边的男人，难免不逐步雌化，此消彼长，当时宝总觉得说，既然男人是石头，女人厉害的力量，就是软招和慢功，懂不懂，表面弱水三千，天下之物，莫文于水。古太说，什么意思。林太说，水面最静嘛，国文课里有说， 細則為罗穀，旋則為虎眼，还有就是，注為天紳，立為嶽玉，驕而為龍，噴而為霧，吸而為風，怒而為霆。 陆太说，不对了不对了，山洪暴发，疯了，更吓人了，不就成上海人讲“雌老虎”了。林太说，主要是柔嘛，涨大水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楼上水管坏了，一早醒来，水已经涨到脚面了，水有声音吗，是隐秘的慢功，宝总讲的是水滴石穿，厉害吧，这才是女人本性，样子最文静，假如男女都是硬石头，两石相碰，火星四起。陆太笑笑，汪小姐不响。古太说，有道理。林太说，水就是女人不知不觉的大力道，石头一点不知道，最后磨成鹅卵石，这精致水磨功夫，可以让顽石点头。陆太扑哧一声。古太说，受教。

此刻，汪小姐喃喃说，原来林太，还认识阿宝。林太说，在虹桥住了五年，后跟我先生去北方做事，怎么了。汪小姐说，世界太小，我后悔讲那故事了，这事儿，我们到此为止，传出去就有麻烦。林太说，放心，今天就是见了阿宝，也不多说一字，都四五年不见了。古太拍拍信封说，不如，现在打电话，晚上也请过来聚，我们埋单，老派上海男，再加宝总，这主意好。汪小姐不响。林太说，可以吗。陆太说，赶紧给宝总电话呀。汪小姐说，这个嘛。林太羞怯说，那我打了。林太打通阿宝电话，讲上海话说，宝总呀，猜猜我啥人啦。人立刻痴笑起来。双方当下讲定，阿宝直接到“至真园”，见面吃夜饭。林太挂了电话。古太说，一跟老情人讲话，怎么就风骚万种了。林太说，我这种洋泾浜上海话，他一猜就是了，因此我笑。陆太说，藏得挺深的，原来在上海，还有个姓宝的。林太要辩解。汪小姐慢慢起身说，我忘了一件事儿，先去一次再来。古太说，怎么了。汪小姐说，去去就来嘛。古太一把拉住说，别是宝总要来，感觉不爽了，俺们可什么都不知道，别介。汪小姐说，我怕什么呀，阿宝以前，还是我客户呢，多年朋友了。古太说，有事儿另说吧，都啥时候了。汪小姐只能一屁股坐下来。



二

这天黄昏，阿宝来到“至真园”大堂，领班说，老板娘出去了。阿宝随服务员进了包房，里厢孤零零，坐一个常熟徐总，四目相碰，两个人一呆。阿宝说，是我走错，还是徐总认得林太太。徐总说，我是接了汪小姐电话，有三位外地太太来上海，应该不会错，订座只有我一个姓徐。阿宝落座。徐总说，我晓得，宝总是不愿意跟我见面了。阿宝说，瞎讲有啥意思，我是忙，我应该回请，上次常熟盛情接待，一定要谢的。徐总说，常熟这次，我酒多了点，抱歉，丁老板讲了，出书计划，宝总非常帮忙，有路道，有肩胛，我谢也来不及。服务员斟茶。徐总低声说，老实讲，也只有男人，可以做我知已，理解我。阿宝笑笑。徐总说，女人面前，我一般就是摆渡船，女人上船来坐，我划到东，划到西，地方一到，女人就下船了，只有男朋友，可以长长久久。阿宝说，女人上了船，多数就不肯下来，准备摇夫妻船。徐总压低声音说，我要的女人，从来不上船，上船的女人，我不要，比如李李，蹲了河桥头，东张西望，假痴假呆，有啥办法。阿宝不响。徐总说，行船忘记翻船时，脑子容易发昏，上来女人有一点不对，摆渡船就可能改行，改运货色，装山芋，捉鱼摸螺蛳，水路也差，浪头高，两个人主张多，一个要东，一个要西，要装棉花，要装黄沙石卵子，我烦煞，苦煞，腰酸背痛，最后船板漏水，浪头上来，有啥好结果。阿宝说，悲是悲了一点。徐总说，难怪我，船翻了几趟。阿宝笑笑。徐总说，还是宝总懂经，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，守到现在，稳做童男子。阿宝笑说，人一过三十岁，哪里有童男童女。徐总说，这句好。

讲到此刻，服务员领进汪小姐，古太，陆太，林太。房间立即香气袭人，一番寒暄介绍，汪小姐排位子，古太上座，再是常熟徐总，汪小姐，对面坐陆太，林太，阿宝，门口留老板娘李李的位子，小菜上来。古太，陆太，表面轻松，两人四粒眼乌珠，骨碌碌打量徐总。徐总是老习惯，遇到陌生女宾，椅子就拖近一点，这次一拖，大约汪小姐勾牢凳脚，只能保持原位。汪小姐靠近，徐总比较冷淡。另一边的林太，端详徐总片刻，微微一笑，转过来与阿宝叙旧。古太讲北方话说，两位老总，百忙中赶来，我要先敬。于是三人吃了酒。徐总讲北方话说，要不是三位美女光临上海，本

人现在还坐办公室，吃盖浇饭。汪小姐笑笑，为徐总夹菜，徐总身体一让说，汪小姐，靠得太近了吧。汪小姐白了徐总一眼。徐总说，我先敬身边的美女。古太不回避，与徐总干杯，玉面含笑说，如今美女成灾，我一点电流感觉不到。徐总拿过服务员的红酒壶，替古太斟满。汪小姐说，北方话讲，这叫二龙戏珠，须（虚）对须（虚），今天允许相互吹捧，可以恬不知耻。林太笑说，这句子赞，我记下了。古太说，咱三姐妹，跟两位帅哥，好好走一个。三位太太红颜飞春，五只酒杯一碰，走了一个。徐总说，跟北方女子喝酒，境界就高。古太说，以前我一直觉着，上海人小气，菜码太小，三两筷子，一盘菜没了，苏州也一样，莲子羹一小碗，冰糖燕窝一小盅儿，现在北边的菜碟，逐渐也减量了，这就叫精致。陆太说，我的公公，算是老上海了，吃个小小的月饼，切四小块，月饼不能直接咬。汪小姐说，没听说过。陆太说，天狗吃月亮，直接咬。众人笑笑。林太说，我自小在眷村，河北人东北人江苏人住一起，上海人最看不惯的，是广东人鱼翅捞饭，上好的材料，为什么每人一大钵，吃得稀里呼噜。陆太说，记得头一回来这边，我就犯了错，可尴尬了。古太说，和上海石库门小白脸，弄堂里私许终身。汪小姐说，陆太太水蛇腰，马路回头率，一级水平。陆太说，我不理解的，上海的葱姜摊，一分钱三根小葱，在我老家，大葱都成捆卖，我到了上海同学家，见案板上三根小葱，随手给吃了，结果阿姨做鱼找不到葱，发了一通的火。我才知道，上海人买葱，只为做鱼，平时根本不吃葱。徐总说，本帮讨论会，可以结束了，三位美女光说不喝，我敬一次。汪小姐镇定说，酒喝到了现在，起码也想想，三位美女怎么来的。古太说，哎哟喂，该死，都忘了敬汪姐酒了，对不起，我先来。汪小姐说，徐总可不能喝了，再喝要出事儿，我们林太太，干嘛来了，跟我们的宝总，就算四十多年没见吧，迫切心情可以理解，不也得照顾别人情绪不是。林太笑说，那我让宝总代表，跟汪小姐喝一杯怎样。汪小姐说，我滴酒未沾，你们个个喝得跟玫瑰花似的，我跟宝总，有啥可喝的。陆太说，宝总目前，受到林太严重影响，男人女人，石头跟水摩擦的话题，一点都没发挥，这样吧，还是隔开坐比较好，徐总跟宝总，换个位子如何。阿宝笑说，可以可以。徐总想立起来，衣裳后摆像是勾紧，一时立不稳。林太急忙摇手说，我不同意换。阿宝说，怎么了，徐总那么可怕。林太凑近阿宝，低声说，我吓到了，徐总要是坐过来，边上的醋坛子，岂不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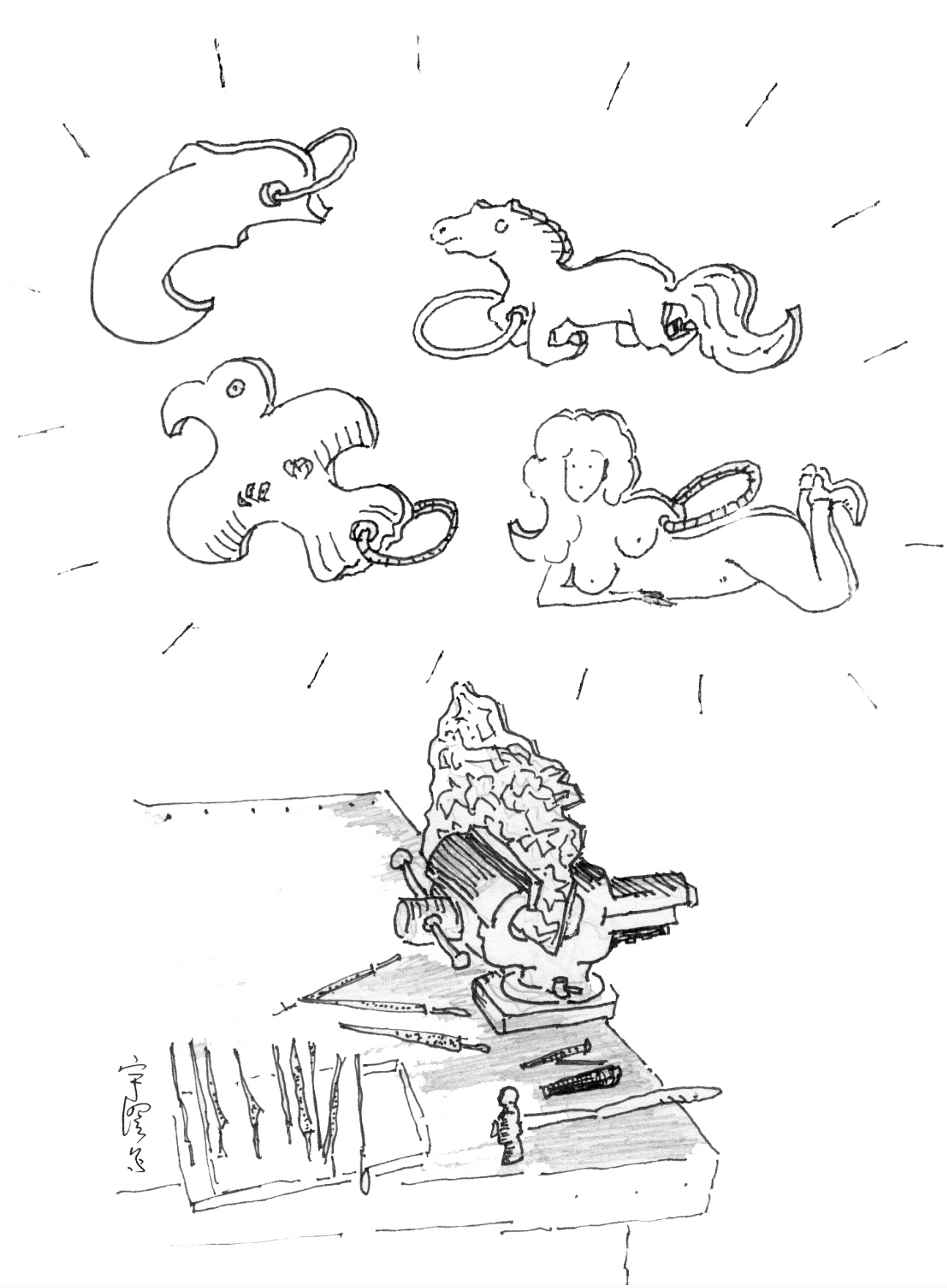
三

事后阿宝得知，该日下午，李李在外办事，四点半做了头发，做指甲，忽然接到饭店领班电话，称徐总，宝总，汪小姐等人，准备来店里吃饭。李李说，晓得了。挂断电话，李李避到美容院走廊，犹豫片刻，拨通苏安的电话。李李说，我简直像密探。苏安说，谢谢帮忙，巧是真巧，夜里，我去饭店一趟。李李说，会闹出啥事体吧。苏安说，放心，要我带人去吵，去打汪小姐，不是我风格，如果要动手，也不会选择“至真园”。李李说，仇结到了这种地步了，不大可能吧，汪小姐做人，还算可以的。苏安说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具体情况，李李哪里会懂呢，徐总，是百事不管，我跑到上海，寻汪小姐，一百廿个不理睬，不见面，不响。李李说，有啥事体，可以到汪小姐公司谈呀。苏安说，绝情绝义的地方，我是不去的，我夜里去饭店，也只是跟徐总，汪小姐，笑眯眯吃一杯酒，总可以吧。李李说，有啥事体，好好商量，不要动肝火。苏安说，放心放心，我一定笑眯眯。李李挂电话，回到镜子前面，忽然觉得头发样子，全部不顺眼了，与理发师抱怨，横竖不好。

接近八点钟，李李匆忙赶到“至真园”，进包房之前，平静片刻，然后春风满面踏进去。台面上，徐总与几位太太，酒意已浓，大家朝李李笑笑。汪小姐起来介绍。服务员倒酒。李李讲北方话说，各位姐姐光临，我失礼了，谢谢汪小姐，给我面子。大家笑笑，吃了一杯。陆太说，我们喝到现在，宝总见了台湾红粉，只想搞单独活动，兴致不高，我提议宝总，至少也讲一讲认识林太的浪漫经过。林太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汪小姐说，浪漫故事，我爱听。林太讪然说，超夸张的，浪漫哪里呢，是一群人去西北，谈一个企划项目，顺便种树，我跟先生一起去的，上海方面，是宝总等等人士，大家就这样互动呀，觉得比较劳累，冷，也就回来了。阿宝说，也就是一个礼拜，林太林先生，吃了点惊吓，没有大事。林太说，不讲了。阿宝说，我不讲。古太笑说，要讲，仔细讲，笼统讲话，没人爱听，尤其到那种荒凉地方，文明社会妇女，爱听殖民地故事，荒凉故事，惊险海上故事，只有这样的故事，会有野蛮的真感情。汪小姐说，讲吧。李李笑说，讲。阿宝说，有一段路，两边是沙漠。林太说，不讲了，我害羞了。阿宝说，司机介绍，这是清朝的淘金地。林太说，还是不讲了。陆太说，不许插嘴。阿宝笑笑说，司机一路念经，过不久，车子上坡，码表踩到七十，速度最多二十。徐总说，“鬼打墙”了。阿宝说，车子怪叫，忽然一震，坡上滚下不少石头，大光灯一照，都是死人骷髅。古太说，完了，乘凉晚会开始了。阿宝说，大概是风化了，老坟一层一层露出来。林太掩面说，不讲了，超丑的耶，我不想再听到了。阿宝说，车子一拐弯，轮胎爆了三个，司机只能换两条备胎，带了我走上坡顶，远看月亮下面，隐约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，像是坐地休息，吃饭，月光发黄，头发是金的。司机小声讲，这一批是当年采金的死鬼，今晚作乱了，赶快磕头吧。司机磕了十几个头，祷告说，求黄金大仙，小人下个月就来烧纸，大仙保佑小人平安呀。我抬头一看，眼前一片月光，死鬼的身影，忽然就淡了，最后，消失了，等我们回到车子跟前，林太太在车里大哭。林太说，宝总超夸张的，太丢脸了，快别讲了。阿宝说，大家一惊，林太的老公，口吐白沫，浑身直抽，司机和我，立刻把林太太拉出来。司机说，赶紧磕头吧。林太哭得接不上气来。林太说，瞎说。阿宝说，我们三个人，就地给黄金大仙磕头，当时林太太，一口气磕了三十几个头，最后五体投地，拉也拉不住。林太羞怯说，人逼急了，有什么办法想呢，恨的是穿

了裙子，基本走光了。徐总说，就是全部走光，也是贤惠女人。阿宝说，林先生慢慢就醒了，司机看前轮，竟然还有点气，大家上车就跑，油门有了感觉，七十就是七十，一百就一百。古太说，接下来呢。阿宝说，接下来，是修车，陪林先生看病，回到宾馆，第二天就告别了。陆太笑说，真的，就没一点花絮，这一晚，林太多需要安慰哪，没半夜敲门进来，总有话要搂着说呀。林太笑说，两位姐姐真无耻，这种时候，我就是再有什么想法，也犯忌，何况，我是从一而终的女人，我给了司机一笔钱，代为祭扫。阿宝说，这是应该。说到这里，林太双手合十，闭目喃喃说，笃信西方黄金大仙，黄金大仙保佑我，保佑大家。大家不响。汪小姐说，碰到这事儿，我还真磕不下去。古太说，确实的。徐总说，磕不下去，老公难保。古太说，只是说说嘛，为我老公，最后一定是磕了。阿宝笑说，磕不下去，一车子人也不答应。徐总笑说，摁住牛头去喝水，非磕不行。

大家不响。此刻，阿宝发现李李新做了发型，面色极不自然，比较紧张，也就忽然，包房门开了，一阵小风，进来一个人。李李不动。徐总与汪小姐忽然变了颜色。苏安走进了包房。阿宝起来招呼说，苏安呀。李李转过来，略有尴尬说，稀客稀客，服务员，加椅子。苏安笑眯眯不动，讲北方话说，宝总，介绍一下客人呀。阿宝介绍了三位太太。苏安挡开阿宝的酒杯，讲上海话说，现在听得懂的，基本就不是外人了，今朝我来此地，是因为多次寻汪小姐谈，全部不理不睬，不见面，不响，我现在，只想问汪小姐一句，从常熟回来，已经两个月了，汪小姐，胸部有点胀了，肚皮里的小囡，也是日长夜大，请问汪小姐，预备几时几日，到红房子医院去打胎，这个小囡，必须打胎。



| DIY开瓶器，式样包括孙悟空，铁扇公主，阿飞，熊猫，鹿，嫦娥飞天等等，网上不见本项民间收藏，当年草根创意，富含机械金工手段，表面呈现暗影装饰，比如金属压花，滚花，铲花等等，手法精湛，拙笔实难表现于万一。 |

第拾伍章

繁花

壹

曹杨加工组，总共有五座冲床，制造马口铁玩具，铅笔盒子。部分残障人员，装配简易五金件。5室阿姨，是阿宝同事，四十出头，瓜子脸，细腰，勤快和气，养有三个小囡。老公昌发，棉纺厂工人，国字面孔，工厂积极分子，神气里有点强横，以前每日一早，坐大门外的小板凳，细读“毛选”半小时，等5室阿姨叫一声吃泡饭，再回房间。有一次，单位的黄鱼车拖了昌发回来，昌发拉紧铁栏杆，不肯下车。大家看热闹。5室阿姨走近，轻幽幽一句，昌发。昌发酒醒了一半，乖乖爬下来，摸回房间里。小珍的弟弟小强说，不要看5室阿姨笑眯眯，关紧房门，要昌发做啥，就做啥。小珍说，小强有天爬上杨柳树，细竹竿顶上捏一团湿面筋，黏知了，看到5室窗口里，昌发用一根鸡毛，帮5室阿姨搔痒。5室阿姨横于藤榻上，两腿长伸，鸡毛滑过脚底心，5室阿姨哼了一声，鸡毛朝下滑，脚趾头弯曲，小腿发抖，鸡毛撩另一只脚心，阿姨笑一声。透过杨柳叶子，小强脚底板一痒，差一点跌下来。这一般是礼拜天，5室的三个小囡，全部野到附近小河浜旁边去疯。落雨天，三个人一排，呆坐大门口。邻居讲，阿大阿二阿三，可以回房间去了，回去呀。阿大讲，已经锁门了，走不进去。邻居压低声音讲，去敲门，敲了门，就进去了，敲得响一点，去敲呀，敲呀。阿大不响。大家笑笑。后一年，阿大已经懂事。有次邻居叫阿大去敲门，阿大忽然怒了，马上回嘴说，赤娘的瘟皮。邻居一惊，也直截了当回骂，拿娘瘟皮，赤拿娘。再到礼拜天，5室照样房

门紧锁，三个小囡，照样稳坐大门口，邻居一声不响。再一年，昌发得了小中风，房门就不锁了，到了礼拜天，三个小囡，一个也不出来。

工人新村的生活，加工组哐哐哐的冲床声音，一天又一天。附近沪杭铁路，真如货运站的无名铁道，时常交替咯噔咯噔，嘶嘶嘶嘶的金属噪声，重复震响，正南风起，是苏州河船鸣，西风足，菜田的粪肥臭气。到了生日，年节，邻居十户为范围，送各家一碗三鲜面，馄饨，甜咸圆子，粽子。家家门窗大开，纯真坦然，同样也饱含心机，单是马桶间，内容相当丰富。号称“两万户”工人民居，楼上楼下，以十户合用一个厕所单元计算，两万除以十，总数就是两千个厕所单元。每个单元有四间厕位，中间隔有三块板壁，两千乘以板壁之三，二三得六。上海的“两万户”，计有六千块厕所板壁，每一块板壁，为竖条杉木板拼接，靠近马桶圈的位置，上下左右，挖有六到十六个黄豆大小的洞眼，按最低数字，每板六个洞眼算，六千再乘六。结论是，上海工人新村“两万户”马桶间，计有最低数目字，三万六千个私人窥视孔。住过这类户型的居民，心知肚明，这个统计数目字，只少不多。阿宝走进马桶间，关了板门，也就处于两面满布孔洞的空间里。经常咿呀一声，隔壁有人进来，板壁只遮蔽小腿以上位置，下为空档，无需弯腰，看得见近旁，出现一双塑料红拖鞋，漆皮木拖板，脚趾甲细致，小腿光滑，这是2室大姐姐，或楼上小珍。对方也看见阿宝的海绵拖鞋，脚趾，脚跟，近在咫尺，一板之隔，两面稳坐一对男女，夜深人静，即便非礼勿视，也听得见隔壁，宽衣解带的一切动静，入厕声响，撕纸声音。如果来人落座，先是将封堵板壁洞眼的旧纸，一一拔除，耐心换上一团一团新纸，逐个塞紧，窸窸窣窣，接下来，种种私密过程，谨慎掩饰，一般就是年轻女子，其他妇女同志，除5室阿姨外，要麻木得多。这个所在，只有双方是互相不开口的异性邻居，多少免一点尴尬。题外话，如今观念里，这种半公开，男女混厕的场合，起码要用背景音乐屏蔽，但当年只有红歌红曲，如果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，于这种不洁空间拉一根电线，播放红曲红歌，一经举报，足够条件打成现行反革命，这是毫不手软，毫无疑问的。

阿宝端坐于冲床前，机器发出均匀声响，使人清心寡欲。机器是监督者，尤其冲床的机头较高，右上方的飞轮，发出轻快的哗哗声，让阿宝集中思想，分散压力。脚踏板一动，世界有变化，上方出现复杂的摩擦与润滑，飞轮产生机械运动，吃足分量，发出巨大的哐当声，转动曲轴，形成效果。维修工黄毛介绍，冲压原理，叫“雌雄配”，冲头，也叫“雄头”，直接顺从两面燕尾滑槽，重压下来，顶下来，让铁皮压进模具凹孔，静止半秒，相当有力道，铁皮与模具充分吃透，吃到底，懂吧，模具工行话，凹凸到底，称为“煞根”或“杀根”。雌模里面，有弹簧顶针，高碳钢快口，冲头顶到铁皮，压进雌模，回缩之际，冲压件外缘的边角，顺便一并截除，截断，然后冲头退缩，返回上方，飞轮内弹簧销子脱开，回复到轻快的空转状态。阿宝单脚一松，雌模内顶针一顶，长脚镊子一钳，原本一块花花绿绿的铁皮，弹了出来，已压制成一件立体品种，噹的一响，落到竹筐里，这算完成了一件。五座冲床，冲压五种铁皮构件，五个操作工，显得并不重要，机器是主角，五只不同的脚，踏出不同的下冲时间，机器声毫无规律。五座机器，五尊丈八金刚，五面铁屏风，左遮右挡，稳如泰山。维修工黄毛穿行其间，有时，阿宝的角度，能看见黄毛一条腿，一只袖套，并不是黄毛已为机器所肢解，是处于不同的视觉位置。阿宝只能看见其中部分。5室阿姨，有时做3号冲床，有时做4号冲床。如果模具边角变毛，顶针断根，黄毛就要拆卸整座模具，送到制罐十八厂修复。黄毛是该厂正式工人，老婆死了三年，5室阿姨比较关心，曾经介绍过不少女工对

象，有一个梅林罐头厂的女工，圆面孔的小阿桂，最近经常来往。见面地点，就是工棚内外。小阿桂厂休，经常过来做客，有一趟，小阿桂带来“糖水蜜桃”，一次带来一饭盒子“午餐肉”，一搪瓷缸“茄汁黄豆”，这叫“散装罐头”，是罐头厂的内部供应，卖相不好，味道一样。黄毛坐下来就吃，5室阿姨夹了一大块午餐肉，走到4号冲床，直接塞进阿宝嘴巴。但小阿桂来了几次，忽然见不到了。有天5室阿姨说，黄毛确实喜欢小阿桂，只是，罐头厂吃得太好了，小阿桂做了新娘子，回家习惯只吃素菜，黄毛想想，两个人生活，吃饭方面，就不大有意思，因此不谈了。5室阿姨准备继续介绍，黄毛说，再讲吧。5室阿姨笑笑，低头不响。这个表情，证明5室阿姨，永远是文静女人。部分女邻居，包括小阿桂，喉咙响，容易嘻嘻哈哈，打情骂俏，5室阿姨一开口，和风细雨，路上见到阿宝爸爸妈妈，也是微微一笑，不声不响，让人觉得舒服。现在已经是夏天，工棚沿用弄堂私人小厂方式，梁上吊了十几面硬纸板，让一个智障小弟牵绳子，挂板整齐前后移动，靠风力降温。今年，黄毛借来小马达，自做三片铁叶子，外加网罩，造了一架排风扇，一开电钮，棚内风凉至极。到了八月，来料减少，冲床工，只剩阿宝一人，其他人员，集中到工棚另一个角落里，做一批电线插头的手工，两片接触铜片，捻一对铜螺丝。

事件发生于阿宝独对冲床的阶段。这天下午，铜片手工，基本结束了，大部分人放了班，只有三个智障小弟，于墙角台子前忙碌。阿宝手边，还剩一个钟头的料。5室阿姨拿了一团油回丝，保养四部静止的冲床。天气变阴，闷热，马上要落阵雨。每次冲头回到高位，工作台前出现的一方小窗，也已经变暗，有时勉强看到，5室阿姨半爿身体移动，一条臂膊，头发。有时，阿姨全身完全隐入黑暗，大部分时间，是机器的模糊侧影。天越来越暗，冲床前的工作小灯，更黄更暗。每一次冲压，小灯铁皮罩抖了几抖。雨落下来了，顶上的石棉瓦响声一片。黄毛走到2号冲床前，总开关一揿，2号飞轮均匀转动，冲机上下滑动，油壶对准滑槽八只加油眼，注油保养。这是阿宝的听觉，此地位置看不见。以后，飞轮一直空转，黄毛一定是忘记关车，走开了。再以后，空中一个雷鸣，一道雪亮的豁显。阿宝眼前，冲头缩回高位，小窗前方，露出5室阿姨三分之一后背，三分之一短发，5室阿姨蹲于2号冲床的阴影里，看不见黄毛。闪电一显而失，5室阿姨蹲于直立的冲床前面，两臂抱紧前方，头发与肩胛，不断前后作横向移动，与冲床上下滑动的频率不一致，一经银光勾勒，也立刻消失，因为冲头已经下落，遮挡了小窗。阿宝注意挑出铁皮件，噎的一响，落到竹筐里。雨落下来了，冲头回上去，眼前一方小窗，只见黑暗，上方是机器轮廓线。然后，冲头又滑下来，遮蔽小窗。所谓机械运动，铣床是横向移动带旋转，当年少见数控机床，以及自由机械手，上下运动，也只是冲床，插床。前后反复横向运动的机型，相当多了，镗床，磨床，狗头刨，牛头刨，包括龙门刨。机械内部构造，基本以锁紧V字滑槽，M字滑槽为配合要件，所谓铸铁质地的燕尾槽，雌雄槽，经过金工修正刮铲研磨，两者之间高度配合，保持内部的自如润滑，通有油眼，带油封，经常压注机油，用以在滑动之际，保持灵活度与力道，防止磨损。过了一刻钟，阿宝听见2号冲床关闭，手头还剩了十几张铁皮，5室阿姨慢慢走近来了，搬了一只凳子，坐到阿宝身边，帮忙做下手。阿姨清爽的短发，有不少已经翘出，前额一滴汗光。此刻，黄毛由另一方的机器后面出现，直接走到角落的台子前。三个小弟，漠然面对剩余的铜皮手工，迟钝缓慢，语焉不详。也许雷电之亮过于深刻，阿宝晓得，这是5室阿姨与黄毛的第一次接触。中年男女的方式，隐秘，也极为大胆。一周后，阿宝中班放工，忘记了饭盒，返回到车间，已空无一人，阿宝走到冲床侧面，忽

然，5室阿姨与黄毛跳了起来，两个人仍是雷雨时期的姿势，黄毛像冲床一样直立，外表还算整齐，5室阿姨蹲于黄毛身前。阿宝见状，急忙转身离开。5室阿姨追出来说，阿宝。工棚外面，是一条小河，垂柳依依。5室阿姨说，我不换工作服了，一道回去。两人一路走。5室阿姨面露惧色说，刚刚看见啥了。阿宝说，外面进来，眼睛一片漆黑，眼睛痛。5室阿姨说，是吧。阿宝说，是的。5室阿姨笑笑，叹了一口气。阿宝闻到5室阿姨的肩膀，头发上，全部是黄毛身上浓烈的机油气味。



贰

小毛做钳工的七十年代初，上海民间，盛行一种自制不锈钢汽水扳手，图案有孙悟空，天鹅，海豚，奔马，老鹰与美女，扳手两面，可以用精密磨床加工，亮可鉴人，也可用金工刮刀，手工刮铲各种花式的金属隐花，就如镜面上，出现星星点点的小花图案，太阳一照，相当别致，每一只扳手的咬口，设计得各不一样，另留小圆孔，可以挂进钥匙圈。小毛的师傅，钟表厂八级钳工，姓樊，大胖子，解放前跟外国铜匠学生意，车钳刨磨铣，样样精通，往往是做中班，吃了夜饭，樊师傅拿出一块三毫米不锈钢板，上面已用钨钢划针打样，比如三只老鹰，一匹马，一个美女，量材而定，让小毛用白钢样冲定位，然后，到钻床前打透一圈。不锈钢坚韧，容易发烫，扭断钻头，这是苦生活。然后，台虎钳夹紧，每一件毛坯，要用白钢凿子，顺了钻眼，一一凿断，再锉光毛刺，逐渐修平整，交到樊师傅手里，通常已经是下班时间。精加工的部分，樊师傅亲手做。老鹰羽毛，马蹄，美女头发，小腿，皮鞋后跟，锉得有肥有瘦，细脚伶仃，曲曲弯弯，精致玲珑。细钢凿，奶子小榔头，慢慢敲，慢慢凿，刻出马尾，鹰爪，美女大腿，双峰纹样，最妙是眼睛，钟表厂条件优越，小钻床，钻八十丝的细孔，压进半透明蓝色，咖啡色尼龙棒料，这种有色尼龙棒料，先用钟表车床，车出规定尺寸，用“米乌表”仔细量准，然后做配合。樊师傅说，就算沪西“老宝凤”银楼，最高级金师傅，也做不到的。中式嵌宝挂件，难有这种精度，跟洋式不能比的，手势，生活经，完全不一样。小毛不响。明白这几种扳手里，美女式最是精美，尤其正面双峰，先要钻一对绝细的孔洞，压进两粒粉红尼龙棒料，然后，双面锉成粉红凸点，砂纸打出圆势。二百多斤樊大胖

子，大手大脚，特号背带裤，大额角上面，套一只钟表眼罩，工具摊开一台子，只为一个拇指大小的钢制美女服务，件件合金钢锉刀，堪比柳叶嫩芽，更细更柔。樊师傅十根胡萝卜胖手指头，灵巧非凡，美女逐渐颠鸾倒凤，曲线毕露，逐步顺滑，滚热，卷发飘飘，这真是缭乱青丝，锦衾怜月瘦。最后，通体用绿油抛光。这个过程，是一段动人的纪录电影，DIY奇迹，寄托男人的感情与细心。

樊师傅说，汽水扳手容易做，钳工最要紧，是精度配合。樊师傅拿出一只旧铁皮罐头，里面有洋火盒大小一块方钢，手一抖，方钢内滑出一块钢榫。小毛拿过来看，两件方钢，叠角四方，严丝合缝，抽送自如，到灯前一照，不漏一丝光线。樊师傅说，这是我十七岁手工生活，雌雄榫，也叫阴阳榫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呢，做煞人不偿命。孔要方透，榫要方透，两方变一方，两方穿一方，要一点一点，锉刀尖去搭，铲刀尖去挑，三角刮刀去擦，灯光里去照，绿油去磨，去养。小毛说，嗯。樊师傅说，现在的工人，三十七岁，四十七岁也做不出来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说，做生活，就是做人，如果腰板硬，自家先要做到，出手要漂亮，别人有啥可以讲呢，无啥好讲了。小毛动一动方钢，闷声不响。樊师傅说，想当年，有人揭发，讲我解放前参加黄色工会，经常抱舞女，穿尖头皮鞋，踏兰铃脚踏车，哼，滚拉娘的茶叶蛋，算啥呢，去调查汇报呀，就算是解放了，兴茂铁厂，一半工人去嫖，去赌，舞厅里，全部是工人，盛隆机器厂，工人顶讨厌车间开会，读报纸，只想滑脚出去，去抱舞女。永大祥绸布庄，一成人养小老婆，上海，小老婆有多少，据说十万不止，这有啥呢，天塌下来了吧。有一种瘟生，天生就会打小报告，搞阴谋，嚼舌头，讲我贪图个人奖金福利，跟资本家穿连裆裤，欺骗政府。有天开会，大家讲到一半，我一声不响，拿出这只生活经，台子上轻轻一摆。我讲，啥叫上海工人阶级，啥叫老卵，啥叫大老倌，啥叫模子，面子，这就叫真生活，这就叫上海工人阶级的资格。据说技术工人最有觉悟，最有理想，喏，这就是觉悟，就是理想。小毛说，人家讲啥。樊师傅说，吃瘪了，不响了，会开不下去，统统回去汰脚，睏觉了，闷屁不放一只，无啥好讲。手里做的生活，就是面孔，嘴巴讲得再好听，出手的生活，烂糊三鲜汤，以为大家不懂，全懂，心里全懂。小毛说，现在四十七岁的人，为啥做不到这种精度。樊师傅说，人各有命，有的人，开手就做得好，尤其做艺徒时代，如果天生笨，懒，最后眼高手低，只能偷偷摸摸去开会，搞花头，搞组织，捧大腿，拍马屁，跟老板讲条件，要求增加工钿待遇，巫搞百叶结，搞点外插花，心里明白，单靠自家两只手，已经赚不到多少钞票，养不活一家老小了，有啥好讲呢，只能瞎卵搞了。小毛说，“大字报”写过，革命工人参加黄色工会，同乡会，互助会，是刘少奇鼓励的，让我朋友沪生听见，师傅肯定是反革命。樊师傅不响。小毛看看方钢说，师傅，我到四十七岁，做得出这种精度吧。樊师傅不响。



叁

沪生分配到一家小厂，混了一年半，父母找到关系，调入某五金公司做采购，经常出差，来来往往，认得几个列车员，买不到票，安排坐邮政车，这是夏天的特别经验，车门大开，白杨与田野不断朝后移动，凉爽至极。每到一站，工作人员抛下几只邮袋，收上来几只邮袋。火车永远朝前。沪生席地而坐，其他人员，坐车门前两条长凳，聊天聊厌，就到帆布邮袋堆上躺平，从邮袋里顺手摸一叠信，仔细看。国民之间的联络，只靠信件来往，数量巨大。这些人看信，相当有经验，先看落款，笔迹。老式红框信封，公家信封，牛皮纸，道林纸，再生纸信封，外表不论，折扇一样展开，从中拣出几封，等于打扑克牌，先选大小王，大牌仔细摆好，其他掼进邮袋。再伸进邮袋，挖出一大叠。大量城市青年去了农村，因此农村寄往农村的信，也有价值，主要是注意寄信人落款，如果落笔明白， 某市某区某楼某号某缄或某省某市某单位某寄 ，一般就是无价值的垃圾牌，塞进邮袋。留下来的信封，笔迹要羞怯，谨慎，娟秀，落款必须是“内详”两字，属于好牌。选五到十张好牌在手，人躺于邮袋上面动一动，头颈一靠，寻到舒服位置，交叉搁脚，抖个两抖，然后出牌，也就是拆信封，看信。即便经过了精选，大部分信件的内文，对于陌生人还是莫名其妙，看个三五行， 张三李四同志你好，首先敬祝领袖万寿无疆。阿姨爷叔，外婆舅母，最近好。一切安好。革命的握手。革命敬礼。 眼光于信上一扫，捏成一团，抛到车门外面，零缣断素，风立刻刮走，一道白光。再拆一封，读， 张三李四，万寿无疆。 抛弃。一道白光。再拆，再看， 阿姨爷叔外婆你好。 抛弃。小风凉爽，车子摇晃，昏昏欲睡。忽然，看信人读出声音，比如， 我一直想你。真的想你。 此刻，其余人在摇晃中入梦，这类信文的声调，钻进梦中人的耳鼓，或读信人一拖入梦者裤管，大家睁开眼睛，爬过邮包，凑近读信人，认真读出声音，读两到三遍，仔细审看信纸，其中的段落，结尾，纸面起皱，认定有眼泪痕迹，或胭脂痕，对准太阳一照，但最终，一封滚烫的情书，化为了一道白光，飞向茂密的白杨，广阔田野的上空，消失。此刻，沪生通常独坐于车门口发呆，头发蓬乱，车门外面，快速移动的绿影，一间间孤独房舍飞过去，看见牛，几只白羊，

一切不留声息，不留痕迹，飞过去。一切朝后飞快晃动，消失。火车经过一条河，开上铁桥，一格一格高大的铁架，出现姝华的面孔。司机鸣笛，进入上坡，副驾驶多加几锹煤，沪生前胸扑满浓烟，煤屑从头发中洒下来，落入头颈，两眼刺痛，即便有眼泪，沪生也不想离开，心里明白，姝华去吉林务农，已经几年了，少有往来，只是半年后写来一封信。

沪生：原谅我迟迟写信。我一切好。带了几本书，一本《杰克·伦敦传》。下乡落户是朝鲜族地区，吃米，吃辣，也吃年糕。女人极能干，家家窗明几净，来了客人，男主人通常不动，即使大雪天，也由女人送客到大门外很远，雪地里不断鞠躬，颇有古风。离开上海去吉林的路上，发生一件大事，车停铁岭火车站三分钟，大家下去洗脸，然后列车缓慢开动。南市区一个女生，从月台跳上火车，发现车门口全是陌生男生，想回到月台，再上后面一节车厢，没想到一跳，跌进车厢与月台的夹缝里。我当时就在这节车上，眼看她一条大腿轧断。火车紧急刹车。女生的腿皮完全翻开了，像剥开的猪皮背面，有白颜色颗粒，高低不平，看不到血迹。女生很清醒，一直大叫妈妈，立刻被救护车送走了。火车重新启动。我昨天听说，她已经痊愈了，变成一个独脚女人，无法下乡，恢复了上海的户口，在南市一家煤球店里记账。几个女同学都很羡慕，她可以留在上海上班了。这事叫人难忘。沪生，我写信来，是想表明，我们的见解并不相同，所谓陈言腐语，“花鸟之寓目，自信心中粗”，人已经相隔千里，燕衔不去，雁飞不到，愁满天涯，像叶芝诗里所讲，我已经“支离破碎，六神无主”，也是身口自足。我们不必再联系了，年纪越长，越觉得孤独，是正常的，独立出生，独立去死。人和人，无法相通，人间的佳恶情态，已经不值一笑，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。我就写到这里，此信不必回了。祝顺利。姝华。

沪生希望收到姝华的信，但心里明白，再不会有信来。姝华走前，归还几本旧书，其中肖洛霍夫短篇集《顿河故事》内，夹有一张便条，上面写： 曾经的时代，已经永别，人生是一次荒凉旅行。 这让沪生记起，1967年深秋，一个下午，沪生陪姝华，走进中山公园，去看一看华东最大，还是远东最大的法国梧桐，公园门口，一样贴满大字报，但越往里走，等于进入一个坟场，寂无一人，四顾旷莽，园北面有西式大理石音乐台，白森森依旧故我，旁边一口1865年铭记的救火铜钟，已遍寻不着，另有一条小径，上跨一座西式旱桥，静幽依然，满地黄叶。园西首，遍植梧桐，极自然的树冠，与行道树不一样，寒风割目，两个人寻了许久，总算于荒芜中，见到了这棵巨大梧桐，树皮如蟒，主干只一米高，极其壮伟，两人无法合抱，虬枝掩径，上分五杈，如一大手，伸向云天。沪生说，听说是意大利人手种，工部局里记录，是意大利移来，总之，正巧100年了。姝华仰面说，1867年，法国梧桐，还是意大利梧桐，100年的荒凉。沪生不响，树上有一只斑鸠，鸣了一声，弃枝飞离。沪生拉了姝华的手，走了几步，姝华松开说，古代人，每趟看见乔松嘉木，心脾困结，一时遣尽，但是我仍旧觉得，风景天色，样样不好看，浓阴恶雨。沪生不响，地上的枯叶发出响声，一个工人骑脚踏车经过说，几点钟了，快走吧，要关园了。沪生不响。一周以后，两人再聚静安寺，坐94路去曹杨新村看阿宝。上车并排坐定，车子摇摇晃晃，位子小，姝华看看窗外，靠紧沪生说，我觉得荒凉。车到曹家渡，上来两男一女，两男是高中或技校生，一人是蓬松的火钳卷发，留J型鬓角，军装，大裤管军裤，身背“为人民服务”红字绒绣的军绿挎包。另一男戴军帽，蓝运动衫，红运动长裤，军装拎于手中，脚穿雪白田径鞋，照例抽去鞋带，鞋舌翻进鞋里，鞋面露

出三角形的明黄袜子。女初中生，穿有三件拉链翻领运动衫。这段时期，无拉链运动衫，上海称“小翻领”，拉链运动衫，称为“大翻领”，即便凭了布票，也难以买到，只有与体育单位有关系的人员，才会上身。女生的领口，竟然露出里外三层，亮晶晶铝质拉链，极其炫耀，下穿黑包裤，裤管只有五寸，脚上是白塑底，黑布面的松紧鞋，宝蓝袜子，如果是寒冬，这类男女的黑裤管下端，会刻意露出一寸见宽的红或蓝色运动裤边——1966年的剪裤时代，已经过去。此刻三个人，处于1967—1970时代，小裤管仍旧是这个时期的上海梦，这身女式打扮，风拂绣领，步动瑶瑛，是当时上海最为摩登，最为拼贴的样本，上海的浪蕊浮花，最为精心考究的装束。姝华轻声说，色彩强烈。沪生说，是的。姝华说，漂亮吧。沪生说，这不议论。姝华说，过去纱厂里，江南女工穿蓝，黑衣裳，绒线大衣，像女学生，胸口别自来水笔，苏北女工，喜欢绿缎红绸，绣花鞋面，粉红袜子。沪生不响。姝华说，我觉得太土了。姝华的发际，撩到沪生耳边。沪生说，嗯。姝华说，此地又不是北京。沪生看看自己的军裤，一声不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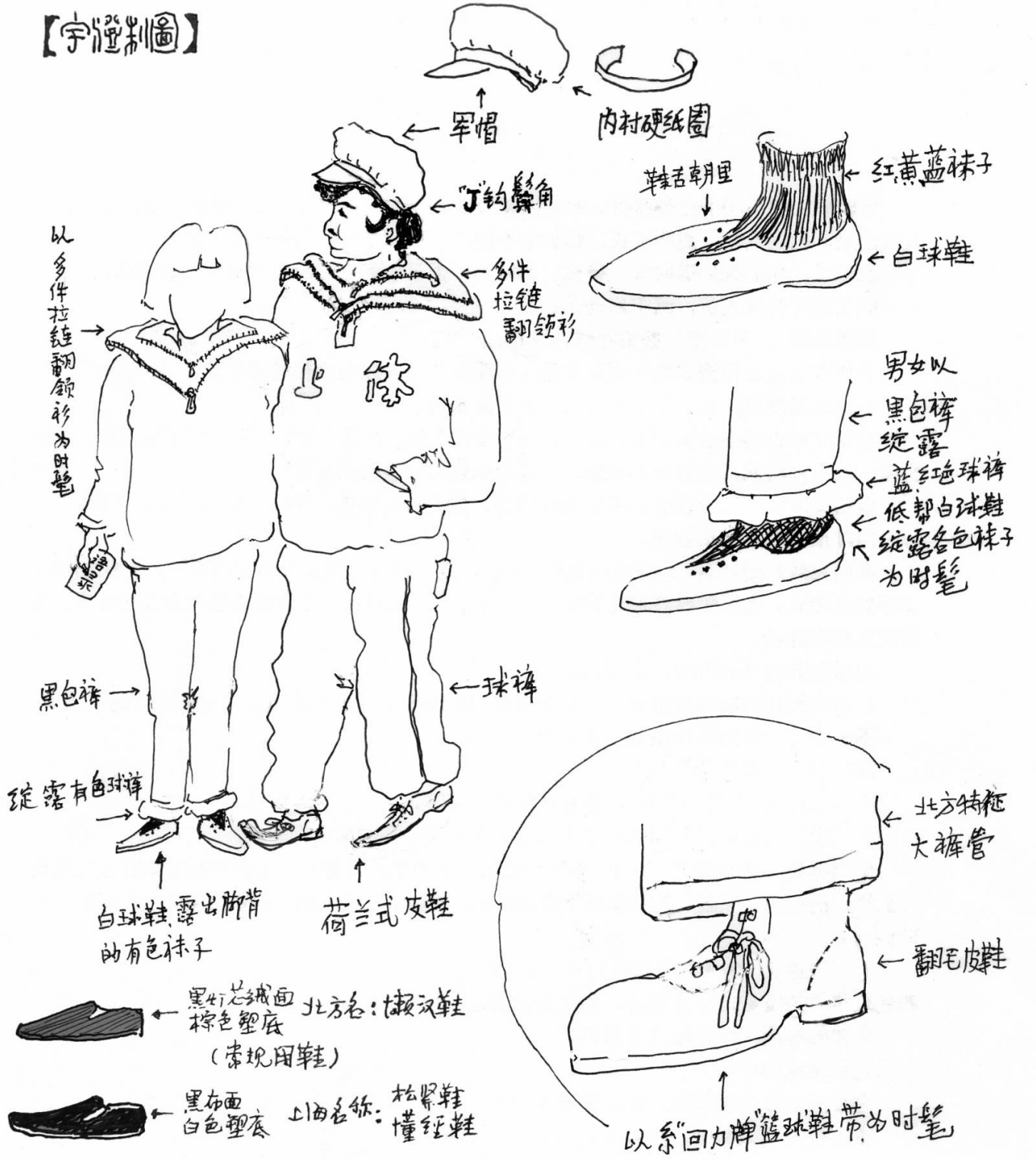
军队子弟，对于父母的背景，难免自豪。当时军装军帽军裤，尤其五十年代授衔式样，留有肩章洞眼黄呢军装，包括军用皮鞋，骑兵马靴，为服饰新贵，是身价时尚翘楚，也是精神力量信仰的综合标志。这段时期，上海年轻人习惯于军帽内里衬一层硬纸板，帽型更挺。旧时代上海四川路桥，泥城桥头，有人以抢帽为生，黄包车准备冲到桥下，客人头戴苏缎瓜皮帽，燕毡帽，瑞秋帽，灰鼠皮帽，高加索黑羔皮帽，英国厚呢帽，下桥一刻，有人五爪金龙，一捏一拎，头上一空，车子飞速下桥，难以追回，帽子卖于专门旧货店。几十年后此刻，也有人专抢军帽，临上电车，电影散场，进男厕所小便，拥挤中，冷清中，头顶一轻，军帽消失。或是三两青年迎面走来，肩胛一拍，慢慢从对方头顶，卸下帽子，套到自家头上，戴正，扬长而去。军帽价值，在极短时间内，地位高到极致，但是行抢者一般自戴，不存在倒卖关系，这是上海历史的奇观。当时全体国民崇尚军队，风行景从，最高的职业象征，只在军容军装。此外，国家体育并不废除，代表了蓬勃朝气，也因上海体育系统“上体司”红卫兵，一枝独秀。军装与运动装的趣味结合，引为时尚。当时上海的市民服饰，普遍为蓝灰黑打扮，其中出现这类出挑的男女，就有电影效果，满街蓝灰黑的沉闷色调，出现一个女青年，娟娟独步，照例身穿三到四件，彩色拉链运动衫，领口璀璨耀眼，裤脚绽露红，蓝裤边，外露脚背的红袜，蓝袜或者黄袜，这种视觉效果，既是端丽可喜，也等于蜕螭乘驾，驰骤期间，醒目显眼，见者无不惊赏，这种实力，色谱，趣味，精神内涵，实在与前后历朝历代，任何细节文化元素，扮相，品格，质地，无法相较，流行与流氓，一字之差，即也是讲，车中的男女，与年前革命小将的内涵，渐行渐远，完全化为两种人。两男一女三个青年，坐于车厢中部香蕉位子，一男紧靠一女，军装盖于两人之上，女生靠紧男生，眼睛紧闭，粗看是平静，但是军装下面，一直是动，使得女生一直有表情，车子右转弯，香蕉位子横向左面，更是醒目可观。姝华有点异样，身体分开了一点，轻声说，想下车了。沪生说，过几站就到了。姝华说，大概是晕车。姝华低了头，面有红晕。香蕉位子又移动到眼前，军装下面，一直是动，抖，女生两腿相绞，眼睛紧闭，嘴角时时抽搐。车子开开停停。忽然男生对一个中年乘客说，看啥，当心吃生活。中年男人不响，立刻别转身，静看窗外，捏紧了拉手。沪生对姝华说，靠过来一点。姝华不动。沪生轻声说，我不禁要问，这种情绪，太消极了，世界并不荒凉。姝华怒了，扭身看定车窗外，一路无话，到了站，急忙下车。

该日，天色发灰，站牌旁等候的阿宝，看上去也是灰蒙蒙。沪生见到阿宝，松一口气，姝华也松弛下来。阿宝身边，是曹杨新村邻居小珍与小强。小珍提议去长风公园，大家同意。小强带路，穿过公园附近大片灰扑扑的菜地，田头照例有零星老坟，有几种砖墓，只埋了半棺，四面用青砖砌漏空狭长墓室，上盖青瓦，现已经一律毁坏，破碎棺材板横于田埂旁。长风公园内，秋风萧瑟，游客稀少，景色发灰，发黄。灰黄色“银锄湖”上，只几叶小舟。游人食堂业已关闭。大家逛了一圈，索然无味，只得爬上湖边的“铁臂山”，登临山顶，传说可以看极远的景致，是当时所谓沪西第一峰，望得见市中心国际饭店，及苏州河旁大小烟囱。然而此刻，这些远方风景，包括沪西细节，已经朦胧。姝华说，上海，一副灰扑扑的荒凉。沪生说，亭子间文人的《夜夜春宵》，讲四十年代一对杭州男女，到国际饭店开房间，茶房领进去，两个人去看窗外风景，一眼发觉，上海的西南角，有一座小山。姝华冷笑说，这种书也谈了。沪生说，是批判的眼光谈呀。阿宝说，小山，距离不对吧。小强说，铁臂山，解放后堆的呀。小珍说，啥叫开房间。沪生说，真想不到，两人发觉的小山，是佘山。阿宝说，市中心，一眼看到七八十里外，不可能的。姝华说，下等文人，还有啥可以讲。沪生说，只能推断，三十年代，空气好，房子少，“步行串联”的阶段，我走过七宝，走到佘山，走了整整一天，脚底起几只泡。沪生讲到此地，极力朝西南面佘山方向瞭望，远方与近旁，同样灰色，缥缈如雾。小强拎了一袋老菱，此刻请大家吃。姝华勉强剥了一只。阿宝与沪生，吃得满地菱壳。小珍提议说，我湖州的娘舅，开船到了上海，大家要不要去前面，盘湾里码头，到船上去看看，近的。于是大家下山，满园萧条，秋叶飘零。姝华说，眼前景物只供愁，我已经发冷了。

公园对面，是华东师范大学后门，大字报仍有不少。五个人晃进校门，荡来荡去，东张西望，越朝里走，人越少，无意之间，逛到一个冷僻地方，一小片葡萄园，枯枝败叶后面，有一排铁丝网，内有狗吠，但看不见狗影。不远就是大学天文台，满眼荒凉。一幢大楼门口，碎纸乱转，楼厅里，到处是垃圾。大家顺楼梯上去，灰蒙蒙，空无一人。走廊两面的房间，摆有大小玻璃瓶标本，部分已经漏气，破裂。光线照到的地方，是灰黄色，液体浑浊，仿佛是浸泡咸菜或者肚肠，暗褐形状，全部像是腐败，地上大量碎玻璃，黏腻液体。小珍捂紧面孔说，快下去。姝华朝走廊叫一声，有人吧。引起走廊回声，一串窣窣的响声，像有动物爬过，空气里福尔马林气味变浓，复杂起来，暗中作响。小珍说，真吓人，我下去了。大家不动。味道越来越刺鼻，时冷时热，有一阵喘息，也许锅炉漏气，水管渗水，破窗里一阵风移动，砰的一响。传来几声狗哭，走廊深处，似有哭声回应。沪生后背发冷，拉了姝华，跟小珍下楼。阿宝与小强奔下楼来。小珍说，怪不得大学闹革命，原来，比殡仪馆还吓人。小强说，大概有僵尸，棺材，有赤佬。狗大吠，大家奔了一段路，才算停下来。眼前灰色校园，灰蒙蒙领袖像，灰蒙蒙湖浜，亭子，荒凉程度与隔壁的公园一样。沪生说，一场噩梦。姝华说，如果是夜里，这幢房子的味道，等于《巴斯克维尔猎犬》，《四签名》。

五个人晃出大学正门，过了马路，斜对面，便是盘湾里沙石码头。大家直走进去，见到了苏州河，岸边一排大型抓斗，景色开人心胸，变得暖温异常。大家跟定小珍小强，熟门熟路，走上一条湖州拖轮，船老大就是湖州娘舅，向大家招呼，请上甲板。拖轮不算小，船舱里，玻璃明亮，舱板两面叠了棉被，可以靠背。湖州娘舅让大家坐定，拿出老菱，成段青皮甘蔗招待，行灶里，是热腾腾湖州肉粽。小珍说，哥哥姐姐，不要客气，我自家娘舅。此刻沪生感觉，四周恢复了正常。舱板

与窗外苏州河，临流沦涟，同样上下左右浮动，颜色变亮，闪金碎玉，显露生动韵致。大家吃甘蔗，吃粽子。湖州娘舅说，每两个礼拜，我运一趟生石灰到上海，已经做了七年，尤其对苏州河的盘湾里，相当熟了，相信吧，我眼睛闭紧，也靠得稳码头。沪生笑笑。船舱里一股粽叶香，大家讲了一番，精神起来，再去甲板上望野眼。湖州娘舅说，前面就是沪杭线，凯旋路铁桥，《战上海》电影，解放军开火车进上海，经过铁桥的镜头，拍的就是这座桥。阿宝说，我第一次听到。湖州娘舅说，苏州河像盘肠，就是盘湾里的来由，对面是以前的圣约翰大学，也叫学堂湾，一座“学堂桥”，去年拆掉了。沪生说，拖轮吃水多少，是铁板船，还是水泥浇的。湖州娘舅说，内河拖驳，一定要用钢板焊，只能跑里港，如果开长江，叫外港，开杭州湾，叫新港，俗称的“黑底子”，是夜航船，“红底子”，日班轮船。此刻，大家发现，东面来了一条巡逻汽艇，由下游开来，汽艇头翘得高，分来的白水，像唱老生戏的白毛髯口，吞波吐浪，艇后小红旗，猎猎飘扬，拖了一具死尸。白浪分开，死尸面孔就朝上，相貌如生，随了艇身，于浪里起伏，如果尸体两手活动，几乎是仰泳运动员。湖州拖轮开始起伏。大家不响。湖州娘舅说，落水鬼面孔朝下了，是航速太快，死尸就轮番打滚，跟流速有关，一般静水情况，男人做了落水鬼，是面孔朝下，女人是朝上，唉，这个死人，跳了黄浦了，或者跳泥城桥。大家不响。湖州娘舅祷祝说，弟弟，小师傅，做人有悲有苦，不要觉得冤枉，早点到阴间去投胎，冬至日，我烧一点楷钱。汽艇顺了河道转弯，艇后的白浪，时隐时现一根绳索，水波不间断冲刷死尸面孔，漾起细花来，面孔埋下去，又翻转过来，一对赤脚出水，拉出一长道波痕。天色又开始发灰。最后，汽艇拖了死人，穿越了沪杭线铁路桥。对面曾经的圣约翰大学，像一幅图画，再后面，应该是旧书里多次写到的兆丰公园，即中山公园，看上去极为宁静，黄中带绿。姝华与沪生立于船头，沪生看定这块黄中带绿的树冠，想到了华东最大最高的法国梧桐，但看不清晰，河水东流去，听到附近火车鸣笛，沪生不响。姝华手扶栏杆，忽然轻声读出《蘇州河邊》几句歌词， 河邊/只有我們兩個/星星在笑/風兒在譏/輕輕吹起我的衣角/我們走著/迷失了方向/迷失了方向/僅在岸堤河邊裏/彷徨/不知是/世界離去了我們/還是我們把她遺忘。



| 小朋友又问，这傻男人，干什么的？我答：当年精干的人，运动积极分子，体育教练或教工，1967年，皮鞋是凤毛麟角，普通时尚男女，以田径鞋，乒乓鞋为上品，篮球鞋，为上上品，直到1972年，上海产“回力”篮球鞋，在北方仍属稀罕之物，鞋带则容易买到。 |

第

十

六章



一

这天夜里，阿宝眼看苏安进来，面对一桌客人，质令汪小姐立即去做人流手术，轻悠悠，一字千钧。汪小姐滴酒未沾，云发漆亮，面留三分假笑。徐总立刻离座，拖了苏安就走。苏安不肯从命，推来搡去，像吃多了酒，两个人刚移到包房外，李李一个眼神，阿宝关紧房门。静场。大家不响。李李讲北方话说，各位，再来个点心，上海生煎，蟹黄小笼，相当不错的。古太眼睛骨碌碌看定汪小姐，讲北方话说，这是咋回事儿，什么人哪，她说什么了。李李说，这个嘛。林太讲国语说，我已经好饱，吃不下了。林太凑近陆太密语。阿宝说，来一碗酒酿小圆子。林太说，这个，真的不要了，时间不早了。陆太忽然说，啊呀，我们还是先回吧，刚想到一件事儿，我得去一趟衡山路，看个朋友。古太狐疑说，怎么了，那咱们，先走一步，服务员，埋单吧。李李说，埋什么单呀。阿宝见汪小姐面色凛然，准备开腔，欲言又止。古太客气了一番，拉拢手袋拉链，与林太，陆太匆匆忙起身，告辞。李李跟随送客。汪小姐也立起来，样子僵硬，客气了一句，但声音太轻，不知所云，目送三个太太出门。

包房里，只剩阿宝与汪小姐。阿宝让服务员离开，关紧房门。汪小姐摇摇头说，我的霉头，触到了南天门，碰着赤佬了。阿宝不响。汪小姐说，也太滑稽了。阿宝说，怀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汪小姐发恨说，等徐总进来，我倒要问一问了，苏安有啥资格，对我指手画脚。阿宝说，去一趟常熟，就有了身孕。汪小姐说，关苏安屁事，真是好笑，还好意思叫我去红房子，十三点。此刻，李李进来，乌云满面，随手关紧房门。汪小姐说，徐总呢。李李说，服务员讲了，徐总的车子，一直停门口，两个人上车就走了。汪小姐气极说，看到了吧，我当初太相信李李了，徐总有多好，做人

热情，样样好，现在呢。李李说，啥，我根本一句不响，只记得有一种人，不想带老公，非要自家散心，要放松，现在好了，松出大事体了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吃了交杯酒，发了脾气，最后，吃瘫了，搀进楼上的房间里。汪小姐说，就算我怀孕，有啥呢，我有老公，正常呀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这天下午，大家集中到天井里听弹词，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为啥不露面。汪小姐说，男女坐到楼上，关紧房门，一定就是做呀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一笑说，老实讲，这天我呢，最多让徐总抱了一抱，香了几记，这就怀孕了，笑话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汪小姐说，后来嘛，后来就是听唱片，吃茶，谈谈呀。阿宝不响。汪小姐说，现在我再一次声明，我怀孕，是私人事体，我本来就想生一个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我可以老实讲，到常熟之前，我身上已经有了。阿宝沉吟说，有了身孕，硬要吃白酒，这不大像。汪小姐闷一阵说，我老实讲可以吧。阿宝不响。李李眼睛看台面。汪小姐说，我跟宏庆，已经办了假离婚。阿宝不响。汪小姐说，主要是为了怀孕，不影响宏庆的职位，办了假离婚，立刻也寻人假结婚，是宏庆托了人，让我跟一个新老公，开了结婚证，三方约定，讲起来是结婚，肉体不可以接触，登记这天，办事员面前，我跟新老公，只拉一拉手，然后我迁进对方的户口里，宏庆付新老公费用，百分之三十，等到小囡出生，报进对方户口，再付三十，然后，我就离婚，再跟宏庆恢复婚姻，我跟小囡的户口，再迁回来，余款全部付清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摇头说，结果呢，办定了协议，领了结婚派司，医院里查出来，我是假孕，怪吧，一场空欢喜，宏庆就紧张了，因为跟新老公的协议，一年为限。阿宝笑笑。汪小姐说，这种事情，我真不想讲，别人当笑话听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汪小姐说，怀孕泡了汤，宏庆就跟新老公打招呼，耐心等一等，协议再拖一拖，新老公，宏庆的驾驶员介绍的，钟表厂下岗工人，会武功，脾气好。阿宝说，名字叫啥。汪小姐说，登记这天，宏庆，驾驶员陪我，户口迁进新老公的地址，所有阶段，我一声不响。阿宝说，新老公地址，是啥地方。汪小姐说，苏州河旁边，莫干山路。阿宝说，慢，新老公叫啥。汪小姐说，叫小毛，做工厂门卫，有啥不对吧。阿宝说，名字呢。汪小姐说，只看了一眼结婚证，我忘记了，驾驶员叫新老公小毛，我就叫小毛。阿宝说，小毛讲啥。汪小姐说，我告诉小毛，情况有变化，再次怀孕时间，讲不准了。小毛讲，阿妹，不要紧，一切好商量，无所谓的。

三个人闷声不响。李李说，讲得漏洞百出，假离婚假结婚，对外面保密，这我可以理解，到常熟之前就有了身孕，明显是说谎了，具体真相是啥。汪小姐不响。李李说，为啥苏安会吵上门来，关键部分，一句不肯讲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也许苏安是眼睛尖，我以前的老邻居，绍兴阿婆，只要看一眼女人家的走相，身架，就可以明白，究竟是私带黄金，还是怀孕。李李说，如果苏安是这种老妖怪，有这种眼火，可以到红房子坐堂了。阿宝笑笑。李李说，苏安的消息，肯定是徐总透露的，徐总的消息，是啥人讲的。汪小姐闷声不响。李李说，这是瞒不过去了，这种坍台的事体，要是让宏庆晓得了，我等于是拉皮条了，带坏别人的老婆，领了良家妇女到常熟，胡天野地，宏庆就是抽我两记大头耳光，也是应该的。汪小姐叹气说，啊呀，现在我开始老实讲，可以了吧。李李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怀孕是一场空欢喜，到常熟前一天，我再去检查，医生看了看讲，已经看见，我又有一粒优质卵子，要我努力，我现在，等于讲到个人隐私了，当时，宏庆也一直去看男科，因为数量不足，医生讲，这一次不足，下一次，也可能提高，老婆一亩三分田，老公要认真种，多付体力劳动，以前老毛最高指示，每个人，要自觉自愿，做播种机，做夫妻，只要认真种田，就有好收成，医院回来当夜，马上就种田，坏就坏了“接下来”三个字，当时我想了，我这样一个弱女子，

结婚，离婚，结婚，我已经三趟了，眼睛一霎，我拿了三本派司，上海人讲，我已经“两婚头”了，我心里烦，到了夜里，我还要配合，跟宏庆插秧，种稻，我等于是犯法，等于是过婚外性生活，我等于轧姘头，我裤带子松，真是作孽，因此，我思想活了，也想去外面去放松，结果蛮好，放出了大事体。李李说，讲得对路了。汪小姐说，旧老公，离了婚，新老公，又不作数，我到了常熟，当时对徐总的印象，是不错的，要吃就吃，想醉就醉，结果呢，弄我到楼上去休息，醒过来，帮我恣了浴，糊里糊涂，两个人就做了这桩事体。

李李咳嗽一声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汪小姐说，从常熟回到上海，寿头宏庆，还是振兴“农业八字方针”，以农为本，开荒种稻种麦，抢种插秧，单季稻，双季稻，夜夜深耕，弄得我昏头昏脑，一个月后，肚皮有苗头了，有了。宏庆的检查报告出来，数量也是达标，我这就烦难了，不上不落，跑到玉佛寺里，几次许愿，求求菩萨保佑，一次走出庙门，请一个瞎子算八字，瞎子皱眉头想了半天，吞吞吐吐讲，目前形势，大告不妙，瞎子居然明明白白看见，有两条蛇。阿宝说，是假瞎子。汪小姐说，讲是“开天眼”，明明白白，看见有两条蛇，盘紧一只蛋，比较复杂。我当时一吓，因为宏庆与徐总，同样是属蛇。瞎子讲，一般情况，是蛋壳一破，两条蛇游走，或者其中一条蛇，一大口吞进了蛋，连带对方这条蛇，也统统吞进肚皮里，世界也就太平了，但是目前，这只蛋，过于大了，壳相当硬，两条蛇抢来抢去，吞不进，吃不落。我问，蛋是啥意思。瞎子讲，蛋，就是目前一桩大事体。我一吓讲，有啥解决办法吧。瞎子讲，如果主动敲破了蛋壳，世界就太平了。我心里一抖，怀孕得来不易，要我去流产，不答应，我付钞票离开，回到房间，宏庆得知怀孕，殷勤周到，新老公也马上来电话，恭喜我怀孕，老三老四的腔调，要我细心保胎，多吃营养，我表面笑，心里虚，现在想想，我到常熟，是贪酒贪色，眼泪朝肚皮里咽。李李不响。服务员开门想进来。李李一挥手，门关紧。汪小姐说，我就跟徐总通电话，讲明我怀孕了。徐总无所谓，笑了笑，只讲徐家汇房价涨跌情况。我就气了，掼了电话。隔了一天，苏安就来电话，一只接一只，打过来骂人，先讲我诈骗，后来逼我去红房子，我气伤心，决定不睬，不接电话。接下来，苏安就不响了。徐总还算好，几次约我碰头吃饭。我只恨苏安，想当初，就是吃了苏安一杯酒，拿我摆平，让我昏头，让大家看笑话，看我羊入虎口，昏倒楼上，我等于是脱光了送货上门，一钿不值，这一次，苏安翻了面孔，我总算明白，姓苏跟姓徐的，穿了连裆裤子。汪小姐讲到此地，拿出纸巾揩眼泪。李李说，蛋要是敲破了，宏庆就疑心，如果保蛋，苏安每夜睁眼到天亮，真要是徐总的骨血，接下来官司，遗产，名分，潮潮翻翻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照阿婆的绍兴话讲起来，这就叫“贱胎”。汪小姐趴到台面上，当场就哭。



二

这天下午，康总陪了三位老总，赶到昆山，谈定了生意，主方设宴招待，饭后进K房消遣，陆总先是醉了，斜到沙发上，闭目养神。少爷摆上水果，白裙小妹开了酒。陆总毫无知觉。妈咪领来十余位紫裙小姐，鱼贯进入包房，排队立齐，陆总醒了，讲北方话说，我先瞧瞧，哪位是大美女。大家不响。陆总走到小姐队伍前，一个一个细看，笑眯眯看定一个，握手问候，热情拥抱，哈哈哈哈，笑容满面，拍拍抱抱。小姐素质高，见过各样世面，面对热情过分的客人，自然配合。一个哈哈哈，一个吃吃吃，笑声一片。十余人抱完，陆总等于首长检阅，深情问候说，小姐们辛苦了。小姐齐声道，老总辛苦。陆总一一细看，退后三步，软声说，哪位美女想上床，自个儿站出来。队伍里有五个小姐，一个接一个，羞答答朝前跨出一步，姿态姣妍，笑容可掬。陆总不响，大家不响。也就是此刻，陆总忽然退后了两三步，面色由笑变凶，变为狰狞，只半秒钟，怪叫一声说，都给我滚，什么狗屁美女，什么小姐，歪瓜裂枣，真他妈差劲，都他妈的滚，通通滚蛋，滚出去，全部滚出去，滚出去。康总当时一吓。陆总身材矮小，最后几声喊叫，借助两手动作，魂神飞越，拍手拍屁股，用尽了浑身力气，蹲到地上，喉咙嘶哑，痛心疾首。妈咪吓得低到尘埃里，小声说，出去出去，快。小姐低了头，蛇一样快速溜走。妈咪转身赔笑，讲北方话说，这位大哥，别那么大声成吗，我胆儿小。陆总上去，一把抱住妈咪，笑笑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怎么了，我可以啊。妈咪挣扎，拉一拉肩带说，小姐还要不要了。陆总说，要呀，赶紧带过来呀，赶紧的。陆总退后一步，向妈咪深深鞠躬说，真是对不起了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劳驾您了，请再邀请一些小姐过来嘿。妈咪七荤八素，心事重重出去。大家不响。陆总嘿嘿一笑说，小妹点歌，点《北京一夜》。大家不响。音乐起来，京字京韵。此刻门外，妈咪领来十余位小姐，见陆总唱歌，缩头静候。陆总拿了话筒，脚一顿，并不顾忌音乐节拍，用足丹田之气，高声唱道，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/不敢在午夜问路/怕走到了百花深处/人说/百花的深处/住着老情人/缝着绣花鞋/面容安详的老人/依旧等着那出征

的归人/把酒高歌的男儿/是北方的狼族/人说北方的狼族/会在寒风起/站在城门外/穿着腐锈的铁衣/呼唤城门开。

以上歌词，有男声女声，高昂难唱，但陆总句句唱到，五音不全，情绪彻底投入，身体一伏一仰，声嘶力竭，唱得最后蹲于地上，几乎咯血。大家不响。康总觉得，面前就是一个狼人，一个恶魔，喊到极点，唱到身体四分五裂，五脏六腑崩溃为止，就像电影，胸口穿出一团黏液，喉咙伸出一只怪手，暴露獠牙，朝天长啸，也不觉奇怪。一曲结束，陆总大汗淋漓，接过小妹的毛巾。妈咪带了十余名小姐，再次进来排队。陆总冷冷一看，挥手轻声讲一个字，滚。妈咪怨极，回身对小姐说，出去。小姐连忙出去。妈咪说，这位大哥。陆总不耐烦说，干嘛呀，赶紧再带人进来呀，废什么话呀。妈咪只好出去。这天夜里，妈咪一共带进四批小姐，全部让陆总赶走。旁边古总，台湾人林先生等等，笑眯眯看戏。康总走近古总，低声讲北方话说，这位陆老总，脾气够怪的。古总讲北方话说，一回生两回熟，这主儿，每回一喝高，就这德性，嚎几个歌儿，撒个欢儿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，有啥法子呢，他好这一口儿。到了第五批小姐进来，康总实在看不过去，为陆总，古总等人，请出几个小姐。陆总回头一笑说，嘿，真是好，个个赛天仙，美人儿，快请，请吧您哪。陆总做一个一个邀请手势，特别高兴，陪了康总，一一殷勤安排小姐落座，拉过每位小姐玉臂，搭上客人肩头。有位小姐抽回手来，陆总微笑，再次上前，将玉臂摆正。气氛也就缓和。最后，陆总拖了一个小姐，退回队伍。康总说，嘿，这是给您选的，干吗，再这么折腾，我可走了。陆总说，别介，我已经有了。康总说，哪个。陆总说，小妹呀。康总说，小妹是小妹。陆总说，我喜欢。此刻，跪在茶几前的小妹讲北方话说，陆总，我的工作，不是陪客人，是为大家点歌倒酒水的。陆总微笑说，丫头，我就是喜欢你，过来。小妹跪于茶几前不动。陆总变色说，那你就滚，赶紧滚，滚出去。小妹低下头来。此刻，古总搂了一个黑里俏小姐说，小妹，陆总的脾气，你是知道的，也就是陪着说说话儿，小费要吧，快。小妹勉强起来。陆总说，乖。我就喜欢这丫头的白裙子。妈咪见状，松一口气，带其余人马离开。陆总对小妹说，过来，先跳个舞。小妹勉强走到电视机前。小妹的裙子，经陆总一提，康总也觉得好看，蓬松的白颜色，像旧时舞裙，康总去年去美国，为女儿买的礼物，其中一款Forever 21白裙子，才三十二美金，但是优雅。音乐一直响，陆总与小妹跳舞，表情舒展，功架保持距离，合乎礼仪。大家放下心来，各自与身边小姐讲讲谈谈，猜骰子，吃酒。

康总刚刚定心，康太来了电话，康总避到走廊里接了。康太说，夜里三个太太，约汪小姐吃饭，想得到吧，结果冲进来一个女人，跟汪小姐大吵大闹，原来这个汪小姐，已经让常熟的徐总，弄大了肚皮，必须要打胎了。康总一吓说，真的假的。康太说，三个太太，全部跟我通电话，具体说法差不多。康总说，要是宏庆晓得，这哪能办。康太说，是呀是呀。康总说，不要外传，到此为止。康总挂了电话，靠到走廊里发呆。康总与宏庆多年老友，无所不谈，现在事关男女，事关怀孕，事关面子，如何是好，这是男人讲不得的事体。康总想象不出，宏庆得知后，是大发雷霆，追问不休，还是沉默无语。眼前的走廊，互相交汇，错综复杂，金碧辉煌，华灯耀眼，像是皇朝巨大后宫，一队一队小姐，统一紫裙，玉颈香肩，一样的胸，一样的腿，妈咪带领之下，有如奔赴寝宫，接受皇帝龙恩的红粉队伍，也像是一支一支奔向前线的娘子军队，耽于声色，穿梭于四通八达，镜子一般的幻觉迷宫中，无疑是人间幻景。康总木然回到K房，灯光已经调暗，音乐轻幽。沙发上，男男女女，刚吃了洋酒，吃水果，讲荤素笑话，猜大猜小，闷罐里的骰子，骨碌碌碌打转，

一次次扣玻璃台面，哐哐作响，兴奋之后，容易倦怠，现在成双做对，相拥休息。电视墙的一侧，陆总与小妹还是跳舞，跳了快四，跳慢三，最后是慢两步，小妹双目紧闭，相貌柔和，白裙更为素净。陆总前趋，小妹后让，不知不觉之中，越跳越慢，一直跳到墙壁角落，小妹慢慢嵌进帘布深层，陆总背身朝外，显得高大，小妹在里，已经弱小，露一对金莲，两侧裙边，遮挡了身体。慢舞，已慢到陆总身体停摆，停止，不再妄动一动。从康总的角度看过去，这场长舞，最后舞到了小妹消失，剩下陆总沉默的背影。陆总像是为开初种种怪异举止，寻求弥补，养气吐纳，面壁思过，两个人像是羽化遁离，墙角落里，只留了一个悬挂陆总衫裤的三脚衣架。看到此地，康总苦笑，稳坐沙发，身边的小姐，松一口气说，老公，太关心朋友了，电话太忙了，现在定心休息。康总不响。小姐递过毛巾说，生意实在紧张，对吧。康总笑笑，看一眼周围。小姐侧过身体，酥胸汹涌，靠紧康总发嗲说，不要偷看别人呀，人家万一做点啥，难为情的。康总说，嗲煞人了。小姐笑笑，玉臂从康总胸口溜滑过去，签一块草莓，送到康总嘴里。小姐说，老公，工作归工作，休息是休息，电话不许接了，身体要紧。康总笑笑不响。小姐说，老公做啥生意呢。康总说，我啊，是倒卖军火的，卖原子弹的。小姐说，瞎讲有啥好讲的。康总说，妹妹啥地方人，上海话，讲得可以嘛。小姐说，猜猜看。康总说，我猜不出来。小姐说，此地是昆山。康总说，等于是上海呀。小姐说，教我讲上海话好吧。康总说，学讲上海话，三个字比较难。小姐说，三个字，一定是三字经，开口骂人，难听的，此地是三好文明单位，有礼貌，讲规范。康总说，上海话“一只碗”三个字，讲讲看。小姐讲了三遍，龇牙咧嘴。康总说，上海人讲，嘴型基本不动。小姐再试，最终一嗲，倚到康总胸口说，讲得出汗了，实在讲不来。康总说，舌头要请师傅捻一捻。小姐说，啥。康总说，八哥鸟的舌头要捻，上面有一层硬壳，捻脱之后，就会讲了。小姐拍了康总一记说，十三。康总不响。小姐说，做上海女人，有意思吧。康总笑笑。小姐说，前天，碰着一只上海妖怪。康总说，妖得过这位陆总吧。小姐说，是讲女人，我陪客人唱歌，开心热闹，外面忽然冲进一个上海女人，拖一个客人就走，看上去，最多也就是个姘姘，做小老婆也没资格，还想装大老婆的腔调，真好笑。有个客人讲，阿嫂，先坐一坐，吃一点水果，唱几支歌再走。女人发脾气讲，这种不清不爽的龌龊地方，我哪里坐得下来，要是坐下来，就生龌龊毛病，我绝对不可以坐的。康总笑笑。小姐说，老公，听听看，天底下，有这种十三女人吧，有这种垃圾吧，讲句老实话，此地多少干净，龌龊啥呢，这只女人，比我干净啥呢，每天的个人卫生，有我做得清爽，有我到位吧。康总不响。小姐说，我一看女人这只面孔，就是蝴蝶斑，白带过多。小姐攀谈到此，康总一直笑笑不响。

康总一直是考虑，踌躇，是否暗示宏庆，但也是难。此刻，墙角里的陆总，让开了身体，白裙子小妹从暗里钻出来，像是生气了，低头快步走出房间。陆总转过身来，灯光暗，看不到陆总表情。康总一拉身边小姐说，去呀，上去招呼陆总。小姐浑身一抖，缩紧头颈说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吓的，这种妖怪男人，变形金刚一样，我吃不消的。康总打算起来，手臂让小姐抱紧，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陆总拉开了包房门，一直朝外张望。康总初以为，是等白裙子小妹进来，发现陆总笑容满面，寻花觅蕊，对每个经过走廊的小姐，频频招手。门外常有小姐零星来往，尤其几只房间，同时有熟客，小姐忙于敷衍，见门内有男人招手，立刻就笑。此地并不是同楼陌生居民，不是冰冷马路，是天堂社会，大同世界，男女相见皆笑，满面春风，娟媚可人，也因为记忆模糊，以为是从前江湖恩客，也就让陆总拖了手，走进来，进来就关门，发觉眼前，只是一个热情过头的陌生

男人，为时也晚。陆总笑容满面，鞠一躬，立刻抱紧了小姐跳舞，旋转舞动，不依不休。一直舞到小姐头晕目眩，舞到“发昏章第十一”，回过一点心神，陆总已经开了门，执手为礼，躬送小姐返回走廊。这种开门招手，拖进来跳舞，礼貌送别，再招手，带进来跳，再欢送的重复做法，等于让康总看一组快镜头，目不暇接，看得身边的小姐，一样七荤八素，眼花缭乱。小姐说，这副样子像啥。康总说，啥。小姐说，电视里，有一种吓人的非洲长毛蜘蛛，躲到黑洞里，头顶有一扇小门，只要外面有动物经过，门一开，拖进来再讲。康总大笑。小姐说，这只男人，是真正的宝货，胃口太大了，太怪了。康总笑笑，眼看陆总不断带小姐进来胡调，转圈子，小姐的裙摆，时隐时现，有的惊叫，有的发痒，有的风骚，最后由陆总恭敬送出，鞠躬，笑容满面，直到白裙小妹进了房间，陆总才静下来，回到沙发，与小妹并排坐定，你侬我侬，情话无数。K房的风景，此夜因为有了陆总，注定是特别。康总松了一口气。

众人消磨到半夜一点半，起身离开，走到外面，陆总满面疲倦，也意犹未尽，开口请古总，台湾人林先生等等朋友，先回酒店。古总讲北方话说，你们干嘛呢。陆总讲北方话说，有事儿跟康总商量。于是大家上车先回。陆总与康总，立于会所门口。陆总说，咱俩坐一会儿。康总讲北方话说，商量啥呢。陆总说，今晚我失礼了，闹腾不停是吧。康总说，没关系。陆总说，坐会。陆总蹲到旁边台阶。夜风有点冷。康总说，要不，去附近吃个夜宵。陆总说，别介，就坐这儿，烦劳康总大驾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康总笑笑。陆总说，说白了，我是等一个人。康总说，啊。陆总说，就是小妹，白裙子的。康总说，酒还没醒哪，小费已经给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其他人都走了。陆总说，不瞒康总，我已经爱上了这丫头了，我得等她下班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小妹跟我讲，两点换衣服下班，我可以等。康总说，小妹真的好吗。陆总说，真是好，我什么女人没见过，心里明白，今儿我碰到小妹，那种好感觉，十几年没有了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我是肺腑之言，综合感觉，总体的感觉。女人，我要多少，不会看错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如今什么世道，有什么诚信亲情可言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家族企业，我都看透了，我可以完全堕落，一直找这感觉，一直找不见，没想到，这回来南边，碰见了小妹，让我回到少年时代，我得耐心等她下班。康总看表不响。陆总说，不瞒您讲，刚才说是跳舞，我俩已经做过了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我得跟小妹好好谈谈，我不是随便人，我得娶她。陆总说到此地，落了眼泪。康总拍拍陆总肩膀。陆总说，她可是冰清玉洁，真是个天使，我是魔鬼，我服了，绷不住了，我得问她以后的打算，好多问题要问，要谈。康总不响。陆总说，这个丫头，是女人里的“至尊宝”，天九牌里最大，大小通吃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康总笑笑。这一夜，两个人在风头呆坐到凌晨三点半。但小妹始终不露面，到三点三刻，康总拉陆总起来，仔细问了保安，方才晓得，会所共有两个后门，一部分小姐，包括少爷与小妹，习惯走另一扇后门，容易打出租车。保安说，人员流动厉害，两位老板，是少了钞票，还是手机，是哪个房间的小妹，姓啥，工号多少。陆总摇摇头。康总与陆总再立了五分钟，不见人影，无奈坐出租车回去。一路无话，走进房间，天上起了朝霞，一点一点发红。

拾柒章



壹

小毛娘逢人便讲，全靠领袖的照应，否则小毛，就算是三只眼的杨戬，再千变万化，也不可能分配到钟表厂工作，档次太高了。小毛爸爸说，小毛以后，如果讨了一个蝴蝶缝纫机厂，凤凰脚踏车厂女工做娘子，一年就可以领到手表票，缝纫机票，脚踏车票。理发店王师傅讲苏北话说，乖乖隆的咚，小毛中状元了，讨两个老婆。小毛讲苏北话说，嚼蛆。王师傅说，缝纫机，脚踏车，大小老婆，快活快活。小毛爸爸白了王师傅一眼说，哼，想女人想痴了，每天摸女人头发，女人面孔，从早摸到夜，还不够。王师傅不响。这是礼拜天的一早，小毛走到店堂里，听父母与理发师傅讲了几句，最后接过小毛娘的菜篮，送上两只拎包，父母转身去上班，小毛提篮上楼。黄梅天气，闷热异常，银凤开了房门，吃冷开水，摇蒲扇。小毛上三楼，银凤跟上楼来说，我来剥毛豆。两人对面坐下来。小毛说，海德阿哥，到非洲啥地方了。银凤说，只晓得到了非洲。小毛说，囡囡呢。银凤说，去外婆屋里摆几天，我房间实在太热了，讲句难听的，铺了篾席，也是热，夜里只好赤膊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不许偷看。小毛说，可能吧。银凤轻声说，剥了毛豆，到我房间坐一歇。小毛说，有啥事体。银凤说，非要有事体呀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我最恨海德了，一直讲，带日本电风扇回来，每趟是空屁。小毛不响。两个人剥毛豆。银凤手指雪白，毛豆碧绿，摆到搪瓷碗里，两手相碰，银凤捏过小毛指头说，有伤口了，痛吧。小毛说，榔头敲的。银凤吹口气说，机油嵌进了皮肤，海德也是。小毛想抽开，银凤捏紧说，二楼爷叔去上班了。此刻，一阵楼梯响，是大妹妹与兰兰，通通通奔上楼。小毛赶到门口，两人已经进来。小毛说，做啥。大妹妹说，拿出来。兰兰从背

后拿出一张报纸，里面夹了一张旧唱片。大妹妹说，想问姐姐借电唱机。银凤说，是日本旧货，有用场吧。兰兰说，可以呀，这是沪剧《碧落黄泉》。银凤说，啊呀，王盘声呀。大妹妹说，嘘，别人晓得，弄到派出所，麻烦了。银凤想了想说，还是搬到三楼来听吧，免得底楼剃头师傅发觉。银凤下去，端上来一架电唱机，日本货110V，带调压器。小毛关紧南北老虎窗，房间更热。大妹妹与兰兰，此刻已是时髦女青年，银凤是少妇，无论如何，七十年代上海普通弄堂女子，听到王盘声，绝对痴迷。三个女人围拢台子，78转粗纹唱片，先一段“志超读信”，声音轻，亮，荡气回肠，王盘声唱， 志超志超/我来恭喜侬/玉茹的印象/侬阿忘忘忘记/我跟侬一道求学么/书来读/长守一间么课堂里/感谢侬常来嗳嗳嗳嗳/指教我/志超侬对我么最知己/志超啊啊啊啊/我唯一希望望望。

上海新式里弄洋房，钢窗蜡地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与西洋音乐还算相配，普通中式老弄堂，适宜小红挂鸟笼，吹一管竹笛，运一手胡琴，可以从黄昏，缠绵到更深夜半，地方戏，老弄堂首推“本滩”，无论冬夏，湿淋淋黄梅天，沪剧唱段，缥缈到此地，服服帖帖，顺了小毛屋顶，一垄一垄黑瓦片房山头，可以你侬我侬，密密层层一路铺过去，嗯嗯嗯唱过去，由沪西绵延曲折，朝东，直达杨树浦路到底。小毛虽不听沪剧，并不反感。看眼前三个女子，闷进阁楼听戏文，个中滋味，只有上海弄堂女人，能够真正领教，尤其是本埠小家碧玉，骨子里，天生天化这类音色气质，代表沪剧的灵魂，沪腔沪调，二分凄凉，嗲，软，苦，涩，一曲三折，遗传本地的历史心情与节律，只是天太热，唱机音量压得太轻，门窗紧闭，唱片不断转，男声女声，嗯嗯声，咿呀声，搅拌高温高湿，因为热，不断摇蒲扇，大妹妹与兰兰，汗出如浆，裙摆撩起来，纽扣解开，不断揩汗，银凤一件家常白竹布背心，已经湿透，房间里闷进阵阵刺鼻汗气，绕到黑胶木唱片纹路里，转进去，钻进去，吸进去，声音更黏，更稠。三个女子，为了一个男声，开初安稳，之后燠热，坐立不定，始终围拢台子，以唱片为核心，传递快感，飞扬自由想象翅膀，唱片是一口眩晕之井，里面有荫凉。热汗流过两腮，聚集下巴，滴到白木台面上，部分顺了头颈，往胸口流。唱片里的王盘声，一帖老膏药，一杯酸梅汤，让女人腹中一热，心头一凉。如果不计音乐，眼见唱片慢慢转，小毛想到1971年，齐奥赛斯库来访，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，上海多放了几场《多瑙河之波》。小毛与沪生，银凤，大妹妹去看，眼前的阁楼，等于镜头中的船舱之夜，闷热无风的航程，安娜燥热难耐，唱片慢慢转，安娜落寞，焦虑，双手推开头发，拭汗，犹豫，怀春，煞是动人。镜头的中心，唱片慢慢转，慢慢唱，船长米哈伊，上海人讲，也就是粗坯，胡子满面，汗流浃背，其实已经失败，男人再强横，胡子再硬扎，到女人面前，总归无能为力，最后，船长抱紧湿淋淋的安娜，欲哭无泪。当时银凤讲，船长抱得再紧，有啥用呢，安娜早有外心了。沪生说，陈白露最后，只讲一句，天要亮了，我要睏了。安娜，是一声不响。唱片慢慢转，此刻小毛，难免想到了海德，非洲船舱里，会不会同样闷热，海德穿了米哈伊的横条海魂衫，还是脱光了上身，海面无风无浪，灼热难耐，海德绝对想不到，老婆银凤，目前也已经热昏，闷进三层阁楼，闷听黄色唱片，听上海一个陌生老男人，唱得银凤浑身湿透，后背等于肉色，中间勒紧的一条带子，还算雪白，头发盘上去，两臂同样是汗出如瀋，肩胛晃动。旁边大妹妹，苗条得多，人高，小腹紧靠台面，兰兰一扇风，三个女人的头发就一动。等唱片翻面，小毛面孔发烫，心里乱跳，热得实在撑不住，果断推开了北面老虎窗。三个女人一吓。大妹妹过来拉。小毛说，不许再听了，结束了。兰兰说，马上就好呀，时间紧张，借了马上要还。小毛走到南窗，拉开插销，朝外一推。三个女人彻底扫兴。银凤说，寻死呀。兰兰拎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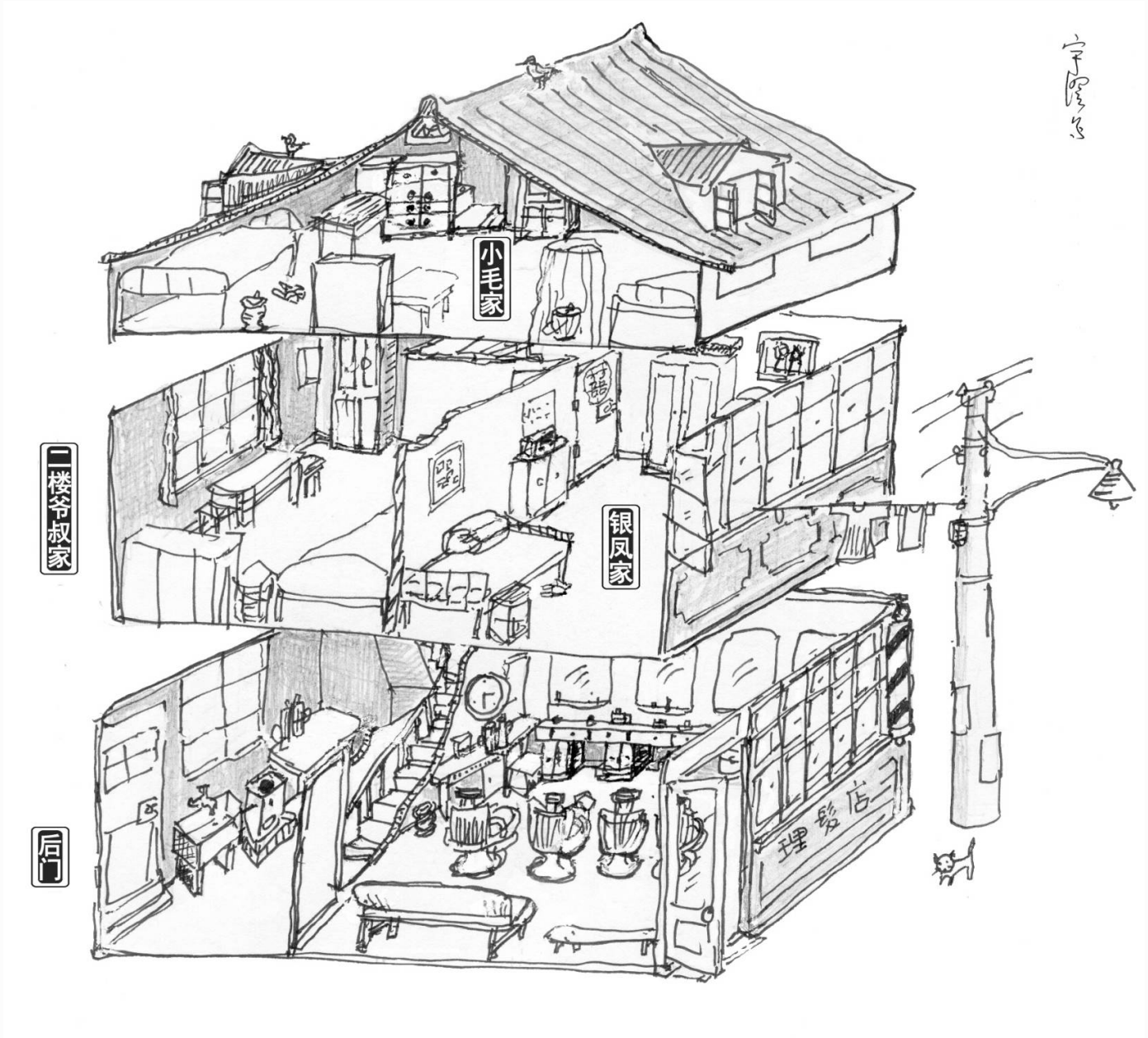
唱针说，瘪三，只配做工人。小毛说，太热了。银凤说，我觉得风凉呀。小毛说，王盘声，唱得像死人一样，嗯嗯嗯，嗳嗳嗳，一副死腔。大家不响。大妹妹讲，我只好买账，算了。兰兰说，等一等。兰兰转身拉拢墙边的帘子，进去坐马桶。大妹妹说，小毛太小气了，唱机能用多少电呢。大妹妹讲罢，随手想开碗橱。小毛一挡说，做啥。大妹妹说，小气吧，吃一块咸带鱼，有几钿呢。小毛关紧橱门说，快下去，走呀。兰兰从帘子里出来，拿了唱片，看定小毛说，垃圾。两人轰隆隆跑下楼梯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小娘皮，楼梯要踏穿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收了电唱机，说，小毛，下去帮我泡热水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下去呀。

两个人下楼。二楼后间，爷叔大门紧闭。银凤拿出一对热水瓶，两只竹筹，小毛接过，下楼，出后门，到前弄堂泡开水，回到银凤房间，床前大脚盆里，已经放了冷水。银凤关房门，小毛想走，银凤一把拉紧，轻声说，吓啥，难得有清静，到里厢去坐嘛，窗口风凉，吃杯冷开水。房门嗒的一锁。小毛心里一抖。坐到窗台前，听见银凤在背后脱衣裳。此刻，天色变暗，就要落雨了，一阵滚烫的潮气飘来，背后阵阵汗风，热气。小毛吃冷开水，直到杯子罩紧面孔，大雨落下来了。热水倒进脚盆。银凤说，小毛不要紧，等于自家屋里，坐一坐，等阿姐汰了浴，下去买两客青椒肉丝冷面，一道吃。小毛说，我有事体。银凤抖声说，放心好了，隔壁爷叔出去了，难得到阿姐屋里来，陪阿姐讲讲。雨点作响，越来越大。眼前湿热之雨，背后是热水混合冷水的响声，听见银凤坐进水里，嗯了一声说，天真热。水里一阵响，听起来滑软，流过皮肤，肩胛，淌到后腰。银凤说，小毛。小毛不响，水滑过皮肤，毛巾拎起来，身体移动。银凤说，帮阿姐一个忙。小毛说，做啥。银凤说，拿肥皂盒子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转过来嘛，不要紧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我不便当拿，不要紧，姐姐是过来人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叹气，一阵水响，肥皂盒并不远，盒子打开，肥皂滑过皮肤。银凤说，小毛，不要紧，总归有一天的，转过来看看阿姐。小毛一直看外面，紧贴窗口不远，是隔壁513弄房山墙，不留一扇窗，下面是弄堂，听到王师傅倒水，咳嗽。梅雨如注，小毛热出一身汗。眼前的青砖山墙慢慢模糊，发白。雨完全是烫的。房间小，房门关紧，肥皂水与女人的热气，包围小毛，蒸腾于热雨之中，高温高湿，笼罩了一切。初听起来，银凤稳坐木盆不动，之后像有水蟒裹紧，透不过气来。银凤忽然轻声说，看看姐姐，有啥关系呢，做男人，勇敢一点。听了这一句，小毛放了茶杯，慢慢回头去看，只觉胸前瑞雪，玉山倾倒，一团白光，忽然滚动开了，粉红气流与热风，忽然滑过来，涌过来，奔过来。小毛窒息，眼前一根钢丝绳即将崩断，樊师傅对天车司机喊，慢慢慢。要慢一点。小毛呼吸变粗，两眼闭紧，实在紧张。银凤立起来，房间太小，一把拖了小毛。脚盆边就是床，篾席，篾枕。银凤湿淋淋坐到床上，抖声说，不要紧，阿姐是过来人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银凤这几句，是三五牌台钟的声音，一直重复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细，滴滴答答，点点滴滴，渗到小毛脑子里。小毛倒了下去，迷迷糊糊一直朝后，滑入潮软无底的棉花仓库，一大堆糯米团子里，无法挣扎。银凤说，小毛慢一点，不要做野马，不要冲，不要蹿，不要逃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银凤家的三五牌台钟，一直重复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银凤抱紧小毛，忽然间，钢丝绳要断了，樊师傅说，慢一点，慢。瑞士进口钟表机床，“嗵”的一斜，外文包装箱一歪，看起来体积小，十分沉重，跌到水门汀上，就是重大事故，钢丝绳已一丝一缕断裂。要当心，当心。空中刹的一声，接下来，“嗵”一记巨响，机器底座，跌落到地上，“嗵嗵嗵嗵”，木板分裂，四面回声，然后静下来了，一切完全解脱。世界忽然静下来，空气凉爽，雨声变

小，银凤缩小了尺寸，只有身下篾席，水漫金山。银凤说，不要动，姐姐会服侍，人生第一趟，要休息，姐姐服侍小毛，想了好几年，讲心里话，姐姐欢喜。小毛不响。银凤浑身亮光，到脚盆里拎起毛巾。银凤说，小毛。小毛转过头去，不看银凤。

雨落得无休无止，等小毛起身，冷面已经买到。两个人吃了面，小毛准备开门上楼，忽听隔壁一声咳嗽。两人一惊，二楼爷叔回来了。雨伞门口一挂，房门一开，开收音机，开窗，咯啦一响，凳子拉到门口，人吱嘎一声坐下来，扇子拍沓拍沓。银凤像是变了一个人，身体缩小，贴紧小毛耳朵，轻声说，要死了，出不去了。小毛轻声说，我想回去。银凤拉紧小毛说，嘘，一开门，爷叔要怀疑的，大热天，两个人关紧房门为啥呢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耐心等，跟姐姐再歇一歇。两人回到床上。隔壁收音机开得响。两个人头并头，银凤轻声打扇说，不怕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贴紧小毛耳朵说，姐姐也是怕的。小毛不响，觉得银凤浑身打战。银凤说，姐姐好吧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腰身一动，轻声叹息说，做海员家属，别人是眼热，其实最苦。小毛轻声说，海德哥哥，讲姐姐最有面子了，上海每样要凭票，外国样样可以白送。银凤轻声说，算了吧，堂堂海员，一到外面，就偷鸡摸狗，样样偷到船里来，一靠东洋码头，见啥偷啥，脚踏车，田里的小菜，垃圾堆里翻旧电器，日本黄色画报，旧衣裳，旧鞋子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东洋人看到中国轮船，就讲，贼船来了。小毛说，不可能的。银凤说，偷来脚踏车，卖到南洋，菲律宾，日本旧电器，弄到印度尼西亚，可以卖好价钿。小毛说，我不相信。银凤说，海德一个同事，屋里样样有，旧电风扇，旧电吹风，电饭锅，电烤炉，要死，摆了一房间，全部偷来捡来，110V转220V，调压器装了一房间，笑煞人了。小毛说，总不会样样偷，一样也不买。银凤不响，后来低头说，海德总共买了一样，只是外人不许看。小毛说，东洋刀。银凤不响。小毛说，日本高脚拖鞋。银凤不响。小毛说，我猜不出。银凤说，要看吧，不许讲出去。小毛答应。银凤从枕头下拖出一件塑料玩具说，这是啥。小毛一呆。银凤一开电钮，玩具就抖。银凤说，这是啥。小毛笑笑。银凤说，到日本，付了钞票的，就这一样，下作吧。海德讲了，轮船出海，这只宝贝就代表海德。我根本不睬的，我不承认的，恶形恶状，我多少苦呀，一直有男人欺负我，吃我豆腐。小毛说，啥人呢。银凤压低声音说，这就不讲了，唉，我等于活死人，《红色娘子军》一样。小毛说，啥意思。银凤说，一个女人要参军，吴琼花问，为啥参军呢，女人拉开帐子，床上有一个木头做的男人，这个情节，看一眼我就不会忘记，如果我每夜跟木头人，塑料男人去过，啥味道。小毛说，王师傅讲了，娘子军里只有两个男人，每天看几十个女人跳大腿舞，等于一个做皇帝，一个做宰相。银凤轻声说，女人苦呀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身体发抖，贴紧小毛轻声说，二楼爷叔，以前经常跟我讲黄色故事，有次讲一个古代寡妇，一辈子不改嫁，皇帝就送牌楼表扬，这个老太，十六岁死男人，守到八十四岁过世，雄鸡雄狗不看一眼，只想皇帝送牌楼。小毛说，牌坊。银凤说，老太过世，枕头下面翻出一样物事，猜猜是啥。小毛说，猜不出。银凤说，随便猜。小毛说，不是好东西。银凤说，随便讲好了。小毛一指玩具。银凤说，瞎讲，古代有电池吧。小毛说，我朋友建国，到菜场买“落苏”，也就是茄子，发现一个女人，专门捏来捏去，菜摊叫白萝卜是“白条”，这个女人不捏，专门捏茄子，也就是“紫条”，专拣又光又滑，不硬不软的茄子，怪吧，拣来拣去，捏来捏去，放了手，再拣一根壮的，长的，再捏。菜摊里人多，手多，无人去注意，女人一根一根捏过来，捏过去，最后，买了一根最登样的茄子，走了。建国讲，怪吧，不管红烧，油焖，酱麻油冷拌，一根茄子，总是不够的。银凤说，瞎讲了吧，切成

斜片，两面嵌肉糜，拖面粉，油里一汆，正好一碗。猜错了，再猜。小毛说，建国讲故事，有个女人，老公支援到外国造纺织厂，两三年不回来，自家菜园里有黄瓜了，枕头下面就摆一根。银凤说，不对不对。小毛说，邻居小囡爬到帐子里，翻到了黄瓜，一咬。银凤说，好了好了，不许讲了。小毛说，觉得味道不对。银凤说，停，下作故事，坏男人瞎编的。小毛说，后来出大事体，因为黄瓜咬过。银凤说，我不想听了，最后断了一半，送到医院里抢救，一听就是假的，建国是坏人，猜错了，不是茄子，不是黄瓜，丝瓜，苦瓜，夜开花（瓠瓜），反正，枕头下面，不是这种形状，猜猜看。小毛说，猜不出来。银凤叹气说，其实呢，是一串铜钿，也叫铜板，已经磨得看不到字了，发亮，镜子一样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轻声说，二楼爷叔对我讲，银凤，想到了吧，几千几万个夜里，女人浑身蚂蚁爬，床上滚来滚去，睏不着呀，为了得奖，为了牌楼，夜里有了心思，只能暗地里捏这一串铜钿，摸这串铜钿，12345去数，数到天亮，做女人，多少苦呀。



| 典型上海老弄堂，无天井，无抽水马桶，基本是周旋与赵丹说笑，挂鸟笼的布景。1990年，出品了粉碎式马桶，底部装粉碎器，一切可以打碎，冲入下水管道，重点的销售对象，就是这类民居的人们。 |

对小毛来讲，这是人生最深刻的一次接触。几天后，小毛告诉了樊师傅。车间里，排气扇呼呼作响，樊师傅五只胡萝卜手指头，捉了一块毛巾，一面听，一面揩汗，也像揩眼泪。樊师傅说，听得我伤心，银凤，确实是好女人，但小毛是吃亏了，以后记得，做男人，一辈子等于走路，不管白天夜里，眼睛朝前看，不可以回头，一回头，碰得到银凤，也碰得着赤佬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说，这次回了头，讲起来无啥，其实是让一个大女人，吃了童子鸡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说，以前走小路，我穿夜弄堂，有人就上来拉皮条，老太婆，小男人，背后打招呼，野鸡来搭讪。小毛说，银凤不是野鸡。樊师傅说，野鸡是女人，银凤是女人吧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说，有一种女人，表面是良家妇女，仔细看，大襟里掖了一块绢头，花气一点，松一粒盘纽，头发梳得虚笼笼，刨花水，搨得光亮，拎一只篮，像是买小菜。我走过去，女人讲，阿弟，小弟，地上的钞票，阿是侬的。我不回头，这就是搭讪。有房间的女人，上海叫半開門，香港叫一樓一鳳。小毛说，旧社会的情况，不要讲了。樊师傅说，我是提醒，吃苦要记苦。我的师傅，喜欢女相命，就是墙壁上到处贴的桃红纸传单，移玉就教，出門不加，讲起来，是上门算命，难听一点，是送肉上门。“相金三元，包君得意，欲问前程，随请随到。”打了电话，女人娇滴滴来了，专门卖色。报纸里讲，吃这碗饭，污人节操，离人骨肉，拆人金钱，伤人生命，当然了，做人，不以职业分好坏，这一行里，好女人也真不少，民国元老于右任，两手空空，躲进上海半開門小娟房间里，为避风头，一蹲三个月，身上摸不出一只铜板，小娟，照样服侍周到，毫无怨言，讲的就是义。良家女子，是做不到的。小毛说，元老名气大吧。樊师傅说，小娟吃的是皮肉饭，根本不识字，哪里会晓得呢，是江湖义气懂吧，这是好女人的义，等到天下太平，老先生来上海，登报寻小娟，哪里寻得到，伤心啊。樊师傅讲到此地，拖过毛巾揩汗，揩眼泪。小毛不响。

隔了一天，小毛去了叶家宅。拳头师父说，樊胖子，屁不懂一只，啥叫童子鸡，女人，是不讲年龄大小的，只要对男人好，就可以了，做人，为啥不可以回头，回头有味道，有气量，老祖宗的屁话，我是一句不相信的，做人方面，祖宗的屁话最多，一句“勇往直前”，一句是“回头是岸”，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，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搞我脑子嘛，做子孙的，我到底相信啥呢，“大丈夫宁死不屈”，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，这就是大白天出乱话，乱话三千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银凤这种邻居小阿嫂，小姆妈，最讲情分。金妹说，肉麻。师父说，比如上海人讲，吃女人豆腐，叫“揩油”，北方人叫“蹭毛桃”，意思是一样的，这不要紧，但是祖宗传下来的屁话，往往是拉橡皮筋，舌头里装弹簧，两碗饭可以吃，两头闲话，不可以乱讲，等于绍兴师爷写字，群众的“群”，“羊”字可以摆左面，也可以摆右面，群众左右为难，吃得消吧，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我哪能听呢，我哪能办，我只能无所谓，糊涂一笔账，这种名堂，编成了套路，就是太极拳，世界第一。小毛说，做生活不认真，推三推四，搞七捻三，就是打太极拳。师父说，是的，明白就好了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，小毛看过了女人溼浴，吃到了甜头，有了经验，就是男人了，师父要表扬小毛。金妹说，这样子教徒弟，就是放毒。小毛不响。

一男一女，一层楼板之隔，两个人相当贴近，但小毛每次溜进银凤房间，并不容易，房有十扇门，人有百只眼，每次要等机会。两个人的班头，经常变，时间要适合。小毛的兄姐，要上下楼，父母翻早中班，二楼爷叔是棉胎商店的店员，经常回来，房门大开，习惯坐门口，银凤最是忌讳。爷叔娘子，食堂三班倒，等等等等，不算底楼理发店，整幢楼，每个人出出进进，活动规律要记

得，以前不留意，两人有了私情，就要排时间，计划，留意观察，寻到合适的空档，精确，苛刻，紧张，敏捷。总之，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，眼睛再多再杂，永远有机会。三点钟，到三点廿五分，四点一刻，或上午八点半，十一点零五分。这幢老式里弄房子，照样人来人往，开门关门，其实增加了内容，房子是最大障碍，也最能包容，私情再浓，房子依旧沉默，不因此而膨胀，开裂，倒塌。有一次，银凤抱紧小毛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准备叫我婆阿妈带囡囡，带两个礼拜，我抱到娘家去，一个月后，再让婆阿妈去带，小毛就可以放松一点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不要有负担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我晓得，小毛喜欢大妹妹。小毛说，不可能的。银凤叹气说，年轻人，这是应该的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小毛将来，会交女朋友，结婚，但每个月，最好来看姐姐一次，最好是两三次。小毛不响。此刻，房间里暗，小毛下中班，溜进银凤房间，已经一个钟头了，等于迟一小时放工，小毛娘一般是醒了，就等小毛推门回来。银凤放开了小毛，轻轻开了门，小毛屏了呼吸，赤了脚，蹑手蹑脚，摸到底楼。狭长的理发店，安静至极，路灯从窗外照进来，四把转椅，发出黄光，地上是剪纸一样暗影。小毛到门口，穿上鞋子，再开门，哐一记关紧，然后，一步一步，走出声音，重新爬楼梯。二楼房门半开，银凤扶门掩襟，静看小毛上来，小灯微亮。小毛视线一步步升高，先看到银凤发光的脚踝，膝盖，大腿，腰身，再是浑圆的肩膀。经过二楼，银凤前胸完全变暗，散发特别的气味。小毛转过眼睛，转向三楼阶梯。感觉银凤房门逐渐关闭，锁舌嗒的一响，混到小毛的脚步声里。

两人这一层关系，不是一个结果，是刚刚起步，见面不自由，甚至相当苛刻与紧张，双方的兴奋与倦怠周期，也此消彼长，不能同步。小毛下中班，不方便夜夜迟归，银凤同样有种种磨难，经常觉得隔壁有动静，临时改期，或者突然抱回囡囡，打针吃药，哭哭闹闹，一夜无眠。这类意外变化，如果双方不理解，只能逐渐冷淡，分手。如要养成默契，也应该从初期沸点，回落到与时俱进的状态，才可以久长。银凤的特别信号，是半夜十二点开电灯。三楼地板缝，漏出几道亮光。楼下的银凤，侧转面孔，并不朝上看，但预料小毛会看。深夜四面暗极，贴近地板缝去看，楼下的床铺更亮，银凤拉开盖被，微闭双目，睏相文静，也是一览无遗，不知羞耻。情绪低落阶段，小毛深夜下班，无精打采踏进理发店，坐进理发椅，转动扳手，让椅背慢慢放低下来，放平。此刻，楼顶出现几道亮光，银凤拖鞋移动，或是漆黑无声。不管如何，小毛感觉，只要踏进理发店，银凤就透过地板缝，朝下面看，目光有如电力，笼罩下来，难以逃遁。窗外的路灯光，同样映进店堂里，镜子斑斑驳驳，白天的所有景象，锁进镜台下的抽屉与小橱里，包括理发工具，顾客的面孔，对话，王师傅咯咯咯干笑，江淮戏调门，水垢气，肥皂水味道，爽身粉味道，金刚钻发蜡的甜俗味道，烫发铁火钳的焦毛气，完全锁进黑暗，异常宁静。小毛调正了角度扳手，椅背就朝后面靠，铸铁踏脚板上升，直到身体摆平。理发椅浑身发出摩擦声，镜子慢慢升高了，映出对面墙头褪色的价目表，及酱油色地球牌老电钟，一跳一抖的秒针。此刻，整个店堂间，包括所有男女顾客的气息，完全消失，银凤的气味，从楼上飘下来，无孔不入，雾气一样细密弥漫，雪花一样无声铺盖下来，清爽而浓烈。与此同时，银凤全身的热量，忍不住泄漏，从楼板缝里蒸发开来，辐射下来，覆盖下来。二楼爷叔醒了，拖痰盂的声音。窗外有人咳嗽。银凤的热气直逼下来，滚烫，贴近小毛，枕头一样的蓬松前胸，丝绵一样软弱呼吸。小毛抬头，只看见理发店四面镜子，椅背，走廊。有时，楼梯口无声无息，朦胧一团白影，镜里也白云飘过，影子移动了，其实，是实在的肉体，解开的纽扣，近靠

面前的温度，两腋的暖风，汗气，头发慢慢散开，堆叠过来，最后，完全盖没小毛的面孔。坐椅的漆皮已经老化，金属构件经不住压力，发出摩擦声。待等小毛再次抬头，躺平身体，风月影子，已烟雾一样退回，消失殆尽，无一点回声，椅子仍旧几十年前的铸铁质地，太监一样驯服，白天污黄颜色，夜里为老灰色。有时，窗玻璃一响，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，外面有人进来，是大妹妹与兰兰。小毛开了店门。两个年轻姑娘，先痴笑一阵，坐到窗前的长凳上。与此同时，楼顶的几丝光线，立即熄灭了，热气退回去，再无波澜。小毛懒洋洋闭了眼睛，听大妹妹兰兰讲故事，两个人叽叽喳喳议论，刚从南京西路，淮海路回来，一路有男人盯梢，如何无聊，如何苦恼，如何紧张，如何好笑。



贰

1970年代的上海，部分十六到二十六岁男女，所谓马路游戏，就是盯梢。通常风景，是两女相挽而行，打扮并不刺目，只让内行人看得明白。大妹妹与兰兰，等于两只雌蝶，只要飞到马路上，就会引来两只雄蝶，两个上海男，青春结伴，一路紧跟不放，可以盯几站，十几站路。一路上，雌雄保持二十步上下的距离，中途不发一言，但双方会有深度感应与了解。兰兰一贯是低头走，后面两男，究竟是英才，还是坏料，最后到底交往与否，由大妹妹来定。大妹妹并不回头，但脑后有眼，表面上是自然说笑，一路不会朝后面瞄一瞄，心里逐渐可以下决定，这是内行人的奇妙地方。一般是一路朝南，走到北京西路怀恩堂，大妹妹如果有了好感，脚步就变慢了，让后面人上来，搭讪谈笑。如果脚步变快，对兰兰来讲，就是回绝的信号。这一夜，大妹妹最后是快步走，越走越快。后面两男毫无意识，快步跟过南阳路，陕西路菜场，泰康食品店，左转，到南京西路，到江宁路，再左转，走得越快，后面跟得更快，紧盯不舍，距离逐渐接近，到“美琪”门口，后面两男终于靠上来。一般规矩的开口语，是称呼一声“阿妹”或者“妹妹”。兰兰低了头，大妹妹决定要交往，此刻一捏兰兰手心，等后面开口了，兰兰就可以痴笑。这一次，听到后面搭讪，大妹妹拖紧兰兰，忽然就朝前面奔。后面刚刚讲出，阿妹，小阿妹。兰兰已经明白，两人同时转头说，死开死

开，死得远一点。话音一落，立即朝南阳路方向狂逃。后面两男一吓，立停，无奈高声斥骂说，骚皮，骚赖三，两只卖逼货。对前面两只蝴蝶来讲，骂声越来越细远，这种声音，也许是一种奖励。一路嬉笑追逐，到此结束。两个人坐24 路回到弄堂，仍旧笑个不停。小毛说，一点不好笑，啥意思。大妹妹说，这就是开心呀。兰兰说，太紧张了。大妹妹说，这两只男人，我一个不欢喜。小毛说，我觉得比较怪，无啥好笑。大妹妹说，笑，就是开心懂吧，逃来逃去，不大容易成功，就是有味道。小毛说，当心了，派出所一刮台风，刮得蝴蝶东南西北，昏头碌冲。兰兰说，不可能的。

大妹妹的穿着，表面随便，骨子里考究，日常藏青两用衫，元青中式棉袄罩衫，颜色，样子，相当低调，但懂行的人，一眼看出，料子全部老货，无光丝锦缎，暗纹罗缎，甚至元青羽绫，裁剪上，必有考究暗裥，收腰，细节风致，是另有一功。夏季卡其长裤，瘦，但不紧绷，粗看朴素，其实是水媚山秀的精神。香烟灰派立司西装裤，稍微宽舒的裤脚，烫线淡，极其自然。面料不同，裤脚尺寸顺势来定，收放到位，走路的条感，流丽标致，是不同的风情。秋冬季法兰绒长裤，据说改自爸爸的旧大衣，翻一个面，甚至拼片，倒裁，天衣无缝，穿得身架更妙，婷婷袅袅。大妹妹的原则，是“三少不包”，颜色要少，式样要少，穿得也要少，尤其后身要贴，但不可以包紧，这是相当独立的态度，用以抵挡急功近利的女式黑包裤。一般服装店卖的大路货，大妹妹嗤之以鼻。春夏秋冬，走出弄堂，即便是夜里，明眼人碰见，惊为天人。大妹妹的爸爸，上海“奉帮裁缝”。大妹妹自小接触，对这一行的名称，料作，相当熟悉，满口行话，提起外国裁缝，缝纫机是叫“龙头”，剪刀叫“雪钳”，试衣裳叫“套圈”，“女红手”，专门做女衣，“男红手”，只做男装。大妹妹说，解放前，上海裁缝店，起码两千多家，成衣匠四五万人，吃裁缝饭，算起来有廿万人。小毛说，不可能的。大妹妹说，到了每年六月初六，全城裁缝，到城隍庙开晒袍会，是我爸爸讲的。兰兰说，现在国营服装厂，人也不少呀。大妹妹讲，手工做衣裳，懂了吧，尺寸最登样，当时上海女人，只喜欢洋绸，洋缎，洋绢，我爸爸讲起来，罗纺叫“平头”，绉纱叫“桃玉”，纱叫“竖点”，纺绸叫“四开”，最普通是竹布，不会有死褶。小毛说，裁缝剪刀，我听到过，叫“叉开”，竹尺叫“横子”。大妹妹笑笑。兰兰说，大妹妹记性太灵，光一个蓝颜色，大妹妹讲讲看。大妹妹说，蓝颜色名堂不算多，鱼肚，天明，月蓝，毛蓝，洪青，夜蓝，潮青，水色，河蓝。

七十年代初期，上海女子的装束细节，逐渐隐隐变化，静观上海，某些号召与影响，一到此地，向来是浮表，南京路曾经日日夜夜广播北方歌曲，扭大秧歌，舞红绸，打腰鼓，头扎白毛巾，或时髦苏式列宁装，“徐曼丽”式工装裤，“布拉吉”，短期内，可以一时行俏，终究无法生根，因为这是江南，是上海，这块地方，向来有自身的盘算与选择，符合本埠水土与脾性，前几年以军体服装为荣的政治跟风，开埠后衣着趣味最为粗鄙，荒芜的煎熬，逐渐移形，走样，静然翻开另一页。大妹妹的爸爸，因为早期北方定都，奉调京师，上海一批轻工企业北迁，包括商务印书馆，出名饭店，中西服装店，理发店，整体搬场。小毛说，我不想去，可以吧。大妹妹说，可以吧，不可以，样样要迁，雪糕厂，全部迁过去，甫师太的妹妹，大小姐，沪江大学毕业生，一部火车，全部发到北面，我爸爸讲，当时淮海路一幢高级公寓，内部全套进口热水汀，也是拆到北面安装了，厉害吧，场面大吧。小毛说，我真就不懂了。大妹妹说，国家重要事体，小毛就算搞懂，准备做啥呢，我爸爸也看不懂，当时上海西区的好洋房，敲碎多少抽水马桶，为啥呢，因为新来的房东，新来的领导坐不惯，大便有困难，从小一直坐惯蹲坑，茅坑，因此就敲光了，改砌一排蹲坑，要死

吧，臭吧，我爸爸听到，心痛呀，上海老弄堂的居民，日思夜想，就是想装一只抽水马桶，高级马桶，外国进口雪白瓷，奶白瓷马桶，榔头就敲碎，彻底结束，讲起来，只要是资产阶级生活习惯，无产阶级就有障碍，先敲了再讲。小毛不响。大妹妹说，爸爸走之前，对我姆妈讲，以后做“对交”，也就难办了。小毛笑说，啥。兰兰笑说，真下作。大妹妹说，十三，裁缝行话懂吧，“对交”，就是长裤。兰兰笑笑。大妹妹捏紧兰兰的大腿说，讲，想到啥了。小毛说，不要吵了。兰兰叫痛说，开玩笑懂吧，落手太重了。大妹妹说，“对交”是长裤，“光身”，是长衫，“对合”是啥。小毛摇头。大妹妹笑说，就是马褂，“护心”呢，是马甲。小毛不响。大妹妹说，“遮风”“压风”呢，不懂了吧，前一个，是皮袍子，后一种，是一般袍子，我爸爸讲，“对交”难办了，就是讲西装长裤，要做到登样，只有回上海了。小毛说，难道北方人，每天骑马，只穿棉袍子，皮袍子，穿箭衣。大妹妹说，啥，头一次听到。小毛说，古式长袍，前面开衩，叫箭衣。大妹妹说，北面人多数不骑马，但太冷了，上身要穿小棉袄，外面罩大棉袄，下身，厚棉裤，棉花要多，尺寸就宽厚，棉裤的“脱裆”。小毛说，啥。大妹妹说，就是罩裤，夏天还要考虑单穿，所以，做裤子，只能裁成大裤脚管，洋面袋一样，冬夏两便，懂了吧。小毛不响。大妹妹说，我要是跟了爸爸，搬到北面去，一定是自杀的。小毛当时不响。

但是想不到，隔了年，大妹妹就接到了分配通知，上海革命电机厂的安徽代训，即上海户口，先迁安徽，暂留上海培训两年，到了期限，就要去贵池军工厂报到。当时上海，包建不少外地军工厂，地点往往是安徽山区，代号5307厂，做57主体高炮，5327厂，做57高炮瞄具，革命厂负责建设5337厂，负责57高炮电传动。大妹妹哭到半夜三更。兰兰告诉小毛，我完全懂了，为啥大妹妹，情愿做了花蝴蝶到处飞，到处笑，到处胡调，也就轻松这一两年了，以后迁到安徽，大妹妹讲的，如果套一条老棉裤去爬山，肯定爬到山顶，就跳下去寻死。我只能安慰讲，到山里上班，就算穿了开裆裤，也无所谓了，山里只有野猪野鹿，根本无人会看。大妹妹又哭了。小毛说，“三线”工厂，迁过去的上海男工，太多了。兰兰说，这是当然，因为男人太多，厂长有一天，打电话报告上峰，喂，帮我接上海市长好吧，市政府对吧，市长同志对吧，我是安徽呀，安徽工厂呀，是呀是呀，我是讲，快一点好吧，快送一批女人过来好吧，是的，送女工过来，多送一点，好吧，是的是的，不要忘记了，此地比较急。上海市长挂了电话，拿过紫檀木算盘一拨，一下四去五，大妹妹就是其中一粒算盘珠，嗒一响，五去五进一，九去一进一，大妹妹啪啦一响，就拨到安徽去了。大妹妹应声又哭。兰兰说，哭有啥用呢，想开点，无论如何，大妹妹到了安徽，一定是封为厂花的，假使爬到厂长办公室阳台，水塔顶上，掼一只篮球，下面肯定抢得头破血流。大妹妹说，这也太土了。兰兰说，厂里总有文艺宣传队，可以唱唱跳跳。大妹妹说，这种组织，只许穿军裤，背军用书包，打竹板，我受不了的。兰兰说，每年过春节，总要回上海吧，要探亲，人到了上海，尽管打扮嘛。大妹妹不响。当时中学毕业分配，户口连带种种生活票证发放，等于生存判决，十三道金牌下来，花落山枯，必须签字，私人无法抵抗，大妹妹只能认命。想不到第二年，兰兰同样分配到安徽宁国，据说是到一家手榴弹工厂做学徒。兰兰娘是个角色，几次上门，哀求小毛娘帮忙。小毛娘的弟弟，是地段医院医工，最后搞到一张“视神经萎缩”证明，兰兰因此留沪。有一天清早，小毛娘面对五斗橱，祷告良久。小毛说，姆妈，不要多啰嗦了，应该叫兰兰过来，对领袖谢恩。小毛娘叹气说，兰兰留了上海，大妹妹就哭了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帮兰兰做了手脚，姆妈觉得有罪，心里难过，

因为呢，有一个陌生弄堂的小姑娘，现在一定是哭了，要代替兰兰，到安徽去装炸药，做手榴弹了。小毛说，肯定的。小毛娘说，做人真是尴尬，真真左右为难呀，唱戏就唱，熨不平眉头皱，剪不断心里愁，我对不起领袖，所有事体，领袖看得见。小毛说，是的。小毛娘说，人一生下来，是有罪的，姆妈还是想办法，要帮人，一辈子帮有难的人，怜恤的人，必得领袖怜恤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小毛，来，跟领袖讲一讲真实想法，来呀。小毛身体一扭，根本不动。

第十八章



一

这夜饭局收场，阿宝陪了李李，坐进一家茶馆，平静心情。阿宝说，苏安一出场，李李的心情，就急转直下。李李说，怪吧，我是这种人吧，会喜欢徐总吧。阿宝不响。两个人吃茶，灯光柔和。此刻，阿宝接到林太的电话，林太讲国语说，阿宝，明天我就走了。阿宝嗯一声。林太说，真想碰个面，再讲一讲话。阿宝讲普通话应付说，是呀是呀。此刻，阿宝像是看见，宾馆里的林太，心神不宁，卸妆，梳头，看电视，靠到床上，四面暗极，宾馆的内景，可以是新竹，东京，也如伊宁，银川。床垫软，夜气如浮云，电话的作用，是让两个不同状态的人开口，但双方往往只顾及自身，看不见对方的表情，容易南辕北辙。林太一定是关了床灯，眼睛闭紧，以为阿宝只身一人，谈

到了饭局，谈了突然出现的苏安。林太说，我想说，是拜汪小姐所赐，见到了老朋友。阿宝应付说，是呀是呀。阿宝明白，如果讲起汪小姐，就是林太明日的谈资。但阿宝保持冷淡，话筒传递了繁弦急管，茶馆的丝竹音乐，林太此刻，也许睁开了眼睛，小灯捻亮，决意收篷。阿宝手捏电话，坐正身体说，这次见面，非常愉快，以后多多联系吧，多来上海。此刻，李李吃了一口茶。阿宝说，请多保重。林太娇声讲了一句上海话，阿宝，我谢谢侬。阿宝讲上海话说，一路顺利。阿宝挂了电话，心里明白，男女之事，缘自天时地利，差一分一厘，就是空门。阿宝几乎看到，宾馆里的林太，轻云淡月人憔悴，为乐未几，苦已百倍，慢慢由床上起身，拉开了窗帘，高楼之下的上海，沉到黑夜之中，轮廓线继续变短，变暗，不再发亮。今夜的林太，只能是就寝入梦了。李李说，女朋友出国了。阿宝说，哪里，是刚刚饭局的林太。李李说，哦，台湾女人，我不打交道。阿宝说，与大陆女人比，相当谨慎，上次参加招商，办事员见一个台湾女客，称赞一句漂亮，对方就认定吃豆腐。李李说，这意思是，如果林太放荡，阿宝就可以勾搭。阿宝笑说，来“至真园”吃饭，有两个台男，一见老板娘，就眉花眼笑，目酣神醉，李李为啥不考虑。李李咳嗽一声说，人还未嫁，娘已经叫了好多年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单单只劝我结婚，阿宝啥意思。阿宝说，有人盯李李，无人盯我呀。李李说，女人可以盯男人吧。阿宝不响。茶馆里的中式音乐，细敲细打，一曲终了，又换一曲，茶已近尾声。李李说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想不出，还可以跟啥人结婚，我认真讲一句，我可以吧。阿宝说，可以。李李说，刚刚听阿宝跟女人通电话，我已经吃醋了。阿宝说，人家是太太。李李说，装糊涂，太太是啥意思，日本片子看过吧，小男人一开口，就是太太，太太。太太更直接，更骚，懂了吧。阿宝笑笑。李李说，夜深人静，林太电话一来，我就头昏，浑身发冷了。阿宝说，感冒了，要不要去看夜门诊。李李说，乱讲了，女人怕冷，男人一般是脱一件衣裳，轻轻披上来，笨蛋也想不到去看医生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煞风景，阿宝坏到底了，对我根本不好，我吃瘪。阿宝不响。李李伸手说，过来一点。阿宝动了动。李李轻声说，现在陪我回去，到我房间里去坐。阿宝看看表。李李说，看啥手表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男人进我房间，阿宝是第一个。于是，阿宝起身，埋单，跟李李出茶馆，叫了一部车子，开到南昌路，走进沿街面一间老洋房底楼，独门进出，外带小天井。两个人推门进天井，暗夜里，一只野猫穿过。



二

这天夜里，李李开了房门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李李靠贴门框，等阿宝走到背后，人就转过来，一把拥紧，两唇相贴，发抖，舌头已经进来，相当自然，圆熟媚软。阿宝抱紧了李李，感觉李李的腰身发热。房间漆黑无底，两人在门旁纠缠许久，好容易挪进几步，李李伸手关门。阿宝说，开关呢，开灯。李李说，不要开，不要，跟我进来。两个人摸黑走了四五步，李李让阿宝坐。阿宝脚一碰，地上一只席梦思。于是坐下来，解衬衫纽扣，感觉李李就在身前宽衣，眼前一个模糊身体，散发能量，伸手一碰，是李李发烫的膝盖与小腿。黑暗中的李李，靠近阿宝，前胸紧压过来，足可让阿宝窒息。两个人慢慢倒到床垫上。房间四面完全黑暗，顶上同样深不见底，而此刻，忽然春色满园，顶棚出现一部春光短片，暗地升发的明朗，涨绿深烟，绾尽垂杨。黑暗里，一切是皮肤，触觉，想象，虽然晴空卷纱，青红斓然，阿宝还是想看，几次摸到床头线形开关，李李就抽走。等春光电影结束，一切平息，李李坐起来，走进卫生间说，可以开灯了。阿宝摸到开关。小灯亮了，房间二十多平方，床垫居中，左面一面墙，除卫生间玻璃门，一排金属挂衣架，挂满衣裳，外面罩布。右面墙，房东遗留一对食品店旧柜台，带三层玻璃搁，摆满大小杂物。阿宝起来开了壁灯，也就一吓。货柜与玻璃架子上，摆满陈旧残破的洋娃娃，上海人称洋囡囡。阿宝走近一步，脑子也就混乱。架子上的玩具，材料，面目，形状，陈旧暗黄，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塑料，棉布洋囡囡，眼睛可以上下翻动，卷头发，光头，穿热裤，或者比基尼外国小美女，芭比，赤膊妓女，傀儡，夜叉，人鱼，牛仔，天使，所谓圣婴，连体婴，小把戏，包裹陈旧发黄的衣裳，裙衩，部分完全赤裸，断手断脚，独眼，头已经压扁，只余上身，种种残缺，恐怖歌剧主角，人头兽身，怪胎，摆得密密层层。李李穿了浴袍过来，举一瓶古龙水，朝两橱收藏深喷几记。阿宝说，收集这堆名堂，我真想不通。李李拿出一只断手赤膊美女，拉开大腿，让阿宝看，下身有一簇同样的金毛，同样有形状。李李说，这是澳门买到的旧货，一百年历史的手工美女。阿宝说，衣裳总要穿一件。李李说，原装衣裳，多数已经发脆，上面有蟑螂污迹，以前租的房子，有老鼠。当时这些宝宝，越集越多，装进几只纸箱，结果小动物钻进来，小裙子小衣裳里做窝，洋娃娃衣裳咬破不少，等生了小的，我刚刚发觉，因此部分宝宝，只能赤膊了，也算一种真相，比较单纯，各种年龄的洋娃娃，要是认真分别，有清纯型，忧郁型，或者车祸型。阿宝不响。李李拿了一只赤膊娃娃说，惊悚片角色，诈尸型。阿宝说，太香了，真吃不消。李李说，只能经常喷一点，必须防蟑螂老鼠。阿宝说，跟这批宝货过夜，噩梦一只连一只。李李说，我不怕。李李一指墙角，竟然有小佛龛，供一尊观世音。李李走到小龛面前，双手合十，蒲团上落了跪，浴袍滚圆，大腿雪白，脚趾细巧精致，认真上一炷香，房间里，古龙水与中国棒香气味混合，产生特别的味道。李李说，观世音菩萨在此，我每夜太平。

阿宝沉默。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，李李开一瓶红酒，两个人重新回到床垫上。灯光捻暗，枕头垫高。阿宝说，如果进来就开电灯，我怕的。李李笑笑不响。阿宝说，收集这堆破旧宝货，啥意思。李李说，我欢喜，可以吧。阿宝说，当心半夜里作怪，有部捷克电影，一房间洋囡囡，半夜三更造反。李李说，是吧。阿宝说，因此请观世音镇妖。李李拍阿宝一记说，瞎讲八讲，看到这些囡囡，我一直做好梦，看到人，就难讲了，往往噩梦一场。两个人吃了一杯红酒，有点倦，酒杯放开，李李关了灯，脱了浴袍，钻到阿宝身边不响。房间重回黑暗。李李说，阿宝睏了。阿宝说，还

好。李李说，讲故事可以吧，如果讲到我，阿宝会嫌避吧。阿宝说，哪里会。李李静了一静说，我的心情，一生一世不好，以前我离开省模特训练班，也是心情不好，后来跟别人到深圳，广州，心情不好了，去龙岩寺，广州六榕寺，拜佛菩萨。有次碰到一个算命瞎子，听见我就讲，小妹，不要为自家兄弟难过，人各有命。我一吓。先生讲，算中了吧。两人不认得，心思我晓得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坐下来。先生讲，我准不准，我灵不灵。我点头。先生讲，吃这碗饭，开口就是铁口，要有定身法。我讲，啥是定身法。先生讲，客人听了，心里会一跳，自觉自愿，定下心来听我算，这是先生我的本事。如果我讲，这位老板，天庭饱满，肯定大发财，太太，过来算啦，富贵人呀，这种低级先生，只能回去烧饭睏觉。现在的人，警惕性高，一般的屁话，啥人会停下来听呢。阿宝说，结果呢。李李说，先生讲我父母双全，有个兄弟，前几年过世，这其实自有道理，做姐姐的，真不必难过。阿宝说，准吧。李李静了静说，我爸爸是高级工程师，笃信佛菩萨，房间里摆设，跟庙里也差不多少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信仰上，我是浅的，我弟弟，自小跟父母烧香磕头，到十七岁的一天，弟弟忽然讲，已经考虑明白，打算出家做和尚。我爸爸大发雷霆，根本不同意，又骂又打。想不到第二天，弟弟就自杀了。阿宝拉过李李抱紧。李李说，父母一面哭，一面烧香磕头，我心里恨，因此跑到了广东。先生讲到我弟弟，是自有道理，我服帖，高兴了一点，两个人隔开一步距离，先生是双眼瞎，居然还算得出我是排骨，认为做女人，身上要有点肉，圆润一点，命理丰润，一身排骨，相就薄，讲我最近有大劫，凡事三思，尤其切记，跟身边最好的人，保持距离，不可以坐船。我重谢了先生，后来嘛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李李说，我睏了。李李头埋进阿宝胸口，抱紧。李李说，阿宝会嫌避我吧。阿宝说，不会的。李李说，当时我经济不稳，所谓高级模特班，做高档时装表演，有点收入，经常也做低级生活，到各大夜总会，包括香港，走小T台，走到吧台当中，一小块地方，脚尖碰得到观众酒杯，吧台周围，全部是人，穿得太风凉，现在讲丁字裤，算啥，前后一样细丁字，见过吧。每次我是不答应的。客人有多少下作，灯光雪亮，面孔贴近我大腿了，有人还要用望远镜。领班天天骂人，讲某某某客人，刚才大笑，因为某某小姐，剃得不清爽，因此个人卫生，要更认真细致。只有我不理睬，认为这是放屁，我经常不上班，再穷我也不穿，团里有个小姊妹叫咪咪，一直跟我好，自从算命先生讲后，我发觉咪咪走了坏道，前后一样的细丁字，咪咪总想诱我上身，我警惕了。新来一个小姐妹，心相跟我差不多，叫小芙蓉，平时少言少语，对我一点不热情，跟我一样，讨厌领班，小芙蓉来的第二天，大家到一个高级场所表演，这次不是走小T台，走镜子地板，两面两排观众椅子，当天衣裳，全部是蓬蓬裙，加秋冬大褛，我觉得可以，格调高档，没想到，等大家到化妆间穿袜子阶段，领班进来讲，今朝全体脱光底裤。大家一呆。领班说，不要吓，不要紧，因为外面是穿裙子，里面光，这是流行趋势，正常。小芙蓉讲，这肯定学日本了，日本法律规定，禁止当面暴露下身，镜子反照出来，不算当面，钻法律空当。我不响，我不脱。小芙蓉也不脱。领班讲，好，结束以后，再跟李李算账。小芙蓉，到底穿还是不穿，钞票要吧。后来小芙蓉吓了，跟大家一道，光了屁股，穿裙子出去。我贴近后台看。照规矩，小芙蓉跟小姐妹慢慢走过镜板，立定，转身。我一看，这批女人还要半蹲，做马步，这是人做的生活吧。讲起来是穿裙子，穿大褛出去，冠冕堂皇。这天的客人，一半还穿礼服，表面斯文，看不见一只望远镜，但每只眼睛，全部看地板，就是看镜子，我想不通了，男人的脑子，为啥骚到这种程度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等表演结束，小芙蓉一个人缩到角落里不响。咪咪讲，摆啥膘劲呢，让男人看到了屁股，又有啥呢。小芙蓉不响。领班看看我，表面骂小芙蓉讲，走了几趟，小芙蓉缺几块

肉吧，不要学有种人，铜钿不赚，拉别人垫背，做瘟生，我现在讲清爽，任何人，不要以为自家是金逼，银逼，没有这种事体的，大家全部是普通逼，有啥稀奇，有啥了不起的。

阿宝说，领班太刁了。李李说，领班讲了，北方人一直讲装逼，现在各行各业，样样是装的，讲到底，有意思吧，装得花头经十足，真的一样，其实是空的，假的，一点意思，内容看不见。阿宝说，有点意思。李李说，当时我不响，也不装，我简单，心里不愿意，感觉不好，就拒绝，结果事体来了，当夜我跟小芙蓉，还有其他两姐妹，到房间里抽香烟。我讲，心里有点烦，准备请假散心。两个小姐妹就想跟我出去，小芙蓉也去。一个去海南，一个要去香港。小芙蓉抽了两根香烟，不响。大家让小芙蓉讲。小芙蓉说，大家定了地方，我就出发，我是不管地方的。大家一定要小芙蓉仔细讲。小芙蓉讲，香港好，海南便宜，澳门我有熟人。一听澳门，大家是刚刚想到，也就开心起哄。领班进来问，吵啥呢，是啥人怀孕了，早点讲出来比较好。大家不响。这天夜里，到澳门去的事体，也就定下来。小芙蓉托熟人，办了手续，大家跟领班讲，是去“世界之窗”，请了一天假。隔天礼拜六，夜里有表演，可以逛两个白天，第二天，四个人就上船，开到海上，我忽然想，啊呀，算命先生讲过，不可以坐船。小芙蓉问，李李忘记啥了。我不响。想到先生讲过，跟自己最好的人，保持距离，小芙蓉是我好朋友吧，不是。我心定。四个人到了澳门，蛮开心，小芙蓉熟门熟路，领大家走进酒店一间房间，侍应生推来一车子小菜点心，大家惊讶至极，小芙蓉让大家先吃，出去联系车子。大家吃了点心，小芙蓉再也看不到了。三个人等了一个钟头，进来两个老妈子，非常客气，请大家先到楼下客厅里坐。大家才晓得，这是一家带夜总会的酒店。我当时闷了，三个人去跟一个主管见面。主管说，三位已经签了字，自愿来本会坐台，现在讲一点本会规矩。小姊妹就闹起来。主管说，此地收益，比大陆好得多，坐台，打炮，小费二八分账，公司拿二成，各位身材一流，比较专业，因此另加节目，就是每夜加跳两场钢管舞，大家应该懂，学起来快，要求最后脱衣舞风格，露三点，也应该懂的。按照澳洲雪梨红灯区规矩，客人只看，不会动手，此地客人多，收益高，各位应该满意，丑话在先，实习半年之后，可以入袋。主管没讲完，两个小姊妹大吵大哭起来。我冷静讲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主管讲，废话少讲，烦到火滚，此地见多了，先跟老妈子去休息。三个人还要理论，老妈子过来，一个一个拖到隔壁房间里，地板上立两根钢管，有电视，几只床垫，水斗，马桶，淋浴龙头，肥皂，毛巾，纸巾，一切齐备，电视里一天二十小时播放历年脱衣舞，钢管舞录像，墙壁门窗隔音。三个人大叫大闹一番，外面无反应，到用餐时间，三客饭从门下推进来，每客不同样，味道好。三个人过了四天，两个姊妹，开初哭天哭地，第三天起来，揩了眼泪，练钢管舞，学电视里反复拗造型，反反复复，全世界同样的一首，《苹果花白・樱桃粉红》。主管讲得不错，有基本功，学起来容易。到第五天，两个女人已经会脱会扭了，爬上管子，也嗯嗯嗯懂得嗲了。我一声不响，正常吃饭梳头，坐到垫子上，听的就是《苹果花白・樱桃粉红》。角落里有一只大纸箱，里面有各种各样，大大小小洋囡囡，应该是以前姊妹遗弃的宝贝，原本带到身边，枕边，宝宝肉肉，放进行李，带进此地，也许是哭哭啼啼拿出来，天天看，天天摸，天天掐，弄得破破烂烂。我一只一只看，看到断手断脚，上面的眼泪，牙印，血迹，五天后，两姊妹就去上班，抱我哭了一场。我一滴眼泪也不落，音乐继续放，《苹果花白・樱桃粉红》。我讲，我要让小芙蓉五马分尸。主管不响，我讲，本人是硬骨头，不可能接客，只觉得主管可怜。主管讲，我不冒犯观世音，这是我嘅工作需要，我前世作孽，下世报应，对不住，规矩如此，再都唔做

烂好人咧，嘅通通唔好搵我。两个老妈子捉紧我，打了一针。等我醒过来，发觉身体横到纸板箱边，小腹刺痛，再一看，眼泪落下来。李李讲到此地，浑身发抖，无声痛哭。

房间里漆黑一片，眼前过了一部电影，窗外梧桐静止。阿宝说，不讲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李李说，夜里醒来，我经常觉得，我还是一个人，一丝不挂，四脚朝天，瘫到垫子上，旁边洋囡囡的纸板箱子，跟现在的房间一样，我已经习惯，从此我跟席梦思，洋囡囡不会分开。阿宝说，小肚皮刺痛，是有了蝎子，蜈蚣。李李笑说，我就想死过去，昏过去。阿宝说，为啥。李李说，脐下三寸，一行刺青英文，“FUCK ME”。翻译过来，我不讲了，另外一枝血血红的玫瑰花，两片刺青叶子，一只蝴蝶。阿宝松开李李，朝李李腰下滑，李李一把拉开，笑说，不许动。阿宝不动。李李说，我穿了衣裳，心里只有恨，接下来两天，主管让两个小姊妹做说客。三个人见了面，无啥好讲。我笑笑不响，不许这两只女人哭。第四天，领班叫我出来，说真正大佬来了，要看我。我走进房间，看到一个白面书生，相貌英俊的混血男人，自称周先生，斯文礼貌，让底下人离场，然后向我道歉，自称晓得这桩事体，已经迟了一步，手下鲁莽，多有得罪，从现在开始，不会再有任何不愉快发生，希望原谅。听周先生一讲，我人就软下来，几乎昏倒，我想不到有这种发展，一声不响。周先生讲，得知李小姐情况，尤其看到本人，相见恨晚，现在先这样，叫保养部两个小妹负责，好好服侍，先做全套南洋SPA，进一点洋参鸡汤，放松休息，里外衣裳等等，有人预备，夜里八点半，我开车来接，一道吃葡萄牙菜，顺便看看夜景，算正式接风。我一声不响。周先生讲，李小姐买我的面子，玉体恢复后，请到总部写字间上班，所有服装，皮鞋，化妆品，公文包，手袋，宿舍钥匙齐备，工资由财务主管交代，李小姐，可以了吧，请答应。我当时忍不住，落了两滴眼泪。我晓得，这是佛菩萨照应，算命先生帮忙，让我万难中，有了转机。我答应下来。离开一刻，我提出纸箱里的洋囡囡，每一只要带走。周先生一口答应。接下来所有内容，甚至超出想象，我忽然变了一个女人，虽然穿过好衣裳，用过好牌子化妆品，拎过顶级手袋，但全部是道具，是昙花一现，现在，是真实。这天半夜，我走进作为宿舍的酒店公寓，一小间，外面是海，里面有床，一箱跟我受苦的洋囡囡，我表面上不响，心里激动。我觉得，澳门是我祸福之地。我跟大堂打一只电话，工人马上就来，拆了床架子，拖出去，床垫摆到地板上，我拿起台子上一瓶血血红的玫瑰，交到工人手里讲，不许再让我看到玫瑰花，不管啥人，不许送玫瑰花进这个房间。

房间沉于黑暗。李李讲到此刻，四面像有微光。阿宝说，这种澳门奇迹，难以想象。李李说，接下来，一切全部变了，后来，我就跟了周先生，也只有面对先生，我可以开灯，暴露我的花，人做的恶，常常伤及自身，先生根本不敢看这朵花，一次先生讲，《圣经》里的上帝，是一朵玫瑰，我是绿叶。我难免笑笑，但每次先生联系香港激光祛纹医生，我就拒绝。一年多后，我去看望两个小姊妹，其中一个，还是想回去，另一个，已经习惯。依照个人愿望，我送其中的妹妹回大陆，告别阶段，妹妹问我，假如碰到小芙蓉，如何回答。我讲，不可能碰到了。妹妹讲，如果见到了，我上去辣辣两记耳光。我讲，妹妹是打，还是骂，我不管，如果问起我，妹妹就讲，李姐姐已经失踪了，或者发神经病了，就这样讲。妹妹讲，这是为啥，姐姐现在多好呢，小芙蓉晓得，一夜睁眼到天亮，气煞。我讲，碰到任何人，不要再提姐姐，一定要这样，做人要宽容，不要记仇。妹妹答应。这天我目送妹妹离开，心里晓得，妹妹再也不会碰到小芙蓉了，前十天的清早，我已经得知，小芙蓉彻底消失了，应该是现浇混凝土，小芙蓉已经浇到地底深处，不会再笑，再抽香烟，再说谎

了。当然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罪孽，但问心无愧，我必须让小芙蓉彻底消失。我做这桩事体，先生并不知情，三年后，先生全家决定迁加拿大，有一天跟我交代后事，希望我回大陆，好好发展，帮我开了银行户头，求我不管到任何地方，细心寻一个好男人结婚，另外，先生希望我明白，小芙蓉的事体，完全天衣无缝，不用再担心了，可以永远宽心，安心，还有就是，整容医院联系方式，包括全套去大陆的证件，我一到香港，有人负责办理，然后回到大陆，一切从头再来。先生讲，只有玫瑰消失，可以消减我的苦痛。听先生这样讲，我心里佩服，样样事体，完全在先生控制之内。我同意这些要求，即使一百廿个要求，我也同意。两个人告别，我就到了香港，住两个礼拜，这朵玫瑰，最后确实消失了，半个月，血痂褪清，口服维生素C，减轻色素回流，一切已经恢复原来。阿宝摸索，李李挡开说，我带了洋囡囡，请了一尊开光佛菩萨，回到了大陆，来到上海。李李讲到此刻，房间逐渐亮了起来，梧桐与老房子之间，有了拂晓微光。阿宝说，菩萨保佑。李李说，保佑阿宝，保佑我。阿宝说，可以开灯了。李李说，不要开，阿宝不可以看。阿宝说，故事结束了，已经太平了。李李说，我晓得，但是菩萨，还看得见玫瑰，这朵玫瑰，一辈子跟定我了。阿宝说，佛菩萨根本是不管的，据说每天，只是看看天堂花园的荷花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天堂的水面上，阳光明媚，水深万丈，深到地狱里，冷到极点，暗到极点，一根一根荷花根须，一直伸下去，伸到地狱，根须上，全部吊满了人，拼命往上爬，人人想上来，爬到天堂来看荷花，争先恐后，吵吵闹闹，好不容易爬了一点，看到上面一点微光，因为人多，毫不相让，分量越来越重，荷花根就断了，大家重新跌到黑暗泥泞里，鬼哭狼嚎，地狱一直就是这种情况，天堂花园里的菩萨，根本是看不见的，只是笑眯眯，发觉天堂空气好，蜜蜂飞，蜻蜓飞，一朵荷花要开了，红花莲子，白花藕。李李说，太残酷了，难道我抱的不是阿宝，是荷花根，阿宝太坏了。阿宝抱了李李，觉得李李的身体，完全软下来。天色变亮，房间里有了轮廓。李李说，我怕结婚，大概是心里有玫瑰，阿宝为啥不考虑，不结婚呢，据说是为了一个小小姑娘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我跟阿宝，就算一夜夫妻，也满足了。阿宝抱了李李，闭紧眼睛。

第拾玖章



壹

礼拜天，大伯来曹杨新村。从路口进新村，有一段直路。小珍住楼上10室，北面有窗，看到大伯远远走来，立刻登登登跑下来报告说，阿宝，大伯伯来了，已经过来了。阿宝看钟，十一点半，台面上已经摆了小菜，阿宝娘拿过一把扇子，闷声不响。阿宝爸爸摆了碗筷，小阿姨开架橱，翻翻拣拣，大口瓶里有虾米紫菜。小阿姨说，小珍乖，大伯伯一来，小菜就不够了，跟爸爸借两只鸡蛋，下旬就还。小珍跑上楼去。阿宝跟小阿姨走到外面，大伯踏进大门，三伏天气，头上披一块湿毛巾，汗衫湿透。小阿姨接过人造革破拎包，让大伯到灶间里揩面，大门口阴凉，先坐一坐。小阿姨弄小菜。大伯朝阿宝笑笑说，热煞。阿宝不响。大伯说，天一热，人就狼狈。小珍点点头，手里拿了两只鸡蛋。大伯说，想想以前，真比现在苦恼。阿宝不响。大伯说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热天穿西装短裤，配英式羊毛长统袜，如果是中式短打出门，长衫定规是随身带，热得穿不上，也要叠得整整齐齐，臂膊弯里一挂。阿宝说，为啥。大伯说，要面子呀，表明自家穿长衫，有身份，等于上海阔太太，圣诞节到香港，貂皮大衣，灰鼠皮大衣，贵气外露，其实穿了容易见老，但女人最欢喜，香港热呀，根本穿不上，出门到外面，皮草大衣，照样朝臂膊弯里一挂，这就做太太的身架了。小阿姨过来，接过小珍的鸡蛋说，大阿哥是坐车子来，还是跑过几站路。大伯伯枯窘说，跑过几站。小阿姨说，看来，我加一只炖蛋，还是不够的，让我再。大伯说，随便的。小阿姨说，下次来吃饭，阿哥帮帮忙，先打一只传呼电话好吧，让阿妹预先，也有个准备。大伯有点尴尬。阿宝说，广播里讲，西哈努克又到北京了。大伯伯看看周围，轻声说，听到新闻了，这个大老倌，世界第一享福人，讲起来亡国之君，逃到中国，会吃会用，耳朵像菩萨，手拿一双象牙筷，吃到东来吃到西，吃啥也不凭票，点名高级西餐，一般是西冷牛排，香煎小羊肉，奶油葡国鸡，焗洋葱汤，焗蜗牛，中餐名堂，就更多了，雅一点，比如“金粉滑金条”，阿宝说，啥。大伯咽一口馋唾说，就是虾籽蹄筋，炖到豆腐一样，比如“西湖莼菜羹”，人世第一羹，玉皇大帝最喜欢，真叫是滑，鲜，比如“金银蹄”，火腿蹄炖鲜蹄，“荷叶粉蒸肉”，上好五花肉，凭户口肉票，根本买不到，

切块加料腌透，浑身滚满炒得喷香糯米粉，荷叶裹紧，上笼蒸透，“扁口八宝”，扁口就是鸭子，肚皮里八宝，十八宝，样样名堂，全部到位，唉，这个男人，要吃啥，就是啥，随便的，吃多少有多少，老婆又是标致玲珑的妙人，日里吃饱，夜里沉酣脂粉，席梦思里做神仙，男人做到这种地步，枪毙也值得。此刻，楼上小强喊，小珍，上来吃饭。小珍朝大伯一笑，跑上楼去。大伯对阿宝说，这个小珍姑娘，对阿宝真好。阿宝说，汗停了吧，进去吧。两个人进房间，大伯对阿宝父母笑笑，阿宝娘立起来招呼，大家吃饭。大伯夹菜扒饭，照例闷头一顿猛吃。小阿姨端了紫菜蛋羹，走近来说，宁波人讲，下饭无膏，饭吃饱，今朝小菜少，比唐伯虎吃白饭，总是好一点。大伯伯连吃两碗饭，停下筷子说，小阿姨，唐伯虎这一段，是苏州说书先生，乱话三千了，古代不搞运动，唐伯虎再穷，也不会穷到吃白饭的地步。阿宝娘说，一讲两讲，就讲运动。阿宝说，唐伯虎为啥吃白饭。阿宝爸爸白了大伯一眼说，当心噎，少讲。大伯吃进半碗，胸口一挺说，配合忆苦思甜，我惊堂木一拍，是这样的，各位老听众，老听客，今朝，我来讲一讲风流才子唐寅，落难时期，穷得眼面前，只剩了一碗白饭，要死呀，无论如何咽不落，就叫了小书僮，立到身边，慢慢唱菜名，小书僮头颈骨一伸，现在报菜了，喂呀，“响油鳝糊”来了呀。唐伯虎伸筷，台子上空，就是一夹，扒了一口白饭，“滑炒子鸡”，来么哉。唐伯虎扒一口白饭。“八大块”呀，就是红烧肉，唐伯虎扒一口白饭。“腌鲜砂锅”一客呀。唐伯虎改用调羹，腾空一舀，调羹再朝下，舀了一口白饭，哈哈。“走油蹄髈”来喽，香是香来糯是糯。唐伯虎筷子朝前面一夹，一卷，这就是老吃客，懂得先吃蹄髈皮，实际上，只弄了几粒饭米碎，吃进嘴里。小阿姨笑。大伯扒了一口饭说，讲来讲去，这个唐寅唐伯虎，还没饿透，细皮嫩肉少爷公子，死要面子，死要排场，到我这种地步，三扒两扒，一碗饭早已经落胃，还叫啥小菜名字，十三点。

不到廿分钟，台子上每碗见底，吃饭结束。小阿姨说，烧得一趟比一趟慢，吃得一趟比一趟快。阿宝娘笑笑。阿宝爸爸说，旧上海，饭店堂倌照规矩要喊菜，喊饭，第一碗饭喊“阳春”，第二碗是“添头”，第三碗“分头”，碰到这副急相，堂倌来不及开腔。大伯笑笑。阿宝爸爸说，读教会学堂的阶段，我面前这个人，同样是吃饭第一名，眼睛一霎，样样吃光。大伯说，住宿制的学堂，我有啥办法呢，一只方台子，八个人吃饭，如果其中有我这种馋痨坯，天吃星，其他人，立刻也就跟进，饭越吃越快，噎煞为止。阿宝说，为啥呢。大伯说，菜少饭少，肯定要抢，学堂里，容易闹饭菜风潮，后来定了新规矩，小阿姨猜猜看。小阿姨说，简单的，添饭加菜。阿宝说，自家管自家吃。阿宝爸爸说，每只台子，选一个同学做桌长，其他七个人，夹菜，盛饭，样样看桌长眼色，桌长吃啥菜，夹一筷子长豇豆，大家也夹一筷子，桌长盛了饭，大家方可以到饭桶里添饭，吃饭也就斯文相。大伯说，我留了一级，就跟我弟弟吃饭了，样样听我弟弟指挥。阿宝爸爸说，台面上，我长一辈，中国人，吃饭有仪注，要讲规矩，饭前不忘根本，先向长辈请安，长辈动筷，才可以动，嘴里有饭，不许讲张，筷子不许乱翻，不可以飞象过河，不许发猪啰咂咂声，不做人，去做动物，我夹一筷长豇豆，阿哥筷子伸进茭白碗，我桌长的筷子，必须辣一记敲过去，敲得阿哥筷子一松，小菜落下来，照规矩，这一轮阿哥就是停吃，等大家吃了长豇豆，吃一口饭，阿哥可以动。小阿姨说，作孽。阿宝娘笑笑。大伯尴尬说，我苦头吃足。阿宝爸爸说，我做了桌长，大家越吃越慢，越吃越礼貌，我阿哥的嘴巴，从此就吃不饱了，越吃越馋，刚刚这副吃相，我真想敲筷子，实在难看。大伯笑说，我的馋痨病，是弟弟敲筷子敲出来的，另外有一趟，是学监拖了我出来，对我

讲，这不是馋痨病，是苟且。听到此刻，小阿姨放了碗盏，感慨说，大户人家出身，馋到了这种地步。大伯说，我是饿煞鬼投胎，毫无办法。小阿姨说，以前我娘家镇上，刘府大墙门，有一个刘老爷，也叫刘白虱。大伯说，啥意思。小阿姨说，刘家，房子连房子，足足六七进还多，天井里有私庙，香堂，良田千亩，外加竹林，湖塘。大伯说，家产不小。小阿姨说，只是刘老爷，一生馋痨，不舍得吃用，腰里吊一串钥匙，样样要锁拢，一家老小，面黄肌瘦，人人是饿煞鬼投胎。大伯说，切，我不是这种人，三年困难阶段，我照样全鸡全鸭，鱼翅照吃，不会笨到这种地步，一面剥削农民，一面剥削自家人。小阿姨说，刘白虱只有一件棉袍子，千年不换，万年不汰，爬满白虱，看上去，就是一个老瘪三。阿宝娘说，我见过几趟，作孽。小阿姨说，我娘家镇上，天下鱼米之乡，街上讨饭花子，照样盖丝绵被，不吃死鱼死虾，也只有刘白虱一家门，是烂污三鲜汤，只喜欢吃种种落脚货，死白鱼，“死弯转”，也就是死虾，吃得箸五食六，味道好极。大伯说，这是害小辈了，要是我，《百万英镑》亨利·亚当斯，我破衣裳一掼，先到南京路“王兴昌”，“培罗蒙”，定几套西装，几打府绸衬衫，再到来喜饭店吃大菜，先开了洋荤再讲。小阿姨说，上海人讲，叫花子吃死蟹，只只鲜，有滋有味，刘白虱屋里呢，米仓生蛀虫，年糕长绿毛，吃饭有定量，街上卖麦芽搨饼了，刘白虱喜欢看，汆油条了，喜欢看，做梅花糕，喜欢看，不肯摸一只铜板买，府里两个老佣人，真是胎里苦，已经苦惯了，苦得天天穷笑，后来，笑煞一个，寻不到人来顶替。大伯说，这种人，已经是妖怪了，等于活罗汉。阿宝娘说，大冷天，开了太阳，刘白虱缩到天主堂墙脚跟，同几个叫花子，并排蹲下来，一声不响，这批叫花子，个个嫌避刘白虱，翻一翻白眼，最后全部逃开去。阿宝说，为啥。小阿姨说，公共场所晒太阳，不用摸钞票，刘老爷身上，老白虱比叫花子身上多几倍，太阳一照，白虱乱爬，刘白虱就捉，一面捉，一面就朝叫花子身上掼，这批叫花子，恨得要死。大伯说，解放后呢。小阿姨说，土改第二天，工作组走进刘白虱的天井，掘出银洋钿，贼尽贼是，发黑结块，一麻袋钞票，也已经发霉，白蚂蚁做窟，当然全部充公了，刘白虱当场死过去好几趟，工作组叫了刘家两个儿子，用一块门板，抬刘白虱参加清算斗争大会，结果呢，天主堂前面晒太阳这批穷瘪三，叫花子，新社会做新主人了，搬过来一块厚门板，压到刘白虱身上，六七个人爬上去，穷跳穷叫，跳了三刻钟，刘白虱吱吱吱叫了几声，压得像扁尖笋，海蜇皮一样，肚皮里一粒饭米碎也压不出来，断气哉。大伯说，这个人，确实是讨厌，铜钿眼里翻跟斗，早点投胎也好。阿宝说，压两扇门板，不大可能吧，刘白虱不是驼背。大伯看看阿宝，心情低落说，不许瞎插嘴，小青年懂啥呢。



贰

这段时期，沪生出差少，夜里经常来看小毛。当时市民之间的往来，一般是直接上门，沪生走进大自鸣钟弄堂，朝楼上喊一声，小毛答应，拿了两只杯子，下楼开店门。沪生走进理发店，杯子摆到镜台上，每人坐一只理发椅，转来转去，讲七讲八。夜里的店堂，等于小毛的客堂。有一夜，沪生刚到店里，阿宝进来了，三人见面，比较意外。另一次，是阿宝带了小珍进来，气氛热闹，也稍微有点尴尬。四个人坐一阵，小毛就拉了沪生，走到门外说，外面走走也好，前面老虎灶，也有凳子坐。沪生说，可以。小毛说，沪生有了户头，也可以带到理发店来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啥叫“户头”。小毛说，就是女朋友，有了，就带过来，理发店比电影院，好多了，样样便当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放心，店堂前门，只有我一把钥匙。这幢房子的居民，夜里习惯走后门，用不着担心。沪生不响。

夜里的理发店，非常静，楼上难得一声拖鞋响，然后更静，更暗。有次小毛说，姝华有信来吧。沪生说，基本不联系了，听说回来过一趟，住一个礼拜，就回吉林了，人完全变了。小毛说，樊师傅讲过，女人容易服水土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姝华看书多，脾气怪，回来也应该通知大家，讲讲谈谈吧。沪生说，我听讲，姝华出去一年多，就跟当地朝鲜族小青年结婚了。小毛不响。一部24路电车过去，路灯光闪一闪，两个女青年推门进来，慌张里，带进一团夜风。小毛说，做啥。对方叽叽喳喳，谑浪笑傲，忽然不响了。小毛说，这是大妹妹，兰兰。大妹妹不响。也许发觉店堂里有陌生人，大妹妹比较警惕。小毛说，这是我朋友沪生。大妹妹像是不相信，走近沪生面前看，拍了一记心口，说，啊呀，真是吓人。沪生起来招呼。夜色朦胧，眼前两个女子，与记忆里相比，个子长高了，尤其兰兰，路灯光照出侧影，双十年华，嘴唇轮廓，肩膀的线条，娟好照眼。小毛说，发生啥情况了。大妹妹坐到2号理发椅子上，朝后一靠说，苦头吃足。兰兰说，下午跑出去，弄到现在才回来，太倒霉了。小毛说，夜饭呢。大妹妹说，还有心思吃夜饭，根本吃不进。兰兰说，我已经饿了。沪生说，饭总归要吃的，要么，大家去“四如春”吃一点。小毛说，请这两个人吃，等于白请。大妹妹推一记小毛说，讲得难听吧，我一直记得沪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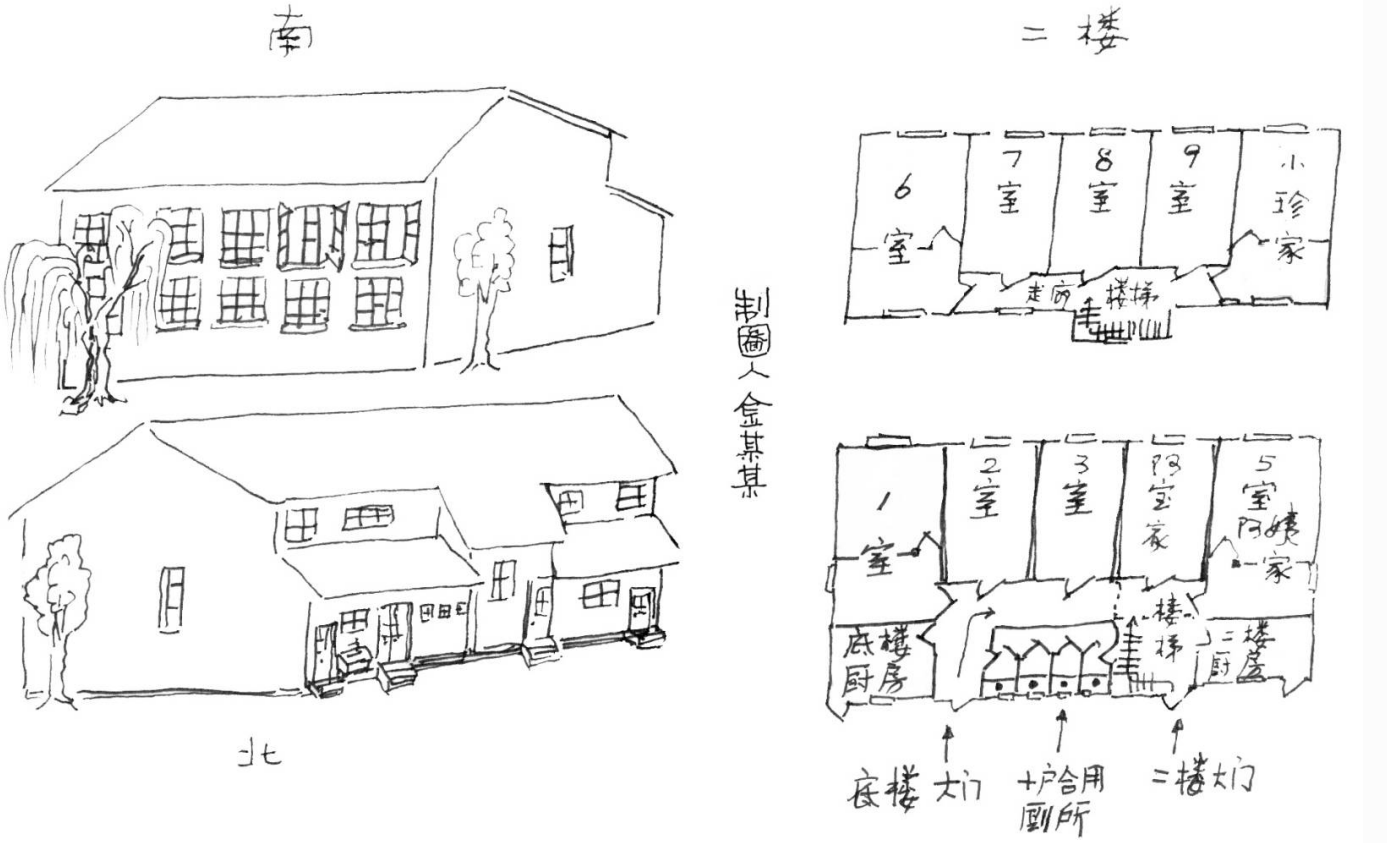
四个人出理发店，出弄堂，走进“四如春”饮食店坐定。沪生点了两碗小馄饨，两客炸猪排，两碗葱油拌面，逸兴遄飞。店里人少，大妹妹朝猪排上洒辣酱油，不动筷。兰兰吃得急，小毛与沪生吃拌面。等吃到差不多，大妹妹说，我倒霉了。兰兰说，还有我。小毛放了筷子。大妹妹说，吃了中饭，两个人出去，等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，想不到，后面有“暗条”，结果，捉了我跟兰兰，关进人民广场派出所，到现在放出来。沪生说，平白无故捉人，不可能的。兰兰说，之前，我跟大妹妹一路走，背后一直有两只“摸壳子”盯梢，这两只骚男人，从余姚路，一直盯了八九站路，紧盯我跟大妹妹，狗皮膏药一样，根本掼不脱，其实，我跟大妹妹一点不显眼，后面这两个死人，打扮比较飞，想不到，让两个“暗条”发觉了，也开始紧盯不放，这就等于，路上一共六个人，前面，是我跟大妹妹，后面，两只骚货，再后面，两只“暗条”。六个人一路走，一路盯，一路跟，我如果早点发觉就好了，等走到南京路“大光明”，黄河路口，两个男人上来搭讪了，怪就怪大妹妹，肯定是发情了，发昏了头，我真是不懂，后面这两只骚货，啥地方好呢。大妹妹说，不许乱讲，我根本无所谓的。兰兰说，我得不到大妹妹信号，不晓得心相，闷头走到黄河路口，后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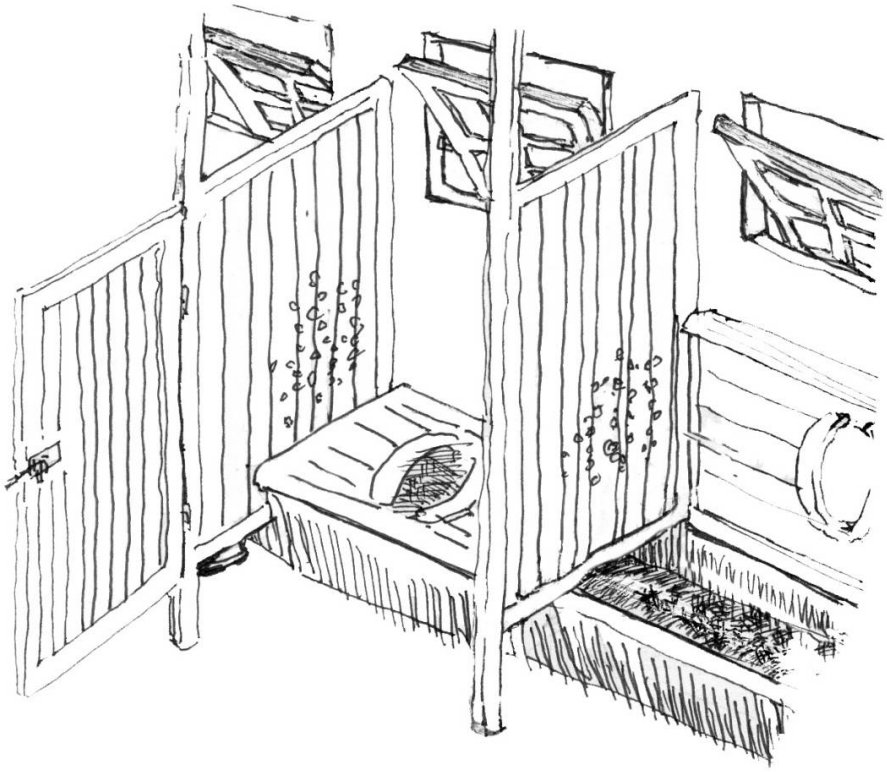
上来搭讪，刚开口叫一声阿妹。大妹妹听到，身体就不动了。大妹妹笑说，不许瞎讲，不许讲。兰兰说，我停下来，大妹妹一回头，就痴笑，我想不通了，吃瘪了。大妹妹说，乱讲，我会回头，会这样子笑吧。兰兰说，大妹妹，笑得像朵喇叭花。大妹妹说，瞎三话四，要我对陌生男人笑，我有空。兰兰说，笑得像朵栀子花，白兰花，我看得清清爽爽。大妹妹说，再瞎讲。大妹妹伸手就捂兰兰嘴巴，兰兰掰开大妹妹手说，真的呀，当时大妹妹看看背后的男人，笑眯眯讲，叫我做啥，有啥事体呀。大妹妹急了，伸手要打。小毛说，疯啥，让兰兰讲。大妹妹松开手。兰兰说，一女一男，一前一后，只搭讪了这一句，也就是证据了，两个“暗条”，马上冲上来，一人两只手，当场捉牢四个人，走，进去谈谈，到“大光明”办公室里走一趟。啊呀，上海人讲，我的“招势”，“台型”，完全褪光了，完全坍光了，我面孔摆到哪里去，国际饭店，大光明，包括工艺商品服务部，人本来就多，全部围上来看热闹，我恨不得寻条地缝钻进去。小毛说，后来呢。兰兰说，准备到“大光明”办公室楼上去处理，但是人人看，人山人海，六个人只能穿过南京路，直接关进人民广场派出所。小毛与沪生不响。饮食店外面，24路电车开过，小辫子冒出火星。小毛说，以前我一直讲，天天野到外面去乱荡，蝴蝶乱飞，肯定会出事体，不相信，现在好了，哼，总算关进老派了。沪生说，后来呢。兰兰说，可以问大妹妹。小毛说，大妹妹讲。大妹妹说，关进老派，男女先隔开，先问名字，我当然讲不出，这两个男人叫啥，接下来，兰兰就说谎了，讲跟我大妹妹，是普通一般的朋友，互相根本不了解，后来还哭，软骨头。兰兰说，笨吧，人到这种地方，就要瞎讲八讲，就要瞎胡搞，不可以老实，就要瞎搞三千，搞得几只老派，头昏脑胀为止。大妹妹说，搞啥呢，我本来就正大光明，听见后面有人打招呼，以为是熟人，以为是小学男同学，就算互相不认得，我跟陌生人讲几句，为啥不可以，我犯啥法。

小毛不响。沪生不响。大妹妹发呆。兰兰一笑说，我现在问沪生哥哥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问啥。兰兰说，我跟大妹妹，啥人更好看呢。小毛说，喂。沪生迟疑说，比较来讲，大妹妹身材好，兰兰嘛。讲到此地，已经出了问题。兰兰说，我为啥身材不好。大妹妹说，我难道大饼面孔，单眼皮。兰兰笑笑说，理发店王师傅讲，做女人，面孔跟头发，最要紧。我的面孔，头发，沪生哥哥讲讲看呢。小毛喊一声说，喂，已经搭进了老派，做了笔录，全部忘记了，黄鱼脑子。大妹妹推一记兰兰说，讲呀。兰兰说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讲五遍六遍，一个意思。小毛说，是啥。兰兰说，我跟大妹妹，是正派走路，后面坏男人上来搭讪，我记性差，承认是黄鱼脑子，以为是男同学，再讲了，大妹妹的男同学，男朋友，加起来真有几个班，不可能个个记得。老派听了，台子一拍说，喂，此地是啥地方，晓得吧。当时我一吓，我讲，此地上海南京路。老派讲，南京路是啥地方，全中国流氓阿飞坏分子，全部加起来，也没有南京路多，男流氓女流氓，此地看得多了，不要以为了不起，再好看的面孔，再登样的打扮，此地要多少有多少，潮潮翻翻。当时我笑笑，我对老派讲，是的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里，流氓已经不少了，阿飞穿尖头皮鞋，卖美国画报，狐狸精女特务曲曼丽，胸部已经包紧，我请人民警察同志搞搞明白，我跟大妹妹，是劳动人民出身，懂了吧，三代工人无产阶级，我本人，等于南京路卖花的电影演员，苦命阿香姑娘，一直受到地痞流氓的压迫，懂了吧。老派笑笑，钢笔一掼，面孔一板说，装可怜，废话少讲，不管啥阿香不阿香，今朝再讲一次，男方上来搭讪，处理男方，女方如果已经笑了，已经接口，答腔了，就是生活作风不正派，必须吃辣火酱，写检查。沪生说，这样讲起来，如果大妹妹先搭讪，先回头呢。兰兰扑哧一声。大妹妹白

了一眼说，到现在还开汽水瓶子，一点没脑子。兰兰说，只有闷骚老女人，会主动开口，搭讪小男人，吃小男人的豆腐，闷吃童子鸡，开这种无轨电车，性质更严重。小毛一闷说，啥叫童子鸡，无轨电车。兰兰说，女大男小，乱搞关系，肯定吃辣火酱。小毛听了不响。沪生说，对了对了，上一次我到外地出差，看见马路布告，枪毙四个犯人，其中一个小学女老师。兰兰说，为啥。沪生说，弄过几个男小囡，吃童子鸡，罪名是三个大红字，“吸精犯”。大妹妹说，啥。沪生说，就是这三个字。这天我要回上海，外地同事讲，可惜了，前几年经常枪毙人，现在集中到秋天执行了，机会难得。我问，为啥。同事讲，这是老规矩，古代叫“秋决”，春天夏天，万物生长旺季，不可逆天行事，等草枯花谢，可以动杀机，机会太难得了，尤其枪毙女人，少见，一定留下来看。我答应了。第二天，犯人先坐卡车游街，人山人海，人轧人。同事讲，热闹吧，这次有了女老师，人多吧。我不响。四个犯人，四部卡车，开得慢。兰兰说，女老师呢。沪生说，女老师坐第三部卡车，面孔粉嫩。同事讲，大女人做了这种事体，吸了小男人阳气，皮肤是又白又嫩，当时马路上，男人全部看呆了，全部不响，几个老太婆，老阿姨，一路看，一路跟，一路跳脚骂，但是卡车高，有警卫，只能跳跳骂骂，无啥办法，大家跟到荒滩旁边，人流隔开，午时三刻，犯人五花大绑，远远一排跪下来，胸前挂牌子，头颈后面，插老式长条牌子。兰兰说，啥。小毛说，古代规矩，杀头，有人拉了辫子，刑牌一抽，一刀斩下去。大妹妹说，我吓了。沪生说，现在规矩，比古代多加一块牌子，前挂后插，一式一样，写了“吸精犯”大红字，打了大叉，远看过去，女老师面孔雪白，特别显眼，前后见红，像已经斩了一刀，前后出血。大妹妹说，太吓人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小毛说，这是古代规矩了，据说死犯名字有德，寿，文，不许用，要改字，然后午时三刻，阳气最旺，压得住阴气，上刑场，女人头发搨了鱼膘胶水，插一朵红绫花。大妹妹说，为啥。小毛说，鬓发不会乱，看得见头颈，花等于是做记号，头斩下来也整齐。兰兰说，我发抖了，后来呢。小毛打断说，后来呢，后来呢，啥叫枪毙犯，就是乓的一响，家属付一角五分子弹费，56式7.62普通弹，行刑之前，命令犯人张开嘴巴，子弹后脑打进，嘴里穿出，跟古代一样，十二点钟一定要死。大妹妹不响。兰兰说，我如果看到，要发疯了。小毛一敲台子说，我也要疯了，“大光明”捉进去的事体，讲了半天，也讲不清爽，结果到底呢，讲呀。大妹妹笑说，笨吧，结果就是，我又哭又吵，老派吵昏了头，抄了我名字地址，让我跟兰兰，写检查，两个人拿了纸头，两支圆珠笔，闷到小房间里写，兰兰平时，樱桃真会翻。沪生说，啥。大妹妹说，樱桃就是嘴巴，这也不懂。小毛说，哼。大妹妹说，真要兰兰写字，就呆了，根本文理不通。我是写了一行字，心里就气，觉得实在冤枉。后来，老派走进来一看，冷笑讲，果然，聪明面孔笨肚肠，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先回去，写了明早送过来。所以，我就来寻阿哥了。小毛说，啥意思。大妹妹说，啥人肯帮我呢，根本写不出来，古代古文书，阿哥看得最多，帮帮忙好吧。小毛不响。大妹妹说，沪生阿哥，肯不肯帮兰兰，就要看兰兰本事了。兰兰听了，腰身一软，发嗲说，只要沪生哥哥肯写，我样样答应。小毛说，既然如此，吃点心的钞票，先交出来再讲。大妹妹跳起来说，怪吧，也太小气了吧，男人对女人，可以讲钞票吧，十三。沪生说，算了，小毛就写吧，我也写一张草稿，让兰兰拿回去誊清爽，早一点有个了断。大妹妹笑了。兰兰看看沪生，满眼感激。夜已经深了，西康路越来越静。沪生到账台上，借了一支圆珠笔，拆开飞马牌香烟壳子，到“四如春”的白木台面上，写“个人深刻检查”。

有一次小毛说，大妹妹跟兰兰，就是上海人讲的“赖三”。沪生说，不会吧。小毛说，二楼爷叔讲的。沪生说，注销了上海户口，大妹妹断了活路，心里悲，嘻嘻哈哈，到处乱跑，但“赖三”这两个字，不可以随便讲，我也听不懂。小毛说，二楼爷叔拆过字，“三”，就是1960年困难阶段，小菜场附近，有一种随便的小姑娘，做皮肉生意，开价三块人民币，外加三斤粮票，当时，一般工人平均月工资，三十元上下，定粮三十斤，钞票加粮票，等于十分之一，代价不小。因此，这种女人就叫“三三”，也叫“三头”。沪生说，“赖”呢。小毛说，有一种鸡，上海人叫“赖孵鸡”，赖到角落里不肯动，懒惰。女人发嗲过了头，上海人讲，赖到男人身上，赖到床上。混种鸽子，上海叫“赖花”。欠账不还，叫“赖账”。赖七赖八，加上“三三”，就叫“赖三”。沪生说，头一次听到。小毛说，“文革”刚开始，马路上出来一批新“赖三”，就是父母不管的女学生，跟男学生到处招摇，穿黄军裤，跳“忠”字舞，讲起来革命，顺便就乱搞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大妹妹跟兰兰，是再以后的一路的小“赖三”，又懒又馋，要打扮，天天荡马路，随便让男人盯梢，跟“摸壳”男人，七搭八搭，喜欢痴笑。沪生说，为啥叫“摸壳”。小毛说，就等于以前的阿飞，留J勾鬓角，黑包裤，市里的跳舞场，溜冰场早就取缔关门，只能到马路上，做“马浪荡”，养鸽子朋友懂的，雄鸽子要“盯蛋”，雌头前面走，雄头后面盯，走也盯，飞也盯，盯到雌头答应为止，这是二楼爷叔讲的，这就叫“盯赖三”，或者“叉赖三”。“赖三”前面走，“摸壳”后面盯，搭讪，这个过程，也叫“搓”。沪生说，为啥呢。小毛不耐烦说，打麻将，上海叫“搓”麻将，为啥。沪生说，不晓得。小毛说，“叉”就是用手，乱中求胜。因此这种男人，就叫“摸壳”，“摸壳子”，“摸两”，“摸亮”，全部是用手，懂不懂。沪生说，我听弄堂小囡唱，三三“摸两”，摸到天亮， 啥意思。小毛说，沪生猜呢。沪生说，我哪里晓得。小毛说，二楼爷叔讲了，也就是以前的“三三”，打了一夜的麻将，手里一直捏了听牌，“三三”一直想自摸。比如，一直准备单摸两筒，但摸来摸去，摸到了天亮，一直摸到两万，意思就是，白辛苦一场。我当时听了不响，理发店刘师傅讲，二楼爷叔是瞎讲了，“摸两”，就是两摸，一直摸到天亮了，也叫“摸亮”，懂了吧，两个人做了生活，男女事体，总是夜里到天亮，要靠两个人来办，两个人动手，天就亮了，懂吧。沪生说，讲这种男流氓，讲了半天，为啥叫“摸壳”，“壳”是啥意思。小毛说，就是蚌壳呀，总懂了吧。





| 1950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，上海称“两万户”，以实际户数而得名，一说是仿自苏联集体农庄式样，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。难怪小阿姨讲，马桶的盖板，又重又臭，是“罗宋瘪三”想的名堂。现基本拆除。 |



叁

有一天上班，阿宝发觉5室阿姨眼泡虚肿，面色不对。后来得知，机修工黄毛，接到厂部命令，调回杨树浦分厂上班了。黄毛家住杨浦区高郎桥，上班方便了，但如果再赶到曹杨来，路程就远了，除非厂休。果然，以后黄毛只来过一次，不是同事，见面就像做客人，与5室阿姨讲了几句，两人到冲床后一看，立刻就走出来了。一个新调来的机修工，已取代黄毛的位置，冲床后面已经改了格局，摆了一把椅子，一只热水瓶。从此以后，黄毛就不再来了。5室阿姨是两点一线的女人，平时从不出门。一个休息天下午，阿宝看见5室阿姨匆匆从外面回来，神色沮丧，一句不响，闷头做家务，后来打小囡，骂了半个钟头，平时上班，丝毫不见笑容。一直到初秋，5室阿姨恢复了平静，看见阿宝，像以前一样笑笑。一次5室阿姨说，阿宝跟小珍，合得来对吧。阿宝说，是吧。5室阿姨说，还装糊涂，夜里跟小珍出去过几趟，阿姨全晓得。阿宝不响。当时小珍读技校，即将毕业了。有一次，阿宝到曹家渡44路车站，等到了小珍，两个人到附近吃鸡鸭血汤。小珍说，5室阿姨，一直想搭讪我。阿宝说，是吧。小珍说，讲我家务做得太多了，还问我爸爸的情况。阿宝说，阿姨是热心人。小珍说，我姆妈过世，已经五年了，真不晓得我爸爸要不要再讨女人。阿姨劝我讲，如果有了新姆妈，我的家务，就可以有分担，阿姨手头，有一个国棉六厂女工，相貌和善。阿宝说，这可以呀。小珍说，我不欢喜。阿宝不响。

小珍爸爸，是三官堂桥造纸厂的工人，瘦高身材，平时见邻居，包括阿宝，一声不响，百事不管。此刻，革命形势已经缓和不少，阿宝爸爸已经不挂认罪书，不扫地，但仍旧算反革命。小珍爸爸明知阿宝与小珍来往，一直保持沉默。男人的态度冷淡，女人容易注意。邻居女人，包括小阿姨，全部觉得，小珍爸爸脾气特别。5室阿姨说，小珍的爸爸，据说只喜欢过世的老婆。阿宝不响。5室阿姨说，阿宝，帮我一个忙，我准备为小珍结一件绒线背心，代我去讲。阿宝说，讲啥呢。5室阿姨说，家务方面，我可以做小珍的姆妈。阿宝说，这好像。5室阿姨说，我做小珍的阿姨，这样讲总可以吧。阿宝点点头。此后，5室阿姨一到工间有空，闷头结绒线，毛腈混纺开司

米，三股并一股，结得快极了，5室阿姨讲，正规工厂，女工一样呀，只要有一点点空，马上躲进更衣室里结绒线，里面全部是女工，全部是棒针声音，如果是粗绒线，快手，两个钟头结一两。阿宝不响。一个多礼拜后，5室阿姨拿出一只牛皮纸包，塞到阿宝手里说，谈女朋友，要记得送礼物。阿宝拆开纸包，一件米色细绒线鸡心领背心，胸前结出两条绞莲棒，均匀服帖。阿宝说，赞。5室阿姨说，去送呀，让小珍欢喜。阿宝说，为啥我去送。5室阿姨说，邻里隔壁，嚼舌头的人多。阿宝不响。一天早上，阿宝与5室阿姨出门上班，见小珍从楼上下来，黑颜色布底鞋，白袜子，咖啡色长裤，白衬衫，米色背心，一个清清爽爽，规规矩矩女学生。阿宝与5室阿姨停下来欣赏。小珍经过5室阿姨身边，低头说，谢谢阿姨。5室阿姨说，不谢。两个人静看小珍转身，慢慢离开。5室阿姨说，小珍越来越好看了。阿宝说，背心的尺寸，啥地方弄来的。阿姨说，我的眼睛，就是一把尺。阿宝不响。一件背心，附加细密的心思，5室阿姨与小珍的关系进了一步。接下来，阿姨开始做红娘，两张女工的照片，经过阿宝，传到小珍手里，一张，年龄三十九，圆端面孔，大隆机器厂车工，身边有一个小囡。小珍觉得，有小囡不碍，但是女工眼睛下面有三粒哭痣，相貌不合。另一张，年龄四十一，中山桥纺机厂装配工，单身离异，面相善静。小珍收下来，答应跟爸爸提。几天后，小珍说，爸爸一声不响，讲了几次，只好算了。阿宝接过照片说，明白了。小珍说，阿宝真怪，喜欢做媒人。阿宝说，是5室阿姨意思呀。小珍说，我姆妈，比照片里这种女人，漂亮多了。阿宝说，5室阿姨，应该是见过的。小珍说，我是讲照片，我姆妈二十四岁一张照片，单独摆一只照相架，邻居房间，一只照相架，要摆十几张小照片，完全两样。阿宝不响。当时很少有邻居去小珍家，只有1室的好婆，见过照片，二十四岁的小珍娘，穿一套洋装。5室阿姨说，不可能的，好婆眼花了。阿宝说，我小阿姨讲，小珍娘，等于电影明星黎莉莉。5室阿姨说，也有人讲，像阮玲玉，结果呢，全部是好婆乱讲，小珍娘再好看，总归是手帕三十七厂女工对吧，女工跟电影明星，可以比吧。阿宝说，反正我相信，小珍娘好看。

有天吃了夜饭，阿宝与5室阿姨，走进楼上小珍的房间。小珍爸爸与小强做中班，房里就是小珍。10室是南北狭长房型，一隔为两，后面是小珍小强的双层床，前间里有一只大床，家具简单。5室阿姨走到前间，一眼看见了大床板壁的照相框。照片里的女人，短发，杭线绉的大襟衣裳，发髻端丽，相貌周正，表情有味道，眉头间有浅浅的“几”字，一点婉妙，眼睛是笑的。阿宝觉得，与传说的美女比，有距离，确实也算好看。小珍说，我姆妈好看吧。阿宝说，好看。5室阿姨说，登样的，眼睛好看。小珍满意了。5室阿姨看看周围说，小珍爸爸照片呢。小珍说，爸爸不好看。5室阿姨摸一摸大床的被褥，叹气说，天还没冷，已经用八斤棉花胎了，窗帘也不装，男人就是男人。讲到此地，楼下小阿姨喊，阿宝，下来揩面。阿宝就走了。这天夜里，阿宝长了见识，女人之间一提家务，话题是无底洞，阿宝彻底丧失兴趣，就此再不上楼。事后得知，这个夜里，5室阿姨帮小珍整理房间，绗了几条被头，装窗帘布，手脚极快，忙到十点一刻才下来，期间，小珍翻箱倒柜，样样拿出来显宝。5室阿姨拣出几团旧绒线，一条小珍爸爸的破绒线裤，准备去结。

一月后的某天夜里，阿宝，小珍，5室阿姨，到三官堂造纸厂大门口，去等小珍爸爸，然后，一同去附近光复西路苏州河旁边，介绍女朋友。这个活动，阿宝不愿参加，但小珍一定要阿宝陪，小珍其实也不想去。5室阿姨认为，一个已婚女人，夜里与小珍爸爸单独到外面碰头，尤其夜里，万一有人看见，比较难听。小珍只能答应。阿宝说，为啥不请女方，直接等到造纸厂门口。小珍

说，女方架子比较大，工厂门口，影响也不好，因此约到朝南的苏州河旁边等，如果阿姨与爸爸，夜里单独立到苏州河旁边，墨齑乌黑的地方，不像样的。阿宝说，我不去。小珍说，阿宝就是不好，一定要陪我，不许偷懒。阿宝说，5室阿姨太热心了。小珍说，热心有啥不好，我对爸爸讲了，阿姨比我亲阿姨还亲。爸爸不响，看不出是开心，还是不开心。阿宝只能答应。到了这天夜里，5室阿姨打扮登样，藏青卡其两用衫，中长纤维裤子，接近车间女干部。三个人到造纸厂大门口，灯光昏暗，小珍爸爸一身工作服，走出厂门，朝5室阿姨点点头。传达室里有人喊，长脚。小珍爸爸不睬，四个人朝南走。5室阿姨说，长脚是啥人。小珍爸爸不响。5室阿姨说，脚真是长，两斤绒线也不够。四个人朝南走了不远，是光复西路苏州河边，对面是曹家渡，密密层层的瓦片房顶，昏暗繁复的灯火，两岸停满大船小船，眼前多数是稻草驳子，有几条还没卸清，一船半船的厚稻草，暗里是灰白颜色。有一垛稻草上，立有两只草狗。空气与风里，是稻草气味，工厂纸浆的酸气，苏州河本身的腐烂味道，几种气味时而分开，露出稻田的泥土气。光复西路狭小，一路的街面民房，一层一层黑瓦，昏暗潮湿。屋脊后面，是造纸厂无数大型稻草垛，古堡一样四方叠角，一座一座，无人无声，如果是大太阳的白天，每一座金光锃亮，现在一律灰白，灰黑颜色。小珍跟5室阿姨讲个不停。阿宝靠紧河堤，旁边是小珍爸爸，电线杆一样立直。过了十分钟，小珍爸爸开口说，要等到几点钟。阿宝一吓，小珍爸爸的声音，接近金属质地的喉音，极具磁性。邻居多年，想象不出会是这种陌生效果。5室阿姨轻声说，爷叔，不急的，人立刻就来了，我现在就去看。5室阿姨顺河堤边走过去，背影看得出，5室阿姨的腰身，脚步，女人味道十足。过了几分钟，5室阿姨从小弄堂里领了一个女人过来，带到大家面前。阿宝跟小珍先是一惊。来人是滚圆面孔，头发刚用火钳卷烫，一只一只圆圈。五短身材，眉眼倒是可以，也许是场所不适，比较暗，又靠近驳船，面孔有苏州河的黑气。女人说，这位男同志，长脚螺丝钉，长是真长。女人的声气，银铃一样脆，黑暗里出现一块手绢，咯咯咯笑了几笑，手绢动了一动。5室阿姨说，这位女同志，是我的过房阿妹，附近顺义村米店的店员。这位阿哥，男同志，隔壁造纸厂的工人。两位先随便谈谈。小珍爸爸一动不动。5室阿姨说，阿宝，小珍，陪阿姨去曹杨路办事体。三人刚要走，小珍爸爸说，我先走了。5室阿姨说，做啥，请假两个钟头，急啥。小珍爸爸说，我要走了。小珍爸爸干巴巴讲了这一句，回头就走。四个人全部呆了。小珍爸爸走了几步，又回来，对5室阿姨说，谢谢。然后大步流星，越走越远。滚圆女人停了一停说，搞啥名堂，死腔，真一副死腔。5室阿姨失望说，这是为啥呢。滚圆女人说，算了，我如果晓得，这是造纸厂的男人，根本不会来，这种断命的纸浆味道，我从小闻到现在，还不够，夜到床上，我每趟还要抱紧一个纸浆男人做生活，我是行不消的。5室阿姨低声道歉，陪女人顺河堤走一段，一直送回前面的小弄堂里。这天夜里，阿宝印象最深的，是夜气里的苏州河，墨沉沉的水，星空辽落，灯火无语，包括面孔，声音。小珍靠近阿宝身边，一直是笑。5室阿姨如释重负说，红娘不容易做呀，鞋底跑穿，嘴巴讲破，也难成一对好姻缘。三个人离开苏州河，5室阿姨刚来时的紧张表情，回归了稳健，哼了几句绍兴戏。就此以后，小珍与5室阿姨的关系，更近了一步。以后几周，每逢小珍爸爸与小强做中班，5室阿姨就到小珍房间里坐。直到有天夜里的八点多钟，楼上忽然大吵大闹，轰隆一声巨响。邻居全部跑出来看，走廊里，楼梯上，大门口，全部是人。5室阿姨急急忙忙从10室里逃出来，头发散乱，胸口纽错，拖了鞋爿，踢踢踏踏下楼梯，钻进自家房间。楼上10室的房门，乒乒乓乓，开开关关。忽然，小珍爸爸喉咙一响，虽然闷于房间之内，语焉不详，金属声音还是刺穿了“两万户”的屋顶，一把一把钢刀，然后，一切静下

来，听到小珍嘤嘤嘤穷哭。阿宝想上去看，小阿姨拉紧说，不许上去，快进去。第二天清早，阿宝一家吃早饭。小阿姨进来说，我听2室嫂嫂讲，昨天夜里，楼上闯穷祸了。阿宝娘说，为啥。小阿姨说，5室阿姨，最近一直到10室里去坐，昨天夜里，先是跟小珍讲讲谈谈，小珍听收音机，5室阿姨讲，夜里吃了一点桂花酒，精神有点倦，坐到小珍爸爸的床沿旁边，后来就靠下去，然后摆平，然后，盖了被头。有这种事体吧，想不到，造纸厂锅炉大修，中班提早放工。小珍爸爸回进房间，看到5室阿姨枕了自家枕头，被头盖紧，眼睛闭紧，旁边板壁上，自己老婆的大照片，翻到了背面朝外，气昏了，随手一拖被头，要死了，被头里面，5室阿姨一丝不挂，赤膊赤屁股，有这种下作女人吧。小珍当场吓煞。小珍爸爸一只凳子掼到地板上，凳脚掼断，马上叫5室阿姨滚出去，打了小珍一记耳光。听到此地，阿宝父母吃了一惊，阿宝放下筷子。也就是此刻。房门轰隆一响，撞开，小珍爸爸顶天立地走进来，吓得阿宝全家立直。小阿姨说，10室爷叔，做啥。小珍爸爸顿了一顿，喉咙一响说，从今朝开始，阿宝不许再跟小珍来往，如果不听，不要怪我踏平4室房间，敲光4室一家一当，我讲得到，做得到。讲完了这句，低头出去。隔壁就是5室。小阿姨立刻关紧房门，只听到外面轰隆一声巨响，天花板落灰尘，隔壁5室房门踢穿。5室阿姨大哭小叫，听不出小珍爸爸讲啥，当时昌发已经偏瘫，发音不全，只听5室阿姨穷喊。房门再是一响，彻底安静了。全家不响。阿宝爸爸拈起一根筷子，指指阿宝的头说，我的事体还不够多，还不够烦，吃了饭，先抄三百遍毛主席语录，我再算账。简直是昏头了。阿宝不响。

第二十章

繁花

一

“夜东京”生意清淡，经常一两桌生意，雨天基本是白板。葛老师日日来坐，面对一只小圆台，端端正正看报，吃咖啡，品茶，三七分头，金丝边眼镜，冬天中式丝绵袄，板丝呢西装裤，夏天，长袖高支衬衫，派力司翻边背带西裤，表情一直笑眯眯，抽香烟，看电视，用餐简单，一盅黄酒，一客咖喱牛利或三丝盖浇饭，朋友来吃酒，葛老师极少参与，自顾吃饭，兴致上来，讲几句耳朵出茧的老话，比如，女流中最出挑，最出名的，是犹太老板哈同的老婆罗迦陵，原只是南市一个咸水妹，卖花出身，最后呢，万贯家产了，单是爱俪园内，就养了两个面首，至于食客，全部是中国一等一的文豪，罗迦陵等于开了饭店，清朝倒台，这女人收留了几名宫里太监，照常清宫打扮，见到女主人，必行跪拜礼，像见西太后。大家不响。葛老师说，还有是阿庆嫂了，据说以前，弹筝侑酒，红烛绣帘，也是做饭店出身，阿庆做跑堂。还有董竹君，“锦江餐室”发达了吧，还有古代卓文君，当垆卖酒，多少姣好。大家不响。葛老师说，眉色如望远山，颊如芙蓉，肤滑如脂，十七而寡，放诞风流，结论呢，女人投身餐饮事业，人样子，也就婀娜有致，漂亮之极，最容易出名。

沪生到“夜东京”，一般是吃便饭。打工小妹端来三菜一汤，也就坐了下来，与沪生，玲子一同吃。菱红来了，摆四人位置。华亭路小琴来了，自家人，再加一只菜，两瓶啤酒，气氛就热闹，因为小琴一到，过不多久，陶陶必到。如果是弄堂小阿嫂进门，必带来新鲜名堂，橄榄菜，牛蒡，芝麻菜，海裙菜，味噌，或者蜗牛，菱肉，寒暄几句，转进厨房炒了，大家品尝。只有接到丽丽订位电话，玲子认真来办。丽丽往往是请一桌生意人，银行干部，或三两个以色列，比利时人。红酒及酒杯预先存店。对于沪生，“夜东京”只在于家常味道。几次进门，小妹说，老板娘出去了，不必等了，先吃吧。沪生坐下来，对葛老师点点头，两菜一汤端上来，小妹陪沪生吃，两人不熟，也像一份普通人家，偌大一个上海，寻不到第二张台面，可以如此放松。

有天玲子说，沪生觉得，菱红还可以吧。沪生笑笑。玲子说，人样子标致，聪明，外加有一笔私房压箱钿。菱红笑说，做啥。玲子说，廿七八岁的人了，不小了。菱红说，我廿四岁呀。玲子说，跟日本和尚，早已分手，现在讲起来，还算是嫩相，沪生下决心，跟白萍离了婚，就跟菱红配对。菱红笑笑，端起酒杯，碰一碰沪生面前的杯子，叮一响，抿到了底，两颊起红晕。沪生说，这要等白萍回国了，再讲吧。玲子敲敲台面说，沪生算律师吧，缺席判决，懂不懂。沪生不响。玲子看手表说，今朝夜里，两个人就过夜。菱红说，啥。沪生说，又来了。玲子朝阁楼上指指说，到假两层去，先试一试，做得感觉好，也就定下来，买房子，沪生也不缺钞票。菱红说，十三吧。玲子说，如果床上不配胃口，就算同一个支部，劳动模范一对红，也是白辛苦。沪生笑笑。玲子说，沪生还等啥呢，讨了菱红做老婆，热汤热饭，省得老来此地混。菱红笑笑说说，我要享受，叫我去烧饭，做梦。玲子说，白萍有消息吧。沪生说，去了温哥华。玲子说，有男人了。沪生说，大概吧。菱红说，也许不止一个，生了别人的小囡了。沪生说，也许吧。玲子说，脑子进水了。沪生不响。玲子说，当时为啥会结婚。沪生说，讲过八遍了。菱红说，再讲一遍。沪生说，房子紧张，谈得时间也长，就结了。菱红说，白萍是好脾气。沪生说，是的。菱红说，喜欢打扮。沪生说，比较朴素。菱红说，谈过几次男朋友。沪生说，大概两次。玲子说，女人讲两次，乘以两，或者三，估计四到七次。菱红说，据说，白萍几个男朋友，全部是突然出国的。沪生不响。玲子说，跟沪生新婚

之夜，详细情况呢。沪生说，这不便讲。玲子笑说，还记得吧，沪生当年帮我办离婚，见了我，面孔一板就问，新婚之夜情况呢。菱红一笑说，玲姐姐新婚之夜，发嗲发了一夜，男人彻底买账。沪生说，啥，我会问这种无聊问题，不可能的。玲子说，现在，我来做离婚律师，我不问沪生，新婚之夜做了啥，只问这第一夜，白萍讲了啥。沪生说，多讲有意思吧。菱红说，我要听。沪生想了想说，这天白萍讲，沪生缺少男女经验，太简单了，太老实。玲子说，哼，其实呢，一面跟白萍谈恋爱，一面抱了梅瑞，又香又舔，脚踏两只船，经常吃零食。菱红说，啊，真的呀。玲子说，菱红，这就是男人，表面老实。沪生说，女人也一样。玲子不响，忽然大笑起来。菱红说，轻骨头。沪生说，自从我父母出了问题，我就明白了，一切毫无意义，白萍想结婚，我同意，想出国，我也随便。玲子说，新婚之夜，白萍究竟讲了啥。沪生笑笑说，这就是兜圈子的问题了，当时白萍问我，为啥要结婚。



二

沪生记得，所谓的新婚之夜，床头开一盏暗红色台灯，白萍手白如玉，像旧派闺秀，罗衫半解，绾了头发，忽然说，沪生，我是认真的。沪生说，我也是认真的，真心诚意。白萍不响，慢慢松开最后一粒纽扣，坐到雪白的大床里，沪生让开一点。白萍说，爸爸妈妈的问题，哪一年可以解决。沪生说，如果一般的政治问题，早就平反了，不一般的问题，不解决，也是一种解决。白萍说，我听不懂。沪生说，我爸爸一个老上级，最近放出来了，改了名字，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，用了新户口簿，人生结局，完全变样了。白萍说，我的几个男朋友，出国以后，情况也差不多，到了外面，改了名字，也完全变样了。沪生说，这些干部，心里其实是懂的，以前对别人，也用这种方法，不奇怪，规矩就是这样，处理之前，互相握一握手，讲几句勉励与希望，认真过每一天，要冷静反思，实事求是，不抱怨，不自暴自弃，积极面对，保重身体。白萍说，简直就是讲我这些男朋友，出国以后，到了新环境，面对新现实，也要实事求是，不自暴自弃，认真过好每一天。沪生说，语重心长，讲了这番名堂以后，铁门一锁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联系，十年八年，毫无消息，忽

然有一天，可以出去了，因此露面了，也不奇怪。白萍说，我几个男朋友，一到外国，也等于国门一锁，忽然失踪，等于失去自由，世事浮沉，天南海北，也许有一年，忽然回国，露面了，不奇怪。沪生说，处理干部的方式，形成一种习惯，大家已经看惯，做惯，心知肚明，这批人倒霉，也就是离开了熟悉环境，面对陌生房间，陌生人，过陌生生活，根本不会叫，不会喊，不会哭，心里明白，再叫，再跳，再哭，还是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必须平衡，必须承受。白萍说，这与出国之后我这批男朋友，真也差不多，忽然跟陌生世界接触，再哭再喊，必须承受，只是，我父母觉得，沪生的条件，比我原来几个男朋友要差，我觉得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沪生不响。白萍贴近沪生说，我就坚持了，所以结婚了。沪生笑笑。白萍说，沪生满意吧。沪生不响。白萍说，沪生父母有政治问题，等于沪生有问题，我也同样，我也有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沪生不响。白萍说，以前我跟几个男人，已经做过了，我不是处女，这个问题不小，沪生一定是有想法的。沪生说，我无所谓。白萍说，沪生如果一想，已经是白萍第四个男人了，应该有想法。沪生不响，关了床灯，窗帘映出梧桐的影子。白萍的手臂搭上来。白萍说，表面上，我工作积极，其实，我就想出国。沪生不响。白萍说，只要有出国机会，我一定不回来了。沪生说，这我理解。白萍不响。

这桩婚姻，当初只有阿宝了解。夫妻一年多，到1989年初，白萍公派德国，进修半年，开始，经常来信，秋天阶段，沪生依照白萍寄来的清单，到华亭路代买牛仔裤，裙子，文胸底裤，颇费口舌。摆服装摊的小琴，当时只有十八岁，经验丰富，考虑周全。有一次，小琴忽然称呼说，沪先生。沪生一呆，原来白萍的信封，就摆到小琴的眼前，沪生笑笑。这家摊位里，专卖日本版样，攀谈中，小琴提到与日本的业务联系，无意中讲到了玲子。沪生心里晓得，结婚的消息，一定会传到日本。果然一个月后，玲子来了电话。玲子说，沪生，现在外面不少人，全部想借了理由，不回来了。沪生说，当然。玲子说，自家的老婆，要多联系。沪生答应。玲子一语成谶。当时沪生，已收到白萍八张彩照，其中一张照片背后，白萍写了一行字，美丽的人儿在远方。阿宝看看照片说，女人一出国，就变得漂亮，老上海人讲，变得登样，标致，交关漂亮，霞气漂亮。沪生看了看照片里的白萍，神清气爽，凹凸有致，等读到了照片背面的这句文字，阿宝忽然不响了。沪生说，白萍的上海单位，一直发信，希望白萍早点回来，一切事体，好商量，但白萍对我讲，已经申请滞留，准备去加拿大。阿宝说，白萍身边，基本是有人了。沪生说，啥。阿宝说，这套照片，肯定是男人拍的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女人的照片，照相机端到男人手里，还是女人手里，选择的角度，味道，不一样。沪生说，我理解，人人会有故事，人人心里有想法，只是内容有别。阿宝说，最近来过电话吧。沪生说，比较少，我讲得也少。阿宝说，是怕人偷听。沪生笑说，感情好的夫妻，最怕人听。阿宝说，我一个外地客户讲，国际长途台的接线小姐，做夜班，就是结绒线，比较无聊，多数是听听隔洋长途消遣，等于听广播节目。沪生说，我以前坐邮政车，眼看别人随便拆信，现在想想，文字不算啥，夫妻隔洋相思，最有声色，也最无能，感情好到极点，只一个“想”字，电话里，是想眼睛，想耳朵，想头发，一直想到十只脚趾头，以为是二人世界，无所不讲。阿宝说，年轻接线员，听这种半夜内容，其实也是自讨苦吃，长期受刺激，如果是收袖口，手里的绒线针，往往会发抖，乱戳，天亮全部要拆，因此经验丰富的中年接线员，只听调情电话，男女关系未定，内容有点复杂，来来往往，像蟋蟀触须，互相动来动去，用足心思，聪明机智，有暗示，有味道，也

不伤筋动骨，长途台的资深老阿姨，这方面要求完全变淡，夜班只喜欢简单内容，喜欢听夫妻相骂，家长里短，互相攻击，紧张热闹，百花齐放，等于听滑稽戏。

沪生记得，有一天凌晨，白萍来电话说，沪生，最近忙吧。沪生说，还好。白萍说，现在做啥。沪生说，看书，准备休息。白萍说，一个人。沪生说，是的。白萍不响，电话里有丝丝杂音，白萍说，最近想我吧。沪生说，嗯。白萍说，想我啥地方呢。沪生说，就是想。白萍说，想我啥呢。沪生不响。白萍说，要我吧。沪生说，要呀。白萍停顿几秒说，我觉得房间里，现在有一个陌生人。沪生说，啥。白萍说，我听出来了。沪生说，啥人。白萍说，现在听不到声音了，我是感觉。沪生说，我听糊涂了。白萍说，糊涂啥。沪生说，房间里，就是我嘛。白萍说，身边啥人呢。沪生说，我一个人。白萍说，我看不见，听见了，床上是两个人，对吧。沪生说，笑话。白萍说，我感觉，是多了一个人。沪生说，听错了。白萍说，前几年沪生搬出去，我就有感觉了。沪生不耐烦说，我解释几趟了，现在有条件，我就借了房子。白萍说，我爸爸妈妈是一直怀疑，沪生，为啥要搬呢。沪生说，我想换环境。白萍说，我听到了，女人喘气了。沪生说，不可能的。白萍说，我心情不好了，最近，不会打电话了。沪生还想回答，话筒里咯的一响，一串嗡嗡声。



三

陶陶听钟大师说，头发硬的人呢，比较勇敢，心比较狠，做事会偏心，因此可以做大官，镇得住场面，如果做事不偏，位子容易不稳，心不狠，关键阶段，无法决断，做任何大事，要狠，也要偏，落得了手，这是做大官的要素。头发软的人呢，比较温和，公平，人一公平，就做不成大事，样样犹豫，容易妨碍别人利益，这种人的好处，是容易心安理得，只管自家，总之，我讲到底，头发硬软，无啥好与不好，社会分工不同，比如审犯人，心肠软的人，下不落手，事事不容易成功，往往拖泥带水，两面不讨好，女人也一样，如果皮肤白，头发软，一般来讲，脾气比较好。陶陶听了不响。对于钟大师讲大官小官的解释，陶陶毫无兴趣，后面这句，陶陶想到了小琴的皮肤，一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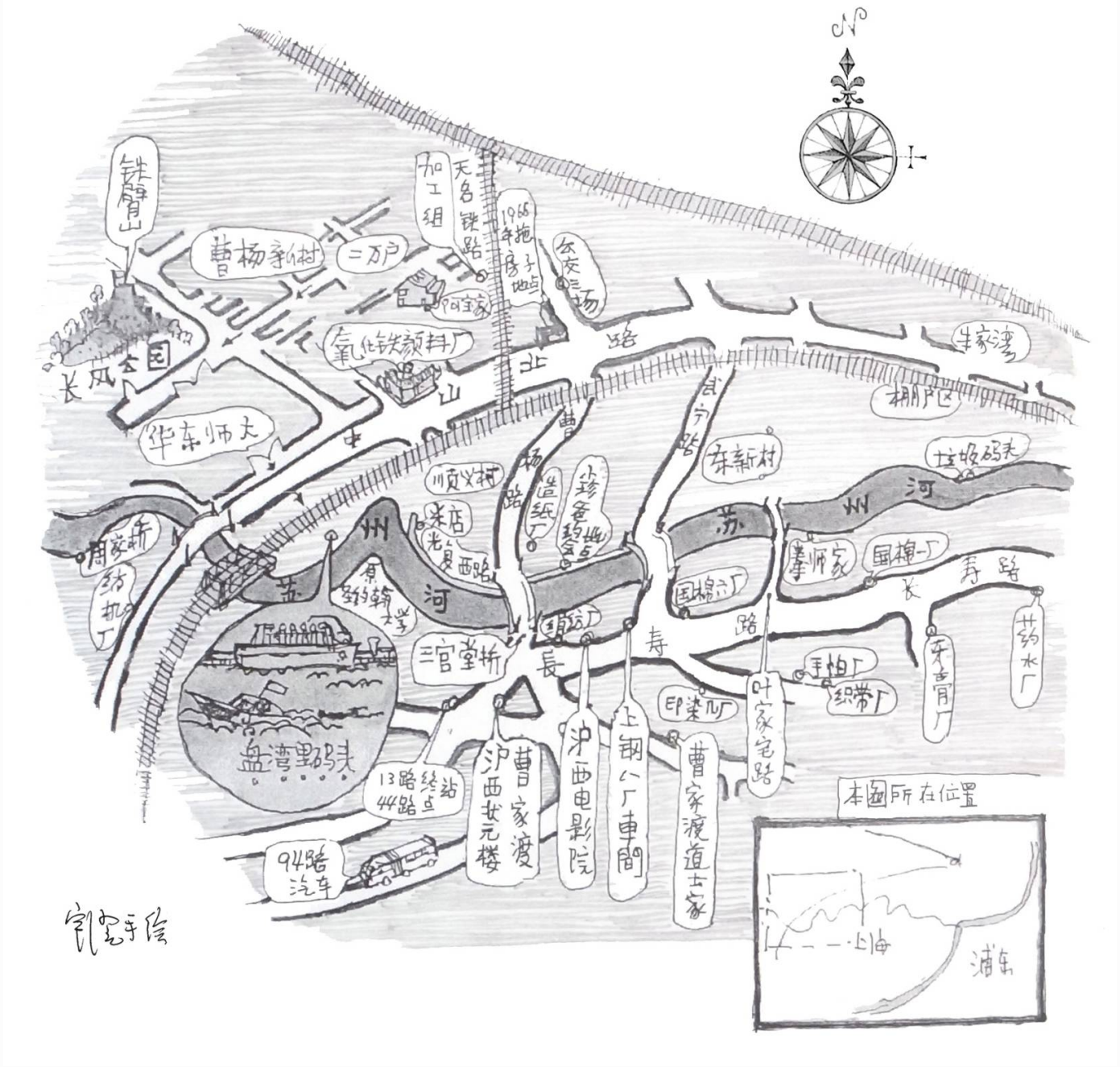
手，雪雪白，脾气好。上次吃饭，人人讲男盗女娼，小琴话题一转，谈起乡下过年的经历，不咸不淡，心里有悲，讲得大家不响，讲得陶陶心里落眼泪。也是这天之后，陶陶经常到华亭路看小琴，摊位后面，两个人坐一坐，陶陶讲得多，小琴讲得少，陶陶讲得急，小琴耐心听，时常只是笑，从不多言。每次等陶陶要走，小琴拿出准备的马甲袋，里面一件T恤，或一条长裤，这是小琴的心意，要陶陶去穿。一次芳妹看到了新衬衫，陶陶说，这是昨天买的。芳妹说，尺寸正好，登样的。有次是一条西裤，芳妹说，穿穿看。西裤一般留出裤脚，但这条长裤的裤脚，已经缝齐，烫过。芳妹说，这家店考究的，定做一样。陶陶说，别人留的尺寸，我一穿正好，因此买下来。芳妹也就不响。当时陶陶心里，真想提一提小琴，赞扬几句小琴的周到，温和，当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事后陶陶对小琴说，再送我马甲袋，芳妹就要怀疑了。小琴笑一笑，马甲袋到此为止。

从此以后，小琴去“夜东京”看朋友，陶陶必到。玲子见陶陶进来，比较冷淡，但玲子与小琴，一直是亲妹妹的交情，遇到玲子在场，陶陶也不声不响，只是小心吃饭，日常势久，玲子也就习惯了。有一天，芳妹带小囡，到无锡走亲戚，讲定当夜不回来，陶陶连打几个电话，约小琴到黄河路吃夜饭。小琴支吾说，外面吃，难为钞票，还是到姐姐店里吃吧。陶陶说，店里熟人太多。小琴说，人多热闹。陶陶说，摆摊一天，还想热闹，心里不烦呀。小琴说，饭店是自家姐姐开的，何必调地方。陶陶说，我现在，就想两个人单独吃饭。小琴不响。陶陶说，好吧，就到进贤路。小琴想想说，稍微迟一点，夜里八点钟见面，可以吧。陶陶说，为啥。小琴说，我手头比较忙。陶陶说，好辰光，就这样浪费。小琴说，讲定八点钟，我去买小菜。陶陶说，啊，只有亭子间小阿嫂，会去买菜。小琴犹豫说，我本来不想讲，夜里八点后，店里只剩服务员小妹一个人了。陶陶说，为啥。小琴说，炒菜师傅，七点半请假，玲子姐姐，一天忙，夜里要去看葛老师。陶陶说，这我晓得，葛老师生病几天了，天天闷进老洋房，看电视。小琴说，是的。陶陶笑说，原来，饭店是空的，为啥吞吞吐吐，早点不讲，非要挤牙膏。小琴笑笑。陶陶心里热起来。

这天夜里，天空飘小雨。马路上人少，陶陶七点三刻到“夜东京”，门口挂了“休息中”的牌子，灯暗，里面是服务员小妹，呆看电视，几只空台子，一座冷灶头。情况与小琴讲的一样。陶陶说，不碍吧，我先坐一坐，去隔壁吃盖浇饭。小妹答应，泡了一杯茶，自顾看电视。陶陶翻报纸，眼睛看手表，长针指到12，门一响，陶陶继续看报。小妹起来招呼说，小琴姐姐呀。小琴说，经过此地，雨大了，只好进来。马甲袋的声音，伞放进铅桶声音。陶陶抬头，看到小琴的眼睛，雨一样朦胧。小琴说，是陶陶呀，真是巧，外面落雨了。陶陶说，我是刚来。小妹说，饭吃过吧。小琴说，我买了熟菜，准备回去吃。小妹说，此地吃吧，我到隔壁买两客盖浇饭，陶先生也要吃。小琴顿了顿说，干脆大家吃。小妹说，我吃过了。小琴说，我买了“振鼎”鸡，菠萝派，小妹先吃，我去厨房炒一只素菜，落一点面条。小妹说，陶先生可以吧。陶陶说，好呀。陶陶立起来，觉得小琴每讲一句，有巧妙，得体周到，做戏一样滴水不漏，满腔是邓丽君歌曲的绵软。三个人坐下来，一大盆白斩鸡，姜丝调料一小碗，一瓶黄酒，三双筷子，两个人一再让小妹吃，小妹不饿，夹了几筷鸡，拿了菠萝派去看电视。陶陶与小琴四目相看，吃吃讲讲。陶陶低声说，讲得圆兜圆转，就是鸡买了太多。小琴说，多吧。陶陶说，一个小女人，买大半只鸡回去吃，只能瞒小妹。小琴说，轻点呀。陶陶说，听不见的。小琴低了头。陶陶一面讲，就捏了小琴的手。小琴笑笑，慢慢抽回来。陶陶说，小妹，再开一瓶黄酒。小妹拿过酒来说，姐姐，面孔红了。小琴说，我去烧菜。小妹陪小琴

到厨房，然后回来看电视。陶陶吃了半杯，走到厨房间，小琴面对水斗，冲一把菜心。陶陶走到小琴背后，靠紧小琴说，不烧了，我不想吃。小琴朝后避让，陶陶靠上去，靠上去。小琴手里的菜心，一棵一棵落到水斗里，人像糯米团子，反身倚到陶陶身上。小琴轻声说，不欢喜这种样子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走开呀。口里一面讲，身体一面靠紧，滚烫。

这天夜里，厨房间听不到一声镬铲响，小琴的清炒菜心，注定上不了台面。过不多久，小琴与陶陶空手出厨房。店堂里，小妹两眼盯了电视，看得一动不动，毫无知觉。两个人回到台子前面，一本三正经，坐了一歇。陶陶摸出酒钿，压到杯子下面，人就立起来。小琴一直看定陶陶，此刻也慢慢立起来。两个人与小妹讲了几句，告辞。拉开店门，雨丝细密，迎面而来。陶陶走了三家门面，撑开伞，让小琴钻进来，两个人一路无话，四只眼睛看定马路，慢慢朝西走，穿过几条直路，弯弯曲曲，走进延庆路一条弄堂。这是小琴租的房子，讲起来新式里弄，其实是底楼围墙改造的披屋，开门进去，一盏节能灯，塑料地板一半堆货色，另一半摆一把椅子，十四英寸电视，钢丝床。小琴进来，人已经不稳，贴紧陶陶，眼泪就落下来。陶陶顺手关门，关灯。小琴说，我不喜欢关灯，不要关。房顶石棉瓦传来淅淅沥沥雨声，然后轻下来，像是小了。钢丝床不稳，狭，太软，吱吱嘎嘎铁器摩擦，越来越响。小琴停下来说，邻居要听到了。两个人不再动。陶陶轻手轻脚起来，收拢地上衣裳，折起钢丝床，货堆里抽出两张纸板箱，地上四面铺平，摊垫被，摆枕头。房间小，节能灯越点越亮，照得小琴浑身雪白，甚是醒目。等两个人弄舒齐，陶陶想关灯。小琴贴紧陶陶耳朵说，我习惯开灯。讲了这句，臂膊滑过来，意态婉娈，身体贴紧陶陶。整个夜里，小琴不声不响，经常落眼泪，陶陶半睏半醒，一直到身边的小琴，呼吸均匀，叹了一口气。等一早五点钟，陶陶轻手轻脚起来，穿了衣裳，对小琴说，我走了。小琴睁开眼睛，摸摸陶陶的面孔，眼神迷蒙，一声不响。陶陶出门，走到弄堂外，天已经全部亮了，坐到附近一家摊头吃豆浆，眼睛看马路，心里像做梦，眼前一直是小房间里这个女人，无法忘怀。



| 七十年代沪西局部，按记忆所画。所有工厂，现已经拆除殆尽。 |

沪生听了这一段说，陶陶，看起来，这像是甜面酱，说不定就变辣火酱。陶陶轻声说，嘘，女人，我见得多了，但是碰到这种一声不响，只落眼泪的女人，第一趟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个社会，毫无怨言的女人，哪里来，我只要走到华亭路，小琴立刻请人看摊位，陪我到延庆路，一路讲讲笑笑，进了房间，钻到我身上，就落眼泪，这叫闷嗲，讲来讲去，要我注意身体，对待姐姐，就是芳妹，多多体贴，两女一男，三个人，太太平平过生活，一面讲，眼泪落下来了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男人为啥只欢喜邓丽君。沪生说，为啥。陶陶说，邓丽君金曲，唱来唱去一个字，嗲，听不到半句埋怨，其他女人，开口一唱，就是鉴貌辨色，冷嘲热讽，要死要活，夹头夹脑，一肚皮牢骚，阴阳怪气，怨三怨四，搞七搞八，横不好竖不好，还以为，这是男人最吃的嗲功，妖功，男人吃得消吧，根本吃不消。沪生说，这是各人口味不同了。陶陶现在，已经是火热达达滚的阶段，感觉不一定对，再下去，会有问题的，我对这种关系，一向不看好。陶陶说，不怨三怨四，每一句贴心贴肺的绝品女人，哪里去寻，这社会，像沪生讲的，女人永不满足，一作两闹，最后上帝发火。沪生说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是童话故事。陶陶讲，是呀，夫妻两个人，碰到河浜里的妖怪，捞到一只

脚盆，男人满足，女人不满足，想要房子，妖怪送房产证，男人满足，女人不满足，想做女老板，妖怪让女人做老板，让男人跟女人打工，女人又不满足，条件越开越高，到最后想做女皇帝，上帝火大了。沪生说，一遍又一遍跟我讲，啥意思呢，思路已经不正常，有点痴了。陶陶笑说，最近，我是有点花痴了，因为小琴太好了。沪生说，上帝发火，算是好的，陶陶最多逃回去，重新跟芳妹太平生活，一般的外插花，等于发一次感冒，总是无声结束，要是上帝真送来一个不一般女人，麻烦了，男人开心呀，其实最后，吃足苦头。陶陶不响。沪生说，不一般的女人，最容易让男人昏头昏脑，最后翻船，碰到一个真正的绝品女人，一不小心，日月变色，改朝换代，亡党亡国。

第贰拾壹章



壹

礼拜三，阿宝去看祖父，位置是闸北鸿兴路，老式街面房底楼，房门紧贴马路。祖父摇扇子。台面上摆一碗切好的冬瓜。阿宝说，每趟吃冬瓜。祖父说，红烧冬瓜，我咬得动。阿宝从网线袋里拿出两包熟菜，钢钟饭盒里两客冷馄饨，宝山路老北站买的。嬢嬢说，每次大手大脚，阿宝要节省。阿宝不响，发觉角落里，有一只缺脚茶几，是思南路搬来的，砖头垫稳，叠了秋冬衣裳，棉花

胎，遮塑料布。祖父说，加工组每月发几钿。阿宝说，十五块。孃孃说，一双男式皮鞋，最便宜七块六角五，阿宝将来哪能办。阿宝不响。房间里的大橱，小方台子，是孃孃到虬江路买的旧货。台子靠墙，夜里移开一点，搭一只帆布床，日收夜搭。夏天，帆布床热，孃孃到门外路边，靠一只躺椅过夜。最近两年，祖父门牙落了三只，旧竹榻是前任房客遗物，比祖父相貌更老，一动吱嘎作响。门外，家家户户搭一间灶披，摆放煤炉。炉子现在捅开，准备烧饭。祖父说，我原来几爿工厂，学徒工记得是十六块，三年满师，廿七块八角。阿宝不响。孃孃说，以前我的学生沪生，据说父母是军队干部，做了采购员，一月工资呢。阿宝说，革命家庭嘛。孃孃说，起码三十六块朝上。阿宝说，总比插队落户好。孃孃说，下个月，我为阿宝买皮鞋，小青年要穿皮鞋。阿宝说，不大出门，算了。孃孃说，阿宝一道吃，还是吃过了。阿宝说，吃过一客冷面。孃孃说，总归这副样子，孃孃不会烧菜对吧。阿宝不响。等孃孃到外面的煤炉间里。祖父说，爸爸妈妈好吧。阿宝说，还好。祖父看门外，凑近阿宝说，孃孃不开心，每天夜里落眼泪，阿宝要劝一劝。阿宝点头。竹榻吱嘎作响，蒲扇哗哒哗哒，等到开饭，阿宝坐门外的小凳。路边到处是乘凉居民，大人小囡，脚下无数双木拖板，滴刮乱响，想到孃孃的情况，阿宝烦闷。造反队翻出小皮箱，几年过去了，孃孃一直痛苦。姑丈黄和礼，工程师，笑眯眯的斯文男人，据说已经花白头发，弯腰塌背。记得电影里，有一个女革命到上海寻组织，走进石库门，镜头移到天井，一个旗袍女人朝楼上喊，黄格里，有人寻侬。上海话“格里”，有顺口，亲昵之意。当时，黄和礼浑身笔挺，走进思南路大房子，孃孃忽然大笑说，黄格里，有人寻侬。黄和礼一呆。这是夫妻的甜蜜期。小皮箱事件后，黄和礼与孃孃分别关进各自单位审查。一套国民党军装，内有一张填了国民会议选民证的柳德文，究竟与黄和礼有多少瓜葛。有人到档案馆调查，传进孃孃以前同事，薛老师的耳朵。孃孃转正，调到区里工作，薛老师有意见，等到自由揭发的年代，人人就可以检举。当时上海有人检举，本地某一张报纸，正面印“毛主席”三字的背面位置，正巧排印“老反革命”四字，当班编辑，就是现行反革命。薛老师读过一点俄国文学，读过名诗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》，认为柳德文，是柳德米拉公主后裔，是苏联共产党，因为中苏交恶，就是敌对党，反动异己分子，间谍。另一个柳德米拉，苏联女狙击手，得金星勋章，1953年官拜海军少将，曾访问美国，是罗斯福总统接见的第一个苏联女人。因此，柳德文应该有苏军背景。这个揭发，来头不小。黄和礼事情搞大。单位做出决定，孃孃必须与黄和礼离婚，划清界线，先回到市民队伍做检讨。如果同流合污，一个发配新疆，一个去云南充军，自取灭亡。夫妻二人抱头痛哭，离了婚。黄和礼关了半年，单位监督劳动。之后几年，形势稍有松懈。两人就设法联系，悄悄见面。压力逐渐减轻，时常双双溜出来，胆子变大，多次约会。一般是躲到公园冷僻角落。黄和礼事先打传呼电话到鸿兴路，不回电，传呼单子写， 明早十点，送蟹来。 意思就是闸北公园碰头，蟹，就是大闸蟹。送鸽子来，顾名思义，虹口和平公园。送奶粉，海伦路儿童公园。孃孃一次让阿宝猜，黄格里明早，送外公来。是啥地方。阿宝说，猜啥呢，外滩黄浦公园。孃孃叹气。阿宝说，为啥每次要调公园。孃孃说，每礼拜去一个地方，太显眼了，另外，传呼电话老太婆也会奇怪，有男人每礼拜送奶粉，像我有小囡了。阿宝说，每礼拜送大闸蟹，送鸽子，送外公，也不大正常。孃孃叹一口气说，是呀，本想省一点电话钿，怕省出问题来，我就打回电了。阿宝不响。孃孃说，唉，夫妻见面，就像搞腐化，轧姘头，又不敢结婚，孃孃真是怨。阿宝说，让黄格里来鸿兴路呢。孃孃说，我是离婚女人，不方便的。阿宝说，难得一趟，两个人坐坐讲讲，应该可以的。孃孃说，阿宝，孃孃如果讲出来，真难为情。阿宝不响。孃孃说，阿宝虽然大了，还不懂

男女事体。阿宝说，我懂的。嬢嬢说，讲讲看。阿宝也就讲了5室阿姨，冲床后面的情况。嬢嬢满面飞红说，要死快了，真是下作。阿宝不应该看呀，眼睛马上闭起来。阿宝说，来不及了。嬢嬢说，这就叫野鸳鸯，我跟黄格里，是门当户对，原配夫妻。阿宝不响。嬢嬢说，阿宝是大人了，我讲一点也可以，成年男女，不是碰碰头，讲讲就可以了，见了面，就算到公园里靠一靠，是不够的。阿宝不响。嬢嬢说，黄格里住的集体宿舍，我不可能去，到公园里呢，两个人总是怨，有一趟，我真恨呀，恨起来，咬了黄格里一口，臂膊上咬出牙齿印子，借旅馆，想也不要想，先要凭单位介绍信，男女住一间，要审验结婚证，难吧。阿宝不响。嬢嬢说，结果有一次，我爸爸直接请了黄格里，马上到鸿兴路来，爸爸回避，到公兴路长途候车室里去养神，黄格里就来了，太不顺利了，门口路边，坐了不少邻居，我是离婚，里弄有记录，爸爸刚刚出门，有一个大男人就溜进来了，邻舍隔壁，全部看到，男人进来，也不方便关门，因为家家开门，两个人面对面，皮笑肉不笑，发呆，真是讨厌，巧是后来，忽然落了阵头雨，邻居全部回进去，关门关窗，我也关门关窗。讲到此地，嬢嬢不响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嬢嬢不响。阿宝说，还是顺利的。嬢嬢捂紧面孔说，实在是难为情，不可以再讲了。阿宝不响。嬢嬢说，从此以后，黄格里再也不好意思来鸿兴路了。阿宝说，邻居发现有情况，告诉居委会了。嬢嬢不响。两个人闷了一歇。嬢嬢说，已经好几年不接触了，讲出来难听，以前黄格里，根本不是这副急相，结果，竹榻中间，有一根横档，突然就压断了，啪啦一记，上面的老竹片，压断七八根，两个人，吓是小事体，竹榻正当中，有了一个面盆大的破洞，要是我爸爸看见，多少难堪呀，闯穷祸了，两个人修也修不好，满头大汗，三个钟头后，爸爸回来了，看到竹榻上遮了不少破竹片，拨开来，还是一只大洞，我实在是难为情，就想去寻死。嬢嬢捂紧面孔，无地自容。



贰

银凤与小毛约定，如果门前摆一双拖鞋，表示想小毛。摆一双布鞋子，想煞小毛。但环境有制约，阴差阳错，有时，是小毛无兴致，无动静，银凤奈何。有时耐不过，听见小毛上下楼梯，银凤

忽然开了门，堂堂正正叫一声，小毛。二楼爷叔房门大开，空不见人。但小毛不在状态，自顾上楼下楼，银凤只能关门。最后，门口出现单只拖鞋，是紧急信号。小毛即便故意不见，走到三楼看书，吃酱瓜吃泡饭，眼前慢慢出现银凤的样子，等于空气有了变化，出了效果。整幢房子，无人会明白，一只普通的海绵拖鞋，是如此涵义，只有小毛懂得，这就是上海人讲的，辣手辣脚。每到此刻，小毛灵魂出窍，慢慢成为遥控模型，两脚自动下楼。还好，二楼爷叔大门紧闭，小毛溜进银凤房间，拖鞋收进，坐到方格子被单上，银凤两手掩胸，看了看小毛，钻到小毛身边来。小毛说，急成这副样子了，讨厌。银凤说，我是恨，只有恨了，隔壁爷叔讲过，想郎想得心急了，女人脱了绣花鞋子，猜一课，合扑，见不到人，仰天，人就会来，结果，一合一仰。小毛说，自家门口就摆一只，讨厌。银凤不响。小毛说，昨天夜里，我来了几个朋友，为啥要偷看。银凤笑说，我从来不看的。小毛说，看到啥了。银凤不响。小毛说，女人偷看，少有少见。银凤说，看得到啥呢，就算楼下，是天蟾舞台，共舞台，天天唱筱丹桂，我也不动心。小毛说，算了吧。银凤说，真的。小毛说，银凤看了还是不看，我心里一本账。银凤说，看得到啥呢，店堂里又不开灯，一团一团黑影子，窸窸窣窣，男男女女，嘻嘻哈哈，看不清，听不到。小毛说，啥叫偷看，要的就是这种味道。银凤腰身一软说，对是对的，我看来看去，心里就痒了。小毛不响。

小毛完全晓得，寂寞银凤，长夜如磐，冷眼看定楼下的世界，卿卿我我，是是非非，即便模糊身影，轻微动静，让银凤的眠床更冷，内心更热。店堂是一个模糊焦点，大妹妹，兰兰，阿宝，小珍，沪生，样子相貌，脾气性格，相互关系，银凤经常提到。小毛说，这帮人比较无聊，沪生原来呢，还算正派，现在也学坏了，大妹妹跟兰兰，是花蝴蝶一样。银凤说，我发觉，沪生对兰兰，已经有意思了，阿宝呢，带了女朋友小珍进来，小毛就避开，门一关，两个人抱紧不放。小毛说，不许讲了。银凤说，两个人到长凳旁边抱紧。小毛说，管得太多了吧，心思太野了。海德哥哥，就要回来了，要静一静了。银凤不响。小毛说，过了几个月，就会冷下来的，正常的。银凤说，啊，这是小毛的意思，准备冷下来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我不肯的，不会答应的。小毛不响，银凤轻声说，我心里的苦，以前吃过的亏，我可以跟啥人讲呢。小毛一捏银凤的手说，跟我讲。银凤畏惧说，这不可以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小毛太绝情了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，我已经想到，海德回来，夜里跟我做生活的样子，我表面不响，心里不情不愿，会更想小毛的，我喜欢的人，绝对不会变。小毛听到此地，两人相拥，无言而眠。这次见面后，过了六天，海德回到了上海。当夜小毛中班回来，银凤房门，已不漏一丝灯光，门口有海德的皮鞋，一只折叠的外文纸箱。小毛推开三楼房门，开灯，台子上有一包外国饼干。小毛娘在帘子后说，回来了。小毛嗯了一声。小毛娘说，早点休息，明朝夜里，姆妈有要紧事体商量。小毛嗯了一声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小毛醒来，已是早上九点钟。小毛下楼接水，跟王师傅讲几句，回到二楼，房门开了，银凤与海德吃泡饭，台子上是油条，红乳腐，萝卜干炒毛豆。海德说，小毛进来，一道吃。小毛说，阿哥回来了。海德说，进来呀。小毛进去，银凤面色不好，一声不响。海德立起来，走到五斗橱前面，朝一只米黄铁盒子一揿，嗒一响，跳出两片焦黄面包。海德拿出一片，搨了黄油，让小毛吃。另一片也搨黄油，摆到银凤面前碟子里，银凤一动不动。小毛说，这机器叫啥。海德说，toaster，香港叫“多士炉”，我买的旧货。银凤低头说，买的，还是拾的。海德不响。海德说，外国人，单靠这只机器吃饭，因此又高又壮。小毛说，还有啥稀奇东西。海德说，这趟只有几本旧画报，里面有凤飞飞，邓丽君，大陆无人晓

得。小毛吃面包片，翻一翻画报。银凤不响，海德吃了一碗泡饭说，这趟回来，轮船差一点出事故。小毛抬起眼睛看海德，目光只停留海德的胸口。海德说，开到327海区，船长肉眼观察，右前方有拖缆来船，航向是东南，0140阶段，挂出垂直三盏白灯，一盏红舷灯，距离大概四海里了，船长看望远镜，对方仍旧是保向保速，接近到两海里，仍旧保向保速，变成交叉对遇局面，晓得危险了，鸣三声短汽笛，来船仍然直接过来，要死吧，夜雾重，船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船长大幅度左转舵，最后，来船离船艏右侧五十米通过，甲板吊紧大型构件，一根钢丝绳断裂，大家一身冷汗，如果有浪，压舱“面包铁”大幅度移动，甲板上的货色侧翻，船一斜，阿哥就危险了，回不到上海了。银凤冷冷说，讲这种事体，啥意思。海德苦笑不响，吃泡饭。小毛说，太危险了。讲到此地，发现银凤仍旧冷淡。小毛说，我上去了。海德说，坐一歇。小毛说，我先走了，再会。等到下午，小毛在后门碰到了银凤。小毛笑笑。银凤低声说，情况有了变化，以后，小毛跟我，不要再联系了，讲定了。小毛一呆。银凤讲了这句，眼睛不看小毛，端了面盆，直接跑到楼上，房门一关。

小毛猝不及防，完全呆了。当天小毛娘下早班，回到房间说，小毛，吃了夜饭，陪姆妈到澳门路去一趟。小毛说，做啥。小毛娘说，路上再讲。全家饭毕，母子两人出门，沿西康路朝北，走澳门路。小毛娘说，人已经不小了，有桩事体，姆妈想了不少天。今朝出来，准备为小毛介绍女朋友。小毛停下来说，我不要女朋友，我不去。小毛娘说，去，姆妈讲去，就要去，男人大了，就要讨老婆，要有责任，领袖讲过了，女人是男人身上一块骨头，意思是男女恩爱，工作好，身体也好。小毛不走。小毛娘说，要造反是吧，想翻天是吧，快点走，我跟春香小姐姐讲定了，七点半，快点。小毛说，啥，啥春香。小毛摇摇头，脑子空白，勉强跟了娘走，穿过江宁路，转到莫干山路一条石库门老弄堂，走进一户人家的灶间，底楼前客堂，已经开了门，春香小姐姐立于门口。小毛娘招呼一声说，春香。小毛心里一跳。眼睛扫过去，房门口的春香小姐姐，鹅蛋面孔，眉眼忠厚，青丝秀润。小毛记起了模糊的轮廓，小学生时期，春香来小毛家几趟，春香娘与小毛娘，以前是教友。此刻，小毛娘说，小毛，进来呀。春香说，小毛认得我吧。小毛笑笑，三个人进前厢房，里面一隔为两，前间摆大橱，方台子，缝纫机，面汤台，摆一部26寸凤凰全链罩女式脚踏车，墙上有春香父母照片，五斗橱上面，挂一只十字架，下面供一瓶塑料花。后面一半，上搭阁楼，下面隔出一小间，有小窗玻璃，里面是双人床。小毛娘感叹说，春香好看吧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看看四周说，房间好，样样舒齐，小毛觉得呢。小毛说，瞎讲啥呀。春香说，是呀，阿姨也太直了，难为情的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小毛，现在还练拳吧。小毛说，长远不练了，小姐姐哪里听来的。春香两眼看定小毛说，有几年一直看到呀，当时，我做环卫所苏州河驳船生活，船过了洋钿桥，上粮仓库，经过叶家宅，岸上有一块空地，几次看到小毛练拳头，我跟值班长讲，这就是我弟弟。小毛娘说，苏州河有多少垃圾码头，多少粪码头，春香样样晓得。小毛不响。

弄堂背后是苏州河，一阵一阵，是夜航船汽笛声，河对面，是潭子湾，弄堂旁边有啤酒厂，路西不远，申新九厂高楼，每一个铁丝窗栅栏上，零缣碎素，挂满棉絮，风里无数飞舞白鸽。春香的房间走廊，飘过来苏州河气味，棉纱味道，啤酒花隐隐约约的苦气。三个人坐了一个钟头，小毛娘带了小毛告辞。春香送出弄口，春香说，小毛要常来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拉了一把说，答应呀。小毛点点头，笑笑。母子两人一路往回走，小毛娘笑眯眯说，蛮好。小毛说，姆妈，这根本，是不可能的事体。小毛娘说，我已经定了，讲起来，也算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现

在春香孤单了，春香娘故世前，我答应的，一定照顾好春香，现在只要春香满意，就可以了。小毛说，不要讲了，我根本不答应。小毛娘说，男青年如果怕难为情，家长就要做主，姆妈困难中求告领袖，这也是天意，小毛结了婚，就晓得老婆好了。小毛说，八字没一撇的事体。小毛娘说，姆妈看定的人，不会有问题，墙壁上，确实有十字架，小毛看不习惯，可以商量，替换，姆妈以前信耶稣教，后来改信领袖，一样的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昨天，姆妈跟春香，已经分别做了祷告。小毛说，啥啥啥，昨天碰过头了。小毛娘说，昨天，就是现在的辰光，我开口一谈，春香就爽快答应了，因为见过小毛嘛。小毛一呆，觉得事体严重了。小毛娘说，自家房间小，哥哥姐姐，接下来要谈朋友，办婚事，住哪里去，春香的房子，以前是申新厂职员宿舍，马上要装煤气，还有啥缺点，国际饭店，也不过如此，姆妈真眼热。小毛说，要住，姆妈去住，我不感兴趣。小毛娘说，女人比小毛大个两三岁，更懂事理，女大两，赛过娘，将来服侍小毛，有啥不适意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春香一讲起小毛，眉花眼笑，这就是缘分。小毛说，太奇怪了，如果春香样样好，为啥拖到现在。小毛娘顿了顿，一部装菜的带鱼车，歪歪斜斜经过马路。小毛娘说，结过一次婚，两个月里就结束了。小毛说，啊，已经结过婚了。小毛娘忽然光火说，我耐耐心心一路讲，还是不肯听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忽然哭了起来，啊啊啊，我想想我，真是苦命女人啊，啊啊啊，我一辈子，做牛做马，我还有啥意思啊，啊啊啊。小毛说，姆妈，轻点呀，轻一点。这天夜里，小毛难掩心中之悲。银凤改变态度，一定得知此事，面临选择，使小毛纠结，混乱。接下来的两天，银凤看见小毛，冷淡里带一点客气。海德一贯是热情好客，毫无变化。到第三天，春香拎了水果篮，彩色奶油蛋糕上门。小毛父母非常高兴，谈谈讲讲，坐了两个钟头，春香告辞，小毛爸爸拉了小毛，送下楼梯。二楼两家邻居，开门来看，小毛尴尬至极。二楼爷叔，海德，笑眯眯盯紧了春香的胸口。银凤看到春香，眼神冷淡。短短三天时间，世界有变。第四天上班，樊师傅说，小毛要结婚了，蛮好蛮好。小毛一呆。樊师傅说，老婆大几岁，浦东人喜欢大娘子，顶好。小毛说，我不答应，我娘就寻死上吊，穷吵。樊师傅说，小毛，讨老婆，不是买花瓶，日脚过得去，就可以了，以前讲结婚，就是尽孝，有道理的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说，春香不错的，一看，圆端端面孔，雪雪白，肯定是贤惠家主婆，会养双胞胎。小毛一吓。樊师傅胡萝卜手指头，捏了一张春香的照片，微微发抖，“人民照相馆”，手工着色四寸照片，四面切花边，春香烫了前刘海，一字领羊毛衫，扎丝巾，笑眯眯染两朵红晕，看定了小毛。樊师傅说，老娘家，特地来寻我，求我来看，我只讲一个字，好。我赞成，我要吃喜酒。小毛拿了照片，心乱如麻，下班后，到叶家宅看望拳头师父。师娘上班，金妹烧菜，陪小毛吃了几杯，以往，拳头师父最反感樊师傅，但这次非常赞同，只望小毛结婚。小毛有一点醉，慢慢走回大自鸣钟，已经九点敲过，小毛懒得开门，走后弄堂，后门敞开，听见理发店堂里有人说笑。小毛身体一避，里面坐定两个人，一个女人靠了镜台，仔细听口音，是阿宝，沪生，银凤。三人有说有笑。银凤说，小毛的女朋友，交关标致，有房子。沪生说，太不够朋友了，我跟阿宝，为啥一点不晓得，有啥可以瞒的。阿宝说，嫂嫂结婚几年了。银凤嗲声说，我年纪大了。沪生说，嫂嫂笑起来好看。银凤笑说，我晓得沪生，早就熟的，一道看过电影。沪生说，这我记得，《多瑙河之波》，船长跟安娜。银凤软声说，是呀是呀。阿宝说，我一般只是夜里过来，嫂嫂哪里会认得。银凤笑说，这是秘密。沪生说，笑起来好听。银凤轻笑，撩心撩肺。阿宝说，这个小毛，看到了新娘子，走不动路了。沪生说，大概是过夜了，这是允许的。银凤说，沪生真会说戏话。小毛靠了门框，一股热血涌上来，慢慢走进理发店。三个人发现小毛，身体一动。银

凤穿一件月白棉毛衫，手拿一条毛巾，路灯光照过来，浑身圆润，是象牙色，但此刻，小毛毫不动心，也并不难过。小毛拿出春香的照片说，讲得不错，我确实要结婚了，从现在起，大家不要再虚伪，不需要再联系。沪生说，小毛，做啥。小毛说，本来就不是结拜弟兄，我走我独木桥，以后不必要来往了。阿宝说，小毛，酒吃多了。小毛说，我死我活，我自家事体，从今以后，大家拗断。阿宝与沪生立起来说，小毛。银凤不动，凛若冰霜，忽然蹲下来抽泣。小毛说，对不起，大家到此为止，我决定了，说一不两。讲完这句，小毛十分平静，忽然感到无所畏惧，能独立面对一切磨难，小毛一步一步走到楼上，关门睏觉。



叁

从此以后，大自鸣钟弄堂理发店，白天营业照常，夜里永归寂静。小毛与沪生，阿宝绝交，婚后搬到莫干山路，很少回来。小毛娘眉头皱紧。二楼银凤，形容憔悴，身材发胖。大妹妹，已去安徽山里上班。只有兰兰与沪生有联系，时常见面。有次夜里，两个人走到西康路三角花园。兰兰说，理发店里，现在老鼠多起来了，一到夜里，门口蹲两只野猫。沪生心里一酸说，太冷清了，最近见到小毛吧。兰兰说，见过一次，不理不睬，脾气完全变怪了。沪生不响。兰兰靠紧沪生，捏紧沪生的手说，人人不开心，阿宝也不开心，据说跟小珍分手了，沪生为啥不开心。沪生不响，同时也觉得，兰兰是细心人，这半年里，沪生心情变坏，是家中发生了逆转，起因是1971年一架飞机失事，数年后，牵连到沪生父母，双双隔离审查，随后，拉德公寓立刻搬场。沪生与沪民兄弟两人，指定搬进武定路一间旧公房，两小间，合用卫生，与原来英式公寓，天地有别。此刻，沪生表面上笑笑，其实是有气无力。沪生说，小姑娘，少管闲事。兰兰说，要开心一点，跟我讲讲嘛。兰兰贴近沪生。三角花园里，到处是一对一对，抱紧的无声男女，附近的夹竹桃，墨黑沉沉，满树白花。兰兰说，过几天，跟我去听唱片，散散心。沪生答应。

三天后，兰兰约了沪生，阿宝，走进玉佛寺附近，一条新式里弄，去看兰兰的女同学，电车卖票员雪芝。兰兰说，雪芝的房子，照样独门进出，一楼到二楼，红木家具，一件不缺，楼上小间里，照样有唱片，也有唱机。阿宝说，奇怪了，现在还会有这种好人家。兰兰说，雪芝爸爸，以前是铁工厂小老板，应该算资本家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革命到了现在，还有漏网之鱼。阿宝叹息说，沪生到了现在，还讲这种口头语，还谈革命。沪生忽然不响。兰兰说，大妹妹最倒霉，穿棉裤爬山，雪芝倒霉，是五个哥哥姐姐，全部下乡了，讲起来，雪芝条件好，大小姐派头，平时要临帖，打棋谱，集邮票，一卖电车票，马上一副武腔，敲台板，摇小红旗子。阿宝不响。三个人进了小弄堂，后门一开，眼前的雪芝，苗条身材，梳两根辫子，朝阳格衬衫，文雅曼妙。阿宝吃了一惊，1970年代，工厂，菜场，国营粮油店，饮食店，每条公交线路，包括环卫所，可以看见容貌姣好女青年，阿宝看看雪芝，无意之间，想到了夜班电车，雪芝胸前挂一只帆布票袋，座位上方，是昏黄的小灯，车子摇晃，嗡嗡作响，几个下中班的男青年，认定雪芝的班次，每夜专乘这一趟电车，为的是看一眼雪芝，看一看雪芝的无指绒线手套，小花布袖套，绒线围巾，中式棉袄，看雪芝一张一张整理钞票，数清角子，用旧报纸一卷一卷，仔细包好，然后，拆开一叠车票的骑马钉，预先翻松，压进木板票夹，台板一关，移开窗玻璃，小旗子伸出去，敲车厢铁皮， 提篮桥提篮桥提篮桥，提篮桥到了，提篮桥到了。 雪芝说，阿宝。兰兰推了推阿宝。阿宝发现，眼前的雪芝，吐嘱温婉，浅笑明眸。阿宝说，啊。雪芝说，阿宝，几时让我看邮票。阿宝说，我早就停手了，对了，最近有啥新票呢。雪芝想了想说，“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”，J8，十六张一套。阿宝笑笑。雪芝说，不过，我只集旧票，我哥哥，两个姐姐，安徽插队，另外两个姐姐，黑龙江农场，加上这帮人的同学，信封旧票全归我。阿宝不响，心里不相信，陌生的雪芝，可以讲个不停。桌面上有棋盘，砚台，笔墨。阿宝说，我有一本丰子恺编的《九成宫》，我不写字，雪芝要吧。雪芝说，民国老版本，我要的。沪生说，如果1966年，雪芝多写几批大标语，多写横幅，等于多练榜书，更容易提高。阿宝说，这要看情况，当时最时髦，就是“新魏碑”了，马路上，到处“新魏碑”，我比较恶心。雪芝说，阿宝讲得有意思，字确实要清贵，要有古碑气，要旧气，不可以薄相。沪生不响。雪芝说，“新魏碑”呢，硬僵僵，火气太足，结体就不一样了。沪生说，一笔一画，峭拔刚劲，激情十足，为啥不好呢。阿宝轻声说，已经吃足苦头了，还要激情。沪生不响。兰兰说，1966年，雪芝还是穿开裆裤，就会写大字了。雪芝拍一记兰兰说，要死了，十三。大家一笑。兰兰领沪生到楼上听唱片，阿宝与雪芝，落子棋枰，房间里静，阿宝想到雪芝卖票的样子，心生怜惜。这天回去的路上，沪生看了看阿宝说，连输了两盘，肯定是有意的。阿宝说，我一直是臭棋，从来不动脑筋，只是看雪芝，夹一粒黑子，端端正正揿下来，滴的一记，雅致相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棋一动，就晓得对方心气，无论打劫，死活，收官，雪芝根本无所谓，一点不争。沪生不响。两个人到饮食店吃馄饨。阿宝说，沪生，想开一点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小毛发作这天，沪生倒是嘻嘻哈哈，跟银凤又讲又笑。沪生说，是苦笑，懂吧，也是酒吃多了。阿宝说，是吧。沪生说，大家全部是明白人，这一夜，大家全部不对头了，小毛，银凤，我呢，更是不谈了。阿宝不响。想到这一天，阿宝得知沪生家中变故，黄昏赶到武定路，开门先吃一惊，两个房间，灰尘之中，只有两床地铺。沪生无精打采，看看阿宝说，我还可以，沪民情绪不好。沪民裹紧一条棉花胎，一动不动。阿宝拖沪民起来，摸出皮夹说，阿哥，麻烦去买点酒菜上来，大家随便吃一顿。沪民勉强起身，摸一把面孔，下楼去买。阿宝到走廊里，寻着一把破扫帚，四周粗粗打扫。沪生说，我无所谓。阿宝

说，搬也就搬了，当年，我搬到曹杨新村，邻居要围观，此地算静的。沪生不响。阿宝笑说，想起我祖父讲，做官的抄家，完全是应该，抄到生意人头上，千古少见。沪生说，为啥。阿宝说，也就是随便讲讲，太平天国，长毛造反，照样一路抄杀，不管官民，这就是革命。沪生说，观点混乱，人呢，还是要以阶级来分，就算到了出事前一天，我爸爸讲起来，是为了阶级，为了国家，不是为个人，我爸爸已经无法退缩，身不由己了。阿宝说，这我全懂，向来如此，只要是上面大领导出事体，也就是打闷包，内部处理，下面一大批人，准备翻船，唐宋元明清，一式一样。沪生说，不多讲了，接受现实，我随便。不久，沪民买来几包熟菜，两瓶加饭酒。三个人闷头吃了，坐到夜里七点半，沪生送阿宝下楼，路上一直乱讲，结果糊里糊涂，两人顺西康路一直走到大自鸣钟弄堂，理发店锁了门，楼下喊小毛，无人答应，转到后弄堂，银凤穿一套月白棉毛衫，靠近水斗搓毛巾。银凤笑笑说，大概是沪生，阿宝对吧。阿宝说，小毛呢。银凤说，上班到现在也不回来，不要等了。沪生说，不要紧的，我坐一坐。银凤看看楼上，轻声说，还是回去吧。阿宝说，我以前见过嫂嫂吧。银凤微微一笑说，反正我认得阿宝。沪生笑笑，酒眼朦胧，看见面前少妇，心情松一点。两个人坐进理发店，银凤依了镜台，说笑十多分钟。想不到，小毛冲进来大发作。事后，银凤抽泣一阵，木然上楼。两个人呆坐许久，沪生说，还是走吧。沪生拉了阿宝，走出店门。阿宝说，结束就结束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最后再看一看，理发店这一页，也就翻过去了。沪生看定寂静的弄堂，路灯昏黄，一只野猫穿过。沪生说，如果是结拜弟兄，也许就好一点。阿宝叹息说，人是要变的，情况变了，一切会变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既然小毛要结束，我买账。沪生不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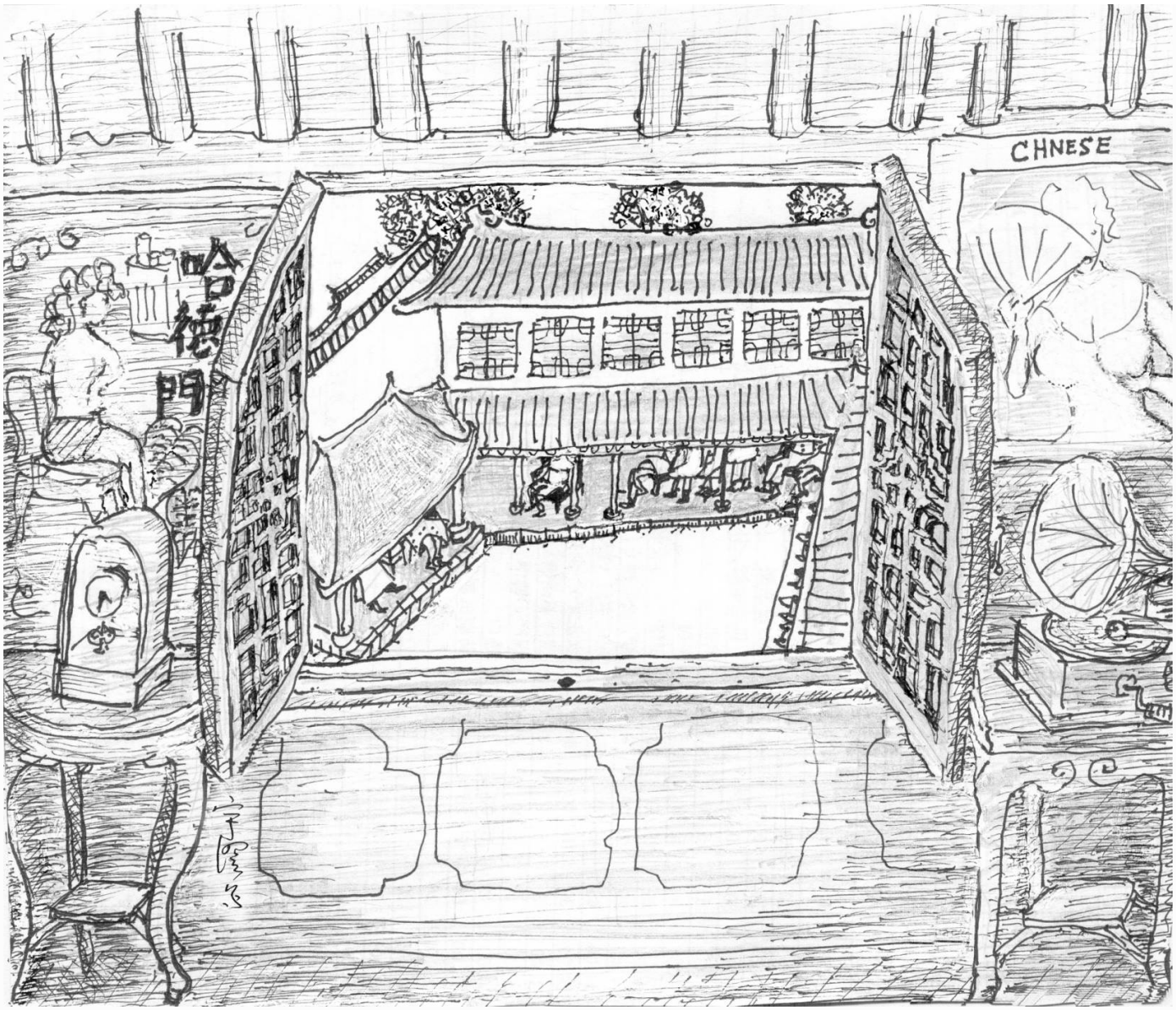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二章

繁花

一

走进花园饭店，康总一呆，几个月不见梅瑞，车马轻肥，周身闪闪，名牌犬牙纹高级套装，大粒头钻戒，火头十足，神态，发型，完全两样。两个人落座，客套了几句。康总说，最近，有汪小姐消息吧。梅瑞说，我已经长远不上班，有啥情况了。康总说，我是随便问。梅瑞疑惑说，远兜远转的盘问，汪小姐会有啥消息呢。康总说，是长远不联系了，突然想到。梅瑞说，一定有情况了。康总笑笑说，我找借口，只想跟梅瑞联络，总可以吧。梅瑞笑笑说，康总一入座，就一直盯我看，这是为啥。康总说，面相，打扮，尤其面孔轮廓，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。梅瑞说，不许瞎讲，我不可能整容的。康总说，碰到贵人了。梅瑞看看周围，压低声音说，讲起来，这要几个钟头，最近确实碰到了有相当背景的贵人，我现在，可以老实讲吧。康总说，讲呀。梅瑞说，其实我姆妈跟小开，混到上海，基本也就是硬撑，已经山穷水尽，突然之间，贵人轻轻放一句话，打了一只电话，情况马上就两样了，协议签了字，钞票源源不断进来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我姆妈跟小开，也就来回飞，西北，上海，香港，日本。这种大动作，大项目，大事体，做到后来，非要有自家人帮衬，我只能辞职。康总说，有了奇迹，就一顺百顺，确实搞大了，要是走到马路上，我根本不敢认了，不敢叫梅瑞的名字。梅瑞低鬟说，我也不欢喜这副打扮，全部是为了小开。西北方面呢，跟上海情况不一样，政商两界，有点身价的人，相当讲究穿着。康总说，上海人最会打扮呀。梅瑞说，现在不对了，越是小地方，越讲究名牌，手面越大，对牌子越是懂，前几天，西北一个县领导对我讲，沿海干部，到底是不一样。我当时不响。县领导讲，最近带了干部，到江苏参观学习，学到后来，不好意思了，人家干部开的车子，也就是一般“帕萨特”，裤子皱皱巴巴，工作经验丰富，我手底下这批人呢，每日讲吃讲穿，比牌子，比车子。康总说，这只能够讲，两个地方，道行不一样。梅瑞说，我广东有一个同学，挂职做副县长，等于做花瓶，做摆设，根本无人理睬，当地的风气，人人忙生意，办公室讲本地粤语，外人根本听不懂，但是西北地方，有一个挂职的女副县长，最近跟我讲北方话说，妹妹呀，我真是想不到，做县长的好处，是真正的好，想不到的好。我讲北方话

说，姐姐，好在什么地方呢。副县长讲，身边配一个秘书，从早跟到晚，县长，早餐预备好了。县长，车子备好了。县长，今晚有三个饭局，时间路线，已安排好了，请放心。副县长有一次，想回省城看父母，悄悄打了电话，预备隔日坐火车走，到了夜里，秘书汇报了，县长，明天到省里探亲的车子，已经预备好了，宝马越野车，下午两点十五分过来，其他内容，也已经备齐了。副县长讲，什么呀。秘书讲，已安排手下，杀了一只羊，准备六只活鸡，包括土鸡蛋，几袋新收小米，四张新硝的黑山羊皮子，一点儿自酿酒，山货土产，环保蔬菜，全部准备齐了，请县长放心。副县长轻声对我讲，怪不得，人人要当官，原来，做官这样舒服，那叫一个爽。康总说，这无啥稀奇，中国古代做官，完全一样，就是派放到再穷的山沟，照样是肥缺，做官就是享福，完全应该，官就是老爷官大人，人民百姓，永远是小人，长幼有序，有一趟，我跟宏庆到了西北，真是领教了排场，最后搞得宏庆，差一点失身。梅瑞笑说，要死了，男人还有这种讲法。康总说，梅瑞这次回上海，准备住几天。梅瑞说，啥叫失身。康总说，我开玩笑。梅瑞说，我要听，讲嘛。康总说，多年前的事体，我现在是听梅瑞讲。梅瑞笑说，讲呀，啥叫失身。康总无奈说，是有天夜里，我跟几个投资开发老总，住进县招待所，县领导住三楼，一批女工作人员，也住三楼，二楼空关，四个上海来宾，住底楼。当夜开舞会，一个一个女工作人员，走过来，拉上海来宾去跳舞，非跳不可，我比较痛心。梅瑞说，为啥。康总说，语言不通，我讲普通话，对方不懂，对方讲北方土话，我不懂，还有就是。梅瑞说，动作比较大胆。康总说，个个老实朴素，农村大龄女青年，一身蒜苗气，手像锉刀，面孔两团太阳红，长统丝袜，一连串缝过的破洞眼。舞会结束，县领导坚持，四个上海来宾，每人必须住单间，我坚决不同意，县领导笑一笑，对女青年讲北方话说，大伙儿有什么问题，搞什么咨询，别叽叽喳喳，吵吵闹闹，一堆女人冲进嘉宾房间，要文明，雅观，一个一个，礼貌敲门进去谈，对我们上海老总们，就该细谈，单独谈了，更有效果，听明白吧。女青年说，听明白了。梅瑞笑说，康总是嫌避这批女人太土。康总说，脑子有吧。梅瑞说，结果呢。康总说，我一一拒绝，我必须跟宏庆一个房间，四个人，必须住两个标准间。到了半夜，宏庆抱怨讲，一人一间，为啥不可以。我讲，可以可以，进来一个女青年，讲了几分钟，忽然拉松头发，又哭又吵，宏庆，就摊开合同，准备签字。宏庆不响。第二日，省报一个记者对我透露，这个县领导，是当地最出名的老色鬼，讲起来开招商会，自家独霸三楼，周围房间，全住了女工作人员，等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这批笨女人，其实再卖力，也进不了编制，全部耽误了，如果早一点明白，跟某个乡下男人开心结婚，养个胖小囡，种一点小菜，养几只鸡，养猪，再养一头牛，生活多好。



| 楼下说书，听书。楼上的情况，不清楚，很多事情如此。 |

两个人吃咖啡。梅瑞笑笑说，后来呢。康总说，后来，我就回上海了。梅瑞说，这算啥失身。康总说，男人已经逼到这种地步，让乡下女人来抢来夺，我当然紧张。梅瑞说，袜子上面，全部是缝过的破洞，真悲惨，男人也真是坏，假使高级会所呢，一批时髦佳丽，高级香芬，双色盘发，丝质抓皱连身裙，重坠设计拼接半裙，Loewe手握袋，或者编织缎面手拿包，南洋黑白珍珠镶浪花钻项链，胭脂，唇妆，清淡对比，或是金属单一色调的浓妆，这样打扮，这样档次的女人，如果也扑上来抢，来夺，一双顶级袜子上千块，浑身香透，康总哪能呢。康总说，有脑子的男人，照样怀疑警惕，女人自动送上门，定归有名堂，除非特定场合。梅瑞说，啥叫特定场合。康总说，只有跑进K房，男人可以无心无脑，胡天野地，这种场面，我见得不少，熟客进门，七八个小姐，加上妈咪，直接扑上来，压到沙发里，花笑云愁，香气扑鼻，根本不管客人叫救命，还是叫耶稣，七手八脚，嘻嘻哈哈，上面解领带，下面解皮带，为啥，根本不为小费，见到了恩客，发一发糯米嗲，搞搞活动，有意搞得轻松活泼，做游戏，等于工间广播操，是一种减压，一种热闹。梅瑞怫然说，康总变了，以前是静雅的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是不是因为，上一次我不答应，心里就痛苦，就要去这种无良地方，去解闷，去堕落，或者，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康总说，我哪里会，这个世界，就是两厢情愿，我只是讲讲风景，懂吧。梅瑞说，我见的老总，全部是大领导，相当斯文了，最多也

就是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最多是啥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见了面，先送两打法国高级丝袜。梅瑞说，啥。康总笑说，我是开玩笑，以前上海房地产大亨沙逊，勾引女人，见面就大量送丝袜。梅瑞笑说，厉害的，女人一定会激动。康总说，开玩笑，现在大领导出手，比沙逊厉害多了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但是美女也多，我一次去北面，拜见大老板，大领导，对方先带我游泳，进门一看，桃红柳绿。梅瑞说，模仿杭州西湖。康总说，室内泳池，四面摆了沙滩椅，周围三三两两，七七八八美女，三点泳装，玉腿横陈，有的立，有的坐，眼睛带电，每个美女，划有活动地盘，连接池边小房间，就是小K房，每间有门帘，美人立到池子旁边，半掩门帘，不断招呼领导，生张熟魏，张老总，李领导，一旦牵了手，走进小间，帘子一拉，唱男女两重唱，或者其他。梅瑞说，少见。康总说，这是男人地盘，一般女人，哪里有见识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现在官场，时髦当场题字，这天老领导高兴了，当场题诗一首， 北国江南美人多/温水游泳好个冬/吴娃芙蓉双双醉/朝朝暮暮浴春波。 梅瑞冷笑说，我完全懂了。康总说，女人自认为懂，往往根本不懂。梅瑞说，啥。康总说，漂亮女人，周围总是奉承，也就看不到本相，真正懂世界的女人，条件长相，比较差，其次就是小姐，妈咪，只有面对这类女人，男人可以随便暴露本性。梅瑞说，讲得我头昏了，我要问一句，比如讲，有一个男人，极力包装一个女人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我不了解。梅瑞说，开始，这个女人根本不习惯，夜夜跟男人去应酬，出门前，男人讲明饭局背景，某人最重要，某人可以不理睬，样样分析研究。康总说，这是老手了。梅瑞说，台面上一问一答，记得ABCD重点，出门前，先吃一只小面包，一杯白糖水，普通白糖水最解酒，冰糖水，盖碗八宝茶，包括“千杯不醉”等等解酒药水，无效。康总说，厉害的。梅瑞说，穿衣裳，也是死讲究，黑鸢色套装，要严肃，尽量少笑，眼神要贵气，枇杷色，槟榔色袒胸裙装，如果对方随便，可以放松一点，逐渐嗲一点，真要胡调，比如薄香色袒胸酒会裙，细跟皮鞋，总之，神态样子，香水牌子，味道，眼影，粉饼，口红，首饰，手包，走势，每样预先想定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大领导，一般比较清正，严肃，不大会笑，可以坐近一点，开始不可以出格轻浮，酒多之后，对方手滑过来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也不要麻木，反应要敏感，态度要复杂，对方搭腰，贴面，完全允许，西式礼貌，眼睛要有精神，也可以朦胧，表一点心情，露一点内容，总之，只有回去后，半夜接电话，可以自由调情，完全放松，因为有距离，也因为是夜里，是接一个电话。康总说，戏做得深了，知识面广，这对好男女，再加一点花头经，申请一个许可证，可以开一间交际花高级研修班。梅瑞说，这种过程，天天有变化，女人比较紧张，后来学会胡调了，推三阻四，会嗲会笑，有一天，女人忽然感动了，感觉到，这是身边男人的一种关心，是以前受不到的照顾，是真体贴，讲起来，应酬是目前的重要工作，事业正朝预想的目标发展，相当有成就感。康总说，人心是肉做的，这个女人，已经动心了。梅瑞说，男人对女人讲，目前要以事业为重，两个人，即使有了想法，环境不方便，以后再讲。康总说，确实不方便，旁边有眼睛，有耳朵。梅瑞说，康总像是明白了，讲讲看，这女人的名字。康总说，不便讲，我是推测，这种关系，一定还有好故事，情节曲折。梅瑞吃一口咖啡，低头不响。康总说，烟雾一多，肯定有火头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我只问一句，这位国家一级男教授，是啥人。梅瑞说，是我朋友。康总说，这女人呢，梅瑞说，我同学，某合资公司商务代表。康总说，公司开啥地方，是不是西北。梅瑞看看周围，鞋跟轻轻一顿说，康总，又开始包打听了，我一向喜欢用别人举例子，为啥样样要让我讲明白。两个人不响。康总吃一口咖啡说，我去过一次女子教养所，朋友是警察，加了我，以及所里女管教，三人进走廊，两面是监房，走到每间监房口，我立停，朝里一看，里面六个女犯，端

坐小板凳，仔细做手工，也就立正，齐声一喊，首长好。我再走一间，门口一停，六个女犯立起来讲，首长好。女管教对警察说，实在心烦，昨天解过来十一个女人，搞啥名堂，全部有头虱了，吓人吧，分局的卫生工作，也太差了吧。我问管教，此地的女犯人，是为啥关进来。女管教摇手讲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，这个社会，总归这副样子，男人做的案子，一个比一个聪明，女人犯的法，一个比一个笨，笨到家了。梅瑞听到此地，放下杯子，想了许久说，康总这样讲，是啥意思，我根本听不懂。

两人无语。康总说，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讲了一堆别人琐事，乱开无轨电车，有意思吧。梅瑞不响。康总说，梅瑞真的变了，原本跟汪小姐坐办公室，是讲讲山海经，吃吃零食，现在挑了重担，志向深远。梅瑞吃一口咖啡，叹息说，只是，我跟我姆妈的关系，越来越紧张了，以前算摩擦，现在是吵，三个人，我，姆妈，小开，关系搞不好，烦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我一时觉得，姆妈坏，小开好，一时觉得，姆妈好，小开坏，讲出来难为情。康总说，我懂的。梅瑞说，感情与事业，像两根绞莲棒，扭来扭去，绞来绞去，我已经绞伤心了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公司情况，当然是好的，我感情这一块，是玻璃橱里的蛋糕，看得见，我吃不到。康总说，母女感情，还是男女感情。梅瑞低头说，我不想讲得太明白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经常觉得闷，日里忙事业，夜里讲得难听点，当然想男人，样样得不到，要候机会，要等，二十四小时等于做地下工作，我现在晓得，地下工作真了不起，以前看电影，地下党，就是穿件旗袍，听组织安排，今朝做三层楼发电报男人的假老婆，明早戴一条珍珠项链，当银行家太太，礼拜天，跑到黄浦滩的公园里，假装看报纸，其实是接头，两个人见面，要装陌生人，情报到手，看看四面风景，人就漂亮。我现在，同样是做秘密工作，一样性命交关，一点不比地下党差，只少了一条，不会捉进国民党司令部，日本宪兵队，不会吃老虎凳，也不灌辣椒水。康总说，难讲了，现在有SM，有的女人，心甘自愿，喜欢受刑罚，情愿皮带抽，吊起来最适意。梅瑞说，我好好讲一点心事，康总就开始打唠，讲戏话。康总不响。梅瑞说，昨天我想一想，真也不想做了，还有啥意思呢，我准备回上海了，准备离婚。康总说，上一次不是讲，已经离婚了。梅瑞笑笑说，我只要回到了上海，跟我姆妈的关系，也就恢复了，上海有我朋友，比如康总，阿宝，沪生，上海女人，跟上海男人最讲得来。康总说，小开也是上海人呀，三个人一道工作，有啥具体矛盾呢。梅瑞说，康总又准备打听了，我不想再提这个人了，讲起来，小开算上海人，早就去了香港。康总说，人跟人，完全是一样的，毫无地方分别。梅瑞说，我喜欢讲规则，讲信用，领市面的男人，对待女人，先要真心实意，不吊女人的胃口。康总说，一样的，现在社会，真心真意的女人，也比较少了。梅瑞一笑。康总说，洋装瘪三，越来越多了，包括旧社会的“荷花大少”。梅瑞说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阮囊羞涩，性喜邪游，夏天穿得漂亮，有几副行头，到了冷天，衣裳就差远了。梅瑞笑笑。康总说，上海人过去讲，“不怕天火烧，就怕跌一跤”。梅瑞说，啥意思。康总说，房子是租来的，烧光无所谓，自家西装，一百零一身，跌了一跤，穿啥呢。梅瑞说，等于我姆妈讲的， 身上绸披披，屋里看不见隔夜米。 康总笑笑说，已经讲了一大串，梅瑞到底要谈啥。梅瑞笑说，我也不晓得谈啥，开无轨电车，可以吧。康总说，讲起来，小开是资产阶级出身，到资产阶级香港住了多年，见多识广，事业有成，总应该开开心心。梅瑞说，又提小开了，我不会讲一个字的。康总说，梅瑞与小开，到底有啥矛盾。梅瑞说，我不想讲。康总说，坐了半天，东讲西讲，心里闷，男人坏，到底想谈啥。梅瑞说，我发昏好几天了。康

总说，总结起来，事业上，梅瑞有声有色，母女关系紧张，感情不满足，欢喜某个男人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只能等。梅瑞点头说，也许是这样。康总说，我想到一句言论。梅瑞说，讲。康总说，女管教讲的，男人做的计划，一个比一个聪明，女人做的计划，一个比一个笨。此刻，梅瑞眼睛睁大，身上的爱马仕套装，爱马仕丝巾，爱马仕胸针，忽然一抖。梅瑞说，我听讲这些年来，银行高管外逃太多，最近上面表示，今后多让女人做高管，女人比较守责，比较老实，这就等于讲，女人胆子小，比较笨，心思比较定。康总听了，朝沙发上一靠，哭笑不得。



二

阿宝与沪生，走进西区一幢法式花园，徐总出来迎接，此地是徐总上海公司总部，安稳静雅。三个人到客厅坐定。徐总说，我要感谢沪先生。沪生说，不客气，先汇报情况，丁先生的藏品，做一本画册，绰绰有余了，出版社少量包销，精装还分AB两种，每册码洋八百块，老实讲，这是出版社吃进的一块肥肉，我可以拿回扣，这全靠徐总带我出来混。徐总大笑说，讲啥笑话呢，无论如何，我同老丁，是靠沪先生指路，靠沪先生混，我要谢的。阿宝说，西北方面，摄影师已经选定，两间库房里，几百件名堂，一张一张拍照，常熟老房子里几十件，也要重新认真拍。徐总说，北方人讲，好饭不怕迟，老丁过意不去，下个月，想请两位高人，飞一趟西北，走走看看。阿宝说，我排不出空来。徐总说，西北朋友多，但现在，要请我夜里出门，已经谢绝。阿宝不响。徐总说，不是寻女人，是去觅宝，一般是探洞打到一半，老丁请一顿饭，价位与尺寸，台面上讲定，中人协调，一口价，小墓，一般付两到四万，中人收进，大家连夜下乡，到一个小村，老乡备了锄头铁，一群人走夜路，到了地点就挖，一小时见分晓，挖出金银财宝，还是几根骨头，全部归客户，不论中头彩，摸空门，自家吃进，记得最后一次夜出，墓室太浅，中间直接掘开，结果发现，历代已经盗掘多次，剩一堆骨头，电筒照来照去，泥里只见一只金戒指，唐朝公主格调，有波斯纹，等于古代高级进口首饰。大家收工，我与老丁回城，天已经亮了，到了我房间，老丁讲，如果挖到了好名堂，大概要出问题。我讲为啥。老丁讲，这一次，阴气特别森，这批人有问题，说不定，弄到后

来，我跟徐总，是活埋完结。我笑笑讲，不可能的。老丁讲，电筒光一照，发现这批人，个个青面獠牙，凶杀犯一样。我听了，当时是笑笑，其实我的心情，与老丁一样，照这一行的规矩，掘开墓，就要掩埋，要上香，这一趟收场，眼看唐公主曝尸旷野，中人也不管，带了人马就离开了，老丁深受刺激，戒指当场塞到我手里，关门走了。戒指摆到我房间的小台子上，第二夜，房间墨黑，台面有一道亮光，过五分钟，又亮一次，我一吓，看看戒指，想到了唐公主的手节骨，我吓了，只能开电灯，整夜看电视，第三夜，我叫了一个按摩小姐上门推油，做到一半，小姐的眼睛，一向是尖，看到了金戒指，赤了两条大腿，上手就戴，我一吓。小姐讲北方话说，老公，这是我姐姐的，还是哪个小三儿，哪个狐狸精的。我讲，现在不要动，不要过来。小姐讲，干嘛呢。小姐手指雪白，戒指金黄，白肉配黄金，实在好看。我讲，喜欢就戴走。小姐张大嘴巴，开心至极，定归要为我，再做一个全套，要陪夜。我讲，现在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要休息，结束了。我一面付钞票，一边讲，谢谢关照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
三个人吃了几口茶。沪生说，照片拍两套，我转送青铜器权威过目，再转请马老过目，题写书名。徐总说，添麻烦了，等画册印出，全世界博物馆，我全部要寄，新闻界，大小领导干部，关系户，亲眷朋友，人手一本，接下来，就做私人博物馆，常熟的房子，也会做博物馆。沪生说，国外有记录，私人博物馆，过不了三代，古董收藏，老实讲，就是一个人代为保存几十年，也就这点作用。徐总不响。沪生说，压箱宝，一般遇到了三D，就要抛了。徐总说，三啥，三围。沪生说，碰到欠债Debt，离婚Divorce，死亡Death，宝贝就转手，等于张三保存四十年，李四收进，传两代，流到王五手里，王五跟了古董，一同葬棺材，埋两百八十三年，人烂光，古董掘出来，流到赵六手里，三十年后，小辈转让，李七买下来，因为太喜欢，再进棺材，闷了一百三十一年，然后。阿宝看看手表说，讲下去有底吧。沪生说，古董不生脚，可以到处乱跑，寿命比神仙还长。其实人是死的，古董是活货。徐总不响。阿宝说，国际标准，捐出来最太平。徐总说，讲是这样讲，我看五十年代的捐赠人，领到国家一张纸头，比如“热爱祖国”奖，眉花眼笑。阿宝说，总比抄家好吧，全部搬光，发一张清单。沪生说，讲起“文革”这一段，阿宝总是恨。徐总说，现在有些名人家属，专门去博物馆上访，要求补贴，要求工作，要房子。沪生说，据说有个老太，提了最低要求，只求发还一件祖上珍宝，一只小碟子，或者一只小缸杯，就可以了，如果真能到手，老太的房子，车子，包括贴身丫鬟，男女保姆，一道坐环球邮轮海景包厢半年，也用不光。徐总说，已经是国家财产了，可能吧。阿宝说，外国博物馆，一年几百亿私人捐赠，此地一般是做光荣榜，刻个名字，帮家属装一只空调，写篇文章。徐总说，要死了，我的子孙，会这副样子吧。沪生说，上海人讲，老举不脱手，脱手变洋盘。徐总说，我一直不脱手，一直捏紧，领导就另眼相看，年年上门拜年，嘘寒问暖。沪生看看手表说，徐总，我另有约会，先走一步。徐总说，多聊聊嘛。阿宝说，改日再会吧。沪生告辞。

徐总陪了阿宝踱进小书房。阿宝敷衍说，小巧玲珑。徐总说，我喜欢小地方，北方做官，包括大老板，喜欢大办公室，旁边往往摆一张床，甚至双人床，摆一对绣花枕头，甚至密码锁的套房，里面有私人卫生。阿宝笑说，双人床摆进办公室，我始终不理解，尤其看到绣花枕头，我总是一吓。徐总说，此地工作午餐，最多一小时，北面两三个钟头，排场就不一样了，上个月，我跟一个煤老板谈生意，房子格局，比刘文彩庄园大多了，墙头装电网，警卫拿长枪，我跟朋友敲门求见，

送上名片，警卫关门退进去，煤老板看了名片，先到私人家庙，就是佛堂里，求一支签，如果签文好，放客人进门。如果下下签，免谈，一礼拜后再来。阿宝看看手表说，私家煤矿，接通国矿，借风借水。徐总说，私人铁路一扳道岔，连接国铁，生意太大，门庭要谨慎。阿宝忽然发笑说，我今朝来，眼看徐总天南地北，可以一路讲下去。徐总说，啥。阿宝说，一直讲到天黑，有啥意思呢。徐总不响。阿宝说，我几次打电话来，徐总只讲其他，主要情况，闭口不谈。徐总说，我有啥情况。阿宝说，苏安上次到包房发难，消息已经传到了外地，人人晓得，汪小姐有了徐总的骨血，徐总照样笃定泰山，虱多不痒。徐总说，我无话可讲。阿宝说，徐总当夜拖了苏安，离开包房，服务员就讲，两个人一上车子，就走了，以后再不露面，也不来“至真园”吃饭。徐总说，瞎讲有啥意思，我忙生意呀，苏安这一趟发火，基本是发昏，无意中接到汪小姐怀孕诊断的传真，因此吵得乱糟糟，唉，我现在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一刀，只能不管账了。阿宝说，已经是老游击队员了，吃酒会吃出一个小囡来。徐总叹息说，李李一定以为，是我成心灌翻了汪小姐，天地良心，其实当时，两个人上楼进房间，阿宝是懂的，男人酒多了，根本做不动这种生活，但这天我床上一倒，汪小姐就有本事做。阿宝不响。徐总说，我稀里糊涂，觉得这个女人厉害，之后，汪小姐放了热水，拉我去恣浴，然后，放唱片，倒茶，处处体贴。阿宝说，啊。徐总说，女人酒醉，十有八九是装的，汪小姐，为人冷静周到，两个人从浴缸里起来，讲讲谈谈，忽然又嗲了，要死，我晓得不妙了，“盘丝洞”明白吧，盘牢不放了。阿宝不响。徐总说，等于做了捉对蚕蛾，这次是一雌一雄，死也不放了，表面看上去，一动不动，等于缚手缚脚，最后，只能再次缴枪，输光为止。等汪小姐回了上海，每天就来电话发嗲，我晓得，这就难办了，生意也忙，就退一步，见我不声不响，汪小姐怀疑，是李李从中作梗，就讲了当年，如何帮李李，李李如何精怪，最有心机，喜欢勾引成功男人，港台男人，只等对方七荤八素，接近临门一脚，李李忽然就不理不睬，“引郎上墙我抽梯”，辣手吧，李李肯定是变态，心理有问题，再有，如果去浴场，李李从来不脱光，肚皮包一条白毛巾，肯定开过封的，养过了小囡，有了花纹，有针脚，怕暴露，因此怕结婚。我听了笑笑，告诉汪小姐，对于这种私人八卦，本人毫无兴趣。好了，电话里开始哭，作。之后忽然就讲，月信不来了，身上是有了。我根本不相信，马上传过来一份怀孕诊断。我晓得，事体搞大了，我决定面谈。但这只女人，电话里跟我讨价还价，非要开房间碰头，我只答应咖啡馆见面。有天见面，我对汪小姐说，其他少谈，开价多少，让我听听看。汪小姐说，谈也不要谈，小囡，一定是要生的。我当场就光火了，一走了之，仍旧电话不断，接下来，电话忽然不打了，我后来明白，是苏安看到了传真，寻到汪小姐，警告多次，汪小姐不松口，苏安紧盯不放，汪小姐就转风向，一声不响，电话不接，逼得苏安，最后吵进饭店来。阿宝笑笑说，我明白，徐总是感觉摆不平了，就叫苏安出马。徐总不响。阿宝说，我开初以为，是苏安吃醋了，其实，是徐总搞的舞台总策划。徐总说，随便分析。阿宝说，这次汪小姐与三位太太吃饭，绝好的机会，徐总就通知了苏安，来一个杀手锏，回马枪，不管旁人对苏安，有啥看法，如果摆不平汪小姐，也就横竖横，无所谓，出一口恶气。徐总说，随便讲，我无所谓，我跟苏安，真的无所谓，以前是有过一段，我担心生米变熟饭，就冷了下来，苏安比较识相，懂事体，一直尽心尽力帮我，常熟这一次，我拖了汪小姐上楼，走进卧室，呵呵，我越讲越多了，不讲了。阿宝说，现在不讲，吃点酒再讲。徐总说，常熟这间卧室，其实有一道暗门，我与汪小姐进房间，苏安哪里会放心，开了暗门进来看，当场就看不下去，冲进来，拖紧汪小姐头发，两个人扭成一团，汪小姐当时一丝不挂，毫无平衡能力，苏安精明，下面有客人，因此落手闷

头闷脑，不声不响，不打面孔，我用足力道，推苏安出暗门，锁紧。汪小姐的大腿，腰身，已有不少乌青红紫，又哭又嗲，见我态度坚决，也是得意，我现在想想，当时苏安冲进来，真不是辰光。阿宝说，为啥。徐总说，真不懂还是假不懂。阿宝说，老法师面前，我懂啥。徐总说，古代有一种说法，主人要招丫鬟，事先要跟夫人做一趟，然后到厅里招聘选女人，就眼目清亮，不会失真，不会点错人，某人贤惠，某人乖巧，一目了然，如果缺这一步，心相完全不对了，判断上面，容易犯低级错误，苏安如果迟半个小时冲进来，两个人刚刚结束，我准备恣浴，浑身无力，心里厌烦，如果苏安这个阶段进来，也许，我就随便这两个女人打到啥地步了，我是不管了，肯定不会去拉，汪小姐，一定也是手下败将，也许最后认真搏斗，就会破相，结果呢，客人全部冲上来看，真相大白，一塌糊涂，这桩事体，也就不会闷到现在了，也不会接做第二春，做出肚皮里的麻烦事体来，因此，要讲好人坏人，我是最坏，最恶的男人了。阿宝说，恶到极点。徐总笑笑，表情自然，看起来并不愧怍。阿宝叹息说，这个苏安，真是徐总长期利用的一件道具，悲。

第贰拾叁章



壹

一次阿宝说，雪芝，我来乘电车。雪芝说，好呀。阿宝说，真的。雪芝说，乘几站，还是几圈。阿宝说，曹家渡到提篮桥，我乘两圈。雪芝说，可以。阿宝说，要我买票吧。雪芝说，买啥票。阿宝说，我上来就坐。雪芝说，当然。阿宝说，坐前面，还是后面。雪芝说，坐我旁边。阿宝说，碰到查票呢。雪芝说，就看阿宝讲啥了。阿宝说，讲啥。雪芝笑起来。阿宝说，讲啥呢。雪芝笑了。阿宝说，明白了。雪芝说，讲讲看。阿宝说，我讲了。雪芝睁大眼睛。阿宝说，我就讲，我是雪芝男朋友。雪芝笑起来说，聪明，也是坏。两个人笑笑。阿宝沉吟说，真的不要紧。雪芝笑笑。阿宝说，我的单位，是小集体，雪芝是全民，不可能的。雪芝说，可能的。阿宝不响。当时男女双方，所属单位的性质，极重要，小集体与全民，隔有鸿沟。曹杨加工组，像模像样，有了门房，有了电话，阿宝做了机修工，总归是小作坊。但雪芝照常来电话。5室阿姨说，阿宝，电话又来了。阿宝拎起电话，是雪芝的声音。有次雪芝说，阿宝，我下礼拜过来。阿宝想想说，最好这个礼拜，小阿姨去乡下了。雪芝说，是吧。到了这天，雪芝来曹杨新村看阿宝。下午一点钟，天气阴冷，飘小清雪，新村里冷冷清清，房间里静。阿宝倒一杯开水，两人看邮票，看丰子恺为民国小学生解释《九成宫》。后来，雪芝发现窗外的腊梅。阿宝说，邻居种的。雪芝说，嗯，已经开了，枝丫有笔墨气。阿宝说，我折一枝。雪芝说，看看就好了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真静。阿宝说，落雪了。雪芝说，花开得精神，寒花最宜初雪，雪霁，新月。两个人看花，玻璃衍出一团哈气，雪芝开一点窗，探出去，雪气清冽，有淡淡梅香。雪芝说，天生天化，桃三李四梅十二，梅花最费功夫。阿宝说，这是腊梅，也可以叫真腊，黄梅。雪芝说，也算梅花呀。阿宝说，我记得一句， 寒花只作去年香。 雪芝说，梅花开，寒香接袂，千株万本，单枝数房，一样好看。阿宝说，嗯。雪芝不响。阿宝说，我有棋子。雪芝摇手说，算了。阿宝说，为啥呢。雪芝嫣然说，阿宝不认真的。阿宝笑笑。雪芝说，我只记得一个对子， 棋倦杯频晝永，粉香花艳清明。 雪芝伸手，点到窗玻璃上，写几个字。阿宝觉得，眼前的雪芝，清幽出尘，灵心慧舌，等于一枝白梅。两个人讲来讲去，毫不拘束。一个半小时后，雪芝告辞。两人走到大门口，想不到碰着小珍。阿宝有点尴尬，闷声不响，陪雪芝走到车站，又遇见5室阿姨，撑一把伞迎面过来，纷纷雪花，碎剪鹅毛，伞显得厚重。5室阿姨看定雪芝，对阿宝说，冷吧，要伞吧。阿宝笑笑。隔天上班，5室阿姨说，女朋友啥单位的。阿宝说，电车售票员。5室阿姨说，哼哼，七花八花，七搭八搭，搭到全民单位女朋友了，这要请客的。阿宝不响。5室阿姨说，小珍见了雪芝，就对我讲，明显是“上只角”的面相。阿宝说，啊，阿姨跟小珍，现在还敢来往呀。5室阿姨说，当然了，不像有一种人，翻脸无情，说断就断，做人要凭良心。阿宝不响。此后，阿宝不便再请雪芝来曹杨新村，改坐电影院，逛公园，有时，陪雪芝到电车里做中班，如果雪芝卖后门车票，两人可以多讲一点，前门卖票，离司机近，比较无聊。之后有一次，阿宝到安远路看雪芝，两个人落子纹枰，未到中盘，外面进来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。看了阿宝一眼，上楼片刻，也就走了。棋到收官，雪芝说，这是我爸爸。阿宝一吓，陌生男人目光，当时闪一闪，像一粒黑棋，跌落到棋盘天元上。阿宝有点慌。雪芝敲敲棋板说，又乱摆了，又来了，专心一点呀。

这天阿宝离开雪芝家，下午四点廿分，走到江宁路，背后有人招呼，阿宝回头，是银凤，孤零零，像一张旧照片，神情戒惧，双目无光。阿宝说，阿姐。银凤惨惨一笑。阿宝说，最近还好吧，对了，小毛好吧。银凤说，小毛结婚后，长远见不到了。阿宝说，小毛真怪，狗脾气一发，面孔说

翻就翻。银凤不响。阿宝讲了这一句，预备走了，但银凤不动，眼圈变红。阿宝说，阿姐。银凤说，小毛以前，经常讲起阿宝沪生，不要怪小毛了，全部是我错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我跟小毛，是有情况的。阿宝说，啥。银凤轻声说，讲难听一点，有过肉体关系。阿宝不响。银凤叹息说，结过婚的老女人，如果有了麻烦，责任就是我。阿宝局促说，已经过去了，这就算了，不讲了。银凤说，我如果再不讲，一定要寻死，要跳黄浦了，我实在闷煞了。阿宝说，阿姐，慢慢讲，不急。银凤不响。两个人移到路边墙角。银凤说，到了最危险关头，我哪能办，人靠心好，树靠根牢，我不可以害小毛。阿宝说，啊。银凤说，小毛以前溜进我房间里，我一直以为，这是保险的，想不到，根本不保险，隔壁有一个最卑鄙的瘪三，一直偷听，偷看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二楼爷叔，天底下面最下作，最垃圾的瘪三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小毛几点钟来，几点钟走，我跟小毛讲啥，做啥，每次做几趟，全部记下来，记到一本小簿子里。阿宝说，会有这种人啊。银凤说，实在是下作，龌龊，暗地里排我的班头，我跟小毛不上班，这个人就请假，像是上班了，房门关紧，其实闷到房间里偷听，偷看，我后来明白，大床旁的板壁，贴了几层道林纸，还是薄，有洞眼，隔壁看得清清爽爽。阿宝说，厉害了。银凤说，阿宝一定会想，这只老瘪三，为啥盯我不放，我跟小毛初次接触，人家就在场，全部掌握，其实我嫁过来，新婚第一夜，这只瘪三，大约就偷看了，新倌人海德，头一次出海，瘪三开始搭讪我，热天我揩席子，汰浴，换衣裳，后来我奶水多。阿宝摇手说，阿姐，事体过去，算了，想办法调房子，搬场最好。银凤说，阿宝耐心一点，因为后来，闯了穷祸了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小毛发火的前几天，海德回到上海，我是上班。这只瘪三拿出这本账簿，跟海德摊牌，小毛跟我，总共有几次，一个礼拜几次，一次做几趟，全部有记录，簿子摊到海德面前，阴险毒辣，男人只想戴官帽子，怕戴绿帽子，幸亏海德好脾气，闷声不响，送走瘪三，请小毛娘到房间谈判，要么，小毛寻一个女人结婚，尽快离开此地，从此结束，要么，海德跟我银凤离婚，小毛做接班人，接我住到三层楼去，真要这副样子，海德就到居委会，全部兜出来，海德讲得客客气气，这两个解决方案，请小毛娘随便拣。阿宝听到此地，一身冷汗。银凤说，小毛娘自然是急了，连夜出门，帮小毛寻对象，让小毛马上结婚，总算有了春香，前世有缘，来搭救小毛。阿宝说，太吓人了。银凤不响。阿宝沉吟一刻，看看银凤说，二楼爷叔，除非有仇，一般情况，不会这样狠。银凤一呆。阿宝说，算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多讲了。银凤含恨说，阿宝这个问题，太刺我心了。阿宝不响。银凤羞愧说，是我做阿姐的不老实，瞒了一桩龌龊事体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当初嫁到二楼，隔壁这只瘪三，就开始搭讪，动手动脚，吃我豆腐，我一直让，不理睬，苦命女人，男人出了海，我等于寡妇，门前是非多，瘪三天天搭，越搭越近，差一点拉松我的裤带子，我是吓了，万一哪里一天，真要是缠不过去，答应了一趟，瘪三一定要两趟，要三趟，房间近，开了门就来，天天讲下作故事，每天想进来，有一次，我下定决心讲，爷叔，再这样讲来讲去，我就跟婶婶讲了。这句一提，瘪三笑了笑，买账了，看是结束了，一切太平，我现在想，瘪三就是从这天开始，记恨我的，表面还客气，笑眯眯，心思我哪里懂呢，等后来，我跟小毛有了来往，每一样私房内容，一明一暗，这个人全部掌握，证据捏牢，直到这次总发作，唉，我等于做了一场噩梦，接了一场乱梦，几趟吓醒，急汗两身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这天我下班，海德就对我摊牌了，海德讲，过去工人阶级搞罢工，搞一个礼拜，就加工资，现在搞文革，穷喊口号，有实惠吧，有一分一厘便宜吧，屁看不到一只，甲板上一个女人也看不见，房间里的老婆，倒有了外插花，这是啥社会，当时我听了不响，老古话讲，无赃不是贼，簿子不是照片，不是录音机，我可以赖，可以不认账，但想到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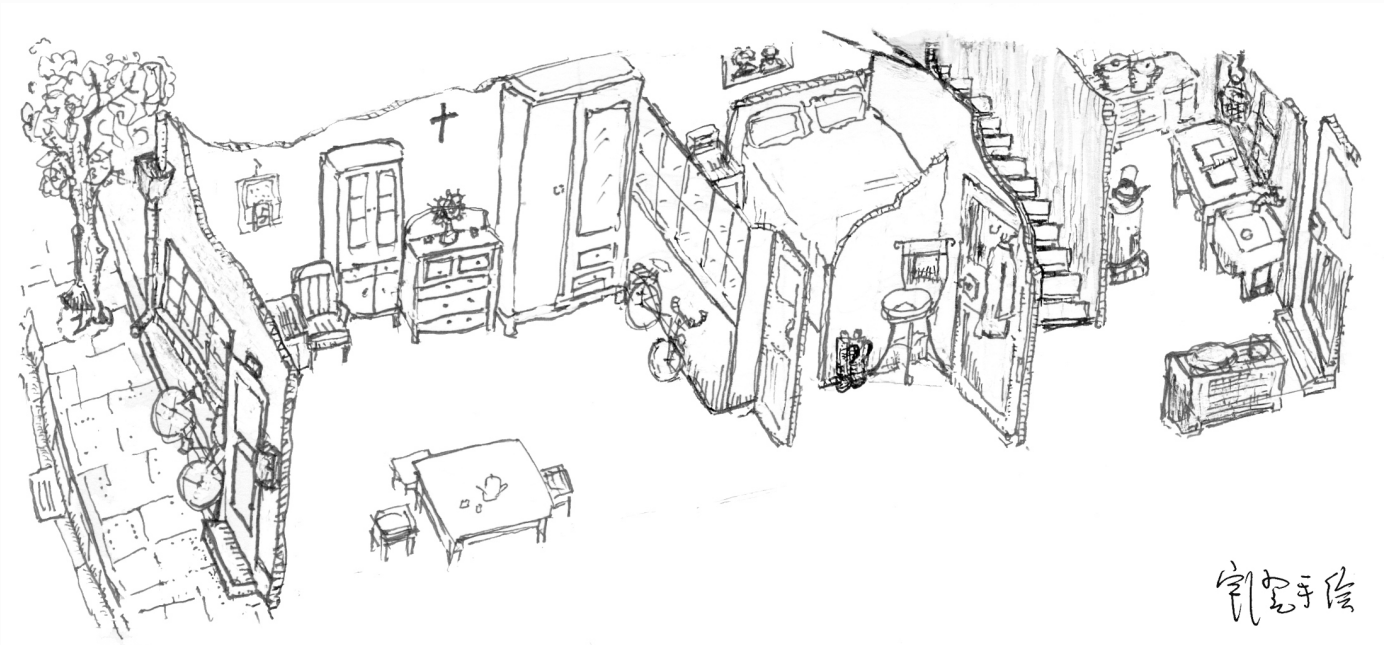
前，想到我跟瘪三有过这种吃豆腐的恶阴事体，我心里发虚，这一记报复，太辣手了，等于两面夹攻，万针刺心，我肚皮里恶心，翻上翻下，是折寿的，我的表情，肯定也变色了，如果再提以前这件事体，瘪三肯定死不认账，海德也一定觉得，肯定是我发骚，裤带子太松，主要是，小毛哪能办，我不敢争了，全部吞进，吃进，隔一日，我就对小毛讲，以后不联系了，关系结束了，我一面讲，想到前几天，两个人还粘牢不放，要死要活，当时我再三许愿，这辈子跟定了小毛，一直要好下去，现在变了面孔，小毛完全是呆了，我又不能解释，小毛娘，也是闭口不谈，只是逼小毛结婚，海德见了小毛，照样笑眯眯，小毛多少闷啊。银凤讲到此地，落两滴眼泪说，真如果讲了，也许小毛会弄出人性命来，手里有武功，力道大，二楼爷叔房间，也许是敲光，烧光，全弄堂的人，踏穿理发店门槛，我跟小毛，面孔摆啥地方呢，我只能全部闷进，吃进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这天夜里，我见到阿宝跟沪生，表面上，我是谈谈讲讲，面孔笑，心里落眼泪，我到啥地方去哭呢，想不到，小毛听到议论，冲进来发火，我完全理解，多少恨，多少痛，可以讲吧，小毛不讲，我一句不能讲。阿宝不响。银凤掩掩抑抑，句句眼泪。阿宝叹息说，二楼爷叔的房间，真应该三光政策，敲光，烧光。银凤说，我现在，只巴望小毛安定，一世太平，忘记这条弄堂算了，就当我是死人，已经翘了辫子，完全忘记我，最好了。阿宝摇头。银凤说，瘪三手里，肯定还有我跟海德的账，真是龌龊，下作，上海人讲起来，我是霉头触到了南天门，嫁到这种吓人的房子里来，碰得到这种瘪三。阿宝不响。银凤说，我现在，做人还有啥意思呢，我跟海德，还有啥味道，我只想去死了。阿宝不响。



贰

沪生遭遇搬家之变，哥哥沪民当即病倒，萎靡不起。有次沪生出差，特意请了阿宝照应沪民。当时，兰兰已到街道卫生站帮忙，也经常请“赤脚医生”上门照看，沪民逐渐康复，时常与外地战友写信，打长途电话，存了一点全国粮票，预备离开上海，外出度日。沪生以为只是计划。但一天下班回来，发觉沪民真的走了。沪生赶到北站，寻了两个钟头，根本不见沪民影子。当时上海到新

疆，黑龙江的火车班次，俗称“强盗车”，候车室位于北区公兴路，一人乘火车，全家送站，行李超多，不少车厢内，一侧行李架已经压塌，干脆拆除，形成行李更多，更无处摆放的恶性循环，上车就是全武行，打得头破血流。这天沪生到了车站，内外寻找，到处人山人海，大哭小叫，轧出一身汗，茫然四顾，旁边有人一拉。沪生一看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手拎人造革旅行袋，棉大衣像咸菜，人瘦极，眼神恍惚。沪生定睛一看，叫一声说，姝华。女人一呆说，是叫我呀，这是啥地方。沪生说，我沪生呀，此地是上海。姝华张大嘴巴说，沪生来无锡了。沪生说，此地是上海公兴路。姝华说，无锡火车站关我进去，现在放我出来了。沪生闻到姝华身上一股恶臭。姝华说，我想吃饭。沪生拉紧姝华说，跟我走。姝华说，我是准备走的。沪生撩开发黏的头发，看看姝华眼睛说，走到哪里去，上海还是吉林。姝华双目瞪视，想了想说，到苏州去，到沧浪亭好吧， 波光如練，燭盡月沉。 沪生说，出毛病了，快走。两个人拖拖拉拉，踏进公兴路一家饮食店，叫两碗面，两客生煎，沪生毫无胃口。姝华低头闷头吃。沪生说，吃了以后，就回南昌路。姝华说，我想去吉林。沪生说，是从吉林出来，还是去吉林。姝华闷头吃。沪生说，完全不像样子了，出了啥事体。姝华说，讲我是逃票，关到无锡，后来放我了。沪生说，关了多少天。姝华说，一直有人抄身，乱摸，有人抄不出啥，以为钞票塞到牙膏筒里，结果呢，塞到月经带里。沪生说，去苏州为啥。姝华笑一笑背诵说， 滄浪亭畔，素有溺鬼。 沪生说，啥名堂。姝华说，南昌路晓得吧。沪生说，晓得，现在就是回南昌公寓，去看父母。姝华说，以前叫环龙路。沪生叹气。姝华笑说，复兴公园，以前有“環龍紀念碑”，上面有字，好像是，纪念飞行家，环龙君祖籍法京巴黎，飞机于1911年上海失事。沪生说，停停停，不要再讲了。姝华说，碑上刻诗， 光輝啊/跌爛於平地的人/沒入怒濤的人/火蛾一樣燒死的人/一切逝去的人。 沪生说，不要讲了。姝华放了筷子不响。沪生七荤八素，身心疲惫。两人踏到店外，拖拖拉拉，穿过宝山路，乘几站电车，姝华下车就逃，沪生拎了旅行袋一路追，走走停停，讲七缠八，跌跌冲冲，等敲开姝华家房门，已经半夜。姝华娘一开门，立刻大哭，对沪生千恩万谢。



| 1970年代中期，春香有这样的婚房，摆设，算上海弄堂里的殷实人家了。 |

三天后，沪生与阿宝再去南昌公寓，方才得知，姝华是生了第三个小囡，忽然情绪异常，离开吉林出走。朝鲜族男人打来几通电报，但上海见不到人。现在姝华稍稍恢复，两个人进房间，姝华当面就问，蓓蒂呢。阿宝看见姝华的眼睛里，重新发出希望的光芒，宝石一样发亮。阿宝说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好养病。姝华说，我记得蓓蒂看到一条鱼，一条鱼。姝华娘说，妹妹，不讲了，眼睛闭一闭。阿宝说，好好休息。姝华说，鱼跳进了日晖港，黄浦江里。沪生说，不讲了。姝华说，池子又小又浅，水一动不动，人就看不到了。沪生说，姝华。姝华娘说，不许再讲了。姝华闭了眼睛，静了一歇说，朱湘有诗，葬 我在荷花池内，耳邊有水蚓拖聲。 大家不响。接下来，姝华讲一串东北话，舌头打滚，加朝鲜话，思密达，思密达。南昌路的汽车喇叭传上来。阿宝说，好好养身体，我跟沪生先走。姝华闭眼睛说，小毛好吧。沪生顿一顿说，小毛结婚了。姝华叹息说，小毛，空有一身武功。阿宝说，倒也是，小毛极少动粗。姝华说，我想跟小珍去盘湾里。阿宝应声说，想去长风公园，好呀，再去爬山。沪生说，过几天就去，好吧。姝华点头笑了。沪生与阿宝也就离开了南昌公寓。阿宝感慨说，结了婚，女人就变了。沪生说，小毛呢，结婚之前，先就绝交，变得更快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大妹妹也结婚了。阿宝说，这我想到了。沪生说，信里告诉兰兰，人刚到安徽，男工就叮上来了，蚊子一样多，每天叮得浑身发痒，后来听了领导意见，跟一个技术员结婚了，否则，就算每天自带三盘蚊虫香，也无法上班。阿宝说，非常时期，只能非常处理。沪生说，以前城市女青年，讲起来要革命，跑到解放区，非常时期嘛，一般结果，也就是年纪轻轻，跟一个干部结婚配对，干部待遇高，当时叫“350团”，女方三年党龄，男方五十上下，团一级干部。阿宝说，没听到过。沪生说，我爸讲的。阿宝说，爸爸情况好吧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想开点。沪生说，大案子，性质就严重，毫无消息。阿宝说，飞机跌到温都尔汗，等于大地震，波及四方。我爸当年的案子，震级也不小的，地下工作的大领导翻了船，大批人马落水，照规矩，一律是通知去开会，人到了现场，客客气气握了手，也就是隔离审查了，坐进汽车，车窗拉紧帘子，绕来绕去，开几个钟头，到一个地方，每一幢别墅，关一个人，每天写交代，一年多时间，我爸一直不明白别墅的位置。有次听见窗外喊， 卖面包，卖面包 咪 。 五十年代上海，常有小贩穿弄堂卖面包，我爸心里一抖，做地下工作，人比较聪明，小贩是沙喉咙，声音熟，这个声音，皋兰路经常听到的呀，别墅位置，应该是上海，一定是市区，离皋兰路应该不远，属于小贩叫卖的范围，听这种声音，我爸觉得，世界上最开心，最自由，最理想的职业，其实是小贩，以前一直以为，参加了革命，思想就自由了，就快乐了，眼目光明了，有力量，有方向，有理想了，其实不是，审查两年，写材料无数，等到释放，发觉这几幢别墅，原来是淮海路常熟路附近的一条弄堂。离皋兰路，只有两站路。沪生不响。

沪生计划，陪姝华去长风公园，有天打电话，与阿宝商量，建议原班人马重游。阿宝说，好是好的，但是小强与小珍，不可能去了，因为我跟小珍，已经结束了。沪生说，集体活动嘛。阿宝说，比如我现在上厕所，小珍要是走进隔壁一间，看到壁板底下，是我两只脚，立刻就走了。沪生说，女人真古怪。阿宝说，我解释过，这次是陪姝华去散心，也就半天。小珍讲，算了吧，阿宝七兜八转，一定是寻理由，想陪我去散心，花心男人，就是这副样子，抱紧了“上只角”雪芝，又准备勾搭“下只角”小珍，到了公园里，人多乘乱，走过冬青树，肩胛上碰我一碰，搭我一搭，准备脚踏两只船对吧，哼。沪生说，大家是爬山呀，又不是成双做对去划船，摆啥臭架子，我来开口。

阿宝说，算了算了，两个人已经冷了，再去烧热，又不是老虎灶。沪生说，扫兴。阿宝说，小珍一直讲，我是受了大自鸣钟弄堂理发店的坏影响。沪生说，算了吧，小珍当时每一次进理发店，人就发软，眉花眼笑，嗲得要死。阿宝说，小珍对我讲，除非阿宝跟雪芝，堂堂正正到曹家渡状元楼，请大家吃饭，其他免谈。沪生说，十三点小娘皮，不去算了。但是小毛呢，我来通知，还是。阿宝说，算了。沪生说，多年老朋友，应该见面了。阿宝说，当时去公园，有小毛吧，现在人家已经结婚，就安安稳稳过生活，不要再三朋四友，出去瞎搞了。沪生叹气说，阿宝是对我，对姝华有啥意见。阿宝说，小毛的情况，真的不一样，再讲好吧。沪生说，阿宝。沪生听见话筒里有杂音，冲床响了几记，电话挂断了。

这天黄昏，沪生回到武定路，开了门，灯光明亮，房间整洁，哥哥沪民，从窗前转过身来，一身军装，脚穿荷兰式皮鞋，精神十足。沪民说，温州的战友，办了一家小作坊，专门做皮鞋，因此多住了几天。沪生说，有这种事体，目前可以搞资本主义了。沪民笑笑说，温州人看重钞票，北方人专讲政治，上海人两面讨好。沪生说，沪民太退步了。沪民说，我是反革命家庭出身，可以退一步。沪生不响。沪民点了一支凤凰牌香烟说，用不着担心。小作坊顶了一家小集体单位名目，可以四面去卖。沪生说，上海人是欢喜这种温州货，但这种鞋子，衬皮是硬板纸，落雨，爬楼梯，皮鞋就断。沪民说，这次我带了一批鞋子来，准备再过去。两个人讲到此刻，阿宝推门进来，看见沪民回来，相当高兴。沪生拉了阿宝走进房间，感叹说，干部家庭出身，现在倒卖皮鞋了。阿宝说，已经吃了苦头，还讲出身。两个人看看窗外，沪生说，到长风公园，准备几个人去呢。阿宝说，三个人，简单一点。沪生想了想说，可以叫雪芝去，热闹。阿宝说，这就再叫兰兰。沪生说，算了吧，兰兰出面，就不方便了。阿宝说，两男三女，方便呀。沪生看看门外，轻声说，我以前跟姝华，拉过手的，是有过一点意思的，如果这次兰兰也去长风公园，姝华面前，总归不妥当。阿宝说，哼，当时我去长风公园，已经看到了沪生的小动作，讲是拉手，不止拉手吧。沪生说，旧事不提了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沪生说，后来结束了。阿宝说，不可能的。沪生不响，笑了笑说，当时，我陪姝华拿到了吉林插队的通知，再陪姝华领了棉大衣，皮帽子，回到南昌公寓，姝华穿棉大衣，照镜子，穿上穿下，后来糊里糊涂，两个人好了一次。想不到，姝华坐起来就讲，沪生，这是句号，我要走了，大家已经结束，各管各。我哪里肯答应。姝华讲，等到了吉林，最多写一封信，真的结束了。我不响。姝华说，以后我如果结婚，如果养了小囡，遇到沪生，我可以让小囡叫一声爸爸。阿宝说，原来，姝华第一个小囡，是沪生的。沪生说，乱讲。姝华意思是，小囡面前，我是妈妈第一个男人，大概意思吧，想不到，姝华生了三个。阿宝说，有一个上海插妹，到北面，结婚五年，生了六个，一年不脱班。沪生说，谣言比较多。阿宝说，一帮上海男女去出工，天天看到，蒙古包前面，一排六个小囡，爸爸妈妈穿长袍，靠近帐篷不响，有人讲，这个上海插妹，是一部机器。我讲，也许人家是最幸福，最满足呢。姝华看上去苦，大概是太幸福，太满足，因此要逃呢，讲不准的。沪生说，想想也对，一般的插兄插妹，到现在还两手空空，一事无成。阿宝看看窗外，两个人谈了一段，沪民走进来讲，温州战友请客，不如大家去南京西路“绿杨邨”，吃得好一点。于是三人下楼。隔了几天，沪生接到姝华娘的电话，讲姝华已经回吉林了。沪生吃一惊。姝华娘说，吉林男人一接到加急电报，乘了最快一班火车，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特快，从吉林到天津，立刻转乘京沪特快，两天就赶到了上海。沪生说，真是快。姝华娘说，这是夫妻感情深。沪生不响。姝华娘

说，我真是感谢沪生，此地有一包朝鲜红参，一包明太鱼，沪生改日来拿。沪生说，不要了，阿姨太客气了。姝华娘说，一定要的，我只望姝华顺利，开心，这辈子，我做娘的，还有啥可以想呢。



叁

小毛初次到莫干山路，见过春香，之后半个月，两个人就结婚了。新婚之夜，小毛一副不情不愿，不声不响，欠多还少的样子，符合处男情景。春香长几岁，二婚，识敦伦，懂事体，这天夜里，多吃了几盅，顺了酒气，两个人近身，春香态度放松，关了床头灯说，万福玛利亚，小姐姐问小毛，可以叫老公了吧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我叫了。小毛说，叫我小毛。春香说，我如果讲私房话，小毛叫我啥。小毛说，叫小姐姐，或者春香。春香说，叫家主婆，香香，老婆，随便的，到了被头里，小毛叫我啥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如果叫老婆，就贴心了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小姐姐讲一只故事，要听吧。小毛拉开一只手，不响。春香笑说，从前有个男人，姓戇名大，叫戇大，男人讨娘子，洞房花烛，样样事体，由男人做主，先拿一双红筷子，夹起盖头布，新娘子照理一动不动。春香推推小毛说，结婚当夜，男人要做啥呢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讲呀。小毛说，我不晓得。春香贴紧说，老实人，小姐姐就喜欢小毛老老实实样子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当天夜里，戇大一动不动，一夜睏到天明，新娘子怨极，第二天吃了早粥，新娘子去汰碗。阿妈娘问，阿大，夜里好吧。戇大讲，蛮好。阿妈娘问，做了点啥。戇大讲，夜里还做啥，一睏到天亮。阿妈娘讲，独头独脑，新倌人，要睏到新娘子上面，懂了吧。戇大讲，晓得了。小毛说，不要讲了，这种故事，可能吧。春香箍紧小毛说，夫妻之间，这种故事要经常讲，如果小毛听过，换一只。小毛说，下作故事。春香说，清清爽爽的故事，这日天，阿妈娘到田里去捉草，戇大就做木匠，搭了一只双层铺，新娘子讲，做啥。戇大讲，我娘讲的，结了婚，我要睏上面。新娘子不响。第二天吃了早粥，新娘子去汰碗，阿妈娘拉过儿子问，阿大，夜里好吧。戇大说，睏得好。阿妈娘问，听到鸡叫吧。戇大讲，听不见。阿妈娘问，夜里做点啥。小毛说，重复故事，不要讲了。春香贴紧小毛说，戇大回答，一夜睏到天亮。阿妈娘看到双层铺讲，独头独脑，新倌人嘛。春香讲到此地，贴紧小毛耳朵，

讲了几句，小毛觉得痒，让开一点。春香说，后来呢，阿妈娘就到田里去捉草，第三天，戇大吃了早粥，新娘子汰碗，阿妈娘问，阿大，夜里好吧。戇大讲，睏得蛮好。阿妈娘问，做了点啥。戇大讲，蛮好呀。讲到此地，春香说，接下来呢。小毛说，我哪里晓得。春香说，猜猜看。小毛说，可以结束了。春香说，阿妈娘夜里关照了啥。小毛说，刚刚耳朵里痒，听不清爽。春香说，小毛装老实，这天一早，阿妈娘问，事体做过了。戇大讲，做了三趟。戇大到床铺下，拉出一只夜壶，朝马桶里一塞讲，姆妈要我一夜摆三趟，看见吧，就这样子，一趟，两趟，三趟，阿妈娘讲，戇大呀，戇大呀。戇大讲，姆妈做啥。此刻，小毛心里的冰块忽然一热。春香说，阿妈娘夜里讲了啥。小毛说，我不听了。春香说，到底讲啥呢，否则不会做出这种动作。小毛说，这种下作故事，可以一直讲下去的，有啥意思。春香说，嗯，会讲的人，可以讲十五个来回，阿妈娘捉十五趟草，新娘子汰十五次饭碗。小毛说，我只想做戇大，我就是戇大。春香说，瞎讲了，我以前，每一趟看见小毛打拳，心里就吃不消一趟，真的。小毛拉过春香说，不要讲了。春香说，当时我一直想，小毛太有精神了，太有劲道了。讲到此地，春香的声音已绵软无力，也就委身荐枕，两个人熟门熟路，一鼓作气，三鼓而歇，交颈而眠。

第二天吃了早粥，春香汰了饭碗，拉过小毛，轻幽幽说，我跟小毛，等于是先结婚，后恋爱，真好。小毛说，上一次，春香是先恋爱，还是先结婚。春香低头说，讲起来，当时有场面，摆了酒水，其实是太匆忙，忙中出错。小毛说，是春香太急。春香面孔一红说，是我娘太急，听信一个江湖郎中的瞎话，结婚就等于冲喜，我娘的气喘病，就会好。当时我只巴望娘身体好，但我只相信上帝意志，我娘讲，冲喜，这是迷信，只是呢，春香也不小了，我做娘的，如果吃到一杯喜酒，口眼就可以闭，上帝也讲过，如果点了灯，不可以只摆泥地上，要照亮一家人，当然了，约伯身边，也无子无女，无牛无羊，穷苦到了极点，照样坚信不疑，但上帝也讲了，人是一棵树，最好按时结出果子来，叶子就不枯干，这是上帝意思，也是做娘的最后心愿。春香讲到此地，落了眼泪。小毛拿出手绢来，春香抱紧小毛说，当时我想来想去，糊里糊涂，已经想不出，主耶稣，到底是橄榄山升天的，还是加利利山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第二天，江湖郎中带了我，去厂里看男人，到了印染十五厂，第三车间的大食堂，两个师傅买来饭菜，男人立起来，相貌可以，看看我，双方点了点头，就算认得，攀谈了几句，大家坐下来吃中饭，之后，我就跟郎中回来，郎中一路对我讲，爱情，可以婚后再谈，只要两人八字合，肯定恩爱。等我回进房间，我娘讲，耶稣讲过，人不肯婚配的理由，多种多样，有的是生来不宜，也有人为原因，是为了天国缘故，春香是为啥呢。我不响。我娘讲，还是结婚吧。我不响。郎中讲，运动阶段，可以破旧立新，谈恋爱，已经是旧风俗了。我不响。郎中讲，一对工人阶级，国家主人翁，组成红色家庭，白天车间里搞革命，夜里眠床上读报纸，儿女英雄，神仙眷属，瑟好琴耽，赞吧。我低头不响。郎中讲，良辰吉日，向领袖像三鞠躬，六礼告成，多少好。我不响，我心里不答应，我要恋爱结婚。我娘讲，运动一搞，教堂关门做工厂，春香的脑子，要活络一点，心里有上帝，就可以了，上帝仁慈。我不响。我娘轻声讲，圣保罗讲了，婚姻贵重，人人谨敬遵奉，就是上帝的意志。我低头不响。郎中讲，老阿嫂就算证婚人吧，新郎倌不是教徒，现在也走不进教堂，也买不到戒指。我娘轻声讲，是的是的，上帝实临鉴之，请大施怜悯，荣耀圣名。当天夜里，我娘做了祷告，我到苏州河旁边，走了两个钟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帮娘去买药，回来一看，床上，椅子上，摆了雪花膏，嘴唇膏，新木梳，新买中式棉袄，罩衫，

藏青呢裤子，高帮皮鞋，棉毛衫裤，花边假领头，针织短裤，本白布胸罩，尼龙花袜子。我心里一吓。我对上帝讲，我要结婚了。上帝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定。我娘也不响，房间里是新衣裳气味，还有中药味道，吃了中饭，时间到了，我娘有气无力，闷声不响，拿起衣裳，看我穿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一切预备定当，大概，这算上帝的安排，上帝的意志，男家昌化路的弄堂里，已经拉了帆布，请了师傅，借了五桌汤盏碗筷，三车间小师傅踏来两部黄鱼车，樟木箱一对，葛丝缎子被头六条，花边鸳鸯戏水枕头，龙凤枕头，包括绣红字 抓革命促生产 枕头，一共四对，变戏法一样。男家全部备齐，拖到弄堂里，让我邻居看，我低了头，里外穿新衣裳，不会走路。我娘讲，乖囡，车子来了，走吧。我讲，新倌人呢。娘讲，是呀。小师傅奔进来讲，新倌人去排队，去买什锦糖了。娘讲，为啥不来接，不应该。我娘气急，胸口一闷。小师傅讲，还是去了再讲吧，马上就炒菜了。我只能答应，两个人坐一部黄鱼车，我帮娘裹紧了被头，旁边摆氧气橡皮袋，路上冷风一吹，我娘接不上气，我就送氧气管子，一路小心，到了昌化路，帆布棚外面，两只大炉子烧火，棚里摆了砧板，碗盏，生熟小菜，新房间，位于底楼前厢房，男家已经布置停当，公婆住的客堂，拆了大床，摆了两桌，其他几桌，借邻居房间，我走进去，新倌人已经坐定，我搀扶娘也坐定当，每次有客人来，新倌人起来招呼，然后坐下去，笑一笑，有礼貌，等大家吃了喜酒，我送娘爬上黄鱼车，然后回到新房间，男人稳坐床沿，看我进来，帮我脱了衣裳，这天夜里，简直不谈了，直到第二天一早，总算看明白，新倌人是跷脚，走一步，踮三记，过了半个月，我娘故世，我从火葬场出来，立刻逃回莫干山路，从此不回昌化路男家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这不是春香嫌避残废人，我不应当受欺骗，这个男人，修外国铁路受工伤，是光荣，应该大大方方。春香讲到此地，低头不响。小毛说，讲呀。春香说，出国时间长，开山铺路，比较闷，工友讲各种故事，男人记性好，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可以讲三四个不同样，白天讲得我昏头昏脑，夜里讲得我眼花落花，真要做具体生活，就吓人了。春香讲到此地，低头不响。小毛说，我的师姐，金妹的男人，也比较吓人，力大无穷，每夜要冲冷水浴，因为身体太热，太烫，要冷却，但是夜里到了床上，还是发热发烫，每夜不太平，后来工伤过世了，否则，金妹也要离婚了，因为夜里像打仗，实在吓人，实在吃不消。春香冷笑说，如果是这种样子的男人，我就不离了。小毛说，啥。春香说，我这个男人，是口头故事员，口头造反派，身上一点苗头，一点火头也看不到，只能想其他下作办法。小毛说，啥意思。春香说，简单讲，就是下身畸形，不及三岁小囡，上厕所，就要坐马桶，如果立直了小便，就漏到裤子里。小毛朝后一靠，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。

时光飞快，有一日清早，春香说，小毛醒醒了。小毛动了一动。春香说，起来吧。小毛睁开眼睛。春香说，看一看，有啥变化了。小毛手一伸。春香笑说，摸我肚皮做啥。小毛说，有小囡了。春香说，这要听耶稣了，我不可能让一根头发变颜色，我不做主的。小毛说，有啥变化呢。春香说，我随便讲的，起来吧。春香一拎床头的拉线开关，外间的灯光，照亮卧室一排小窗。小毛穿衣起来，发觉外间墙上，贴了一大张领袖像。小毛说，厂里开追悼会，我也领了一张。春香轻声说，我要讨老公欢喜，十字架收起来了。小毛说，为啥。春香说，老公喜欢啥，我就做啥。小毛说，一定又去了大自鸣钟。春香说，嗯。小毛说，我姆妈乱讲啥了。春香说，姆妈讲得对，做人要讲道理，上啥山，捉啥柴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贴领袖像比较好，小毛比较习惯。小毛说，我无所谓。春香说，老公太客气了，讲起来，生活习惯是小事，其实有大影响，夫妻过得适意，相互要尊重对

方，就不会闹矛盾。小毛说，样样神仙菩萨，我可以相信，无所谓的。春香笑说，小毛如果信了耶稣，等于是耶稣走进加利利山，最高兴的事体了。小毛笑笑说，记得我娘讲过，1953年3月份，斯大林过世，天崩地裂了一趟，鼻涕眼泪一趟，现在，又来了一趟，当时每人要付一只角子，去买黑纱，厂里的锅炉间，马路大小汽车，全部鸣汽笛，这次呢，领袖一走，情况有变化，黑纱免费了，看样子，运动差不多了，改朝换代，市面松得多，总归两样了。春香说，以前是真苦呀，我几个教友姐姐，坚持挂十字架，群众立刻采取行动，让姐姐亲手掼到煤球炉里去烧。小毛说，狠的。春香说，现在呢，一个房间，总不便两种场面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只要心里有，就可以嘛，我一个教友姐姐，肌肉萎缩，全身一动不能动，两眼漆黑，心里有了愿望，主的荣耀，就直到永远，姐姐每一样就看得见，心里可以画十字。小毛说，真的。春香说，比如现在，天花板有十字，房子，马路，昌化桥栏杆，玻璃门窗格子，仔细一看，就有。小毛不响。春香靠过来说，老公，欢喜我对吧，亲我一记。小毛亲一记春香说，我欢喜。两个人讲到此地，也就起身。春香点洋风炉，烧泡饭，小毛叠被铺床。等两人坐定吃饭，小毛说，理发店里，生意还好吧。春香说，还可以。小毛说，看见啥人了。春香说，二楼爷叔。小毛说，还有呢。春香筷子一搁说，对了，二层楼的海德银凤两夫妻，已经调了房子，搬到公平路去了，据说离轮船码头近，比较方便。小毛说，搬场了。春香说，搬了一个多月了。小毛闷头吃泡饭。春香说，新搬进一对小夫妻，男人做铁路警察，女人叫招娣，做纺织厂，刚生了小囡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招娣的胸部穷大，奶水实在足，姆妈笑笑讲，实在太胀，就让警察老公帮忙吃一点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二楼爷叔见了我，见了招娣，一直笑眯眯。二楼爷叔讲，春香，有宝宝了吧。小毛笑笑说，爷叔讨厌剃头师傅，对我，一直是不错的。春香说，爷叔问，小毛为啥不回来，最近好吧。我讲，小毛评到车间先进了。二楼爷叔讲，赞。旁边招娣讲，这有啥呢，我老公，得过两年铁路段先进分子，一直跑长途，我有啥意思呢。当时，我表面不响，心里明白，女人独守空房，确实是苦的。后来招娣讲，据说这位小毛，拳头打得好。小毛说，少跟招娣啰嗦。春香说，嗯。我当时不响，只是笑笑，预备走了。二楼爷叔讲，代我望望小毛。小毛说，爷叔太客气了。春香说，是呀，要么今朝下了班，我陪小毛，再到老房子走一趟，去看看姆妈。小毛说，这就算了。春香说，小毛，要多去大自鸣钟三层阁，去看看姆妈，结了婚，一直不肯露面，邻里隔壁，以为是我的意思，这就不好了。小毛不响。

时间飞快，小毛结婚两年半，春香已怀孕四个多月。当时匆忙结婚，小毛也因为情绪不稳，结婚摆酒，朋友同事一个不请，小毛娘心里过意不去，一直想办个一桌，弥补遗憾。这一次，小毛预先邀了钟表厂樊师傅，叶家宅拳头师父，金妹，建国，小隆兴等，借邻居一只圆台面，请大家来吃中饭。金妹带来一套绒线小衣裳，建国兄弟，拿出两听麦乳精。樊师傅复杂一点，中央商场淘来四只轮盘，厂里做私生活，全部短尺寸，拎到莫干山路，看不出啥名堂，十几分钟，配出一部童车，皆大欢喜。春香因为保胎，陪大家讲讲谈谈。小毛娘炒菜，小毛做下手，金妹帮忙。等大家坐定。小毛娘先敬樊师傅一盅黄酒说，多亏樊大师傅帮忙，促成这桩好姻缘。两个人吃了。一旁的拳头师父有点尴尬，认为当时小毛犹豫不决，是最后走到叶家宅，师父与金妹苦口婆心劝导，最终才答应结婚。金妹说，我是横劝竖劝，这桩好姻缘，得来不容易，想当初，小毛一面孔的不情不愿。樊师傅笑笑。小毛娘有点窘。春香起身说，各位师父，台子上面，我最感恩了，也最感激，让我现在认认真真，敬各位师父，敬金妹阿姐。春香咪了半盅。樊师傅与拳头师父吃酒，稍微轻松一点，后来

酒多了，称兄道弟，分别跟小毛春香，讲了一番成家立业的道理。这桌饭吃到后来，建国透露了一条特别消息，江苏省，已经有社办厂了，专门请上海老师傅抽空去帮忙，出去做两天，赚外快四十块，等于半月工资，这是上海工厂里最了不得的大新闻。等席终人散，小毛送了客，回来帮娘汰碗，收作清爽，小毛娘匆匆回去，已经下午四点敲过。房间里，只剩小毛。春香到里间休息，一觉醒来，已经夜到。小毛面前一片漆黑。春香起身说，老公。小毛不响。春香开电灯，小毛看看春香，独自发呆。春香说，老公想啥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有啥不开心了。小毛说，我开心呀，吃了点酒，喜欢静一静。春香说，我明白了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小毛想啥呢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小毛是想朋友了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想沪生阿宝对吧。小毛说，瞎讲八讲。春香说，今朝台面上，只是老公的师父，同门师兄弟，我心里一直是想，小毛的好朋友呢，自家的贴心好朋友呢。小毛说，朋友太忙，我一个也不请了。春香说，做男人，要有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一道请过来，有多好。小毛不响。小毛最想不到的是，五个月之后，到了最关键阶段，春香同样讲到这一段。当时春香已经临产，但胎位一直不正，忽然大出血，送到医院急救，产门不开，预备做手术，但迟了一步，先救大人，再救小囡，结果最后，一个也救不到。春香到了临终弥留之际，面孔死白，对小毛笑笑说，小毛，现在我最想晓得，主耶稣，是橄榄山升天的，还是加利利山。小毛心里伤惨，五中如沸。春香说，老公，小毛，不要哭，天国近了，我去天堂拜耶稣，我是开心的。小毛不响。春香说，不要担心我。小毛落了眼泪。春香说，只觉得，我走了以后，老公要孤单了，太孤单了，我有自家的教友姊妹，老公要有自家的好朋友。小毛眼泪落下来。春香说，老公要答应我，不可以忘记自家的老朋友。小毛不响，悲极晕绝，两手拉紧了春香，眼泪落到手背上，一滴一滴，冰冷。小毛眼看春香的面孔，越来越白，越来越白，越来越白，眼看原本多少鲜珑活跳的春香，最后平淡下来，像一张白纸头。苏州河来了一阵风，春香一点一点，飘离了面前的世界。万福玛利亚。阿门。

第二十四章



一

陶陶时常去延庆路。黄昏，夜里，只要有机会，就去看小琴。心中有人，外表也显得忙，即便应酬，等于赶场子，吃到六七点钟，想出理由告辞，叫一部车子，直开延庆路，进了门，小琴就贴到身上来。有一次，菜场老兄弟过生日，陶陶敬了三杯酒，推说去医院吊盐水，急忙出来，竟然于走廊里，碰到一个气韵矜贵的女人，穿千鸟格套装，大波浪头发，面带三分醉。陶陶难免多看一眼。对方忽然立定，讲北方话说，嗨，还认识我呀。陶陶一吓，原来是潘静。陶陶讲北方话说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好吗。潘静笑了笑，显然吃了酒，两人接近，陶陶仍旧闻到潘静身上熟悉的香气。潘静说，我还行，最近忙什么哪。陶陶说，也就这点破事。潘静说，前几天我还惦着，今儿就见了。陶陶看看表说，我有急事，再联系吧。陶陶离开潘静，一路朝前走。潘静在后面顿脚说，陶陶，陶陶。饭店门口有空车，陶陶开车门说，到延庆路。关门，眼睛一闭，车子开了十分钟，潘静电话就进来。潘静说，陶陶，我难道会吃人，对我太不尊重了吧。陶陶说，我真有事。潘静说，真的。陶陶说，好久不见，本想多聊几句。潘静说，亏你还这么说，那咱俩明天见，说个地方。陶陶说，明天没时间。潘静说，那哪天，后天成吗。陶陶说，后天，后天嘛。潘静说，晚上也可以，我家也行。陶陶说，这个，酒多了吧。潘静不响。陶陶说，我有空给你电话。潘静忽然激动说，我这也太失败了，我这样的女人，居然会被拒绝，我问你，究竟对我怎么想，说个真实的想法成吗。陶陶说，已经讲清楚了，不是吗。潘静说，我不清楚，不清楚，我恨你，恨你，恨你。电话挂断。陶陶朝后一靠，叹气连连。这天夜里，陶陶抱紧小琴，一言不发。小琴周全，同样一声不响。等送陶陶出弄堂，小琴说，最近要少吃酒，心里想到啥，样样告诉我。陶陶不响。回到屋里，开了门，见芳妹正对房门坐定，眼光笔直，精神抖擞。芳妹说，回来啦。陶陶觉得口气不对，有麻烦，闷声不响。芳妹说，面色不对嘛，刚刚做了几趟。陶陶说，啥。芳妹说，自家做的生活，以为自家晓得，裤子拉链拉拉好。陶陶朝裤子看了一看。芳妹说，校门经常开，校长容易伤风咳嗽。陶陶说，瞎讲有啥意思。芳妹说，我对老公，算得宽松了，讲起来雌狗尾巴不翘，雄狗不上身，但是一门心思外

插花，屋里软，外面硬，样样只怪别人，可能吧。陶陶说，夜深人静，轻点好吧。芳妹说，我管啥人听不听，随便听，还要啥面子呢，我现在，面子，衬里，已经输光输尽了，今朝一定要讲出来，夜里去了啥地方，跟啥人做的。陶陶说，喂，神经病又发了，我不可能讲的。芳妹说，好，不讲对吧，我来讲，不要以为我是瞎子，我一直怀疑，也一直晓得，再问一遍，要我报名字，还是自家讲。陶陶不响，心里有点吓，嘴巴硬到底说，讲名字，讲呀。芳妹说，蛮好，浆糊继续淘，为啥叫陶陶，可以淘，我只问，今朝夜里，松裤腰带的女人，发嗲发骚，出几身汗的女人，名字叫啥。陶陶说，不晓得。芳妹说，真要是无名无姓的野鸡，我还气得过，讲，讲出来。陶陶说，啥人。芳妹冷笑一声说，我讲了。陶陶说，可以。芳妹说，还有啥人，当然就是这个女人。陶陶讲，啥人。芳妹说，狐狸精，外地女人。陶陶一吓说，啊，啥人啥人。芳妹说，除了潘静，还有啥人。陶陶听到这个名字，心里一松，叫一声耶稣。芳妹说，不响了是吧，这桩事体，现在就讲清爽，准备以后哪能办。陶陶说，真是又气又好笑，我跟这只女人，会有啥事体呢，也就是走廊里讲了两句，通一次电话，可能是吃了酒，我神志无知。芳妹说，讲得圆兜圆转，合情合理，说书先生一样。陶陶说，我确实一声不响呀，后来。芳妹说，对呀，后来呢，后来，就开了房间。陶陶说，啥。芳妹说，不要紧张，房间单子，潘静马上可以送来，我早就相信了，会有这个结果。陶陶一吓。芳妹说，潘静刚刚来电话，全部坦白，两个人做过几次，心里做，事实也做，三上两下，倒骑杨柳，旱地拔葱，吹喇叭，吹萨克斯风双簧管，是吧，发了多少糯米嗲，样样不要面孔的事体，全部讲出来了。陶陶跳起来说，娘个起来，逼我做流氓对吧，根本是瞎七搭八的事体，讲得下作一点，真正的说书先生，就是这只外地女人，我连毛也见不到一根，这社会，还有公理吧。芳妹跳起来，方凳子一掼说，喉咙响啥，轧姘头，还有理啦。陶陶说，喂，用点脑子好吧。芳妹忽然哭起来说，成都路大碟黄牛房间里，已经勾搭成奸了，现在目的达到，腰板硬了，要养私生子了。陶陶大叫一声，不许唱山歌。芳妹哭得更响，此刻，忽然电话铃响。两个人一惊。陶陶拎起电话，潘静声音，是深夜电台热线朦胧腔调，标准普通话说，对不起，陶陶，我刚才心情不好，陶陶，你心情还好吗，有太多的无奈与寂寞，不要难过，我唱一首歌安慰你， 你的心情/现在好吗/你的脸上/还有微笑吗/人生自古/就有许多愁和苦/请你多一些开心/少一些烦恼/祝你平安/噢/祝你平安。 陶陶此刻，忽然静下来，潘静的静功，仍旧发挥作用，一时之间，陶陶感觉自己静下去了，一直静下去，浑身发麻，甜酸苦辣，静涌心头。芳妹一把抢过话筒，大喊一声说，下作女人，骚皮，再打过来，我报警了。芳妹电话一掼，陶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芳妹说，事体已经清爽，现在讲，准备哪能办。陶陶摇头说，我实在太冤枉了。芳妹说，当初我跟潘静讲过，如果做了十趟廿趟，就可以谈。现在看起来，不止十趟廿趟，我是输光了。陶陶说，事体总会搞清爽的。芳妹说，搞啥呢，再搞，这个吓人的社会，搞出一个小人，老婆顶多叫一声啊呀，我看得多了，今朝夜里，就解决。陶陶说，解决啥，谈也不要谈。芳妹说，不谈对吧，有种做，有种就走，走呀。陶陶说，走到啥地方去。芳妹冷笑说，问我做啥，开房间呀，到骚皮房间里去呀。陶陶说，再讲一遍。芳妹说，我怕啥，有种，就立起来，立起来，不做缩头乌龟，敢做敢当嘛，上海男人嘛。芳妹拉开大橱，拖出几件衣裳，塞进一只拉杆箱子，开大门，轰隆一响，箱子掼进走廊。陶陶立起来，兜了几转说，好，蛮好，一点情分不讲是吧。芳妹两眼圆睁说，有种吧，有种就出去，大家结束。陶陶立起来，走到外面，背后哐的一响，咔嚓一记反锁。陶陶拖了箱子，走出弄堂，坐到街沿上发呆。一部出租车开到面前，司机说，到虹

桥啊。陶陶不响。车子开了几步，倒车回来说，朋友，七折可以了吧，脱班就讨厌了。陶陶不响，爬起来开了门，箱子朝里一掼说，到延庆路。

造化弄人。这天半夜，陶陶昏头昏脑回到延庆路，进门竟然一吓。房间里，取暖器烧得正热，台面上一只电火锅，一盆羊肉片，一盆腰花，还有馄饨，黄芽菜粉丝腐竹各一盆，一对酒杯，两双筷，两碟调料。小琴穿一件湖绉中袖镂空睏袍，酥胸半露，粉面桃花。陶陶说，小琴做啥，等啥人。小琴笑笑不响。陶陶说，乡下阿姐要来。小琴说，下个月来。陶陶说，这是。小琴说，等朋友来呀。陶陶说，朋友呢。小琴说，查户口啊。陶陶说，男的女的。小琴说，男的呀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走过来说，呆子，我等陶陶呀。陶陶勉强一笑，坐到箱子上说，吓我一跳，赛过诸葛亮了。小琴说，我晓得陶陶会来。陶陶说，啊。小琴说，晓得就是了。陶陶说，是吧。小琴说，感觉陶陶要出事体了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夜里离开的样子，照过镜子吧，面色吓人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我当时觉得，陶陶回去，不跟姐姐吵，姐姐也要跟陶陶吵，要出事体了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我就爬起来做准备，穿了这件衣裳，这批货色里，全镂空也有，全透明也有，觉得不好看，我换一件。陶陶说，好看。小琴说，我当时想，陶陶如果回来，我要请陶陶吃冰淇淋，做女人，关键阶段，不可以死白鱼一条，要有味道，女人打扮为了啥，让男人看，眼睛爽。现在先吃一点，先散散心。陶陶说，小琴一般不讲，一讲就一大串。小琴说，我急了呀。陶陶起来，踢一记拉杆箱说，不谈了，现在我扫地出门，等于民工。小琴说，瞎三话四，姐姐是气头上嘛，明朝就好的。陶陶摇摇头。小琴说，做一份人家，不容易的，先垫垫饥，明早起来，去跟姐姐赔礼道歉。陶陶说，哪里来这种便宜，老婆脾气，我最晓得。小琴说，真动气了，我有办法，去跟玲子姐姐讲，请介绍人出面，打圆场，也就好了。陶陶说，我不懂了。小琴说，为啥。陶陶说，我这种情况，小琴照理要帮我撑腰，拉我后腿。小琴说，先坐，边吃边讲。于是两人坐定，眼前草草杯盘，昏昏灯火，镬汽氤氲，一如雾中赏花，有山有水，今夕何夕。小琴端起一盅黄酒说，碰着这种麻烦，吃一杯回魂酒。来来来，吃一点小菜。陶陶心神恍惚，学一句邓丽君台词说， 喝完这杯，请进点小菜， 小琴接口唱道， 来来来，愁堆解笑眉，泪洒相思带。 两个人吃酒。小琴说，为啥不拖后腿，我讲可以吧。陶陶说，嗯。小琴说，玲子姐姐早就讲了，陶陶，绝对不是一般男人。陶陶说，上海滩，我顶多是一只小虫，一只麦蚓蝶，小蟑螂。小琴说，比大比小，这就不适意了，蚓蝶大一点，黄鱼大一点，黄猫大一点，老鹰也大，飞机最大，这又哪能呢，就算做一只小蚊子，飞来飞去，有啥不好呢。陶陶说，我是打比方。小琴说，玲子姐姐一直提醒我，要当心陶陶，碰到陶陶，千万不要动心，有多少女人，伤到陶陶手里。陶陶说，冤枉。小琴说，但一般男人呢，女人又不满足，女人是蜡烛，不点不亮，但碰到了陶陶，就算烊成了蜡烛油，陶陶是不管的，看到蜡烛油，陶陶拔脚就跑。陶陶说，厉害，等于戳我的轮胎。小琴说，我一直记得蜡烛油，我吓的。陶陶说，讲得太难听了，女人三围，腰身大腿，变成一摊油，太吓人了。小琴说，我如果跟其他男人来往，玲子姐姐从来不管，所以，我不会替陶陶撑腰，不拖后腿，我旁边看看。陶陶说，蛮好。小琴说，陶陶看到了我，根本也不激动，心里的想法，一句不讲。陶陶说，讲得花好桃好，小琴就会相信。小琴不响。陶陶说，小琴如果碰到一个男人，见面开始埋怨老婆，倒要当心。小琴说，为啥。陶陶说，男女结婚，是用了心思的，现在讲得老婆一分不值，肯定是绝情人，面孔说翻就翻的男人面前，女人真要变蜡烛油的。小琴点头说，我记牢了，只是陶陶以前，跟玲子姐姐，为啥结束的。陶陶说，包打听了，我不讲。小

琴发嗲，一屁股坐到陶陶身上说，我要听。陶陶说，等于讲别人坏话，不可以的。小琴说，讲。陶陶一拎小琴的睏裙说，当时玲子有老公，我上门送蟹，玲子就穿了这种等于不穿的衣裳，开了门，女人结过婚，中国叫老婆，日本叫人妻，我是小青年，上海童男子，进门看到这种人妻，我吃得消吧，当然吃不消。小琴笑说，童男子，我买账。陶陶说，我不讲了。小琴一扭说，后来呢。陶陶说，后来，玲子就跌了一跤，讲是穿了高跟拖鞋，不当心，要我去拖。我一拖，玲子肚皮就痛了，黄鳝一样，扭来扭去，嗲得不得了。小琴说，太下作了，陶陶完全是临时编的，我只晓得，当时玲子姐姐心情不好，人是绝瘦，正正派派。陶陶说，越瘦越厉害，懂吧，上海有一句流氓切口，“金枪难斗排骨皮”，懂了吧。小琴说，下作，反正这天，玲子姐姐是穿正装，高领羊毛衫，下面长裤，结果，裤纽让陶陶拉脱三粒。陶陶说，所以我不讲了，明明是热天，搬到冬天，一只嘴巴两层皮，翻到东来翻到西。小琴笑说，我听了，还是心动的。陶陶说，所以穿得这副样子。小琴说，等有一天，我也要穿正装，里面硬领旗袍，马甲，再里面，全身绷，拉链，带子纽子，全部扎紧，纽紧锁紧，下面厚丝袜，加厚弹力牛仔裤，看陶陶有多少力气来剥。陶陶说，实在变态。小琴抱紧陶陶说，老实讲，不是我诸葛亮，刚刚玲子姐姐来电话，讲陶陶离家出走了，芳妹哭天哭地，问姐姐要人，当年姐姐是介绍人，要负责。芳妹讲，陶陶是跟一个外地女人搞花头，估计要生小囡了。玲子姐姐一急，想来想去，肯定是我，因此悄悄来电话，要我关电灯，锁门，先让陶陶做一夜无头苍蝇，到火车站跟民工睏地板，明早写检查。我根本是不听的，起来准备小菜。电话又来了，讲可以开电灯了，陶陶的野女人，实名叫潘静，经理级的女人，性欲强，脾气犟。我一听，当然吃醋了，我就去涊浴，衣裳换了好几件，心里难过。陶陶太厉害了，每礼拜跟我做几趟，回去跟姐姐交公粮，还要跟潘静姐姐搞浪里白条，冰火两重天，想想就要哭，是我难以满足陶陶，真担心陶陶身体，这样搞下去，等于一部特别加急快车，上海开到安徽，安徽到河北，再开回上海，上海再开到安徽，再开河北，三个地方兜圈子，总有一天，轮盘烧起来，就要粉粉碎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潘静姐姐，有啥真功夫呢，我有啥不到位，我要听。陶陶一声长叹，此刻，窗外两只野猫忽然咆哮厮打，怪叫连连。



二

电话里，玲子问沪生，最近见过陶陶吧。沪生说，极少联系。玲子说，小琴跟陶陶私奔了。沪生说，啊。玲子说，礼拜三夜里，沪生过来吃饭吧，是苏州范总做东，见面再讲。沪生答应。到这天夜里，沪生与阿宝走进“夜东京”，台子已经摆好。葛老师照例是看报纸。玲子说，有陶陶的新消息吧。沪生摇头说，根本不接电话。玲子说，芳妹怀疑，陶陶是跟一个叫潘静的野女人有关系，寻到成都路孟先生，要来地址，然后，到潘静公司里大吵，结果是一场虚惊，两个人根本不搭界。之后，忽然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，讲陶陶与小琴，已经同居了。要死吧，芳妹急了，到店里寻我，小琴是我小姊妹，我有责任，于是我陪芳妹到了华亭路，发觉小琴请人看摊位，已经失踪了，再赶到延庆路，人去楼空，最后，芳妹拉我，去见命相钟大师，走进弄堂，碰到钟大师遛狗，芳妹问大师，陶陶去了啥地方，钟大师讲，打电话问呀。芳妹讲，陶陶不接。钟大师讲，无药可救了，陶陶，是绩不偿劳，专骑两头马，原可以放过韶关，但是做定了花蝴蝶，来不及采蜜，情况不妙了。芳妹讲，究竟去了啥地方。大师说，难讲的，陶陶的命，太上老君也算不出了。芳妹讲，这只死男人的狗命长短，并不重要，我是问，现在死到啥地方去了。大师讲，我算不出来，我不开私人事务所，如果算得到这一步，公安局可以关门。芳妹讲，平常端一只死人的罗盘，横看竖看，到处卖野人头。大师讲，喂，嘴巴清爽点。芳妹讲，老棺材。大师讲，啊，抛弃精华取糠秕，五讲四美懂吧，不许骂人。白狗冲过来穷叫，芳妹想踢，大师一挡，芳妹朝地下一蹲，哭天哭地讲，观世音菩萨呀，居委会同志呀，我蛮好一个男人，听了这只老棺材的屁话，学坏了呀。白狗穷叫，弄堂里全部是人。大师讲，各位高邻，现在请大家观察这只女人的面相，吓人吧，两条法令线，像老虎钳，钳煞人不偿命，克夫克到底了，做男人，肯定要逃的，逃到啥地方，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，上海西北方向，可以了吧，绿杨桥，门口有两只垃圾筒，就这个方位，有本事去寻呀，死女人。

玲子讲到此地，苏州范总踏进饭店，身边是俞小姐。范总说，俞小姐现在，是我的老板，我称呼俞董。俞小姐说，难听吧，北方人以为，我是鱼冻还是鱼肚，蟹粉烩鱼肚。大家笑笑。俞小姐说，听说陶陶私奔了。沪生不响。此刻，菱红带一个男人进来。菱红说，这是日本人，就住前面的花园饭店。日本人鞠躬。亭子间小阿嫂，拎了一把水芹走进来。葛老师放了报纸说，水芹又滑又嫩，赞。玲子看一眼小阿嫂说，是的，真滑真嫩，一掐就出水，不用化妆品。小阿嫂头一低，转进厨房。最后，丽丽与一个中年男人进来，司机搬进一箱红酒，一箱红酒杯。丽丽说，这位是我生意朋友，投资公司韩总。于是，十个人围坐，一室雍雍，冷盆摆上台面，大家端杯动筷。范总介绍新公司计划。丽丽与韩总听得仔细，答应去苏州一趟。玲子看一眼菱红说，中国人吃饭，为啥要带东洋人进来，廿八岁的人了。菱红说，为啥不可以。日本人坐得笔挺，菱红随势一靠。玲子说，一句中文不懂。菱红说，吃一点上海小菜，总可以吧。玲子说，这次，是包一年，还是两年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啊，眼睛一霎，菱红有了男人了。阿宝说，张爱玲讲，做女人，包养要早。菱红笑笑说，我欢喜宝总的噱。小阿嫂说，葛老师有个侄子，条件不错，刚刚国外回来。菱红说，做啥行当呢。葛老师说，会计师，五百强大公司。菱红说，这是唐僧肉，我有兴趣的，现在打电话。小阿嫂露惧说，日本人在场呀。玲子说，这次是无性包养，不要紧的。俞小姐说，啥意思。丽丽莞尔一笑。菱红说，就等于，现在有男人抱我，就是香我面孔，日本人无所谓。沪生说，不可能的。菱红说，要

试吧，日本人根本不吃醋。大家看看日本人。丽丽笑说，试试看。菱红就立起来。俞小姐说，大家文明一点好吧，尤其新朋友韩总面前。韩总说，不碍的，我样样明白，样样懂。菱红说，韩总是明白人。范总说，好是真好，台面上，就应该有甜有咸，有荤有素。菱红说，一听包，就想到抱，一讲到抱，就觉得我低档，一般的结婚，跟包，有啥两样呢。阿宝说，好。俞小姐说，法律上面不一样。菱红笑说，对呀，我最讲法律，讲文明，所以，我不搞男女关系，无性无欲，但我靠一靠，总可以吧。菱红靠紧日本人。玲子笑说，像啥样子，廿八岁的人了，一点不稳重。

大家吃了几轮。丽丽说，菱红姐姐一开口，就是特别。菱红说，别人不讲，不做的事体，我来讲，我来做，一般事体，几千几百年，基本一样普通情节，故事，多讲有啥意思呢。葛老师冷笑说，惊险故事，上海要多少。小阿嫂说，还是少讲讲，吃菜。葛老师说，我可以讲吧。玲子说，可以。葛老师说，以前，有一个外国老先生故世了，身边的老太，盖紧被头，同床共枕，一死一活，过了好多年，前几天呢，本埠也有了，一个老太故世了，身边的老先生，闷声不响，不通知火葬场，每夜一死一活，陪老太半年多，一直到邻居觉得，味道不对了，穿帮了，这是电视新闻，夜里六点半播出，这个老先生对镜头讲，自从老太一走，心里就慌了，天天做噩梦，但只要一碰身边老太，也就心定了。俞小姐说，标准神经病。丽丽说，吓人的。葛老师说，我是伤心。小阿嫂说，现在吃饭，腻心故事少讲。葛老师说，男女现在有这种情分，是难得了。小阿嫂说，要命，我隔壁的邻居，也是老夫妻，万一一死一活，我是吓的。菱红冷笑。玲子说，是呀是呀，有一种女人，表面上，是关心老头子，其实，有情分吧。小阿嫂不响。阿宝说，我爸爸讲了，人老了，就准备吃苦，样样苦头要准备吃。菱红说，不一定吧，我以前到花园饭店，碰着一个八十多的老先生，根本就是享福人，头发雪白，人笔挺，一看见我，老先生慢慢踱过来，背后一个日本跟班，夹了一只靠枕。老先生讲，小姐会日文吧。我点点头。老先生讲，可以坐下来谈几句吧。我点点头。老先生坐进大堂沙发，日本跟班马上垫了靠枕。老先生讲，我是老了，我只考虑享福。我点点头。老先生讲，如果小姐同意，现在就陪我，到前面的大花园里走一走，可以吧。我答应。两个人立起来，老先生臂膊一弯，我伸手一搭。老先生可以做我外公，有派头，日本跟班收起靠枕，皮包一样，随身一夹，旁边一立，我跟老先生走出大堂，到前面大花园里散步，小路弯弯曲曲，两个人一声不响，听鸟叫，树叶声音，走了两三圈，三刻钟样子，全高跟皮鞋，我不容易，回到大堂，老先生讲，天气好，菱小姐好，我是享福。我笑笑。老先生微微一鞠躬讲，添麻烦了。我鞠躬讲，不要紧。老先生讲，明朝下午两点钟，菱小姐如果方便，再陪我走一趟。我点点头。老先生讲，菱小姐有电话吧，我最懂数字了，号码讲一遍，立刻就记得。我报了号码，就走了，第二天吃了中饭，老先生电话就来了，约定两点钟散步，第三天吃中饭，电话来了，约定两点钟散步，第四天。玲子打断说，一共几天。菱红说，第四天两点钟散步，照例到两点三刻结束，我陪四次了，老先生讲，本人就要回日本了，菱小姐有啥要求，尽管讲。我不响。我当时稀里糊涂，我讲啥呢，沪先生可以猜猜看。沪生说，简单的，要我讲就是，我准备去日本。菱红不响，眼睛移过来。阿宝说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友谊，万古长青，再会。菱红看了看韩总。丽丽说，我建议是，夜里再去坐船，浦江游览。韩总想想说，我想开店，想做品牌代理，可以吧。大家笑笑。这个阶段，玲子一直为日本人翻译，此刻大家看日本人。玲子说，日本人讲了一首诗，意思就是，今朝的樱花，开得深深浅浅，但是明朝，后日呢。大家不响。葛老师说，要是我来讲，简单，我想好了，我准备日夜服伺老伯伯。大家看亭子间

小阿嫂。小阿嫂眉头一皱说，我不讲，请范总讲。范总说，总共去了花园四次，不客气，这要计时收费了，然后，建议去苏州沧浪亭，最后散步一次，散散心。阿宝与沪生大笑三声。俞小姐说，太荒唐了，非亲非眷，陪一个糟老头子逛花园，有空。玲子说，赞。菱红不响，面孔红了，像有了眼泪，之后笑了笑说，大家讲的，是七里缠到八里，我当时讲得简单，我最喜欢花园饭店，眼看饭店造起来，又高又漂亮，我真不晓得，最高一层，是啥样子。老先生笑笑，带我乘电梯，到了三十四层套房，日本跟班开了房门，轻轻关好，房间里就是两个人，我激动得要死，想不到，我可以到花园饭店顶层的房间里了，下面就是上海呀，前面，四面，全部是上海，我真的到了此地呀，像梦。菱红讲到此地，不响。小阿嫂说，后来呢。菱红说，后来，我就走了，老先生讲，过三个月，再来上海，要我等电话。我讲，好的。我就一直等电话，结果等到现在，等我上海，东京，来回多少趟了，等我跟日本和尚结婚，离婚，最后回到上海，一只电话也等不着。葛老师说，老先生一定是过世了。菱红说，大概吧，否则，一定会来电话的。大家不响。菱红说，但我还是等，已经等惯了，一辈子，死等一只电话的女人，是我。俞小姐说，我比较怀疑，两个人到了房间里，就是看看风景，不符合逻辑。丽丽说，我相信的。小阿嫂说，如果老先生出手，一定大方。菱红冷笑说，是呀是呀，大多数人，一定这样想，好像我是妓女。

进贤路开过一辆大客车，地皮发抖。大家不响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了，这是一场梦，还是一部电影。韩总说，从头到尾巴，一个大花园，一老一小两个人，走来走去，比较单调。阿宝说，有一部电影，两个美女约老先生跳舞，一帮年轻人，进房间，抢夜礼服，老先生好不容易轧进去，只有空衣架，墙角一只纸袋里，有一套邮差制服，接下来，老先生穿了皱巴巴邮差制服，走进跳舞大厅，男男女女舞客看见，突然灯亮，音乐全部停下来。菱红说，后来呢。阿宝说，忘记了。菱红说，这像做梦，宝总，有问题了。玲子说，我听讲，宝总的心里，只想过去一个小小姑娘。阿宝不响。葛老师说，讲到了老先生，前几年，我跟一个日本老朋友，到塞班岛，点过一个女人，当地中国小姐不少，讲是小姐，多数已经四十出头，灯光暗，等小姐近身，四十多岁女人，一面孔哭相，我不大开心。我讲日文说，小姐有啥心事。女人讲日文说，父母生了重病，缺一笔钞票，因此苦恼。我不响。女人讲，先生喜欢我苦恼，对吧，还是喜欢我哭。我讲，此地，还有啥项目。女人讲，隔壁房间，样样有，来的客人，比较特别，让小姐打耳光，拉头发，吃脚趾头也有，只要满意，全部可以做。我不响，我身边的日本老先生笑笑。女人讲，有个老客人，只喜欢装死，让小姐跪到身边，哭个十几分钟，就满足了。女人讲到此地，我骂了一句，贱人。女人一吓。我讲，到底受啥刺激，做了啥噩梦，还是中国父母生神经病。女人哭丧面孔讲，先生，先生，真是对不起，是我发昏了。日本老朋友问，老实讲讲看，到底是为啥。女人不响。我一把捏紧女人的面孔说，讲呀。女人哇的一叫，哭丧面孔说，是我心里烦，确实，是我父母生了大病，现在请尊敬的先生，打我几记耳光，打我屁股，大腿，也可以，打了，我就适意了。我不响，捏紧女人面皮不放。女人讲，因为急得发昏，胡说八道了，请先生原谅，实在失礼了。我喊一声，妈妈桑。一个胖女人连忙进来。我松了手问，此地用这种恶劣态度，服侍客人，还有责任心吧。妈妈桑是倒眉毛，声音像蚊子叫，哭丧面孔讲，全心全意服务客人，要让客人称心满意，是本店最大的责任心。我讲，既然要客人愉快，为啥私人父母事体，带到工作里来，摆出这副死人哭丧面孔，应不应该。我当时，真想扭妈妈桑一记面孔，想不到，妈妈桑已经猜到了，凑近过来，面孔自动送上来。我看了看，肉太

厚，粉太多，我不动手。妈妈桑马上就落跪，头碰地板道歉。我讲，上年纪的人，最怕看见小辈哭相，等于是哭丧，好像，我马上要翘辫子了，马上要开追悼会，要进火葬场。妈妈桑翘高屁股，头碰地板，不断道歉。我讲，立刻叫这只死女人滚蛋，滚回上海去，我不想再看到这种贱人。妈妈桑唯唯诺诺，屁股翘高，头碰地板，立起来，再鞠躬，嘴巴一歪，旁边的女人一低头，脚步细碎，连忙跟出去，走到一半。我日本老朋友讲，慢。两个女人立刻不动了。老朋友摸出支票簿讲，死过来。女人哭丧面孔转过来。老朋友讲，贱人，父母看病，缺多少钞票。女人低头不响。我讲，快讲呀，死人。女人哭丧面孔不响，鞠躬落跪，翘高屁股，头碰地道歉。老朋友叹口气，戴眼镜，凑近台灯，开了一张六十万日币支票，飞到地上说，快点死出去。女人伸出两根手指头，支票一钳，跟妈咪一路鞠躬，屁股朝后，慢慢退出去。

大家不响。葛老师说，古代有过归纳，不欢之候，也就是不开心的情况，有十多条，灯暗，啰嗦，反客为主，议论家政国事，逃席，音乐差，歌女刁，面孔难看，包括狂花病叶。韩总说，啥。葛老师讲，也就等于这种陪酒女，是欢场害马，蔑章程，不入调，不礼貌，懒惰，嚣张。范总说，这位日本老朋友的钞票，等于是厕所间的卫生纸，随便就扯。玲子说，这只女人，实在太赚了。沪生说，戏外有戏，炉火纯青。阿宝说，葛老师享受了。菱红说，宝总眼光毒的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夜总会，等于开殡仪馆。玲子瞄了小阿嫂一眼说，老头子嘛，最喜欢的，就是这种四十多岁的老女人，日本叫邻家大嫂。小阿嫂不响。玲子说，这种年龄的中国女人，面皮像轮胎，相当厚，可以一面让日本人摸，一面借客人电话，打国际长途。小阿嫂说，啥叫这种中国女人，一竹篙打翻一船人。玲子说，这批女人以为，日本人不懂中文，身体已经横到沙发里，已经一动一动，扭起来了，屏了气，还对电话里讲，老公，国内天气好吧，小明乖不乖，想吃啥，就买啥，听见了吧，我回来过春节，我多少辛苦，我回来要检查的，如果小明不乖，房间里有女人长头发，我肯定不客气，不答应的，听见吧。俞小姐说，确实，一到过年，“全日空”飞机下来的女人，花花绿绿，大包小包，吆五喝六，讲啥茶道瓷器，讲啥情调，三蛇六老虫，以为别人不明白。韩总说，这是个别女人，不可以讲全部。小阿嫂提高声音说，上海正经女人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玲子不响。葛老师端起酒杯说，小阿嫂，不必动气，以前中华公司的电影明星，周文珠，有“温吞水”之号，从来不动气，永远不发脾气，多少人欢喜呀，女人就要学这种榜样，才是正道，就等于现在的讲法，谦虚谨慎，胸怀世界，对人，要春风温暖，小阿嫂来。小阿嫂端起杯子，抿了一口，葛老师说，玲子来，我敬一敬，开饭店辛苦，保重身体。玲子不响。葛老师说，不要不开心。小阿嫂冷笑说，哼，不开心的人，是我，人家是千金，我做丫鬟，骂到现在了。玲子说，喂，嘴巴讲讲清爽。小阿嫂冷笑说，我最近才弄明白，开“夜东京”，原来是葛老师坐庄，是葛老师全埋单，上海，有这种野狐狸事体吧。葛老师说，少讲两句。玲子说，台面上，大家是朋友，讲清爽也好。沪生说，不讲了，吃酒吃酒。菱红说，不要讲了。小阿嫂说，做了日本婊子，还插嘴。菱红说，喂，老菜皮，嘴巴像痰盂，当心我两记耳光。小阿嫂立起来说，我怕啥，两只东京来的婊子，两只上海赖三，打呀，我好人家出身，我怕啥。菱红要立起来，日本人压紧肩胛。小阿嫂说，我跟葛老师，不讲青梅竹马，起码从小邻居。玲子说，好，赤膊上阵了，去问问葛老师，当时为啥拿出钞票来，让我随便开饭店，为啥主动送上门来，随便我用多少，懂了吧。菱红说，老骚货，还吃醋了，轮得到吧。小阿嫂说，饭店开到现在，有啥进账吧，铜钿用到啥地方去了，大家心里有数。玲子说，讲出这种屁话来，有身份

吧，有名分吧，葛老师一家一当，想独吞，有资格吧。菱红说，葛老师有一幢洋房，我真眼痒呀，实在痒煞，痒得大腿夹紧，我哪能办啦。葛老师说，不许再响了，不许讲了。小阿嫂说，我坐得正，立得直。玲子想还嘴，葛老师一拍台面说，停。大家一吓。葛老师说，当了一台子朋友，尤其新来的韩总，加上日本外宾，国家要面子，我也要面子，要衬里，再讲下去，等于我自掴耳光，到此为止了。韩总说，小事体，小事体，大家少讲一句。范总端起杯子，蔼然说，葛老师，各位，我代表玲子，菱红，小阿嫂，我吃一杯。沪生说，我代葛老师吃一口，可以吧。丽丽说，一口太少了。沪生说，现在我做葛老师，酒量小。阿宝说，吃一杯。丽丽说，我代表小阿嫂，可以吧。葛老师笑笑。小阿嫂不响。葛老师说，小阿嫂，笑一笑可以吧。小阿嫂不响。葛老师说，笑一笑。小阿嫂不响。葛老师说，小阿嫂一笑，甜蜜蜜，最标致，登样。小阿嫂不响。葛老师说，今朝这把水芹，嫩的，是几钿一斤。小阿嫂说，三块五。葛老师说，吃亏了吃亏了，大沽路只卖三块四。小阿嫂总算一笑说，瞎讲八讲，我去过，大沽路只有药芹。大家稍微轻松起来。玲子岔开题目，强颜欢笑说，丽丽的钻石生意，一定做大了。韩总说，深不见底。玲子说，表面上看，丽丽总是笑眯眯，一声不响，身上也中规中矩，一粒钻石，一点亮头也不见。韩总说，道行深，财务好，我吃过丽丽家宴，小到碟盏，大到十四寸汤盘，全套威基伍德骨瓷。丽丽不屑说，哪里呀，这是用来吓人的，这个世界，虚来虚去，全靠做门面，懂吧，完全是虚头，我最喜欢，是此地的真实。韩总说，我可以举个例子。丽丽说，不要讲了。韩总说，我澳门赌场朋友，一次到内地收赌账。丽丽无奈说，韩总呀。韩总笑笑说，结果呢，这批人有了麻烦，全部捉进去了，我出面搞定，对方实在感激，最后拿出一只六克拉钻戒，按照赌场抵押价，三十万，请我收进，我这次带来上海，想请丽丽改手寸，丽丽一看戒指就讲，不必改了。丽丽打断说，讲这种事体，有意思吧，不许讲了。菱红说，结果呢。韩总说，丽丽出价，一百廿万收进。大家不响。丽丽说，不是我有钞票，做生意懂吧。大家不响。丽丽讪然说，做我这一行，等于搬砖头，以小搏大，也说不定是以大搏小，价钿听起来，总是吓人的，昨日的传真，有一只全钻戒指，零也数不过来，一个亿，还是十个亿，单一只盒子，报价猜猜多少。韩总说，多少。丽丽说，四万美金。大家全部不响。“夜东京”外面，冬雨淅淅沥沥落下来，有几滴听起来，已是雪珠。玲子说，再来一碗菜汤面，要么，菜泡饭，大家暖热一点。菱红说，我不冷。玲子说，菱红讲啥呢，花园饭店就几步路，全空调廿四度。

第贰拾伍章

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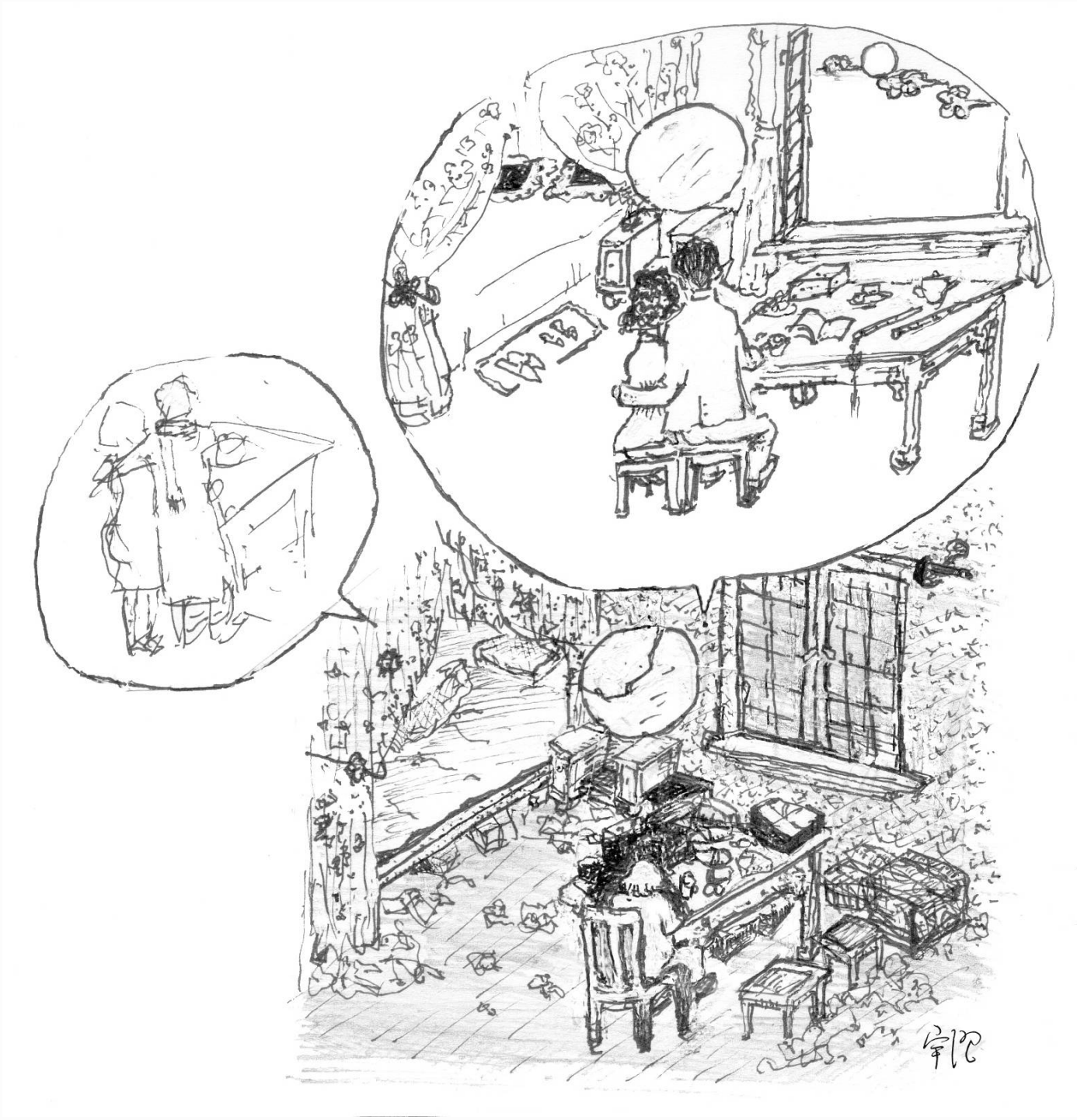
扩音器播出5室阿姨声音，阿宝，现在快回去，屋里来客人了，快回去，马上回去。等阿宝赶回去，开了门，房间里有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，一个穿花衬衫的女人，一股香气。眼睛习惯蓝黑灰，看到花花绿绿的衣裳，顾不及对方的相貌。阿宝眼冒金星说，这是。花衬衫男人一把抱紧阿宝说，阿宝，我是阿哥呀，刚刚从香港来，昨天寻到皋兰路，今朝总算寻到弟弟了。阿宝心里一热。哥哥松开手，转身介绍说，这是我太太。小阿姨说，阿宝快叫嫂嫂。阿宝点点头。嫂嫂走过来，叫一声弟弟，与阿宝搀一搀手。小阿姨一旁揩眼泪。阿宝说，阿哥嫂嫂，先坐。此刻，窗外已经出现不少邻居面孔，东看西看。小阿姨说，已经打了电话，爸爸妈妈马上回来了，大家先坐。唉，多少开心呀，多少年不见了，哪里认得出来，先坐，我去下两碗水潽蛋，还是吃糖开水。阿宝一拖小阿姨。小阿姨说，也好，我先去买小菜，夜饭好好谈谈，天下最亲是骨肉，真也是罪过呀。小阿姨离开。哥哥看看窗外的人头，不响。阿宝说，随便讲，不要紧的。哥哥说，我写了不少信，一直接不到回信，阿宝还集邮吧。阿宝说，早就不弄了。哥哥说，大陆邮票，外面人喜欢，外面的邮票，此地看不到。嫂嫂拎过一只皮包。阿宝走到窗口，外面2室阿姨，1室好婆，两个小朋友，楼上抱小囡的山东女人，朝后退几步。阿宝说，有啥好看的。阿宝一拉窗帘。嫂嫂拿出三本邮册，一条有铜钉的劳动布裤子，两件圆领汗衫。阿哥说，这是真正的美国牛仔裤，大陆可以穿吧，阿宝穿穿看。嫂嫂讲一口旧式上海话夹广东话说，这两件衫，对了，弟弟是有太太了，大陆叫“爱人”对吧。阿宝说，是女朋友。嫂嫂说，不关女朋友胖还是瘦，是啥身架，这是弹力纤维，交关登样。阿宝不响。哥哥翻开邮册，阿宝一眼看到整套蝴蝶邮票，两张哥斯达黎加大翅蓝蝶小型张，油然想到蓓蒂。哥哥说，大部分还是普通票，两本普通盖销票。阿宝说，我不弄邮票了。哥哥说，海外普通票，印刷赞。阿宝翻开其中一页，全部是“中華民國臺灣郵票”，心里一吓。阿哥看看窗帘说，簿子，衣裳，先放好，如果爸爸看见，要吓的。阿宝不响。哥哥说，听说上岁数的大陆人，胆子特别小。阿宝拉开抽屉，弹力衫垫底，放平，簿子放进旧书包。哥哥慢慢拉开了窗帘，轻声说，阿宝想不想去

香港。阿宝说，啥。嫂嫂说，大陆人到香港，已经潮潮翻，嫂嫂我来想办法，我妹妹已经办理了，情况好多了。阿宝不响。哥哥说，先办探亲，再想办法，人到了香港，工作机会也多，到我公司帮忙，夜里读点书，读粤语班，读点英文，做贸易，上海人最聪明。阿宝不响。不久，小阿姨买菜回来。接下来，是阿宝爸爸赶到。哥哥嫂嫂立起来。哥哥说，爸爸。嫂嫂说，爹地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坐下来抽香烟。哥哥说，爸爸身体好吧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嫂嫂拿出一盒巧克力糖，两条三五香烟，几盒药的名字是， 香港老牌三耳氏跌打紅膽汁，蜆殼胃散，星嘉坡南洋金老虎猛虎十八蛇千里追風油 等等。此外，哥哥拿出一件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厚信封。阿宝爸爸说，这是啥。哥哥说，一点心意，孝敬父母大人，年纪高上去，多注意身体。阿宝爸爸说，药是为啥。哥哥说，外面讲，大陆人参加劳动，挑河泥，挖防空洞，做砖头，吃得也不好，因此。阿宝爸爸说，全部拿回去。哥哥说，啥。小阿姨说，姐夫做啥。阿宝爸爸说，大陆大陆，大陆有啥不好，西高东低，地大物博，吃得好穿得好，人人笑眯眯，我不得不怀疑。哥哥说，我听不懂。阿宝爸爸说，不要忘记，我做过地下工作，有警惕心。哥哥说，这我晓得。阿宝爸爸冷笑说，得不到详细情报，哪里会晓得，我有胃病，有风湿，肩胛有老伤。阿宝说，爸爸。阿宝爸爸说，现在啥形势，海外情况是啥，我全懂。哥哥说，我自家做小公司，做贸易，做非洲生意。嫂嫂说，爹地的话，我好惊，香港老百姓，搵食难，发达也难，不会想这种情报怪事的。阿宝爸爸说，是吧。嫂嫂说，香港这代人，苦呀，工作难寻，只想现实，比如人家有雪柜，为啥我冇呢，努力做事。哥哥说，是的。嫂嫂说，有的人，饮得起几万一瓶红酒，有的只住板间房，中了派彩，也是湿湿碎碎，一二百蚊的安慰奖，香港开销大，平时观音三万，皇母三万，如来也三万，有饭食就行，以前样样要做，跟车送可乐，油公仔，钉珠仔，穿胶花，剪线头。哥哥说，我香港过房爷，我叫老窦，读初中就过身了，寻份工作，要铺头担保，样样求人，大陆讲起来，我就是无产阶级。阿宝爸爸说，因为艰难，就做情报。哥哥说，啥。阿宝爸爸说，多讲没意思。哥哥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当时工作需要，我确实拜托了过房爷，人住到香港，也就两条心，两条道路了，有啥好讲，这是历史，现在，大家路归路，桥归桥，好吧。哥哥不响。阿宝爸爸拍拍信封说，里面多少。嫂嫂说，五千港纸。阿宝爸爸拉开嫂嫂皮包，将信封，香烟，药品等等，全部装进去。小阿姨当时，手托一只碗盏，气得朝台子上一摆，结果滑了下来，橐然落地，跌个粉碎。大家一吓。小阿姨说，姐夫，神经病发作了，阿姐还未回来，亲骨肉还未看到，真是铁石心肠了，脑子让汽车轮盘轧过了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小阿姨说，小哥哥走走看。阿宝爸爸慢慢拉紧了皮包拉链。小阿姨说，不许走。我横竖横了，我去寻死。阿宝爸爸拎起提包，交到嫂嫂手里说，对不住，还是回去吧，钞票的心意，我领了，拿，我一样不会拿的，讲是孝敬，可以的，讲是活动经费，也可以，广东人讲起来，这叫“派糖”，让我“坐唔耐”，原谅我。哥哥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阿宝，陪客人到汽车站去。小阿姨哭起来，瘫到地上说，人心活到狗身上了，绝情绝到了这种地步了，救苦救难地藏王佛菩萨呀。哥哥说，小阿姨，地上有碎碗，起来吧，不要紧的。阿宝不响，眼泪落到心里。阿宝爸爸说，阿宝，听见吧。阿宝不响。阿宝爸爸走上来，敲了阿宝一记栗子说，造反了是吧，快一点送客，听到吧。

镜子里，两件香港弹力衫，移来移去，自由花图案，一件白底夹粉红，一件灰底夹淡蓝，雪芝一件一件拖到身上，对镜子横看竖看。雪芝说，穿白的，还是蓝的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阿宝想啥。阿宝说，还是穿朝阳格衬衫，比较大方。雪芝说，夜里吃饭，兰兰沪生，全部熟人呀，5室阿

姨跟小珍，我也见过一面，只有小珍的男朋友，我不认得。阿宝说，太时髦不好，朴素一点。雪芝说，我要穿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我看到乘客穿过了，根本不招摇。阿宝说，七花八花，比较显眼。雪芝说，阿宝是色盲了，我要穿。阿宝迟疑说，这就穿蓝的吧。阿宝立起来，准备避开。雪芝拖手说，又不是外人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背过身体，解胸口纽子。阿宝看看镜子，雪芝低了头，动作慢，解一粒衬衫纽子，像半分钟。阿宝让开几步，雪芝的白衬衫，慢慢滑到椅背上，身体醒目，产生热量，弹力衫慢慢套上去，镜子里露出腋毛，肋骨，逐渐裹紧，两手朝下一拉，衣裳有了精神，平滑，皱褶，隆起，收缩，服帖自然。雪芝说，好看吧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看镜子说，假使阿宝也穿牛仔裤，就好了，乘客有人穿这种裤子，我瞄几站路。阿宝说，我准备当工作裤穿，上班穿。雪芝说，可惜了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要么，裤子放到此地，出去荡马路，阿宝先过来换。阿宝霎霎眼睛说，换来换去，会出事体的。雪芝笑起来，粘上来想打，两个人缠绵一刻，雪芝到台子前面，恭笔写一张条子， 我到外面吃夜饭。 两个人慢慢走出弄堂，阿宝发觉，已经有人看定了雪芝，走了一段路，乘四站电车，到了曹家渡终点站，路对面，就是沪西饭店，以前叫沪西状元楼，走上二层，5室阿姨，小珍及男朋友已经到了。服务员上来，阿宝说，有啥特色菜，服务员说，白切，干切，白斩，清抢。阿宝点了几样，接下来，老式木托盘，端了数样状元楼冷盆，糟货，四只本帮菜，肚档，时件，甩水，秃卷，以及狮子头等等。此刻沪生也到了。阿宝说，兰兰呢。沪生说，感冒了，不肯出来。沪生的情绪，明显不高。大家介绍一番。小珍因为身边坐了男朋友，稍见拘谨，与5室阿姨一样，经常只盯了雪芝看，看头看脚。雪芝笑说，我有啥不对吧。5室阿姨说，我是眼痒，年轻多好呀，多少开心。雪芝说，阿姨也年轻呀。小珍说，雪芝这件衣裳，一定是进口的。雪芝说，我香港娘舅寄来的。台子下面，阿宝捏了一把雪芝大腿。雪芝讨饶说，痛了呀痛了呀。小珍说，阿宝做啥。阿宝说，非要穿出来卖样，刚刚终点站的调度员，已经问了，以为雪芝要去香港了，去香港结婚。小珍说，像的。雪芝说，我同事嚼舌头。5室阿姨说，全民单位，人时髦，又有大劳保，有加班费，免费月票，吃饭到食堂，到资产阶级香港去，等于是捉“落帽风”，有啥意思呢，太可惜了。雪芝笑。5室阿姨说，阿宝搭讪小妹妹，七花八花的功夫，确实有一套。小珍嘱咐说，要对雪芝好一点，听到吧。阿宝笑笑。这顿夜饭，大家认认真真，吃菜吃饭，家常的气氛。旁边的几桌，也是认真吃，当时情景如此，人数少的客人，习惯与其他顾客合坐圆台。此刻，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上楼，与旁边一对小夫妻合拼台子。堂倌迎上去问，吃啥。男人说，四两绿豆烧。堂倌问，小菜呢。男人不响，从中山装左右下贴袋里，摸出一对玻璃瓶，郑重摆上台面，一瓶是酱黄豆，一瓶萝卜干。堂倌看了看，朝楼下喊一声，绿烧四两呀。男人捻开瓶盖，筷筒里抽一双筷子。酒来了。对面小夫妻有三盆菜，炒腰花，红烧甩水，咕咾肉，男人看一眼面前的菜式，瓶子里夹一粒酱黄豆，咪一口酒，然后，眼光扫一扫，转向阿宝台面的小菜，慢慢看过来。阿宝低头不看。男人吃一口酒，再看其他台子的菜，夹一粒萝卜干。雪芝轻声说，阿宝，我。阿宝说，做啥。雪芝说，我想吃黄豆。阿宝说，啥。雪芝说，我馋了。阿宝看了看男人说，喂，同志。雪芝急声说，做啥。男人转过面孔。雪芝慌忙低头说，阿宝做啥。阿宝对男人说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男人咪一口酒，看了阿宝附近一盘肉丝炒年糕，再瞄一瞄眼前炒腰花。雪芝低声说，吓我一跳，讨厌，我是讲讲呀。阿宝不响。这顿饭，每人只要了一瓶橘子水，饭菜吃得干净，沪生一直是沉默，等大家放下筷子，刚刚讲了几句，沪生忽然说，差不多了吧，我先走一步。5室阿姨说，大家也走吧。于是大家起身，5室阿姨说，不好意思，让阿宝会钞了。阿宝说，这算啥呢，应该的。大家下

楼梯，沪生也就匆匆告辞。5室阿姨说，雪芝再会，要多来走走呀。雪芝答应。小珍转过身来说，雪芝，经常来曹杨新村，再会。雪芝笑笑。



| 桃花赋在，风箫谁续。 |

阿宝与雪芝，目送大家离开，并肩走了一段。曹家渡车水马龙，拥挤热闹，对面饮食店，通宵卖生煎，鸡鸭血汤，灯光耀眼，终点站电铃响，一部44路出站。雪芝说，沪生跟兰兰，大约是不开心了。阿宝说，是的，样子有一点闷。两个人顺马路，转到沪西电影院附近，刚讲了几句，听见背后有人说，喂喂，停下来。停下来。阿宝回头看，当场一吓。眼前这个男人，推一部脚踏车，关键阶段，只十分之一秒，阿宝明白，来人见过面，是熟的。雪芝吃惊说，爸爸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巧的，我一路看，一路寻，南京路，淮海路，踏了一个多钟头，东看西看，总算碰到了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这位是阿宝对吧。阿宝点点头。雪芝爸爸说，阿宝，我算是长辈吧。阿宝点点

头。雪芝爸爸说，小辈谈恋爱，还是要讲规则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长辈表一个态，可以吧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老实讲，我绝对不同意目前这种恋爱关系，因为啥，因为，我是雪芝的爸爸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雪芝出娘胎，第一趟到外面吃夜饭，我不可能放心，其他，我不多讲了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男人做任何事体，要讲秩序，要合乎情理，要得到长辈的同意，不可以乱来，就像现在曹家渡，少了红绿灯指挥，可以吧，不可以。雪芝不响，阿宝也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这桩事体，我跟雪芝已经讲过多次了，我绝对不同意，我现在最后再讲一遍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最后一次。三个人不响。雪芝爸爸说，雪芝现在，就跟我回去，身上穿得像啥。雪芝一缩肩胛说，让我再讲几句，爸爸先回去，我马上回来。雪芝爸爸迟疑说，也好，这我就先回去，阿宝，这桩事体，到此为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阿宝不响。雪芝也不响。雪芝爸爸跨上脚踏车，慢慢远去。阿宝不响。雪芝闷了一阵说，真想不到。阿宝说，想不到。雪芝不响。阿宝说，我真想不出来，可以讲啥。雪芝叹气说，我也不晓得。阿宝说，雪芝，还是先回去，再讲吧。雪芝不响。两个人，慢慢走到电车终点站，阿宝送雪芝上车，走了几步，阿宝回头，见雪芝靠了车门，眼睛看过来。阿宝不再回头，独自朝三官堂桥方向走。此刻，阿宝听见雪芝跑过来说，阿宝，我根本不怕爸爸，我会一辈子跟定阿宝，一辈子，真的。雪芝奔过来，一把抱紧阿宝。但阿宝明白，雪芝只是靠紧车门，一动不动，目送阿宝慢慢离开，雪芝的冲动与动作，是幻觉。阿宝慢慢走上三官堂桥，背后的景色，已让无数屋顶吞没，脚下的苏州河，散发造纸厂的酸气，水像酱油，黑中带黄，温良稳重，有一种亲切感，阿宝静下来，靠紧桥栏，北岸是62路终点站，停了一部空车，张开漆黑大口，可以囫囵吞进阿宝，远远离开，可以一直送阿宝，到遥远的绿杨桥，看到夜里的田埂，丝瓜棚，番茄田。这天深夜，等阿宝回到曹杨新村，小阿姨坐于大门外发呆。阿宝拉过一把躺椅，坐定不响。小阿姨轻声说，阿宝晓得吧，爸爸，已经平反了。阿宝不响。小阿姨说，咸鲞鱼翻身了。阿宝说，嗯。小阿姨说，爸爸妈妈，吃了夜饭，高高兴兴去看老朋友了，到现在还未回来。阿宝不响。小阿姨说。以后，样样就好了。阿宝摆平身体，朝后一靠，一言不发。

一个月后的某天，阿宝赶到安远路。雪芝低头开门，走进吃饭间，阿宝跟进去，里厢坐了一个中年妇女，旁边红木台子上，摆一大盘西瓜。雪芝介绍说，这是我姆妈。阿宝说，阿姨好。雪芝娘说，阿宝吃西瓜，阿弥陀佛，多好一个小青年，快请坐。阿宝坐下来，手拿一块西瓜。雪芝娘说，最近好吧。阿宝说，还好。雪芝娘说，真是难为阿宝了，好事多磨，一定要理解。阿宝说，我理解。雪芝娘说，目前确实有一点烦难。阿宝不响。雪芝娘说，雪芝哥姐五个，分配到乡下种田，苦头吃足，怨气也就多，得知雪芝认得了阿宝，晴天霹雳，一跳八丈高，一致是反对，三天两天，写信来骂雪芝，还骂我，讲阿宝居心不良，文化低，工作差，雪芝爸爸，本来就反对，只能摊底牌了，阿宝，真是对不住。阿宝不响。雪芝娘说，阿宝，相信我，我一直是帮雪芝的，现在见了面，我晓得阿宝，完全是一个好青年，我心里多少难过。阿宝说，阿姨，应该是我讲对不起。雪芝娘说，雪芝哭过几趟了。阿宝不响。雪芝娘说，答应我，阿宝，要坚持到底。阿宝不响。雪芝娘说，坚持下去，不要怕，跟老头子，哥哥姐姐，抵抗到底。雪芝娘讲到此地，落了眼泪。阿宝说，阿姨，真不好意思。雪芝不响。



贰

秋天一个傍晚，阿宝爸爸从外面回来，闷闷不乐。阿宝娘说，见到欧阳先生了。阿宝爸爸说，嗯。阿宝娘说，情况还好吧。阿宝爸爸不响。阿宝娘说，欧阳先生是残疾了，还是痴呆了。阿宝爸爸说，走进铜仁路上海咖啡馆，我就一吓，看见一个怪人，等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。阿宝娘说，瞎讲啥呢。小阿姨说，吃夜饭吧。阿宝爸爸坐下来说，等于一件出土文物，约我去见面。阿宝娘说，说戏话了。小阿姨说，吃饭。阿宝爸爸说，攀谈了几句，我已经明白，欧阳先生不看书，不许读报，不参加政治学习，已经关了廿几年，现在放出来，样子古怪，根本不懂市面。阿宝娘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一口四十年代上海腔，开口就是，兄弟我，兄弟我，还叫我当时的名字，小昌，兄弟我，已经出来了，回来了。我问了一句，先生好吧。先生点点头。阿宝说，先生是啥人。阿宝娘说，爸爸的老上级。阿宝爸爸说，先生总以为，上海现在刚刚解放，现在是1950年，怪吧，谈来谈去，重点还谈情报工作。阿宝娘摇摇头。阿宝爸爸说，几只旧皮箱，一样锁了廿几年，落实政策，开了封条，原物发还，锁已经锈坏，箱子里的老式行头，先生拖出来就穿了，老糊涂了，脚上，还是过去的香槟皮鞋，一身西装，我1943年秋天见过，香烟灰派力司料子，流行三粒纽式样，老规矩，胸袋露出发黄手帕，内袋里一副金丝边眼镜，同样放了廿几年，老眼昏花，七老八十的人了，戴四十岁平光眼镜，箱子里的所有衣裳，裤子，帽子，陈年水渍，浑身皱褶，照样拖出来，穿戴了出门，走进咖啡馆。阿宝娘一声叹息。阿宝爸爸说，端起咖啡杯，照样斯文相，当年派头，谈政治形势，1945年形势，1949年形势。小阿姨说，谈政治，火烛小心。阿宝爸爸说，一提到具体细节，先生是老习惯，慢慢贴近我，咬耳朵，声音像蚊子叫，嗡嗡嗡，窸窸窣窣，窸粒窣落，我以前到DDS见先生，声音同样轻，但我现在，已经听不惯了，讲的大部分，就是我多年申诉的内容，我已经写了几百遍，毫无兴趣，唉，真是难为了先生，应该讲，变的人是我，先生还是过去脾气，我已习惯闷头写材料，独自闷想，根本不习惯开口谈论了，后来，先生岔开话题，提到另外几种，最复杂的背景细节，我心里一沉，先生当年经手的内容，不晓得比我深多少倍，责任重多少倍，一肚皮

的陈年宿古董，三角四角情报交易，牵涉到敏感事件，敏感人物，先生随便讲，随便提，我表面麻木，心惊肉跳，先生的记性，特别清爽，也经常混乱，因为是老了，长年不接触政治，不参加学习，完全过时了，像一个老糊涂，其中只有小部分内容，现在可以公开谈，大部分内容，即使到了将来，恐怕一个字也不能谈，一百年以后也不能谈，有的内容，我心知肚明，有的内容，我根本是两眼翻白，有的内容，可能先生讲错了对象，有的呢，是我记错了对象，唉，这次碰面，一言难尽。阿宝娘说，真苦恼。阿宝爸爸说，我对先生讲了，老领导，还是面对现实，要记得，现在不是1949年了，不需要接头了，现在是社会主义了，大家已经老了，根本不做这种情报，早已经收摊了，懂了吧，完全结束了，已经打烊了，懂吧，打烊懂吧，先生靠近我，还是轻声轻气，嗡嗡嗡，窸窸窣窣，窸粒窣落，停不下来。我对先生讲，早就用简体字了，上海巴黎大戲院，現在有吧。记得咖啡馆吧，LA RENA—SSANCE霓虹招牌，现在有吧，“小沙利文”呢，麦歇安王，麦歇安李，麦歇安刘呢，job烟盘还有吧，高加索锡箔香烟，红锡包，白锡包，铁罐装茄力克香烟，还有吧，看得见长衫，枪驳领双排纽西装，男女斯文相吧。先生不响。我讲，此地，现在是铜仁路南京西路，不是DDS，记得DDS吧。先生讲，霞飞路圣母院路，还是金神父路，楼下有吃角子老虎机，二楼坐满人，一面讲张，听见楼下老虎机声音。我讲，先生，这是“文藝復興”咖啡馆，DDS有两家，一是南京路，一是霞飞路渔阳里附近。先生说，想起来了，“文藝復興”对面，白俄《柴拉報》社，情报生意老巢。我讲，是呀，亚尔培路晓得吧，现在叫陕西南路。先生笑笑讲，这条路，有一家“巴賽龍那”咖啡馆。我讲，嗯，西班牙人开的。先生讲，是呀，面对“回力球場”，复杂，出出进进，各等各样人，只能凭感觉。阿宝讲，啥。阿宝爸爸说，身份到底是白俄，还是赤俄，苏格兰亲日分子，长住法国，又是德国间谍，混到上海，做了日本间谍。阿宝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我讲“巴賽龍那”，有名的护照交易所。先生凑近来讲，是呀是呀。我讲，先生，不要多讲了，现在，全部，通通，关了门了，巴賽龍那，DDS，早就打烊了，几十年前就结束了，外国赤佬，全部滚蛋了，打烊懂吧，就是不做生意了，不卖咖啡了，全部回去睏觉了，懂了吧。先生不响。我讲，现在，听得懂吧，现在就是现在，不是以前，此地不是以前，明白了吧，只剩两个人了，一个是先生，一个是我。先生讲，懂的，完全明白的，1942年，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，还记得吧，监外一个日本兵，日本小青年，走来走去，嘴里一直唱《伏爾加船夫曲》，记得吧。我讲，哪里会忘记，日本学生兵，唱俄文原版，以前我一直想不通，日本兵懂俄文，唱共产苏联歌，但先生呀，这句闲话，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此地，是现在了，现在懂不懂，现在，先生可以大大方方，讲得响一点，响一点可以吧。先生两面看了看，响了一两句，又是轻幽幽，轻下去，轻下去，肩膀靠过来，凑近我耳朵，窸窸窣窣，窸粒窣落，我脑子完全发胀了，听到最后，已经听不出先生到底讲了啥，有啥要紧的细节，需要反复跟我讲，我等于，也已经痴呆了。

小阿姨端菜盛饭。阿宝娘感慨说，三十年前，先生呼风唤雨，多少斯文英俊的男人，多少有派头。阿宝爸爸不响。阿宝娘说，无论如何，总算落实了政策，总比前几年好。阿宝爸爸说，是呀，基本情况，还算好，定了级别，如果上面通知开会，就派车子来接，但先生走进大会场，根本不认得任何人了，以后，也就不去了。小阿姨说，吃饭了，再讲好吧。阿宝爸爸说，一路走回来，心情不好，也只能想想，当年跟先生走麦城，关进北四川路，日本宪兵司令部，管理相当仔细，我一直记得，先生穿了囚衣，经过我的监室，清清爽爽，真是好相貌，到了1942年，不对了，我跟先生，

解到南车站路汪伪监狱，就是中国监狱，等于走进小菜场。阿宝说，啥叫小菜场。阿宝爸爸说，热闹，乱哄哄，又臭又香，蠕动蜎飞，气味复杂，简直一塌糊涂，城隍菩萨，也就是监狱长，专门克扣牢饭，犯人一天两碗薄粥汤，几根雪里蕻咸菜，得不到监外接济，就是等死，我跟先生，已经皮包骨头，隔壁关一个英侨，绒线衫每只洞眼里，有一只白虱，浑身像一层会动的灰尘。小阿姨筷子敲敲饭碗说，姐夫，不要讲了，细菌太多了，吃饭辰光。阿宝说，哪里是小菜场。阿宝爸爸说，犯人手里有钞票，可以随便买，可以点菜吃酒，随便，小贩直接走进牢监，做蒸笼生意，卖肉馒头，水晶大包，虾仁馄饨，馄饨担，直接挑进监牢天井里，落一碗鳝糊面，叫一客广东叉烧饭，大鱼大肉，样样有，天井里开油镬子，汆春卷，苔条小黄鱼，牢里的犯人，眼睛望得见，手里无铜钿，只能空口咽馋唾，钞票拿出来，肉包子滚滚烫，伸手送进铁栏杆。小阿姨说，还有这种事体。阿宝爸爸说，关进来的犯人，中国人，戴红袖章的犹太人，美国人，英国人，法国人，男人女人，规矩一式一样，自生自灭，只凭铜钿银子，有钞票，白粉可以买，野鸡可以叫进来。阿宝娘说，注意一点。阿宝爸爸说，犯人进来，牢衣可以不上身，可以随便，高档犯人，上等人，踏进监牢，登样，有腔调，精纺高支羊毛衫，真丝衬衫，嵌宝袖扣，羊毛背心，羊毛袜，轧别丁三件头西装加大衣，女人进牢监，上风走到下风香，软缎长裙，玻璃丝袜，银貂皮帽，海狸皮，四面出锋，灰鼠大衣，滚绣重磅旗袍，白绒白狐肷披风，皮裘店里，名堂最多了，羊皮分嫩珠，紫羔，萝卜丝，直头，青锋，银勾，灰鼠皮叫钻天，拖枪，是狐狸皮，天德是貂皮。小阿姨说，老虎皮呢。阿宝爸爸说，当店里，就叫“一斑”，斑纹的斑，名字比较怪。阿宝说，这批人关进牢监，结果呢。阿宝爸爸说，衣裳有啥用，囊无分文，两手空空，每天要触祭。阿宝说，啥。阿宝爸爸说，就是吃牢饭，端一碗薄粥汤，哪里咽得下，只能剥一件衣裳，伸出去典当，监牢外面，估衣店，当店的下手，已经久等，普通黄狼皮大衣，毛色好的，市值就要二十两黄金，此地的当资，三钿不值两钿，勉强吃几天饱饭，每到吃饭，身上摸不出一个铜板，剥下来当一件，就这副样子，当衣裳，当到隆冬腊月，身上无啥可当，当得精光，当剩一身短衫裤子，当到赤膊，等于一早吞太阳，半夜舔露水的瘪三，弄堂角落里，束束发抖的烟民，白粉鬼，男人女人，日夜号泣，最后缩到稻草堆里，不响了，不动了，穿堂寒风，呜呜呜呜刮过来，刮到冻煞，饿煞为止，然后嘛，普善山庄的死尸马车开进来了，死人掼到车子里，马蹄子一翻，滴咯滴咯拖出去，啥人管呢。小阿姨烦躁说，不要再讲了，让我吃口太平饭好吧。阿宝爸爸说，总算朋友托人想办法，通了关节，保我跟先生出监就医，否则这两个人，准定是让马车拖进黄泉路，死到汪伪监狱，死到中国人手里，无地伸冤了。阿宝娘说，算了，不讲了，现在平反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新社会，总归是好的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全家开始吃饭。饭后，阿宝爸爸拿出一张地址说，阿宝，改日下了班，踏车子到复兴中路去一趟，代爸爸去看一个人。



叁

复兴中路一幢法式老公寓。阿宝走上三楼，敲门。一个女人开了门，上下看看阿宝说，找啥人呀。阿宝说，2室黎老师。女人朝右指指，大屁股一扭，拖鞋踢哩踏啦，转身就走。阿宝走进去，南北走廊。女人撩开了朝南房间的门帘。正面是厨房，卫生间，北面，一门虚掩，阿宝敲门说，黎老师。里面不响。阿宝再敲，黎老师。南面女人拉开了帘子，仔细看。阿宝慢慢推门，慢慢进去，先一吓，一股霉气，房间居中，摆一只方台子，旁边坐一个白发老太。阿宝说，黎老师。台面上，一双旧棉鞋，鞋垫，半碗剩菜，痰盂盖，草纸，半瓶红乳腐，蚊香，调羹，破袜子，搪瓷茶杯，饼干桶，肥皂，钢钟镂子，药瓶，咬了几口的定胜糕，干瘪苹果，发绿霉的橘子，到处是灰。阿宝说，黎老师。白头发一动不动。阿宝走近细看，老太双目已盲。阿宝声音提高说，黎老师。白头发一抖。阿宝说，听见吧。老太说，居委会小陈对吧。阿宝说，我不是小陈，我叫阿宝。黎老师说，阿宝。阿宝说，我是带信的，欧阳先生晓得吧，欧阳先生。黎老师想了想说，是有这个人，我晓得。阿宝说，欧阳先生要我先过来，望一望黎老师，欧阳先生，最近放出来了。黎老师说，叫阿宝对吧。阿宝说，嗯，我是阿宝。黎老师说，是阿宝讲了啥，还是我做梦了。阿宝说，是真的，欧阳先生是真的，叫我来看一看。黎老师说，不对了，欧阳先生，早已经镇压了呀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廿几年前，先生已经公开镇压了。阿宝说，这是谣言，欧阳先生，关了廿几年，最近真的放出来了，真的。黎老师说，啊。阿宝说，先生还是老样子，金丝边眼镜，派力司西装，手捏一根司的克，正宗英国货，精神也健。黎老师说，这个世道，还有这种事体。阿宝移开痰盂盖，拎过点心盒子，一篮水果，摆到台面上。黎老师说，镇压大会叫口号，开得热闹，就在我眼前，哪里会是谣言。阿宝说，先生是真的，已经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。黎老师不响。阿宝说，肯定的。黎老师不响。阿宝说，因为年纪大，走路不便，叫我先送点心过来，改日，就来看黎老师。黎老师不响，摸一摸点心盒子，指关节变形，弯弯曲曲，鸡爪纹样鳞斑，指甲灰白，又长又卷，摸一摸水果篮。阿宝说，黎老师吃苹果吧。黎老师说，叫阿宝对吧。阿宝说，是的。黎老师说，听声音，跟小陈像

的。阿宝说，我是阿宝。黎老师说，阿宝吃一只橘子，台子上有。黎老师朝前一伸，准确捉到一只霉橘子，放到阿宝面前。阿宝说，谢谢。黎老师说，我的男人，一个读书人，死了靠三十年了，想不到先生，倒活得蛮好。阿宝说，这我不了解。黎老师说，人人通知到了，先生跟我的男人，解放不久就算汉奸特务，开大会镇压的，为啥先生可以活下来，我的男人，为啥要死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咳嗽说，这辈子，我一直想嫁一个读书人，我真是一直想。阿宝说，嗯。黎老师说，两个人，安安静静，我摩竹笛，读书人吹洞箫，《平湖秋月》，多好呢，如果两人结了婚，圆了房，看看词牌，吃一盅甜酒，抬头见月，夜里月色好，空气新。阿宝说，是的。黎老师压低声音说，想不到后来，我嫁了一个汉奸。阿宝看看橘子说，嗯。黎老师说，当时，我碰到一个登样的读书人，穿长衫，英国薄绒围巾，西装翻边长裤，七成新的英国皮鞋，见我就笑。我也笑笑。读书人讲了，一直是到处觅，到处看，总算有缘。我笑笑。读书人讲，真是巧，我以前一直想，如果我拍曲子，爱人摩竹笛，三两信凉风，七八分月圆，两个人讲点诗文，看看册页，吃一盅女儿红，盘子里有月饼，窗外有月光，如果有了这一天，我多少欢喜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结婚这一夜，读书人撩开绣花帐子，就对我讲，黎黎，爱国这两个字，要摆到心底里，爱国，等于一只宝贝首饰盒子，要压箱，要当压箱宝，不可以随随便便，摆到台面上来，要开了锁，搬开表面细软，放到最下面去垫底，懂不懂，上面摆其他，压一点，不重要，面子也不要紧，重要是底下。我点点头。到第二天，读书人带我出去，也就认得了欧阳先生，先生说，弟妹，用不着担心的，工作艰苦复杂，但是，天要亮了，希望就在前面，不远了，马上看见了，就要亮了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黎老师说，后来，天就真的亮了，东洋人投降了，听到了电台里天皇广播，日本租界里有一批人，就烧东洋旗子了，怪吧，证明自家，不算东洋人，是高丽译员，是台湾人，当时有些上海人，去拿日本人的家产，沙发，铜床，钢琴，地毯，榻榻米，一样一样拖出来，日本人不响，中国人这一夜，腰板硬了，一开口，就可以骂东洋赤佬，东洋乌龟，东洋瘪三，矮东洋，矮冬瓜。英伦首相艾德礼宣布，全国放两天假，美国也放两天假。中国庆祝三天，政府部门，放假一天。这天夜里，我跟了读书人，先生，三个人，开开心心荡马路，真正夜上海呀，满城箫鼓，不是现在的上海，大小报纸登了杜鲁门的演说，两号字通栏， 自今日起，吾人將進入一新紀元。 霞飞路，真是人声鼎沸呀，亚尔培路，就是现在陕西路淮海路口，男女白俄跳舞，拉手风琴，集中营关了四年的英侨，美侨，全部放出来了，成群结队，到霞飞路游行，我清清爽爽听见，有一个美侨唱《莉莉瑪蓮》， 霧氣裏一切遮掩，我還是憑窗佇立，莉莉瑪蓮，莉莉瑪蓮 。我的眼泪，就落下来了，这天夜里，三个人，多高兴呀，随便推开西区一扇陌生大铁门，一幢大洋房，当时上海，有多少空洋房呀，人去楼空，三个人摸进去，开电灯，橱里摆满洋酒，我到大厅开了留声机，居然寻到《莉莉瑪蓮》德文唱片，大家就听，唱，跳，我就哭了，这一夜，我吃了多少酒呀，三个人跑到花园草地上转圈子，空气真好，甘凉清芬，我开口就唱， 霧氣裏一切遮掩，我還是憑窗佇立，莉莉瑪蓮，莉莉瑪蓮。 眼泪就落下来，是为高兴哭的，后来我不对了，脱了高跟鞋子，醉到地毯上打滚，上海呀，真是光复了，天亮了，上海真的是亮了，闹到了深更半夜，唉，这真是 歌吹為風，粉汗爲雨， 读书人跟欧阳先生，醉得人事不醒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大家离开。阿宝说，听听就开心，后来呢。黎老师说，大家去做其他重要事体呀，比如九月里，美国第七舰队到上海，政府发小旗子，组织几千工人市民到外滩，欢迎海军上将金开德，结果做了工作，欢迎变成游行喊口号，工作实在多，实在做不完，做呀做呀，做到后来，又是兵临上海了，读书人对我讲，黎黎，天又要亮了，不是微亮，马上大放光明了，光明世

界，马上就要到了。我当时觉得，我又要醉了，我太开心了，醉水宜秋，醉月宜楼，上海又有不少空洋房了，到了这天的夜上海，三个人，如果再荡一夜马路，开心庆祝，唱唱跳跳，有多好，结果呢，情况不一样了，这天一早，马路上，洋房草地上，到处是兵，先生是真忙，读书人也忙，忙得千头万绪，做不光的事体，开不光的会。先生对我讲，黎黎，大家讲定了，一定要好好来庆祝，好好笑一笑，醉一醉。我答应了，心里就一直等，后来呢，后来就出了大事体了，等于彩云难驻，明月空圆了，全部变了。阿宝说，嗯。黎老师轻声说，捉了不少人，形势严峻，手铐用麻袋来装。黎老师不响。阿宝不响，看清这个房间里，灰尘积灰尘，墙壁全部起皮，翻卷起来，整个房间，挂满翻卷的墙皮，四壁，天花板，布满灰白色刨花卷，如果夜里开了灯，一定毛骨悚然。黎老师说，房间太旧对吧。阿宝说，啊。黎老师说，我十多年不开灯了，省电了，因为是瞎子，眼睛里看不到光线，看不到红颜色，绿颜色，只看见深蓝颜色，一团一团的黑颜色。阿宝说，黎老师讲啥。黎老师说，我心里晓得，阿宝现在眼睛看啥，是看我的房间，看帐子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结婚的绣花帐子，床帏，床沿，过去叫“衬池头”，是苏绣，门帘，以前叫“夹春”，也是苏绣，“靠子”，就是椅披，桌帏叫“横坡”，全部苏绣，就此，我一样也不想要了，夫君一别， 裙腰粉瘦，怕按六幺歌板， 我就做代课老师，做到眼瞎为止，我经常一个人看月亮，后来眼力就差了，有天忽然想到，《竹取物语》里讲过，女人多看月亮，就要倒霉的，我心里一吓，眼睛慢慢就糊涂了，后来就看不见了，我听读书人，听先生讲过的，天亮了，天已经亮了，大放光明了，但我觉得，我的眼里，天一直是暗的，根本看不见，开了电灯，也见不到亮光了。阿宝说，不讲了，吃苹果好吧。黎老师不响。房间里静，天花板的墙皮，每一片微微抖动，绣花帐子，破洞无数，落满了尘灰。黎老师说，结婚到现在，我一直用这顶帐子，要用到我死为止了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我一直想快一点死，可以跟我的男人，读书人，还有先生见见面，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到阴间草地上去，吃酒，唱歌，听电台广播，听Marlene Dietrich唱的《莉莉瑪蓮》，人生就是一醉了，最有味道，想不到今朝，阿宝带来坏消息，欧阳先生，跟我的男人，原来是一生一死，毫无来往，如果我死了，三个人可以荡马路，谈谈笑笑，庆祝一番的场面，现在是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，完全不可能了，已经缺人了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阿宝，做人多少尴尬， 桃花賦在，鳳簫誰續， 多少尴尬呀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压低喉咙说，隔壁邻居，一直跟房管所谈判，巴望我早一点死，可以独门进出，过太平生活，天天骂我，天天骂我，全家希望我早进地狱，汉奸老婆，不得好死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我只能一声不响，我先生做这一行，向来不开口，不讲一个字，也早就一声不响了，只能不响了。阿宝说，嗯。房间里静，窗台上有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。阿宝觉得，只有电影蒙太奇，可以恢复眼前的荒凉，破烂帐闱，墙壁，回到几十年前窗明几净的样子，当时这对夫妻，相貌光生，并肩坐到窗前，看月的样子，娴静，荒寒，是黑白好电影，棱角分明，台面上摆了月饼，桂花糕，一壶清茶，黎老师年轻，有了醉态，银烛三更，然后光晕暗转，龙凤帐钩放落，月明良宵。阿宝立起来，预备告辞。黎老师伸出手说，阿宝，帮帮我可以吧。阿宝说，啊。黎老师说，小陈一直讲，要帮我剪指甲。阿宝说，是的，指甲太长了，卷起来了。黎老师说，阿宝，帮我剪一剪好吧。阿宝不响。黎老师说，对面抽屉里，有一把小剪刀，是小陈摆的。阿宝看黎老师的手，恍惚十指如葱，洞箫悠扬。阿宝迟疑说，这个嘛。黎老师说，可以吧。阿宝说，只是，我不大会剪，我怕剪不好。黎老师不响。阿宝迟疑说，我现在就去居委会，去叫小陈来。黎老师满头霜雪，缩了手说，也好。此刻，阿宝一句讲不出来，心中伤惨。阿宝起身说，我就去居委会，去找小陈。黎老师说，好

的。阿宝转身一拉房门，差点撞到门边偷听的大屁股女人，对方一吓，屁股一缩。阿宝急忙跑下楼梯，差一点哭出来。

第二十六章



一

这段时间，阿宝清早离开南昌路，李李通常未醒，行人稀少。阿宝走到瑞金路口，一般是吃一碗面，看一张早报，慢慢逛到公司上班。有一天中午，阿宝与李李打电话，无人接听。午后再拨，无人接听。接下来，两个客户上门，谈到四点结束，阿宝拨通了李李的电话。李李说，电话真多。阿宝说，夜里一道吃饭。李李笑说，为啥。阿宝说，我现在主动了。李李说，不相信。阿宝说，真的。李李说，是因为，最近跟我来往多，不要有负担，不要摆到心里，不要紧的。阿宝说，我是真心的。李李说，虚情假意。阿宝说，真心实意。李李说，好了，大家能做好朋友，我已经满足了。阿宝说，我当真了。李李说，我现在太忙，夜里还有几桌朋友，再讲好吧。两个人挂了电话。到了夜里九点，十点，阿宝再次与李李通电话，关机。想起李李靠近门框的背影，阿宝稍感失落。半夜一点，李李来电话说，不好意思，吵醒了吧。阿宝说，我现在就来。李李说，电话里讲吧。阿宝打

哈欠说，讲啥呢。李李说，看一个男人是真心，还是假意，有啥办法吧。阿宝说，我是真心的。李李说，不要瞎缠了，是我最近，确实有情况了。阿宝说，情况就是我。李李笑说，山歌准备一直唱呀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房间里太冷了。阿宝说，我马上过来。李李说，要么，现在去云南路，吃热气羊肉。阿宝说，好呀。李李说，有事体商量。阿宝说，好。



二

半小时后，阿宝走进云南路一家热气羊肉店，叫了两斤加饭酒，一盆羊肉，一客羊肝，其他是蛋饺，菠菜等等。李李进来了，面色苍白，嘴唇干燥。阿宝一指菜单说，浑身发冷，现在可以补一补，来一盆羊腰子。李李轻声说，要死了，这几趟夜里，阿宝已经这副样子了，我已经吓了，再补，我哪能办，不许吃这种龌龊东西。铜暖锅冒出热气，两个人吃了几筷羊肉，两盅加饭酒。李李说，总算热了。李李摸了摸阿宝的手，笑笑。李李的手冰冷，雪白，新做方头指甲，时髦牛奶白。阿宝说，玫瑰金手表，眼生的。李李不悦说，讲赤金，红金可以吧，不许提别的字。阿宝说，透明机芯，天文星座镶钻，18K的分量，厉害。李李拉拢袖口说，吃酒。阿宝说，男人送的。李李说，眼光真是毒。阿宝说，准备结婚了。李李说，有个男人，一直跟我谈，见一次面，送一次礼物。阿宝说，真好。李李说，缠了我大半年，我不表态。阿宝说，难怪李李到常熟，一直假痴假呆，原来，心里有人了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徐总只能调头，转攻汪小姐，全场紧逼盯人，最后禁区犯规，判罚十二码，一球进账。李李看周围说，少讲下作咸话。阿宝说，无所谓的，此地，就是乱话三千的地方，尽管讲。

阿宝看看四周，夜半更深，隆冬腊月的店堂，温暖，狭窄，油腻，随意。旁边一桌，一对男女讲个不停，女人是基层妇女，刺青眉毛，桃花眼，满头塑料卷发筒，一身细花棉睏衣，脚穿蚌壳棉鞋，男人戴一条阔板金项链，头颈发红，肩胛落满头皮屑，拇指留长指甲，一面讲，一面剔指甲，发出哔哔之音，皮鞋上污泥点点，靠墙摆了四只黄酒空瓶，香烟头直接落地，脚一踏，遍地一次性

筷子，纸巾，菜皮，只有空中的钢炭气，是遥远除夕的记忆。李李说，讲起我来，男人不断，其实只是谈谈，不可能发展到跟阿宝的关系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就算我再想结婚，也轮不到徐总，以后，阿宝不许再开这种玩笑。阿宝说，我答应。李李说，我几个男朋友，香港人比较急色，台湾男人气量小，骨子里看不起大陆人。阿宝说，新加坡人呢。李李说，讲起来，新加坡缺少文化，香港与上海，据说已经是文化沙漠了，盯了我半年的男人，就是新加坡人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自称是大家族后代，态度斯文，开初呢，只是托我介绍上海女朋友，想跟上海女人结婚。阿宝说，女人到上海，就是上海女人呀。李李说，我就介绍了北方秦小姐，新加坡人斯文，秦小姐也斯文，而且是个脚色，初到上海做业务，嘴唇厚，胸部挺，表面像医生，知识分子，走知识分子路线。阿宝说，啥路线，没听说过。李李说，戴一副老老实实的眼镜，打扮朴素，脚穿布底鞋，像小学老师，跑到公司，港区码头办事体，一副根本不懂生意门道的文静样子，比如借打一只电话，无意讲一两句英文诗，日本俳句，其实，电话是空号，弄得一批办公室男人，怜香惜玉，手把手帮忙，前呼后拥，动足脑筋指导辅导，帮写条子，帮打电话，帮办各种业务。阿宝说，灵的。李李说，某种女人，确实喜欢搞这一套，有一类，是广种薄收，见人就嗲，另一种是用内功，单装文静，表面上不响，冰清玉洁，其实最能引动男人心，走到哪里，身边几个男人，个个花痴一般，最后呢，引郎上墙奴抽梯，达到了目的，女人一走了之，男人停到墙头上面，尴尬，一般情况，混这只生意的圈子，吃这碗业务饭的普通女人，多数已经是本色五花肉，就是一身肉夹气，三头六臂，八面玲珑，乃武乃文，荤素全吃，嗳，这个秦小姐，是一副知识分子死腔，摆到生意场上，另有一功，钞票赚到翻转。阿宝说，上次去常熟，看不出这位秦小姐，有多少知识腔嘛。李李说，啊呀，人家现在发达了，改穿套装了，不需要装了，装，总是吃力的，讲到当初，新加坡男人要找上海女朋友，我为啥选秦小姐，这个女人，本就托我介绍对象，见面这天，秦小姐仍旧是打知识分子牌，但这天用力过度，几乎就像老毛的翻译，短头发，黑框眼镜，真要命，新加坡男人一吓，我也一吓，当面不便多响，事后，新加坡男人来电话讲，看见这位女干部，就想到了运动。我讲，新加坡人，还懂运动。新加坡人笑笑讲，相貌是登样的，但这身打扮，不是真正上海味道。我讲，七十年代的女人味道呀，黑边眼镜，短发一刀平，或者前发齐眉，后发平肩，白衬衫，两用罩衫，灰卡其裤子，布底鞋。新加坡人讲，现在眼光看，基本是中性打扮，也看不到身段，表情太严肃，我喜欢古早时期的上海女人，甜糯一点，总可以吧。我讲，这就是调衣裳了，翻行头，是方便的。秦小姐当然也懂了，拖了我去选旗袍，我的意思是，西式面料旗袍，比较别致，秦小姐，偏要阴丹士林，预备再添一件马甲，戴一条红围巾，或者白纱巾。我讲，这不对了，根本不合适，想做林道静，江姐一路，人家是吓的，新加坡男人，毕竟大资产阶级买办出身，枕边人，如果是这副进步女人打扮，又不拍电视剧，等于让江姐“和平演变”，精神受刑罚，不恭敬的。秦小姐讲，现在的时髦，往往以苦为乐。我冷笑一声说，干脆讲以凹适凸，因势利导，对立统一。这天两个人，讲来讲去，挑来拣去，秦小姐最后选定，蓝印花布旗袍，配蓝印花布手包，檀香折扇，珍珠项链，头发烫一个花卷老式大波浪，镜前一立，稍有点做作，不伦不类，第二次见了面，谈得还算热络，新加坡男人问秦小姐，为啥不讲上海话。秦小姐讲，我爸爸，是南下上海大干部，我姆妈，上海大资本家后代，只是我从小，习惯北方话，讲上海话，难免会夹生，讲普通话应该标准，或者，我讲一讲上海干部子弟的“塑料普通话”，杨浦上海话，复旦上海话，华师大上海话，可以吧。新加坡人笑笑不响。秦小姐说，外部的世界，上海包括香港，多少肤浅无趣，文风趋于浅薄，学风趋于市侩，大上海，摆不稳

一张严肃的写字台，已经是文化沙漠了。新加坡男人说，照秦小姐的讲法，中国有文化的地方，到底是哪里。秦小姐想了想讲，也就是沙漠了。新加坡人说，沙漠里，拍过一部电影，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，大陆以前拍过《沙漠追匪记》，对不对。秦小姐一呆，笑了笑讲，我跟一个南洋青年走进沙漠，就感觉到一种真正的自由，越是落后的地方，文化越是高。新加坡人讲，这就听不懂了，秦小姐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秦小姐说，我梦里的南洋青年，近在眼前，我宁愿去做三毛，体验真正的沙漠人生。新加坡男人不响。秦小姐讲，上海，已经完结了，恢复不到三十年代，亭子间的风景了，也只留了我这一支，文艺女贵族的独苗。新加坡人笑笑不响。秦小姐忽然轻声唱， 沙漠有了我/永远不寂寞/开满了青春的花朵/我在高声唱/你在轻声和/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 新加坡人笑笑不响。到了夜里八点半，秦小姐翘起兰花指头，一摇檀香扇讲，我回去了。新加坡人看看手表。秦小姐说，上海规矩人家，三层楼上的大小姐，到了夜里八点整，是一定要转去的，我姆妈要急的。新加坡男人不响。当时，我旁边轻讲一句北方话说，装逼犯，继续装。秦小姐一吓，花容变色，檀香折扇啪一记落到地上。阿宝说，装得确实像一个女知识分子，讲得出这番文艺腔，翻过几本理论书。李李闷笑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李李说，新加坡人送客出门，回来对我讲，这也太三十年代加三毛了，骨子里做戏嘛，是戏剧学院的讲师对吧。我听了，只能肚皮里笑笑。秦小姐，实在是弄过头了。

此刻，两个人已经吃了一瓶多黄酒，阿宝说，李李跟秦小姐，真可以到戏文系里开课。李李说，我讨厌做戏。阿宝说，做人，也就是做戏，多少要做一点。李李说，比较讨厌。阿宝说，会做戏的人，如果心理素质好，台风好，台词好，戏可以做得长，连续剧五十集，一百集做下去，心理素质，面皮，腔调，是真本事，其实，人再懒惰，也不得不做戏，跑龙套，做丫鬟，扫地端痰盂，因为气性大，脾气坏，台上寿命就短。李李不响。此刻，老板娘拎了铜吊，朝暖锅里加水。阿宝说，跟新加坡男人，是做了戏，还是做了其他。李李说，啥叫其他，我不懂。阿宝说，已经谈了半年，多数，是做过了。李李说，下作，一讲就不入调，我要是随便的女人，早就是“公共汽车”了，我为啥开饭店，至少要去东莞发展，我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伟大，最有人情味道的妈咪，开一家兄弟姐妹真正开心的夜总会，我可以为此拼命，实现理想。阿宝说，好了，算我讲错。李李说，我跟新加坡人讲一个故事，以前有个荷兰男人，到上海急于结婚，像新加坡男人一样，委托我介绍上海女朋友，当时我介绍了章小姐。阿宝说，我记得，一道去常熟，真正上海小姐。李李说，新加坡男人一听，又是上海小姐，精神吊足。我讲，这个故事，差不多是“上海传奇一号”。新加坡人眼睛发亮。我笑笑讲，当时我约了荷兰人，到“贵都”大堂碰头，荷兰地方的人，据说祖宗是海盗，因此粗相，打扮随便，见面这天，赤膊穿一件蓝衣裳，等于劳动工作服，过去讲上海的瘪三，赤膊戴领带，赤脚穿皮鞋， 这位仁兄，领带也省略了，松开两粒纽子，胸毛蜡蜡黄，不戴手表，袖口里一蓬黄毛。章小姐懂英文，谈了三四句，拔脚就走，事后，章小姐怨天怨地，一肚皮不高兴。我解释讲，男方有的是钞票，婚后，章小姐完全可以全盘改造，有啥怨的。章小姐讲，这种粗坯，手里银两再多，我也不要，感觉实在太差了。我不响。两个人就谈其他，想不到身旁小保姆，全部听进。第二天，小保姆寻到我店里，自报家门，已经吃了五年上海自来水，跟上海女人，应该毫无区别。我笑笑，发觉小姑娘的眉眼，还算周正，皮肤也光生。我讲，好极，有本事，自家可以寻上去。小保姆讲，姐姐抬举我了，以前，我学过一点英文，可以带一本英文字典过去。我讲，好

的，有冲势，厉害。小保姆讲，这只黄毛的旅馆，是波特曼，还是希尔顿。我讲，如果住这种高档酒店，等于颠倒众生，后面就有一长串戴胸罩的大闸蟹，日夜值班，跟班，早夜轮班，翻班，还轮得到小妹吧。小保姆说，这个阿国人，究竟是住啦里呢。我讲，阿国，啦里，上海发音不准嘛，当心外国人听出来。小保姆说，姐姐，阿国男人，多数戇头戇脑，听不出来的。我笑笑讲，狠的，真想去搭讪，地址是福建路，靠苏州河一家青年旅馆，报我名字。小保姆说，好的，我记下来了。我讲，两个人碰头攀谈，态度上，要自然活泼。小保姆说，姐姐觉得，我打扮式样不大自然，不活泼，要么我不戴胸罩，穿一双拖鞋。我讲，中国哪里一个女人，不戴胸罩会好看。小保姆不响。我讲，胸部不管大小，进了胸罩店，帘子一拉，店里的女人就讲，要我帮忙吧，为啥呢，帮客户两面一拨，两面一推。小保姆咯咯咯笑说，是的是的，试胸罩阶段，这种女人，手就伸进来了，抄到两面胳肢窝里帮忙，一推，一托，集中到胸口，正常呀。李李说，我是不肯的，最方便的办法，是身体弯下来，所有内容，全部集中到前面了，我意思是，这种胸型，可以不戴胸罩出门吧，热昏头了。小保姆说，穿拖鞋呢，可以吧。李李说，啥地方听来的，好好一个小姑娘，为啥要做小婊子。保姆一吓。我讲，茂名南路酒吧门口去看看，夜里九点钟敲过，这种穿拖鞋打扮的小婊子，就出来了，玻璃门一拉，嘴巴里嗨，嗨嗳，嗯哼，专搭外国人。小保姆讲，这副样子呀，这我到底，啦能办呢。我讲，非常便当，章小姐平常样子，记得吧。小保姆讲，当然记得。我讲，好办了，去的这天夜里，借一套章小姐的行头，可以吧。小保姆说，不需要借的，我开橱门，拣一套就可以，章姐姐不晓得。我讲，做人，就是做戏，电视剧看过吧。小保姆嘴巴张大。我讲，见了外国人，就自我介绍，是章小姐的妹妹，先要想一想，章小姐日常用啥香水，做啥工作，讲啥内容，平时发嗲的样子。小保姆笑笑讲，啊呀呀，章姐姐跟男朋友打电话，一发嗲，床上就滚倒。我讲，蛮好，原来章小姐有男朋友了，还要我来介绍。小保姆说，要死，讲穿帮了。我讲，外国黄毛，对章小姐印象，是可以的。小保姆讲，好的，我就承认，是章小姐妹妹。我讲，聪明。小保姆讲，衣裳备好，我请三个钟头假，乘21路电车，到福建路下来。我讲，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女人。小保姆点头讲，晓得。我对小保姆讲，这个荷兰人，据说欢喜吃马路饭摊的宫保辣酱，高庄馒头，馒头夹辣酱，经济实惠，一般夜里，八点半钟吃饭，基本不出门了。小保姆讲，这样子嘛，我就买一客辣酱，两只馒头，两瓶青岛啤酒，八点半去。我讲，随便，买廿只芝麻汤团，买一碗豆腐花，两斤崇明老白酒，不关我事体。小保姆咯咯咯穷笑说，姐姐真会讲戏话。我讲，想要提高生活质量，关键阶段，就要看勇气，豁得出，还是豁不出，但就算是豁出去，也不是小婊子的豁，自家仔细去想。小保姆讲，姐姐教我。我讲，再教下去，我要吃人参了，好自为之。小保姆说，亲姐姐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我讲，好的，胆大心细。小保姆点点头，落了一滴眼泪。我讲，这种小旅馆，集体房间，地方小，如果两个人搭上关系，有感觉了，比较谈得来，就可以大大方方，坐到门口，街沿石上面，吃吃讲讲谈谈，男女真功夫，主要是讲，谈，两个中国人坐马路吃馒头，再吃辣酱，基本就是花痴，神经病，盲流分子，闲散人员，马路瘪三，全国通缉要犯，但是跟一个外国男人坐马路，勾肩搭背，绝对就算浪漫，登样的，等于是外滩风景懂吧，外国情调，巴黎情调，因此，要做优质女人，先要懂得不怕难为情，样样事体，要大大方方，身边有了外国人，等于有了后台撑腰，是既有面子，又有夹里的派头。小保姆点头。我讲，这桩事体，最后到底有啥后果，引起非礼，下身受伤，引发强奸，还是一拍两散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姐姐心中无底，只能自家把握了，我不开保险公司。小保姆讲，姐姐放心，我嫡亲的好姐姐，不管我走红运，还是走霉运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报答的，我对亲姐

姐，好姐姐，一定会负责到底的，现在讲定，将来，我负责帮姐姐养老送终。李李讲到此地，摇摇头说，小保姆，就是小保姆，唉，当时新加坡人听了，跟现在阿宝表情一样，一声不响。我叹气，我讲，对于这种乡下姑娘，我有啥可以讲呢，只能暗叫一声佛菩萨保佑，南无阿弥陀佛，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， 我两眼提白，彻底买账。

台面上，两瓶半黄酒已经入胃。阿宝叫一声老板娘。铜吊再次伸过来，对准暖锅冲自来水，嗤嗤作响。李李说，看见这个老板娘了。阿宝说，啊。李李说，下一趟，阿宝来“至真园”吃饭，不许再叫我老板娘。阿宝笑笑。李李说，我一进饭店，东也叫我老板娘，西也叫我老板娘，真是胸闷，好像，我已经是老板的老婆，已经有了男人。阿宝笑笑。李李说，老板娘，上海要多少有多少，看见冲水女人这副龌龊样子，有啥感想。阿宝说，啊。李李说，屁股像法兰盘，拖了一双踏扁后跟的破皮鞋。阿宝说，好了好，言归正传，小保姆结果呢。李李说，还要我讲呀。阿宝说，如果有结果，为啥不讲呢。李李说，小保姆一走，等于打闷包，再也听不到消息，我也不问，我与章小姐的联系，本来就不多，荷兰人，是朋友的朋友，江湖中人，到此为止。我当时讲到此地，新加坡人就问了，李李，这就算一号传奇呀。我讲，不要急，眼睛一霎，八个月过去了，有一天，小保姆忽然来电话讲，亲姐姐，夜里一道吃饭。我心里一跳，我讲，哈，总算露面了，梦做醒了。小保姆咯咯咯穷笑。我讲，拾到皮夹子了。小保姆讲，夜里一定过来吃饭，姐姐姐夫，一道来。我讲，哪里来的姐夫。小保姆讲，跟章姐姐一道来。我讲，吃饭地点呢。小保姆讲，姐姐猜猜看。当时幸亏，我少讲了一句，原来想问，是吃麦当劳，还是桂林米粉。小保姆讲，夜里七点半，波特曼底楼，茶园西餐厅见，不见不散。我一吓，这家自助餐，至今还是上海高位。我讲，小妹，我要发心脏病了，到底啥意思。小保姆讲，嫡亲的好姐姐，我跟荷兰人，就是这只黄胸毛，已经结婚半年多了。我听了一吓。小保姆讲，章姐姐昨天，已经来过了。我讲，来，到啥地方来。小保姆说，我房间里呀，波特曼三十一楼，章姐姐来得太早。当时我讲，章姐姐讲啥。小保姆讲，章姐姐身体不好，心情也不好，来得太早，到了三十一楼，我正巧去了楼下，做丽思卡尔顿水疗，连忙穿了衣裳，手忙脚乱。李李说，小保姆讲到此地，我已经无啥可以再讲，新加坡男人听到此地，叹了一口气讲，这像传奇了。小保姆讲，亲姐姐，一定要来哦。我不响，我眼前，只看到宫保辣酱，高庄馒头，心情激动。小保姆讲，嫡亲姐姐，一定要来。我讲，好的。小保姆讲，亲姐姐，我买了一只蓝宝石嵌钻胸针，是做妹妹的心意，亲姐姐一定要收哦。小保姆讲到此地，电话里哭了。我口头上答应，有点辛酸，觉得小姑娘有良心。挂了电话，我跟章小姐联系。章小姐电话里，死样怪气讲，是呀，是呀是呀，哼，这只小骚皮，眼睛一霎，老母鸡变鸭，我已经去过波特曼了，小娘皮的腔调，样子，档次，完全变了，镜台前面，全套兰蔻，手上的钻石戒指，火头十足，这不是气我，是啥呢，想不到荷兰人的条件，太优质了，手里有几爿大产业，有捉鱼船队，私人直升机，开销再大，也是毛毛雨。我笑笑不响。章小姐讲，当时我踏进房间，盘问了半天，究竟是啥人，介绍了荷兰黄毛，这只小娘皮，口子铁紧，就不讲，我现在明白，是啥人了。我笑了笑，对章小姐讲，眼看别人得到机会，不应该后悔。章小姐讲，我根本不后悔，我有原则，根本不可能喜欢这种外国乡下男人。李李讲到此地，半杯黄酒一口下去。阿宝说，新加坡男人听了故事，讲啥呢。李李说，新加坡人闷声不响，后来对我讲，传奇是传奇，但是上海一号，还排不上。阿宝说，照搬一句报纸的肉麻好句子， 一个华丽的转身。 李李说，新加坡男人问我，面对这种人世奇迹，李李就不眼热，不动

心。我讲，我是开心，真心为小保姆高兴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李李烦躁说，后来后来后来，我已经浑身发热了，阿宝，不要再逼我了，审犯人一样。阿宝说，咦，明明讲了，要跟我商量重要的事体，吃了老酒羊肉，讲了小保姆结婚故事，忘记了。

此刻，附近一桌的基层女人，龌龊皮鞋男人，醉醺醺起来，推开玻璃门，相倚凑近，再讲了几句，男人朝女人屁股上拍了一记，各奔东西。李李说，简单讲起来，这个新加坡男人，从此关于上海小姐，是吓了，一字不提，每礼拜，只跟我见面，开始盯我，缠我，怪吧，讲起来还是斯文相，比大陆男人考究多了，见面必送礼物，我落座，后面扶椅子，起身，相帮穿大衣，难得我吃一支香烟，打火机马上一开。每次见面，先送花篮到饭店，第一次就送来了讨厌花，我当场处理，第二次开始送首饰，第三次之后，附带念紧箍咒，也就是，跟我结婚，要结婚，想结婚，就是想结婚，念得我头昏脑胀，只要我答应，两个人立即去登记，随后飞到新加坡过美好生活。我讲，让我再想想，让我仔细想一想，真要结婚，我不少事情要解决，饭店事体，一大堆遗留问题，难以了结，有债要讨，要还。新加坡男人讲，全部让律师解决，一切好商量，等不及了。男人这种冲势，力道，一般女人看见，肯定一头扑过去，抱紧算了，到了上礼拜，我开始犹豫，心动了，也问过律师，包括饭店转让等等，想做准备，但心里，还是不着落，所以郑重其事，问一问阿宝，新加坡男人，是真心喜欢我，还是一场梦。阿宝说，机会相当难得，李李年纪不小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李李说，讲得太马虎了，对我一点不负责，我不开心。阿宝说，我以鼓励为主，不拆一桩婚，我同意。李李说，阿宝太坏了，根本不诚心。阿宝说，是真心的。李李说，看我急于出嫁，就一点不吃醋，一点不酸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阿宝来决定，同意，还是不同意。阿宝说，到底是真情，还是假意。李李说，我觉得是真的。阿宝想了想说，这就不应该提到我，不可以打混仗，否则，我讲啥呢。李李说，有一句讲一句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阿宝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老实讲，新加坡男人，我确实动心了，我想晓得，其中还有问题吧，如果一切OK，这个礼拜，我准备答应了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讲呀。阿宝说，讲出来，要不开心的。李李说，讲。阿宝说，不怪我。李李说，不会。阿宝说，我只问一句，多次见面，新加坡人的动作，有变化吧。李李说，斯文相，绅士派头。阿宝说，手拉了几次。李李说，啥。阿宝说，香过几次。李李低头不响。阿宝说，开几次房间。李李说，我不讲。阿宝说，我现在是娘家人，我做娘舅，就要细问。李李低鬟说，拉过几次手，其他，根本不动。阿宝一吓，杯子一推，立起来说，啊。李李说，酒吃多了，轻点呀。阿宝说，这不对了，床上生活，一趟也不做。李李说，坐下来，轻点讲呀，十三。阿宝落座说，胆子真不小，最要紧的大项目，一办不办，就准备登记了。李李说，是的。阿宝说，这要闯穷祸了。李李低头不响。阿宝低声说，男人盯女人，盯了大半年，一不做，两不抱，这个女人，男人眼睛里，就越来越好看，好看到极致，为啥，因为得不到，悬念大，想象力足，半年过去，新加坡人眼睛里，李李已经是极品了，超级美人，期望值虚高，等到洞房花烛，两个人床上一做，百样女人，百样腔调，李李就算花样再多，心思再密，比不过想象力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万一新郎倌第二天起来，面孔一板，不称心，哪能办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期望多，失望大，哪能办呢，李李就卷铺盖，再回上海，做“回汤豆腐干”，样样重来。李李不响，拍了阿宝一记。阿宝说，如果已经做得要死要活，恨不得吞进肚皮了，登记便是，只谈情操，听婚姻专家的屁话，培养感情，只谈不做，说不定就闯穷祸，谈得好，不如做得好。李李沉默良久说，这样看来，阿宝跟我做了，觉得不满意，对吧。阿宝说，又来了又

来了，不要胡搞好吧，我现在是娘舅，懂不懂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新加坡男人，讲起来“钻石王老五”，多数是妖怪，大半年，只做爱国讲演，动口不动手，这是吓人了，香港有个高级交际花警告，女人看见钻石王老五，眉花眼笑，但往往这种男人，不是心理有问题，就是生理有问题。李李说，我以往这些男朋友，多数毛手毛脚，比较烦，新加坡男人，一动不动，太平安定。阿宝说，是呀，太平绅士，结婚之后，照样一动不动，银行门口铜狮子，让人拍照，做摆设，可能吧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一对宝货，一辈子笑眯眯，互相看，是正常男女吧。

第贰拾柒章



壹

阿宝说，我想去香港，将来做贸易。阿宝爸爸说，资本主义一套，碰也不许碰。阿宝说，我想做。阿宝爸爸说，不可能的。阿宝说，居委会里，已经做加工贸易了，每个老阿姨领一把切菜刀，摆一盆水，山芋削皮切块，浸到水里，出口日本。阿宝爸爸说，私人不可以做，集体可以。两人讲到此地，外面敲门。小阿姨开了门，进来两女一男，三个年轻人。男青年戴眼镜，看了看说，是阿宝爸爸吧。阿宝爸爸说，我是。男青年看看阿宝说，这位是阿宝。阿宝说，是的。男青年说，我是

雪芝的哥哥。男青年指一指后面两个戴眼镜的女青年说，这两位，是雪芝的姐姐。阿宝爸爸说，啥事体。男青年说，阿宝先回避可以吧。阿宝爸爸说，此地样样可以讲，不需要保密。男青年说，我是来表个态，阿宝跟我妹妹雪芝，谈了恋爱，我父母，五个兄弟姐妹，全部不同意。阿宝爸爸看看阿宝说，又谈恋爱了。阿宝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谈了多少时间。阿宝说，一年半。阿宝爸爸说，三位的来意，我觉得有点滑稽。男青年说，作为阿宝的家长，应该管一管。阿宝爸爸说，雪芝哥哥看上去，是读书人，哪里一届的。男青年说，高中六七届，安徽插队。阿宝爸爸说，两位妹妹呢，好像双胞胎。留辫子女青年说，对的，初中六八届，我两个姐姐，也是双胞胎，高中六八届。阿宝爸爸说，父母不容易，长兄是六七届，先分配到外地，接下来，四个妹妹六八届，一片红，按照当时政策，全部下乡。男青年说，是的。阿宝爸爸说，雪芝是最后一个小妹妹，留上海。男青年说，刚刚讲到滑稽，有啥滑稽。阿宝爸爸说，现在可以考大学，是不是准备参加考试。男青年点头说，按政策刚刚回上海，我一直温习功课，几个妹妹也有准备。阿宝爸爸说，读了书，可以改变命运。男青年说，这是我个人问题，跟这次谈的内容，有关系吧。阿宝爸爸说，相当有关系，一个家庭直到现在，五个务农青年刚刚回上海，是啥概念。男青年说，我不晓得。阿宝爸爸说，是家庭成分关系吧，革命干部，革命军人家庭不提，如果是工人阶级，贫下中农成分的青年人，前几年，起码上调做工，回城一到两个，我讲得对吧。男青年恼怒说，成分好坏，跟雪芝阿宝的事体，毫无关系吧。阿宝爸爸说，成分不好，尤其地主出身，包括资本家出身的子弟，容易受封建腐朽思想影响，老一辈主张包办婚姻，这是历史原因，几个准备考大学的年轻人，为啥还有封建思想，干预妹妹恋爱。男青年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现在，我出一道高考复习题，请问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何解释，封建统治阶级，干扰男女自由恋爱具体方式，是啥表现，答一答看。青年人一呆。阿宝爸爸说，阿宝与雪芝，是正常恋爱，啥人也不便管，我也管不着。女青年说，讲这句就可以了嘛，前面兜来兜去，啥意思。男青年手朝地下一指说，讲到成分好坏，此地是啥底牌，我已经到新村居委会调查过了，此地，是反革命家庭，勾结日本人国民党的反动家庭。阿宝爸爸说，随便讲。阿宝说，已经平反了，懂吧。青年冷笑说，跟我妹妹七搭八搭的阶段，是历史反革命成分阶段对吧。阿宝爸爸一笑。男青年说，住这种垃圾地段，垃圾房子的人，里弄加工组的人，如果不是看中安远路新式里弄房子，看中我妹妹全民单位，会跟我妹妹谈，笑话。阿宝爸爸说，好了，多讲毫无意义，我最后啰嗦一句，本人就是大资本家出身，只是，我永远看不起资本家，不会用房子地段权衡感情，懂吧。男青年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回去好好复习，就算考进了大学，个人素质，真跟考试关系不大，也真不容易提高，读大学，不是到“大德浴室”里泡浴，身上老垢龌龊，一般的药水肥皂，不容易弄干净，这要警惕了。两个女青年立刻朝外面走，拖了男青年一把说，十三点，神经病。小阿姨说，嘴巴清爽点，考大学，屁灶经，考野鸡大学，狗屁大学。三个人离开。阿宝爸爸不响。小阿姨说，阿宝。阿宝不响。小阿姨说，不要难过，爸爸事体已经解决，房子马上要解决了，姐夫对吧。阿宝爸爸说，皋兰路房子，属于房管所，如果要搬，可能搬其他地方。小阿姨说，思南路老房子，姐夫应该有份的。阿宝爸爸说，毫无兴趣。小阿姨不响。阿宝爸爸说，如果阿宝想结婚。阿宝说，这越讲越远了。阿宝爸爸说，也是现实，谈恋爱，就是为结婚嘛。阿宝说，我哪里想过。阿宝爸爸说，房子是紧张，也许，我会分到房子，但不一定宽舒，因此阿宝要考虑明白，如果是跟这位小妹妹结婚，如果是住进这种人家的房间里生活，还有啥味道。阿宝不响。



贰

沪生接到阿宝的电话，打算来武定路住几天。沪生说，可以呀，沪民长住温州，阿宝如果是领雪芝过来，我可以腾出一间。阿宝说，开啥玩笑，是我一个人来。当天夜里，阿宝到了武定路，发觉房间已经整理过了，沪民的床铺特别干净，端端正正摆一对枕头。沪生笑笑说，备战备荒为人民，领袖语录。阿宝说，沪民情况好吧。沪生说，认得一个温州女人，大半年不回上海了。阿宝说，父母有消息吧。沪生摇摇头。两个人靠近朝南窗。沪生说，据说政策会宽松一点，可以允许家属去探视了，也许会放出来，但不可能平反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一场革命，就有一批牺牲品，革命一场接一场，牺牲品一批压一批。阿宝说，中国文字嘛，最有巧嵌，有的人，是牺牲，有的人，是牺牲品，多一个字，意思就不一样，我爸爸一辈子，是牺牲品，还是牺牲，还真讲不明白。沪生说，一个公民的自由，以另一个公民自由为界限。阿宝说，《九三年》的句子。阿宝不响，翻翻床头几本破书，地上有拉德公寓带来的旧收音机，捻开一听，《二泉映月》。调台，电视剧录音剪辑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。再调，弹词开篇《蝶恋花》，余红仙唱， 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。 结尾的“雨”，一直雨下去，雨雨雨雨雨，弯弯曲曲，绵绵不绝。沪生过去，嗒的一关，房间里冷清。两个人凭窗南眺，夜风送爽，眼前大片房顶，房山墙，上海层层叠叠屋瓦，暗棕色，暗灰，分不出界限，一直朝南绵延，最后纯黑，化为黑夜。附近人家竹竿上，几条短裤风里飘，几对灰白翅膀，远处的南京西路，从这个方位看，灯火暗淡，看不见平安电影院的轮廓线，怀恩堂恢复了礼拜，不露一点光亮，只有上海展览馆，孤零零一根苏联式尖塔，半隐夜空，冒出顶头一粒发黄五角星，忽明忽暗。阿宝说，我暂时住一个礼拜。沪生说，尽管住，时间不早，先随便吃一点。两个人下了楼，走到西康路附近，一家饮食店坐下来，点了几只浇头小菜，三瓶啤酒。沪生说，身边有父母，还有啥矛盾，吵啥呢。阿宝说，是别人上门来吵，我只能逃。沪生说，啥。阿宝说，政府落实资本家政策了，发还抄家资金，我的大伯小叔，为了分家产，吵到鸿兴路，吵得我祖父头胀，逃到了曹杨新村，房间里打地铺，我也只能逃，等于避难。沪生不响。两个人吃

闷酒，阿宝再叫两瓶啤酒，想不到眼前一亮，兰兰走进了饮食店，浑身香风，阿宝一呆。沪生看手表说，迟到两个钟头了，还来做啥。兰兰笑笑，身上山媚水娇，一件绯红四贴袋收腰小西装，金边包纽，内里一件肉桂色圆领弹力衫，玄色踏脚裤，脚下一双嫣红漆皮金跟船鞋。沪生说，忙出忙进，像捉“落帽风”，准备到哪里一天为止。兰兰笑说，差不多了。阿宝说，长远不见，新娘子一样了。兰兰说，阿宝太坏了，见了面，闲话里就镶骨头。沪生说，先坐。阿宝倒了一杯啤酒。兰兰坐下来。沪生说，让香港人一弄，女人就像花瓶。兰兰拍一记沪生说，难听吧。沪生说，具体时间呢。兰兰说，酒水定到下个礼拜，先拍照。沪生说，人民照相馆。兰兰说，是到静安公园，拍彩照，香港特地带来了富士彩卷，比上海便宜，颜色好。阿宝说，越听越糊涂，啥香港，酒水。沪生不响。兰兰吃了一大口啤酒。沪生说，兰兰自家讲。兰兰看看手表说，雪芝一定讲过了，有啥可以多讲的。阿宝不响。兰兰忽然低鬟说，好像我开心一样，我是怨的。阿宝说，我跟雪芝，长远不联系了。兰兰说，难怪前天看见雪芝，一声不响的样子。阿宝说，我跟雪芝，准备结束了。兰兰说，啊，这不可以。沪生说，风凉话少讲。兰兰摸一摸沪生的手背说，沪生，开心一点好吧。沪生不响。阿宝再叫两瓶酒，兰兰一杯吃尽，意态婉娈，面孔泛红，看了一眼手表，也就立起来。兰兰说，不好意思，先走了，下礼拜我摆酒水，阿宝带雪芝一道来，沪生，是必须来。沪生说，再讲。阿宝说，啊，下礼拜。兰兰起身，朝阿宝笑笑，一团红光，走出饮食店。两个人看兰兰的背影。沪生说，我以为，雪芝早就告诉阿宝了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我跟兰兰，彻底结束了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自从搬出拉德公寓，兰兰娘变了面色，一直到处托人，介绍香港女婿，上个月，香港男人来了，其实，也就是新界加油站的工人，但一般上海人讲起来，香港总归有面子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兰兰再三问我，只要我反对，坚决不谈，如果我同意，就跟香港人接触，包括结婚。阿宝说，小姑娘有良心。沪生说，啥叫良心，兰兰到我房间里哭了两趟，哭归哭，我心里明白，香港比上海好，我理解，人往高处走，是应该的，结果，兰兰见了香港男人两次，也就登记了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沪生说，后来就是现在，刚刚看见吧，忙进忙出，预备结婚，兰兰娘还想请我去吃囍酒，笑话吧。阿宝恍惚说，如果雪芝，也这样问我，就好了。沪生说，家庭不同意，雪芝可以讲啥呢。阿宝说，雪芝一直不响，不表态。沪生说，热水瓶，外冷里烫。阿宝不响。两个人讲讲谈谈，直到饮食店关门。两个人慢慢走回来，沪生说，莫干山路有坏消息，据说小毛的老婆，去年过世了。阿宝不响，感觉有点头昏，靠到梧桐树上。沪生说，人生是一场梦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每次提到小毛，阿宝总是懒洋洋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讲讲看呢。阿宝一笑说，我一无所知，倒是昨天，小阿姨悄悄告诉我，我以前常到大自鸣钟理发店，跟沪生，小毛，小珍，大妹妹，兰兰来往，包括我跟雪芝所有来往，有一个人，全部明白。沪生说，啥人。阿宝说，猜猜看。沪生说，5室阿姨，还是小珍爸爸。阿宝说，不可能。沪生说，是雪芝爸爸，骑脚踏车，寻了半个上海，最后寻到曹家渡吃饭散场，盯功了得。阿宝叹息说，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是我爸爸。沪生惊讶说，啊。阿宝说，当时我所有的活动，我爸爸全部了解，基本亲眼所见。沪生说，啊。阿宝说，做情报出身，出门盯一个人，了解一桩事体，熟门熟路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有一段时期，爸爸经常跟踪我，因此亲眼看我走进理发店，看我跟小毛乱讲，看我嘻嘻哈哈，带小珍进出弄堂，包括后来，我陪雪芝来回乘电车。沪生说，还有这种爸爸呀，简直是密探，包打听嘛。阿宝说，表面上一声不响，直到昨天，小阿姨听见爸爸议论，马上告诉我的，太狼狈了。沪生不响。阿宝说，有啥还可以讲呢。沪生不响。这天夜里，两个人一路无话，回到武定路，沪生就寝，阿宝借了酒兴，凑近台灯，写了一封信：

雪芝你好。我今天见到沪生了，也是才知道，兰兰和一个香港人，准备结婚了。我难免想到沪生和兰兰的往事，也想到我们的往事，男女到了最后，只能面对现实，会有各种变化，是正常的，现在，沪生和兰兰分手了，我们的关系，也应该结束了，不必太难过，这句话，也是对我自己讲的，曾经的回忆，我记在心里，祝一切顺利。阿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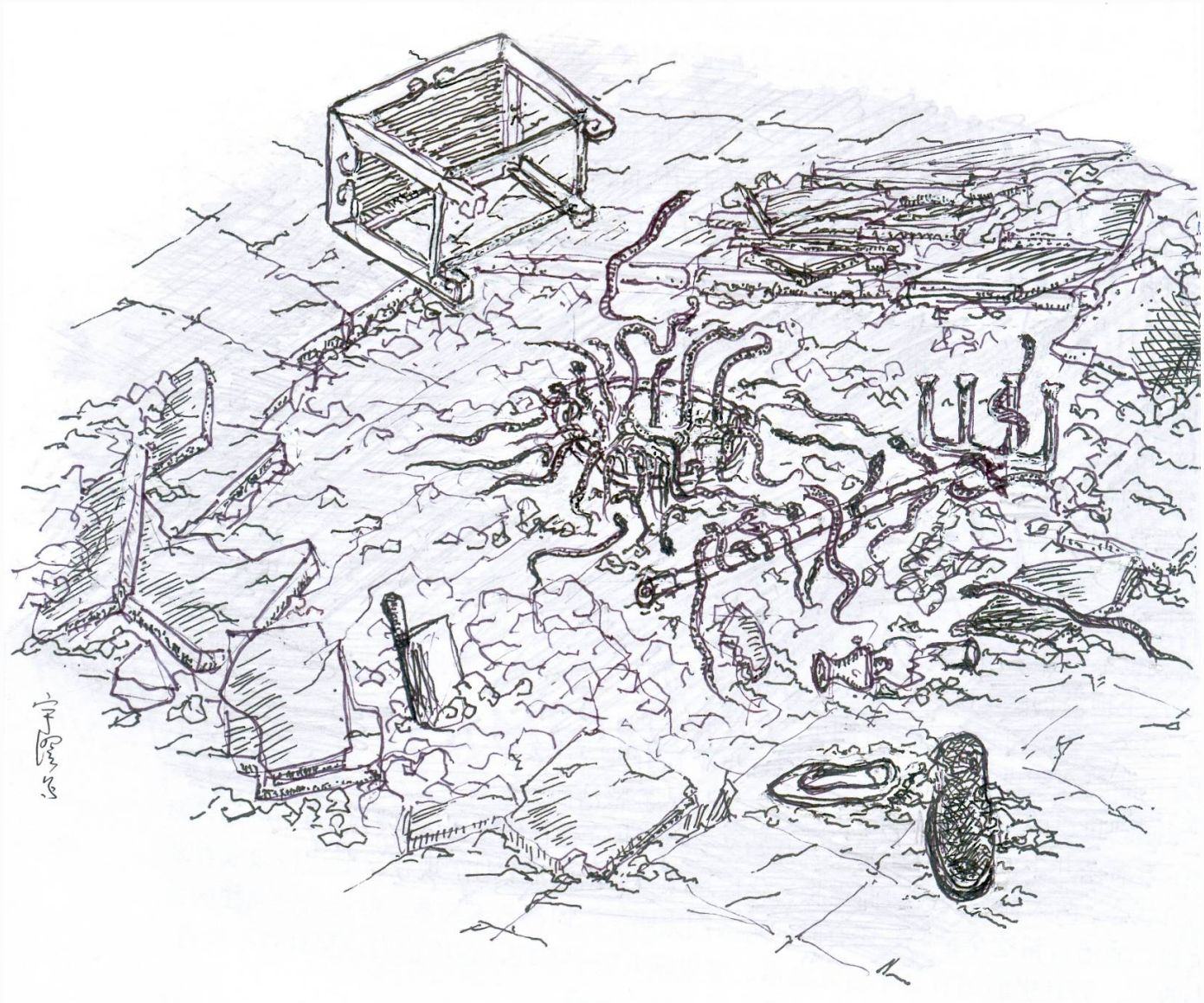


叁

某日下午，阿宝刚走进曹杨新村大门口，小珍赶过来说，阿宝，大伯伯跟一个陌生男人穷吵，敲碎了玻璃窗。阿宝跑进房间，果然两扇窗玻璃敲光了，小阿姨打扫碎玻璃。大伯走来走去，中山装笔挺，胸口少了两粒纽扣。小叔已经走了。孃孃低头闷坐，祖父靠在床上，两眼闭紧。大伯慢吞吞说，阿宝来了。阿宝不响。大伯说，刚刚差一点出了人性命，有一个坏人，差一点敲煞我。阿宝说，敲玻璃窗做啥，落雨哪能办。大伯慢吞吞说，这叫狗急跳墙，为一点钞票，小叔叔先敲我，再敲玻璃窗。阿宝不响。窗子外面，邻居探头探脑看白戏。小阿姨说，走开好吧，有啥好看的。祖父叹气说，我是老来苦呀。小阿姨说，等于是逆子，不管高堂死活，独吞财产，欺负弟妹，眼里只有铜钿钞票。大伯说，喂，一句不响，人会变哑子吧，这事体，外人少管。小阿姨说，我自家人，完全可以管。大伯说，快点去烧饭。小阿姨说，哼，现在有钞票，做大佬倌了，脱落蓝衫换红袍，山清水绿，吃饭要求高，此地不再供应，请到曹家渡状元楼，吃馆子去。大伯笑说，小阿姨烧的小菜，我哪里会忘记。小阿姨说，再烧有用吧，吃心太重，全鸡全鸭，统统吃独食，我是吓的。大伯说，十三。小阿姨说，吃吃白相相，混了一辈子，胃口撑大，要伤阴骘。大伯慢吞吞说，小阿姨，政策懂吧，我爸爸这把年纪，上面落实政策，当然签我名字，政府定的，不是我。孃孃说，公平吧。小阿姨说，自称好，烂稻草，一辈子伸手用钞票，看老头子面色，真正资本家，是床上这只老头子。大伯不响。身边的孃孃说，还想做思南路大房东，弟妹全部做房客，笑话，我要申诉的。大伯慢吞吞说，划成分，只有资本家一档，哪里有小开的称呼，我当然算资本家，吃足资本家苦头，

现在享资本家福，应该吧，完全应该，眼睛不要红。孃孃说，好意思讲的，帮爸爸赚过一分铜钿银子，做过一笔生意吧。大伯立起来说，好了好了，总数目，我再退一步，我拿八成半，总可以了吧。孃孃说，热昏头了，我跟小阿哥，一定斗到底的。大伯慢吞吞说，思南路房子归还，房契当然写我名字，弟妹住进来，不交一分房钿，总可以笑眯眯了。孃孃跳起来说，这场官司，非打不可了，银箱钥匙，思南路房契，样样是爸爸的。大伯说，我奉陪。祖父坐起来说，不许再吵了，现在先讲，一共多少数目。大伯说，还能有多少呢。祖父说，多少，讲呀。大伯不响。祖父说，逆种。大伯说，抄走的黄金，跟当初官价回收黄金，价格一样，两块左右一克，一两黄金三十二点五克，十六两制。祖父说，这我晓得。大伯说，现在落实政策，照官价九十五块一两发回，哼，一天以后，市面金价，马上调到一百三十八块一两了，吓人吧。祖父说，正常的，有啥稀奇，我肚皮里一本账，金一两，元初是折银四两，到了永乐，当银七两五钱，乾隆朝，十四两九钱二分，到光绪二年，已经十七两八钱七分，光绪三十三年，换银三十三两九钱一分，之后，金价就跟涨外国行情了，到民国三十四年三月，黄金每两2万法币，一夜提到3万5千块，贬低币值75%。大伯不响。祖父说，数字还不肯讲，还不知足。大伯不响。祖父说，已经蛮好了，想想自家当年，穿破背心，瘪三腔，倒马桶的样子，快点讲，到底是多少，总共多少，我来分。大伯伯慢吞吞说，阿爸，事体要我来弄，自家好好休息，少管。祖父眼睛一瞪说，再讲一遍。大伯说，既然名字写我，一切我做主，思南路，弟妹可以住，房契，产证，名字只许写我一个人。孃孃一拍台子说，谈也不要谈，法庭见。祖父眼睛闭紧，不响。小阿姨叹气说，政府对资本家，已经菩萨心肠，相当优惠了，还了钞票，还了房子，我娘家大地主，富农，多少赞的房产，全堂硬木家生，真金白银，以前讲起来，衙门钱，一蓬烟，生意钱，六十年，种田钱，万万年，有多少稻田，竹园，鱼塘，不另外估价，随田上纸，有多少登记多少，有用吧，早就抄光，分光，抢光了，到现在，人民政府有补偿吧，有落实政策吧，想也不要想，屁也没一只，我娘家廿几年前，就已经踢到了铁板，碰到断命运动了，最后，只弄剩一个小间，派出所我的死男人，监牢里放回来，住了几天，结果呢，这一点名堂，家具门窗连到瓦片，卖光吃光，房间七歪八倒，夜里出鬼，这叫败家，完全是败光了，家资田产荡尽，朝不保夕，一身狼狈。大伯说，硬插进来，讲这种不搭界的事体，乡下陈年宿古董的事体，听也不要听。阿宝说，为啥不听，我要听。小阿姨说，人心要足，为一点铜钿，一副急相，就等于我好菜好饭端上来，有一种人，一句不响，伸出一双筷，只顾闷头触祭，独吃独霸。阿宝说，是的，我看到的。小阿姨说，老辈子人讲了，当年长毛一路抢抄杀，算一遍，日本人，算一遍，土改，又算了一遍。大伯冷笑说，反动无轨电车，随便开。小阿姨说，我姆妈当时，抄得清汤寡水，穷到家了，但据说，还剩个一个秘密，上几辈人，留了一件压箱宝，埋进了天井，足可以福荫两三代，最后这天夜里，四进房子空荡荡，隔日穷鬼就要来霸占，只剩我跟姆妈，两个人，端一盏菜油灯，摸到天井里去掘，半夜里咯的一响，菜刀碰到缸沿，再掘，是一只缸，盖板烂得发酥，举灯一照，两个人当场一吓，倒退三步，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。阿宝说，挖到救命黄金了。小阿姨不响。孃孃说，是一缸银锭，激动万分。大伯想了想说，赤金一两制小元宝。祖父两眼闭紧说，不是皇亲国戚，哪里会这种黄货。小阿姨说，我跟姆妈拔脚就逃，魂飞魄散。阿宝说，缸里是啥。小阿姨说，上辈留的银洋钿，有蜂窝洞，有图章，白花花的老锭，结果呢，简直要吐血，变戏法一样，变成半缸赤练蛇，一条一条，缸里伸出舌头，到处看，到处爬，到处游。我跟姆妈，穷哭百哭，土地菩萨不开眼，母女两人，走了大霉运了，霉上加霉，霉到银子变蛇的地步，我等于抽到一根“下下签”，上

面的签文，霉到底了，写得明明白白， 身边黄金要变铜，翻来覆去一场空。 阿宝说，后来呢。小阿姨说，天一亮，这帮穷鬼，轰隆隆隆搬进来了，发现天井里一只空缸，这还了得，认定半夜里偷挖了财宝，好，我跟姆妈再吃一遍苦，斗争三遍，想不到，几十条蛇，钻进老房子一天了，到了黄昏，全部爬回来，盘进缸里，照样是半缸蛇。一个乡下赤佬，举了铁搭，一锸下去，赤练蛇盘满竹竿，盘到几个赤佬身上，蛇要逃，人也要逃。阿宝说，后来呢。小阿姨说，后来，就是倾家荡产了，我娘一死，我逃进上海呀，我每天买，汰，烧，最后跟派出所的下作男人结婚离婚，我有过半句怨言吧，我一句不响，所以，人心要平，看见钞票银子，就想独吞，独霸，手里的真金白银，将来说不定就变赤练蛇，人总有伸脚归西一天吧，口眼难闭了。大伯说，啥意思。小阿姨说，下一辈子孙，看样学样，人人也独吞家产呢，现世报呢，连环报呢。大伯慢吞吞，凛若冰霜说，废话少讲，一切，我依照人民政府政策办事，人民政府讲啥，我做啥。祖父一拍床沿说，我气呀，我气闷胀呀，早个十年廿年，我定归叫这只逆子，先跪一个通宵再讲。



| 本书出版于2013年，蛇年，画蛇忆旧。 |



肆

机驳船的声音，由远及近，煤球炉味道飘过来，莫干山路弄堂后门，小囡哭腔，混合了糖醋味道，干煎带鱼的腥气。朝南马路，铁门一开，进厂电铃响三响。小毛娘放了茶杯，看看墙上的十字架说，领袖像呢。小毛说，春香一个小姊妹讲，挂了十字架，上帝可以保佑春香。小毛娘说，是的，现在信教自由了，我其实也可以改，但习惯了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春香的小姊妹，是离了婚，还是丧偶，多少年龄。小毛说，姆妈。小毛娘说，身边有个把女人，至少吃一口热汤热水，姆妈这一趟来，主要是想问一件要紧事体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结婚以后，小毛一直不回老房子，春香过世了，也不回来看我，但最近听说，小毛经常大白天，乘姆妈去上班，到大自鸣钟老房子，坐进二楼招娣的房间，有这种事体吧。小毛说，理发师傅嚼蛆了。小毛娘说，不管别人有啥议论，小毛跟二楼招娣搭讪，这要注意了，招娣男人，是人民警察，懂吧，警察专门管人民，万一有了事体，小毛难看了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也据说，小毛打算搬回来住了，莫干山路的房子，预备让哥哥结婚。小毛说，啊。小毛娘说，有这种打算，我做娘的，应该晓得呀。小毛说，真是乱讲了，乱喷了。小毛娘说，我也不相信，哥哥的女朋友，单位有“鸳鸯房”过渡。小毛说，越讲越不对了。小毛娘说，反正，小毛回大自鸣钟看一看，是对的，但最好，是大大方方，过来吃夜饭，专门跟女邻居单独接触，这是犯忌的，还是选一个老实女人，做莫干山路的家主婆，太太平平过生活，多好呢。小毛说，我到招娣房间里，讲讲谈谈，为啥不可以。小毛娘不响。小毛说，其实，是招娣介绍一个老姑娘，车间团支部书记，约我到二楼见面，吃杯茶，谈一谈。小毛娘说，介绍女朋友，也要大大方方，像模像样去外面，到“东海”咖啡馆，时髦地方吃一杯咖啡，或者节约一点，到“四如春”饮食店，吃两碗冰冻薄荷绿豆汤，吃吃谈谈，多好。小毛说，老姑娘，我不感兴趣，我对招娣讲，要是像银凤，春香的样子，我就同意。招娣讲，这难了。小毛娘不耐烦说，银凤跟招娣，也就是最普通的女工，一般的弄堂女人，春香，当然是打灯笼也难觅的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说，姆妈再问一句，表面上，小毛是介绍朋友，其实，想搭讪招娣，预备拖了招娣，到莫干山路房

间里发生肉体关系，有这桩事体吧。小毛一拍台面，立起来说，娘的起来，看样子，一定有人搬弄是非了。小毛娘不响。小毛说，一定是招娣听错了，我讲过一句戏话，如果招娣是介绍银凤，春香这种车间小姊妹，可以直接领到莫干山路，我当天就可以结婚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小毛娘说，这还差不多，但女人像银凤，有啥好呢，一面孔苦相，春香，现在看来，命也是薄，好是真好，但已经升了天国，这个社会，太复杂，不要以为其他普通女人，也可以马上拖进来同房，生活作风出了问题，四类分子懂吧，戴了“坏分子”帽子，就麻烦了。小毛踢翻了骨牌凳子，一声不响开了房门。小毛娘说，不要动气嘛，姆妈真担足了心思，唉，我样样要操劳，姆妈现在，要紧要命讲一句，以后对招娣，千万火烛小心，听见了吧。小毛不响。小毛娘看看十字架说，我每天为春香祷告。小毛说，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小毛娘飞快划一个十字，出门走了。小毛坐到椅子里，天逐渐暗下来，墙上的十字架，逐渐模糊，淡淡映出春香的面孔，后来又化出银凤的面孔，两个女人，眼里全部是怨。苏州河的机驳船声音，由远及近，煤球炉味道飘过来，小毛缚不紧意马，锁不住心猿，眼前一花，台子前面，又见到拳头师父，金妹，招娣，樊师傅的面孔。墙上的银凤春香，闷声不响。机驳船由近及远，厨房糖醋味道，煎咸黄鱼味道，咸菜炒毛豆的味道，对面纺织厂电铃，又响了三响，听见招娣问，小毛觉得银凤好看呢，还是我招娣标致。旁边金妹讲，小毛，已婚女人，有啥好呢。招娣说，这个老姑娘，做人最乖巧，车间团支书，表面上应该一本正经，到了夜里，不可能一本正经。墙上的银凤春香，闷声不响。招娣靠近小毛，身上有淡淡的汗气，招娣说，老姑娘小姑娘，总归是姑娘。樊师傅说，是呀，小毛接触了一个姑娘，嫩相一点的，就有了比较。拳头师父讲，我根本看不懂，听不懂，为啥年龄越小越好，为啥呢。樊师傅讲，吃茶叶，为啥叶子越小越好，冬笋，黄瓜，马兰头，鸡毛菜，水红菱，样样越嫩越好，喜欢老货，牙齿行得消吧，去吃老蟹，老腿肉，老笋干，每一口要嚼，要扯，牙齿里要嵌，牙签要挖，有啥意思，中国人，最喜欢吃嫩头，懂了吧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拖了一块毛巾揩汗说，当时，师傅我情面难却，死劝小毛结婚，心里明明晓得，春香，总归是“两婚头”。墙上的银凤，春香，闷声不响。招娣靠过来，喁喁作软语讲，小毛要我介绍小姑娘，先让我招娣称心，小毛可以蜡烛两头烧。金妹说，昨天我去涊浴，三车间一只小骚货，脱了衣裳就讲，小姑娘我为啥好，因为锦绣江山，小阿姨老阿嫂，是松柏常青。拳头师父拍一记台面说，下作。墙上的银凤春香，一直闷声不响，逐渐黯淡下去，黯淡下去，消失。

有个阶段，小毛上中班，四车间一个女工，经常来寻小毛，走到小毛身边，讨一张金相砂纸，隔天，拿来四根不锈钢电焊条，求小毛做一副绒线针。后来，樊师傅称赞说，这副针做得漂亮，女工讲啥呢。小毛说，特别欢喜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想帮我汰衣裳，缝被头。樊师傅说，当心，已婚女人，喜欢这一套。小毛说，表芯车间菊芬，每次见我排队买饭，就要我代买，昨天，要我代买一客馄饨。樊师傅说，结果坐一只台子吃。小毛说，是的。樊师傅说，小毛是单身，已婚女人最容易另眼相看。小毛说，不会吧。樊师傅说，三讲两讲，慢慢就粘上来，师傅觉得，小毛还是寻一个年轻姑娘，我跟徒弟也讲了，工会最近，请了区里的老师，教交谊舞，小毛要积极参加，学跳舞是假，认得几个小姑娘，嫩相一点的，懂了吧。小毛吃了中饭，到工厂六楼平台，见了樊师傅的徒弟小四眼，双方讲了几句，小四眼说，先教“三步”，再教“四步”，再是“吉特巴”，一个礼拜两次，每次一个钟头。小毛说，好的。小四眼说，小姑娘小女工，舞蹈班里有了几个，长相一般，先跳起来再讲，耐心等机会。小毛不响。小四眼说，小毛觉得，车间女工里，啥人最有样子。小毛说，表

芯车间菊芬。小四眼说，眼火厉害的，随便一讲，就是厂花第一名。小毛笑笑。小四眼低声说，已婚女人里，菊芬确实赞，但我搭过脉了，脾气比较怪。小毛说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小四眼说，看见小毛排队买饭，一定走过来讲，小师傅，帮我买一客馄饨，搪瓷饭碗就塞过来，坐到台子前面等。小毛说，是的。小四眼说，这是菊芬习惯动作，帮菊芬买馄饨，带面条的男工，多了。小毛不响。小四眼说，菊芬跳舞，确实最主动，抱得最紧，只是，小毛不要误会，这是习惯动作，看上去容易搭讪，其实难弄，经常放白鸽。小毛说，啥叫放白鸽。小四眼说，比如，两个人跳得适意，男人心动了，约菊芬到外面去跳，江宁小舞厅，文化馆舞场，菊芬嘴里答应，根本不会去，男人就是等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看不见人，这就是放白鸽，所以小毛看见菊芬，要冷淡。小毛不响。有一次中午，小毛吃大排面，菊芬吃馄饨。菊芬说，参加舞蹈班，小毛认得女朋友了。小毛说，去过两趟。菊芬说，厂里漂亮小姑娘，全部让男朋友铆牢，哪里会去跳呢。小毛不响。菊芬低声说，有一个小四眼男人，最骚了，每一趟跟我跳两步，下面就贴上来，我一向缺少表情，根本不睬。小毛说，吃了中饭去跳舞，再去上班，容易瞌。菊芬不响。一次小毛吃了中饭，到五楼图书室翻杂志，听见屋顶有脚步声。小毛走上楼梯，其实走到一半，看见顶层平台里，有一对男女练舞，小四眼与菊芬，跳舞班不上课，平台不播音乐，菊芬抱紧小四眼，有点异样，转了两圈，气氛有一点沉闷，改跳“吉特巴”，手拉手，眼对眼，一声不响，再跳“两步”，菊芬抱得贴紧，小四眼也抱紧，贴了面孔，几乎不动。小毛下楼就走了。等跳舞班结业的最后一天，工会动员所有学员参加，小毛准备下班。樊师傅说，一定去跳。小毛不响。樊师傅说，小毛要去，不许偷懒，放弃太可惜了。樊师傅拖了小毛上六楼，屋顶平台拉了彩色电灯，长台子摆了橘子水，满眼男男女女。樊师傅拖来一个小女工，陪小毛跳，旁边看了一只曲子，就走了。小毛跳到第三支曲子，肩胛一碰，是菊芬的臂膊。菊芬笑说，小毛，下一支曲子跟我跳。下一曲是“慢三”，菊芬比小毛熟练，两个人对面一立，一搭，一拥，菊芬的腰身，软硬有度，一侧胯骨，自动迎上来，跟小毛镶紧，吸紧，双方像一个人，转得就顺当。小毛记得樊师傅讲，从前朱葆三路舞厅，现在工厂舞场，性质是一样的，要目中有舞，心中无欲，要有防备。但小毛让菊芬贴紧一抱，心跳得快，等到跳“慢四”，也等于是“慢两”，周围全部是人，小毛闻到菊芬身上，一阵阵扇牌肥皂的清气，因为贴得近。菊芬曼声软语，热烘烘的两鬓，小毛觉得心动，菊芬一捏小毛手心说，想啥呀。小毛说，人太多了。菊芬说，我已经饿了，小毛请客，吃小馄饨，还是吃爆鱼面。小毛不响。旁边有人转过来，身体碰来碰去，菊芬一扳小毛肩胛，有时放手，有时一捏。菊芬说，最好是，请我吃饭。小毛笑笑。菊芬说，要么，请我跳舞。小毛说，菊芬想啥，就是啥。菊芬说，我随便。小毛说，女人不可以随便。菊芬笑起来，笑得人朝后仰，下身朝前顶紧，小毛只能一扳菊芬细腰。菊芬说，场子里，啥人是美女。小毛说，表芯车间菊芬。菊芬说，小毛也是登样的男人。小毛不响。菊芬说，上海最好的跳舞厅，哪里。小毛说，南京西路“大都会”。菊芬说，是呀是呀，天花板鸭蛋圆形状，像挂下来几百顶帐子，灯光像月光。小毛说，真的。菊芬说，人像睏到帐子里，昏昏沉沉，正好做梦，可以做好梦。小毛说，跟小四眼去过几次了。菊芬说，啥，小毛已经带女朋友去过了。小毛不响。菊芬说，这就讲定了，两个人隔天就去，还是下礼拜。小毛想想说，下礼拜吧。菊芬说，听起来勉强。小毛说，是真的，讲定了，下礼拜一。菊芬一捏小毛肩膀说，好。小毛说，“大都会”门口见。菊芬笑了。此刻，适逢音乐停下来，两个人松开，随大家拍手。到了礼拜一这天下午，小毛来到“大都会”门口，天已经冷了，但舞厅门口，男男女女带出一股一股热风，如同春暖花开。不少人在此约会。小毛拉紧领

头，眼看江宁路，看前面南京西路，等了半小时，马路上人来人往，小毛忽然发觉，有一个熟悉的男人，骑脚踏车，经过“大都会”前面的江宁路，车速比较快，朝北而去。小毛心里一跳，反应不过来。冷风中，小毛想起，这个人，是阿宝呀。小毛的心思忽然沉静，但因为是等人，眼睛仍旧看定马路，也想再看一看久远不见的阿宝，但阿宝是一掠而过，根本看不到了。小毛一心两用，菊芬，两腿修长的风流少妇，随时会从对面23路电车站走过来。小毛等了一个多钟头，等不到菊芬。小四眼讲得对，菊芬这次，又放了白鸽。



伍

这天下午，阿宝准备最后一次见了雪芝，两个人的关系，就结束了。阿宝一路东想西想，脚踏车时快时慢，车子从曹杨新村，踏到武宁路桥顶，然后朝桥堍下飞快滑行，阿宝心中忐忑，半小时前，阿宝接了雪芝电话。雪芝说，阿宝，现在就到安远路来一趟。阿宝说，我上班呀。雪芝说，我收到信了。阿宝说，啊。雪芝说，收到三个多月了，我只是看看信封，不拆信。阿宝说，为啥。雪芝说，见面再讲。阿宝说，我上班呀。雪芝说，答应我。阿宝说，啥。雪芝说，就算见最后一面，答应我。阿宝想开口，电话挂断了。阿宝慌忙从车棚里，推出脚踏车，心里踟蹰，此刻，阿宝已经想不起来，信里最后几句的意思。雪芝每天看信封，并不拆开，大概已经明白，但提出最后见面，为啥。紧张之中，阿宝想不出雪芝的面貌，脚踏车时快时慢，雪芝讲到“最后一面”，声气还算平静，应该是理解的。车子到了武宁路桥顶，朝桥下滑行阶段，阿宝忽然意识到，一身上下，仍旧是机修工打扮，背带裤，袖套，脚下工作皮鞋，胸口袖口，几团油迹。阿宝有点慌，车子继续朝桥下滑行，到长寿路，左转，阿宝决定改道，先去武定路，到沪生房间里换一套衣裳，等车子到达武定路门口，阿宝叹一口气，沪生的房门钥匙，并不在身边，眼前一片茫然。一身工作服，去与不去，把握不定，车子继续朝南移动，经西康路，漫无边际转到南京西路，直到看见平安电影院的海报，阿宝惊醒过来，转向江宁路口，立即朝北，穿这样一身衣裳，去见雪芝，因为是上班，双方也已经结束了，无所谓了。车子经过大都会舞厅门口，下午两点多钟，路上人来人往，绿女红男，脚踏车

快速经过一个人面前，阿宝眼看前方，毫无察觉，根本想不到，路边有一个人，是小毛。阿宝眼前，只是移动的平常身影，平常面孔。但阿宝的面孔，突然插进一个熟人视线里，猝不及防，速度快，印象深。小毛霎霎眼睛，老朋友擦肩而过，惊鸿一瞥，熟悉的面孔，忽忽一现，根本无法固定，看不见阿宝为之彷徨的一身衣裳，人已经消失了。此时此刻，两人同样是心猿意马，出于各自位置，毫不相干，但内心的糟糕程度，差不多。

阿宝疲惫犹豫，浑身油泥，最后到达雪芝的弄堂，停车，推开后门，见走廊前面的房间里，雪芝背了光，回首凝眸，窈窕通明，楚楚夺目，穿一件织锦缎棉袄，袖笼与前胸，留有整齐折痕，是箱子里的过年衣裳，蓝底子夹金，红，黄，紫，绿花草图案，景泰蓝的气质，洒满阳光金星。阿宝朝前几步，闻到胸口的润滑油味道，想到小毛遥远的词抄， 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。 空气里，夹有淡淡樟脑气息，一丝丝清晰。雪芝转过身来，看定阿宝。窗前，挂有新写的大字对子，雪芝喜欢称呼旧名字“堂翼”，“中翼”，也叫“耀壁”，纸有一点皱，七言下联是， 進退追遁還逍遙。 墨浓意远，字字宝塔，刚秀笃定。记得雪芝讲过，“走之”对联，十四个偏旁相同，是写成一样，还是顺势随意，难，大字怕挂，真是难，起讫要分明，题识要好，写字是求趣，否则就是账房笔墨了。阿宝朝前走，想不起上联，究竟是 遠近迎送道通達， 还是 適通達， 想不起来了，走廊位置，看不见上联。古人手心里单写一个“走”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“走之”偏旁，是“一走了之”意思。阳光照进来，雪芝身体一移，绛年玉貌，袄色变成宝蓝，深蓝，瞬息间披霞带彩，然后与窗外阳光一样，慢慢熄灭，暗淡。阿宝停步说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因为上班。雪芝说，我晓得。阿宝说，我不进来了。雪芝说，进来吧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不要紧的。阿宝说，上班顾不及了，因此我。雪芝笑笑说，上班就这样，不要紧的。阿宝说，应该早一点看信。雪芝指一指台子上原封不动的信，笑笑说，我是透视眼，晓得内容。阿宝不响。雪芝说，阿宝进来吧。阿宝不响。雪芝移步过来说，阿宝。阳光重新照亮房间，雪芝的棉袄花样，越来越清晰，樟脑味越来越浓，面对一封信，雪芝看了三个月信封，并不拆开，阿宝心里作痛。阿宝说，我不过来了，我走了。但雪芝还是走近来，走到阿宝面前。阿宝不响。雪芝也不响，摸一摸阿宝的肩膀说，踏脚踏车来的。阿宝说，嗯。雪芝说，我做两头班，五点钟还要去。阿宝说，我到了，见过一面，就是了，我走了。雪芝不响。阿宝说，我走了。雪芝说，阿宝。阿宝说，啊。雪芝说，以后乘电车，碰到我了，阿宝哪能办。阿宝心里一酸说，我先买票，如果有月票，我就讲，月票。雪芝说，阿宝。阿宝说，嗯。雪芝说，一定要记得。阿宝说，啥。雪芝说，坐我的电车，永远不要买票。阿宝喉咙哽咽说，我不想讲了。雪芝靠近一点，靠近过来。阿宝朝后退，但雪芝还是贴上来，伸出双手，抱紧了阿宝，面孔紧贴阿宝胸口。阿宝轻声说，松开，松开呀。雪芝不响，阿宝说，全身是油。雪芝一句不响，抱紧了阿宝。阳光淡下来，照亮了台面上，阿宝寄来的信。雪芝几乎埋身于阿宝油腻的工装裤，轻声说，阿宝，不要难过，开心点。雪芝抱紧阿宝。复杂的空气，复杂的气味。阿宝慢慢掰开雪芝的手，朝后退了一步，仔细看雪芝的前襟与袖口。

二十八章

繁花

一

梅瑞筹备一个大型恳谈会，康总帮忙不少，最后陪了梅瑞，走进“至真园”饭店，与李李细谈，看过菜单，场地，一切讲定。接下来，康总，李李，沪生，阿宝，分别接到梅瑞发来的会议介绍，日程表，总纲下面有备注， 诚邀各路贵宾莅临，推荐更多朋友，来沪共襄大业，尤其“总”字头朋友，多多益善，大会负责机场接送，酒店全免。 李李看后，与阿宝通电话说，来宾名单里，大人物真不少，这个梅总，究竟有啥背景。阿宝说，不了解。李李说，女人的生意，做到了这种地步，内分泌一定失调了。阿宝说，人家去医院看毛病，究竟看神经科，还是看专家妇科，是私人私密事体，做饭店，就是管好饭局，赚进铜钿银子，是硬道理。李李说，这女人的名字，我真不喜欢。阿宝说，照中文去理解，是可以的，以前有本高级线装书，就叫《玫瑰先生集》。李李说，我不要听。阿宝说，据说“毛选”，就是照书里“宋二字”印的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后来据说，1966年传单蜡纸，刻错了，真名叫《攻媿先生集》。李李说，真啰嗦。阿宝说，照中文解释，梅瑞，踏雪看梅，总可以吧。李李说，我吃醋了。阿宝说，我只记得，这位女士，以前是一个不声不响外贸小职员。李李说，也据说，跟阿宝青梅竹马，谈过一段，我不大相信，这就是阿宝喜欢的小小姑娘，不可能的。阿宝说，当今世道，不要去想，只管做，人人不可以小看，一不小心，就是大户。李李说，这朵雪里梅花，既然准备大宴宾客，广结善缘，我就多请一桌素斋朋友来，再加港

台，新加坡朋友，去常熟这帮朋友，可以吧，包括小保姆。阿宝说，尽管叫，多多益善，沪生也叫了不少朋友，人多好吃饭。李李说，小保姆从冰岛发来传真讲，亲姐姐，过不来了，其他人，基本会来。阿宝说，蛮好。



二

大会开幕式饭局，摆于“至真园”。这天夜里，人声鼎沸，人头攒动。梅瑞母女与香港小开，立于大堂门口迎候，马路拉横幅，放炮仗，舞狮，锣鼓齐鸣，客人进门签到，收名片，发材料。主桌摆于大厅上首，请出方方面面重要来宾入席，总人数接近四十桌。李李安排了一个熟客小范围，集中于楼上单摆三桌，一大间包房，来人不分主次，随便坐。这天阿宝拎了纸袋，进得包房，看见了沪生，玲子及“夜东京”人马。康总也请来不少朋友。

当夜菜单（本埠吃客沈爷拟定）：

八冷盆：上海清色拉，四鲜烤麸，咸鸡，马兰头腐皮卷，镇江肴肉，舟山泥螺，老醋蛋头，蜜汁叉烧。

十热菜：至真园一品清蒸刀鱼，明前龙井虾仁，田螺塞肉，草头圈子，塘鳢鱼炖蛋，金牌红烧肉，油焖笋，蚝油牛肉，香菇菜心，冰糖菜花甲鱼。

汤：春笋腌笃鲜。

两点心：老板娘秘制春卷，苏北老母鸡汤荠菜小馄饨。

甜品：水果羹。

冷盆已经上了台面。人还是陆续进来，稍有点乱。陶陶与小琴坐了玲子的一桌，忽然发现，大碟黄牛孟先生，算命钟大师进来，玲子起身招呼，陶陶觉得不对，连忙拖了小琴离开，东张西望，再找位子，类此场面，一片碌乱，好在李李与康总及时发现，考虑种种关系，重做调整，大家方才坐定，三桌座位是：

十一人：李李（留位），阿宝，沪生，章小姐，吴小姐，北方秦小姐，常熟徐总，苏安，丁老板，陶陶，小琴。

十二人：康总，康太，宏庆，汪小姐（留位），北方人古总，古太，陆总，陆太，台湾人林先生，林太，大碟黄牛孟先生，钟大师。

十一人：玲子，苏州范总，俞小姐，菱红，日本人，葛老师，亭子间小阿嫂，丽丽，韩总，小广东夫妻。

此刻李李起立，舌底澜动，讲北方话说，各位，趁东道主未到，我先讲两句，三台子人里面，两桌我熟悉，让我先对陌生朋友致敬，刚才宝总介绍，这一桌，是“夜东京”的朋友，上海最时髦老地段，隔壁就是“兰心”大戏院，大名鼎鼎，锦江饭店，以前老毛经常来开会，属于最高档路口，眼前这一台子，也是时髦人。听到此地，玲子，菱红，丽丽偷笑。阿宝静看这些女人，年轻，表面上衣着随便，其实文章做足，所谓 的的风流心眼，红潮照玉琬， 一般饭局，出现一位美女，已相当弹眼，现在是三位以上，加上亭子间小阿嫂，黑丝绒旗袍，五十超过的女人，难为小阿嫂，依旧水蛇腰，袅袅婷婷，好比美龄再世。此刻小阿嫂起身倒茶，微微一个欠身，邻桌的陆总，叫了一声好。边上的俞小姐，本来无啥看点，薄羊绒开衫，灯光里，肌肤莹然如玉，接近透明，俞小姐并无知觉，严谨为本，手一扶桌面，看得另一桌的常熟徐总，头颈笔直。阿宝身边的沪生，眼光扫过本桌的章小姐，吴小姐，北方秦小姐，毫无表情，应该是嫉焚如火。旁边康总一桌，四位太太，低头私语。沪生与阿宝附耳说，我不禁要问，隔壁这四位是。阿宝说，风景好吧，但是对不住，人家是四对夫妻，不许七搭八搭，火烛小心。此刻只听到李李说，各位，现在我借花敬佛，先敬“夜东京”朋友，吃一杯酒，认得一台子人，宝总，请过来介绍。阿宝起身去陪，常熟徐总借机也起来，身旁的苏安说，做啥。徐总不响，跟了阿宝，走近李李就说，各位静一静，我是此地老客人，我先来介绍这一位，此地女老板李李，李总，要讲时髦漂亮，李总是头牌，让我与李总一道，敬各位美女。李李眉头一皱，勉强笑笑，高跟鞋一动，退了半步。邻桌四位太太，此刻交头接耳，目光集中于李李，然后绕过阿宝，看定了常熟徐总，看大家端杯起立。此刻，四太太一桌的陆总，忽然离席，快速走了过来，讲北方话说，来来来，美酒敬佳人，鲜花送英雄。旁边常熟徐总，只能附和说，来来来。李李人高，朝后再退。玲子端了酒，看了看陆总，目光有笑，讲北方话说，这位新来的大哥是。陆总说，我是妇女保护协会的，护花天使。菱红讲北方话说，怎么了，上来就闷，不带这样的。陆总一笑，李李不响。阿宝一一介绍，每提到一人，李李与之碰杯，旁边的陆总，也就一鞠躬。阿宝提到玲子，菱红，陆总鞠一躬，提到小阿嫂，陆总一躬致敬，一旁的常熟徐总，就比较寥落。大家一一碰杯，浅浅抿一口，尽了礼数。菱红讲北方话说，等等，陆总徐总，咱们再喝一杯。服务员倒红酒。陆总笑说，菱小姐，我俩先单独喝一个。于是两个人喝尽。玲子接上来再敬。

陆总笑说，哈，才刚开始，就起了高潮了。康总只能走过去，拖陆总离开。阿宝也陪了常熟徐总回到座位。李李落了座，看看旁边的徐总说，一开始，就来劲了。苏安不响。旁边丁老板说，“夜东京”这桌女人，厉害。北方秦小姐说，一看就不是好货。李李说，吃酒懂吧，人家有本事，可以随便搞名堂。章小姐说，肉麻，拍马屁，啥地段，老毛，啥时髦，我是根本听不懂的。陶陶说，这个陆总，像妖怪。小琴说，放心好了，再妖再怪的男人，弄不过玲子姐姐的。

康总与陆总一桌，除了汪小姐，全部到位。陆总对陆太鞠一躬，讲北方话说，老婆大人，您辛苦了，敬一杯。陆太讲北方话说，去，一边儿呆着。同桌的大碟黄牛孟先生，以及钟大师，此刻起身，孟先生讲北方话说，我们先敬各位。陆总笑说，伺候太太们，也是我的责任呀，来，咱们一起来。陆太讲北方话说，人家两位上海先生，真心实意，你呢，刚才干嘛去了。古太看一眼古总，讲北方话说，我看着，我看谁再往那边跑。陆太说，男人就是贱，怎么这么贱，就这么贱。康太笑笑。林太讲国语说，贱这个字嘛。陆太说，我言重了吗，瞧那个常熟徐总，啧啧啧，大伙儿见了吧，劲儿够大的，已经都把。忽然陆太唉了一声，身边康太，面色镇静，讲北方话说，陆太，跟咱们宏总，打招呼呀。陆太尴尬。宏庆搁了筷子，笑笑，讲北方话说，这个这个。陆太定神说，汪小姐，怎还没到呢。宏庆看手表说，讲是从医院直接过来，大概回家了吧。古太说，汪小姐的身子，三个多月了吧，那得多歇着，这儿空气忒差。陆太接口说，这地方，对胎教不利，就像我们老陆家，那破企业，北方话讲了，养孩子不叫养孩子，那叫下（吓）人，叫一个乱，乱七八糟，七姑八姨，个个有头有脸儿，有年薪有分红，自个还办小公司，吃里扒外，坑蒙拐骗，要了面子，要里子，勾心斗角，吃喝嫖赌，男男女女，哪个不是一肚子花花肠子。陆总笑笑，躬身对陆太说，尊敬的老婆大人，尊敬的夫人，辛苦您了，请息怒，来来来，多喝一杯。陆太说，去去。陆总轻声说，太座，尊敬的夫人，先前，我只在那一桌喝了个小酒，太座息怒，玉体保重，我也就是握个小手，热闹了一下子。康太吃吃吃偷笑。陆太说，什么什么，什么一下子，两下子的。宏庆笑说，哈，我想到古总的节目了。古总讲北方话说，节目。陆总说，古总的著名小调儿，我听过。古总说，开什么玩笑，林先生夫妇在座，注意两岸关系。林太说，我都听几遍了。林先生笑说，唱N遍了。古太说，传播甚远，可以灌碟了。钟大师讲北方话说，喝酒行乐，歌酒解人意，再自然不过，别闷着。孟先生说，新歌老歌，我收了不少大碟版，我熟，古总唱的是哪一首。古总笑说，是下等民谣，当然讲起来，也算是反战题材，反对战争嘛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四个太太笑。宏庆说，不如再唱一回。古总说，我张口就来。林太放了杯子，两手掩耳。古总笑笑，用了苏北话，滑顺唱道， 国民党的兵/不是个好东西/把我嘛拖进了高粱地/我的大娘啊呀/国民党的兵/可是个骚东西/把我嘛拖进了高粱地/我的大娘啊呀/我一下下子怕，二下下子哭，我三下子四下子。 古总初抑后扬，刚唱到此，一个女人拍手说，好听好听。康总抬头一看，玲子与菱红，已经走近来。四个太太不响。玲子笑眯眯讲北方话说，敬爱的陆总，各位，我来介绍这桌的上海朋友，这位，是命相钟大师，这一位，是大碟收藏。陆总打断说，等等等等，玲小姐，怎么空手呢，不合适吧。玲子软声说，我已经醉了。钟大师说，来了就要喝。玲子扭捏做态说，已经撑不住了，让菱红代喝。菱红伸过酒杯。陆太沉了面色说，妹妹既然来了，就得喝嘛，咱们这儿，每一个都醉了，必须喝。玲子一吓。陆太说，妹妹，我本不喝酒，但是今儿，咱们喝一杯。玲子慌神说，菱红，快帮我挡嘛。古太说，不成的，得一个个来。陆太一笑，两目一翻说，妹妹，一定喝了这杯，必须的，服务员，拿杯子来。陆总说，

用我的。陆太一把抢过说，夫妻用品，不可乱借。玲子说，喝这一杯，我立马就倒了。陆太说，斟酒。玲子无奈接过服务员的酒杯。古太说，喝吧，没事儿的。陆太微笑说，先干一杯，其实大伙知道，我最不能喝。玲子说，姐姐喝了，我就喝。陆总热情捧场，一躬身说，好太太，好夫人。旁边孟先生，也叫一个好。两个女人杯子一碰，陆太一口下肚。玲子慢慢下咽，也就斜到菱红身上。古太踊跃说，没事，轮到我了。古总说，完了，上竿子了。于是酒斟满，古太与玲子，先后喝尽。两杯下去，玲子完全摇晃。古太一点康太肩膀说，康太，请继续。玲子说，到此为止了，不行了。康太勉强吃半杯酒。玲子第三杯吃得慢极，酒杯见底。接下来，林太摇手说，你们已经三杯了，够了，我天生过敏，不行的。陆太立起来说，真是出息，那我来。陆太再是一杯闷进。玲子慢咽了十几口，身体一晃，古总一扶，玲子腰一软，坐到古总椅子里。菱红说，要紧吧。玲子斜到菱红身上。古总说，服务员，加两把椅子，拿毛巾来。众人好不容易入座，菱红腾出手来，蜜蜜一笑说，各位姐姐，现在该我了。

也就此刻，只听咚一响，座中的陆太忽然朝后一仰，人就翻身倒下去。康太，古太，七手八脚，连忙扶起，陆太面如死灰，浑身瘫软。陆总说，好夫人，好太太。康总一看，房间里不见李李。服务员说，楼下包房备有沙发，但全部有客人了，不方便。康总说，拿冰毛巾来。钟大师说，热毛巾。古太说，从来滴酒不沾的，充什么英雄，啊。陆总弯腰说，太座，太太大人，太太，夫人。陆太双目紧闭，两眼翻白，一响不响。陆总凑近笑说，老婆大人，我俩喝呀，来呀。陆太一动不动。大碟黄牛孟先生说，几杯就倒了，什么酒呀。此刻，旁边的玲子，两眼一张，看了陆太，痴笑一声说，已经这副样子了。两眼又闭紧。陆太头一歪，唉了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酒气。康太古太，左右扶稳陆太。林太说，还想灌别人，哼，回酒店吧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此刻，隔壁一桌的苏州范总，日本人，丽丽赶过来，看望玲子。菱红说，玲子。丽丽说，醒醒呀。陆总仔细端详丽丽说，这位小姐是。丽丽笑说，我不是小姐，我是丽丽。玲子睁眼，笑一笑，眼睛又闭紧。此刻，陆太忽然张圆了嘴巴，伸起头颈，打了一记恶心，一个干呕。大家一闪，踏痛两个人脚尖。康总明白，老上海人讲，这就叫“还席”，现在讲法，陆太要“开菜橱门”，“开消防龙头”。服务员慌忙送过托盘。康总接到，盘子候近陆太口前。服务员说，饭店新造了专门的呕吐室，要不要先搀过去解决。场面混乱。也就此刻，包房门户大开，李李陪了梅瑞，小开，及两位呼风唤雨，肥头胖耳的大人物进场。房间里立刻发亮。梅瑞一头云发，做得漆亮，手捏酒杯，粉白平绉Versace礼服裙，极其修身，高开衩单肩设计，吸睛效果佳，脚上粉色蝴蝶结高跟缎鞋，洋粉细绉薄纱巾，自然垂于两臂，浓芬袭人，与旁边嘉宾同样，襟缀一朵粉红素心兰，喜盈盈踏进包房，可想而知，眼前三桌，围拢一帮人，两个女宾醉倒，接近走光，椅子七歪八欠，杯盘狼藉。梅瑞面色一沉，目光落到康总身上。此刻康总，正端了托盘，半跪于地，几缕头发挂下来，因为热，领带松开，太阳心有几滴油汗，跻身于脂粉裙钗之间，毫无艳福，只是狼狈。梅瑞说，康总。旁边康太一点肩胛，康总一抬头，便是一惊。林太接过托盘。康总抓起小毛巾，揩了手，拉正领带过来。梅瑞讲北方话说，好，真够热闹的。身边的小开，目露寒光，扫过众人，凛凛可畏。康总讲北方话说，各位，静一静。身边各种人等，明白东道主进场了，台面上慌忙寻觅各自酒杯，部分人只能是空手。李李不禁怨怒说，搞什么呀。梅瑞要开口，另一桌的陶陶，端了酒杯，急急走来，口中一迭声招呼，梅瑞，梅瑞，梅瑞。沪生发现，梅瑞像听不见老邻居的招呼，有意别过面孔，与身边贵宾低声细语，小开冷

眼看了看陶陶。康总讲北方话说，各位，这一次盛会，东道主梅总以及。梅瑞娥眉一扫，玉手高举说，慢，大伙儿先忙着，我们一会儿再过来。此刻，陶陶已经走近梅瑞，但是梅瑞转身，背对陶陶，纱巾一拂动，与小开相偕，引导贵宾，步出包房。李李怨极，端了酒杯跟出去。陶陶是尴尬。阿宝与沪生，坐定位子不响，一切情景，尽收眼中。静场十秒。康总回了座位。林太说，咱们还是回酒店吧，马上送陆太走。此刻，玲子已经恢复，慢慢坐正，睁眼说，来呀，喝呀。陆总搓手大笑说，太好了太好了。玲子说，菱红，到现在一杯也不动，给各位老总敬了吧，动一动呀。菱红说，陆太已经吃瘫了，我动啥呀。玲子说，我要跟四位太太再喝。古太一吓说，你没醉啊，你这是哪一出呀。玲子坐正说，哈，陆太一醉，我就醒了呀，我这是薄醉。陆总搓手大笑。古太白了一眼玲子说，我不舒服了，现在立刻得走。康太说，怎么了。陆总说，回去休息也好，玉体康健，最是重要。于是三个太太，扶陆太出门，服务员领路。陆总见状，恭敬扶了玲子，移步到“夜东京”一桌应酬，本桌台面，总算静了。宏庆对康总说，看样子，汪小姐不到场，真也是对的。康总揩汗说，真是一团糟。宏庆低声密语说，我老实讲，实际上，我老婆汪小姐，已经不算我老婆了。康总说，啥。宏庆说，前阶段一直不开心，已经跟我离婚了。康总说，啊，有这种事体。宏庆说，我一直是怀疑，汪小姐上一趟从常熟回来，忽然怀孕，我怀疑的男人，就坐旁边一桌。康总不响，下意识一看隔壁桌面，正巧与阿宝，常熟徐总对视。宏庆说，这趟去常熟，策划人是李李，当时讲得好听，全部是女宾，我查下来，发现是说谎，陪同有一个男人，是宝总，人称阿宝，讲起来，也算我朋友，哼。康总不响。宏庆说，常熟方面，据说也安排了几个风流老板坐等。康总说，不会吧。宏庆轻声说，李李是啥角色，汪小姐早就讲过，以前做鸡，花头经十足。康总说，这不可以随便讲。宏庆说，我现在，真无所谓了，已经离了婚，今朝过来，只是见见老朋友，我百事不管，就等小囡落地，我倒想看一看了，我老婆肚皮里，究竟是啥人的种，验DNA也可以。

从阿宝眼里看出去，三桌尽收眼底。中间一桌，少了四位太太，剩三对男人，冷清不少，但过不多久，“夜东京”一桌的玲子与菱红，半推半就，又跟了陆总回来落座。玲子一度基本醉倒，现在相当清醒，双目含春，一双电眼胜衣衫，戏话连篇，与陆总，古总，康总，宏庆等等，嘻嘻哈哈，与钟大师，孟先生吃吃讲讲。阿宝桌面上，小琴一直看定了玲子。此刻小琴说，陶陶，跟我过去，敬一敬玲子姐姐。陶陶说，我不去。小琴说，去呀。陶陶说，我不想跟钟老头子，大碟黄牛打招呼。小琴说，不要紧的。陶陶说，我的名誉，就是这两只赤佬搞坏的。小琴笑笑。沪生说，啥名誉。陶陶说，明知故问。沪生说，我真的不懂。陶陶不响。常熟徐总摇手说，小琴，不去为妙，我一眼看出，这个陆总，不是吃素的料，美女去敬酒，陆总肯定是一把拖紧，再鞠一躬，湿手搭面粉，讨厌了。吴小姐说，这个陆总，绝对是妖怪，迟早要过来搭讪的，眼睛一直朝此地瞄。丁老板说，此地美女太多。苏安哼了一声。徐总说，注意了，陆总看到眼里，就会记到心里，马上要来进攻，来胡搞了。章小姐说，攻势再强，哪里比得过常熟徐总，比得过汪小姐呢。徐总夹了一粒虾仁，筷头一抖，虾仁落到醋碟里。徐总说，提汪小姐做啥。苏安说，这只台子，大部分人见识了常熟风景，不会忘记的。阿宝说，人的眼睛，等于照相机。章小姐说，一霎眼睛，等于一记快门，到常熟，我少讲看了几百眼，拍了几百张。秦小姐说，当初常熟徐总，也就是今朝的陆总，当初常熟汪小姐，现在是啥人，是玲子吧。小琴说，汪小姐有啥故事，我不晓得，但玲子，是我姐姐，为啥拿我姐姐唱山歌。秦小姐说，我是随便讲嘛。陶陶说，玲子姐姐，我多年朋友，也是沪生多年朋

友，为啥背后嚼舌头。沪生说，是的，玲子是爽快人。章小姐冷冰冰说，我晓得，现在有一种女人，就喜欢到处应酬，混各种饭局，主要勾搭老板，搭到一般的老板，领到熟人的饭店，K房里开销，轻斩一刀，出一点血，就够了，如果搭到了立升超大的老板，有腔调的男人，捏紧手心里，几年饭票消品，也就有了。秦小姐忽然说，不要讲了，我吓了呀，这个陆总，现在又朝此地看了，马上要来了。苏安说，此地全部是正经女人，过来试试看。大家不响。此刻，邻桌忽然轰隆一声大笑，玲子姿态明丽，已经离席走来，靠近了桌面。玲子说，不好意思，陶陶，我来搬救兵了。阿宝笑笑。玲子说，小琴，跟姐姐过去坐一坐，陆总太厉害，我实在搪不牢，吃不消。小琴不动。玲子说，起来，帮帮阿姐的忙，这几个老总，搞得阿姐胸闷了，小琴过去，代我吃一杯，讲几只乡下故事也好，让这几只发动机，冷一冷，加点润滑油。小琴面孔发红。沪生说，玲子先坐。玲子说，我陪菱红再过来，再跟大家吃，现在，我带阿妹先去一趟。陶陶说，我不答应的。玲子笑说，陶陶真是的，已经讲过了，是去帮我的忙，是买的我面子。小琴立起来，陶陶一把拉紧说，不许去，我跟小琴，夜里有事体，本来就准备走了。玲子说，像真的一样。小琴说，阿姐，真有一点事体，下一趟再聚吧。玲子不悦说，啥叫下趟，腰板硬了对吧。沪生立起来说，算了算了。玲子说，我倒是不相信了，阿姐我开了口，有落场势吧。小琴看看陶陶说，要么，我过去坐五分钟。陶陶不松手。玲子说，啥意思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陶陶认得小琴，也就是这种胡天野地场面嘛，不要忘记，是我摆的场子，现在一本正经，像真的一样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我早就讲了，样样事体，不可以当真。陶陶不响。玲子喉咙提高说，现在，我屁话少讲，陶陶，我当真了。陶陶不响。玲子面孔变色说，还以为是童男童女对吧，有结婚红派司吧，拿出来，我当场就滚蛋，回去睏觉。此刻，菱红走过来说，做啥，蛮开心的事体。玲子声音放缓说，是呀，陶陶啥意思啦，芳妹直到现在，还骂我拉皮条，我真是前世欠的风流债，这辈子要还利息。陶陶不响。菱红说，这是真的，到现在，芳妹还经常来店里吵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怀疑我当初打了匿名电话，我苦头吃足吧，讲起来，我是介绍人，一句感谢听不到，一只蹄髈吃不到。陶陶不响。玲子曼声说，就算，我老酒吃多了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小琴现在，必须跟我走。菱红说，陶陶。小琴说，陶陶放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陶陶一把拖过小琴，忽然就朝外面拖。玲子一把拉紧小琴，面孔赤红，喉咙一响说，造反了对吧，娘的起来，我倒不相信了，是去私奔，养私生子呀，今朝走走看。小琴哭丧面孔说，阿姐，难听吧，算了呀。玲子说，娘的起来，我面子衬里，一样不要了。此刻，“夜东京”一桌的人，除了葛老师按兵不动，全部围过来。孟先生也走过来说，陶先生，算了好吧，又不是大事体。陶陶说，戇卵一只，放臭屁，当心吃耳光。钟大师说，陶陶，黄道吉日，今朝大局为重，开心事体，不可以板面孔，要维持稳定。陶陶低头不响。钟大师说，小琴过去坐一坐，既不缺手，也不会缺脚，吃一杯酒而已。陶陶忽然开口说，老瘪三，老棺材，早点去铁板新村火葬场，去跳黄浦。钟大师说，开口就骂人。陶陶拿起杯子朝地上一掼，啪啦一响。玲子眼睛瞪圆说，猪头三，猪猡，发啥威风，吃昏头了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每一次吃饭，总要吵吵闹闹，酒肆糊涂，出娘倒逼，实在是野蛮。玲子扭头就骂，老骚货，臭货，跟我死远点，死到洋房里去挺尸。俞小姐一拉苏州范总说，走，太不像腔了，此地太龌龊了，范总，快点走，我走了。范总张大嘴巴，正看得入神，不为所动。旁边的陆总，则完全听不懂，酒醒了一半，讲北方话说，这都是说啥呢，喝高了，那上医院挂水呀。日本人发呆。台面上，苏安，章小姐，吴小姐，秦小姐，面无四两肉，两臂一抱，只看白戏。沪生上前解围说，玲子先放手，放手呀，陶陶也放手，听见吧。玲子与陶陶，拉了小琴左右两只手，等于拔河，陶陶力气

大，一步一步拖小琴到门口。也就是此刻，李李陪了梅瑞，再次走进包房。梅瑞明显吃过了量，踽踽欲动，雾鬓云鬟，身形有一点迟缓，目光瞪滞，看见包房里拉拉扯扯，人声鼎沸，乱作一团，梅瑞忽然两手一松，洋粉薄纱一半拖地，毫无知觉。李李极其惊讶，讲北方说，怎么了，怎么搞的，大家静一静，现在，我请梅总。阿宝发现此刻，梅瑞的眼神，已经跟不上表达，面部肌肉，从微笑转到恐惧，特别缓慢。李李扶了梅瑞的臂膊，面对包房的混乱场面，刚准备开口，梅瑞看定人群，忽然畏惧起来，肩胛一犟，身架一抖，就像速冻一样，浑身收紧，叫一声说，啊，这是为啥。李李说，啊。梅瑞说，为啥，为啥要捉我，我犯啥法了，为啥。大家离开玲子，回过头来。康总分开众人，对梅瑞说，做啥，做啥。梅瑞脚底一顿，身体倾斜过来，裙摆如花开，像要跌倒，满面惊惧说，为啥，为啥呀，姆妈呀，一定出了大事体了呀。康总说，梅瑞，梅瑞。康总准备去扶，梅瑞朝后退了几步，尖声说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做了，我不做了。康总一吓。身边的李李，一把拖紧梅瑞的臂膊说，梅瑞，梅瑞。梅瑞哭了起来，全身朝下缩。此刻，陶陶不由松开了小琴。梅瑞踉踉跄跄，昏迷一般说，到底出啥事体了，讲呀讲呀，姆妈呀，爸爸呀，倒底为啥，为啥呀。梅瑞满口酒气，讲了这几句，人完全斜到李李身上，一只粉缎蝴蝶结高跟鞋，翻转过来。沪生说，梅瑞，梅瑞，梅瑞，服务员，服务员。

第二十九章



一

春雨连绵，路灯昏黄。莫干山路老弄堂，几乎与苏州河齐平，迷蒙一片。小毛吃了半瓶黄酒，吃一点水笋，黄芽菜肉丝年糕，脚底发热，胃里仍旧不舒服。电视里播股市行情。二楼薛阿姨到灶间烧水。小毛听到后门一动，有声音。看见薛阿姨开了门，两个男人走进灶间。一个熟悉声音说，小毛，小毛。声音穿过底楼走廊，溜进朝南房间，传到小毛的酒瓶旁。小毛一转头，眼光穿过了门外走廊，老楼梯扶手，墙上灰扑扑的小囡坐车，破躺椅，油腻节能灯管，水斗，看见晃动的人像，伞。小毛说，牌搭子已经到了。薛阿姨说，小毛，有客人。小毛立起来，看见两个男人，朝南面房间直接过来。小毛一呆。十多年之前，理发店两张年轻面孔，与现在黯淡环境相符，但是眼睛，头发，神态已经走样，逐渐相并，等于两张底片，慢慢合拢，产生叠影，模糊，再模糊，变为清晰，像有一记啪的声音，忽然合而为一，半秒钟里还原。前面是沪生，后面是阿宝。沪生说，小毛。阿宝说，小毛。筷子落地，小毛手一抖，叫了一声，啊呀，老兄弟。声音发哑，喉咙里小舌头压紧，一股酒味，眼眶发热。小毛说，快进来坐。两个人进来。小毛说，薛阿姨，咖啡有吧，咖啡。沪生说，不要忙了，刚刚吃过饭。阿宝摇摇手。小毛说，先吃酒。坐呀。薛阿姨进来。小毛说，帮我买四瓶黄酒，弄一点熟小菜。沪生说，真的吃过了。小毛说，要的，薛阿姨去买。阿宝说，已经吃过了，真的。小毛说，先坐，坐。两个人看看房间。小毛开了日光灯。房间大亮。薛阿姨收作台面，倒两杯茶说，不打牌了。小毛说，我老兄弟来了，跟楼上去讲。薛阿姨出去。沪生说，一直想来，这次下了决心，落雨天，外面吃了老酒，吃到后来，就寻过来了。小毛说，我一直想到拉德公寓来。沪生黯然说，啥年代的事体了，早就搬出来了。小毛说，记得有一年，“大都会”门口，我眼看阿宝经过。沪生说，“大都会”，拆光好多年了。阿宝说，样样不能拖，一拖，拖到现在。小毛指一指墙上十字架说，我老婆临走还埋怨我，为啥跟沪生阿宝不来往。大家不响。小毛落了一滴眼泪说，是我脾气不好。此刻，门外一阵人声，楼梯响，楼上拖台子，脚步嘈杂，小毛说，邻居打小麻将。阿宝说，还好吧。小毛说，我工龄买断，再做门卫，炒点小股票。沪生笑笑。小毛说，我可以问吧，我的地址，哪里来的。阿宝说，沪生是律师，当然有办法。讲到此地，楼上轰隆一笑。三个人不响。情况往往如此，老友见面，以为有讲不完的话题，其实难以通达，长期的间隔，性格习惯差异，因为蜂拥的回忆，夹头夹脑，七荤八素，谈兴非但不高，时常百感交集，思路阻塞。三个人开无轨电车，散漫讲了现状，发了感慨，坐一个多钟头，准备告辞。沪生说，小毛要注意身体，以后再碰头。阿宝说，身体最要紧，有病就去看。小毛说，我还好。沪生说，老酒少吃。小毛说，嗯。阿宝走了两步说，对了，另外是。小毛说，我晓得，我当时，确实是臭脾气。沪生说，走吧，以后再讲。阿宝说，我是想问，有个朋友叫汪小姐，小毛认得吧。小毛一呆。沪生说，再讲吧。阿宝说，慢，是汪小姐老公的司机，介绍认得了小毛，对不对。小毛说，还是坐下来讲，坐。三个人再落座。小毛说，事体简单的，当时我只晓得，汪小姐是单身女人，是我隔壁邻居的侄囡，这个隔壁邻居，不是司机。沪生说，大概是书记，支部书记，上海人讲是同音。小毛说，是煤球店的退休职工，这天对我讲，汪小姐怀孕了，以后小囡申报户口，就有麻烦，小毛一直是单身，无子无女，两个人，可以谈谈吧。我一吓讲，要我跟孕妇谈感情，谈结婚，少有少见，新婚之夜做啥，我做寿头。邻居对讲，谈一谈假结婚，懂了吧，两个人开出红派司，还是各管各，等小囡落地，报了户口，就办离婚，红派司，再调绿派司，图章一敲，结束了。小毛说，我吃饱了。邻居说，以前结

婚，要开单位证明，现在方便，小毛谈一个价钿，听听看。我不响。邻居讲，现在股市不错，弄个几万洋钿，天天涨一眼，天天涨一眼，有啥不好，另外也是积德，女人肚皮一点一点大起来，又不是外国，可以脱光了拍照，一个上海单身女人怀孕，总是难看，小囡事体不落实，穿马路再碰到土方车。我听了一吓说，越讲越吓人了。邻居讲，帮个忙，急人所急，这种派司不办，也是浪费。这天，大致就谈这点。第二天再谈，我就答应了，过一天，三个人到“绿缘”去吃茶，见了面。汪小姐衣裳宽松，样子还算贤惠，问我讲，小毛原来的老婆，叫啥名字。我邻居讲，有必要吧。汪小姐讲，这倒也是，要是美国，麻烦比较多，当局上门单独调查，老公用啥牙膏，老婆戴啥胸罩，夜里做几趟。邻居讲，办移民呀，缠七缠八，小毛能够答应，不容易了。汪小姐讲，小毛，我有点担心，登记结婚阶段，两个人起码要亲热一点，手拉手，开心笑一笑。我答应。到了登记的这天，汪小姐像真的一样，当了别人面，叫我几次老公，靠紧我讲，老公，刚刚我肚皮一胀，是心里太紧张了。我轻声讲，假老婆，我是假老公，假老婆要发嗲，对真老公去发。汪小姐笑一笑说，小毛是至真的好男人，等我有空，就来拜访。阿宝不响。小毛说，事体，大致就是这样。



二

十天后黄昏，路灯亮了一点，正值退潮，莫干山路地势，已高出苏州河水位，空中是初春的河风。沪生与阿宝到得稍早，经过路口，先踏上附近昌化路桥，到对岸“潭子湾”棚户走一圈。少年时代，沪生跟随小毛，来过此地游玩，暮色苍茫，眼前是大名鼎鼎的两湾，潘家湾，潭子湾，蛛网密集的狭弄，正准备拆迁，灯火迷离，人来人往，完全脱离少年时代记忆。两个人走了一段，沪生看手表，阿宝买一张夜报，忽然想到上海历史里，反复来往于此的烈士顾正红，思古幽情，随之而生。待等两人原路返回，眼前的河面，已黑得发亮，远见一艘苏北驳船，等于沪西一条不烂之舌，伸出桥洞一截，椭圆船头翘于暮气中，上有小狗两只，像舌苔上两粒粽子糖，互相滚动，一转眼，弹跳到岸上，隐进黑暗里。两人沿河浏览，登桥眺远，惠风和畅，船鸣起伏，河床在此宽阔，折向东南。正东的远方，是火车站如同瀑布的星海，流入墨玉的河中，与逐渐交会的两支夜航船队，化

为一体。阿宝说，白萍有消息吧。沪生说，上个礼拜，收到澳大利亚来信，称已经有了身份，跟一个菲律宾华裔男人生了小囡，如果我想去发展，可以代办，条件是，到了澳洲，就办离婚，两人就此分手。阿宝说，还算有良心。沪生说，我根本不回信，让我一个人到墨尔本，蹲到马路旁，天天看汽车，我发痴了。阿宝不响。两个人下桥朝南，避让上桥卡车，进入莫干山路老弄堂。

这天夜里，是小毛摆酒请客。小毛电话里解释，是替春香还愿。沪生当时说，这也太客气了。小毛说，如果沪生有小妹妹，老相好，尽量带过来，一道谈谈聚聚。沪生笑笑。小毛说，真也不是对路，沪生朋友圈子，基本是女律师，女干部，女秘书，知识女人，不方便对吧。沪生笑笑说，有我就可以了。小毛说，弄堂小百姓，台面寒酸，不好意思带来，我理解，这就我来安排，吃酒要热闹。此刻，沪生与阿宝走进小毛房间，先是一吓。房间里已有五六个女人，圆台面摆好，二楼薛阿姨端上电暖锅，生熟小菜。小毛是突发胃病，胸口包一块毯子，居中坐定。来宾除了建国，招娣，菊芬，小毛指三个年轻女子说，我三个小姊妹，大自鸣钟拆迁之前，理发师退休，店堂做过几年发廊，这三位妹妹，社会上叫发廊妹，相当无情，我取名中妹，发妹，白妹，啥意思，麻将打得好。中妹说，多少难听。白妹说，我欢喜，我觉得好，我皮肤白。小毛说，三姊妹重情义，平时有啥事体，样样来帮衬，自家人，就特地请过来，陪我的老兄弟，酒要女人陪。小毛裹紧毯子，吃牛奶，吃一片白面包。三姊妹连忙请沪生阿宝入座，形成三夹两。建国笑笑说，赞的，一人身边，两个妹妹，像模像样，吃酒有心得。三姊妹斟酒搛菜，殷勤体贴。建国不动筷子，自称土方小老板，两瓶白酒的量。小毛介绍另两位女士说，这位，是招娣，我老房子二楼邻居。沪生说，二楼，应该是银凤呀。阿宝说，这不提了。招娣说，男人为啥，个个记得银凤。小毛打断说，招娣的前夫，是警察，离婚独身之后，男朋友不断，年纪个个比招娣小，唉，我想到上海纺织厂，压锭一千万呀，完全敲光拆光了，当年招娣，是年度生产标兵，一双巧手，结果是帮人看服装店，做营养品，是作孽。招娣一笑，端详说，两位阿哥的气色，真是不大好，工作太辛苦了，就需要补营养。小毛说，招娣，等一等再传销，我先介绍，我同事菊芬，车间跳舞皇后，脚法赞，腰身软，男步女步全懂，钟表厂关了门，承包街道小舞厅，也办过婚介，结过两趟婚，现在的老公，是三婚头了，结过三次婚，对菊芬，百依百顺，最近，特地开一间棋牌室，让菊芬解恹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菊芬一笑，文绉绉端了杯，做样子说，全靠我阿哥大媒人，耶稣保佑我阿哥健康，保佑春香阿嫂，天国里开心。小毛说，做女人，先就要对自家老公好，就算外面有户头，有了外插花，对老公还是体贴，就是好女人，正常女人，聪明女人。菊芬不耐烦说，可以了，我已经晓得了。小毛说，千好万好，老公最好，调胃口，可以的，不可以影响到老公。菊芬面孔一红说，阿哥，身体不适意，少讲一点可以吧。二楼薛阿姨此刻也坐进来，一台子人，吃吃讲讲。建国说，一直听小毛讲两位老兄弟，总算又见面了。阿宝说，是呀，当年为了蓓蒂的钢琴，大家开到杨树浦高郎桥，去寻马头，建国兄，真是帮了忙。建国眼圈一红说，不谈了。沪生说，现在还打拳吧。建国说，废了多年了，来，上海人不欢喜敬酒，我自弄三杯。沪生端杯，建国已经吃了两盅。小毛说，三个嗲妹妹，代我敬客人呀，不要做木头人，拨一拨动一动。中妹说，我先吃一点菜。小毛说，法兰盘已经吃得铺开了，肚皮有救生圈了，寻男人是难了。中妹说，下作。小毛说，发妹先吃一杯。发妹说，阿哥讲啥，我做啥。发妹仰面吃了一盅。沪生也吃了一盅。白妹说，二姐姐做啥，我做啥。白妹也一口吃了。阿宝一吓说，慢一点。小毛说，不要紧，三姊妹有酒量，阿宝，咪一咪就可以。中妹说，不可以，我要跟阿

宝吃满杯。招娣说，上来就疯。菊芬说，中妹乖，阿姐已经头昏了，不要弄得棋牌室一样，乌烟瘴气，乖一点。建国说，上次的女人，为啥不来了。招娣说，啥。小毛说，就是我的假老婆。菊芬说，对了，小毛的假户头，为啥不来。招娣说，这个女人不错，买过我产品。小毛说，传销基本功，要记牢名字，汪小姐已经来了几趟，产品买了不少，还是记不住。招娣说，当我两个新阿哥面前，讲我做传销，应该吧。建国说，记得上一趟，汪小姐就想醉一醉。小毛说，有了喜的女人，可以醉吧，是散心，这次听说，我要请沪生阿宝，汪小姐电话里一吓讲，啊呀，我动胎气了，我过不来了。我讲，汪小姐，客气啥呢，大家老朋友了，过来坐。汪小姐讲，假老公，我肚皮不适意了。我听了笑笑。汪小姐讲，求求小毛，阿宝沪生面前，不要提我汪小姐三个字，社会太复杂了，答应我。我讲，老弟兄见见面，有啥呢。汪小姐说，一定不要提到我呀，拜托了。

二楼薛阿姨摆上一盆蛋饺。小毛说，我对女人，一般是闷声不响，不问任何原因，女人的心思太细密，我问了，等于白问，当年理发店关门，招娣，跟了二楼爷叔合办发廊，我一句不响。中妹说，阿哥越是不响，我越想对阿哥讲心事。菊芬说，嗲煞人了。小毛说，这辈子，我最买账两位闷声不响男人，一就是领袖，一是耶稣，单是我老娘，我老婆春香，一天要跟这两个男人，讲多少事体，费多少口舌，全世界百姓，多少心思，装进两个人肚皮，嗳，就是一声不响，无论底下百姓，横讲竖讲，哭哭笑笑，吵吵闹闹，一点不倦，一声不响，面无表情。大家笑笑。沪生说，想不到，老房子还做过发廊，这个二楼爷叔，我记不得了。阿宝不响。小毛说，爷叔是老好人，隔壁房间的招娣，人也好，但是警察老公，是铁板面孔，像一直有情报，一直怀疑招娣，外面有了野男人，每趟要穷吵，二楼爷叔听见，总是好言相劝。阿宝不响。招娣说，陈年旧账，一场噩梦，不许再讲了。小毛说，后来就离婚。招娣讲，做警察的，确实精明。小毛说，平时房间里来人，招娣讲了啥，做了啥，样样会晓得，只能大吵一场，离，我劝招娣，既然离了，不要多想了。招娣说，是呀，但小毛对我，有交情吧，根本不关心我，不来看我，等我离了婚，单身了，总可以到我房里坐吧，还是不来，弄堂也不进来。阿宝不响。沪生笑说，夜里可以坐一坐理发店，样样就可以谈了。小毛说，我样样不响，招娣跟爷叔合作，三个妹妹前后来上班，为客人捏脚敲背，之后弄堂拆迁，大家滚蛋，我一律不管。招娣，三个妹妹，包括我娘，样样会来讲，我根本不想管老房子任何事体。发妹说，是呀，因此我喜欢来此地，就像是办事处，我乡下来了亲眷，也过来借宿，讲讲谈谈。菊芬说，三个阿妹，样样式式，到此地做市面，此地等于公共浴室，公共厨房间，到此地烧小菜，剪螺蛳，腌咸肉，做鳗鲞，汰衣裳，汰浴，揩身，夜里搨了粉，点了胭脂，到火车站去兜生意。发妹冷笑说，只会讲别人，姐姐自家呢。建国说，我理解，生活实在是难，多少不容易。菊芬说，我有趟进来，看见汪小姐，横到床上看报纸，我一吓。有次看见房间里，叠了几十箱过期产品，另一次，一房间坐满男男女女，准备开传销会议。小毛笑笑。招娣说，吃啥醋呢，汪小姐来，是临时保胎，正常休息，不稀奇，讲到我的产品，我组织开会，正常的，人总有不顺利阶段，产品积压了，暂时搬到此地放几个月，是小毛答应的。小毛说，不要吵了，菊芬也一样，大家是兄弟姐妹。招娣笑说，菊芬也有事体呀，我想听。菊芬说，我清清白白做人，我有啥。小毛说，菊芬舞步灵，但是面皮薄。菊芬放了筷子，朝小毛手背上敲一记说，我有啥见不得人的。白妹说，阿哥已经生病了，为啥动手要敲。建国说，这是女人发嗲，敲一记，拍一记，钟表厂一枝花，当年如果这样敲一记男人，这个男人，就想心思，通宵吃茶摇扇子。菊芬说，我是正大光明，这天是小毛发胃

病，我买了牛奶，切片白面包，带一个朋友，正正经经去看小毛，想不到，小毛坐了五分钟，就走了，好像，我是来借房间一样，我跟朋友，只能坐等小毛回来，也是无聊，后来就跳跳舞，正规的国标，研究脚法，跳来跳去，跳得头有点晕，小毛回来了。建国说，小毛开门一看，菊芬浑身发软，昏过去一样，男人抱紧细腰，对准菊芬的耳朵眼里，灌迷魂汤，赞，小毛吓了，只能退出去。菊芬说，切，瞎三话四。招娣冷笑说，是吧是吧，看来瘾头不小，人家让出了房间，已经避出去两个多钟头了，还是抱不够，做不够，不知足。小毛笑说，不许乱讲，菊芬是文雅人。发妹说，是的，女人越文雅，这方面越厉害。白妹说，表面不响，心里要得更多，这就叫文雅。菊芬笑说，小娘皮，嘴巴像毒蛇。小毛说，好了好了，三姊妹，陪过我兄弟了吧，动起来呀。中妹笑笑，十指粉红，端了酒盅说，今朝，我阿哥身体不适意，特地派妹妹来服侍宝大哥，有啥要求，宝大哥尽管提。阿宝端起了酒盅，旁边白妹伸手一盖说，宝大哥，还是派我出山，我来代替，拼个几盅。阿宝笑。白妹端起阿宝的酒盅，发妹端了沪生的酒盅。中妹说，做啥，两个男人一动不动，三姊妹自相残杀。小毛说，中妹最啰嗦，吃了再讲嘛。三个年轻女子笑笑，一仰头，乌发翻动。建国说，吃一杯，就算动过了。中妹说，还要动啥，要我坐到男人大腿上动。建国说，啥。白妹立起来，走到建国面前，一屁股坐到建国身上说，这样子动，对吧，我来动，适意吧，招娣姐姐，菊芬姐姐，心里穷想，根本是不敢的，我敢，要我叫老公吧。建国大笑。小毛笑说，又瞎搞了，快坐好。建国笑说，喔哟哟哟，我吃不消了，我做活神仙了。招娣说，假正经。菊芬吃吃吃笑。小毛说，既然坐了，建国就抱一抱。大家笑。白妹摸一摸建国的面孔，回来落座。中妹说，自动送上门了，一屁股坐到身上了，建国大哥就不敢动了，嘴硬骨头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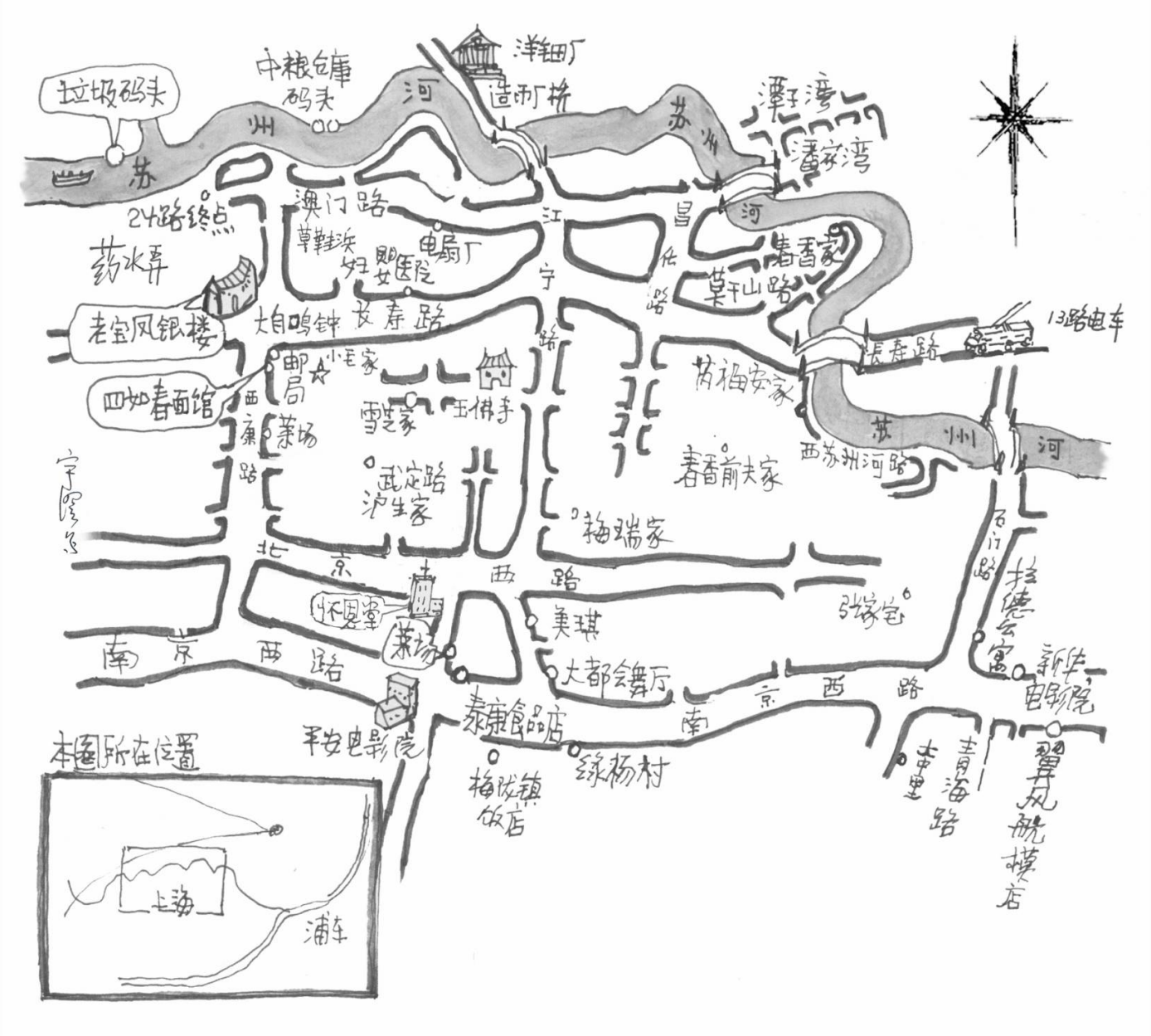
阿宝看看小毛，想起多年前理发店的夜景。月光，灯光，映到老式瓷砖地上，一层纱。阿宝说，真想不到，理发店做了发廊。小毛说，世界变化快，领袖讲，弹指一挥，挥就是灰，一年就是一粒灰尘，理发店，大自鸣钟，所有人，全部是灰尘，有啥呢。发妹说，发廊里最卫生，哪里来的灰，我头天上班，二楼爷叔就讲，要争当卫生标兵，天天要揩灰，要扫，做得到吧。我讲，做得到。爷叔讲，来上海，准备长做，还是短做。我讲，不长不短，我一直做。爷叔讲，做发廊，最容易学到啥。我讲，广东人讲是“坐灯”，粉红电灯一开，人坐店里，让外面男人看，勾搭男人，生客变熟客。二楼爷叔讲，错，最容易学上海方言，学会了，样样好办。白妹笑说，爷叔讲出口的，基本是上海下作方言。招娣说，爷叔当时，实在太困难，棉花胎商店，做不动生意，关了门，店面出租，做了发廊，爷叔是看样学样，发现楼下理发店，准备要打烊，就跟我商量，最后盘下来，一间一间做了隔断，心思用尽。白妹说，我刚来的头一天，发廊里一小间一小间，见不到一个生意，想不到爷叔，就想弄我了。我讲，喂，老爷叔，我不是随便女人，我只敲小背，不做大背。爷叔不响。我讲，既然当老板，就不可以乱来，做生意要一致对外，如果自家人也乱七八糟，偷偷摸摸穷搞，不吉利的。爷叔不响。还好，招娣姐姐回来了。中妹说，是呀，人人讲，做小姐下作，其实最下作的，是客人，是二楼爷叔。发妹说，老酒吃多了，少讲讲。白妹说，重要的事体，我讲吧，根本不讲。建国说，讲故事，就要抓重点。白妹吃一口酒，不响。招娣说，牵丝扳藤，吊我胃口嘛。白妹说，多年秘密了，招娣姐姐也不晓得。招娣说，有啥秘密。白妹说，店堂里，做了一间一间隔断，最后一间，爷叔叫人做一只大橱，门开到背面，锁好。招娣说，这只橱，是爷叔专门摆棉花胎的呀。白妹说，平时，爷叔端一杯茶，客人走了，接过妹妹钞票，一声不响。有一次，店里新来两

个东北妹妹，前凸后翘，客人忙煞，只要客人进来，二楼爷叔就领了妹妹，客人，到最后一间去，随后放了茶杯，走进后面楼梯间。每次新来妹妹，有了客人，就领到最后一间，爷叔也就去后面。一次我到灶间去冲热水，发现楼梯间的大橱门，掀开了一条缝，我亲眼所见，橱里蹲了一个人，就是爷叔。招娣说，啊。白妹说，等到客人离开，爷叔走到前面，吃茶看报纸。我钻小间里看一看，简单一只按摩榻，旁边是板壁，贴一排美女画报，几个美女头碰头，我仔细再看，美女六只眼睛，每只眼黑里，是一只小洞。我当场就气了，我走出来对爷叔讲，为啥偷偷摸摸，钻到橱里偷看。爷叔笑笑，一声不响。我讲，等于广东人讲的“睇嘢”，“阴功”嘛，偷看女人，广东叫“勾脂粉”，为啥要做这种龌龊事体。爷叔不响。我讲，店里这两个新妹妹，最大方，爷叔想看，当面就可以脱光嘛。爷叔不响。我讲，太没腔调了。爷叔不响，后来笑了笑讲，好了好了，我开一句广东腔，唔嘅了，对不起了，好了吧。我不响。爷叔说，做女人，哪里会懂男人，我就算下作男人，龌龊男人，总可以了吧。阿宝不响。

中妹讲到此地，听见居委会摇铃， 大家门窗关好，注意安全。 小毛的面孔，忽然低下去，低下去。发妹说，阿哥做啥，阿哥。小毛不响。二楼薛阿姨说，发胃痛了。小毛闷了一阵说，是老毛病发作了。薛阿姨拿过药瓶。白妹说，阿哥像磕头虫一样，我晓得苦了。小毛说，刚刚胃里一抽，我真还不晓得，二楼爷叔有这一套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“两万户”的厕所间，洞眼也挖得密密麻麻。阿宝不响。薛阿姨倒了温开水，让小毛吃药。薛阿姨说，我早就不开心了，几个人讲来讲去，就是讲二楼爷叔，多讲有啥意思呢，别人还以为，二楼爷叔，是我男人，我同样住二层楼，此地哪里有这种下作坯的爷叔。建国说，薛阿姨，以后要火烛小心了，夜里汰脚，换衣裳，先检查墙壁，天花板。薛阿姨说，乱话三千。菊芬说，我最怕有人偷看，寒毛也竖起来了。阿宝不响。白妹拿来热水袋，塞到毯子里。小毛叹息说，过去的事体，只能一声不响了，响有啥用，总算老房子敲光了，过去，已经是灰了。大家不响。小毛说，春香临走，念过一段耶稣经，大概就是， 生有时，死有时。拆有时，造有时。斗有时，好有时。抱有时，不抱有时。静有时，烦有时。讲有时，闷有时。 菊芬说，啥意思呢，我根本听不懂。小毛不响。菊芬说，小毛太闷了，这最伤身体，当初厂里不少同事，兄妹下乡生了重病，就可以退回上海，小毛一声不响，帮同事家属，拍了不少X光钡餐，直到最后一趟，放射科女医生电灯一开就讲，喂，小师傅小师傅，我认出来了，这个月，小师傅闷声不响，拍了七八次对吧，等于身体吃了七八次射线，这条小命，还要吧。小毛不响。招娣说，小毛做过这种笨事体，讨厌了，就算再吃我的产品，也等于零了。小毛说，我现在想到一个女人，也是一声不响，真是好女人，对了，我不便讲，薛阿姨肯定不开心。薛阿姨说，只要不再谈二楼爷叔，样样允许讲。小毛说，听了肯定会光火。薛阿姨说，我一直笑眯眯，可以讲。建国说，讲讲看。小毛说，有天到老北站打麻将，半夜一点钟散场，静等通宵电车，我看见一个女人，四十多岁，顺了路灯过来，一看就是良家女人，样子清爽，手拎两只马甲袋，过来等车，两个人一声不响，等了一刻钟，我比较无聊，就搭讪讲，阿妹下中班了。女人不响。我讲，麻将散场了。女人不响。我讲，输赢还好吧。女人不响。我讲，现在几点钟。女人不响。我讲，社会乱，坏人多，跑出来生闷气，对身体不利。女人一声不响。我讲，跟老公不开心，是正常的，想开一点算了。女人不响。我讲，走几圈，消了气，就原谅老公，总归是小囡的爸爸。建国说，这种搭讪功夫，贴心的，正正派派。小毛说，女人一声不响。我讲，半夜三更出来，小囡醒了，要吓的。女人不响。我也不

响。后来，女人讲了三个字，像蚊子叫。我讲，阿妹讲啥。女人讲，汰衣裳。我讲，啥。女人不响。车子一直不来，出租车一律绿灯，我同这个女人，是坐通宵电车的档次，因此眼睛看出去，马路漆黑一片，看不到一部车子。我对女人讲，汰衣裳，可以到我房间去汰，我一个人，有汰衣机，水斗，非常便当。二楼薛阿姨咳嗽一声，不响。小毛说，这个女人不响，我讲，马甲袋，地上先放一放，休息休息。女人不动，拎了不放。我碰到这种女人，还可以开口吧，我只能一声不响。两个人等了十多分钟，通宵电车来了，我上前门，女人上后门，车里只有三四个人。到江宁路，我下车，回头一看后门，女人拎两只马甲袋，也下车了。我朝北走一段，回头看，女人一路跟，隔七八步距离。再走一段，我停下来讲，阿妹，我来拎。女人低头不响，马甲袋朝后一让。我也就不管了，走到澳门路，再走昌化路，回头看，女人隔七八步距离，一路跟。我走到莫干山路，女人相隔七八步距离，等我走到弄堂口，回头看看，隔四五步的距离，女人跟我转弯，进弄堂，已经半夜两点钟，弄堂剩一盏路灯。我开了后门，进去开灯，经过楼梯口，开房门，开灯，回头看，女人跟进来，马甲袋摆到灶间水斗里，走进我房间，奇怪的是，一进了房间，女人就活络了。房间里闷热，我开了窗，开电风扇。女人脱了衬衫，裙子，脱剩了短裤胸罩，赤了脚，自家老婆一样，走来走去，寻到了脚盆，面盆，毛巾，一声不响，去烧水，准备汰浴。我不响，看女人忙来忙去，到灶间放水，点煤气烧水。我开了冰箱，倒一杯可乐。女人端了半盆水进来。我讲，先吃一杯，天真热。女人一声不响吃了，就到我后间里，用力揩篾席，揩枕头席，熟门熟路。再后来，大脚盆拖到房间当中，冷水热水拎进来，倒进盆里，拖鞋放好，毛巾搭好，关了电灯讲，先汰浴。声音像蚊子叫一样。我有点呆，窗对面有房子，汰浴我要关电灯，女人完全明白，我就汰浴，听到灶间里，女人翻马甲袋的声音，等我结束，女人进来，相帮我浑身揩。我讲，阿妹，我自家来，让我自家揩。女人不响。我走到后间，身体到席子上摆平，听外面，女人走来走去，倒水，拎水，然后，脱了短裤胸罩，汰浴，再是揩，绞毛巾，倒水，拖鞋声音，然后，轻关了房门，像我平时一样，小电风扇拿进小间，对准大床边，开关一开，风凉。身体就坐到床上来，后来，两个人熟门熟路，黑贴墨搨，就做了生活，一点也不陌生，我也就睏了。等我醒过来，天已经发亮，三点多钟了，听到灶间里有人汰衣裳，自来水声音不断。我又眯了一觉，再看表，五点钟不到，外面是马甲袋声音，大概是叠齐了湿衣裳，装进马甲袋的声音，之后，女人回进房间来。我当时不响。女人进来了，靠到床沿上。我讲，衣裳叠好了。女人不响，之后讲了一句，我走了。声音像蚊子叫。我讲，嗯。女人就走出去，后门轻轻一响，整幢房子静下来了，我看手表，五点零两分。小毛讲到此地，一声不响。大家也不响。二楼薛阿姨面孔涨红说，这是哪一年的事体。小毛说，做啥。二楼薛阿姨说，这不是搞腐化，是啥呢，腐化堕落。发妹说，难听吧。薛阿姨说，哼，怪不得，这幢房子的自来水表，每个月要多出几个字来，我一直以为，是水表不对了，零件磨损了，原来，是有野女人进来偷我自来水，我想想，真是肉痛呀，做出这种下作事体，还讲得出口，腻心。小毛说，看到吧，讲定不生气的，现在生气了。二楼薛阿姨说，这不叫生气，叫胸闷。招娣说，这女人去了啥地方，住啥地方，为啥半夜三更要汰衣裳。菊芬说，离婚女人嘛，神经病。白妹说，半夜爬到一个陌生男人身上，一声不响就做，功夫好的。小毛说，大家问我，我统统不响，一声不响。建国说，我只问一句，大清老早，到啥地方去晾衣裳。沪生说，一举一动，相当熟悉老房子房型，是住惯老式石库门的女人。阿宝说，大概是一个魂灵，半夜里，飘到马路上来。菊芬说，我吓了呀，不要讲了。阿宝说，飘啊飘，手拎两只马甲袋，仔细一看，脚底浮起来，根本不落地，跟了小毛，飘过去，飘进房间。发妹

说，吓人呀。建国说，难道是爬出苏州河的落水鬼。招娣说，这一套，我太懂了，我朋友半夜坐出租车，上车一看，是女司机，我朋友讲，阿妹，随便开，开到哪里是哪里。女司机讲，先生，到底去哪里。朋友讲，不晓得。女司机面孔一板，手刹一拉讲，喂，老酒吃多了，下去好吧。我朋友讲，阿妹，做夜班不容易，半夜三更，无头苍蝇，穷兜百兜，能做几差呢。女司机不响。我朋友讲，阿妹。女司机笑笑讲，做啥，真肉麻，肉麻里丝丝。我朋友讲，对阿哥好一点，懂吧，一百块拿去。女司机笑笑讲，十三。朋友讲，有啥十三的。女司机笑笑。我朋友伸手过去，女司机啪的一记，笑笑讲，做啥，死开死开。这天后来，车子码表还算可以，只开了廿公里，停到一条绿化带靠边，熄火。后面就不讲了。建国说，这是啥意思。招娣说，小毛这一夜，是七搭八搭，搭到了一只便宜货，为了汰衣裳，省一点水电费，就跟进房间里。小毛说，好了好了，大家讲啥，我不管，我只是伤心。白妹说，为啥呢。小毛说，看见女人倒汰浴水，摆拖鞋，帮我揩身，我心里落了眼泪，我讲不下去了。白妹说，阿哥，想开点。小毛说，想到我女人了。招娣说，一定想到银凤了。小毛说，想到我老婆春香。大家不响。小毛说，女人钻到我身边，贴到我身边，当时我就讲，春香。女人毫无反应，这不是春香，我开了小灯一看，春香胸口，有一粒痣，这个女人胸口，精光滴滑，不是春香。菊芬说，耶稣保佑。招娣说，好了好了，这种老菜皮，火车站最多了。建国说，这样讲就不上路了，这个女人是良家女子，分文不收。薛阿姨说，不收，自来水是钞票吧。建国说，自来水值几钿。薛阿姨说，自来水费，四户人家要平摊，这样大大方方随便用，我实在想不落，实在太气人了。小毛说，看到吧，当时我问来问去，讲来讲去，对方一声不响，现在呢，我也只能不响了。白妹说，我来算，自来水费到底多少，我来贴。薛阿姨哼了一声。小毛说，刚刚大家问我，为啥不响，为啥不问，我不会问，不会开口的，我一声不响，心里就明白，这个女人，就是好女人，现在社会，做女人最难，不容易的，走进我房间，自家人一样，不舍得开汰衣裳机，我表面不响，心里难过，对这种好女人，大家有一点同情心好吧。



| 记忆地图的压缩版。我忘记80年代“大都会”舞厅的模样了，记得附近有书场，花圃，靠南京西路转角，伊势丹百货的位置，是一家我常去的旧书店。 |

第三十章



一

六十年代老公房，四楼一室半，是陶陶与小琴的同居之所。煤卫合用，朝南摆双人床，外面小阳台，虽然旧，与延庆路披屋比较，也是改善。小琴仍旧做服装，但雇人看摊，验货，见客户，去银行，一礼拜出门几次，毫无规律，防备芳妹骚扰，平时买菜烧饭，看电视，安分自得。延庆路只搬来一只小台子，挂一面镜子，可以做账，也可以梳妆。有次陶陶夜半醒来，身边无人，小台子开一盏灯，照出小琴身影。陶陶说，吓我一跳，写啥呢。小琴说，写心里的想法。陶陶说，正常女人，不要学这一套。小琴笑笑，簿子锁进抽屉，走过来，灯光里几乎透明。陶陶捻捻眼睛，待要细看，小灯一关，小琴已经钻到身边，两人缠绵片刻，也就交颈而眠。生活简单，周末，夜里，双双去外面转一圈，吃饭，夜宵。周日赖床，半数因为小琴的嗲功，陶陶乐此不疲。生意方面，陶陶只联系外地客户，养殖户。上次“至真园”宴会，玲子借酒撒泼，最后梅瑞崩溃，场面极尴尬，回来路上，陶陶一再责怪小琴懦弱，玲子霸道。小琴说，我理解。陶陶说，我不理解。小琴笑笑，不反驳。第二天醒来，依旧笑眯眯，不谈前夜之事，陶陶暗地佩服。自从搬来此地，一般到夜里八，九点钟，芳妹就会来电话骂人，小琴识趣避开，陶陶好言好语，劝芳妹冷静，好合好散。芳妹痛骂不休，直到陶陶关机。小琴走过来抚慰说，芳妹姐姐，确实是命苦，结发男人，跟陌生女人跑了，每夜想到，老公抱了陌生女人，预备恣浴，预备做种种花头，做男女生活，这口气，实在是咽不下，我完全理解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讲句皮厚的咸话，我宁愿每夜让姐姐踢，打，骂，只要肯，我宁愿搬到姐姐房间里，不管做小老婆，贴身丫鬟，我睏地板，做钟点工，我同意，每夜服侍大老婆睏觉，倒汰脚水，倒痰盂，样样事体，我心甘情愿，我笑眯眯。陶陶说，发痴了，芳妹跟小琴，有啥关系，我肯定离婚，不想再拖了。小琴说，不急的，一点不急。陶陶说，我急，我讨厌不少人，对了，这天饭局，周围看热闹的所有人，我不准备再来往了，全部拗断，尤其玲子，彻底结束了。小琴说，发啥火呢，样样急不得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玲子姐姐不介绍芳妹，不介绍我小琴，陶陶就是白板，样样事体，要想到别人的好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沪先生是律师，陶陶多年朋友了，有难办

事体，也可以帮忙，为啥要断，朋友非但不可以断，要好言好语，等于戴一条围巾，别人就暖热，生葱辣气，等于戳一把剪刀，人人要逃，这是小广东讲的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离不离婚，我无所谓。陶陶说，乖人，越这样讲，我越过意不去。小琴说，我如果不开心，最多写一段字，记到簿子里，我一辈子笑眯眯，做一个不发火的女人。陶陶说，乖人，我欢喜。小琴不响，紧靠陶陶。四月里天气，温度适宜，从床上看出去，南窗的阳台门外，是栏杆，看得见附近白杨树冠。小琴说，几棵白杨，长得真高，乡下比较多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如果房子是买的，我就封阳台，雨水多，栏杆已经铁锈，叫房东油漆一次吧。陶陶说，明年就买房子。小琴伸过一条白腿，搁到陶陶身上说，这无所谓，陶陶，我小腿好看吧。陶陶说，好看。小琴说，哪里好看。陶陶说，离婚了，就买房子结婚。小琴说，已经讲过了，我可以一直不结婚的。陶陶说，真的假的。小琴说，我表兄是县长，有两个老婆，乡下一个原配，县里养了一个，“两头大”，两面大老婆。所以我讲，样样可以接受，或者，陶陶可以两面走动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一个大男人，跟原配多年生活，忽然跟陌生小女人去过，总也不习惯，聪明小女人，是一门心思对男人好，一般劣质女人，坏脾气露出来，作，跳，吵。我的表兄，讲起来两头大，最近两头跳，两头吵，头昏脑胀，跟我打电话，准备去九华山落发做和尚。我讲，表兄做和尚，也是花和尚，山门不太平。陶陶抱了小琴说，乖人。小琴说，我容易满足，就算陶陶现在逃回去，跟姐姐住几天，我也无所谓。陶陶说，瞎讲了。小琴说，总归原配嘛，加上小囡，自家的骨肉。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我无所谓。陶陶不响。小琴双腿搁到陶陶身上说，我大腿好看吧。陶陶说，好看的。小琴说，哪里好看。陶陶说，好看就是好看。小琴说，我想装一顶帐子，下面树叶子多，马上有蚊子了。陶陶说，蚊子叮大腿，叫啥。小琴说，不是上海人，我不晓得。陶陶说，面孔上的痘痘，大腿上的蚊子块，一点一点的红，叫啥。小琴说，不晓得。陶陶说，我听葛老师讲，以前豆麦行里，芝麻叫“冰屑”，蚕豆叫“天虫”，绿豆叫“绿珠”，赤豆呢。小琴说，我不晓得。陶陶说，这粒痘痘，叫“红珠”，叫赤豆，赤豆粽子，赤豆糕。小琴说，要死了，为啥不叫桂花赤豆甜棒冰，我如果大腿叮到这种程度，人也不要做了。陶陶说，现在我数一数，有几粒“红珠”，几粒赤豆。小琴一扭说，做啥，我痒了呀，对了对了，昨天，我学到一只上海小调，我背了，

正月里就踢毽子，

二月里来放鹞子，

三月里结荠菜子，

四月里厢落花子，

五月里端午裹粽子，

六月里就拍蚊子，

陶陶说，让我先拍两记。小琴捂紧大腿说，下面还有呀，

七月棉花结铃子，

八月里就吐瓜子，

九月里厢造房子，

十月里送红帖子，

十一月里切栗子，

十二月里，养个小倪子。

陶陶不响。小琴说，好听吧。陶陶说，小琴，想跟我结婚了。小琴笑笑不响。陶陶叹一口气说，如果有了帐子，小琴一进房间，看到帐子里有个男人，心里想啥。小琴发嗲说，是陶陶进来，看见帐子里一个女人，想啥呢。陶陶说，我当然是冲进去，结果帐子弄坍，女人叫救命。小琴说，陶陶真是急，太急了。陶陶说，我接触的女人不算少，现在只喜欢夜深人静，帐子里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啥人。小琴说，不晓得。陶陶说，讲。小琴说，芳妹姐姐。陶陶拍了一记。小琴捂紧大腿说，轻点呀，是潘静姐姐。陶陶啪一记，小琴说，玲子姐姐。陶陶说，我最讨厌这只女人，一副骚相。小琴说，这猜不出了。陶陶说，小琴就是讨厌，明晓得是自家，兜圈子。小琴说，落手太重了，看，打得发红了。陶陶叹气说，我现在，就想装一顶帐子，钻进去，几天不出来，只有两个人。小琴不响。陶陶说，不离婚，我哪里来太平。小琴不响，抱紧了陶陶。阳台外面，飘来白杨树的香气。小琴说，陶陶不要急，慢慢来。

三十一日这天早上，一切正常。陶陶出门阶段，小琴相送，人到门口，小琴忽然与陶陶一抱。陶陶说，乖人。小琴糯声说，早点转来。陶陶关门，走到楼下，眼前一直是小琴，像一朵花，笑容满面。这天陶陶是去事务所，与沪生商量离婚协议。小琴提到朋友重要，陶陶明白了，与芳妹分手，沪生就是最合适的中间人。几次找沪生，因为太熟，沪生不愿意接手，最后勉强答应，希望陶陶配合，耐心接听芳妹每一只电话，态度要软，诚恳，多表示抱歉，让芳妹毫无挽回的余地。陶陶答应。一天夜里八点钟，沪生来电话说，不要关机，电话要来了。八点廿分，芳妹来了电话，怨气冲天，后来稍微平复。以后几次，芳妹连续来电话，态度还是怨恨，但一次比一次冷静，后来，就是哀怨，已经无可奈何。陶陶暗地佩服沪生的功夫。前天夜里，沪生来电话说，芳妹已经死心了，基本同意签离婚协议了。陶陶千恩万谢，果然十分钟后，芳妹来电话，提到了分手细节。再过几天，同样夜里八点半，沪生来了电话，小琴识趣避开。沪生说，芳妹已经答应了，可能，马上会来电话。陶陶千恩万谢。沪生说，已经第N次谈了，芳妹不哭了。陶陶说，我了解芳妹，不哭不闹，想明白了。沪生说，是的。陶陶说，多亏老兄帮忙。沪生说，这是律师规定程序，作为老朋友，我心里是不情愿，不欢喜的。陶陶说，全部是我错，是我不对。沪生不响，挂了电话。小琴不响。楼下传来熟悉的声音， 居民同志们，关好门窗，做好防火防盗工作，防止意外发生，防止意外发生。 有人从楼下经过，电喇叭挂到脚踏车上，由远至近，由近及远。陶陶看一眼写字台上闹钟，电话响了。陶陶说，喂。陶陶听见芳妹讲，陶陶，陶陶，陶陶。声音遥不可及，像信号不好，芳妹跌进一口废井，进了迷茫沙漠，有回声，周围飞沙走石。陶陶说，是我是我，讲呀讲呀。芳妹说，陶陶，我签字了。陶陶简直不相信耳朵。陶陶说，芳妹讲啥。芳妹说，我无可奈何，无可奈何，无

可奈何了。声音回荡，重复，混合窸窸窣窣杂音，像沙尘暴刮来，时响时轻，蜡黄一片。陶陶说，芳妹，我听到了。陶陶走到阳台上，也许是激动，觉得栏杆有一点晃。陶陶退后几步，声音清晰了，芳妹完全清醒过来，芳妹说，好聚好散。周围风平沙静。芳妹说，我签字了。陶陶说，好吧，这是要我也签。芳妹说，我一个人签了字，安安静静。陶陶不响。芳妹说，除了办证，从此之后，我不会跟陶陶碰头了。陶陶不响，手放到栏杆上，摸到了铁锈。芳妹说，沪生对我讲了，净身出户的男人，往往自作自受。陶陶不响。芳妹说，以后，陶陶是冷还是热，跟我无关了。陶陶说，是我昏头了，我有神经毛病，我对不起小囡，对不起家庭。芳妹不响，电话断了。陶陶叹一声，心里发痛，但与此同时，胸口一块石头嗒然落地，一阵松快。陶陶栏杆拍遍，一手铁锈。夜风送来白杨的声音，蓦然看见，小琴换一件淡蓝亵衣，坐于帐中，一动不动。床，帐闱，半倚半坐姿态，头颈，两臂，皮肤，涂一层蓝光，冷中带暖，一团蓝颜色的野花。陶陶得到安慰，世界换成蓝颜色，彻底安静下来。当夜两个人相拥而歇。清早五点钟，小琴忽然翻身起来，讲要写几个字，做个纪念。八点半，陶陶出门，与小琴告别。路上一个小时，到达沪生事务所几百米的地方，看到前面有一只狗，做出一个半蹲的动作，一个老男人，拿一张报纸，垫到狗的肛门位置。陶陶心里想，做人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。对方一抬头，四目相交，陶陶一惊，此人是命相钟大师。陶陶一声不响，朝前走了十几步，钟大师拖了白狗，追上来说，陶陶，陶陶，停一停。陶陶说，有啥问题。钟大师说，长远不见了，出门为啥。陶陶说，有关系吧，少放屁。钟大师说，陶陶有问题了，今朝出门不宜呀。陶陶看看钟大师，一手拉狗，一手端了一泡狗污，心里不爽，转头就走。钟大师说，陶陶，听我讲呀。陶陶说，讲屁讲，有屁快放。钟大师说，陶陶有问题，要出大事体了。陶陶不响。钟大师说，根基逢冲，八字纯阴，伤官见官，姻缘反复难定，陶陶现在，撑足了顺风旗，等于翠不藏毛，鱼不隐鳞，马上要倒霉了，只有回去，向芳妹道歉，铺一块搓板，跪下来，跪个通宵，求老婆原谅。陶陶捂紧面孔说，太臭了。陶陶小跑了一段马路，还觉得身边有狗臭气。等见到沪生，吃了一杯茶，心情好一点。于是签字如仪。沪生谈一点善后细节，七拉八扯，包括民政局办证日期。沪生说，陶陶样子完全变了，身体还好吧。陶陶说，相当好。于是两人告别。走出事务所，陶陶特意兜了一大圈，到“红宝石”买一盒蛋糕。回进小区门口，到小摊里买一盆日本栀子花。进房间，见小琴一个人静立走廊。陶陶说，我签字了。小琴转过面孔。陶陶脱了鞋子，见小琴落了两滴眼泪。陶陶说，做啥。小琴过来接了蛋糕，花盆摆到阳台上，转身回到门口，帮陶陶穿了拖鞋，起身抱紧了陶陶说，我浑身发抖，实在太高兴了。陶陶说，乖人。小琴说，一对小鸟树上眠，不晓得啥人树下推，惊得小鸟不成对，一只南来一只北，要是姻缘，飞来飞去飞成对。陶陶说，乖人。小琴说，我好看吧。陶陶说，好看。小琴说，哪里最好看。陶陶一伸手，摸到小琴大腿说，就是此地，让我看看，桂花赤豆棒冰。小琴说，做啥，我痒呀。陶陶拍了一记。小琴咯咯咯一串笑，就朝前面逃。陶陶后面追，小琴逃得快，经过写字台，大床。陶陶看到小琴大腿雪白，帐子雪白，手朝前一伸，几乎碰到小琴的身体。但小琴一个直线，冲进阳台，忽然听到天崩地裂一声响，眼前景象，变慢了速度，铁栏杆断开了，朝前慢慢塌下去，栏杆四分五裂。小琴两手前伸，裙子飞起来，臀部也飞起来，看得见浑圆光洁的大腿上，有一粒蚊虫块，粉红的一点，看到淡蓝底裤，然后是小腿线条，脚跟，脚底心一粒黑痣，边上的栀子花盆也带起来，花色雪白，花瓣，花苞朝下，露出了盆底小洞，稀里哗啦，铁栏杆，铁条，小琴精致的脚趾头，几朵未开的碎花，像蝴蝶拍翅膀，白杨树的映衬下，先后

飞起来，飞起来，落下去，然后是楼下一系列声响，摧枯拉朽一声响。整幢楼，忽然人声鼎沸。陶陶呆立阳台，记得小琴一声凄厉的呼喊，陶陶呀。

派出所立刻出警，看了房间，带陶陶到底层现场。小琴从四楼跌下来，直接落到一楼居民的披屋，穿过石棉瓦，里面一张板床，人直接扑到铁床架上，已无生命迹象。陶陶落了眼泪，跟警察出来，弄堂里人山人海。陶陶想到多年前，跟沪生讲起弄堂男人的捉奸故事，两眼发黑，心如死灰。接下来，到派出所做笔录。对于小琴坠楼经过，两人感情状况，小琴是否抑郁，陶陶照实道来。讲了两遍，记了两遍。进来一个张警官，再问一遍。陶陶说，已经讲过了。张警官说，要配合调查，再讲一次。陶陶不响。张警官说，房间里究竟发生了啥，真是捉迷藏，还是争吵。陶陶说，两个人打打闹闹，一个追，一个逃，结果撞到阳台栏杆，想不到铁脚已烂。张警官说，啥叫打打闹闹。陶陶说，就是嘻嘻哈哈，拍了一记小琴大腿，小琴怕痒。张警官说，拍一记，还是打一记，是痛，还是发痒。陶陶说，是开玩笑，拍。张警官说，我凭啥相信呢，这是开玩笑，不是家暴穷吵，不是蓄意推下去。陶陶说，可以侦察呀。张警官说，轻一点，冷静点。陶陶说，确实是开玩笑，感情非常好，从来不吵。张警官说，再讲一遍过程。陶陶说，讲了好几遍了，记好几遍了。张警官说，这是规矩，何时何地，何人，何种目的，何种工具，目标，何种后果，“七何要素”。陶陶说，我已经讲到三角几何，九何十何了。张警官不响。陶陶说，因为太开心了。张警官说，不要概括，一秒钟一秒钟讲，讲一遍。陶陶只能讲了一遍。张警官说，无法证明，两人是寻开心，还是大吵大闹。陶陶说，我律师可以证明，一早签了离婚协议回来，我告诉了离婚喜讯，开心也来不及。张警官说，也可能一回来就光火，大吵大闹，全部因为小三搞七搞八，让老婆一脚踢出家门，只能离婚，见到小三，一肚皮火。陶陶台子一拍说，我不讲了，讲了等于白讲。张警官说，态度好一点，要配合，要为案子负责。此时，一个警察带来一份传真。张警官看看说，感情好吧。陶陶说，非常好。张警官说，最后一次发生关系是。陶陶说，这也要问。张警官说，强迫，还是自愿的。陶陶喉咙一响说，我不讲了。张警官说，先考虑一下。我再问。几个人出去，关门。陶陶脑子里七荤八素，眼前是小琴花一样的面孔，笑眯眯看过来，阳台栏杆坍倒的场景，小琴的小腿，白杨树叶反光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忽然，灯光大亮，拥进来几个警察。张警官说，回去等通知。陶陶回到小区，进了房间，到处翻过，陶陶难以面对，叫了一部车子，到“大浴场”吃几杯酒，看半场大腿舞，木知木觉，倒头便睡。一早，派出所来电话，小琴乡下两个兄弟，已寻上门来，陶陶急忙回去，开门接待，难免吵闹，然后陪到饭店吃饭，开房间，安排落脚休息。下午，与沪生打电话。沪生一吓说，我人在苏州，陶陶要冷静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陶陶不响，当夜陪小琴兄弟再吃饭，交了房间钥匙，陶陶去浴场过夜。隔日一早回房间，房东与一楼邻居到场，栏杆毁坏，披屋压塌，商谈补偿尺寸，物业来人修栏杆，敲敲打打，烧电焊。两兄弟翻理小琴遗物，收拾细软，准备再去仓库，看小琴的存货。陶陶告辞，去火葬场联系大殓，等一切落实，陶陶接近崩溃，进派出所看结果。张警官拿出一份文件说，属于意外死亡，因此销案云云。接下来，一本簿子推到陶陶面前。陶陶说，这是小琴的。张警官说，看过内容吧。陶陶说，生意簿子，私人财务，我不便看。张警官神色凝重说，拿回去，认真看一看，读一读。陶陶拿了簿子，回进房间，看见两兄弟留的便条，已经去外滩观光散心。陶陶看一眼房间，结案单子放到台子上，关门下楼，叫一部车子，直开火车站。半路上，陶陶与太湖客户打电话，想来湖边住个几天，散散心。对方一口答应。陶陶翻开簿子，里面贴有小琴以

前几张俗气照片，前十几页，记的是生意往来，日常所思所想，有几页，详记与玲子的财务往来数字，斥责玲子唯利是图，继续合作，生意已无活路云云，翻到去年某天一页， 晚上讲了家乡故事，其实我是随口瞎扯，想不到一桌笨蛋都感动了。 再一页写， 陶陶一直勾引勾搭，像大江那一套，我见得多了，没关系。 翻了三页， 姓陶的，根本不懂温柔，但我想结婚，想办法先同居，我闲着也闲着。 第四十八页， 冷静，保持好心情，等他提结婚，不露声色，要坚持，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 第五十四页写得长， 所有人猜不出来，是我打了匿名电话，芳妹哪里是对手，现在对陶陶，对任何人，我只是笑笑，这样最好，我不表态，保持微笑。 再翻几页， 陶陶忘付本月房租，表面嘻嘻哈哈，是有意的？太小气了，大江来过几个电话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死冤家，喜欢他这样子，最近不方便见了，不能联系，再说吧。 有一页写， 保持笑容，要坚持，陶陶离婚应该快了，快了， 陶陶看到此地，车子已经到火车站，到处是人。陶陶踌躇不定，此刻究竟几点钟，是哪一个世道，如果现在，独自走近太湖旁，看见万顷碧波，会不会马上跳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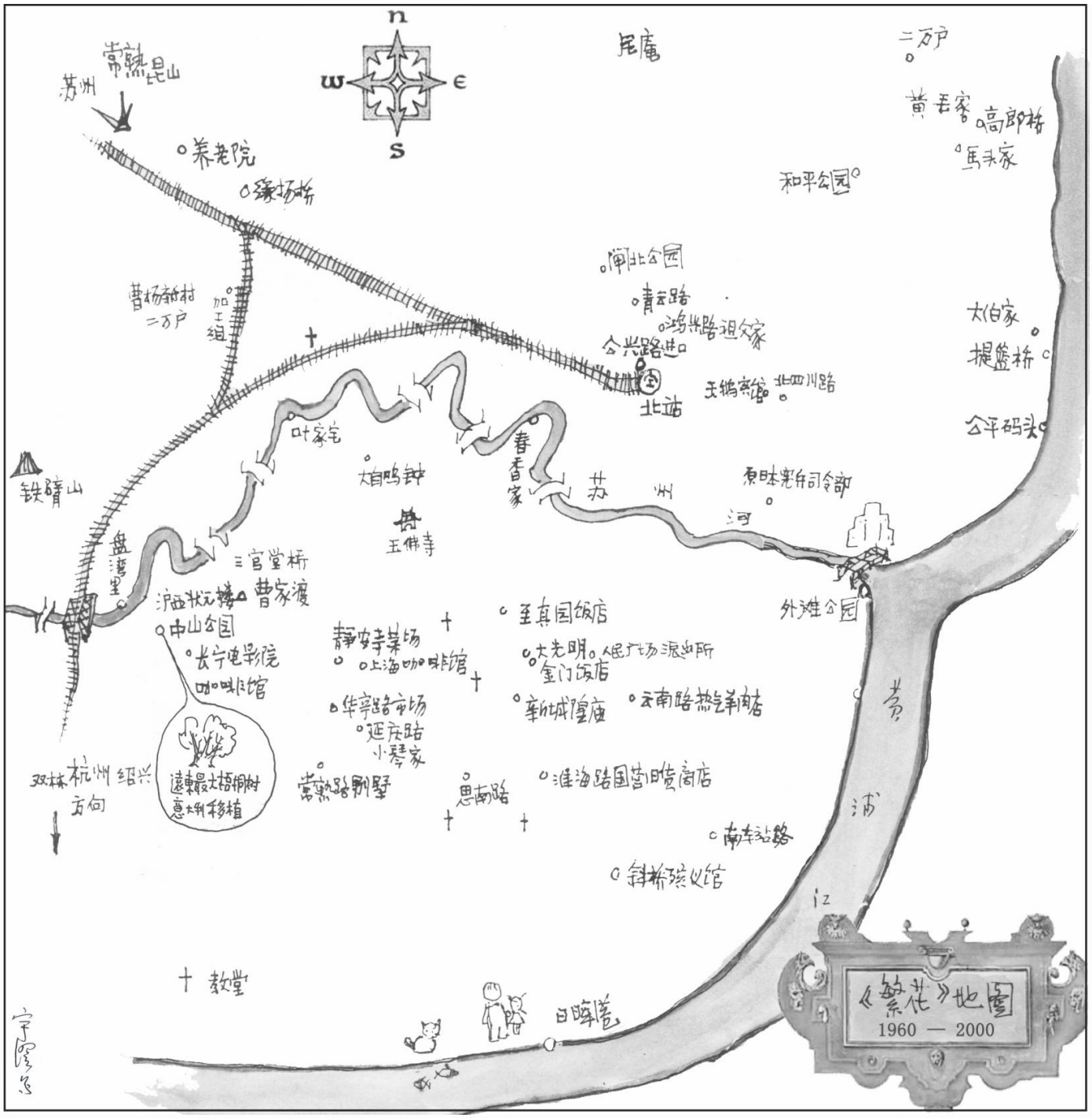


二

老式唱机，丝丝空转，佣人拎起唱头，铁盒子里捡出一根唱针，装上去，摇了发条，放一张《桃李争春》，小号加弱音器，靡靡之音，冷飕飕。白光开口，说一句道白，你醉了么。接唱，窗外春深似海，我问你爱我不爱，我问你爱我不爱。 沪生立起来，接陶陶的电话。天井铁梗海棠背后，花窗廊棚，女佣身影一闪，绕过太湖石，走过两侧书带草的青砖甬道，送来各式茶点，包括檀香橄榄，雪藕，风干嫩荸荠，白糖山楂。沪生收了电话，落座。阿宝说，人明明坐了常熟，电话里为啥讲苏州。沪生说，老朋友闯穷祸了。阿宝说。啥人。沪生说，现在不便讲，总之，有人从四楼还是十四楼跳下来，吓得我乱讲。徐总说，吓人的。苏安说，沪先生讲到苏州，是因为常熟，已经名声不好了。沪生笑笑说，我想想当时，汪小姐走进这种大墙门，花花草草，吃吃唱唱，悲金悼玉，酒胆包天，难免思春。丁老板说，沪先生，我违教许久了，看来真可以做两段诗，描写这个社会。沪生笑笑不响。丁老板说，其实，只有裹了金莲，束了胸的女人，可以思春。苏安说，一讲就

不入调。沪生说，有一趟小毛对我讲，汪小姐，现在基本是万花筒，一直变花样，根本不承认来过常熟。徐总说，这个小毛先生，就是跟汪小姐登记的男人吧。沪生说，是的，我听汪小姐讲过一句醉话，做女人一辈子，就是寻一个优质男人，难。丁老板说，汪小姐决心要寻一粒优秀种子，是难的。苏安说，开黄腔了。沪生说，据说汪小姐，现已经记不得，到底参加了多少活动，寻了多少种子了。苏安说，无耻的女人。沪生说，小毛认为有道理，种黄瓜种丝瓜，也要寻良种，何况种人。丁老板笑笑说，常熟良种商店柜台里，有一粒好种子。苏安说，不许再讲了，吃茶好吧，大家吃点心。徐总说，最近此地，确实是门庭冷落，两位来了，无论如何要吃夜饭，过个一夜。沪生看表说，不客气，我四点半要赶回上海，以后吧。丁老板说，小毛先生不容易，汪小姐还有啥新闻。沪生说，保胎阶段，脾气时好时坏，情绪不稳，经常打电话，叫小毛去，小毛上门，先是做木头人，让汪小姐怨三怨四，出了闷气，再听小毛讲小道消息，荤素咸话，也就开心了。徐总说，沪先生这趟回去，代我带一只信封，我要对小毛先生，表表心意。苏安说，这就是不打自招了。徐总说，小囡落地，万一是我的呢。苏安打断说，到了万一再讲。沪生说，汪小姐一直恨徐总，如果徐总跟苏安，能够上门慰问，哪怕一趟，心情就好了。苏安说，做梦。大家不响。沪生说，多亏有小毛接盘，小毛有素质，每趟一上门，妙舌一翻，汪小姐眉花眼笑。苏安说，我倒是好奇了，究竟讲了啥，可以让这只坏女人，笑得出来。阿宝说，主要是开黄腔。徐总说，讲讲看。丁老板说，女士在场，要文明。苏安说，大概的内容，可以讲一讲。沪生说，这个嘛。阿宝看表说，还是以后吧，时间关系，我有大事体要谈。苏安说，再正经的女人，总有好奇心，段落大意，可以卫生一点，讲一讲。沪生不响。苏安说，主要是了解这只堕落女人，有多少堕落。沪生说，小毛的故事有两种，民间传说，自身经历，以后有机会，请小毛自家来，坐到天井这座小戏台里，摆一块惊堂木，一把折扇，让小毛自家讲。徐总说，小毛先生舌底翻莲，信封一定要转交。丁先生说，这一对假鸳鸯，这样天天开黄腔，也许已经假戏真做了。沪生说，这不会，人家有孕在身，小毛也最懂游戏规则。徐总说，以后一定要请小毛过来，说一段上海弄堂评话。苏安说，故事大意，中心思想是啥呢。沪生说，哪里有中心，有思想，也就是胡调。苏安说，比如讲呢。沪生呆了一呆说，比如讲武则天，派了太监，到全国男厕所蹲点，发现厉害男人，拖到宫里服务，转天就杀头。苏安说，啥意思。沪生说，天天拖男人进宫，天天杀，玉皇大帝觉得再下去，全国男人就要死光，因此安排一个“驴头太岁”下凡。丁老板大笑说，我已经明白了。苏安说，笑啥，我是第一次听。沪生说，太岁是驴子投胎，身有异秉，大摇大摆踏进男厕所，大大方方，有意让暗访太监看见。太监一瞥，就是一惊，连忙捉将起来，飞报回宫。则天听了，心里一笑说，先到皇家花园里，摆八仙桌，摆一盘柿饼，一盘棋，我要手谈，结果呢，两个人面对面，棋子走到中盘，女皇就仰天一倒，满意至极，从此，就不杀男人了，全国老百姓，过上了美好生活。苏安说，结束了。沪生说，结束了。苏安说，这算啥黄色。沪生支吾说，这是梗概，主要就是这点。苏安说，汪小姐有问题，故事太平淡了。沪生说，“人们不禁要问”，内容为啥精彩，这要靠细节。苏安说，比如讲。徐总说，比如讲，也就是女皇稳坐八仙桌，其实等于是干部考核，试探太岁的实力，两个人，起码相隔八十厘米，四只眼睛看棋盘，心里只注意台面下情况变化，结果，女皇大叫一声，朝后一倒。苏安忽然立起来，面孔一红说，停停停，我晓得了，不许再讲一个字，实在太下作，太龌龊了。丁老板笑笑。苏安说，早晓得汪小姐是这种女人，当天过来，我应该放狼狗。苏安一个转身，走到厢房里去。

四个男人吃茶，吃点心，徐总说，“至真园”大宴宾客，梅总还有啥新计划。阿宝说，不了解。徐总说，李李跟梅总的关系，看上去不一般。阿宝说，一个做东，一个做饭店，过于紧张了。徐总说，李李的脾气，越来越吃不准，身边男人调来调去，最近，跟一个美籍华人热络。阿宝说，第一次听到。徐总说，上礼拜，李李带几个美国客户，到此地过了一夜。阿宝说，是吧。徐总说，我热情招待，吃茶听书，李李走到天井，跟男朋友法式贴面礼，夜饭吃了酒，两个人勾肩搭背，听我介绍老唱片，我此地小舞池，灯光好极，音乐一响，两个人抱得紧，跳得慢，其他两位男宾，我特地请了舞女来陪，当时苏安讲，李李这一对，看样子入港了，特地安排了大床房，冰桶里香槟冻好，杯子一对摆好，点大蜡烛，一切预备，结果李李生气了。阿宝不响。徐总说，讲明只是普通男朋友。苏安也看不懂了，各人回房休息，李李与苏安聊到半夜，想得到吧。阿宝说，想不到。徐总说，第二天，李李一早见了男朋友，还是法式贴面礼，一抱一亲，两个人拉手，成双成对到天井花园里走，面对面吃早餐。阿宝看表，不响。沪生打断说，不早了，李李以后再讲，要紧事体，还一字未提。阿宝说，确实要讲了。丁老板说，是十四楼跳下来的情况吧，阿宝说，这次来常熟，有要事相告，见面就应该讲。沪生说，向两位报告，青铜器的照片，相当专业，已通过朋友，转交青铜器权威鉴定了，准备转呈马承源马老先生过目，但一直无下文。与出版社已经约定了，马老题写了书名，就可以开工，等来等去，我有点急，多次与朋友联系，前天总算有了回音。沪生讲到此刻，大家不响。只听唱机丝丝声。沪生说，结论就是，这批古董，具有鉴赏收藏的价值，但不是真品，严格讲，其中十几件，是清末仿品，其余是近期仿品。丁老板说，啥。忽然面孔一沉，两眼闭紧，滑到青砖地上。徐总说，老丁。阿宝起来拉。徐总掐丁老板的“人中”，丁老板挡开，大透一口气说，我不至于昏倒。两个佣人跑过来，搀起丁老板。阿宝说，丁老板。沪生说，消息还算乐观，有收藏价值，可以的。丁老板透一口气，缓了过来，佣人送进一片药。静了一静，徐总揩汗说，也许送鉴之前，欠一点考虑，应该有所表示的。阿宝说，按国际标准，博物馆专家，包括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专家，不收任何费用，也不做正式的鉴定，这位青铜器权威也是这一路，不收费，最多提意见参考。沪生说，权威通不过，就不可能让马老先生过目，题字泡汤了，朋友建议，付一点费用，可以再请外地专家鉴定，题名，反正，现在各行各业专家，权威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出一点费用，就可以办到。徐总不响。丁老板不响。沪生说，其他办法是，先停一停，另起炉灶，工作踏实一点，想得复杂一点。阿宝咳嗽一声。沪生说，到外省搞一个活动，开国际考古讨论会，也可以。徐总不响。沪生说，总归有办法。徐总说，老丁觉得呢。丁老板说，我想一想，再讲。沪生说，丁老板不急，身体要紧。徐总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理解老丁心情，关键阶段，人要放松。丁老板动了一动说，我先去休息，宝总，沪先生，失陪了。两个佣人搀起丁老板，大家起立目送。此刻，唱机不转了，麻雀在屋檐上叫。阿宝有一点窘，却见苏安从一树海棠后出来，换了玫红镶红缎滚边旗袍，梅红绣花缎面鞋，挂一串红珊瑚“悬胸”，腕上是珊瑚嵌牙手圈。三人为之惊赏。苏安笑说，小毛的黄故事，讲得老丁摇摇晃晃，也挡不住了。徐总打量说，招摇冶艳，为啥呢。苏安说，国外一个女同学，到嘉定探亲，夜里有饭局，我搭宝总的车子去。阿宝说，顺路的。沪生说，徐总跟丁老板，也一道去吧，三个人到嘉定散散心。苏安说，不可以，夜里的聚会，女同学比较多，徐总去了，要出事体的。徐总不响。



| 本书所述的人与事，座落于这座城市版图的大致方位。沪杭铁道现已改轻轨。无比例尺。 |

第三十一章



一

阿宝与沪生，每次去医院看小毛，床边总有女客，比如二楼薛阿姨，招娣，菊芬，发廊三姊妹。一天黄昏，两人走出电梯，见病房走廊里，两个女人背身揩眼泪，然后匆匆过来，竟然是兰兰与雪芝。看见阿宝与沪生，两个女人一抖。兰兰纹了眉，打扮得积翠堆蓝，珠光宝气。雪芝已丰腴发福，相貌稍见清雅，也是“潮妇”，头发新做，香气十足，名牌鳄鱼皮手袋，鳄鱼皮方跟船鞋。兰兰一顿脚说，雪芝呀，这两个男人，是啥人呀。雪芝只是笑，看定了阿宝，眼神有点复杂。沪生说，长远不见了。雪芝说，实在是巧。兰兰娇滴滴说，两兄弟到现在，还是一搭一档，外面到处瞎混对吧，样子一点也不变，真气人。阿宝说，一样的，两姊妹也是原来样子。兰兰说，瞎讲有啥意思，已经不敢照镜子了，不谈了，名片先拿出来，我请客，几时一道吃夜饭。沪生拿出名片。雪芝看看窗外，顾盼神飞，似乎只要阿宝移动，就会跟过来。阿宝不响。兰兰看手表说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有急事，以后再联系。兰兰一拖雪芝，快步走进电梯。阿宝与沪生立定。沪生说，再会。两个女人的香气，表情，颜色，线条，经电梯门切断，变成一整块灰色。

两人进病房。小毛放下报纸说，有一对姊妹，前脚后脚，刚刚走。沪生说，走廊里碰到了。小毛说，多少年不见了，等这次出院，我来做主，请这两个妹妹，到我房间，单独跟阿宝沪生吃便饭，也算老情人碰了头。沪生说，再讲吧，先养身体。小毛说，见了兰兰，沪生想啥。阿宝说，人样子，是有了变化。小毛叹息说，女人经不起老呀，当年我搬出弄堂，等于江湖一场，大家就不联络了，后来大自鸣钟拆光，全部结束，十年前，有次走进江宁小舞厅，领班讲，三月八号夜里，巾帼专场，小毛一定来捧场，名字已经写上去了。我问为啥。领班讲，对方既然定了场子，舞厅就有责任，要多备男人，让每个女宾开心，不坐冷板凳，小毛一定要来。我只能答应，到这天夜里，我负责跟几个女人跳，横跳竖跳，半个钟头后，场子当中，碰到了兰兰，实在是意外，兰兰身边，就是雪芝，这天夜里，大家谈谈心，跳跳舞，再去吃夜宵，确实开心，我因此也晓得了，沪生阿宝的老账，跟这两个女人有过一段情分，世界太小了，两位妹妹，相当念旧，年轻阶段婚姻不顺，最

后，总算一样做了合资企业家阔太太，这是后福，好几次，特意到莫干山路看我，常联系，上次我做东请饭，先想到这两个阿妹，可惜不巧，去了巴厘岛。阿宝说，讲得太多，先休息。沪生倒了水，让小毛吃药。小毛说，我现在身体好了，一天比一天好，好多了，兰兰等我出院，准备陪我去泡日本温泉。沪生说，大妹妹消息呢。小毛说，大妹妹，当年是蝴蝶到处飞，结果飞到安徽，翅膀拗断，守道了，生了两个小囡，几年前调回上海，完全变了样，过街楼下面，摆一只方台子，两条长凳，平心静气卖馄饨，卖小笼，不戴胸罩，挂一条围裙，大裤脚管，皱皮疙瘩，头发开叉，手像柴爿，每日买汰烧，已经满足。沪生说，只有兰兰，拖了雪芝，还是蝴蝶一样东飞西飞。小毛说，是呀是呀，离婚结婚，想得透，豁得出，反倒是福报。阿宝说，人等于动物，有人做牛马，天天吃苦，否则吃不到饭。有人做猫做蝴蝶，一辈子好吃懒做，东张西望，照样享福。小毛说，兰兰的老公，生意大，背景比较硬，两幢连号别墅，七个保姆，二十四小时热饭热菜，日夜人来人往，汽车停满，门槛踏穿，打一场麻将，钞票用拉杆箱拖。兰兰一直想帮我，到老公企业里坐班，我不响，耶稣讲过，吃素菜，彼此爱，吃肥牛，彼此恨。人命不可强求。现在我做门卫，小股票炒炒，满足了。沪生说，后来呢。小毛说，一次我做夜班，兰兰来电话，要我办护照，五个太太预备去泰国散心，其中有兰兰，雪芝，要我做陪客。我讲，要我抱五个太太跳舞，这把老骨头，三四个钟头还带得动，出国，我就是瞎子。兰兰说，姊妹淘伴去散心，就是想轻松自由，身边再有个牢靠男人，一路相陪，就更定心了，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小毛，其他男人，一个不相信。旁边雪芝讲，全部费用，我老公报销。两个人缠了我半个钟头，我答应了。接下来请假做陪客。第一次坐飞机，比较吓，但毕竟是男人，一路当心女人安全，代拎行李，多讲笑话，确实也有不少笑话，陪五个太太，开开心心到泰国，当天夜里，兰兰拿了一只信封，一张卡片，对我讲，五姊妹现在准备出去，是去女人开销的地方，小毛也要出去散散心，寻个把女人，轻松轻松。我不响。兰兰讲，此地安全方便，从来不扫黄，放心好了。旁边雪芝讲，小毛是不是童男子。兰兰讲，可能吧。雪芝讲，还是鳏夫。兰兰讲，不管小毛是鳏夫，还是四鲜烤麸，一看小毛跳舞的功架，会是吃长素的男人吧，初一月半，能够吃一点花素，已经了不起了。我讲，五姊妹夜里出去，我不在身边，实在不放心，外国地方，坏人比较多，当心绑票。兰兰冷笑说，瞎话三千，真要有绑票，我老公会赎吧，巴不得撕票，再讨两个。五个女人笑笑，就走了。这天夜里，我一个人出门，司机一看卡片地址，送我到一个地方，进门就是柳绿桃红，眼花缭乱。后来我点了一个家常女人，进了房间，娇羞莺咽，全心全意，样样服侍。第二天一早，五姊妹坐定吃早饭，要我讲体会。我问五位妹妹，昨天顺利吧，去啥地方了，有啥好节目。五姊妹只是低头闷笑，一言不发。我是老实讲了体会。五姊妹听得津津有味。有个妹妹讲，看上去，小毛先生，一个女人不够的，今朝夜里，多叫几个，两到三个，小毛做一趟皇帝，我负责埋单。我讲，阿妹，要我老实讲吧。雪芝说，讲呀。我讲，男人这方面，其实做不过女人，男人做皇帝，一般是死要面子，是摆排场，做不到武则天的程度，比不过女人的本事。五个太太笑成一团。雪芝讲，皇帝因此也死得早。我讲，是呀是呀，男人要长寿，旧书里讲过，先吃五十年“独卧丸”。雪芝听见，写到玻璃台子上问我，是这三个字吧。我讲是呀。雪芝说，纸帐梅花独自眠，男人独卧，女人就苦了。我讲，笨吧，这是讲讲的，有几个男人敢吃这帖药。最后，雪芝还是拿出一只信封。兰兰讲，今朝夜里，小毛最少要讨大小老婆，要圆房。我一吓，哪里肯收。兰兰雪芝发脾气了。雪芝讲，阿哥，铜钿银子，不是捂手汗的，是要用的。我不响。到这天夜里，五姊妹又出去了。我决定去寻昨天的家常女人，过去一看，女人实在多，花花世界，眼花缭乱，只能随便叫了

一个，进房间，魂梦馨香，样样到位，等要结束，想不到女人改讲北方话说，老板，大哥。我当时一吓。女人讲，您说说，咱这边比东莞，哪儿更好呢。我笑笑。第二天吃早饭，我如实汇报，想不到五姊妹全部生气了，齐声责怪我眼火太差，脑子有毛病，为啥要点这种中国女人呢，我等于国内旅游，白办了护照，吃了大亏。这一段，我长话短讲，五姊妹对我，实在太好了。等我回到上海，门卫几个同事，拉我到一间旧仓库，要我谈谈出国体会，我也老实汇报，结果周围闷声不响，仓库静得吓人。我讲，可以走了吧。大家不响。我起来要走。门卫小组长讲，小毛，真是做人了。我不响。小组长说，要是我也这样潇洒一趟，口眼就闭了。我讲，去泰国，费用还可以。门卫副组长说，放屁，小毛多少潇洒，无负担，无家小，看看此地这几只死腔男人的穷相，小囡要吃要穿，要读书，还要买房子，如果我开口想去泰国，我家主婆，先就冲上来，掐断我头颈再讲。副组长讲到此地，像要落眼泪。大家不响。我讲，真是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其实，我是借了资产阶级大户的光，耶稣早就讲过了，不贪婪美色，不让女人眼睛勾引，我这次出国，不是做人，是做鬼，做赤佬，将来要报应，要进地狱的。大家不响，气氛才松快一点。我心里真是难过，我想了想，如果春香不死，我也就是有家小的男人了，工厂早就关门，领这点钞票，夫妻大概，也真是天天吵，哪里再有情份，哪里可以出国呢，我的头发，大概早就白了。

小毛讲到此地，沪生阿宝不响。旁边床位有家属探望，老头子挺尸一样想坐起来，但手绑到床上。老头子叫，妈妈，妈妈呀。沪生说，讲得有荤有素，其实是悲的。小毛说，前几天，小组长来看我，又提到泰国，讲我是做了人，好像我去泰国一趟，心满意足，口眼可以闭，可以去火葬了。阿宝说，少听这种屁话，现在要少想，多休息。小毛说，医生建议我静养。沪生说，气色好起来了。小毛说，开刀顺利，心态也好，再住几天，我就可以出院了。沪生说，这也太快了吧。小毛说，床位紧张，我姆妈讲，我出院后无人照顾，联系了一家康复医院，先搬过去慢慢养。沪生说，回去，也可以静养呀，让二楼薛阿姨照顾。阿宝说，我一看薛阿姨，就是贤惠女人。小毛说，不怕两位笑，我姆妈几次提醒，只要是二层楼的女人，小毛就要警惕，以前二楼银凤，招娣，现在薛阿姨，我姆妈一直有疑心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老娘思想太复杂，薛阿姨一把年纪了，会有啥事体。阿宝说，二楼女人如果全部有问题，上海要造反了。沪生说，楼上楼下，孤男寡女，擦枪走火。小毛压低声音说，我哪里会，薛阿姨，六十朝上的女人了。沪生说，看上去五十出头。小毛说，阿姨的男人死得早，谈过几次，最后谈了一个离休干部，结果也吵翻，现在是死心了。沪生说，男女谈到感情，问题就来了。小毛说，是呀，老干部，讲起来两袖清风，认真算一笔开销账，七七八八一加，就算朴素到房间里剩一只痰盂，国家开销的钞票，照样成千上万，但是薛阿姨喜欢，答应面谈，第二趟见面，大热天，薛阿姨回来讲，是皮肤太敏感，吃不消，因此结束了。沪生说，两个人是去游泳。小毛说，是去夜公园，薛阿姨穿裙子，端端正正，到树林里一坐，老干部不谈思想情操，不谈革命故事，坐五分钟，就搭了薛阿姨的腰眼，称赞薛阿姨皮肤滴滑，阿姨一吓，跳起来就逃回弄堂。薛阿姨讲，腰眼这块皮肤，已经太平好多年，老干部的手势，黏嗒嗒，像一条蛇，阿姨一身冷汗，这只老头子，讲起来参加革命早，一脑子是女人。沪生说，老干部有几等几样，做这种动作，已经算有情调，有思想了。小毛说，腰眼有啥关系，薛阿姨太容易紧张，后来。沪生说，啊，还有后来。小毛放低声音说，从此腰眼里就不适意。阿宝说，说书先生，尽量放噱。小毛说，真事体呀，老兄弟面前，我只卖阳春面，不加浇头，有啥讲啥。有天吃了中饭，薛阿姨进来对我

讲，小毛，阿姨腰身不适意，帮阿姨推拿。我讲，阿姨，我不懂推拿。薛阿姨讲，人人晓得，小毛学过拳头，弄堂里，爷叔阿爹，头颈别筋，落枕，漏肩风，小毛弄过多少次，阿姨一本账，为啥阿姨身体不舒服，小毛就偷懒，对阿姨有啥意见。我摇头讲，无啥意见，我是三脚猫，不正规的。我一面讲，一面立起来。这天整幢房子里，只有我跟阿姨两个人，穿堂风阴凉，阿姨走进房间，我觉得正常，但是嗒的一响，阿姨锁了门，我觉得不对了。阿姨进了后间，我跟进去，地方太小，大床旁边，只有两尺距离。我讲，阿姨啥地方不适意。阿姨撩开衬衫讲，腰眼连到大腿，酸是真酸。我讲，阿姨，还是请到外面大房间，骨牌凳上坐稳，刮痧，还是推拿。阿姨说，外面太亮，我难为情，还是此地吧。阿姨讲得有理，后间比较暗，床上一张篾席，静一点，阴凉。我讲好吧。刚刚讲了这句，阿姨的衣裳，撩到胸口以上，下面褪下去，褪到小腿。我一吓讲，喂，阿姨，阿姨。阿姨不响，横到床上，背朝上，全身摆平，肩胛一直到膝盖，全部是光的。我吓得要死。小房间暗，老席子酱油颜色，当中雪白一段，好比半夜三更，淘箩里摆了一段藕，一段山东白萝卜，一段刀切馒头。眼前这一段，雪雪白，看不到一粒痣，看不出年龄。我心里穷跳，表面无介事。我讲，哪里酸痛呢。阿姨讲，动手呀。我揿上去问，此地是吧，对吧。我心里问，现在哪能办，哪能办，我这是寻死，作死。沪生说，哪能办。阿宝说，不晓得哪能办。沪生说，后来呢。小毛看看周围，放低声音说，我想来想去，跟自家讲，小毛不是这种人，见得多了，要静下来，小毛是有经验男人，至真男人，不作兴，不可以。沪生说，讲得越来越轻了，响一点好吧。小毛吃一口水，看看四周说，做人难到这种地步，等于一个人，饿了三四天了，面前摆了一条刀切馒头，发得又松又软又白，可以看，可以动，可以吃。但我绝对不可以吃。思想要转变，要戒。实在难，难到我咬牙切齿，眼看精白馒头，脑子要转变，硬要看成一块桐油石灰，一段石膏像，白水泥，我苦头吃足，我这种情况，阿宝相信吧。阿宝说，相信。小毛说，沪生相信吧。沪生说，太为难了，这种故事，造不出来的。小毛说，我一面推，一面揿。阿姨哼起来。我讲，阿姨不要响，不要发声音，外面听见了。阿姨讲，整幢房子，只有两个人，不哼出来，我不适意。沪生说，要死了，唐僧也经不起这种考验。小毛说，我只能不响，分心去想隔壁苏州河，想过去香烟牌子，水浒一百单八将，一个一个背，想到呼保义，揿一记，想到九纹龙，弄一记。后来上下推拿，背脊骨推到大腿，照规矩上下两记，我想语录，一不怕苦，两不怕死。我娘讲了，一想到领袖，眼目光明，春香讲过，偷的水是甜的，偷的饼是酥的，困难中，只有求告上帝。我有啥办法。如果我一走了之，也就好了，我心里只背上帝两句，我怕啥，怕啥，弄得我一身汗，我容易吧，我觉得好了，光明了，思想转变了，可以做雷锋，可以不近女色。推拿医生，看来是最苦的职业，结果，我弄了三十多分钟，必须不停推，拿，问，让阿姨有面子，后来，阿姨不响了，一声不响。我讲，阿姨，可以了，可以起来了。阿姨一声不响。我走到外间，等了一歇，阿姨穿好衣裳出来，闷声不响，面色不好，低了头，开门出去，哐的一关门，就走了，谢也不谢一句。三天里，薛阿姨见了我，根本不睬。小毛停下来，吃了一口水。沪生不响。阿宝也不响。护士进来发药。走到旁边床位，老先生挺尸一样要坐起来，手绑到床上叫，妈妈，妈妈呀。沪生说，小毛万一忍不住呢，其实，年龄不是问题。小毛说，薛阿姨四个女儿，个个厉害，经常回娘家，包括四个女婿，见了我，本就是面孔铁板，板进板出。如果有了这种故事，阿姨的脾气，也不了解，万一天天要推要拿，要嗲要叫，天天要做，我等于顶石臼唱戏，女儿女婿八个，弄堂里老老小小，这一大批人是啥反应，有啥好结果，我跟我的姆妈，如何交代，以后，难做人了。



二

沪生接电话。梅瑞说，沪生现在忙吧。沪生说，是梅总啊。梅瑞说，又不是陌生人，叫我梅瑞。沪生说，有啥吩咐。梅瑞说，请教一点私人事体，嗯，就是我离婚的遗留问题，有空吧。沪生说，是谈小囡问题。梅瑞说，也可以讲。沪生说，这要面谈了。梅瑞说，先问几句。沪生说，我现在忙，下午我过来吧，顺路的，谈半个钟头，就可以了。梅瑞说，真要面谈呀。沪生说，是的，我不收费。梅瑞笑笑，沉吟一刻说，非要去外面谈。沪生说，我现在忙。梅瑞沉吟，有点迟疑说，要么，三点钟。沪生说，好，讲个地方，我过来。梅瑞沉默许久说，要么，虹口天鹅宾馆可以吧。沪生觉得远，也只能答应。

这天下午，两个人见了面，梅瑞情绪不高，一身名牌，眼圈发暗。沪生说，路上堵车。梅瑞说，不好意思，选了此地，我是来看小囡，前夫就住前面北四川路。沪生说，嗯。梅瑞说，当时结婚，我住进北四川路夫家，关系不好，搬回新闸路。沪生说，这我晓得。梅瑞说，再后来，新闸路房子脱手，买进延安路房子，小囡归前夫，我最近想想，这等于我净身出户，不大甘心。沪生说，前夫是一般职工，长病假，又不是老板，除了房子，还有啥家当。梅瑞说，我想分割前夫的房子。沪生说，时段不对，也缺乏理由。梅瑞说，沪生有办法，代我想想。沪生说，照梅瑞目前的身家，还有必要吧。梅瑞说，我是女人，气不过嘛。沪生说，上次大请客，康总提到梅瑞买房子，装修情况，相当了解，康总讲啥呢。梅瑞说，这个人，我不谈了。沪生说，大请客闹得一塌糊涂，据说梅瑞酒醒了，就跟康总吵一场。梅瑞摇手说，一听这桩事体，我就头昏，不讲了好吧。沪生说，当时选饭店，定桌头，康总操办，还是到位的，客人稍微乱一点，是局部，整体是顺利的。梅瑞说，我不想谈这次吃饭，这个人了。沪生说，除非，是康总吞了一笔费用。梅瑞迟疑说，讲一句比较私人的话题，这个康总，以前好多趟，想动我的脑筋，最早一趟，是去春游，当时我认得了康总，两个人单独散步，走到野地里，康总就想动手动脚，幸亏来了朋友，回上海后，一次一次约我，要见面，看上去随便谈谈，其实一直想勾引我。沪生说，既然明白，为啥还来往。梅瑞说，人家有手段

嘛，经常灌我迷魂汤，表面自然，其实是“包打听”，我房子事体，姆妈事体，生意事体，我所有的矛盾，我样样不想讲，但经不得问，也就是挤牙膏了，我每次让康总捞一点便宜，吃一趟豆腐，每趟结束，我就后悔。沪生说，男人喜欢女人，这种情况，正常的。梅瑞说，我不想谈这个男人了，现在我是问沪生，我前夫房产，还可以追诉吧，有权利吧。沪生说，已经结案了，退一万步讲，最多是希望对方，道义上考虑，做一点弥补，这也要看双方条件。梅瑞说，啥叫道义。沪生说，夫妻一场，求一点同情，但是按照梅瑞的身家，要求前夫二三十平方的分割，传出去，就是笑话。梅瑞不响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想，前夫也会提出呀，也要求梅瑞的公司家当呢，再讲，离婚前后，房产交易有记录，女方名下，是有房子的，男方，也已带了小囡，缠七缠八，毫无意义了。梅瑞说，假使，我延安路房子不存在了呢。沪生说，我已经讲了，一有记录，二已离婚，不可能了，梅瑞生意做得好，呼风唤雨，再提这种毛毛雨要求，是心理有问题了。梅瑞说，我不懂。沪生说，富家小姐，富婆，家产几辈子吃不光，出门喜欢小偷小摸，偷袜子，偷口红，几天不偷就难过，是一种病，照理讲，现在梅瑞，非但不应该讨房子，是送房子，讲起来离了婚，做娘的，起码要送亲生小囡一套房子吧。梅瑞说，康总也是这样讲的。沪生说，还是问了康总。梅瑞说，是通了电话，康总只讲大道理，跟沪生一样。沪生说，女人工作压力太大，心就要静，做有氧运动，做做热瑜伽。梅瑞低头，忽然落了两滴眼泪说，康总以前，一直对我眉花眼笑，当时我辞职，离婚阶段，经常安慰我，现在，康总朝南坐，翻面孔比翻牌还快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勾引良家妇女不成功，开始装聋作哑。沪生说，任何的讲法，要有证据。梅瑞说，沪生一定是怀疑，我跟康总有肉体关系。沪生说，我做律师，不做推测，只相信证据。梅瑞说，哼，男人就是轻飘飘，不负责任，沪生也一样。沪生说，啥意思。梅瑞说，过去跟了我吃咖啡，坐电影院，动手动脚，后来到新闸路房子里，做过多少昏头事体，全部忘记了。沪生说，啊，现在是谈前夫，谈房子，还是谈我。梅瑞说，我讲得有错吧。沪生说，为啥跟我分手呢，谈谈看。梅瑞不响。沪生说，因为想接近阿宝，对吧。梅瑞朝后一靠，手一摇说，不许讲，不讲了，唉，这真是一个无情世界，女人有了难，周围就冰天雪地，只配吃西北风了。沪生说，大概是“早更”了，更年期提早。梅瑞不响。忽然低头哭了一声，抽出纸巾，揩眼泪说，不好意思。沪生叹气说，房子事体，毫无胜算，想开点。梅瑞说，最近，我一个月，像过了十年，我讲出来好吧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沪生，我老实讲，梅瑞我现在，已经全部坏光了，西北流水线，加上连带项目，小开融资，圈款子的情况，已经漏风了，捉了不少人，估计要吃十多年牢饭。沪生一吓。梅瑞抽泣说，现在，我全部坏光了，我的面子衬里，样样剥光，我等于，是一个赤膊女人了。沪生惊讶说，变化太快了。梅瑞说，我已经无家可归，所以，只能回前夫房间里落脚，我的小囡，我的阿婆，天天要我滚蛋。沪生说，延安路房子呢。梅瑞说，一言难尽，我哭的，就是这套房子，两个月前，当时公司风平浪静，我姆妈跟我讲，因为母女矛盾不断，决定先回上海，上海这间小房子，预备出手，买一套大面积养老，我当时讲，随便，可以呀。结果，姆妈到上海，马上低价卖出延安路房子，加了一生积蓄，通过地下黄牛，转移到日本，人立刻赶到香港医院，看望我外公，动足了脑筋，安排外公出院，转到同乡会养老院，外公的一家一当，包括存款，房产，我姆妈的结婚新房子，想办法全部变现，讲起来好听，代外公保管，做一次利好投资，资金全部打到东京，然后，我姆妈一走了之，六天后，西北公司就崩盘了。沪生说，厉害的。梅瑞说，我后来搞明白，并不是姆妈举报，是有预感，这个案子，已经暗查一段时间了，我跟小开，屁也不懂一只，仍旧是到处交际，笑眯眯一无所知，姆妈有感觉，公司是一只灯笼壳子，迟

早会烧光，表面不响，提前滑脚走路，卷走所有财产，六亲不认。梅瑞说，外公现在蹲进养老院，生不如死，前天来电话讲，想来想去，觉得我姆妈一辈子，对我外公，心里全部是恨，外公即便再想修复，父女分开二十年，我姆妈完全是淡漠了，只有恨，再加我不懂道理，跟小开走得太近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近到啥程度。梅瑞说，打听这种私人事体，有意思吧，我不想讲，不讲的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想想我姆妈，以前每一次哭，小开就讲，老太婆又作了，乖囡，跟我出去，我就跟小开出去，花天酒地，新衣裳不穿第二趟，姆妈全部看到眼里，所以，早就不相信所有人了，现在，当然杳无音信，死人不管，只管自家，香港养老院里，外公天天落眼泪，毫无用场了，做人，多少尴尬。沪生说，公司方面呢。梅瑞说，捉进去一批大人物，平常高高在上，像模像样，吆五喝六的男人，进去后，一个一个，马上放软档，我态度最硬，关键情况，我一声不响，康总讲我是笨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我照样一根筋，我有骨气。沪生说，大人物捉进去，认罪悔过了，组织上就拍一集内部宣传片，召集广大干部观摩，片子里，人人痛哭流涕，悔不当初。梅瑞说，是呀是呀，我最搞不懂了，原本多少威风的男人，面孔说变就变，牢衣一上身，认不出来了。沪生说，牢饭不好吃，外地某某牢监，跟旧社会差不多，犯人如果摆威风，马上就“吃馄饨”。梅瑞说，啥。沪生说，手脚捆成一团肉，绑个三天，就哭了，或者“练手筋”，吃饭不开铐，夜里呢，“看金鲫鱼”。梅瑞说，啥意思。沪生说，抱紧一只臭烘烘的小便桶，必须抱到天亮。梅瑞说，讲了半天，沪生想讲啥。沪生说，这批领导人，进了牢监，待遇当然好一点，但吃牢饭之前的规矩，几百年不变，照例先“堆香”，“摆金”。梅瑞眉头皱紧。沪生说，就是大便，小便，自家解决干净，然后，浑身脱光，过去提篮桥也一样，夹头夹脑，浇一桶臭药水消毒，然后蹲下来，犯人屁股翘高，仔仔细细，挖一次肛门。梅瑞说，啥。沪生说，人身这一块地方，最有巧嵌，可以私带种种名堂，包括毒药，刀片。梅瑞说，瞎三话四。沪生说，万一关进去，当夜就自杀，麻烦就大了，因此呢，再神气活现的大领导，超级大户，先脱光了屁股，“后庭花”一撬，做男人，这样一弄，还有啥自尊心，威风扫地，只能哭了。梅瑞叹一口气说，我还好，还算文雅，问了我两趟，就放出来了。沪生叹息说，梅瑞的情况，我了解了，还是面对现实，急也无用，可以想想办法，重新做外贸，让阿宝也想想办法。梅瑞说，我情愿跳黄浦。沪生说，面对前夫，只能以情动人了，前夫有老婆吧。梅瑞说，身体不好，哪里来老婆。沪生叹气说，目前，梅瑞只能随便小囡，婆阿妈，要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了，夹紧尾巴做人，以后，会好起来的，因为是上海，样样奇迹会再有。梅瑞一抖，立起来，尖叫一声说，啥。此刻，宾馆大堂，只有两台客人，保安立刻走近来看。沪生说，轻点呀。梅瑞说，我的好年华呢，我过惯的好生活呢，我哪能办，哪能办。沪生说，轻点轻点。梅瑞说，我为啥呢，现在，我天天做大脚娘姨，每天买菜烧饭，换尿布，服侍北四川路全家老小，手一伸，已经像老薑，我就想死了。沪生说，啊，还要换尿布，前夫有小囡了。梅瑞说，前夫瘫到床上，大小便要服侍吧。沪生叹气，想了想，从皮包里拿出一只信封说，我再想想办法，数目不多，先收下来。梅瑞拿起信封，朝沪生身上一掼说，我见过多少市面，见过多少铜钿银子，现在做这场噩梦，我真不想活了。梅瑞开始解衬衫纽扣。沪生一慌说，做啥，做啥。梅瑞说，我浑身发热了，全身出汗了。沪生说，轻点呀。梅瑞说，我要死了，我不想活了，我变瘪三了，我现在只想去死，沪生，我已经是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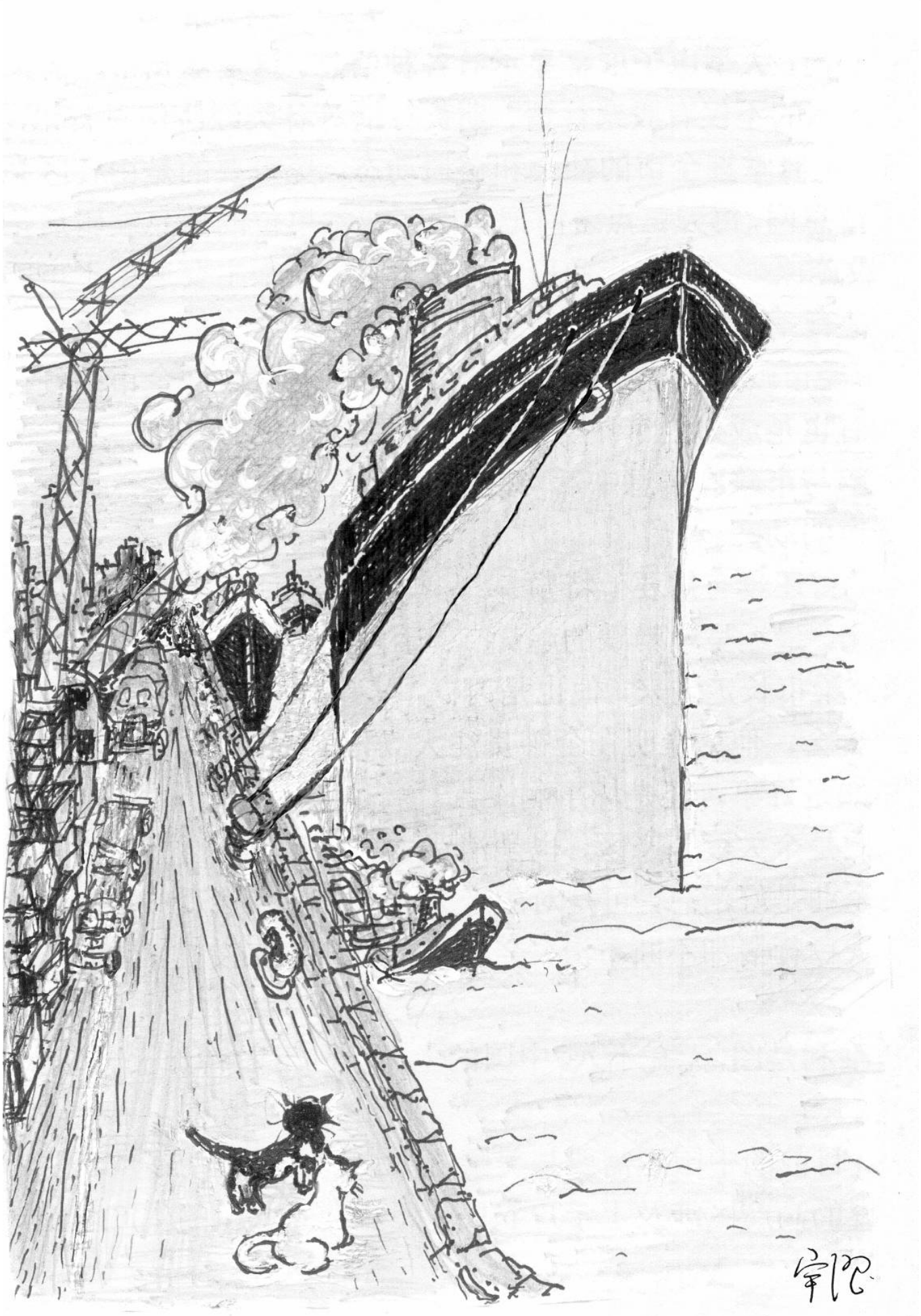
尾声

早上十点，大家陆续走进沪郊一座庵堂。黄梅天气，潮热难耐。众人到接待室落座。不久，阿宝也到了。庵貌蔼然，李李立于门前挥手，阿宝心里想哭。康总清早来电话，通知阿宝参加剃度仪式，阿宝揩揩眼睛，以为康总开玩笑。现在见李李神色笃定，人样清瘦，长发披肩，一身运动装。阿宝不响。李李笑说，进去坐，大家已经到了。阿宝呆滞说，为啥要出家。李李说，轻点轻点。阿宝说，太突然了。李李微笑说，真不好意思，照规矩，要亲人到场，我只有上海朋友，阿宝就算我亲人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另外，来宾各位，要破费五十元红包钿，已经讲过了，仪式结束，留大家便饭。阿宝说，接到这种电话，我根本想不通，最近一直出差，我哪里晓得李李的情况。李李说，有人猜我去了新加坡，跟男朋友去巴黎，威尼斯。阿宝说，徐总的电话里讲，李李失踪一个半月了。李李不响。阿宝说，早就应该告诉我，还有呢，比如带发修行，比如做修女，至少也可以留头发。李李说，我父母弟弟，笃信佛菩萨，阿宝应该懂了。阿宝说，出家，也就是绝财，绝色，绝意了。李李说，红尘让人爱，也会让人忌。阿宝不响。李李嫣然说，不讲了，此地，我以前就经常来，已经拜了剃度师。阿宝说，决定这天，就应该告诉我呀。李李说，是突然来的念头，毫无预感，我带了几个美国朋友，从常熟回上海，这一天，是灯短夜长，我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，半夜十二点，我跟阿宝打电话，但关机。阿宝说，啊。李李说，其实通了电话，也不起作用。我跟康总打电话，通了，讲几句，毕竟不熟，无啥可讲。我心里想，这桩事体，逼过来了。阿宝说，啥事体。李李说，出家呀，我想过多次，这夜觉得，再不做决定，我就要死了，立刻就出门，叫了一部车子去散心，到处乱开，开到虹桥机场，淀山湖，青浦城厢，再去嘉定，司机吓了，不晓得我为啥，怀疑我痴了，一直开到早上四点半，经过此地，忽然捉到了救命稻草，我心定了，天也亮了，加倍付了车钿，敲门，尼姑开门，一脚跨进庵来，一切太平，我懂了，这一天总算到了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到庵里一个月，每天用不着打电话，一早四点钟起来念经，然后是种菜，吃得进，睏得着，我全部做了准备。阿宝不响。李李说，我不想多解

释，因此请康总通知大家，其他人，包括汪小姐，常熟徐总等等，就不请了，晓得阿宝是忙，这种事情，一般人是嫌避的，但一早起来，我还是想到了阿宝，我晓得，阿宝是我最亲的亲人，应该来。

此刻，一个小尼走近，与李李讲几句。李李说，阿宝，为我开心一点。车子来了，我去接慈一方丈。阿宝目送李李出庵门，走进接待室，见了沪生，康总夫妇，秦小姐，章小姐，吴小姐等人。康总说，我真不懂，出家做尼姑，为啥要请老和尚参加。沪生说，女子学校，为啥男人做校长。秦小姐说，留了头发，踏上红尘路，嫁个老公不受孤。阿宝说，嘴巴清爽一点，佛门事体，不要胡言乱语。大家不响。阿宝发现，茶几上摆了一只大花篮，插满血血红的玫瑰，耀目欲燃。阿宝一惊说，这是做啥。吴小姐说，李李特地要我买的。阿宝说，搞错了吧，李李喜欢康乃馨。康总说，李李看到花篮了，笑眯眯。阿宝说，我这是做梦了。秦小姐说，此地就是发梦的地方。章小姐压低声音说，听朋友八卦，前几年，外地有一个当家大尼姑，突然私奔了，大尼姑从小是孤儿，庵里长成廿五岁，碰到一个中年背包客，结果两人讲讲谈谈，隔天一早，跟了背包客就走了，男女发昏期，一般九周半，庵里长大的女人，其实过不惯红尘生活，四个礼拜，就分手了，接下来，螺蛳缺了壳，多少孤独，再想回庵里，山门关紧，不会开了。康总说，罪过罪过。沪生说，阿宝，我讲讲旧社会，可以吧。阿宝不响。吴小姐说，讲呀。秦小姐说，沪生搭架子。沪生说，是听小毛讲的，遵守清规的尼僧，旧社会叫“清蒲团”，不守清规的呢。秦小姐说，“肉蒲团”。沪生不响。秦小姐说，尼姑有了相好，叫“好人”，跟和尚定情，叫“收礼”，有了私生子，叫“状元公”。阿宝大怒说，喂喂，规矩懂吧，这种豁边的龌龊名堂，今朝少啰嗦，少讲。大家不响。章小姐说，吓我一跳，做啥，生葱辣气的。阿宝不响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李陪了八十岁的慈一方丈进来。大家起立。方丈客气表示，想与各位座谈片刻，了解各位亲友的情况。李李一一介绍，提到阿宝，沪生与康总的身份，方丈严肃起来，讲北方话说，各位，今天的事儿，不必外传，本僧说明一点，李小姐出家，与我没任何关系，各位明白，她是出于自愿，当然了，遁入空门，要弘法为家务，利生为事业，四弘四愿，培植道心，不忘初衷，不退初心，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方丈一面讲，不看李李。大家无啥可讲，四下沉静，落一根针也听得见。后来，阿宝的手机响了，章小姐也出去回电话，方丈从袍袖里摸出手机接电话。然后，一个老尼近身轻语几句，方丈说，时辰到了。于是全体起立，鱼贯走出接待室，来到庵堂正殿，跨进门槛，宝光庄严，大家立定，尼众伫立两侧，大唱香赞，钟鼓齐鸣，求度者李李，先到莲座前献花，礼佛，一篮玫瑰盛开，火红热烈，李李辞谢四恩，向南四拜，向北四拜，一一如仪毕。方丈居中，李李随后，佛乐再起，诵经之音绕梁，嗡嗡然。一小尼端来木盘，上有发剪一把。方丈镇定自若，转身面朝李李，两人一立一跪，方丈语之再三，进入正式剃度的语境。阿宝与大家立于堂口，听不清具体字句，眼前的场面，混合到西方电影里，等于李李的回答，我愿意。再答，我愿意。现实也许更简洁，更是繁复。阿宝看不到李李的嘴唇，一篮血血红的玫瑰，开得正盛。香烛气，混同了梅季的热风，袭入殿堂，卷来田野气味，树上一声鸟鸣。阿宝默立，努力体验这种场面，然后，梵音大作，由弱至强。沪生动一动脚。方丈取起剪刀，拈了李李一缕顶发，再次询问。经文响器的声浪涌升，尼众合唱，听清了一句， 金刀剃下娘生发，除却尘劳不净身。 方丈剪断这缕青丝，放入盘中，剪刀放入盘中，离开。两名小尼扶了李李，拥到殿东入座，诵经声密如骤雨，一位老尼，

手执理发电刨，立候多时，此刻帮李李围了白布，五分钟，剃尽烦恼，到屏风内更衣，再扶至莲台前跪拜，众尼诵经文，鼓罄大震。阿宝看定了李李背影，李李的侧面。佛菩萨莲台之前，朵朵血红的玫瑰，李李的鬓影，衣芬，已属遥远。观礼毕。大家退场，李李立于大殿正中，身态有些臃肿，像矮了一些，逐渐踱过来，不习惯步态，轻声邀大家去饭堂用斋。阿宝与李李，四目相对。阿宝说，一切可以解决，有的是时间。李李漠然说，女人觉得，春光已老，男人却说，春光还早。阿宝不响。李李双手合十，讲北方话说，宝总，请多保重。阿宝一呆。李李也就转了身，独自踱进一条走廊。阿宝不动，人在下风，若嗅微芳，看李李的背影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淡薄，微缩为一只鸟，张开灰色翅膀，慢慢飘向远方，古话有， 雀入大水为蛤。 阿宝觉得，如果李李化为一只米白色文蛤，阿宝想紧握手中，再不松开，但现在，阿宝双拳空空。庵外好鸟时鸣，花明木茂，昏暗走廊里，李李逐渐变淡，飘向左面，消失。阿宝眼里的走廊终端，亮一亮，有玫瑰的红光。一切平息下来。李李消失。



| 文中提到一动不动的江鸥，我始终找不准位置，画在哪里才好，最后，就这样了。 |

庵内供应香菇面条，无盐无油，每人一碗，大家坐满一台子，吴小姐寻不到调料瓶，竟然忘记环境，叫几次服务员。等到饭毕，大家出庵门，康总公司的客车已候多时，众人上车，朝市区进发。沪生感叹说，我不禁要讲，世事皆难料，阿弥陀佛。康太说，我一点也吃不进，只是落眼泪。康总拍拍康太。大家不响。车子开了一段，太阳出来了。沪生说，去年陪客户去普陀山，住到庙里，我吃了三天素，等走出山门，闻到一阵阵香气。吴小姐说，普陀山美女如云，香气足。沪生说，实在香，香到骨头里。吴小姐说，香水香，加上香烛香，实在香。沪生说，寻来寻去，算是寻到了。秦小姐说，妙龄女香客。吴小姐说，女香客是秦小姐，来搭救沪先生，救苦救难。沪生说，庙门前面不远，有一个烤香肠摊，一股香风，我立刻买了五根，吞进肚皮，觉得适意，也觉得罪过，吃素三天，已经这副招势了。章小姐说，讲得我饿了，最好停车吃饭。康总说，可以。康太说，再讲吧。吴小姐招呼说，宝总。阿宝不响。秦小姐说，宝总不开心，我也难过，想到去年秋天，大家开开心心去常熟，也就是半年多吧。阿宝不响。章小姐说，嘻嘻哈哈，一场游戏，一场痛。阿宝不响。章小姐说，我还想去常熟，徐总讲过，四月熟黄梅，俗名叫“秀才”，女人最欢喜，黄梅天里采了，就做白糖梅子，咬一口，先甜，后酸，酸得有味道。秦小姐笑笑说，已经想吃酸了，蛮好，清早反胃，吐几口酸水，胸部有点胀。章小姐面孔一板。秦小姐说，先是花园里吃几只梅子，顺便，再到徐总楼上去保胎。章小姐说，宝总，洪常青，管一管好吧，现在一点也不管，眼看两只女人欺负我。阿宝不响。

郊区养老院，小毛的双人房里，有卫生间，有电视。阿宝与沪生走进去，小毛坐起来说，还是去楼下，到花园里坐。阿宝说，不要动，不要起来。小毛穿衣裳，指一指邻床八十多岁老先生说，太吓人了，到花园里去坐。阿宝说，嘘。小毛说，这个老先生，已经痴呆了，脑子里全部是浆糊。沪生看看老先生。小毛说，经常忽然坐起来，拍手，笑，太吓人了。沪生说，是吧。小毛说，只要房间里人多了，就拍手，穷笑，昨天兰兰，薛阿姨等等进来看我，一房间的人，老先生马上坐起来，拍手，笑。沪生说，开会开多了，是开会毛病。小毛说，我真想换房间，根本不敢看电视，只要电视里人一多，老先生就拍手，尤其转播各种大会，大场面，看到主席台一排一排坐满了人，老先生眉花眼笑，马上坐起来拍手，电视里外，一道拍手，我烦吧，烦。沪生对老先生说，简直是发疯了，此地又不是干部病房，哪里来这种宝货。老先生不响。两个人扶小毛出房门，下楼，坐于花园旁的椅子里。阿宝说，小毛要静养。小毛说，是呀是呀，生病的教训，太深刻了，我计划再住一个月，就可以出院，其实，我已经康复了。沪生咳嗽一声，喉咙发痒。阿宝不响。小毛说，想想我以前，生活档次太低了，抽水马桶，总应该有吧，出院后，预备借出莫干山路老房子，租一间独用公房，马桶带浴缸，我也享享福，炒一点股票，身边有个女人照应，吃一口安乐茶饭。阿宝说，薛阿姨可以照应呀。小毛说，开玩笑可以，不现实，好女人，我还是有的。沪生说，此地多住一段，秋天再讲。小毛说，讲到房子，记起一件事体来，住院前，有两个法国人到我弄堂里，到处转，男人叫热内，中国名字芮福安，女人叫安娜，男人的中文更顺达一点，两个人进了灶间，看一看，我以为寻人，就上去搭讪，芮福安讲，想看一看上海居民生活。我就请两人进来，芮福安东看西看，最后问我，房间的租金多少。我明白了，法国人，讲的是看居民生活，其实是看房子，这天大家吃茶，芮福安一直听我讲，最后留一个电话，讲定半年后，再来上海，跟我联系，双方约定，七八月份再吃一趟茶。沪生说，瞎七搭八的事体。小毛说，法

国人，年纪轻轻，不远万里，来到上海，现成洋房不住，现成香槟酒不吃，现成大腿舞不看，到这种破落地方来，借住西苏州路一间过街楼，每日到河两岸，穷兜圈子，苏州河一带，已经样样熟悉，是不容易的，房钿上面，我答应让一点，等我出了院，回去就调一个环境。阿宝不响。

养老院花园旁边，是铁丝网围墙，外面有一条废弃铁路，荒草从枕木里长出，几乎湮没红锈的轨道，几只野猫走动，异常静。小毛说，最近，我经常梦到从前，见到了姝华，拉德公寓，醒过来，难免胡思乱想，梦里也见了蓓蒂，杨树浦小赤佬马头，沪生爸爸书架里，第一次看到女人下身图画，赞，详详细细，乱梦堆叠，想到以前抄的， 春病與春愁/何事年年有/半為枕前人/半為花間酒， 我现在懂了。三个人不响。一只黑猫走上铁路，草莱之间，又出现一只黄猫。小毛说，蓓蒂，一直是小姑娘样子，一声不响，眼睛乌亮，姝华讲过，小姑娘是让铁路上这种野猫，衔到黄浦江边，涨潮阶段，江水蜡蜡黄，对面是船厂，周围不见人，风大，一点声音听不到。阿宝说，小毛要多休息，梦话少讲。小毛说，人的脑子，讲起来一团血肉，其实是一本照相簿，是看无声电影，黄浦江边日晖港，两根猫尾巴，两根鱼尾巴，前面是船坞，起重浮吊，天空阵云迅走，江面上盘了一只鸟，翅膀不动，黑白片效果，一直落毛毛雨，经常窸窸窣窣放到一半，轧片，我就醒了，我等于看旧电影，姝华，一直是当初女青年好相貌，挟一本旧诗，眼睛看定马路，慢慢转过来看我，眼神幽静，一身朴素打扮，电影里一声不响，一动不动，我就醒了。沪生说，蓓蒂穿白裙子，镶花边短袜，黑颜色搭襻皮鞋，不响，不笑，旁边钢琴，弄堂，小马路，黑颜色钢琴，深深淡淡钢琴，好钢琴坏钢琴，密密层层，马路人少，树叶一动不动，阿宝说，做一个黑白电影的片头，打“1966年”字幕，一个小姑娘，走进钢琴迷魂阵，东看西看，开琴盖，弹了一弹，盖好，另开琴盖，弹，周围毫无声息，下午两点钟，小马路静不见人，钢琴潦倒，摆得深深淡淡，样子还高贵，路边一排老式马桶，水斗，垃圾箱，一部黄鱼车过来。沪生说，这是上海文艺电影。阿宝说，电影讲上海，有了这个小小姑娘，有钢琴，足够了，如果有人拍，单这个情节，就是好电影，我可以融资。沪生说，这是烧钞票，最后肯定不予批准，片子枪毙。阿宝说，美国电影开始，也有一个小姑娘，走到德国犹太区，红衣裳，红帽子，周围全部做灰，犹太人全部灰色，党卫军全部灰色，到处烧，抄，精装书，跟了西式皮箱，从楼上掼下来，整段片子，黑白灰，黑白电影，只有小姑娘做彩色，红颜色，红帽子，小红帽，走进灰色树林里。沪生说，小姑娘拍电影，六七八岁，比较合适，十一岁，大了一点。阿宝说，上海的重庆路，长乐路，老式马路，调子复杂，过街楼，路边密密麻麻钢琴，黑白灰，小姑娘白裙子，蓝裙子，为啥呢，当时不可能有红裙子，这种情调，电影里少见。沪生说，乡下人拍上海，就只能拍外滩，十里洋场，这是洋人天下，跟上海有关系吧。阿宝说，泰戈尔当初来上海，住了一夜，跟鲁迅见面，泰老先生对报界讲，从日本到了上海，日本是君子国，干净有礼貌。记者问，上海呢，上海如何，上海印象呢。泰老先生讲，上海嘛，西洋人的天堂，中国奴隶地狱。沪生说，老头子厉害，眼睛毒。阿宝说，之后就是南面人，北面人，大家拍上海，拍夜总会，大腿舞，斧头党，黄包车，买买梨膏糖，瞎子摆测字摊，旗袍，许文强根本是香港人，样样可以胡搞了。沪生说，上海真人真事，山东马永贞，上海白癞痢，人们不禁要问，已经拍到苏州河拆迁了，敲房子，拍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拍到底了，接下来呢。阿宝说，胆子越拍越大，有一部电影，拍“文革”武斗，真还配了瓦格纳《女武神》，基本是硬来了。沪生说，1967，化工学院两派“造反”组织，

就想抢风头，抢造领袖像，结果11月份，“红旗”抢先造了像，“新化工”反动透顶，胆子也太大了，九个月，不到领袖像面前请示，开会。阿宝说，“文革”最难得的镜头，真不是吵吵闹闹，是静，是真正静雅，1972年，我每次离开闸北鸿兴路，会去附近的老北站，宝山路三层阁，看一位老阿姐，有次一上楼梯，就听阿姐开文艺腔，国语读诗， 彷徨的日子將不再有了/當我縊死了我的錯誤的童年。 沪生说，穆旦， 快樂又繁茂/在各樣的罪惡上/積久的美德只是為了年幼人。 阿宝说，是呀是呀，每礼拜三，阿姐讲全本《简·爱》，西晒太阳，地板毕剥作响，实在的静，讲过《贝姨》，《九三年》是旧版本，雨果叫“囂俄”，阿姐几乎默记，一面结绒线，一面慢慢讲，我到现在，还是记得“肃德莱树林”，兵士小心翼翼，四面开满了野花，菖兰花，沼泽地菖蒲，草原水仙，预告好天气的雏菊花，春天番红花，刺刀上空，听见鸟啭。沪生说，《九三年》，志愿兵从巴黎出发，断头吻血，一万两千人，已经死了八千人。阿宝说，讲到《贝姨》，巴西人进客厅，眉目衣纹，半人半羊相貌，表面阴沉，其实和善，生了一副让女子敲诈的好脾气，蓝上装，紧贴腰身，实心金纽子，黑裤黑皮靴，白衬衫敞开一点，戴一粒十万法郎大钻石，这种讲故事场面，真正电影镜头，石榴裙下，三两个文艺小弟，静静来听，爱因斯坦观点，这一段时间，相对是漫长，后来，阿姐转了地方，上海电影技术厂附近，天通庵路弄堂，讲无名氏小说，《北極風情畫》，《塔裏的女人》，阿姐一身蓝，脂粉不施，玉立亭亭，附近是日本人炸剩的老闸北，七歪八欠水泥框架，已改为棚户。沪生说，无名氏过于阴暗，不大好听，书里写的人，最后全部去爬冷冰冰的华山，等于是去作死。阿宝说，无名氏本人，算是命大，“文革”后出境，但最近据说，死到台湾了，一生留下名句，我牢牢记得，只有十个字， 我們的時代，腐爛與死亡。

阿宝还想开口，发现身边的小毛，两眼闭紧，已经入梦。沪生说，是药力关系。阿宝不响。小毛浑身不动，骨瘦如柴，嘴巴大张，几乎停止呼吸，一具骷髅。围墙外的野猫，钻到荒草之中，剩两根尾巴。一阵小风来，树叶抖了一抖。小毛醒过来说，几点钟了，我浑身痛，背痛。阿宝不响。小毛伸出拳头说，想想当年，我抄旧书，学拳头，多少陌生，现在我看看，已经不是我的手了，不是我拳头，当年掼石锁的力道，哪里去了。阿宝说，等于苏州河，黄浦江，一直东流不回头。小毛神志恍惚，断断续续，哼几句邓丽君《万叶千声》， 别后不知君远近/触目凄凉多少闷/渐行渐远渐无书/水阔鱼沉何处问。 阿宝不响。小毛说，姝华讲对了，我这辈子，是空有一身武功。沪生不响。两只野猫完全消失，草丛与铁路，碧绿背景，断断续续两笔赭红。小毛落了一滴眼泪说，一事无成，还是死了好。三个人讲到此地。护工走过来说，廿三床，吃饭了，开饭了。沪生搀小毛起来，三个人走进前面小食堂，内有三只大圆台，小毛坐到一个八十多岁老太旁边，阿宝与沪生退到门口。三只圆台，逐渐坐满老人。除小毛，一位五十出头的佝偻女人，满座八九十岁老头老太，满眼风烛残年。小毛与老人左右应酬，一个缺齿老太笑笑，朝阿宝沪生点头，人人手捏筷子，等食堂阿姨发饭发菜。阿宝与沪生走到食堂外，几只猫紧贴墙壁走近，尾巴一动，进了食堂。沪生说，外国养老院里，有“死亡黑猫”，一只怪猫，只要爬到病人枕头边，坐定，就是讲，这个人，三个钟头里就死，比医生灵。阿宝不响。

九日下午，沪生坐进出租车，打了几只工作电话，蓦然发现，车子经过了“至真园”，店门已经变暗，部分用施工网遮挡，面目全非，“至真园”，果然是落幕了。沪生看表，四点一刻，

等车子开到进贤路“夜东京”门口，店面也像有了变化，全部漆成粉白颜色，玻璃门遮了绉纱，两面摆花草，像咖啡馆，推门进去，店堂粉白色，摆一只圆台，其余全部是两人位子。玲子一大早打来电话，夜里请客，希望沪生早一点来，可以谈谈，但现在店内，空无一人。沪生说，有人吧。店堂安静，忽听到应了一声，上方二层阁楼，一扇粉色玻璃小窗，慢慢拉开，露出枕头，臂膊，黄发，黑发两个年轻女子，粉肩醒目，几近袒裼裸裎，黄发女讲北方话说，沪先生吗。沪生讲北方话说，是呀。黄发女说，姐姐马上就到了。沪生说，您是。黄发女说，我叫辛西亚。旁边黑发女讲北方话说，我叫加代子。沪生说，这里是饭店。辛西亚说，是呀，上海最好饭店呀。沪生说，太早了，我再来。辛西亚说，您坐，姐姐马上到了。沪生勉强落座。加代子缩进小窗，嗯了几声，窗口粉红枕头一动，肌肤可辨，辛西亚舒伸两条玉臂，点一支烟说，抽吗。沪生摇摇手。辛西亚说，我抽几口，就起来。辛西亚低下身来，胸口压紧枕头，头发蓬乱，肩带落了一条。加代子探身说，沪先生，知道前边“恐龙酒吧”吗。沪生说，哪家，巨鹿路茂名路的。加代子说，对呀。沪生摇摇头。加代子说，那地儿，挺好玩儿的，大半夜了，吧台上养的大鹦鹉，又是跳，又是摆，我俩坐到凌晨两点多，再去涮火锅，五点回来的。辛西亚说，不到五点。加代子说，我看表了。两个女子，莺莺燕燕，珠喉呖呖，从粉色阁楼飘落，等于巢内一对芙蓉。沪生起身说，我去一下再来。辛西亚说，别介，姐姐这就到了，那我起来。辛西亚朝里说，起吧，别睡了，加代子。此刻门一响，一个陌生男人搬了菜蔬进来，对上面喊，懒骨头，懒虫。加代子说，吵死人了。一歇工夫，两个女子下来，辛西亚超短小睏裙，大腿发亮，高跟拖鞋，先为沪生泡茶。加代子曳地长袍，遍身褶皱，两人旁若无人，移来移去，香风阵阵，到账台大镜前梳头，进出卫生间，上下阁楼，窸窸窣窣，忙前忙后，最后换了一粉一灰两套小洋装，也就是此刻，玲子回来，开了店堂的大灯，对沪生说，啊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怠慢了，这两只小娘皮，一定是刚刚起来。沪生说，店里变样子了。玲子说，好看吧。沪生说，葛老师呢。玲子说，这爿店，现在归我跟菱红做了，葛老师，棺材板里伸手，死要铜钿，结束了，关系弄清爽也好，否则亭子间小阿嫂，天天盯紧黄包车，烦煞。沪生说，夜里吃饭，一共多少人。玲子说，宝总呢。沪生说，心情不好，也是忙，电话关机了。玲子说，啊呀，我特地安排几个女朋友来呀，七点钟开夜饭。沪生说，一早通知，也太紧张了。玲子说，大家忙嘛，人也是难约，我这些女朋友，个个漂亮，档次高，就是碰不着优秀男人，我已经讲了，夜里，是三位优秀男人过来，沪先生，宝总，一位日本商社张先生，这些女人听了，个个笑眯眯，现在肯定是做头发，买衣裳，忙得要死。沪生笑说，啥意思，介绍女朋友呀，我是有老婆的人。玲子说，好了好了，白萍这种关系，还算老婆，快点解决好吧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原来一批朋友呢。玲子一笑说，基本淘汰了，我后来晓得，葛老师，就想培养亭子间小阿嫂，准备做正宗私房菜，有可能吧。沪生不响。玲子说，以前上海大人家，讲起来有大厨房，小厨房，大厨房大师傅，经常跳槽，因此老爷习惯培养姨太太，贴身通房丫鬟，日常去偷大师傅手艺，到小厨房里去烧，这叫正宗私房菜，这种女人学会了，基本一辈子不会跳槽，葛老师以为，“夜东京”，是葛家小厨房了，以为自家，是上海老太爷，此地是私人小公馆，可能吧，不可能，小阿嫂算啥呢，四姨太，还是通房大丫鬟，差远了。沪生笑笑不响。玲子说，干脆就让葛老师，带了小阿嫂，死到老洋房去，天天是吃老米饭，打对门麻将，还是搞“马杀鸡”，不关我事体。沪生不响。玲子说，我小姊妹小琴，陶陶，已经是一阴一阳了，吓人吧，为这桩事体，我见到小广东，也吓了，男女私情，会弄出人性命来，我吃瘪，经常还要

跟老菜皮去吵。沪生说，啥。玲子说，芳妹，完全是菜皮了，面孔蜡蜡黄，我吃得消吧，因此，全部拗断算了，啥苏州范总，“空心大佬倌”，“三斤核桃四斤壳”的角色，闷骚货色俞小姐，“空麻袋背米”的朋友，我统统拗断。丽丽跟韩总呢，是真忙，优质大忙人，上海，钻石越来越好卖，根本见不到面了，我想想，全部结束算了，“夜东京”重新来过，男女朋友，我有的是。沪生说，菱红的日本男人呢。玲子说，调回东京了，准备拖菱红一道走。菱红讲，现在上海多好，有噱头有档次的男人女人，全部朝上海跑。沪生说，楼上这两位呢。玲子说，我的远房亲戚，就是知青子女，帮我端菜，陪客人吃饭吃酒。此刻玲子讲北方话说，加代子，辛西亚，来。两个小姐走过来。玲子说，几点起的。加代子说，下午两点半。玲子说，太晚了，以后要懂事。辛西亚说，知道了。加代子说，沪先生，那只大鹦鹉，它半夜两点怎么还跳舞，周围那么吵，它怎么不睡觉。沪生说，鹦鹉是怪鸟，喜欢热闹，喜欢吵。加代子说，我还以为是嗑药了，溜冰呢。沪生说，它们原来就喜欢吵来吵去，飞来飞去，一大群一大群。玲子说，这两个妹妹，跟鹦鹉差不多了，喜欢闹，喜欢扭，客人面前，还算讨喜。加代子发嗲说，姐姐别瞎说，吃了晚饭，我要沪先生陪，咱们去国泰电影院，去淮海路吧。玲子说，唉呀，先摆台子，开电视机，让沪先生吃一口太平茶。沪生笑笑。玲子说，宝总生意好了，忙了，还有啥不开心的，为啥关机。沪生摇摇头。玲子说，我现在再打电话，宝总非来不可。

某天下午，徐总拉了阿宝，到妇产医院了解情况。值班医生说，问题比较复杂，这位孕妇，几家医院做了B超，先是宫内单活胎，后是双胞胎，一次是连体婴，结论只有一个，等下午做了彩超，专家会诊，可能，是连体婴，也不排除双头单体婴，如果胎儿是双头，两根脊柱，一套消化系统，一旦确诊，凶多吉少。徐总一吓说，这还等啥，马上放弃呀。医生说，这要听孕妇意见，接近产期，也相当危险。徐总满面乌云，拉了阿宝，走进汪小姐的单人房，内有屏风，一隔为两。徐总走进前面。阿宝犹豫，立于屏风之后。汪小姐嗲声说，冤家，稀客稀客，总算来了呀。徐总说，情况还好吧，预产期哪一天。汪小姐说，医生讲啥呢。阿宝听到这句，忽然闻到一股腥气，像是蟒蛇爬行动物气味，逐渐浓烈，由屏风下面蔓延过来，不免捂紧口鼻。汪小姐笑笑说，我呀，真是一路不顺，婚姻不顺，受孕不顺，怀孕不顺，唯一顺利的，估计不会离婚了，新老公，据说就要死了，我等于又做了寡妇，等小囡落地，名义上就是遗腹子。徐总不响。汪小姐压低声音说，一直想问一问冤家，当时，究竟用了哪一种祖传真功，弄出我肚皮里这只怪胎。徐总说，先问问自家，问一问这只宝贝肚皮，为啥会搞出这种花头经来吓人。汪小姐一笑说，唉，我的肚皮，真也是又花又胀，看一看吧。徐总说，做啥。汪小姐笑说，又不是第一次，有啥关系呢。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腥气继续由屏风四周散发开来，越来越浓，像蟒蛇扭动，屏风发暗，传来山洞里湿气，热气，阿宝捂紧口鼻，连忙朝外走。汪小姐说，隔壁啥人。阿宝不动。汪小姐笑笑说，一定是苏安了，进来，快进来呀。阿宝只得屏息走进去。单人房，窗帘合掩，里间更暗，开一盏小灯，汪小姐身上的被单，拉开了一大半，腹部高隆，发暗，像一座小山，一座坟，表面爬满青紫藤蔓，也像盘踞堆积鳞片，气味更浓烈。汪小姐拿了一罐德国原装“宝比珊”婴儿润肤霜，不断摩裟肚皮说，感谢宝总，还记得来看我，这个社会，文雅面孔的人，生活往往一塌糊涂，看上去花头十足的，比如宝总，也许是老实人。阿宝勉强笑笑。汪小姐叹息说，现在还有朋友情分吧，有一种人，一直不声不响，枪也打不着了。阿宝不响，气味令人窒息。汪小姐拍拍

徐总的手背说，现在，我完全放松了，开心，也是担心，肚皮里一直有声响，半夜听到，里面唱歌，像装了一部先锋落地音响，经常有声音，哭，吵，吃酒，醉得胡天野地，真是讨厌。汪小姐一动，被单滑落，肚皮全部暴露了。徐总与阿宝慌忙转过身体。汪小姐说，听见吧，音乐又来了，还有回声，听呀。徐总不响。汪小姐说，我现在，只能等了看。阿宝屏息不响。此刻，特有的阴森腥气，一阵阵爬动，滚动，蒸腾起来，阿宝觉得，马上要窒息了，会立即晕倒在地。汪小姐说，肚皮是天天胀，天天变大，上面的花纹，等于是花园，越来越花，越来越特别，像一间舞厅，里面有弹簧地板，有萨克斯风，有人跳舞，放唱片，发嗲发情，日长夜大，我是又惊又喜，三四天失眠了。此刻，阿宝决意走了。徐总咳嗽一声。汪小姐说，我只能听天由命，随便医生了，但我总算呢，又要做娘了，我希望做娘，不管是一般胎，龙凤胎，还是双头怪胎，我是要生的，我怕啥，我笑眯眯。阿宝说，我出去接电话。汪小姐说，不许走。阿宝朝外就走。汪小姐一把拉过徐总说，医生每天又听又摸，弄了我几十遍了，现在冤家，看个半遍一遍，关心关心，留一点印象，晓得女人吃的苦，总可以吧。徐总挣扎说，我走了，我不便看，我不懂，我要去问医生。

小毛弥留之际，床前有金妹，招娣，菊芬，二楼薛阿姨，发廊三姊妹，兰兰，雪芝，可谓裙屐之盛，珠环翠绕，立满女宾。此刻，阿宝搀了小毛娘，踱到走廊里，透一口气，划一个十字。此时，外面匆匆进来一位黑衬衫中年女人，小毛娘立刻跟进来，大家让开了一点。黑衬衫女人轻声说，小毛。小毛不响。床头氧气玻璃瓶不断冒泡，小毛骨瘦如柴，眼睛睁开。女人说，小毛。小毛看了看。女人说，认得我吧。小毛点点头。女人忽然分开了人群，冲到走廊角落里，背过身体饮泣。床头旁边，招娣，二楼薛阿姨不响，发廊三姊妹，眼泪滴个不停。小毛动了一动，有气无力说，上帝一声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定，我恐怕，撑不牢了，各位不要哭，先回去吧。阿宝说，小毛心里想啥，可以讲的。小毛轻声说，春香讲了， 白白得来，必定白白舍去。 沪生说，啥。大家不响。小毛说， 上流人必是虚假，下流人必是虚空， 我这句不相信，我不虚空。金妹说，阿弟，吃一口茶，吃一口。小毛娘悲声说，小毛，现在想吃啥，跟姆妈讲。小毛断断续续说，我不怕，只想再摆一桌酒饭，请大家，随便吃吃谈谈。菊芬泣罢即笑说，此地正好，是一台子人。小毛不响。此刻，外面急忙进来两个女人，五十上下年纪。大家让开。小毛动了动。其中一个女人凑近了讲，小毛，是我呀，江宁小舞厅“天拖宝”来了。另一个女人凑近说，舞搭子来了，大花瓶“天拖宝”，还记得吧。被称为大花瓶的女人，拍一记对方说，开啥玩笑。兰兰跟雪芝咬耳朵。小毛声音越来越轻，忽然睁开眼睛说，男人要开心，女人要打扮。大家不响。小毛说，一打扮，样子就漂亮，另外呢，要对老公好。小毛娘说，小毛得到神惠，怜悯的人，有福的，必得领袖怜悯。大家不响。小毛娘说，小毛有啥要讲吧，全部告诉姆妈。二楼薛阿姨哭了一声。小毛娘说，出去哭好吧，大家不许哭。小毛眼睛看定沪生说，我做的所有事体，会跟了我走吧。沪生不响。小毛说，我做过的事体，见到的人，是不是真的。沪生要开口，小毛闭了眼睛说，银凤，春香。小毛娘说，小毛，天国近了，小毛要悔改。小毛气如游丝，满面冷汗，浑身一紧，忽然就不动了。大家叫一声。小毛，小毛。走廊里，黑衬衫女人嘤嘤嘤哭出声音来，快步离开，边走边哭，声音越来越远。小毛娘落了两滴眼泪。发廊三姊妹说，亲阿哥，阿哥呀，阿哥呀，哥哥呀。护士医生进来，大家让出地方，退到外面。沪生叹口气说，对了，隔壁床位的拍手

老头子呢。兰兰说，三天前结束了。沪生不响。大家立了一刻，慢慢走到楼下花园里，车子停满。阿宝开了车门，最后，是沪生，兰兰，雪芝坐定，车子开动，围墙旁边铁道荒草里，出现一只黄猫。大家不响。兰兰说，黑衬衫女人，不声不响，是啥来路。沪生说，我不禁要问，会不会是银凤。兰兰说，哪里会，银凤我太熟了。雪芝说，二楼薛阿姨讲了，前几年，有一天半夜三更，看到一个穿睏裙的女人，从小毛房间溜出来，奔到弄堂口，叫了一部车子，就走了。沪生说，还有这种事体。雪芝说，刚刚薛阿姨走近，特为仔仔细细，看过黑衬衫女人，不像，不是。阿宝说，小毛走得太快了。兰兰说，是小毛娘一直隐瞒，小毛就一直以为，毛病不重，可以出院了，后来瞒不下去了，医生讲，小毛活不过一个月了，小毛娘这才想到，莫干山路的房子，是租赁房，只有小毛户口，如果过世，房管所就没收房子，私人账面上，小毛有十万左右股票，人一死，拿不到密码，比较麻烦，为此跟招娣商量，最后只能开口，让小毛签字，同意阿侄的户口迁进来，股票密码，也仔细写出来。小毛是笑笑。兰兰讲到此地，大家不响。车子一直朝前开。沪生说，人生烦恼，总算解脱了。兰兰说，烦难呀，落笔刚要签字，又闹出大事体，小毛娘发觉，户口簿里，多了一个姓汪的女人，与户主关系是夫妻。阿宝说，讨厌了。兰兰说，这一记太凶了，小毛娘当场大哭大闹，骂了一顿招娣，冲进莫干山路，见人就骂。沪生说，为啥。兰兰说，先骂二楼薛阿姨，再骂弄堂所有邻居，一定是有人做了圈套，让小毛去钻。最后，总算寻到了小毛的假老婆，姓汪女人的医院，穷吵百吵。再回来，跟小毛吵，吵得隔壁床位的拍手老伯伯，提前翘了辫子。阿宝说，五雷轰顶。兰兰说，小毛只能当了律师的面，写了假结婚经过，签了字，同意迁进阿侄户口。这一番吵闹，小毛一直是笑眯眯，不响。据说，小毛娘拿了签字纸头，走出养老院，抱紧电线木头号啕大哭。雪芝说，做人真难，为了这一点钞票，这一点房子，可怜。沪生说，小毛一声不响，硬气，这种表现，就像报纸登的悼词句子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。阿宝说，少开玩笑。沪生不响。阿宝叹息说，唉，小毛想死，汪小姐想生，两桩事体，多少不容易。

两周后一个夜里，沪生与阿宝，按照芮福安提供的地址，寻到西苏州路，接近长寿路桥一个弄堂口。边上就是苏州河，此刻风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相当凉爽。芮福安住的过街楼，开了四扇窗，不见一点灯光。沪生喊，芮福安，芮福安。前面堤岸边，有人嗨了一声。两人转头，路灯下面，是芮福安与女友安娜，一对法国青年走过来，招呼两人，请过去坐。也就是河堤旁，街沿上面，摆一只骨牌凳，与附近乘凉居民一样，上面是茶杯，茶壶，边上两把竹椅，两只小凳。四个人落座，讲普通话。沪生介绍说，这位是宝先生，小毛的朋友。安娜说，接到沪先生电话，小毛先生逝世了，我们觉得非常遗憾。沪生说，小毛谈到两位，准备写苏州河剧本，要我们多关心。芮福安说，欢迎你们来，我们上次和小毛先生，聊得很好，去过他的家，他是我要找的人。安娜说，我的爸爸，七十年代来过中国，他说中国人的话语，是砖块的组合规则，只有微弱的变动，细心辨认，也很少有区别，不属于我们的规则，没有个人习惯用语，我爸爸觉得，中国，大概没有谈情说爱和社会逻辑学方面的话语，这我并不同意，因为认识了小毛先生，他是苏州河边，一个很丰富，很有性格的人，很可惜。阿宝说，小毛讲过，两位准备做一个电影。芮福安说，是的，做1930年代的故事，也就是苏州河旁边，有一个法国工厂主人，爱上一位上海纺织女人的故事。安娜说，纺织女工。芮福安说，我们获得一笔写作基金，第一次到上海，现在是第二次，我

们在苏州河边走了许多次。安娜说，我们不坐车，一直走路。阿宝说，是苏州河旁边，工厂老板和女工。芮福安说，是的。阿宝说，什么工厂。安娜说，棉花纺织工厂。阿宝说，苏州河边，没有法国纺织厂，只有日本纺织厂，丰田纱厂，中国纺织厂。安娜说，资料上有“内外棉”，有一部小说，写到“沪江纱厂”，因为我们是法国人，因此写法国人，假设在苏州河旁边，有这个工厂。沪生说，上海以前，有英商和法商电车公司，如果是法国电车公司老板，爱上一个电车女工。芮福安说，纺织厂靠近苏州河边，比电车公司有意思。沪生笑笑说，这位宝先生，过去的女朋友，是电车公司的漂亮售票员。安娜说，1949年以前，上海没有电车女工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小毛当时怎么说的。芮福安说，我来想想，他是怎么说的。安娜说，小毛先生很高兴，说纺织女工数量很多，数量多了，会出现特别性格的女人。阿宝说，和法国老板来往，就是特别吗。芮福安说，一个普通的上海少女，穿普通的上海少女服装，下工后，驾驶一条小船，回到苏州河上游，一个贫民窟里生活。阿宝说，这个嘛，如果苏州河涨潮的话，她可以划船去上游，如果退潮，她等于逆流而上，不合理。安娜说，我明白了。阿宝说，女工不可能有自己的小船，不会逆流驾驶小船回家，没有这样的情况。芮福安说，我们只是觉得，少女，女工，船的画面，很好，工厂主人在岸边的桥上，船慢慢离开。沪生说，小毛觉得呢。安娜说，他认为是伤心的场面。芮福安说，剧本有个设想是，他们在装满棉花的驳船里做爱，船一直在摇晃，周围是棉花包，他们接吻，在船上过了一夜。沪生说，船上的一般棉花，以前叫“白虫”，如果上等白棉，叫“银菱子”，上等黄棉花，叫“金樱子”，甲板上因此养了恶狗，人上船，狗就会大叫。安娜说，狗吗。阿宝说，防止有人偷棉花。芮福安说，这很有趣。阿宝说，过去有个歌谣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我可以念一下，内容是这样， 送郎送到桥堍西/劝姐不养犬与鸡/正逢相抱犬来咬/等到分手鸡要啼。 安娜笑说，这就是传统上海说书吗。沪生解释了几遍。安娜点头说，这意见很重要，当然，我们也需要虚构，想象。阿宝说，女工是十六岁。芮福安说，十七岁，小毛先生讲的故事里，女工是三十六岁。沪生说，小毛也讲故事了。安娜说，啊，他有很多故事。沪生说，讲了什么。安娜说，提供一个纺织女工样本。阿宝说，是嘛。安娜说，有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工，无意中看了西方的情色画报，她很希望丈夫，按照画报的方式去做，但她丈夫认为，这是很肮脏的行为，通常是晚些时候，这个女工悄悄离开熟睡的丈夫，悄悄出门，坐了出租车，来到一个单身男人的家，她在门口摸到了钥匙，开门进去，单身男人在熟睡，她骑上男人的胸口，对准男人的脸，男人醒了，按照约定的方式，没多长时间，女人就倒下去，觉得很愉快，然后，她飞快地穿上睡衣，飞快离开男人，出租车就在路边等待，她上了车，回到丈夫身边去睡觉。沪生说，小毛还有这种情节。阿宝沉吟说，这么讲起来，影片里的女工，应该是三十多岁，才合理。芮福安说，确实需要考虑年龄的问题，也可以设一条副线，或者，岁数可能更大一些，是小女工的母亲。沪生说，法国可以拍这样的故事吗。芮福安说，有意思的内容，就可以拍，电影，早不是一棵树的结构，总的线索，分开，再分开，我们法国，任何形状都可以做，比如灌木，同样有强健的生命活力，密密麻麻，短小的，连在一起，分开的，都可以，大家都懂，比如两个法国人，就像我和安娜，来到苏州河边，遇见了小毛先生，或者切到我们现在喝晚茶，然后切到三十年代，再回过来，都是可以的，人们都能看懂。沪生恍惚说，回到过去的上海背景，这可以改成，女工穿一件素旗袍，半夜走出弄堂，跳上一辆黄包车。安娜说，有意思。芮福安笑笑说，有个法国人讲过，头脑里的电影，非常活跃，最后死到剧本里，拍电影阶段，又活了，最后死到底片里，剪

的阶段，复活了，正式放映，它又死了。沪生说，活的斗不过死的。安娜笑笑。大家不响。阵阵河风吹来，阿宝吃茶。附近的路灯下，聚集不少居民打牌，看牌。四人讲到十点半，阿宝与沪生起身告辞，顺西苏州路，一直朝南闷走，到海防路右转。沪生说，苏州河旁边，这条马路，大概跟法国法兰西，搭一点边。阿宝说，法国人不懂上海，就敢乱拍。沪生说，据说法国大学里，宿舍，厕所，已经不分男女了，我不禁要问，法国人的脑子，到底想啥呢。阿宝不响。两人走了一段，沪生说，想到小毛，已经死不可见，活不可遇，记得梅艳芳唱的， 重谈笑语人重悲，无尽岁月风里吹， 现在我退一步，只能求稳，求实了。阿宝不响。沪生说，我一直听玲子讲，阿宝比较怪，一辈子一声不响，也不结婚，皮笑肉不笑，要么讲戏话，阿宝的心里，究竟想啥呢。阿宝笑笑说，一样的，玲子也问过我，讲沪生这个男人，一直不离婚，只是笑笑，要么讲，“人们不禁要问”，文革腔，玲子完全不了解，搞不懂沪生心里，到底想啥呢。沪生笑笑不响。阿宝说，我当时就告诉玲子，面对这个社会，大家只能笑一笑，不会有奇迹了，女人想搞懂男人心思，了解男人的内心活动，请到书店里去，多翻几本文艺小说，男人的心思，男人心理描写，里面写了不少，看一看，全部就懂了。沪生笑笑不响。此刻，河风习习，阿宝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一个女声说，喂喂。阿宝说，我是阿宝。女声说，我雪芝呀。阿宝嗯了一声，回忆涌上心头。阿宝低声说，现在不方便，再讲好吧，再联系。阿宝挂了电话。夜风凉爽，两人闷头走路，听见一家超市里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， 看似个鸳鸯蝴蝶/不应该的年代/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/花花世界/鸳鸯蝴蝶/在人间已是癫/何苦要上青天/不如温柔同眠。

初稿-2011-11-20

定稿-2012-12-22



跋

《繁花》开头写道：……陶陶说，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。陶陶说，进来嘛，进来看风景…… 对话一来一去，一股熟悉的力量，忽然涌来。

话本的样式，一条旧辙，今日之轮滑落进去，仍旧顺达，新异。

放弃“心理层面的幽冥”，口语铺陈，意气渐平，如何说，如何做，由一件事，带出另一件事，讲完张三，讲李四，以各自语气，行为，穿戴，划分各自环境，过各自生活。对话不分行，标点简单——《喧哗与骚动》，文字也大块大块，如梦呓，如中式古本，读者自由断句，但中式叙事，习染不同，吃中国饭，面对是一张圆台，十多双筷子，一桌酒，人多且杂，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，注重调动，编织人物关系；西餐为狭长桌面，相对独立，中心聚焦——其实《繁花》这一桌菜，已经免不了西式调味，然而中西之比，仍有人种，水土，价值观念的差异。

《繁花》感兴趣的是，当下的小说形态，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，会是什么。

西方认为，无名讲故事者，先于一切文学而存在，论及中国文学，“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”，曾是一句好话；有论者说，中西共有的问题是——当代书面语的波长，缺少“调性”，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，瞬息间，就有“闪耀的韵致”。

在一篇专访里，贝聿铭问记者，能否说上海话，贝聿铭说：“说上海话好，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太灵，说上海话比较容易点，那讲上海话吧。”（《世纪》2012-4-P11）接下来，贝聿铭想必是用“较容易点”的母语（“上海书面语”？），详谈了他的专业——“世界建筑样式之变”——“米芾山水画之灵感”——“永恒建筑的意义”。

在国民通晓北方语的今日，用《繁花》的内涵与样式，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信息，会是怎样。

《繁花》长时期在一个语境里徘徊，也使部分读者，长久陷入这个氛围中。有一个朋友说，看书看报纸，“也用《繁花》的口气去读，真受不了。”这是我没意识到的结果。我的初衷，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，“宁繁毋略，宁下毋高”，取悦我的读者——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，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，先生在台上说，发现有人打呵欠，心不在焉，回到船舱，或小客栈菜油灯下，连夜要改。我老父亲说，这叫“改书”。是否能这样说，小说作者的心里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，真诚为他们服务，我心存敬畏。

我希望《繁花》带给读者的，是小说里的人生，也是语言的活力，虽我借助了陈旧故事与语言本身，但它们是新的，与其他方式不同。

我在小说中引了穆旦的诗：

静静地，我们拥抱在

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，

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，

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。

那窒息着我们的

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，

它底幽灵笼罩，使我们游离，

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。

感谢为了《繁花》的出笼，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们。感谢你们。

金宇澄谨白

2012年秋